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九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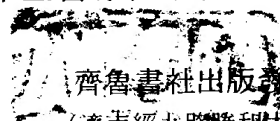


EPK 1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九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0.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二九七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東甌詩集七卷續集八卷補遺一卷

〔明〕趙諫輯
溫州市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

金華正學編十二卷

〔明〕趙鶴輯 張朝瑞重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刻本

.....一七三

金華文統十三卷

〔明〕趙鶴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七年刻萬曆重修本

.....二八三

洞庭湖君山詩集三卷

〔明〕胥文相編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元年胥焯刻本

.....四四八

廣文選六十卷(一)

〔明〕劉節編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六年陳蕙刻本

.....五〇六

東甌詩集七卷續集八卷補
遺一卷

〔明〕趙諫輯

溫州市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甌詩集
七卷補遺一卷續集八卷》提
要

東甌詩集序

溫古東甌也兩浙名郡也郡因
人勝人必因文章事業而後顯
自宋以來郡中人才視古為最
盛其事業著之當時者不待言
矣其文章垂之後世者各自成
一家言學者豈能遍觀而盡識
惟善選擇者取其尤者哀而集
之則一郡之詩文一覽可知而
一郡之才亦於是備見矣集中
如梅溪王公秘書周公忠厚許
公止齋陳公水心葉公莖則又
非一郡之才天下之才之不表
而出之則何以彰其盛哉予假

守此郡仰止諸先正又明年修
郡志凡先正之詩文悉欲採擇
具載予志始得葉水心先生播
芳集序一觀予執序以嘆曰一
郡之文盡在是矣既而旁搜博
採未有能傳之者付之喟焉而
已繼又得樂清儒士蔡廷玉所
編東甌集試一覽觀其去取決
擇不能無可議者一日封君趙
司訓先生士忠訪予郡齋予出
是集先生曰諫嘗有意於此者
顧假以歸黽勉成之越半載集
成求予序之以傳嗚呼播芳之
集予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東甌

集亦可矣先生能詩者老而益
壯得以優游詩社其去取大非
前比矣方

今文運亨嘉賢才彙出將必有以
詩文名如諸先正者亦必有銳
意斯文增益其所未集如先生
者姑書以俟

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秋八月
既望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溫州府知府
吉水鄧淮書于鹿城書院

東甌詩目錄卷之一

王十朋

賦敵四章

剡溪舟中有感

傷時感懷

送賈元範赴省

白石巖

詠柳

詠竹

拾栗哭孟丙

謙心邑宰

書不欺室

婁師德

讀孫子尚所寄書

周行己

絕境亭

許景衡

得一堂

寸碧亭

謝公岩

鄭伯熊

問津樓

枕上

北園送關簡州

次韻陳倅瑞岩之什

四月十四至廣陵

婺州道中

鄭伯英

放龍

清明泛舟

潘樞

遇舊有感

客舍

次韻酬陸放翁

害上簡婁舜章

平江道中

滁陽回至烏衣鎮

朱嚴伯

書延福寺壁

皎皎吟

徐德輝

夜寓舟中

夏日和韻

初夏遊謝公岩

寄隱士

釣臺

陳庚生

濯纓亭

謁陶居祠呈張郎中

賀家湖

甄龍友

觀洞府

薛氏鏡山

望君山

謝康侍郎送茶

司去非

懷歎歎

周緒

書事

陳傳良

哭呂伯恭

送謝希孟歸黃岩

題陳同甫花勝亭

止齋即事

月夜書懷

泊釣臺

祝融峯觀日

贈二武士

東齋詩集目錄

子

薛季宣

觀岳侯石像

永嘉行

朱娘曲

木待問

火後寄詮老

千里思

郊寺

東甌詩集卷之二

趙靈芝

哭徐致中

桐柏觀

延禧寺

示五峯僧

呈持肖韓薛師石

徐靈暉

贈徐璣

漁家

宿翁卷書齋

徐靈淵

孤坐齋寄友

見楊誠齋

翁靈舒

贈滕處士

隱居

宋慶之

哭趙東閣

開爐日賦

項園即事

郊行偶成

鴈山寶冠寺

寄徐丞

贈溪上翁

酬翁常之

吾廬

東齋詩集目錄

子

春日和刘明遠韻

蘭溪道中

稻村

次惠上人吟泉夜坐

碧雞草堂呈劉後村

寓武昌報恩寺

武昌懷古

放翁有五更讀書示子詩次韻

蔡幼學

和林擇之齊山韻

早至湖心小園

浮家

月夜贈項子謙

晚泊

田園

王栢

登浮光四望亭

觀梅

南康泊遊廬山值雪

東坡詩集目錄一五

丁

薛師石

承廬

寄郭子奇

宿瞿溪

哭徐致中

陳謙

鄂州南樓

子規

戴溪

送王木外黃州教賦

錢文子

望吳亭次王二尹韻

白石岩

葉適

陳同甫杞膝亭二首

送曹潛夫

和汪憲祈雨

周端朝

擬古

客去

黃田禹廟

草堂

三江口

陳峴

飲翁常之宅分韻得友字

宿董山寺

東坡詩集目錄二六

丁

雨中偶成

舟次鄂州

趙汝迂

枯蒼舟中

林亮功

送友人至飛雲渡

東坡詩集目錄卷之三

趙立夫

謝劉潛夫寄示詩卷

賜日偶書

潘友

社日

贈善書記

送兄赴饒

劉翬

和文公感興詩六首 和淵明詠貧士詩七首

太玉洞聽琴 過柘溪得西字

朝廷求經明行脩之士蜀人楊時發當其選以

賤名薦或謂求之因賦此

夜氣 橫浦有感

賦望雲 訪西湖

趙汝四

杜子野留別 漁父

送李寅婦故里 東山堂

呈水心先生 廬山

山中即事 峨眉山廨

宿羅溪 二月十九日

陳德翔

河上 漳浦偶成

和隣僧韻

陳揆

即事

薛師董

秋風 後秋風

酬湖樓韻

趙汝鐸

水心新居

陳熙

病起 山中至日

徐獻可

南塘 書齋

潘希白

廣德早行 送蔣朴之維揚

入南溪 涼夜

林一龍

觀海 山中夜坐

高秋 越中吟

盧方春

窄嶺 陟駝巖

蓮塘 寄趙東閣

送陸侍御弼越

趙幾道處見趙端行所作

水雲園池

劉木

酬卧雲

感懷

戴堃

暮春偶成

單既詩集卷之四

薛仲庚

讀書

春日

徐觀

東既詩集目錄二九

十

與客登山

秣陵秋望

送友人

鮑堃

初夏閑居

葉果

東山堂

劉楓

過彭澤

鳳凰臺

趙崇滋

趙容州新居

春曉

客舍

僧惟謹

舟泊柘倉溪口

和崑山李昭府韻

趙希迈

昆湖夜歸

贈劉隱君

山縣

陳昉

如何吟

寒食湖上

漁父

訪梅村贈同遊子白親友

王景月

采石渡

桃源行

徐鼎

哭朱龜岩

高彥竹

送湖彥龍之金陵

寒夜

王開平

石門洞

周自中

贈磊泉菴僧

山居

薛嵎

山居

過村翁家

挽千石王提刑

漁村晚照

買山范湾

漁村烟雨

枯蒼溪船

盧祖臯

東坡詩集目錄卷之十一

雨後得月懷趙天樂
舟中獨釣

宋恭甫

社日不飲

胡圭

入山

春行南村

山池

宿蔣菴

許景亮

陶隱居丹室

宋之才

隆山院

林斗南

白石山

王奕

春暉亭

侯畱

寄友伯杲

芒溪園

長安

湖心寺呈陳明府

暮雨

柳花

東坡詩集目錄卷之十二

寒食

曹勗

鳳凰山

春暮

林千之

送馬靜山寄林晚山兄弟

林元卿

客窓夜雨

東坡詩集目錄卷之五

林景熙

商婦吟	秦吉了
孫供奉	過故相賈氏居
春日行	秦紀
王脩竹名樓曰興造物遊	端午懷古次韻
有感	讀文山集
荷錢	漁舍觀梅
春事	吞周以農
新晴偶出	賦梅花得使字
石門洞	盧溝曉月
東坡詩集目錄 十三	
謝雋伯	于
秋日雜興二首	西湖偶成
李孝先	
沙頭酒店	山頂樵居
秋江漁火	曉寺僧鐘
竹引流泉	木菰簷日
龜嶼迎潮	石亭避暑
送周子善	梅苑
集	和遊鴈山韻

寄達蕪善	寄朱希顏
過青楓嶺王節婦廟	次虞學士韻
送人遊天台	送萊歲主
青山白雲圖	江心寺贈唐博士
和薩天錫秋日海棠韻	
張葵齋江山風雨圖	次三衢馬守書壘韻
張本之春暉堂	
陳高	
閒居二首	山居
東坡詩集目錄 十四	
感興	懷友
夜半舟發丹陽	元日醉歌
贈相士王伯善	落梅曲
周君賚	避亂歸自北山
東甌詩集目錄卷之六	
高明	
和趙承旨岳王祠韻	積雨書懷
送徐方舟之岳陽	採蓮曲送吳本中
和李別駕賞牡丹韻	題畫

次韻酬高應文

鄭昂

送鄭宜州赴華亭尉 上杜愈憲

次韻元日 次復齋登華蓋山

林處士幽居

陳燧

別景大

吳學禮

郭外夜歸 泊橫春館

東坡詩集目錄一

重過南浦 秋晚書懷

溪隱 湖邊會飲

路衡草

徐淮

送德潤王憲使回 送萬敏中之金陵

石門洞瀑布 登松臺清秋有感

借劉景王周元浩携小妓遊坡上忘形別飲故賦此

與劉景王安國之舟 客舍春燕

陳剛

大龍湫

翁葵

桐廬舟中 幽居感興

書蔣氏軒辟吹韻 和蔣平心石榴

溪行見道傍松為樵牧剝其脂身半頽感而賦此

沙可學

詠懷

葉亮

書事 和子成韻

東坡詩集目錄一

陳希文

遊蓋竹洞天

蔣文質

送柏監郡為閩省郎分得道山亭

趙次誠

百陽山 荆山

綿山 孤亭山

箕山 商山

灞陵山 陸渾山

東休寺

偶成

陳明初滄浪漁父圖

早梅

二鳥相譏圖二首

二鳥相歎圖二首

溪居晚釣

東甌詩集卷之七

林溫

牧牛圖

春日園池雜興

艾伯謙函其先君子骨歸塋

醉學士歌

題岳陽樓卷

聖賢圖

重遊沙灣會諸友

鹽山道中

四皓

挾彈圖

竹石圖

中秋奉

東宮自賦秋月歌

崔貞外曉起軒

贈蘭雪趙氏

曹介

次韻寄胡琳瑾

中秋對月

金壁山水圖

送春

紅梅

李文潛

送友之閩

周伯武溪西隱居

趙新

李北掛劍

蘓武羝羊

劉清

贈彭先生

綠淨軒

金敬德

鄭宜州蘆花淺水亭

釣魚圖

林常

風雨過鄱陽湖

贈筆生陳大用

北苑造茶即事

陳德甫溪山春晚圖

鄭濬

山中

梁家堰

朱希晦

有感

自述寄友

寄習之鄭先生

倚韻自況呈金敬德

西湖

周詢

送門生方以寧之任 明皇楊妃對奕圖

王份

雨窓睡起書懷

南克民

送張監生

黃淮

首夏述懷四首

和劉至和送子謁選

送邊教諭致仕

東甌詩集卷之七終

東甌詩集目錄

十九

千



東甌詩集卷之一

王十朋

字龜齡，自號竹溪，永嘉人。登紹興狀元，官至龍圖閣直學士。所著有梅溪集、行世錄、文忠從祀集。

畎畝四章

讀書不知道，語言徒自工。求道匪云遠，近在義命中。吾儒有仲尼，道德無比崇。參傳十八章，入道知其宗。後學昧樞致，徒知授兒童。孰識孝與悌，理與神明通。為臣不知此，事上焉能忠。

飛飛古帝魂，哀哀寄春怨。異鄉節物新，故國人事變。

東甌詩集卷之一

三

訴亡誰肯憐，啼苦血空濺。雲安再拜人，傷哉不可見。彼美雙鵲鴝，飛飛同一原。急難喻兄弟，義著周雅篇。周公代武王，大義今古傳。人孰無兄弟，急難斯見焉。願懷周公心，無媿詩人言。

兀兀窓下士，筆耕志良苦。黃卷對聖賢，慷慨深自許。一朝出于祿，得失戰胞宇。曲意阿有司，諛言徇人主。貪榮無百年，貽謗有千古。丈夫宜自貴，清議重斤斧。

刺溪舟中有感

又作游吳客，重登入越船。西風桑葉岸，細雨菊花天。

旅思秋偏惡鄉心夜不眠錢塘江上月行見十分圓

傷時感懷

三萬六千成擲校懽娛常少愁常多干戈今日猶未定書劍他年知若何澹蕩三秋吟時節蕭條萬里空山河傷時淚眼滿衿血更把少陵詩句哦

送賈元範赴省

清峭霜天振羽翰共觀一鶚氣軒軒願將桂腹書千卷盡作憂時策萬言請繫單于同太傅不阿人主異公孫龍頭素是君家物又見傳呼賈狀元

東歸詩集卷一 二 于

白石巖

十里湖山翠黛橫兩溪寒玉閨琤琤路從飛鳥上頭過人在白雲高處行岩下行田謝康樂洞中辟殺李先先生凭闌下瞰人間世轉覺此身名利輕

詠柳

東君於此最鍾情粧點村村入畫屏向我無言眉自展與人非故眼猶青紫牽別恨絲千尺斷送春光絮一亭葉底黃鸝音更好隔溪烟雨醉時聽

詩竹

我得家傳好此君刺裁千挺拂青雲塵埃不掃自然去風月有餘誰可分萬籟蒼龍春後見滿軒鳴玉夜深聞時時助我毫端興宜與江山共榮勳

拾果哭亡兒孟丙

去年覓果嫌汝癡責汝曾賦淵明詩今年采熟不見汝淒然白骨埋荒陂西風蕭蕭黃葉飛家童拾栗門前歸汝兄汝妹爭先取汝父傷心淚如雨

譙七邑宰

九重宵旰愛民深令尹宜懷撫字心今日黃堂一杯酒慙慙端為庶民斟

東歸詩集卷一 三 于

書不欺室

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長存不可欺勿謂天高鬼神遠直須先要自家知

婁師德

忤意由來勿較難誰能唾面自令乾直須事過心平後方服婁公度量寬

讀孫子尚書所寄書

故人之書不易得片紙隻字皆可惜收拾永為巾笥

藏蹤得千金不願易開緘展轉時一讀讀未能終
橫臆之人明地盛衣冠萬里家居帝王宅干戈緒統
飄吾鄉傾蓋論文似疇昔我年初冠君猶少握手游
從忝聯驂金溪風月供醉吟君唱我鬲常郎席君詩
句句清且新高聲曹劉倒元白我才短淺何足論種
伴寧容小生敵追風駿足橫海鱗暫困鹽車與汙澤
掉頭一去不可尋南北茫茫烟水隔往年鴈字時復
傳近日詩筒杳難覓眼中不見故人面紙上空懷故
人迹人生會合能幾何一別八年同瞬息我去無由
君不來尊酒相逢更何夕

東隱詩集卷一 四 丁

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官至秘書省正

絕境亭

雲橫絕塵境峻嶒若繩削群山列培塿衆星分脉絡
下瞰萬瓦居縹緲見樓閣松風發天籟冷然衆音作
晶晶天宇清塵襟一澄廓

許景衡字少伊瑞安人登紹聖進士官至御史遷
尚書右丞謫忠簡

得一堂

未暇開三迳還尋得一堂山居元寂寂塵世自茫茫

古木秋風響寒燈夜話長須知杜陵老窮愛贊公房
。 寸碧亭

杖履尋常行樂處不論小逕與幽亭誰知蒼莽千峯
外尚有仙山一點青

謝公巖

出守雖云速登臨不厭頻五言多好句千載獨斯人
風月樓長好池塘草自春超然高世志遺像日埃塵

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授太子侍讀宗正少卿謚
文簡弟伯夢登紹興第

問津樓

東隱詩集卷一 五 丁

周道直如矢亡羊古無有利欲蝕本心眼花大如斗
適燕南其轅之越乃北走四海阮嗣宗臧否不掛口
一慟激流俗新美發枯朽斯人向千載此意誰復剖
問津非名樓端以覺蒙蔽

枕上

飄風不崇朝驟雨不終日清寒入絺綌御衾有餘馨
天時不厭調人事那可久清燈耿孤窓萬籟助颼颼
憂愁從中來起坐髮屢拂丈夫屬有念功名乃餘物
突兀萬間屋此意何時果長吟吞寒蟄四壁轉蕭瑟

北園送蘭簡州分司占字

我歌白雲篇送君水雲浦歌罷水雲寒佇立聽鳴鏜
江湖昔在手短策釣烟雨軒裳誤羈鞅溢迤羣王府
朱墨浪自妍筆削竟何補高鴻墮秋枕歸夢紛莫數
着鞭輸子先寤嘆獨懷古中年況作別心事復誰吐
故人分龍符江色映脩組話舊定何時新知日旁午
次韻陳卒瑞巖之什

詩到南昌老更奇固知流派自江西滕王閣下秋濤壯
孺子堂前春鳥啼我似癡蠅思驥尾公如聖鶴趁
鷄栖十年翰墨玄猶白不識微言為指迷

○四月十四至廣陵

春歸村塢綠陰迷又向山腰轉馬蹄枝盡雪芳猶探
擬割殘雲穗再扶犁鄉謠到處無音律野飯黃昏只
筍蕪唯有客愁消不淨隔溪篁竹子規啼

葵舟道中

筍輿時得並溪行溪水秋來似鑑清仰看雲山勞眼
力臨流照眼却分明

鄭伯英字景元登隆興癸未進士擢秀州判官

○放龜

域中有四靈麟鳳神龍龜鳳翔兮千仞麟兮不可羈
天用莫如龍在在風雲隨拙哉老督郵何時列於斯
浪言蓮上巢甘作林下支床支木為辱割剔良可悲
陂塘溢香水肥沙闢晴曦漁師捨罟罟撥取如拾遺
解甲伏礎硤哀鳴極嗚呼卜師更安忍鑽灼無完肌
有身不自靈昔聞今見之百金出樊楮駢首還清漪
千歲善汝保左顧非我期願言貽日者吉凶訪蓍耆
和清卿雪溪泛舟晚登華蓋亭

東臨詩集卷一

七

滿江風雨釀清愁坐嘯烟波一葉舟目送飛花千里
去身隨空碧一鷗浮梵羅世界成遊戲款乃聲中自
唱酬試問剡溪回棹客可能乘興上南樓

清明泛舟

風雨連朝忽轉晴天運着意作清明簿書共了公家
事華酒聊酬我輩情花却餘寒紅尚瘦柳融初日黛
猶輕一年春事纔如許又作明朝袂袂行

潘檉字德久永嘉人有轉庵集

遇舊有感

人間百寒暑，正似須臾期。當年同袍子，一見雪滿顙。
不惟形容變，亦復聲音移。坐定問姓字，始省從師時。
見此發永嘆，勞生果何為？不如多飲酒，滿腹同鴟夷。

客舍

急雨鳴空壁，輕寒上薄幃。愁多空被酒，夢短不成歸。
暗想桃花落，遙憐燕子飛。偷兒欺客寢，夜靜卷春衣。

次韻酬陸放翁

瘦藤白苧岸烏紗，隨分酬春領物華。西崦三椽休問舍，南湖一帶近栽花。
眼昏客枕多儲菊，肺渴僧庵屢借茶。無事閉門便早睡，清燈喚起為嗟家。

雪上簡婁舜章

鷄頭旋煮蓮新杓，簇鳳排花鱸更鮮。清夜故人忻客到，小船載酒大船邊。

平江道中

不載圖書載酒杯，姑蘇臺下小徘徊。東風不識人心老，撥柳吹花一併來。

滁陽回至烏衣江鎮

行行元不恨長途，下馬旗亭酒可沽。回首琅琊山不

見，西風吹起豈田烏。

朱巖伯樂清人號可以翁

書延福寺壁

雙瀑飛來古寺西，月蘿烟草久湮迷。自從我輩經行後，便覺他山索價低。老去合為三迳計，就中聊借一枝棲。石崖大有穿磨處，從與新詩著處題。

皎皎吟

皎皎天心月，影落寒潭水。雖落寒潭水，照人千萬里。
皎皎機上絲，忽落淤泥底。一落淤泥底，河水不可洗。
願君作明月，晴陰不妨缺。莫作淤泥絲，客子徒傷悲。
人心皎皎莫自欺。

徐德輝永嘉人

夜寓舟中

秋氣清如水，推蓬夜不眠。蘆花新有鴈，莎葉尚鳴蟬。
斷夢疑堪續，哀吟寂可憐。漁童看月上，吹笛舵樓前。

夏日和韻

方沼晴波動，虛堂午蔭新。夏衣誰賜葛，午食自烹鱸。
山近書多閱，窓閒硯易塵。試茶然石鼎，汲井就西鄰。

初夏遊謝公巖

又取紗衣換天時起細風清陰花落後長日鳥啼中
水國乘舟樂岩扉有路通州民多到此猶自憶髯公

寄隱士

亭深自無暑苔徑復繁紆賓客不長到兒童足可娛
荷花晴帶粉蒲葉晚凝珠與尔城闌隔茲懽想不殊

釣臺

歸把灘頭舊釣竿帝王只作故人看此身合向丘林
着漢祚已如盤石安流水無情千古在客星有影九

東隱詩集卷一

十

天寒到頭笑殺鷓鴣子便下扁舟去也難

陳庚生號西老樂清屬山人善畫

濯纓亭

誰引滄洲客行歌到此亭紫迴一水碧嶢絕兩峰青
小雨吹行艦疎梅度遠汀我無纓可濯筆瑟任星星

謁陶隱居祠呈郎中張聲華

煉就靈丹歲月賒藥爐丹竈旋成窻庭空響落山松
子路速香迷野草花舊事誰能問都水神仙今已在
東華田翁猶酌先生酒亂紙飛錢噪暮鴉

賀家湖

風流誰似賀知章乞得平湖任草荒今日藕花三百
畝折來依舊屬君王

觀洞庭

甄龍友字雲卿永嘉人遷居樂清登紹興進士第
至國子監簿

觀洞庭

風定澄空氣渾然恍疑太極未分前極因有浪知為
水者遇無風即是天舊說君山張帝樂新聞老木識
飛仙而今大洞黃庭客又看題詩紀歲年

薛氏鏡山

東隱詩集卷一

十一

手

我生不自先偶與前輩隔古人猶愛水况此千丈碧
孤圓本然明萬象紛如繹行吟鬼破膽坐釣風生腋
疎梅逞晨粧漏月印金壁奇峰列雲影平橋漲春澤
四時如擘剪一照成虛射細想亭中人屢憇泉上石
心空見了了起覓已他適吾詩復何言鏡鏡如痕迹

望君山

大洞黃庭太乙家君山一葉泛蓮花南征客認湘靈
瑟北上人疑漢使槎尚想飛仙遊白鶴偶於懷袖落
青蛇玉皇香案真如此我欲晨奔到廣霞

謝康侍郎送米

折腰鄉里媿陶潛，五斗黃陳針莫嫌。一介古來難與，先生傷惠我傷廉。

周去非字直夫永嘉人登隆興進士

懷歎歛

白雲近空山，清風動脩竹。竹間何所有，曲澗聲谷谷。山迥何可窮，萬里來懸瀑。昔有君子廬，清標謝王屋。北山茲正高，邦君見良燭。吾黨詎敢忘，封植此佳木。

周緒字習夫去非之弟登咸淳進士

書事

東風詩集卷一 十二 子

北客樂馳驅，驛肉渾不生。輕風入馬蹄，一瞬萬里平。朝發長安都，暮抵受降城。陰山聞鬼哭，征人晝夜行。黃塵雖染衣，紫翠堪奪睛。男兒平生遊，壯志多屢驚。荆楚豈不佳，舟楫非吾情。休誇魚稻鄉，莫戀烟波清。幸能脫毛錐，側聽匣中鳴。

陳傳良

字君舉號止齋瑞安州村人登乾道進士
官至寶慶閣待詔謚文節祀鄉賢祠有木
鍾集及論
祖行于世

哭呂伯恭

去年上溪舫，落日建安旂。今年上溪舫，濡露金華草。當代能幾人，胡不白髮早。念昔會合時，心事得傾倒。倚廬魚鼓夜，連轡鷄人曉。遐搜接混茫，細剖入幽眇。杞注隘溟渤，扶筇薄雲昊。斯文何契濶，之子復凋稿。百年本無窮，寒鄒一過鳥。人家徵舊聞，學者拾遺藁。區區存萬一，散逆誰可保。君看魯論上，彭壽顏回夭。子今存日月，豈必語言好。僕無後來者，泯沒秋毫小。南浮禹穴會，北顧關河杳。懷哉各努力，人物古來少。

送謝希孟歸黃岩四首

東風詩集卷一 十三 子

紛紛竹帛傳，浩浩金石刻。淪亡已無限，存亦誰愛惜。如何伏羲氏，文字二三畫。姬孔豈不聖，用以演周易。法令如牛毛，斯鞅信手成。簿書積丘山，趙張眼愈明。萬人立下風，國士尊且榮。未省三代前，誰獨有此名。圭壁龍蛇練，藉山龍錦衣裳。不聞燧人初，而興自虞唐。毀車成騎射，肆作篆籀藏。至今人便之，人亦忽已亡。累觴以為懽，班荆以為儀。交際既如此，勿使主意識。願嘗惟小雅，鹿鳴至魚麗。賓主禮百拜，六經似支離。

寄題陳同父挹勝亭

稻米不難謀。料見亦易得。胡為抱膝氣。惻惻復惻惻。
秋風墮碧梧。鳳鳥去無迹。愁吟草際蛩。兒女淚盈臆。
忽然一長嘯。孤響起空寂。令人識雅頌。一唱三嘆息。
廬室在路傍。耕鑿在民籍。行人聽笑語。稚子共眠食。
讀書果何罪。鬢髮又半白。此意太勞勞。此身常抑抑。
抱膝且不可。出門更何適。但勿問門外。蓬蒿若干尺。

止齋即事

教子時開卷。逢人強整襟。寒食看晚節。多病淨初心。
地僻菱蓮好。山低竹樹深。寄聲同燕社。明日入秋砧。

月夜書懷

送客門初掩。收書室更虛。新篁高過瓦。涼月下臨除。
婦病纔扶杖。兒饒或饋魚。今朝吾已過。莫問夜何如。

泊釣臺下

今歲僅餘今夜月。此舟三泊此江圻。遭逢聖主還遺恨。
慚媿先生獨見機。泗水列侯多不免。商山四皓竟安歸。
漢家故舊常枚數。孰與東南一釣磯。

祝融峯觀日

星月凋零萬象昏。誰能先我見朝暉。東南已得乾坤

正。蠻貊方知夜旦分。但覺滄溟浮佛屋。却忘衡岳近天關。
迢迢下憩山腰寺。人世烟雲尚吐吞。

贈東陽二武士

鴻門無人易水寒。安得壯士久所患。求之市隱戎行間。
紛不當意髮已斑。逆胡未討憂萬端。得此兩君聊自寬。
有石堂坳立巔岼。萬夫睨之欲舉難。兩君挾起如弄丸。
舞空一葉風團團。呂君忽作胡衣冠。漉酒於地盟血殷。
長劍久倚燕然山。義欲為漢誅樓蘭。九重深竊虎守關。
竟以劍氣博一餐。語未良已聲珊珊。兩蛟出沒萬馬攢。
夜闌月暗天沒汗。滿堂悲憤淚欲潸。嗟尔兩君誠義肝。
我未乘障荆之蠻。五營諸將皆秦安。髀肉久不堪著鞍。
誰能喚起百辟看。但得汝等一解吾君顏。書生老死不足歎。

東陽詩集卷一 十五

薛季宣

字士龍。永嘉人。六歲孤。從父。父病。嘗言至孝。讓郎。諱文憲。

觀岳侯石像

萬死何如戰史尊。威名蓋世古難存。二桃豈為功高賜。
一舸不容身退論。幾為飲泣思遺澤。謬為圖像削王敦。
沉碑千古蛟川恨。留與無窮客斷魂。

永嘉行

夷子清談平子醉，晉俗浮虛輕節義，不聞胡虜哭桑
林，九伯五侯無一至。洛陽宮中胡馬嘶，晉家天子行
酒卮，驅出如羊晉卿士。婦辱面前爭敢知，胡兒踞坐
漢官立，不許紛紜但含泣。刀加頸上始知憂，追悔前
時又何及。胡塵空起昏中土，人死如麻骸如草。草萊
萬里無炊烟，羶帳羊裘盡虜虎。烏旗霧合胡笳咽，無
援邊城腸斷絕。琅邪五馬竟浮江，棄置存心堅片鐵。
天驕一坐朝陽殿，九鼎遷移如轉電。禁聲不得悲楚
囚，白版金陵謾龍變。數奇皆運浮于伯，誅新無言血
流逆。若思不識是何人，却使帥師臨祖述。

朱娘曲

憶昔剪節長橋濱，朱娘酒店相為隣。自言三世充百
戶，官拋萬斛嗟長貧。母年七十兒亦老，有孫更與當
壚否。後堦新買雙白泥，準擬設媒傳婦好。由來世事
如空花，成家不了翻破家。城中酒徒猶夜出，驚歎落
月西南斜。橋水東流終到海，百年糟立一朝改。無復
樽歌撩汝翁，回首尚疑旆影在。

木待問 字蘊之永嘉人，隋興統元年，聖太子詹事

大後寄詮老

槐槍墮九霄，列缺亂阡陌。西城若默廬，東壚已堆甍。
幽栖僅容膝，隱市意自適。天公不我相，同此編戶厄。
平生一丘壑，未信天地窄。終焉感窮途，萬慮集中夕。
載觀宇宙內，在在等公宅。鄱夫六尺軀，俯仰嘆偏仄。
炙手事當路，快意已爛額。唾于今兀然，棄除付陳迹。
此身亦何有，而復身外憾。相逢肯分山，試面九年壁。
千里思

東坡詩集卷之一 十七

君行千里輕所歷，妾馳千里心匪石。春房酌酒意匆
匆，愁不存。離愁在，憶鴛鴦瓦上昏無色。鸚鵡杯中塵
更積，燈前獨坐，梨君衣淚濕，剪刀裁不得。

郊寺

紅委墻陰花，翠滋亭角草。纖纖風翻書，葉葉常交
索。雨壓爐烟不過簾。

東坡詩集卷之二

趙靈芝名師秀永嘉人登紹興進士有天樂堂集

哭徐致中

昔吾與君遊。嫌疎不嫌數。自與貧寡。十載九離索。前年會京師。勸我返林薄。吾貧未得歸。君死不可作。

桐柏觀

山深地忽平。縹緲見珠庭。瀑近春風濕。松多曉日青。石壇遺鶴舄。粉壁剝龍形。道士林靈素。輕強滿百齡。

延禧寺

東坡詩集卷之二

一

寂寞古仙宮。松林常有風。宦毛蕪葉下。井氣與雲同。

昔日苔碑數。多年粉壁紅。相傳陶縣令。曾住此山中。

鴈山寶冠寺

行向石闌立。清寒不可云。流來橋下水。疑是洞中雲。欲住逢年盡。因吟過夜分。蕩陰無絕頂。一鴈不曾聞。

示五峯僧

峰形如掌翠。回環頭白山。僧引客看積葉堆來泥。路滑斜陽移去石。橋寒近聞瀑布尋還遠。易得苜蓿採極難。分有一峯於此住。與師相聚願辭官。

寄徐丞

病不窺園畦。一月更無人跡。損蒼苔沙禽引子。嘶泥去。野蔓開花上竹來。亦欲鬢毛休似雪。爭如丹汞只為灰。秋風昨夜吹寒雨。有夢南遊到海回。

呈蔣肖韓薛師石

中夜清寒入絁袍。一杯山茗當香醪。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無欲自然心似水。有營何止事如毛。春來擬約蕭閒伴。同上天台看海濤。

徐靈暉名照永嘉人有山民集

東坡詩集卷之二

二

贈徐職

一舸寒江上。梅花共別離。不來相送處。愁有獨歸時。去夢千峰遠。為官三歲期。思君何可見。新集見君詩。

贈溪上翁

生事付諸兒。日高睡起遲。本無塵內事。亦有髮邊絲。遠取泉烹茗。新移棘補籬。晚來持釣去。犬自相隨。

漁家

阿翁年紀老。生計在綸絲。野水無人占。扁舟逐處移。數鱗新柳串。一笛小兒吹。有酒全家醉。公卿要識誰。

酬翁常之

半掩柴扉一迳深。山中久謝俗塵侵。愁因有酒春生面。老不饒貧雪滿簪。舊井泉通幽谷水。翠藤新長草堂陰。扁舟莫負林間約。好寄新題慰此心。

宿翁卷書齋

一山秋色誰同看。又復相尋出郭來。林竹種成高礙月。井泉汲少近生苔。忽驚寒事砧初動。不覺晨光戶盡開。君愛苦吟吾喜聽。世人誰更重清才。

徐靈淵石璣永嘉人有泉山集長泰縣令

東坡詩集卷二 二 于

孤坐篇呈客

晨起猶孤坐。視泉自煮茶。寒烟添竹色。疎雪亂梅花。獨喜忘時事。誰知敗歲華。多君能過此。竹裏似仙家。

吾廬

蓬門閑還開。深居稱不才。移荷憐故土。買石帶新苔。藥信仙方服。衣從古樣裁。本無官可棄。何用賦歸來。

見楊誠齋

名高身又貴。自住小村心。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養生非藥餌。常話是規箴。四海為儒者。相逢問信音。

翁靈舒名卷永嘉人有西巖集

贈滕處士

識君戎馬際。又是十年餘。湖海纔安息。先生便隱居。清風三畝宅。白日一牀書。長是閒門掩。鄰僧亦不如。

春日和刘明遠韻

不奈滴簷聲。風回昨夜晴。一堦春草碧。幾片落花輕。知分貧猶樂。無營夢亦清。看君話幽隱。如我願逃名。

隱居

百事已無機。空林不掩扉。蜂沾朝露出。鶴帶晚雲歸。石老苔為親。松寒靜作衣。山翁與溪客。相過轉依依。

宋慶之字元積永嘉人登咸淳進士有飲水詩集

哭趙東閣

秋風慘欲割。秋月明不發。誰令聲名高。竟使壽命折。往年失四靈。詩道微一髮。縞素華織組。宮徵節亂聒。力排唐末陋。意與風雅軌。清廟不待陳。黃壤詎能沒。新篇今寂寞。故墨慎無忽。

蘭溪道中

朝買蘭溪舫。暮泊香頭市。如何十月天。復此連夜雨。

朔風寒似鐵。曉色暗如土。道行不見人。路哭疑是鬼。
栖、遠方士忽、鄉心起。落葉響。踈庭空。燈照寒。被
離家。能幾時。旅況已如此。茫、楚山雲渺、蜀江水。
屈指計行程。此去復萬里。

開爐日賦

筋力已非舊。達寒亦自憐。風霜在簷外。妻子語燈前。
紙被添新絮。茶甌煮細泉。雖云方寸地。春意一陶然。
○ 稽村

雪後寒增健。貪幽愛路生。群兒燒葉坐。一鳥啄冰行。

東隱詩集卷二

五 下

山色晴猶慘。梅花謝亦榮。小興風割面。微醉任欹傾。

項劉即事

時節飛花盡。幽林亦自香。閒來看新水。獨立又斜陽。
簷角鳥鳴震。樹根魚就涼。一春風雨過。遊事極相妨。

次惠上人冷泉夜坐

此景寫不盡。此懷誰與俱。月來林影碎。雲去石頭孤。
萬籟各休息。天香乍有無。因師寄佳句。清夢更勞吾。

郊行偶成

野水連天闊。孤舟盡日閒。會湏風雨過。一濟諒非難。

碧鷄草堂呈劉後村

斯文海內聲名潤。猶是乾坤一脈餘。須信昌黎曾得
謫。可憐太史未成書。碧鷄有地吟詩老。金馬何心待
詔初。甚欲見君三十載。春風今日侍巾車。

寓武昌報恩寺

孟宗祠下竹依然。借得空房竹樹邊。貧寺少逢僧過
夏。遠鄉多是客經年。情人汲水時煎茗。就佛分燈夜
照眠。家信不來心欲斷。明朝又買漢陽船。

武昌懷古

東隱詩集卷二

六 下

極目平蕪送落暉。六朝征戰尚依稀。風生戰舸周郎
過。月落南樓庾老歸。秋塞戍閒番馬病。春江流下蜀
魚肥。神州北望知何處。父老猶能話岳飛。

放翁有五更讀書示子詩予亦次韻

秋風蟋蟀牀下鳴。茆茨耿、秋燈明。老夫掩卷發深
晦。起視河漢參初橫。世人飲食幾知味。眼底古今復
涇渭。藩籬是筆屋。是書。風葉塵埃力空費。六籍在天
日月存。我亦收拾還本根。此事兒童未可論。紛、場
屋爭作元。

蔡幼學

字行之永嘉人登乾道第官至兵部尚書

和林擇之齊山韻

寒雲涉秋浦散策上齊山
時往謝塵囂瞻新得層巖
萬象翕呈露跬步不可間
下巧瞰坤軸高奇仰天剡
磴石禹所穴截薛秦開闢
始探因偃僕徐行快平寬
斷鳳扣危壁登虬俯澄潭
突然出鰲背但見江漫漫
匪特激愚懦且以訂羣頑

早至湖心小園

涼月在木末我行出林坳
何所事愛此朝氣清池
行挹風露洒醉夢醒來禽
俯清泚相照顏色頹然悠
然到水田釣蔓亦軒騰萬
物咸得宜吾生亦何營

浮家

春風掃積素春雨漲新綠
舟行適良願及此嘉致足
溪桃綻腮紅溪柳起膚粟
萬物欣向榮吾生亦從欲
浮家信所之惟意到僮僕
行樂人有言未省我心曲
憶昔西湖春安興探芳谷
綵舫漾晴漪名園玩清綠
星郎引群雛戲舞衣繁歸
來夜未央情話屢更燭
只今天一涯把酒遠相屬
富貴竟何時一官乃羈束

法喜聞我言低回若驚辱一咲強相扇歸裝宜早促

月夜贈項子謙

月色淨如水素此清興何誰人當領此隔屋呼項他
駕言先我出追隨費經過履聲適相逢歡然慰亭荷
乾坤何浩蕩水月光相磨醉歸巷無人群兒自前呵
○晚泊

落日維舟處沙頭望眼平牛羊分隴下燈火隔林明
人散村墟靜溪寒風浪生漁翁醉眠穩小艇任斜橫
田園

東坡詩集卷二

八

野水萍無主晴風草自香庭陰新似染物色去如忙
听樹魚依綠畦花蝶聞黃家園向來夢靜數四年強
王耒字不叔永嘉人登乾道第授史部郎中

登浮光四望亭

長年忍淚說中原望徹中原隔成垣誰遣江淮限南
北從來宇宙一乾坤功名紙上徒虛語歲月愁邊恐
斷魂老矣叫閨無處所倚空長劍與誰論

觀梅

誰見梅花正發時江天雪意欲垂垂疎枝冷蕊春無

幾斷水殘雲意自奇。疎影偶因明月見。暗香惟有夢風知。何人更起詞羹手。莫道功成結子遲。

南康泊舟欲遊廬山值雪

春風浩蕩江湖客。咫尺廬山風雨急。門前老樹索開情。一夜相思頭盡白。

薛師石 字景石 永嘉人有水廬集

水廬

近日有新趣。買得薛能園。疎壤延瓜蔓。深鋤去草根。花前長載酒。月下只開門。最識田家樂。辛勤更不言。

東坡詩集卷二 九 于

寄郭子奇

世道祗如此。君心我得知。先教栽菊在。預作去官期。夢覺秋風起。行吟夜月遲。懷人幾千載。忻有扣門時。

宿瞿溪

船泊西溪岸。人家晚更春。寒星有雁村。寺夜無鐘竹。遙通新店。卻帶暖病客。農夫不相識。問我欲何從。

哭徐致中

亡友如今隔杳冥。夢中只見病時形。書窓閉久梅添潤。花徑荒來草自青。一卷詩篇空就緒。兩年文會覺

凋零。幾回行過松臺下。不忍登堂不扣扉。

陳謙 字益之 永嘉人 登第通第官至寶興閣待詔

鄂州南樓

折羽沈絃思杳然。南樓依舊倚斜陽。江湖草樹不相識。吳蜀舟車祇自忙。萬里秋聲驚客枕。一天涼月浸胡床。古今多少英雄恨。認取江南舊武昌。

子規

客行三月四月雨。杜宇千聲萬聲苦。幾形感身不忍見。洒血點花良可覩。此恨此訴動寥廓。舊日繁華今

東坡詩集卷三 十 于

寂寞。勸人只道不如歸。富貴誤人無今昨。知君多口應有喻。我久一歸亦內憐。已買薄田江海上海。明年相見應三緘。

戴溪 字少望 永嘉人 登第熙寧第官至端明殿學士 有易詩卷次作并蓋文端和卿贊

送王木叔黃州教職

龍飛乙科郎。白面如瓊玉。去作幙下士。年少二十六。壯心直如孩。不耐公事曲。寧知太守尊。簪吏警群目。太守豈不賢。去郡棄鉤軸。銓曹有格法。那肯煩薦臆。依然舊官職。再倚天之麓。六考未作縣。冷官到淮服。

向來豪氣舉凡辭賦半解只今長說病伏飲在胃感
皇、一世憂隱、兩眉蹙中年苦節者未必不為福
我生更迂濶年意要違俗誤使塵網嬰同君被纏束
兩家各生子丁壬合天祿但得佳兒歸兩翁志願足
岷山有舊約相從去

錢文子

字文年
由太一生授小正少卿祀

望吳亭次黃

東望長安山復山
點「還出兩山中間攬水來即三年

戌引客偷為一日閒
似暮雲低更好心如歸鳥倦

知還聖朝倘得收遺物嘆息慙已斑

白石巖

巖下碧藤掛紫烟巖頭白石插青天精靈已往他鄉
去一劍霜寒二百年

葉適

字正則號水心永嘉人淳熙建對第二官至
吏部侍郎贈文定祀鄉賢祠有

陳同父抱膝亭

昔人但抱膝將軍擁胡鑒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
功雖愆晚歲譽已塞人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忘長嘆
儒書所不傳群士欲焚刪譏呵至囚箠一飯不得安

珠玉無光容松柏有後艱內窺泚、息仰視冥、翰
勿要剛脾消且令四體腴徘徊重徘徊夜雪滿前山

音駭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尋噓
背風鴻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難合
手埃二十年柔條起衰颯念烈倘天回意大頭事匪
偶然不施相甘盡齋中榻寧以楚人弓亡矢任挽蹇
莫作隋侯珠彈射墮埃壒

送曹潛夫

東臨詩集卷

東南作郡嘆年徂遠、參、元帥帳中雖授

辟生羌界上也分寄閒吟、一首時載揚雄酒

一壺只我衰殘望、切杜、歸速

和汪憲祈雨

感格誰知汪仲舉步虛、語會稽素望都沈
清越人喚作提刑雨我慚老情、精勤累日與
不聞水南旱禾貪結實一朝爛、為灰塵

陳峴

字希南號東園永和人少情學敏解科字至
大郭侍郎坦補紹興興國縣知事江之

飲翁常之宅分韻得友字

杖屨隨春風邂逅得良友行、西城道觸目盡花柳
還步過荏茂交歡亦何有東隣頗好事邀我意良厚
南窓竹風凉更命新醅酒一醉何足辭期此百年久

宿董山寺

送客聯鑣歸得、招提宿晚渡滄江只路入青山曲
突兀忽在眼一洗奔馳依然燈遠呼酒僧留供野蔬
林高上明月談聲響空谷坐久夜益深同來或新熟
明朝返城郭此興真可錄

雨中偶成

雨聲春不絕綠漲與池平大橋花猶好新鋤草又生
閉門唯我獨終日斷人行對酒還憂病裁詩強遣情

舟次鄂州

蜀江東來遠楚望意悠、浩氣高情晚新寒帶晚秋
關山方北顧烟火又南樓蓬鬢天涯客蕭然一葉舟

趙沙迹

字外午興清人歷嘉興第余判雷州群從
兄弟皆人遊歷荆甲午日特許權果

枯蒼舟中

樹古半成槎溪過歷、料寒林欲無路水端不多家
去客背派葉停舟見暮鴉朝、看秋水頻減一痕沙
林亮功字懷老平陽宋步人登紹興第授莆田令

送友人至飛雲渡

五里風濤路人烟隔岸州去帆歌落水別棹會中流
西峴鐘聲曉東山塔影秋何人有機事驚起一沙鷗

東漢詩集卷之三

十四

東甌集卷之三

趙立六字德成傑清人登開禧第官至刑部尚書

謝劉潛夫寄示詩卷

坑灰冷秦久刀筆起漢舊典謨慨已遠賦頌舒相授
調律起建安沿流及元祐上下二千載統緒如線溜
渡江又百年諸老凋喪後靈珠繫誰振絕唱不可復
我行東南野文星忽當晝雲章發玄秘天筆拾宇宅
風雷膏澤沛金玉淵海富奮然蛟龍興輝若韶護奏
亟聞魑魅走語奪江海秀想當落筆時真宰森左右
要為後世法何止鵲林售早膺頭角起晚悟軒冕讓
芳蘭委蕭艾嘉植梗稂莠造物豈終畜意者其獎就
吾衰不能進硯墨如仇寇大鐘屹于前縮手不敢扣
蘇岳何所和管蠡抵白陋猶將策驚寒延首冀領袖
已同南方遊何幸遇子厚

曉日偶書

近日千侯寅南天雪不成梅梢動生意禽鳥弄春聲
琴瑟年華換身資筆力耗聽傳吳蜀事對酒不歡傾
潘安手勿明轉卷于懷秋葉永嘉八

社日

曉得東風急吹乾小徑泥雨多花放早水滿燕飛低
貧女不知緯幽人只此栖依懷去歲摘茗白壇西

贈善書記

不見十年久緣師懶入城菴移五峯近病去一身輕
弟子新傳業詩人舊識名依然難駐屐空復重予情
送兄赴饒

草堂荒蕪未春暮乳燕安巢鴈北去回首層水桃始
花及至螺江柳飛絮江東繡衣真御史聞者紛紛毛

髮起日長惟抱空甕眠頭白應憐故人子
東甌詩集卷之三

劉黻字實翁樂清人登景定進士官至吏部尚書
明學士參知政事排二王入海關卒

和文公感興詩

至理根一初精微貫高廣寄之形氣中今永齊古姓
衆曜列太虛環侍惟斗仰妙化變不測虛靈本常朗
并坐識易陋簾窺學云罔靜玩感興篇剖陳如指掌
又

仰觀復俯察上下融真機元氣無奇偶魚躍鸞自飛

神聖莫中域、動靜心勿違、天地歛諸躬、照以日月輝、
遜志納衆有、先慮周萬微、胞與豈不夥、游泳皇極崑、

又

立朝觀大節、炳、在行己、李唐號多士、屹立整類紀、
前秋後有韓、高風世仰止、孤忠翼王祚、大論闢非禮、
老幹挺冬嶺、明魄浸秋水、均挹扶世勲、心學豈殊軌、

又

默觀義聖書、先天著復坤、畫、妙理具森列、河圖文、
宇宙幹生意、日月寧辭奔、乘承著不息、反躬性存、

東隱詩集卷之三

二二

透彼名利關、洞此道義門、用功不精密、頻復何由敦、

又

詩道發金石、世若壁聽訛、正色落芻蕘、一掬真意多、
衆竅本虛寂、其如天籟何、不悟康衢謠、不識黍離歌、

又

禮樂節性情、工夫貴深省、愛親篤水履、酬世尚錦綉、
勿任忘與助、一敬收衆聘、威儀筋骸束、趣味精神領、
相彼屋漏中、森若指視炳、窮達付天分、靈光勿隨境、

和淵明貧士詩七首

貧士何所營、但知貧可儻、日月照不盡、朝暮常分輝、
不瘦魚自躍、林寒鳥亦飛、紆、苦多求此景、誰同崑、
石田秋不種、難免良夜饑、本土之常獨、抱琴婦悲、

又

把書不擇手、非志冕與軒、昔有董仲舒、三年不窺園、
道味歸肝脾、還邨厨無烟、家貧未為貧、有書足可妍、
寤寐千載心、俗子難與言、勿嘆師友寂、日、親聖賢、

又

高山與流水、妙趣歸之琴、吾愧學未成、匪欺無知音、
但向胷中會、無勞指下尋、種菊或可茹、得酒聊復斟、
窮達非所較、動靜一以欽、發為琴之聲、邈矣天地心、

又

平生杞菊介、深愧啜面羹、蒿萊常閉門、與世殊應庸、
奈何世患稔、鯁、如馬周顛顛、良苦飢羸非所憂、
皇路益以榛、忍作寒蟬傳、口禍渺無際、困辱祗自求、

又

靜觀松竹姿、塵無相干飲、酒不求醅、讀書匪求高、
畦齋多種菊、米、亦可食、衣冠背時樣、筆硯同歲寒、

但求聖賢心。肯効兒女福。紛、往來者。咲我柴門。

又

人生特寄可。何往非萍蓬。世扶智反愚。予謂拙乃工。淵明有煇節。高邁疏與繁。大抵豪傑士。所見寧略同。簞歌非謂貧。軒冕豈真通。倘不達至理。冥霧將奚從。

又

扁舟泝江西。忽抵梅花洲。二忠像遺像。予愧非其儔。肝膽照冰雪。要亦猶清流。言直不礙時。撥袖貽親憂。山禽似相盼。往來疑勸酬。閑坐生萬感。矯首觀前脩。

太玉洞聽琴

東坡詩集卷之三

五

無絃不成聲。有絃多失真。聲在何所。調和方寸春。文操悟已遠。孔壇嗟復陳。所以衆濞響。鄭衛波瀾秦。詎知幽谷間。迺聞太古淳。游魚出寒水。鳴鶴橫霜晨。休羨廣陵秘。亦雅皆怡神。

過松溪得西字

晴雨春無定。東風又轉西。地肥桑眼大。天暖麥鬚齊。簞頓尋幽所。舟行畏惡溪。野禽如避客。飛上半山啼。朝廷求經明。行脩之士。蜀人楊時發。當其選。以

職名薦或謂求之因紀此

汲井綆懼絕。植德根懼斷。繩樞守貧賤。旦、天曉。防意如長城。視身等良玉。補薦匪吾榮。戮敗匪吾辱。暗漏仁。勿欺人心。勝明燭。

夜氣

夜氣不盈掬。浩然天地清。風行石不動。雲走月常明。陋巷顏回樂。深山大舜耕。此心無旦晝。萬物自生。

橫浦有感

風雨憂時夢不成。忍將伎古博功名。學如谷永生何。

東坡詩集卷之三

六

下

羣節似劉陶。死亦榮。蒼蘚無心同客。靜寒梅有眼照人清。此邦風物多淳古。曾識濂溪與二程。

賦望雲

家山一萬三千里。華髮雙親七十稀。自許朴忠閑社稷。誰知甘旨誤庭幃。菜根有味逢春早。草色無邊傍日暉。總、白雲何處是。夜寒結夢但東歸。

訪西湖

東風吹客到西湖。汀草沙禽半識吾。若得數間前在。種梅花。處伴林逋。

趙汝回

字義道永嘉人號東閣登嘉定第授忠州判官歸隱花時春風過後雪初白夜雨暗轉水亦香詩水仙花詩原一點沈湘恨

杜子野別

有朋不貴數道合意自親早知離別難會親豈厭煩
青燈書閣下細語交情真酌此武陽泉饌彼松江鱗
兵厄復有携得知非我貧如何不我醉明日隔征塵

漁父

衡嶽早來雨湘江曾綠波小舟浮似屋香草結為蓑
水空見魚影夜清聞櫓歌悠々百年夢醒少醉時知

送李寅歸里

憐君竟不偶每事與心違南雪歲將暮西江帆獨歸
停薪待官米借宅共僧扉吾老慚為吏相期尋釣磯

東山堂

謝守登臨地今為博士居由來好山水常得近詩書
洞與衡嶽接泉分玉井餘年々為吟事春草不教鋤

呈水心先生

鶴骨癯髮未斑秋風鷗鷺共脩閒芙蓉夾往纔通
馬塲柳沿池不礙山外稿定於何日上中興只在十

年間散城片石無人識胡而堂出漢陽

廬山

木葉新時雨亦晴山中少駐不妨極健路峻頻
坐僧喜若幽每促行草蕩春深無處到松林月上有
猿聲石屏一帶三千丈可惜題詩又不成

山中即事

白日荒々過不知茶蘼開了覺春歸山家賣笋樓
熟河水生萍柳絮飛久雨一晴螢火出聞年三月社
醵稀沉々松竹烟嵐冷慚愧高僧借袷衣

峨眉山辭

褐衣蔬食吾吟象肌膚雖清鬢雪髭栗里未營三畝
宅桃源已過一年春也知官職難瘼望化海要見不
評真別寓新詩寄鄉友峨眉山下獨閒人

宿羅溪山

驚巖東遶雲景微絕花外一鶯飛樵天不斫空潭
樹知有僧人掃浴衣

二月十九日

客去關門讀莊老燈花燭々春蟲小水雪未消雷雨

來長安三月行人少

陳德翔字允覽永嘉人

河上

竹立長隄邊。四望遙無際。秋風左右至。聽者多感慨。
海涸魚將死。虛舟無人繫。愚哉貧賤士。乃欲謀經濟。

○漳浦偶成

秋日已過半。林無一葉飛。曉嵐瀕闔戶。夜冷旋添衣。
陰經枕柳瘦。陽坡草松肥。每得隣壑聲。行客往來稀。

和隣僧韻

東漢詩集卷之三

九

一子

七八年來住水心。喜隣蕭寺共僧吟。古池暗有泉相
接。春地從教笋自侵。興到濃時因坐久。交於澹處見
情真。極情對立河梁暮。海月初生日正沉。

陳揆字幼端永嘉人。登紹興進士。官至湖南。遷許

○即事

誰家度院吟蕭瑟。閉却朱門不許敲。惟有東風感不
得。隔牆露出杏花梢。

許師董字子許號敬亭永嘉人

秋風

秋風有落枝。天籟動墳墓。鼓角山河壯。襟懷歲月悲。
阮生狂一亂。漢武老多悲。雖有秦歌激。終堪理釣絲。

後秋風

去年病後詠秋風。今日秋風病裏逢。好句不曾書落
葉。孤燈長自守鳴蛩。故人音問天來遠。茅舍荒陰曉
正濃。江上白鷗忙勝我。嘲魚引子與潮衝。

○酬外湖樓詩

小雨潤蘼蕪。涼風展梧影。雲連沙際白。天開數峯淨。
湖樓百尺高。坐覺秋日永。寬鋤十畝園。餘事一笑領。

東漢詩集卷之三

十

一子

荷枯水却清。桂晚霜未冷。誰能悲寒螿。聊忻小蛙鳴。
飽客新葦蕩。駕我雙舴舺。放浪誠有適。居然惜棹鳴。

趙汝鐸字鳴道永嘉人。仕鑒之弟。

○水心新居

開扉待嘉客。沽酒解閒愁。半夜秋霖歇。兩塘寒水流。
風聲生葉底。月色在沙頭。憶着鯪魚美。松江有舊遊。

陳熙字號月泉樂清人

○病起

病起不知老。山妻笑長卿。一貧眠古屋。多雨落春城。

掃案藥香在。開窓桐葉生。因思行樂地。前月是清晴。

○山間至日

老我清枯貌。長年學種園。深山無賀客。落葉滿柴門。
霜重日光薄。陽生井氣溫。安居守貧淡。稼穡復何言。

徐獻可 永嘉人官至泉州知府

○南塘

南塘新雨過。風渡橫洲香。水長侵官路。橋低礙野航。
竹棚人賣酒。花笠婦移秧。近日頻來往。春歸有底忙。

○書齋

十日書齋九日局。春晴何處不開行。瓶花落盡無人管。
留得殘枝葉自生。

潘希白 字懷古號漁莊永嘉人登寶祐第

○廣德早行

草屨穿蘿過水灘。程花露。千里浙東人。今踏江南路。
曉程猶帶夜。衆星照高樹。家中猶未醒。夢我青雲去。

送蔣朴之維陽

隋家天子愛楊州。四十離宮取次遊。荆棘久迷秦苑路。
柳無空拂汴河流。君才清似庾開虎。世事難於孫

仲謀莫為青衫怯。騎馬却將風景付閒愁。

○入南溪

沙頭落月照篷低。杜宇誰家樹底啼。舟子不知人未起。
載將殘夢上清溪。

○涼夜

涼夜無雲星自流。池塘促織早知秋。遠更不受重城隔。
時逐西風到小樓。

林一龍

字景雲永嘉人登咸淳進士官至文德縣

觀海

昔者吾夫子。浮海思乘桴。彼美魯仲連。蹈海耻帝朱。
寥々千載間。此意霜月孤。而我欲涉海。夫豈夫子徒。
長風吹我帆。高浪拍我艫。所願鷗鳥同。浩蕩烟中波。

山中夜坐

寒灘遠嘶月。遺響到巖壁。悠々千古心。悄々一卷易。
燈微夜氣分。星冷山露滴。危坐獨何為。人間睡方黑。

高秋

秋風肅百物。搖落傷群芳。乾坤正寂閒。山水餘孤清。
斜月照窓戶。寒燈翳遠明。惺然掩書坐。吾道方兢兢。

越中吟

時浙遠來瞰東極禹穴雲生海東蒼白玉空為越上
壓青山不改秦時色越王臺上幾秋霜秦皇樓道多
夕陽世事茫今復古新烟蕪草共凄涼

盧方春號柳南永嘉人登嘉熙進士

窄嶺

危嶺惡有名窄嶺險無數石皐卷我車石牙急我
空岡蟲九頭黑身眼四顧擲之聲愈厲飛前使人喘
想當開闢時已是樵獵路茅吳不成山澤斷不成本
丁丑升惡梯蹄跡立飢驚蘆花大如鏡况乃時寒西
遐征誤假道撫景自作怒林壑非出倫筆硯不入茲
脚急宿未提天低日低暮

陟險

雨涼陟險巖轉歷九十折短竹亦自陰小家亦自
尋草補新蹊行人以早說農哭眼睛落天顛霹靂歇
斯民謂天憫對此予心熱憑高覽清曠一峯一氣結
峯下枯樺人踏水脚如血紅赤赤秋專供毒煙香
太息重凝眸青天骨也

蓮塘

蓮塘有清氣永夜南窓開引酒不待熟折筍為酒
飲罷坐閒和林杪風徐來仰天忽大咲微吟行繡
寄趙東閣

寄趙東閣

接閣傳鈴夜已深下方方沸管絃音霜飛初氣侵清
坐月耿斜暉促苦吟蒼草只知浮世事燈花難說
人心依然流水高山意我欲從之學鼓琴

送陸侍御歸越

嗔風雨餘出畫意何如鏡裏無慚色囊中有讀書

寒崖立松柏清廟失瑤瑤海內看霜月光明只似初

趙幾道處見趙端行所作

新詩奪我目瞳光我出松根琥珀香李白未題芸草

看都說重入桂花鄉遠天閒靜無雷電南地清涼有

雪霜欲到琴堂先謁府滿城清嶂照斜陽

水雲園池

食山和水樓一碧一層秋幽抱發朗詠驚飛双白鷗
斯文今寂寞諸老舊風流漁者亦樂此把酒清夜遊

劉木 字大有瑞山人登進士官至蘇州知府

酬則雲

美人隔雲水。廣永幾千里。白日有沒時。相思無窮已。
夜雨翳燈花。涼風折窓紙。披衣不能寐。詎待聞鶯起。
從來志。七腸高。若雪。山。峙。豈不念。摧抑藉。此。可。憑。情。
蔓草委地滋。孤松挿天起。感若知我深。贈言故及此。

感懷

幾度言歸未得歸。心常切故山薇。人於愁處酒難
看春正好時花已稀。殘日明也。柳絲集。絲陰滿院。柳絮

飛。浮生奈。只如此。未必今朝悟昨非。

戴笠 字養伯 改名蒙嘗從晦菴先生遊

暮春偶成

家住柵溪欲盡頭。茂林脩竹不勝幽。菰蒲漲綠蛙
夜。榆葉吹寒麥半秋。修禊從教非節物。舞雩元自有
風流。明朝酒醒春猶在。更向長潭棹小舟。

東甌集卷之四

薛仲庚 字子長永嘉人所居瑞安李與傳學宏辭

讀書

憂來驗我行。困來驗我職。文章堆案頭。時復一開視。
豈能皆通說。偶然聊適意。駿馬驟平途。里程何足詰。
萬象羅目前。忽為塵所昧。虎豹貴搜獵。狐兔從委棄。
五鼎雖珍珍。聞名豈知味。增此一老書。今日與昨異。
求名無欲速。要當畢斯世。古人不為經。言動人偶記。
悲哉漢諸儒。白首閤文義。

春日

晨遊每及晡。夜遊不知旦。春風似醇醪。盎盎清我悶。
春月似新茗。冷冷清我困。人生能幾逢。月圓花爛熳。
何為守幽獨。忽忽音容換。沂水舞雩人。天機自遊玩。
君子登峴山。浮名何足嘆。

徐觀 字庚生永嘉人號雙瞿

與客登山

與客登山去。山陰路未乾。就暄分石坐。隨處帶書看。
宿雨添溪闊。春風入袖寒。却因樵客引。尋得一叢蘭。

秣陵秋望

諸史六朝事，同為遠望空。幾年無王氣，今日但西風。
客舍秦淮上，行宮夕照中。數株霜後葉，猶傍壞陵紅。

○ 送友人

高枕且莫張，月色滿離觴。此夕一何短，去程如許長。
落梅催怨笛，微雪洒行裝。去去深山里，因高莫望鄉。
鮑堃 字份甫 號贊川 永嘉城南人

○ 初夏閒居

杜門初入夏，負不感身閒。白日靜於水，綠陰深似山。
野蔬留客飯，小艇送僧還。却憶西庵夜，泉聲石壁間。
葉果 字謙夫 永嘉東山人 官 館檢閱

○ 東山堂

何處著詩癡，巖邊有隱廬。雲生春樹合，魚響夜潭虛。
住久無他姓，山空應讀書。平分謝池月，吾亦百年居。
劉植 字成道 永嘉人 號漁屋 安上先生之曾孫也

○ 過彭澤

井氣已非舊，柴桑里尚存。春風三畝宅，落日數家村。
隔樹聞鷄犬，編氓半子孫。頗然孤隴上，寒菊遠松根。

鳳凰臺

昔年禪誦地，荒草夕陽臺。儀鳳有誰識，遊人獨上來。
古祠陰覆井，叢竹笋穿苔。千古幾興廢，北風吹雁回。
趙崇滋 字澤民 永嘉人 號 之從子 登嘉 定茅子必後必 姚嘉彬俱登科

○ 趙容州新居

舊日水心路，新添趙倚樓。詩盟不寂寞，此地合風流。
隔浦荷花雨，當門杜若秋。有時清興到，夜半喚孤舟。
春晚

水邊寂寂蒼苔晚，猶有東風為掩扉。一硯落花人睡
起，半簾微雨燕飛歸。舊時小草塵侵戶，隔日餘薰潤
人衣。客又不來吟又懶，小山相對拂金微。

客舍

巷深人寂靜，坐守客林鳴。夜半後風雨，一燈前弟兄。
愁來無好夢，吟到有新聲。不信看雙鬢，蕭蕭白幾莖。
僧惟謹 號雪庵 永嘉人 乳海間僧

○ 舟泊枯蒼溪口

茅屋在山根，艤舟茅店邊。鐘鳴何處寺，日落滿溪船。
歌枕雁初到，離家月又圓。向來曾過此，夜泊石門前。

和崑山李明府韻

殘紅微綠一簾深。風送弦歌出畫陰。山近烟霞多夢態。官清猿鶴亦歸心。錦囊剩有新詩在。庭戶何妨茂草侵。元亮曾為蓮社客。許令飛鳥遠相尋。

趙希道樂清人號西里

○ 昆湖夜歸

渡湖歸古縣。一望水程賒。月正帆無影。風橫浪有花。寒更知戍屋。野火是漁家。擬待春洲暖。重來採荻牙。

○ 贈劉隱君

幽居雜嶺雲。清過晉時人。學苦常如病。家和不見貧。雪消巖溜急。春近砌苔新。寒燭半明滅。通宵語意真。

○ 山縣

山縣渾如野客家。遊蜂數點赴朝衙。簿書押了無公事。小吏呼來掃落花。

陳昉字叔方永嘉人號節齋官至瑞明殿學士

如何吟

如何世界頗堪憂。處處為魚金裏遊。人昧是非求富貴。天將生殺作春秋。去年便與前年別。今世誰能後

世謀。兵滿江湖君勿慮。豈無帷幄子房籌。

○ 寒食湖上

花瘦水肥三月天。畫桡雙動木蘭船。人家盡換新榆火。惟有垂楊帶舊烟。

○ 漁父

一葉輕移楊柳洲。半簑烟雨下香鉤。武陵昨夜東風急。盡把桃花付水流。

訪梅松村書贈同遊子白親友

郭西十里梅花村。一望深白無黃昏。同尋千歲碑。玉

主松竹翠遠青香屯。二三親友同我到。霜氣辟易生

春溫為花一笑下山去。處處冰雪隨臺尊。尚想幽人

在空谷。天地靜閉冲和存。晚來歸路更奇絕。天外新

燒黃金痕。

王景月字景陽號民山瑞安人

采石渡

興亡懷此渡。貫酒易為醺。數樹松青處。千年李白墳。曉山看夜雪。淮甸沒江雲。牛渚磯邊過。鷺鷥不可聞。

桃源行

秦皇有地包沙漠秦民無地堪托足民心咫尺不戴秦秦令安能到空谷商山紫芝青門蒨武陵洞底栽桃花草木不共人逃去虞妃山楮良堪嗟秦皇一世二世歌秦民萬世桃花月漁子相逢五百年已開幾度乾坤裂靖節先生曾作記祇云賢者避世時人浪作神仙傳空自渺茫涉奇異君不見年來禮樂邪金刀先生歸對廬山高所種紫栗五株柳勝是武陵千樹桃

徐鼎 字太古號清源永嘉人

哭朱龜岩

《東坡詩集卷之四》

淹淖愁相向風淒日滿籬舊交無一在哭子有餘悲
暗竹局書牖孤燈上蕙帷寡妻惟抱子具說病未殊
高彥竹 號野泉永嘉人

送胡彥龍過金陵

金陵往事已成虛江水清清只見魚遺廟空存元帝
像故家多有二王書秋風出塞調生馬夜月吟淮路
塞驢借問新亭諸老泪而今烟景復何如

寒夜

曉轡事斷金梧牀夜月沉沉風露冷起向庭中獨自
行伴人惟有梅花影

王開平 字子平號竹下永嘉人

石門洞

層崖立水湄絕壁萬絲垂長是烟雲護不分明兩時
嵐多琳宇濕苔滑石橋危得句停舟寫春衫胸不知
周自中 字祥父號春塘永嘉人

贈西山磊泉庵僧

門掩古崖碧霜欺苔徑班去城無一里此地若深山
留客吟松下駟泉過竹間羨師無外事相伴白雲閒

《東坡詩集卷之四》

山居

又是閒中一日過明朝話計看如何拾薪童子歸來
晚報說南山野菜多

薛焄 字賓日號雲泉永嘉人登文天祥榜進士

山居

古調今誰彈五樂非外假淵明愛無絃此意知者寡
放鶴未歸來時傍長松下傍觀是何人笑我衣棠野

過村翁家

白髮茆茨下。耨鋤力未衰。兒孫收滯穗。雞犬入寒籬。
俗朴人家善。山深井稅遲。能言耆舊事。相問坐移時。

挽千石王提刑

古史無完傳。清風獨可模。從誰問出處。舉世在泥塗。
氣直於時忤。身榮與道俱。士林為重惜。揮泪奠生芻。

○漁村晚照

舊遊憶得瀟湘路。今喜烟波似昔時。澤畔未逢漁父
問。桃源已被世人知。數家草布添新戶。一樹寒鴉傍
古祠。杜若香深洲渚闊。小窓斜日賦騷辭。

買山范灣

十萬買山渾可事。放教身死骨猶香。不知筋力何年
盡。看到松杉幾尺長。棺槨豈無謀富貴。詩書元自著
興亡。采薇歌在無人識。千載清風獨首陽。

漁村烟雨

風日晴陰日日殊。小荷平水水平湖。遠汀鷗鷺雲邊
失。隔岸樓臺柳外無。好似孤蓬湘浦夜。清於淡墨蜀
川圖。朝昏此景何人寫。一笠一蓑耕釣徒。

括蒼溪船

灘源七十二。一水幾千年。名利在何處。風波今眼前。
日高帆影正。山疊櫓聲傳。旁有求魚者。無榮自浩然。
盧祖皋 字申之永嘉人翰林學士

○雨後得月小飲懷趙天樂

海天此夜稀嘉月。弄光輝。不飲強呼酒。欲眠重啓扉。
語高驚鶴睡。坐久見烏飛。想見湖居友。扁舟不肯歸。

舟中獨酌

有酒無人可共斟。扁舟終日載孤吟。山川似舊客懷
老。天地何如春事深。風入平湖寒濤。鳥啼芳樹綠

陰陰。幅巾不受紅塵顧。每一郊行一賞心。

宋恭甫 號逸齋瑞安人京西安撫司恭議

○社日不飲

晴窗細浪生蒲葉。剪剪輕風破柳芽。不飲恐孤今日
社。強隨兒女挿桃花。

胡圭 字夢德號梅山瑞安人

八山

擺落世塵縛。願結岩栖緣。一層復一層。古道多迴旋。
白雲隨我後。幽鳥鳴我前。雲禽亦佳侶。一見即忻然。

春行南村

鳥語知春晨起行阡陌而晴氣已變
畦潤嵐猶積
雜花林際明新水田中白時逢耦畊人問我將何適

山池

鑿山成小池貯茲一泓綠參差散石髮清淺浮碧玉
光風時動搖連漪細相續我常遠池行衣無塵可濯
宿蔣庵

松色聳寒青雲庵夜未扃行吟滿林葉坐聽一僧經
江獺鳴如鬼山燈遠似星自能消冷漠不用酒盈瓶

許景見永嘉人

陶隱居丹室

金鸞辭舊直鶴駕脫塵氛真隱雖高世嘉謀亦相若
石壇多曉月丹竈覆寒雲瑟瑟松風在時人自不聞
宋之才字廷佐瑞安人登重和弟

隆山院

危磴盤雲杪驚濤漲脫空江山端有待杖屨偶相同
孤塔蒼茫外千帆杳靄中誰知丘壑趣未縛腰塵紅

林斗南樂清人

白石山

路迥縈紆行水抄脚力窮時山更好苦吟轉覺嘉句
堅望遠方知衆山小登臨自昔知幾人留題石暗蒼
苔新吁嗟開闢歲時久名字湮沒多無聞細觀天地
無窮極百歲浮生真一息少和靈運綴垂名俯仰之
間亦陳迹何如大人能達觀古今等視猶晨昏朝菌
靈芝皆死尔復有脩短何足言往來盤薄何為者祇
為幽懷未渠舍凭欄一覽萬境空轍迹何須遍天下
王奕字子履號雲軒瑞安人

春暉亭為樂成樓川子作

昔人念親心何如喻比百草蒙春暉一川含綠草方
長滿地落紅春已歸草欲報春春忽改子欲養親親
不待嗟哉物爾人亦然對草無言淚如海陽春有脚
還復來今年花謝明年開慈親一去不復見畫圖空
寫春風面樓川有子思報親結茅作亭留白雲親恩
難酬春易過獨立闌干怨春真寄言孝子須惜時流
光暗促親顏移春盤薦脆頰及早莫待酒澆墳上草
侯畠字通子樂清人宋寶祐間為海州通判死於
忠義賜朝旌忠諫節贊侯所著有齋室集

寄友伯果

一自城南別無書直到今。淒涼春夜雨。點滴故人心。
筍長林漆竹。蚕成拓減陰。清溪吟歷處。曾有夢相尋。

芷溪園

行吟溪上園。幽思與詩便。藤附多年樹。苔生廢井泉。
瘦梅鰕月。種蔓蘼就籬。編更有三間屋。重茅蓋竹椽。

長安

又是故山好。誰教輕別家。帶來衣典盡。所擬事成差。
詩債隨時解。屏金累月賒。客懷元自苦。不涉聽吹笳。

湖心寺呈蕭奉陳明府

水邊曾看題碑石。知是詩人扁寺名。僧趁釣舟來赴
供。魚聽堂鼓候拋生。無多空地鋤松影。儘有寒湖莖
月明。只合閒身吟向此。細將心事共鷗評。

暮雨

暮雨生寒衣袂薄。楚鄉客子正傷情。扁舟莫向蘆花
宿。夜半西風有鴈聲。

柳花

嫩水浴鳬芳草短。淡烟飛燕落花天。綠楊也識春來

暖。一夜東風曉却嫌。

寒食

滿地落花收不得。子規聲裏抱愁眠。貧家無日非寒
食。未必今朝始禁烟。

曾幽

字西土。號東味。瑞安許舉人。從蘇諸鐵文。

鳳凰山

鳳去寥寥今幾年。至今人喚鳳凰山。只愁有鳳無人
識。却指九禽溪世間。

春暮

門外無人問落花。綠陰漸漸遍天涯。林鶯啼到無聲

處。青草池邊獨聽蛙。

林千之

字能一。號雲根。平陽人。

送馬靜山寄林曉山兄弟

古井誰復汲。古調誰復裁。玄鶴引清吭。萬壑松風哀。
彼美三株樹。沈澗對瓊臺。吾宗大小山。正爾期不來。
袖有明月珠。遠遺馬子才。江空山亦深。乃肯寄蒼苔。
妙悟玄中玄。使我心悠哉。有嶠肩書對。無花延那枝。
東嶽霧失道。釣鰲風折桅。朔風無重裘。地爐擁寒灰。

雨勝相值遇一笑聊參陪白日苦無光暖律何當回
持此將安歸令人心膽摧吾聞三神山漂渺連蓬萊
滄海正清淨神仙亦崔嵬歸歟三隼朋下界空飛埃
林元卿字廷輔平陽人亮功孫任南安知州

客窓夜雨

萬里辭家春復秋異鄉何日夢刀頭業如殿水橫漂
嘆甚學屠龍只自羞香盡一爐閒夜雨燈殘半壁愁
更籌斷腸不索梧桐上滴碎鄉心照

東甌集卷之五

林景熙

字德陽號雲山平陽人咸淳間由太學
揭授泉州教官見權部架閣轉使政事
元勝宋遂不復仕其賢宋諸陸素其建
人莫敢收先生存越伴為宋舉以草
漁者舉綱而得乃為北軍投湖中以
山植冬青樹志之而志憤形
諸賦詠所著有白石悲唱集

商婦吟

良人滄海上孤帆渺何之十年音信隔安否不得知
長憶相送時缺月隨我歸月缺有圓夜人去無回期
回期倘終有白首寧愁遇寒雲苦相吊青燈鑒孤
妻身不出牕妻意萬里馳

秦吉了

爾禽畜於人性巧作人語家貧售千金寧死不離
恒恒李將軍甘作單于鬼

孫供奉

緋衣受天恩日瞻唐殿鸞朱三爾何為欲使兩膝
暗暗長樂老閨代如傳舍

過故相賈氏居

名似道台州人
當年棲華屋權談傾衛霍地力窮芥片天章煥丹

花石凝平泉。川途致茲壑。唯聞丞相真。自後天下樂。
我來陵谷遷。山意已蕭索。蒼生墮顛崖。國破身孰托。
空悲上蔡犬。不返華亭鶴。丈夫保勲名。風彩照麟閣。
胡為一聲鉦。聚鐵鑄此錯。回首萊草碑。兼烟掩餘作。
○春日行

柳花飛雪春冥冥。溪風一夜吹為萍。上隨風去渺流
水。人生無根亦如此。故山入夢草芊芊。半窓風雨寒
食天。晚來白髮稀可數。多少朱顏化黃土。高原冉冉
春相斜。麥飯酒松能幾子。規吟殘金粟。暮蘭低。蘭
亭亦猶去。
東蘇詩集卷之五 一 二

秦紀

瑯琊臺上晚雲平。虎視眈眈隘八紘。萬里不知人半
死。三山空覓草長生。兆來鬼壁沙丘近。威動神鞭海
石驚。書外有書焚不盡。一編圯上漢功名。

王脩竹名樓曰與造物遊命賦

泰望諸峯入八看。仙居縹渺五雲端。天高地迫三千
界。月白風清十二闌。碧海氣清珠珮濕。明河影落玉
簫寒。超然身在鴻濛上。何必蓬萊駕紫鸞。

端午懷古次韻

葵榴照眼明。得酒慰衰齒。胡為懷古情。懷古情紛委。
湘江沉忠臣。越江沈孝子。沉骨不沉名。清風兩江水。
或云非正命。是昧舍生理。歸全豈髮膚。所懼本心毀。
哭父天為驚。憂君國將燬。於焉偷吾生。何以立戴履。
脩短在百年。芳穢垂千紀。之人死猶生。滔々真死矣。
有感

逢春感孤羈。抱古來衆吠。如何陵谷遷。芳草亦蕭艾。
自憐歲月晚。復覺湖海隘。野鶴不受招。興在萬里外。
○讀文山集
東蘇詩集卷之五 一 三

黑風夜撼天柱折。萬里塵飛九溟竭。誰欲扶之兩腕
絕。異泪琅琅滿襟血。龍庭戈鋌爛如雪。孤臣生死早
已決。細常萬古懸日月。百年身世輕一髮。苦寒高握
蘇武節。盡猶存。果卿舌。膝不可下頭可截。白日不
照吾衷切。哀鴻上訴天。欲裂一編千載虹光發。書生
倚劍歌激烈。萬壑松聲助幽咽。世間淚洒兒女別。大
丈夫心。一扣鐵。

荷錢

盈盈新疊碧。難借柳條穿。鐫景蘇藩外。買鱗鷺。雲邊
炎官初掌柄。水國不書年。漸長薰風價。折簡供酒船。

○漁舍觀梅

冷雲漠漠護籬陰。蕭蕭西苔枝出竹。影落寒磯和雪
鉤。香浮老瓦帶春梅。幾憑水驛傳芳信。祇許沙鷗藏
素心。回首西湖千樹遠。扁舟寂寞夢中尋。

春事

乾坤萬事上眉端。岸壁東風獨倚闌。白髮青春祇幾
醉。綠陰細雨不多寒。香飄苦迭花誰惜。影落沙來鷺
自看。碧眼老僧知我意。素琴携就竹西邊。

答周以農

一燈細雨煮茶香。雲影霏霏滿石林。萬里夢魂形獨
在。十年詩力鬢俱蒼。山空終緯收秋雨。水落蒹葭足
夜霜。未會漆園觀物意。酒闌猶發次公狂。

新晴偶出

琴林茶鼎漫相依。偶為尋僧出竹扉。風動松枝山鶴
語。雪消菜甲野虫飛。看花春入桄榔杖。聽瀑寒生薜
荔衣。古寺無人雲漠漠。溪行喚得小船歸。

賦梅花得使字

玄冥兩霜葉委地。誰為乾坤挽仁氣。苔枝老醜春力
微。綃出鮫宮剪初試。芳信不消三兩點。已壓春風二
十四。百花頭上頭更高。空谷天寒弄幽致。太素忽開
混沌胞。陽奇首洩河圖秘。山林標格不可及。冰雪精神
更無二。道人紙帳卧江月。却愛獨清同此意。波心美
影自相偶。憶向孤山作春事。斜陽凍蝶愁未知。海上
先鋒青鳥使。

○石門洞

臨溪雙石如層城。中有洞天門不扃。杖藜穿莎入微
迤。石藤絡樹春冥冥。渴猿引子下飲澗。山歌我亦分
清冷。一重一掩翳復朗。朱門金榜開珠庭。衆峯環拱
受約束。何年神造驅五丁。縹緲樓臺鐘磬寂。薜荔終
披窓戶清。黃冠羽服者誰子。瓊臺坐閱南華經。客來
揖坐松下石。呼茶細瀹枸杞靈。笑遣青衣導予出。峰
迴路轉銀河傾。初看絕壁走雲霧。倏聽萬壑驅風霆。
不知何代擘青峽。明珠萬斛皆龍腥。欲喚琴高借仙
鯉。濤山雨吹歌亭。

蘆溝曉月

蘆溝橋西車馬多。山頭白石照清波。蘆花亦有江南婦。愁聽今人出塞歌。

謝雋伯 字長父。永嘉陽人。號岱山。所著有和雅集。

秋日雜興二首

西風運金氣。萬籟含商聲。寒蛩亦何為。微音最凄清。幽人倦長夜。拊枕難為情。朱門沸歌鐘。醉卧驚鶯屏。晨鷄喚不醒。况乃聞蛩鳴。蛩聲自酸悽。賴有幽人聽。

又

更虞詩集卷之五 六

高槐墜疎花。梁燕感時節。神飈駕輕翮。行計夙已決。飛鳴繞前簷。似與主人別。烏衣隔海雲。去去避霜雪。故壘尚未歸。相期杏花月。

西湖偶成

思遠樓西平嶼東。曾昌湖上藕花風。水亭隔岸湘簾捲。人倚闌干憶謝公。

李孝光 字季和。樂清人。居五峯下。號五峯元微。起為秘書監。作郎遷文林郎。秘書丞。卒于官。

有五年集行世

湖山八景

沙頭酒店

陌頭楊柳金垂落。雨過桃花香漠漠。沙隄小市如新豐。阿姬十五當爐惡。縷金半臂雙鶯鷺。翠杓銀瓶喚客嘗。嘶殺門前五花馬。羅敷有夫空斷腸。

山頂樵居

隱者避人如避虎。朴素衣冠自中古。長老嬉遊類小兒。一生不識持門戶。南山阿婆許嫁如北山。老翁自迎婦。野花竹葉迎銀釵。山下黃金賤如土。

秋江漁火

更虞詩集卷之五 七

八月九月風氣肅。白波如山楚天綠。蒼蒼夜色入蘆花。船泊中流燃楚竹。夜半起坐寒颼颼。遙見驚飛雙白鷗。鱸膾尊羹入我夢。扁舟去趁三吳秋。

晚寺僧鐘

大星煌煌小星落。城頭嗚嗚吹畫角。機心暮夜伏不行。鐘聲一鳴群動作。市人射利坐待旦。山居日晏呼不覺。嗟嗟居人未是多。鐘乎鐘乎柰若何。

竹引流泉

山頭窪樽積霜雪。銅瓶持斟療飢渴。汝家阿嫂太憐

君。新竹來從虎豹群。傳聲夜落青雲濕。坎中已作槽
林。回首碧山心獨苦。行逐蛟龍作雲雨。

木敬簷日

綠氣濕濕闌干北。赤鳥欲下嬌無力。解衣盤礴忽倦
卧。蒼鼠時時行壞壁。客子觸熱不自憐。此豈有意清
風前。屋頭夜色如霜雪。却向溪南見明月。

龜嶼迎潮

玄靈吐納日月光。軒輊大海鼓其陽。海枯石爛不得
死。甲間綠髮如尺長。昔年洛書薦神瑞。故龜獨見收
文章。天球河圖在東序。豈久置汝南海傍。

石亭避暑

南山石楹跨幽壑。有翬者飛誰所作。女媧補天或見
遺。往往天陰蟠水雷。天邊大火伏不流。極南草木含
清秋。老夫年衰畏炎赫。朝來忽念山中客。

送周子善

二月已暮江水深。春風吹折行人心。山頭明月落未
落。杜鵑夜半莫哀吟。泊船上有青楓林。

梅魂

處士孤魂不可招。夜深疑與雪俱消。香流東閣風吹
樹。夢過西湖月滿橋。隔歲冰霜衰契闊。空山玉雪想
孤標。蕭蕭翠袖令人瘦。莫遣樽中一片飄。

茶

國手功名滿世間。幾多奇思上眉端。人心陰處千機
變。局面危時一着安。陣入烏江迷項羽。勢窮赤壁走
曹瞞。近來黑白無分曉。輸與樵翁冷眼看。

和遊雁山

峽中鐘磬十八寺。山腹茅茨三兩家。雨後亂溪清似
髮。霜前病葉赤於花。懸崖萬仞垂猩血。怪石千株插
犬牙。牢絆芒鞋行一月。出山慎勿向人誇。

寄達蕪善

城上烏啼欲閉門。蕭蕭風雨近黃昏。無端畫角連雲
起。鐵鑄梅花也斷魂。

寄朱希顏

江邊鴻鴈下年年。客子何由兩鬢玄。七十二灘明月
白。荻花風落釣魚船。

過青楓嶺王節婦廟

山下江流幸自清山頭明月已無情此心若愧王貞婦
休向青楓嶺上行

次虞學士韻

白髮眉山老玉堂清晝聞聲名滿天下翰墨落人間
才俊賈太傅行高元魯山獨憐江海客樽酒夜闌珊

送人遊天台

此去蘭亭脩楔後平明驅馬試征衣海邊山盡天無
盡花底春歸人未歸一浦潮生魚入市千山月上鶴
投扉追遊二十年前路孤負東風賦采薇

送萊藏主

日日秦淮送客船江中八月雨如烟道逢鴻雁東南
去眼見蟾蜍四五圓美酒相看不成醉黃花別後為
誰妍路求己弊秋風起我正思歸種石田

青山白雲圖

江間巖巖如蛟龍曉風吹老金芙蓉神女凌波洗雲
去莫為行雨陽臺東致言東方民力願少寬達官擔
橐橫索錢先生歸到明主前上言赤子天哀憐仁人
在位如解懸大臣不讓臯夔賢天下畫一徵張絃未

將俎鼎烹小鮮如吾但願興力田眼見霖雨開豐年
墻下飯牛壅花圓

江心寺贈唐博士

銀浪舞輕航天風赴石塘六鰲扶地勢萬象發天光
樹湧中流碧蓮生隔浦香潭深龍莫卧一雨九州涼

和薩天錫秋日海棠韻

念奴彈拆鷓鴣索君王正在彤雲幙內官連夜豎畫
幃苑中明日東風薄妖環生作傾國姿開元始承恩
澤時麒麟陣泥紅叱撥七寶作鐙黃金露金烏東來

啄大屋宮中猶報睡未足翠袖皆空守宮血專房唯

詔環兒獨七月七日天無風玉蟾吐清耀瑜紅錦官
進錦囊金鈿紫眉車入長生宮驪山瑤池行幸慶秋
風吹老珊瑚樹九華遊竟歸不歸應憶仙人掌中露
草木腥腐終無情美人薄命如花輕古聞公素祀神
女安用絕色能傾城馬嵬岡頭斷消息去時彩雲化
為蝶莫歌玉環能浣人君看黃菊真顏色

張葵齋所藏江山風雨圖

元氣屬巖生蛟龍銀河倒插青芙蓉九疑正在九州

外若樹悄悄連青楓。上有萬古不死之明月。下有掀
天巨浪之長江。有客有客陸龜蒙。往來江南成老翁。
天地無窮屢回首。放船去看江上峯。船頭十日懸青
雨。風拔銀山狀東元。山隨沒鵲落中原。水作已蛟走
全楚。向來英雄定黃土。空留絹素留今古。天地一合
如金甌。萬歲千秋奉明主。

次三衢守馬昂書壘韻

主人歌且止。聽我為小歌。作壘不厭小。買書不厭多。
地上小兒喜。誇大。睚眦生。怒如騰蛙。先生書壘止。類

東坡詩集卷五

十一

巢不樹長戟。兼橫戈。清淨如與聖賢遇。高明屢煩神
物呵。却笑飛仙十二城。鬼功日夜長。琢磨其南通丹
穴。其東蹴女僂。北引崆峒。挹酒之長柄。西收西漠專
車之木禾。嘯歌聚族無不可。拔除安用索。亂離。羽衣
服。妖踏白茅。朱鬘善幻言。咭囉而我先生不語。恠二
氏羞伏面發眈。我壘何所有。但聞詩作魔。雕鏤奪天
巧。雅淡消衆病。我壘何所有。地窄安不頗。惟有屈宋
字。文聲鏘然相戛摩。我壘何所有。而蓄禮士羅。羅致
盡俊傑。往來為么麼。我壘何所有。而無白馬馱。群書

汗牛馬。不涉流沙河。我壘何所有。而有太白力士靴。
着鞭見天子。竟往金鸞坡。我壘何所有。而有韓公紫
玉珂。通籍引金闕。不愧國老喁。先生寧鉢不為鉢。寧
方不為鉤。竊聞先生骨已朽。空教衆語漫綏綏。春秋
訛字變亥豕。宋楚方言作箕籒。後來繼者浸滅裂。何
其嬰亂相。過喉。紛紜百鳥更啁啾。安知清廟連猗猗。
勿言我壘狹。不用草與萊。容膝志自足。吾其敢蹉跎。
問字函丈間。吳快續四科。勿言我壘小。日月繞一梭。
往來雲漢上。飄忽若輕蛾。組織成文章。飛揚如女蘿。
中心若止水。水上元不波。深如相如讀書屋。大如充
夫安樂窩。可以扣我匣中之飛景。可以理我膝上之
雲和。弦歌以鮮吾心之蘊結。彈缺以祛吾愁之誘。因
如轆而不輻。如舟而不舵。高如鶴鳴埭。轟如蜂房窠。
又如仙人宅初接。又如野處禮不苟。又如橋中飲米
去。又如樹間坐以哦。如連移偃蹇。如藻井駭婆。又如
探虎穴。又如封蟻柯。客至足周旋。高論如切磋。坐以
攬瑜席。酌以鸚鵡螺。佳兒引銀艾。諸生避蓼莪。開籠
放白鶴。臨池看白鷺。張具設饌。中厨營饌。鱸綠羹

唱崑崙蒼頭彈琵琶。屢歌明之君。舉酒叫姮娥。豐草
露湛湛。流水山我我。人生意氣足。可惜奈。以明月青
大河。昔者介推何為乎。自焚於綿上。屈平胡為乎。自
沉於汨羅。何如先生日高官事了。登城照影清江沱。
日課作詩三百首。翻憐筆史傳。寫訛丈夫作事要磊
落。布衣狐腋皆委佗。海濱白首釣鰲客。清秋策杖相
經過。

○ 張本之春暉堂

泰山有嘉樹。上與青雲齊。枝枝濯晨露。葉葉含華滋。

東坡詩集卷之五 十四 丁

有鳥巢其顛。羽毛金色芝。鳳凰生九子。一一好光儀。
母食九子哺。母飛九子隨。嗟我有父母。常願千歲期。
父兮指我去。今獨與母居。願母加食飯。且勿念兒飢。
願母增袴襦。勿念兒未衣。壽命懸皇天。皇天豈無私。
莫作冬日促。願如春日遲。

陳高字子平陽人。號不繫舟。漁者元進士。

○ 閒居二首

今歲厭羈旅。歸來田里閒。栖遲步春雨。幽居心自閒。
遠市絕喧寂。開門謝衣冠。無。免。外。慮。守。拙。非。謫。安。

晨興微雨霽。課僕往西園。嘉蔬摘翠葉。時果收朱丸。
何能謀生理。聊用致盤飧。

近舍數畝田。深耕藝黍稷。黍稷日已盛。青苗阡陌
鋤。耘去稂莠。經營待秋穡。農事果艱辛。謀生念衣食。
雖有股力勤。未免寒飢迫。豐歲或可期。優游度朝夕。

○ 山居

避喧林下居。抱病山中卧。家貧酒屢空。性懶詩慵課。
禽聲隔林鳴。雲影當窓度。獨有采樵人。時來慰衰惰。

○ 感興

東坡詩集卷之五 十五 丁

豪家列華策。披金飯珠玉。茆屋耕田夫。衣食常不足。
均為義皇民。胡為異榮辱。遠懷雍熙世。寧復有茲俗。
誰為開井田。吾思食其肉。

懷友

作客黃山下。思君漢水濱。愁牽秋夜雨。吟瘦老夫身。
飄泊誰知我。交游獨此人。春來尋小艇。江上問通津。
夜半舟發丹陽。

舟子貪風力。開帆夜半行。天寒四野靜。水白大星明。
長缺歸何日。浮萍咲此生。舵樓眠不穩。起坐待鷄鳴。

元日醉歌

今日元日。風雨不可以出門。苦寒坐對梅花。樽中有酒。飲不竭。醉裡凍面。回春溫。浩歌張眼望天地。地遠無極。天高難捫。天地生我。為人在世間。胡為碌碌。乃同羗觸藩。既不能高飛。遂黃鵠。又不能變化如鵬。踞自從折桂。蟾宮還。愁聞戎馬。彌中原。解脫簪纓。委泥土。歸來養病。向立園。我思古來豪傑士。卓々華々。不與時俗。偶或攀龍鱗。附鳳翼。致身霄漢上。手擎日月扶乾坤。或懷瑾瑜。潛栖岩穴。聲名曜々。照耀人目如明璫。古人已矣。不復見。世上餘子紛紛何足論。東西南北滿地長荊棘。遠遊何處推吾轡。或將駕赤豹。乘文鵠。度弱水。登崑崙。長揖西王母。笑携赤松子。門與之相扳援。玄圃去天幾咫尺。馭鳳直上扣天關。稽首玉帝前。俯陳忠藎。懇煩寬。帝為萬方主。胡為降謫。久困吾黎元。願遣蜚廉與豐隆。掃蕩八極烟塵昏。盡殛狼豺。驅虎豹。誅鷹鷂。使騶虞鸞鳳。生育蕃。湛露降。廣施萬國沾天恩。四海蒼生既躋乎壽域。我乃歸卧荒山根。一年深酒一千甕。日日醉飲生黑豚。人

生此樂不可言。人生此樂不可言。

贈相士王伯善

王生年少何警悟。江海周流走霜露。胸中記得許多書。眼底閱人不知數。迹來見我闔閭城。紛紛辨口鞋風生。自言相將入京邑。曳裾甲第干公卿。我聞古人相有道。相形不如相心好。大官大邑惟論德。莫問顏腴及頰頰。君不見李將軍。援臂舍去如奔雲。一朝降卒化為血。白頭不立封侯勳。又不見裴丞相。半世飢寒苦飄蕩。還屢感動天公。知置身直到台衡上。貧窮富貴雖在天。禍福善惡非偶然。重瞳或以剛暴死。蒙俱削瓜多聖賢。如何迹來事非昔。天意茫茫真莫測。規行矩步厭繁榮。羨蜂目豺聲甘肉食。王生王生良苦辛。我歌亦聽慎勿真。不如歸山讀經史。飽食黃精看白雲。

落梅曲

梅花開滿枝。無奈曉風吹。風吹花落盡。爭似未開時。花開終有落。未開曉風惡。愁殺愛花人。城頭復吹角。白鶴寺觀瀑。

白鶴寺前看瀑布，丹崖山下坐莓苔。千古萬古永不盡，前山後山何處來。風吹散作晴天雨，客夢驚開午夜雷。我欲挽歸霄漢上，偏令六合洗塵埃。

落日

秋郊慘淡落日微，西風蕭蕭吹客衣。殘霞紅紫自相映，獨鶴孤鴻何處歸。中川塵暗鼓鼙急，滄海浪高舟楫稀。回首東山月上，惟看松影弄暉輝。

周君賡字子賜號知止永嘉縣人

○避亂歸自北山

東隱詩集卷之六 十八 下

卧盤蒼松鬚鬣強，舌存齒弊復何傷。青門無恙存瓜圃，錦里依然舊草堂。魚返故淵原自樂，猿尋華屋鳥誰忙。天涯細草皆春色，愁絕蒲郎鬢上霜。

東隱集卷之六

高明 字則誠瑞安人

·和趙丞旨題岳王韻

莫向宗周嘆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朔漠全歸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猶有埋身地，二帝遊魂更可悲。

·積雨書懷

曉來深院生寒思，五月江城尚袂衣。新水池塘魚暗長，濕雲樓閣燕低飛。飄零王粲辭家久，牢落潘郎處

東隱詩集卷之六 十八 下

髮稀，却嘆炎威都洗盡。夜涼疎竹亂螢機。

·送徐方舟之岳陽

布帆高掛發吳歌，巴陵到時秋思多。涼風漸落君山木，明月正滿洞庭湖。丈夫壯遊有如此，人生清事誰我何。想見題詩搜景物，夜深風雨泣湘娥。

采蓮曲送越中吳本中

越江芙蓉開若雲，越中兒女紅襦新。年年采蓮江浦口，扁舟遙唱江南春。疑情倚棹送行客，折得芙蓉贈行色。南風吹作滿袖香，令人別後長相憶。君心如花

不污泥。亭亭紫蓋清神。花容不逐秋風老。知君交
態無榮衰。人生百年幾回別。莫惜芳菲為君抑。芙蓉
落盡秋江空。千里相思共明月。

和李別駕賞牡丹

絳羅密幄護風沙。莫遣牛酥污落花。蝶夢不知春已
莫。鵲翎還似暖生霞。詩呈金字懷仙客。手印紅脂出
內家。獨羨沉香李供奉。清平一曲度韶華。

題畫

秋江過雨青浮埃。曉日原耀金銀開。草堂陰深蔭竹

東坡詩集卷之六

二

樹石梁滑澁欺蒼苔。千峰蒼翠淨如拭。白雲不放楓
葉赤。何人艇子出清江。水落山高如赤壁。昨夜寒
霜露。雲山人不歸。猿鶴驚孤松。三徑依舊在。僮僕正
遲陶淵明。

次韻酬高應文

曾向天涯釣六鰲。引帆風緊隔銀濤。江山有恨英雄
老。天地無情雨露高。七國進訪厭犀首。十年奔走嘆
猿毛。爭如策笠秋江上。自翫鱸魚買濁醪。

鄭昂

字履抑號客菴

送鄭宜叔赴華亭尉

太史所經樂土昔。年曾說楚芝蘭。兵糧淮浦魚龍
急。醉夢吳門雞犬安。客路幾家茅屋在。秋風八月
花寒。中原况復遺殘孽。夜半吟應把劍看。

上杜僉憲

家住浣花西。復西手堤明月。則双溪石門雪。添清詩
眼。鷹鵬青心入馬蹄。文章元出太白石。熟業素與玄
齡齊。梅花一夜寒如水。霜壓樓角低。

次韻元日

東坡詩集卷之六

三

聚要衙鼓曙。窗烟山鳥合。翠樹鎮宇宙。春回青草
際。江湖口暖白鷗鷺。蘇軾陵詩句。仍新歲。晏子衣裘只
去年。綠勝銀。稽竟何有。瓦盤濁酒自陶然。

次復竺登華蓋山

野老憂時淚不乾。海天低燕麥風寒。秦關土蝕銅牙
老。漢殿月明金井闌。共喜冠袍重借。自慚李愿未
歸盤。江山如畫人如玉。破帽空悲管幼安。

林處士幽居

山籬短短迤斜斜。屋子三間竹半遮。歲饒無曾供菜

已天寒。有鶴守梅花。武陵流水非秦世。姑孰青山落
謝家。共約春晴草芽動。秋蕪勢酒踏晴沙。

陳遜 字民初永嘉人

○別景大

力疾微吟。首蒼盤。忽聞君已駕。征鞍江湖千里去。未
易故舊。一樽離別。離荒草馬蹄山色遠。古藤松樹暮
陰寒。錢塘風物歸吟稿。須寄山翁洗眼看。

吳學禮 樂清雁山人

○郭外夜歸

草田高下亂虫鳴。涼簟衣襟夜氣清。河漢橫秋平野
闊。山窻無月一燈明。孤蓬倦倚難成夢。宿鳥相呼忽
轉更。近郭不妨歸近夜。到門猶有讀書聲。

泊橫春館

枯葑冰消水路遙。短長亭下一停桡。寒烟兩岸客炊
晚。殘月小橋人待潮。山外鐘聲何處寺。柳邊春入隔
年條。到城不必爭先後。華蓋峯頭手可招。

○重過南湖

萬里澄江浸碧天。迢迢人上渡頭船。孤烟旋滅金成

滿。梅雨微晴樹欲蟬。獨客有愁多近暮。亂山無處不
聞泉。柝籬門巷依然在。落莫東風二十年。

○秋晚書懷

數點寒鴉日又西。轉寒天色易淒迷。青山半出烟涵
郭。紅葉亂流霜滿溪。半壁秋燈吟對影。故園夜雨夢
扶犁。山人飽聽農歌即。但願年豐穀價低。

○溪隱

王子臺前古亦今。舊栽松竹又成林。臨溪買屋不
論價。隔岸有山無盡吟。徑草新添知地僻。野棠開遍覺

春深。岩西昨夜幾多雨。一竇寒泉忽奏琴。

○湖邊會飲

秣價年平易索醪。西風野店快持螯。門疎楊柳前峯
見。瓦上藤花破屋高。時異最傷嫠婦緯。歲寒方重故
人袍。小舟待月同歸去。橫直沙頭插短篙。

路偏草

路偏草路偏草。古路迢迢生不了。百年金谷夕陽天。
萬里沙腸霜月曉。古路今路一樣平。踏來踏去重青
青。吾知此草踏又生。莫教古路無人行。

徐淮字原澤永嘉人

送德閨王憲使回

江心寺前潮拍堤海壇門外日初暉津頭打鼓官船發臺上吹簫王子歸風露一天黃菊老山川千里白雲飛浩歌擊缶為君別須憶江南有布衣

送萬敬中之金陵

買舟又上金陵去風物應吟庾信才舊燕能言王謝事夕陽空照鳳凰臺江邊商女猶教曲在下吳姬正壓醅蘇府青臺風雨近莫因登眺久徘徊

石門洞瀑布

六丁何代泄奇秘神斧鑿開雙石門白龍上天風雨急銀河捲地雲雷奔下殿蛟人織綃室上翻玉女洗頭盆一潭寒碧貯不定鄰鄰細浪生微澗

登松臺清秋有感

欲洗磊砢惟憑酒竹葉滿樽翻綠波軟帽正當風力緊吹簫無奈月明何高林紅葉得霜醉故國青山入夢多客子長懷有誰識凭高一嘆付清歌

借劉景玉周元浩携小妓遊于坡上忘形劇飲

故賦此

馬如遊龍車若水劉郎周郎玉相倚柔風暖日故蒸春紫燕黃鸝自相語先生染筆寫烏絲美人持杯唱金縷醉來為愛落花多急掃蒼苔坐紅雨

與劉景玉安固泛舟

雲平水暖魚吹浪雨潤泥香燕啄花看面東風滾似酒扁舟流過白鷗沙

客舍春暮

蜂兒釀蜜心方醉燕子營巢語未安開戶不知春事老滿簾風雨落花寒

陳剛字公潜號潜齋平陽人

大龍湫

山寺西北行恠石立前後陰沉傍群木苔廷脩地走蒼崖回合中仰視天半鉤玉龍千尺飛散作風雨吼碧潭搖空濤餘波蕩林藪人言發源處空洞蟠踞蛟翁葵字景陽樂清柳川人有漁唱集

桐廬舟中

十數人家門傍水二三里路地栽桑前溪漁棹歸無

網掛船頭晒夕陽

幽居感興

杜門賓客少疎懶任人嘲適口厨供菜遮頭屋覆茅
生涯貧愈拙事業老應拋欲悟玄虛旨時、玩易爻

書蔣氏軒壁水韻

殊方客思轉凄然瘦菊離披酒熟天乾葉落風填幾
穴敗蕉滴雨洗蝸涎握麈似刈雲登圃收網疑牽月
上秋興正濃歸興切清宵頻夢柳橋邊

和蔣平心石榴

東風詩集卷之六

八

西域梯航到海涯殷勤萬里貢奇葩乳塗程血巾方
雲願結蜂房蜜漸嘉梅雨不淋枝上大蒲香交映蓋
中霞休憑石錯封嬌語好惟都由崔氏家

溪行見道傍長松為樵牧子削其脂身半殞

而賦此

長松生澗道亭亭何高孤不作棟梁用乃以明見對
燃明美松美豈知松身枯何為樗散材寂寞青扶疎

沙可學永嘉人

詠懷

疏鑿功成王氣衰九重端拱尚無為貪天柄圖忠良
沒臣敵臨郊社稷危萬里翔雲沙漠漠六宮禁御豈
離離金輿玉輅無消息腸斷西風白雁飛

獨上高城望遠郊雁飛黃葉下蕭蕭天旋西極餘殘

照江湧狂波作暮潮塵世百年雙鬢改鄉關萬里一
身遙何由從獵滌河曲霜冷弓強鐵馬驕

葉元字明大樂清石陰人

書事

欲窮方外境豁目長江頭風聲潮回浦月明人倚樓

東風詩集卷之六

九

客懷雙老翼世事一浮漚借問南飛翼家書得寄不

和子成韻

元亮酷愛酒志和樂垂釣我有壁上琴時抱以舒嘯
塵世少知音誰復語奇要不鼓絃上聲自得其中妙
伯牙呼不起任渠彈別調

陳希文樂清曹川人莆田縣令

遊蓋竹洞天

劉阮遊來境絕嘉復於蓋竹問仙家天間洞府少行
跡烟冷丹爐空舊砂幾處屋雲深有鷄犬石田春暖長

桑麻桃源景物知無異溪上東風幾度花

薄文質字彬夫永嘉人號蒼岩

送栢監郡為閩省郎分得道山亭

縈迴石途入雲斜俯瞰城闌十萬家烟樹蒼茫停落日晴簷縹緲接飛霞百年宇宙登臨壯萬里江山眺望賒應想微垣清暇日定敲金磴看梅花

趙次誠字學之樂清人號雪溪

首陽山夷齊不忍武王伐紂采薇而食

春能膏物母膏我薇薇而武膏食之忸怩君與臣天

之常胡不為堯禪而為桀亡嗟哉予死乎天常其明

荆山卞和獻玉為楚王別之

我懷者璧人而為石玉而謂石誰當誰識哭非為足哭人無目將投荆棘吁嗟乎玉石分賢邪

綿山介之推以晉僕焚山求之哀其母死

白石礫迤之甃君豈於我乎炮烙白石灰招之來君豈過余乎蒿萊要君罪丘山死義心日月獨恨青

綿不藥慈母骨

孤亭山嚴子陵別光武

濺濺兮江瀨瀺瀺兮石田濺濺釣兮魚不食瀺瀺來兮僕不前枕來兮高眠白雲兮青天一舉足兮太史有言孤亭之山兮吾與忘年

箕山許由棄堯天下務畝而飲

箕之深兮麋鹿來聚箕之兮兮出為雲而世衣冕兮吾何以之瓢箕與處純衣兮在朝重瞳兮在陶鳳將誰兮蕭韶吾與處兮箕之瓢

商山四皓羽箕漢太子思歸採芝

採芝高岡兮曾不盈筐豈不念飢兮露濡我裳之帝

所兮不可久翔鹿之獲兮以仁則昌羽翼兮身之支

章摧于羅兮將誰歸殃

瀟陵山舉瀟樂其妻之賢

彼碩者泰言拔其施餉我于田布荆是施彼叢者未言薪其藎相我于爨井臼是持琴鳴雙鳳詩咏睢鳩青山孰知予之匹休鳳飛相繆鳴鳴相酬有非其述青山之羞

陸渾山胡昭感魏太祖從其遁而耕

山之邑兮與秋為高訪秋色兮或乘之舸君之仁兮

遂余乎翔墜子田方亦既為苗莠之田方曾不知藉
念非德兮憂心忉忉

東林寺

東林上人屏衆慮結屋翠麓深石扉崖松結子野雉
作澗草吐花山鹿肥夜窓敲茶霜墜竹春爐焙藥雲
滿衣東風不會幽棲意溪上柳綿如雪飛

偶成

村南誰唱飯牛歌我正歸時洗綠蓑鷗鷺灘隨山意
轉鶯花春背老懷多文當覆缶亦天尔飲不盡樽如
月何翠羽聲微天欲雪古梅樹下醉婆娑

陳明初滄浪漁父圖

海濶蘆頭懶下鉤柳陰分石伴沙鷗三公不入溪山
夢一笠足支烟雨秋竹屋月高眠試苗蘆花風急醉
尋船思君夜夜寒江上肯把苔磯着我否

早梅

江南冬十二月溪上梅三兩花載取小舟香影月明
自棹回家

二鳥相譏圖

布穀布穀穀布爾田禾不盈掬山北呼雨雨不來山
南喚雨雨不足望鳩懶情好閑眠未雨聲聲叫泥滑

又

泥滑滑行人出門我愁殺江皋路遠春霧迷毒鳩致
雨朝暮啼乾坤光霽苦不多泥滑滑泥滑難行奈尔
何

二鳥相嘆曲

行不得哥哥行不得哥哥水漫漫山巍巍三月落花
春雨多商湯不可見四面皆網羅哥哥欲行爭奈何
又

不如歸去去去栖青山啄紅樹梧桐花開鳳不來鴟
梟夜叫黃金臺歸去來歸去來

溪居晚酌

主人呼酒開新屋綠水遶門光沈寥山氣隔溪渾似
雨沙禽喧浦欲生潮江人擊鼓祠荒廟野谷栽花歸
斷橋拂石閒吟待明月茶烟如縷竹蕭蕭

東甌集卷之二

林溫字伯恭永嘉人官至長史與弟伯庸俱以詩名

牧牛圖

朝耕時牛出暮歸時牛還但知牛背樂孰知牛力殫
倉庫有時滿鞭索何時閒寄語牧牛人慎勿如傷殘

春日園地雜興

有官固云樂無官亦清閒驅戎馬中不知泉石安
少壯能幾何其髮亦已斑木落當歸根倦鳥當知還
何必苦役役勞勞天地間

艾伯謙都司孟其先君子骨歸葬

落日悲遊子鴻雲指故鄉功名一散骨湖海幾風霜
單父琴猶在河濟策最良平生太史筆千載發幽光
醉學士歌上章東閣賜學士宋濂酒辭甚佳

六龍南飛海宇一武功既定崇儒術允天宮闕五雲
深雉扇鸞旗乘輿出黃閣秋高風日涼西望東壁石
文章

聖明天子萬機暇詔許儒士承清光內官傳宣走絡
繹烏帽聯翩坐前席太官賜饌薦珍羞光祿行觴滿

瓊液玉堂學士金華仙醉酒拜舞

君王前天顏喜動咲模寫揮洒宸翰如雲烟臣
再拜喜欲顫臣有丹心赤於面臣心忠赤臣獨知臣
面頰紅人共見前綯後軼重儒林臣濂寵光冠古今
願持歸家遺孫子百世相傳同此心

題岳陽樓卷後

博士聲名邁縉紳當時文采動星長百年俯仰俱陳
迹一代才華不數人阿閣共看丹鳳集滄江空羨白
鷗馴岳陽樓外春如海誰來芳洲杜若新

聖賢圖

撫卷忻然起正襟丹青遺像儼如臨天生聖哲有先
後道在乾坤無古今河岳幾回開泰運圖書一出契
人心仲尼不作周公夢千古寥寥仰德音

重遊沙灣會者友

峴山西上鑑橋東亂後重來意轉濃二十五年三到
此百千萬劫一相逢青山不改來時色白髮新添別
後容堪嘆浮生能有幾謾携藜杖日相從

盤山道中

盤山嶺頭春雨多，天台鴈蕩雲相摩。
鵲啼入竹林，去我行不得君奈何。

四皓

燁燁丹芝可療飢，山中日月坐來遲。
當初合洗棄由耳，是非非總不知。

扶彈圖

金明池上踏香泥，老馬歸來日又西。
手把金丸不輕發，恐妨雲外杜鵑啼。

竹石圖

日暮牛羊去不回，森森松竹長蒼苔。
空憐一片塔前石，更帶宣和雨露來。

洪武癸丑中秋奉東宮旨賦秋月歌

玉塔夜涼宮漏永，風動梧桐委金井。
海門推上明月來，影浸冰壺秋萬頃。
銀漢迢迢星宿稀，萬象不敢爭光輝。
闕河千里共今夕，母使霜露沾人衣。
小臣年年江海客，獨倚山窻看月色。
今年來對禁城秋，鳳閣龍樓天咫尺。
王門賓客一何多，承恩自憐雙鬢皓。
愧無長才比希逸，一笑其如秋月何。

崔道明負外強起軒

夢裏驚聞扣角歌，攬衣起問夜如何。
海門日出曙光動，屋角烏啼春意多。
歲月驚心空把鏡，風塵眯目暗投戈。
江南倘有垂輪地，且向磯頭理釣蓑。

贈蘭雪趙氏

五月南風開藕花，門前流水白鷗沙。
王孫積業已多世，父子讀書能幾家。
碧樹清風生羽扇，青燈涼雨隔窗紗。
夜深仰見星辰近，共飲秋來海上槎。

曹介 字子直 號山人 官至縣丞 門人

次韻寄胡叔達

少壯相逢今老眼，何事世事極堪嗟。
每因秋月思素桂，幾向東風嘆落華。
壘榻豈無人可下，濁醪偏為客來賒。
多君惠帳能高卧，不啻天書下白麻。

中秋對月

風露無聲玉宇寬，桂花香裏獨凭欄。
一年明月中秋好，百歲浮生幾度看。
舉酒便須邀白兔，次蕭直欲駕青鸞。
人間底用傷離別，愁殺姮娥在廣寒。

金碧山水圖

唐朝以來畫金碧，小寺將軍稱絕奇。流傳所見恨不廣，真跡往往入閒稀。此景何人之所作，老眼按掌看宛然。群峯削翠撐晴霄，一水瀉銀出丹壑。初疑武陵溪，桑麻夾岸花枝低。漁郎昔日訪奇處，回首但見蒼烟迷。又疑天台山，桃花流水非塵寰。仙人劉阮采藥後，虹橋一斷難躋攀。我生胡為在塵市，一見青山心獨高。拂水便欲歸故鄉，高卧溪堂看雲起。觴我酒，絃我琴。高山流水誰知音。

送春

東坡詩集卷七

五

三月正當三十日，惜春長是怕春歸。烹魚對客休彈劍，沽酒無錢欲典衣。青草池塘蛙亂噪，綠陰庭院燕低飛。老夫覓句看山坐，不覺江湖上釣磯。

紅梅

南枝一夜煖爭開，春色多情上玉腮。別有西湖風格在，莫因源水認天台。

老文潛號涪州生端安人

友人之間

閩中自古繁華地，公子翩然動宦情。醉客恍憺渾勝

酒，喚人鸚鵡自知名。青榕雨過雲屯野，丹荔風吹錦滿城。不用黃金買歡笑，蠻歌女子最伶儔。

周伯武溪西隱居

安陽郡人周處士，疎籬矮屋住山陰。雨添江樹十分綠，水漲沙溪一尺深。花潭銀瓶春酌酒，香燒寶鴨夜彈琴。幽居料得清如許，愧我江湖萬里心。

趙新

字夢龍，號止軒，樂清人。洪武初，以學行舉官。至山西布政使，翰林院編修。始終清白，勸賜保身。政仕有止軒詩文集行世。

季札掛劍

東坡詩集卷七

六

古人視死如視生，色欲心許終不更。今人視生如視死，棄信食言了無耻。君不見季札掛劍徐君墓，不以存亡易其素。

蘇武飛羊

飛羊無妊胎，不肯乳非子。忠臣無二心，焉能事非主。古來此事豈強為，物性人倫本如此。君不見蘇武全節歸漢日，李陵縱泣嗟何及。

劉清字惟寅永嘉人，安節先生裔孫。

贈彭先生

少年同作五陵遊，青眼相看總白頭。仗節自甘留朔漠，卜居安肯老菟裘。未教須賈知張祿，直使常何薦馬周。昨夜倚闌彈劍處，寒芒燐燐射牽牛。

綠淨軒

清幽何異輞川墅，古怪不類平泉莊。屋頭葉化作龍闕，竹裏水流如酒香。玉光出雲草木潤，山色照我鬢眉蒼。彈琴賦詩未為樂，日，須醉三千觴。

金敬德 樂清人

鄧宜州蘆花淺水亭

東坡詩集卷七

新築茆亭也自幽，闌干曲曲面滄洲。一簾花氣都成雪，半石潮痕祇沒鷗。客醉有時迷夜泊，月明無處覓漁舟。老夫亦有滄浪趣，便欲移家住上頭。

釣魚圖

磻溪隱叟雪滿頭，一竿釣同八百年。桐廬羊裘拂雲烟，一絲釣漢輕千官。邇來釣者非昔賢，坐老石樹窮朝昏。九牛作餌六鰲奮，天吳怒蹴波濤翻。鯨鼉陸遊，魚生肉浩浩，巨浪方滔天。吾將釣西伯，於渭陽漁漢光。於嚴灘，驅龍蛇而放之，潛宅九土兮真山川下，拯

昏聩歸桑田，各星不用驚大史。羅縵不用拓皮冠，拂衣歸來支綺園。人間物色徒派傳。

林常 字伯庸永嘉人伯恭先生之弟

風雨過鄱陽湖有感

三月雨多風滿天，湖中水高難繫船。大魚跳浪白如雪，好山隔岸青於烟。去官莫過彭澤縣，讀書擬上匡廬顛。人生百年苦行樂，帝鄉遙遙心自憐。

贈筆生陳大用

東坡詩集卷七

鉛刀殺青汗簡空，將軍縛兔收奇功。誰能拔毛利天下，我亦脫穎出囊中。管城生無食肉相，中書老為禿髮翁。玉堂墨壘謾成塚，月涼杵杵驚秋風。

北苑造茶即事

青州州前溪水遶殘紅，滿川花可憐。垂髫何處採茶女，落日去家呼渡船。綠陰青子山雨歇，遊絲飛絮春風顛。荒村遠客官舍靜，新愁惱人聞杜鵑。

陳德甫溪山春晚圖

郭外長溪接遠江，磯頭新水白鷗雙。萬山雲氣翻春雪，一枕松聲響夜瀼。賓客不做綺里季，子孫終老鹿

門麗何時我亦來同隱多種桃花映酒缸

鄭濬字起深號正直齋先黃巖人彼薦任崇清縣學訓導

山中

書劍幽樓長薜蘿江湖清興阻干戈山中白日人不
到陌上青春花幾何海燕遠回還擇主林鶯還轉却
高歌晚看溪水微生綠想見東風太液波

梁家堰

梁家堰頭桑扈啼早潮帶雨草平隄烟中碧樹依江
重天外浮雲接海齊客店上市沽白酒南船結纜度

青泥十年猶在江湖上何處經行無故簪

朱希晦字

樂清人

有感

君不見千里馬有時困羈勒不通九方數龍支更誰
識又不見五彩鳳有時鍛羽翮不如鴛與鴦棄族自
爭食人生遭軼輒悅仰今猶昔賢有不默突聖有不
暖席聖賢尚栖栖我獨何惻惻但恐白日流年光竟
虛擲乾坤等蘆蘆壽命匪金石願食不死草蓬萊香
難覓乘化復奚疑委心任所適故關遠銅鑼秋風暗

荆棘霸圖有興衰人事無休息矯首盼歸雲鴻飛楚
天碧

自述寄友

十月天雨霜木葉半凋悴巨浪增波瀾群峯獻蒼翠
身歸一窩中意出萬象外喜聞古人言頗勝俗客對
設席羅酒漿未飲心已醉曜靈急西馳歲年豈能再
送子纔出門天風舞蘭佩

寄習之鄭先生

人生異路分雲泥山尊酒綠思同秀雪色上頭老母
丹風聲落木涼淒淒南陽深處尚龍卧北蕩空山惟
鴈啼何日相期遊汗漫手弄白日咬雲梯

倚韻自況呈金敬德

顧我衰顏肯再姝白駒過隙嘆流年山中賸有珠玑
地洲上寧無種橘田天姥遙連雙闕下蓬萊祗在五
雲邊老夫不識神仙術且解荷衣枕石眠

西湖

碧水澄空四十里淡烟疎雨六橋春不知今日西湖
上解種梅花有幾人

周詢字子開永嘉人避世後釋號退庵

送門生方以寧訓導之任

子為司訓亦不惡老我獨憐相見難七十歲翁幾人
世三千客路九年官養我泮水春雲煖白髮高堂雪
影寒努力加餐崇令德清時未必誤儒冠

題明皇與楊妃對奕

深院焚椒敵睡魔玉環用智飲雙蛾不因一子藏機
巧須信三郎失著多布陣似尋龍尾通爭先應到馬
嵬坡但將冷眼觀成敗局畔胡兒似爛柯

上份字仲賢永嘉人有玉雪臺集

雨窓睡起書懷

江上淅淅雨似烟客窓牢落費清眠神棲懸黍應無
夢睡起華胥別有天竹底雲深花氣暎水西人靜鳥
聲圓不知何日如玉翰得向山中學草玄

南亮民

字思尹樂清縣人洪武初
徵不起有梅雪窩集傳于家

送張監生

美人去矣不可招青雲萬里天遙遙離亭把酒挂乾
老瘦為出門霜葉凋忠義自有古周召勸業豈獨漢

蕭曹男兒有懷天可鑒耿耿日月懸中霄

黃淮

字宗豫號介庵永嘉人監進士官
至少保戶部尚書大學士諡文簡

首夏述懷四首

抱瘵謝朝謁歸休卧田園未畢一身累暫息兩耳喧
鼎鑪肅衿佩褰帷坐高軒清和雨初霽綠陰日已繁
文鱗泳方池好鳥鳴樹間俯仰悟玄理庶足開心顏
此樂恒自得欲寫已忘言

又

老賸貴知足義文賤包羞驅車帶量力道遠摧雙輶
輶推既改圖道遠邈已悠拙疾復相仍歲月不我留

東漢書卷七十一

內顧徒自愧恬退匪身謀區區復何心耿耿懷百憂

又

晨興課僮僕兼未理新畝務農志所願敢憚筋力劬
谷風布新陽微雨滋膏腴良苗忻有托生意日已舒
歲功難預料私心敢求餘杖策田塍間歌詠聊自娛
回頭望西隣寧立空嗟吁

又

旭日射林薄流暉照庭宇體力忽輕便臨風肆延佇

幽篁卸新箨朱華茂芳渚感物興我懷胡寧守環堵
維步信杖藜止此無定所或和漁人歌或與樵夫伍
意愜絕嫌猜機忘終儔侶興盡即歸來松聲滿庭戶
送遣教諭致仕

籍甚聲華重淵源世澤深十年專教席一疏解朝簪
徑老陶潛菊囊空季子金慈親幸無恙慰此百年心
和劉至和送子謁選

滿懷心事付佳兒盡在離亭酒一卮十載詩書勤苦
日百年事業聖明時丈夫莫負平生志男子要

為天下奇只恐丁寧猶未了扁舟欲發更遲遲
東甌詩集卷七十三

林文莊公陽米步人景英孫與山教諭

登慈雲院有感

入門松已老雨露感春秋雲去山誰管蓮荒併亦愁
舊遊苔繡地古壁鳥窺樓欲問原來意悲風撼樹頭

東甌詩集卷七

東甌續集詩序

詩本情之所發而形于言者也
夫言乃心之聲而詩為言之精
者其人亡觀諸詩則其人可知
矣吾溫自晉至

國朝作詩者雖多名家惜無好

東甌續集詩序

事者為之哀輯遂致湮沒散亡
是以後世無傳焉宋之時雖有
東甌詩林止錄當時數家而不
及他代元之時雖有遺芳集止
錄趙氏數人而不及他姓得於
此者或失於彼莫能遍舉逮及

不足以傳示永久成化間樂成
蔡君璞嘗自宋狀元十朋王公
為首暨後之諸家得數十百首
萃為一帙名曰東甌集持以示
諫且欲為其校正以序其端予
時心雖許之自分才力弗追不
敢遽以芻蕘之言冠於諸先達
之首未幾璞物故遂因循至今
甚為平生之憾弘治初郡大夫
長洲文公宗儒嘗欲取槩郡詩
文為文獻集未久亦故繼文公
者江右鄧公安濟亦嘗以斯文

為已任一曰於郡齋出示是編
即璞舊所錄者因假歸不揣疎
陋略加刪削固不敢以蠡測之
見而沒人之善焉繼復於家藏
舊本及於文獻大家訪求得西
里石渠稟齋暨昆陽文獻等集
日夕披味取其長而棄其短惟
以關於治化及詞之醇正者錄
之固不以人之窮達情之厚薄
而容私意於其間焉合而計之
復得若干首與前集多寡頗類
目之曰東甌續集不然吾恐靈

芝瑤草與凡草木同歸於朽腐
豈不重可惜哉今諫非不欲旁
搜博採使一郡之詩萃于一帙
無少遺漏第以老病侵尋精神
凋落正如短綆而欲汲深小管
而欲窺大豈能多及哉但以已
之所知者補璞之未知餘皆闕
之以俟後之知者補吾之未知
焉茲復僭踰而叙之于首者無
他蓋將肅昔者不言之許是即
延陵季子掛劍之遺意耳集既
成鄉之好義者康培十數輩亦

（東甌集詩序四）

下

皆爭相出帑以助鐫刻則其人
知所趨向而非惑於他道者可
比矣是尤不可不書

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秋八月
既望邠人東山歸老趙諫謹序

（東甌集詩序五）

下

東甌詩續集卷之一

陶弘景

香梁武帝

張子容

送孟六歸襄陽

登孤嶼贈白雲先生

雲陽駟陪崔使君郡道士夜宴

除夕樂成逢孟浩然

春江花月夜二首

壁池望秋月

長安早春

崔道融

東甌詩集目錄

班婕妤

銅雀妓

漢宮詞

長門怨

春閨

歸燕

夜泊九江

長門賦

楚懷王

過商中

葉適

十里

西山

橘枝詞

韓應

陳素齋席上

方介山席上

丁氏宅

許景衡

護國寺

題聖壽院

曉起

吹臺

過閻心寺

許景亮

陶隱居祠

陳雲龍

偶成

王舫

次黃日岩韻

次陳石泉韻

次愚谷雪韻

晚憩石門洞

春日郊行次平楚韻

周翼之

西里翁宅

春雨

昆湖夜婦

京口江亭

道衍祠

初夏

陳遜	華蓋峯	趙克非	秋夜寄李介齋	冷泉亭	湖頭別業	上塚	山中	送黃簿	書趙荷畔壁	古祠	習靜	戴養伯	合溪水閣	澹煙	嚴陵祠	偶成	林山
			雪	株徽廷	除夜	有懷	秋夜步登月井	竹鞭	秋晚	夜歸	社燕酬張桂庭		南溪暮春		酬趙葦江	金山頭	
東坡詩集目錄 續三 下																	

過胡堰	陳淳祖	看雲	移居鄭司業舊宅	陳天祐	春夜雨後懷王宰	梅元春	悼馮壽君	夢回	賀趙荷畔別墅落成	趙師秀	簡同行翁靈舒	一真姑	秋夜偶成	夜宿江浦聞元八改官	潤波山作	池上	前卷
			重過惠泉	征婦吟			雪夜書陳素齋壁				薛師石瓜廬	岩居僧	孤山寒食	贈寫竹上人歸湘	呈友人	秋日遊棲霞觀	
東坡詩集目錄 續四 下																	

夢回

泊舟龍游

關中秋思

石門菴

同徐道暉趙紫芝泛湖

周氏東山堂

贈滕處士

贈李丹士

不食姑

周道士自足軒

冬日登富覽亭

偶題

徐道暉

題翁卷山居

山中

送翁卷至邊

永州寄翁卷

東坡詩集目錄卷五

于

和翁靈舒冬日書事

楊柳

徐靈淵

夏日懷友

夏日遊謝公岩

夏日湖上訪隱士

登橫碧軒繼趙昌父作

登薛象先新樓

東甌詩續集卷之二

趙希迈

琴川精舍寄城中友人

吳中中秋懷夙廬諸友

真娘墓

題金佗編呈岳松卿

泊毗陵西郊即事

雨霽春行

廢院

新夏

小桃源

老叟

書山人居

宿溪村書舍

山寺看桃

南臺徐靈照靈淵皆有作

亦文齋竹

陰廷

晚立池上

雪夜竹屋約友人登楚臺

慧力寺

贈沈兢

黃姚灘

蒲湘寺

東坡詩集目錄卷六

于

汀畔

偶得

涌金湯

落照

五斗

歲杪

携家

次昭城

到貴州

夜分

深村

偶得

漁人

萬頃田

鷺

蛙

楊妃井

王生山水歌

秋風

王川煮茗圖

夜雨

西風

路轉

仰仗

南湖

趙崇滋

求酒趙評事

宋慶之

廢臺

然上人還松臺

姜元鼎

白石湖至茗溪

湖上

潘希白

積霽

題雲山圖

無名氏

題景星壁

許及之

湯婆子

廢塚

薛肩愛

過米氏居

送入之京

徐似孫

白石岩

宿山寺

即事

林一龍

山中聽風

白沙至方林嶺

次飲水登萬象亭韻

夜坐吟

十四夜觀月張氏樓

西省餘曠殘雪呈諸王

趙崇齋

過楊子橋

宋眉年

山步

僧覺新

訪道士不值

僧法照

表忠觀

楊氏婦

送大從軍

馮成

至永嘉偶成

陳實之

寄陳同甫

自述

寄同甫

潘遜

送人歸姑蘓

元夜

枯山道中

山村秋夜

宿山菴

去日郊行

水漲

楊妃圖

白溪舟中

吳端

山居漫興

研軒

漫興

懷曹丹丘

種藥

客懷

赤壁

秋日會陳素齋

宿秀峰新居

采石

沈俾維舟

道中

草堂

春懷

徐儼夫

賀黃見山應薦

直釣和韻

春晚

東甌詩續集卷之三

趙處澹

擬古四首

九日會飲翠麓

村居

丁山眺望

山行和韻

八月十四夜

雨暈

冬至書懷

追和陶淵明咏貧士

偶成

長門怨

擬玄真子漁歌二首

春日卧病

濯纓亭

借榻

月夜

偶成用溪陰韻

寄友

和韻

厭雨

清明雨中

題周恭叔謝池讀書處

趙若嶼

寄高善勝

望望

清發軒

有所思

五日

送安國北歸

在所嘆次韻

餞秋客

營盤

蜀渚以事棄官

述懷

在村聞其友謝昌元二趙一家俱入翰苑

休官

眉峯水陸寺

趙肅遠

赤松

雙溪寺用張全韻

多景樓

岳王墳

楊妃菊

孤嶼

中秋西橋飲酒用韻

冬夜借徐敬室白石峰

蔡藥

遊古寺

竹

寄北澗

留別

山城即事

雪中懷祝聲之

寄何尉

客中

病中

山居

遊梅菴

宿碧瑤山房

人間

梅中

越山早行

瓜州

金陵

春思

江湖贈隱者

冬夕寄友

自叙

次幽居

書信臣宅壁

寄雪蓬姚監丞

約友同遊

次倪梅村見寄韻

鄭介道見訪

謁范文正公祠

錢塘懷古

遺懷

客中聞鶴

謁瀛溪先生故居

范增墓

湖上感舊

問程

九日僧舍偶成

官主祠

林郎之

杜南遊春

史伯璿

岳太守席上紀遊

黃友

挽高都護

顧華

水西亭

即事

東甌詩續集目錄卷之四

李孝光

青天有鵬鷃

雨後村行二首

十里

越鄉次韻

樂成

泛舟登興

東林廢寺

鄭昂

臨寇

閏八月歸故山

感懷二首

和陳子上避地於閩

過山寺

苦竹村

秋晚別業偶成

白沙早程

辛亥玉川問婦

水晚春韻

舟至南塘

樓遲

呈尹古岩

蹴鞠圖

小景

便面

鄭季明

送江陰周郡博歸平陽

西湖圖

吳荃

牢落

洞庭秋望

杖

墨竹

采菱歌

陳元暉

山行

林正

遣興

寄赤城葉學正

寄裴雲山

謝子通

越溪

寄友

憶蓬萊

圖書

寄遠謠

夜泊

東甌續集目錄卷之四

謝公樓

白溪舟中

昭君

許上之

和戴奎韻二首

梅珪

用韻呈戴東柱二首

陳虞之

送別

山水小景

陳麟

歸去來圖

題志岩卷

劉平叟

對奕圖

題梅

廢墓

林景英

廢觀

劍子歌

喜雨和韻

日出行

寄莘村

秋風

言歸

林氏菴呈周煉師

送友之石龍

陳珙

桃花曲

屏風山

湯元善

草堂四首

林希顏

息耕亭

章功懋

寄張芳千戶

東鄭宜中

草堂新成

鄭謐

舟中偶成

牧牛圖二首

魯時中

題陳元暉屏山卷

東甌詩續集卷之五

張天英

白額駒

畫山水歌

桃塢吟

白雲歌

醉時歌

溪山釣雪圖

送張學錄歸柯山

次韻酬章宜竹

松雪上人墨君歌

感寓

病起

送黃仲珪歸松江

送吳錄事之吳

青山白雲圖

和韻代蕩子婦作

松屋

蘭亭

酬婁子山秘監

酬于思容御史

送山東于憲史

黃九高

東隱集目錄

十七

仁

村居

淨明寺

寓居

鄭氏西莊

冬夜感懷

何汝樵

元旦

王份

山居雜詠二十首

漫成

竹齋圖

送葉山人

次戴文祥歸田韻五首

山中感懷二首

奇兄

陳高

坐嘆

避地永嘉

得子

寫懷

征婦怨

商婦怨

白苧詞二首

白頭吟

山中讀書圖

啄木鳥

高明

宿先公房晚起偶成

夏夜簡胡無逸二首

東隱集目錄

十八

仁

揚季常約遊山不果目以詩寄三首

題蘭

賦幽慵齋

送張從善

明妃出塞圖

桶底圖歌

題畫

西湖瑤琨寺有古琴二名石上枯一名蕤賓錢二首

畫龍

畫虎

題蕭翼賺蘭亭圖

白苧篇送顧仲明

吳中會求行之貢金北土

寄月彥明省郎

送朱子昭赴部

寄屠彥德并柬倪元鎮

送蘇伯脩參政迂京兆尹

林東愚

秋興

林子森

夜泊偶成

鎮遠道中

東甌詩續集卷之六

季應期

寄趙太虛

淵明圖

東甌集目

寄朱彥明

鑑湖秋色

寫懷

小齋

偶成

寄吳彥升

惜春

僧益侑

閒居偶成十首

陳彥卿

古節婦吟

曉轡怨

關山月

長夜曲

次三山長赴金陵

次子上感懷

夜集詩柯字

章惟初

明遠樓

梅願

秋興

四時詞四首

看山

陳九和

小景

牧牛圖

東甌集目錄

二十

仁

林詢

題蘭

夏夜

古詩

徐宗起

釣魚圖

謝首山

夜泊館頭

黃淮

橫山書屋四首

湖山草堂

題倒枝梅

黃金臺

應制賦果然歌

送符中書還海南

送山東臧布政致仕

竹石

題味菜軒

紅見感而有作

閨雨

題長占烟波圖

四景山水四首

墨菊

林文莊

登慈雲院有感

擬古

潘畿

次竹韻

李德璣

送潘檢討致仕授本郡教授

淵明圖

李德珪

春日偶成

暮春即事

吳子莊

小景二首

古木脩篁

潘文奎

元宵觀燈應制

雪航

雪窩

題趙尚睦墨竹

山水小景

秋月歌

陳仲能

織布謠

釣翁歎

陳輔卿

遊雲岩寺

劉現

用韻答潘景昭

江心送別

次兄述懷韻

陳搏小像

小景

東曉集目錄卷之七

張璪

長相思

繆仲琳

客夜

繆仲直

感興

永康道中

過草堂寺

烏夜啼

鄭峯

餘姚送友還鄉

山中

劉氏巷雨中作

九日

周詢

題瓜菜

題畫

題菜

題蘭竹

謝知縣廉仁卷

題大年畫

林學正陶峰書屋

海棠黃鳥

經齋齋

牛圖

張師夢木石圖

東曉集目錄

廿三

仁

鮑恒

冬夜客館偶成二首

曹睦

古鼎為胡宗蘊題

陳聳

暮春感懷

戴時雨

次韻杏林鎮東

九日

趙誦

應薦不偶途中作

憶東山舊居二首

葉錫

元夕賜宴應制

吳萬里

杯羹嘆

老農

吳以耘

有感

春思

葉義周

月夜泛舟

同夜

送張黃門之南畿

宿紫虛觀

送朱林寬南旋

方士宜

丹陽會友

劉翼

陶穀小像

薄薄酒

春夕同王文育會陳怡珙宅用韻

章綸

賀石都帥

林補

送陳翰林致政

黃采

題竹送張廷評致政

題黃養正少卿墨竹

用韻答同遊諸友

寄廷瑞員外

挽鮑處士

送羅司務之南京

董璫

宿遷八景

方本易

淇之水二首

荷花水鳥

王賓

過黃陵廟

登小姑

金伯遜

採蓮曲

陳德慶

暮春自遣

陳文

嚴澹遇友對酌

舟次富春懷胡大參

挽崔僉衛

挽江心齋上人

錢塘懷古次韻

劉恒

過飛霞山哭幼子

過大雲寺

陳鐸

錢塘寓館用韻寄趙荊州

清江曲

林天爵

獨步

黃璧

次劉古懷古韻

葉從

春遊即事

周凱

九山寺

陳純初

題聽松樓

述懷用劉解題韻

陳大杲

挽雲坡上人

陳寧

多景樓

董衡

題山水

趙旺

夜飲鑑湖書屋

鍾清

遊瑞岩寺

鮑椿

九日和鄭廷詔韻 己酉除夕

立春日感懷

陳斐

秋思四首

閒居二首

夜坐二首

寫景

貧富謠

寫懷

遺安卷

題扇贈趙尚謙

林彥

豐湖會飲分得然字

贈趙東山用朱蕩南韻

竹山以詩慰足疾用韻答之

黃傑

謝楊艾庵贈茶棗

朱美

蔗湖即事二首

王由

宿龍泉院

汪詰

三峯道上作

杜整

挽竹軒

黃璫

夏日偶成

淵明圖

東山草堂

青山白雲圖為王魯庵

東坡詩集目錄 二十八下

東坡詩集目錄 二十九下

竹山以詩慰足疾用韻答之

黃傑

謝楊艾菴贈茶棗

朱美

蕨湖即事一首

王由

宿龍泉菴

汪詰

三峯道上作

杜整

挽竹軒

黃璫

夏日偶成

淵明圖

東山草堂圖

青山白雲圖

陳朝明

挽任太常

黃方

贈周山人

鮑偉

遊山寺

九日宿丹厓謝鄭尹惠酒

柳梢

搖動石

林亭

秋日客中即事

擬古

小景三首

趙祖冬

謝公亭

寫懷

遊淨社寺

雨窓懷章可象

竹川別墅

章可象

題畫

書白馬寺碑

白塔寺

次謝文卿冬日感懷

題山水

小景二首

東既詩續集卷之八

目錄終

東坡續集卷之一

陶弘景 梁時人

○ 答梁武帝

山中何所有，隴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張子容 唐人

○ 送孟六歸襄陽

東越相逢地，西亭送別津。風濤看解纜，雲海去愁人。

○ 登孤嶼贈白雲先生

○ 登孤嶼贈白雲先生

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嶼出。回潭石下深，綠藤岸旁密。

鮫人潛不見，漁父歌自逸。憶與君別時，泛舟如昨日。

夕陽開返照，中坐興非一。南望鹿門山，歸來恨相失。

雲陽驛陪崔使君邵道士夜宴

一尉東南遠，誰知此夜歡。諸侯傾皂蓋，仙客整黃冠。

染翰燈花滿，飛觴雲氣寒。欣承國士遇，更惜美人看。

○ 除夜樂成逢孟浩然

遠客襄陽郡，來過海畔家。樽開柏葉酒，燈發九枝花。

妙曲逢盧女，高才得孟嘉。東山行樂室，非是競繁華。

○ 春江花月夜二首

林花發，嶼口氣色動江新。此夜江中月，流光花上春。

○ 分明石潭裏，獨照浣紗人。

交甫怜瑤佩，仙妃難重期。沉沉江晚惆悵，張碧雲。

○ 初逢花上月，言是弄珠時。

○ 壁池望秋月

涼夜窺清沼，池空水月秋。滿輪沉玉鏡，半魄落銀鉤。

○ 蟾影搖新浪，菱花渡淺流。漏移光漸動，雲缺色偏浮。

○ 似璧悲三獻，疑珠怯再投。欲將千里意，來照楚鄉愁。

○ 長安早春

關國移東井，城池對北辰。威歌太平日，共樂建寅春。

○ 雪盡黃山樹，冰開黑水津。草迎金埒馬，花醉玉樓人。

○ 鴻漸看無數，鶯遙聽欲頻。何當桂枝滿，還及柳條新。

○ 崔道融 唐人有中唐詩三卷，實進於此，遂為永嘉。

○ 班婕妤好

○ 寵極辭同輩，恩深棄後宮。自題秋扇後，不敢怨春風。

○ 銅雀妓

○ 歌咽新翻曲，香銷舊賜衣。陵園風雨暗，不見六龍歸。

漢宮詞

獨詔胡衣出。天花落殿堂。他人不敢妬。垂淚向君王。

長門怨

長門春欲盡。明月照花枝。買得相如賦。君恩不可移。

春閨

寒食月明雨。落花香滿泥。佳人持錦字。無鴈寄遼西。

歸鸞

海燕頻來去。西人獨滯留。天邊又相送。腸斷故園秋。

夜泊九江

夜泊江門外。歡聲月下樓。明朝歸去路。猶帶洞庭秋。

長門賦

長門花泣一枝春。爭奈君恩別處新。錯把黃金買詞賦。相如自是薄情人。

楚懷王

宮花一朵掌中開。緩頰讎為敵國媒。六里青山天下笑。張儀容易去還來。

過隆中

玄德蒼皇起卧龍。鼎分天下一言中。可憐蜀國關張

後不見商量。徐庶功

葉遠

行誼見前集

十里

烏紗巾上是黃塵。落日荒涼更恐人。竹裡慙禽啼似鬼。道傍枯木拜為神。也知遠役能添老。無那高眠不救貧。此地到城惟十里。明朝難得自由身。

西山

對面吳橋港。西山第一家。有林皆橘樹。無水不荷花。竹下晴垂釣。松間雨試茶。回看東掛練。空翠雜朝霞。

橘枝詞

宴滿房中金。作皮人家短。日掛疎籬。判霜剪露裝船去。不唱楊枝唱竹枝。

韓應

字孟祈。號唐村。永嘉人。

陳素齋

席二

自得滄洲趣。門開接釣磯。江晴翻夕照。嵐潤上秋衣。心苦一官冷。吟多萬事違。如何明月夜。有客扣林扉。

李介山

席上

野屋與僧隣。蕭然隔市塵。好山偏入戶。幽鳥故依人。

雨後竹光潤晴初荷氣新故人同此趣來往日相親

○ 丁氏宅

接竹引山泉舊陽滿石盆迤深松落子歲久鶴生孫
古壁寒藤上前人舊墨存平生箕穎興風度有誰尊
許景衡行實見前集

護國寺

小詩聊記鳳山遊彷彿東林水石幽已愧高僧與暮
列更煩諸老數賡酬簿書底事長遮眼林壑何曾肯
轉頭會待從公白蓮社杖藜來往亦風流

題聖壽院

東隱詩集卷二 續五 丁

古寺重門裏回廊一迳幽水聲長帶雨山色寂宜秋
寓宿已多題詩更少留此生隨利祿行路日悠悠
晚起

清晨澹無言坐對林上書六經變秦灰至道無魯魚
披沙得黃金入水求明珠振躬發深省悠然契予思

以臺

聞說吹臺上秋來鎖薜蘿白雲長自在幽迤復誰過
未空愁眼尊前且浩歌山林與廊廟二者竟如何

過開心寺

杖藜谿谷謾間關到得開心始是閒玲瓏重道人能假
榻小軒終日臥看山

花到禪房幾許深回廊小迤月陰陰杖藜出郭成何
事閑得浮生半日心

許景亮

陶隱居祠

金鑾辭舊直鶴駕脫塵空真隱雖高世嘉謀亦相君
石壇移曉月丹竈覆寒雲瑟瑟松風在時人自不聞

陳雲龍

偶成

野趣成間散青山即故知竹生踰砌笋花過隔牆枝
晴蝶翻風軟閑雲出塢遲倚欄無一事或有客傳詩
王舫字野海

○ 次黃日巖韻

孤舟閑野渡竹外小橋通不涉終南迤獨高彭澤風
雲閑鍾梵裏月靜咲談中千載留清節誰云吾道窮
次韻答陳石泉

炎氣漲空碧散作藕花秋幽趣蘭而佩浮生芥作塵
可人從遠別何日許重遊奩玉清無底樓居第幾州

次愚谷雪韻

楊袖爐頭夜未闌冰壺全覺漏聲乾前山草木疑長
白下界樓臺盡廣寒騷客忽驚梅片落老農先作稻
花看何當一奏平淮頌坐使皇圖九鼎安

晚照石門洞

熒棹石門外天風吹夕陰疎鐘醒客夢危瀑洗塵襟
龍去洞雲薄鶴歸松露深舊碑刊未字猶帶薜痕侵

春日郊行次平楚韻

楚澤淒涼嘆屈原行吟如在浣花川風迴別墅聞梧
角烟冷荒郊掛紙錢趁麥正香田舍樂郊樂初熟酒
家連錦囊收拾歸來晚踏月閑敲款段鞭

周翼之

西里翁宅

詩人風致別卜築寓烟霞一園分三逕無時不有花
苔痕留鶴迹松色在簷牙細酌北窗下逶迤到日斜

春雨

青陽播物時雲氣暗天涯點滴聽無厭豈登喜有期
池幽生活水花落長空枝載酒行春屐何憂入興遲

○ 昆湖夜歸

渡湖歸古縣一望水程賒月正帆無影風橫浪有花
寒更知戍屋野火識漁家好待春洲暖還來採荻芽

京口江亭

不忍憑欄久遠愁隨望生如何萬馬壯不止一江橫
落日明金嶼高風撼鐵城寒濤觸沙渚天意苦難平

道傍祠

荒祠古道遠喬木翠森然疊石為香案藤蘿掛紙錢
一時靈有迹千載祀猶傳草草陳牛酒深期大有年

初夏

入夏庭中雀可羅閑僧閑客間相遇鶯聲不得蛙聲
接楊柳池塘寂寞多

陳謐

華蓋峯

屋隱築東山林高撼翠寒雲藏安石館竹掃葛仙臺
迢迢泉鳴壑天低月近闌秋風扶杖屨鹿酒助君餐

趙克非

字志仁號荷畔老漁又號昇樂翁

秋夜寄李介甫

月之初破曉起坐對螢聲不入中年境誰知此夜情
螢光烟際漫河影斗間明想爾華峯頂孤吟思倍清

雪

凍雨舞珊珊寒尤減酒顏飛花難辨樹種玉已漫山
屋矮看疑壓門清卧不關曉來還指點一似畫圖間

冷泉亭

飛來峯下立憔悴客中身試掬欄邊水來澆水上塵

東坡詩集卷一續九下

松聲八九里佛地幾千春便擬西湖佳看山老釣綸

採薇逢

極目蒼厓路蕭蕭萬木秋天空初有雁水淺不勝舟
世界閑人少文章知己投採薇千古意長嘯碧雲幽

海頭別景

冒暑緣何事門開一迳遙林蕉防鶴病花瘦情童曉

生久憐聲絕吟成野思饒衰年無別好遮莫小山招

除夜

隣家爭守歲靜坐獨忘眠寒漏逾三水春風又一年

冰霜詩髮上兒女酒杯前人事今宵畢看山棹小舡

上塚

步入巾峰去溟濛一迳深重泉千古恨寸草百年心
花發空林色嵐生古壁陰徘徊歸向夜薄露濕衣襟

有懷

幾回拈落葉欲寫不成詩素髮青無日枯林榮有時
沉思松下石照影竹邊池翻憶雲深處山寒種木遲

山中

晚起全無事推窓瘦竹前雪晴禽出谷炊罷竈無烟

東坡詩集卷一續十下

斷地尋山藥過雲問石泉偶因樵父至話到爛柯仙

秋夜步登月井

洒空涼雨豈花明幽趣相關睡不成遠浦無風秋一
片疎林有月夜三更燈懸佛地僧初定路遠村籬犬
獨鳴不料隣翁眠正熟歸來却訝打門驚

送黃簿

寒廳幽草上階墀有約行春夢已非峴水風光吟裡
別春溪花木望中稀孤帆載月潮初落一路看山雪
正飛為報同盟舊鷗鳥淡烟衰草思依依

竹鞭

十畝亭亭翠拂雲，幾層數個亦精神。行鞭莫犯隣家地，寤寐清風能幾人。

書趙荷畔壁

枯松倒影數拳石，疎竹浮香一掬泉。分付客來輕扣戶，落花深處有鷗眠。

秋晚

露滿平蕪月滿塘，水光搖碧夜鳴榔。柳垂楊已瘦，芙蓉老。秋在蘆花雁影傍。

古祠

古木荒榛路已迷，陰風吹水子規啼。行雲行雨無消息，翠斂前峰日又西。

夜歸

古木已栖鴉，歸心逐暮霞。雲山千萬疊，燈火兩三家。問路從田叟，看潮立野沙。前宵旅店月，依舊照梅花。

習靜

習靜一無營，林居絕類僧。閒疎秋廢卷，病夜留燈。白髮生應遍，黃花採未能。空悲對搖落，幽思入雲層。

原缺第十二葉

酬趙葦江

潘 檉

謬道一官長束縛，依然還我自由身。心因愛向江湖樂，眼不禁看富貴塵。寒菊帶香醒酒魄，夜蟾移影照詩神。今宵幸得相逢好，鶯燕那堪又一春。

偶成

短褐瘦筇穿迳竹，苔痕滿地青屈曲。翠微山下數間屋，屋頭青烟午炊熟。田翁相對抄白玉，見人半笑春煥燠。世情不用苦勞碌，看來一飽萬事足。

金山頭

雲去青山橫，舟來白鷗起。漉漉派泉香，不到第筆耳。林森字尚志，號雙嶼。

過胡堰

不踏東陽路，于今又五年。稻穰為屋瓦，松葉起炊烟。山只平如地，水多高似田。農家正收穫，插竹掛銀錢。陳淳祖字惟道，號卓山。

看雲

南山雲欲歸，北山雲欲出。北山已成雨，南山還有日。天風忽吹舉，南北山如一。白雲本無心，不知果何術。

出者未云得歸者未云先茫茫古復今世事那一

重過惠泉

何事笑癡兒看山秋正宜三年三到寺一度一題詩
蝸篆避書壁松欒落硯池夜寒砧杵動歸思先

移居鄭司業舊居

司業閑居處門前烟樹低見山懷舊隱拂壁試新題
燕語花初落蜂衙日自西一年春事畢又見子規啼

征婦吟

虜退沙場洗戰痕誰家不上望夫山江邊遙望春無
賴楊柳枝垂人未還

陳天祐

春夜雨後懷王宰

悼馮壽岩

吟魂招不返把酒酌西風萬水千山外百年一夢中
吾深漁磧冷松老鶴巢空回首南安路秋聲咽斷鴻

梅元春

悼馮壽岩

吟魂招不返把酒酌西風萬水千山外百年一夢中
吾深漁磧冷松老鶴巢空回首南安路秋聲咽斷鴻

雪夜書陳素齋壁

天地不知夜皚皚四壁空三登忻有識萬化豈無功
小篆冷金鴨殘缸凍玉缸為憐詩思苦如在灞橋東

夢回

沉沉院落釀春寒銷盡爐烟刻漏殘一枕夢醒風未
別海棠和月在闌干

賀趙荷畔別墅落成

主人元不俗卜築水雲灣地敞因刪竹簷虛合受山
吟聲未鶴舞心事付鷗閑城市終於客登臨必改顏

趙師秀詳見前集

簡同行翁靈舒

久晴難積衆舟楫後先行終日不相見與君如各程
水禽多雪色野笛作秋聲若有新成句溪流合讓清

薛師石小廬

不作封侯念悠然遠世紛惟應種瓜日猶被讀書分
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吾生嫌已老學圃不如君

一真姑

忽然能不食飲水度中年此事知難偽令人信有仙

形容無血色衣袂有香烟聽說瑤池路分明在目前

岩居僧

開扉坐石層終日少人登一鳥過寒木幾花搖翠藤
茗煎冰下水香炷佛前燈吾亦逃名者何因似此僧

秋夜偶成

此生謾與蠹魚同白髮難收紙上功輔嗣易行非漢
學玄暉詩變有唐風夜長燈燼挑頻落秋老蛩聲聽
不窮多少故人天祿貴肯將寂寞嘆楊雄

孤山寒食

東坡詩集卷一續十七下

三月芳菲在水邊旅人消困亦隨緣舒蝶羽初勻
粉雨壓楊花未放綿有句自題閑處錄無錢難買貴
家舡最憐隱者高眠地時有山禽當管弦

夜宿江浦聞元八改官寄此

君遊丹陛已三遷我泛滄浪亦二年劍佩曉趨雙闕
烟波夜宿一漁船交親盡在青雲上鄉曲都拋白
日邊若報生涯應笑殺栽芋種畬田

贈馬竹上人歸湘

白髮半頭寒未剝形容消瘦異尋常為人作畫衣

對客圍棋小獨長不染世塵如菡萏只留胸次著
蕭湘住山亦自年來懶竹閣門前借一房

潤陂山作

一山大半皆楮葉絕頂開尋得徑微無日謾勞携紙
扇有風偏怯去綿衣野花可愛移難活啼鳥多情望
即飛惟與寺僧居漸熟煮茶深院待人歸

呈友人

中夜清寒入緼袍一杯山茗當香醪禽譟竹葉霜初
下人立梅花月正高無欲自然心似水有營何止事
如毛春來擬約脩閑伴重上天台看海濤

東坡詩集卷一續十七下

池上

朝來行樂向秋池池上秋深病不知一樹木犀供夜
雨清香移在菊花枝

秋日遊栖霞寺

乘興入孤村神凝秋水間菊開嫌徑小荷盡覺池寬
林影懸崖屋鐘聲何處山清遊殊未倦初月照松關

翁卷

夢回

一枕莊生夢歸來日未衙自煎沙井水謾煮薇僧茶
宿雨消花氣驚雷長荻芽故山滄海前途念在春華

泊舟龍游

未得橋開鎖去船難自由諸禽飛入竹山葉下隨流
忽見秋風甚還成早歲愁卧聞篙子說明日到衢州

閩中秋思

客愁無定跡幾處冒風埃逢得鄉人便憑將信息回
海烟蠻樹濕秋雨瘴花開舊日越王國于今特再來

石門庵

山到極深處石門為洞名嵐蒸空壁壑雪映小齋清
果落群猿拾林昏一虎行山僧果何事高坐若無情

同徐道暉趙紫芝泛湖

相見即相親吟中得幾人扁舟當夏日勝賞共開身
山雨曾添碧湖風不動塵晚來漁唱起處處藕花新

周氏東山堂

城隅古謝村博士草堂存惟見烟霞起全無市井喧
鶴來巢木杪龜出戲蒲根消得吟詩客凭闌看幾番

贈滕處士

識君戎馬際今又十年餘淮海繞安息先生便隱居
清風三畝宅白日一林書長把閉門閑隣僧亦不如

贈李丹士

行遍東南地曾看江水源袖藏勾漏藥身是老君孫
去住雲相似枯榮事不論九華峰最碧相對舊柴門
不食姑

嫁時衣尚著忽自欲尋仙終日常持呪經年只飲泉
瘦形非是病恠語却如顛金母如知爾招邀入洞天

周道士自芝軒

貪得無厭者應難向此居爐中姓女藥案上老君書
花竹庭階潔風烟戶牖虛道人随分外安坐不求餘

冬日登富覽亭

借問海潮水往來何不閑輕烟分近郭積雪蓋遙山
魚舸汀鴻外僧廊鳥樹間晚寒難獨立公竟小詩還

偶題

綠樹何稠疊清風稍羨餘枕簟雲片片簾透雨疎疎
備筓通泉壑殘碑出野鋤丘陵知幾變耕稼雜陶漁

徐道暉行誼見前集

題翁卷山居

空山無一人，君此寄閒身。水上禽來遠，風前樹動頻。
蟲行粘壁字，茶煮落巢薪。若有高人至，何妨不裹巾。

○ 山

世事已無營，翛然物外形。野蔬僧飯潔，山葛道衣輕。
掃葉燒茶鼎，標題記藥瓶。敲門有賓客，稚子會相迎。

送翁卷至遠

孤劍色磨青，深謀闊鬼靈。離山春值雪，憂國夜觀星。
秦凱還人說，翻營戰地腥。他時歸帳下，何石可書名。

永州寄翁卷

古郡百蠻遠，蒼梧九點烟。去家疑萬里，歸計在明年。
風順眠聽角，樓高坐見船。筠州當半道，長得寄詩篇。

和翁靈舒冬日書事

秀句出寒餓，從人笑我清。步溪波逐影，吟竹鳥鷹聲。
酒裏安天命，春邊見物情。嘶桑都不事，何處可營生。

楊柳

嫩葉因風不自持，淡黃微綠映清池。玉人未識分離苦，
折向堂前學畫眉。

徐靈淵

夏日懷友

流水階除靜，孤眠得自由。日低林欲晚，雨過夜如秋。
遠憶荷花浦，誰憐杜若洲。良宵恐無夢，有夢即同遊。

夏日遊謝公岩

欲取紗衣換，天時起細風。清陰花落後，長日鳥聲中。
水國乘舟樂，岩扉有路通。州民多到此，猶自憶髯公。

夏日湖上訪隱士

酷暑何能避，孤舟訪隱人。水鄉菱藕熟，洲渚稻粱新。
力學師前輩，談空悟夙心。鏡湖三萬頃，不似此湖濱。

登橫碧軒繼趙昌父作

步步登高寺，徐行不用扶。天青晴復雨，山色有還無。
句向閑中得，茶因酒後呼。斯懷論未足，何遽問征途。

登薩象先新樓

殘唐風雨送蝸牛，有客來誇百尺樓。閬苑池臺皆下
瞰，背城湖海亦全收。清時未放徒高卧，半世胡為故
倦遊。解盡秦金君計決，月明長笛起漁舟。

東甌續集卷之二

趙希迈 號西里 詳見前集

琴川精舍寄城中友人

客來僧已去，古屋靜蕭蕭。
敲石引松火，對花懸酒瓢。
幽樞寒背日，柱礎潤通潮。
君肯過幽寂，水程纔隔宵。

吳中秋懷瓜廬諸友

涼兮一半秋，此夜客吳州。
無侶共明月，喚僧同倚樓。
天涯雲氣盡，風靜桂香浮。
遙憶前年醉，狂吟滄海頭。

真娘墓

東甌詩集卷二 續 一仁

松林際晚鶴飛回，一片萊碑卧草萊。
顏色不隨塵土化，澗邊猶有野棠開。

題岳侯金佗編呈岳總帥

幾年教得背冤兵，塞不生塵海不驚。
詔下豈知身是死，廟存惟覺貌如生。
向陽直木無偏影，落澗清泉肯斷聲。
何怪王閭曾戰者，曉驅黃犢伴春耕。

小泊毗陵西郊即事

鴈盡客蕭蕭，船當遠郊東。
苦龜曝日古，樹鵲營巢野。
老婦掃寒屋，騷人寄午庖。
不知何所見，能索近詩抄。

雨霽行春

山儒來試吏，官事自應生。
直每於時背，貧難與命爭。
近郊初雨歇，瘦馬獨春行。
先是吟情苦，柳邊聞早鶯。

廢院

陰陰松迳日痕青，數石崢嶸似獸形。
苔長斷碑文字沒，鴉巢古塔相輪腥。
泉甘野客來煎茗，歲損隣僧為晒經。
一法本無興廢理，解分明滅是秋螢。

新夏

四月寒猶在，日高常掩扉。
縱收風外絮，難暖客中衣。

小桃源

亂崖懸怪木，地勝絕纖塵。
曾有昇仙者，寧無避世人。
湍流因過雨，啼鳥但如春。
誰種桃千樹，荒碑記不真。

老叟

鬢髮如霜心未灰，尚營活計待將來。
嶺頭盡日敲松子，猶向山園空處栽。

書山人居

溪叟山居不計年，半部茅屋倚雲邊。
小溝旋引高原

水灌得門前數畝田。

宿溪村書齋

故人能下榻，為喜客相過。不住夜泉滴，常疑春雨多。
風來琴自響，水合硯難磨。明日還分袂，羈吟誰共哦。

山寺看桃

無數桃花傍水栽，水邊新架佛亭臺。不因橋畔僧相接，只道玄都觀裏來。

南臺徐靈照徐靈囿皆有作

山峭石臺平，天低可摘星。岸回分水勢，城缺見州形。

東隱詩集卷二 續二 一

曉樹來孤鶴，春吟憶二靈。客行貪訪古，柳下一舟停。

亦文齋竹

疎竹牆邊笋漸添，況逢數日雨廉纖。粉梢一夜拋寒籜，便有清陰拂短簷。

險途

迤由樵牧躋扳處，險仄藍輿步步遲。村犬吠人聲應谷，野鷺穿樹影侵池。閑尋竹底眠雲石，題得山中避暑詩。時有嫩涼生葛袖，秋風兩日似相期。

晚五池上

身與沙鷗一樣閒。每來池上獨凭欄。藥苗得雨侵苔綠，實達秋似荔丹。酒欠好懷狂飲少，詩因多病苦思難。虛廊日晚人稀到，風約蜻蜓泊釣竿。

雪夜於竹屋因約友人明日登楚臺

只許吟蹤向此來，迢無吟屐損蒼苔。雪明霜樹清於月，人滌茶甌瘦似梅。古瓦旋磨成硯璞，腐桐新琢作琴林。曉晴不官寒侵骨，擬看湘山上楚臺。

慧力寺

出郭無多路，紆迴入翠微。水邊寒艇泊，松下老僧歸。藏古神抄供，亭幽客掩扉。自來還自詠，不覺到斜暉。

東隱詩集卷二 續四 一

贈沈兢

僦居初不惡，門巷接溪灣。有譜曾評菊，無錢可買山。吟驅生計拙，愁積鬢毛斑。遠示諸名作，閑題駟寄還。

黃姚灘

數客同吟棹，羈懷得少寬。山晴平眺遠，灘漲泝流難。飢鵲窺茶鼎，游魚識釣竿。向南風土別，歲晚未全寒。

瀟湘寺

古刹枕瀟湘，閑吟步壁廊。蘚封崖石老，松落井泉香。

採蜜蜂歸晚。延爾雀亦忙。主僧同里社。十歲已離鄉。

汀畔

望梅汀畔客。帆過歲晚天。南氣候和。江合湘離。流水急。山嵐洞壑吐雲多。村家釀酒連醅。小吏抄詩覺字訛。幾點白鷗清似畫。對人飛下泊寒沙。

偶得

村已蕭條。廨屋低。苑牆缺。處稍荆籬。市添人語。當墟日。田捲車筒。浸種時。公事偶無封印早。小胥習懶赴衙遲。閑行摸索街頭石。尋得前朝一片碑。

涌金湯

官與民間一樣貧。空流江水淨如銀。誰將山裏閑田地。喚作黃金誤世人。

落照

漁翁短髻無成。樓世代生涯。惟網罟得魚賣了。塵事無輕。船泊在菱花浦。鷗鷺晒翼。當斜陽酒酣。濯足歌滄浪。三閭大夫渺無迹。離騷千古汀蘭香。

五斗

五斗驅將五嶺來。蕭蕭老屋枕岩隈。風高松子和。欽

落地暖梅。花帶葉開。短髻吟邊。從似雪。壯心客裏漸成灰。官身。縱使多塵事。亦許偷閑。踏筵苔。

歲抄

歲抄携家客桂林。鄉山萬里楚雲深。應留臘水供春釀。梅着寒花伴晚吟。自笑老來貧不減。誰憐髻底雪相侵。俸錢用處清無敵。半打哩碑半買琴。

携家

携家經月尚羈程。隨處風光似有情。一石峭從千地起。數禽飛入半天鳴。春生草樹洲添綠。船載詩人水倍清。晚泊別無消遣處。自沽村酒對花傾。

次昭城

次昭城

郡小人烟密。未遊契所聞。城因山勢築。江向廟頭分。東望聲如雨。春泉氣似雲。梅公堂上酒。客裏易成醺。

到貴州

涉歷長亭復短亭。兼旬方抵貴州城。江從白鷺飛邊轉。雲在青山缺處生。家務每因官事廢。詩篇多向客途成。咄來儘自無榮辱。却悔當年事短檠。

夜分

夜分天籟寢誰與共襟期童子醉眠處老夫吟苦時
雲粘蒼鮮石月掛老松枝一鷗來何處相從立水涯

深村

道傍無驛舍投宿向深村閑與隣翁語悠然古意存
半籬花隔水數畝竹當門傳說前頭樹時留虎爪痕

偶得

舊日看山古渡頭村深無馬但騎牛如今身被微官
縛欲要騎牛不自由

漁人

東坡詩集卷二

閑利閑名總不知生涯付與一輪然四時風月俱還
我萬頃烟波說向誰霽後短策和笠晒醉來長笛倚
蓬吹此懷惟有詩人識除却詩人只楚詞

萬頃田

萬頃平田一望中獨乘瘦馬當吟筇天連濁霧無非
海地少嚴寒不類冬刺竹滿林生似蠟古榕臨水卧
如龍村家米賤新醅熟猶及停鞭問老農

鷺

數間吟屋就謝爾肯相依巢穩迎人語身輕掠水飛

蛙

漂流皆是客來去兩忘機何事拋珠箔欣然戀竹扉
閑池草色青科斗自滋生尚覺窺天小何因妬月明
通宵成樂部過雨雜基聲靜者心無役從君取意鳴

楊妃井

妃子當年井尚存誰栽石塔向雲根春泉不洗開元
恨空與黥兒洗字痕

王生山水歌

范寬山頭李晟樹百年二老皆仙去如今尺素留人
間縱有千金無博處後人筆底工一家聲價隨可喧
中華主君二妙聚一手參以吟思遊天涯萬里江山
纔數幅東抹西塗意先足蒼梢瀨石相參差風雨烟
雲在羈束近時目賤耳反真畫圖重舊不重新名家
翰墨未必貴塵清廣本翻為真君提健筆來梅外山
若玉簪江若帶朝昏變態馬可窮筆未鋪張心已會
嶺南遊者多詩人見君作畫應憐君求我新詩寫君
畫終使李范聲名分

秋風

縱使秋風滿道間。失州且任客衣單。馬行峻嶺如雲度。鷺立枯槎似畫看。湖盡地名猶跋涉。忽收家信喜平安。渡頭沽得茱萸酒。儘可吟還作醉顚。

王川者茗園

一卷殘書自課兒。欹斜茅屋任風吹。階頭石鼎煎茶熟。還咏當時月蝕詩。

夜雨

頑雲山頭撥不開。雨聲半夜山邊來。短篷聽雨斷鄉夢。古城寒點風吹回。湘口驚猿啼不住。知得羈人繫艇處。明朝定是江水肥。雙螭晨放派流去。

西風

西風溪上雨初收。數葉新紅點樹頭。白鷺作成秋景致。背人飛過蓼花洲。

路轉

路轉楓林積葉深。秋塘漲水綠沉沉。沙鷗却似曾相識。獨立沙汀伴醉吟。

仰次永嘉人事母王孝卒贈將仕郎

南湖

酒旗翻野色。漁棹弄秋光。百里荷花境。曾圖入帝鄉。

趙宗滋 號竹門永嘉人

求酒趙許事

半老情懷睡不能。小簷霜月當寒燈。無人來問相如渴。敲碎梅花一夜冰。

宋慶之 號飲水許見前集

廢墓

山水不改色。殘碑空薜蘿。多年翁仲在。寒食子孫稀。殖鬼時憑樹。虞人夜伏機。悲涼眼前事。火葬未全非。

然上人還松臺山

白頭寧俯仰。自覺住山非。舊業雙松在。初秋一鶴歸。從人借茶具。就日補寒衣。不見新詩久。朝來叩我扉。

姜元鼎 平陽人嘉定庚辰進士 官至縣令

白石湖至蒼溪

細草穿沙雪半消。吳宮烟冷水迢迢。梅花竹裏無人見。一夜吹香過石橋。

湖上

花牆曲曲柳冥冥。人靜山空見一燈。荷葉似雲香不

斷小船搖曳入西陵

潘華白行實見前集

積霽

積霽收殘雨千峯在小樓忽然空遠思野服上漁舟

題雲山圖

谷口無人烟樹迷雨添新瀑下前溪思家只作歸程看疑有春深杜宇啼

無名氏 永嘉丁巳人

題景星壁

東坡詩集卷二

陌上春風破酒顏馬頭珠絡響珊珊歸來院落已深夜滿池月明花影寒

許及之

永嘉人字深甫登慶興癸未第官至樞密院參知政事有北征紀行詩集行世

湯婆子

一冬專寵道人房不藉華清賜浴湯鋪腹却無障瓦分矮身難稱綺羅粧春生蝴蝶半床夢暖逼梅花一帳香醉倚肉屏君莫羨北邙多少黑頭郎

廢塚

石人猶自立蒿萊拂讀殘碑字字哀鄰塚已澆寒食

野風分送紙錢來

薛肩叟號山雲永嘉人

過朱氏居

碑少車馬南山對草廬雨來雲滿案瓶漏水侵書老樹無全葉清池不養魚吟遑猶學圃日涉趣何如

送人入京

舊游頻入夢客路復如何春晚衣衫薄花時風雨多傳舟看瀑布因釣憶漁蓑遙想冷泉上携琴誰共過徐似孫號有梅平陽人官至安撫

白石巖

東坡詩集卷二

白石出如甌玄壇虎守關日邊潭是海雲下欲無山星斗明孤劍獼猴識大還李君仙去後苔鎖藥爐閑

宿山寺

亂峰藏歲壞塔曲迤入深林四境塵囂并一燈松竹深鶴寒棲樹頂雲靜宿品陰偶此來分榻流泉雜梵音

即事

溪東棠梨秋正好溪西柿子都紅了慙愧猿猴不見未依然日日供山鳥

林一龍行實見前集

山中聽風

空山號朔風，煙火深夜寒。門掩忽自開，剌然動雙扉。
倚墀數竿竹，憂擊摧琅玕。落葉捲地起，高枝如人聲。
設語聽已遠，復在窓戶間。

白沙至芳林嶺

海風吹鳥呼，湯路獨行初。山險遊程緩，天寒雨點疎。
莽田流水外，高樹夕陽餘。忽見題詩壁，人言賈氏居。

次韻飲水登萬象亭之什

東隱集卷二 續十三字

點淡是州城，川原一望平。天高衆峰迥，人立片雲生。
拂石同僧坐，移筇避蟻行。岩阿有泉眼，不改舊時清。

夜坐吟

山寒雨點半成雪，石冷泉流旋作冰。坐至夜分眠不得，
得焚然淚滅案頭燈。

十四夜觀月張氏樓

只隔中秋一夕間，瞻光應未少清寒。時人不曾盈座意，
不到團圓不肯看。

西省餘醺架上殘雪可愛戲呈諸友

餘醺花底當年事，夜雪模糊照石闌。北省今朝枝上雪，
還惜病眼作花香。

趙崇論 永嘉人 登嘉定癸未進士

過楊子橋

一抹輕烟隔小橋，新篁褪穉兩三梢。惜春不覺歸來晚，
花壓重門帶月敲。

宋肩年 號蜀翁永嘉人

山步

未必清秋趣，能如幽意長。孤雲出野水，寒鳥戀殘陽。

畚谷有空響，野花無定香。山翁忘世事，不改舊衣裳。

僧覺新

訪道士不值

孫掛垂藤鶴唳松，松間不見採芝翁。風開案上黃庭卷，
疑是朝來讀未終。

僧法照

表忠觀

錢王古廟鎖莓苔，華表秋深鶴不來。昨夜石壇風露重，
凌雲花落鳳樓開。

楊氏婦 永嘉人

送夫從事

海壇門外浪滔天，妾上城樓君上船。回首八楓丹巷底，梅花霜月夜如年。

馮成 字熙績，官至太師中書令，魯國勳戚公，危篤

至永嘉偶成

危嶼東來，到永嘉南燕萬里。盡平沙粉牙碎骨，死無恨。頭拓中原，報國家。

陳質之 名璿，號軒，永嘉人，登紹興第，授大理寺丞。

東坡詩集卷二十一 詩十五

寄陳同甫

面隔心無隔，溪頭話別情。一春行李客，幾度杜鵑聲。槐市風傳遠，蓬窗月正明。五更如有夢，必在小橋橫。

研軒

謝公樓上風流客，紫髯蕭疎雙鬢白。胸中有氣吐虹霓，林頭無金失顏色。問君借取騎鶴錢，更欲吸盡長鯨川。出門雙屐破寒碧，去學五湖風月仙。

自述

少年落魄走京華，老大無錢赴酒家。羞作寺丞求食

客一川明月照梅花

漫興

二十年前學採樵，採樵只採嫩枝條。何如斫倒大松樹，勾得三年兩載燒。

寄陳同甫

九轉神丸煉已成，十年銖鎰共知名。太平自有龍門策，定向孫吳術外行。

潘遜 字伯言，號草窗，永嘉人。

送人歸姑蘇

東坡詩集卷二十一 詩十六

山驛歲云暮，梅邊忽送君。嚴寒一騎遠，殘角五更聞。鄉夢虎丘月，詩情雁蕩雲。何時重會面，樽酒共論文。

懷曹丹丘

別來春樹綠，凝望獨關情。陶令重歸社，龐公不入城。并寒丹氣在，洞窈石雲生。何日平湖上，白鷗尋舊盟。

元夜

金吾猶有禁，江國正蕭然。燈火自元夜，情懷非昔年。不樓歌欲斷，古戍月初圓。休問傳柑事，牽愁到酒邊。

種藥

嫩絲根苗異，昔從仙地分。荷鋤春畝雨，汲澗曉澆雲。
香成蜂難近，名新俗未聞。今邊多雅致，蕭艾任紛紛。

祐山道中

綠遍沿溪樹，殊鄉春又闌。峰回疑有路，水漲欲無灘。
靜聽禽聲樂，閑同鷗影寒。明朝石門洞，瀑布共誰看。

客懷

地僻草迷吟，竹深人啓扉。客懷因雨惡，鄉夢逐書歸。
波近鷗常狎，風高雁欲飛。餘寒猶未去，尚復戀春衣。

山村秋夜

東隱詩集卷二 續 十七

村深莎草露，夾岸蓼花風。犬吠白雲外，人歸明月中。
寒聲添蟋蟀，秋影減梧桐。隔浦砧聲切，星河落曉空。

赤壁

高歌臨赤壁，樽酒對誰開。橫槩人何在，吹簫客未來。
月寒烏遠急，風靜鶴飛回。無限江山好，蘆花舊釣隈。

宿山庵

趺坐千峰晚，神清一味茶。幽人敲竹戶，明月在梅花。
碓靜泉聲緩，塔高林影斜。此中非捷徑，聊可老生涯。

秋日會陳素齋

與世忘機久，相親祇白鷗。所居環一水，為客又三秋。
籬老黃花瘦，江寒紅葉流。數聲悲靜夜，雁度驛邊樓。

春日郊行

晴空半出碧雲岑，載酒花邊傍夕陰。楊柳未驚春尚淺，
菰蒲有鷺水初深。擬窮異景思移棹，為寫閑情欲寄琴。
自笑不知農圃事，浮生贏得二毛侵。

翁秀峰新居

小小柴門短短籬，故人受用儘相宜。關情巷陌多新景，
遠舍江山似舊時。幽竹叢疎連篠簹，庭梅樹老帶花移。
春風燕子來相賀，對語高梁若故知。

水漲

溪深白鳥飛，柳濕玄蟬語。水漲失漁磯，持竿且歸去。

采石

一望澄江接漢源，柳青蘋綠幾黃昏。舟人指點波心月，
莫是當年逐客魂。

楊妃圖

芙蓉帳暖日華高，雲鬢微偏酒未消。曉起一團紅玉軟，
三郎錯認海棠嬌。

沈準維舟

野樹春深紅照水，新秧雨後綠勻田。斷烟隔岸梧桐
用，人立東風待渡船。

白溪舟中

風約殘雲暖未晴，崇明厭聽打蓬聲。白頭野老磯頭
坐，釣得溪魚不識名。

道中

寒驢溪上髮垂垂，雪壓危橋映竹扉。二十四峰潭似
畫，梅邊自棹小舟歸。

吳端

字子方號湖山樵隱永嘉人

山居漫興

莫笑山莊小，偏於隱者宜。門當八字路，園葺五經籬。
地暖花開早，天寒酒熟遲。不須鵲報曉，已得數聯詩。

草堂

草堂長寂寂，無事且徘徊。幽鳥啼青嶂，閑雲覆綠苔。
古琴邀月聽，新酒對花開。俗駕何為者，移文招不來。

春懷

柳陰滿地水平池，門掩青春刺漏遲。蝶夢任渠分兩

沈蛙聲誰復計公私，劉伶混世酒一石。梁州赴名歌

五，憶午睡覺來風動竹，自收蒲夜看殘棋。

徐儼夫

字之聖號松亭且狀元官主禮部侍郎

賀黃見山應薦

莫道功名負見山，老天須向定中看。但教有子能登
第，達勝先主自得官。秋日幾人誇鶚薦，春風容我共
鵬搏。卜隣自有東君約，一笑樽前萬慮寬。

直釣和韻

一曲湖邊一釣磯，桃花風定柳綿飛。漁人豈識濠梁
趣，只解沙頭盡醉歸。

春晚

門掩深春過客稀，綠陰時復數紅飛。疎簾半捲茶煙
雨，小立黃昏待燕歸。

趙慶澹 字 張南村官王太師

擬古四首

青青河畔草皎皎林下人
草有四時色人無千載身
胡為蹈氛埃樊籠長苦辛
君看鴻雁飛九萬誰能馴

又

西北有高楼樓高夜何其
圓影湛以光遙望斗與箕
何為天一方長恨身不飛
安得駕雙翼上下長相隨

又

涉江采芙蓉皎皎外名利
采之遺所思共此無塵慮
所思在芝田道遠莫之致
悠然對芳草綠滿江南地

又

今日宴良會微風動波心
逆響悲秦箏仁聲和舜琴
古人為此曲寓意良以深
何當共歡樂長嘯溪之陰

九日會飲翠麓

山亭對佳客秋老暮烟橫
鳥下江如畫潮回浪有聲
竹光添麓潤詩思入門清
偶約非因酒相逢話此生

村居

乍晴山染碧過雨落疎花
水澗暮天迥村居春晝佳
倚欄時展畫留客旋烹茶
賸得閑中趣吟詩到日斜

丁山眺望

絕頂蒼崖險藤蘿手自攀
雲烟萬里迥宇宙一身閑
秋氣悲才子夕陽明遠山
看者九日至黃菊翠岩間

山行和韻

歷窮山底路渾不見人家
傍石尋丹鼎隨雲到玉華
蟪蛄幽傳蕙蘼鹿飽卧苔
花中有胡麻醅香泉浸碧沙

八月十四夜

州渚雲飛盡江流碧映天
明朝秋欲半今夜月先圓
玉宇澄垂露銀河冷墜烟
焦桐彈一曲孤鶴舞風前

雨邊

溪雲依翠竹亂石注流泉
數日饒春雨餘寒勝臘天
書從琴案讀茶共藥爐煎
故舊經過少題詩一二篇

久至日書懷

歲月不可挽正如雙轉轂
人生能幾何苦不自知足
西風吹繁霜凍鴈鳴相逐
老幹枯無條積葉掩深谷
冉冉四叙遷忽見一陽復
今年纔四十玄髮忽已秀

久作林下想雅志在幽獨三迳幾株松一窗數竿竹
任懶鉏荒園更種淵明菊逍遙以終年澹然忘所欲

追和陶淵明咏貧士

嗟予薄宦禍予子將疇依晨炊井已凍夜鑿隣無磚
蒼苔滿跡絕卧看浮雲飛老力出市米溪寒莫忘歸
纖纖山雨微何以充我飢習習風吹衣何以慰我思

偶成

風約波痕遠雲含野色低村春向晚急山鳥愛晴啼
牧笛過蘋渚溪船泊柳堤旅魂招未得百草更萋萋

東坡詩集卷之三 續集 二 下

長門怨

未央宮中花滿枝笙歌不斷春風詞玉階露冷與天
近霓裳舞罷瓊瑤危如今舞舞長門雲寒風蕭蕭愁
殺人花開花落淚如洗轉眼身爲陌上塵自笑夜來
清夢猶猶覺瑤池侍君宴

追擬玄真子漁歌

丁山煙雨晚濛濛柳岸蒼波著短篷飛鳥白斷雲紅
一曲清歌淡月中
雨晴山色靜堆藍橋外人家分雨三線岸北遠溪山

片片閑雲趁落帆

春日別張

江雨日霏霏春寒易入衣貧居無卧病愁緒對殘暉
有句平生拙無營世慮稀梅花欺老眼故傍短簷飛

濯嬰亭

雨汲清溪合迴波到此間危峰銜古石幽洞隔塵累
雲影高低樹嵐光遠近山先賢遺跡在盍挽舊風還

借榻

簾捲熏風透葛裳月移花影上回廊客遊不作去
計漫惜高齋一榻涼

東坡詩集卷之三 續集 四 下

計漫惜高齋一榻涼

月夜

笛笛吹清夜蘆花深處聞舴艋天拍水山靜月籠雲
蛩更聲聲切螢明箇箇分任淅塵外事城市日紛紛

偶成用溪陰韻

蘆花蕭蕭百慮忘近來趣味一何長清談自笑如東
晉好句誰能學盛唐舊日故園秋寂寞三年上國夢
淒涼功名元在青編裏况有青蓮在玉堂

寄友

誰謂相去遠，盈盈一水間。欲渡無津梁，中情何由殫。
秋懷多感慨，撫衿起長歎。嚴風墮朝露，輕雲冒遠山。
羣芳盡搖落，孰與堅歲寒。

和韻

愛看山色遍，小立渡頭風。飛鷺起沙渚，何人移短蓬。
村烟秋入夜，江月冷搖空。回首清香滿，方知是桂叢。

厭雨

擬欲占晴待暮鴉，不禁愁思滿蒹葭。片雲飛度風和雨，斜日低穿水浸沙。
蘼蕪石遠收釣笠，芙蓉籬外響簷牙。

蘆花最憐冉冉秋，將來未得先乘舟。月槎。

清明雨中

竹遶清渠長嫩蒲，數聲村角晚吹梧。山家最怕清明雨，打落殘花一片無。

題周恭升謝池讀書處

粉蝶黃蜂二月天，初晴已覺十分妍。市橋船繫垂垂柳，花寺鐘敲淡淡烟。
幽趣靜看青鳥啄，閑情獨羨白鷗眠。謝家風月今何許，憶入池塘夢裡篇。

趙茗嶼

寄高善勝

兩因思昔日，不見半年餘。別後幾回夢，中間三寄書。
兵戈吾幸免，踪跡爾何如。世事難如意，同心却異居。

野望

西風吹恨急，豪傑尚清談。土地全歸北，干戈未息南。
草深尤有兔，桑盡却無蚕。空抱千時策，未能陳二三。

清菴軒

許多清意思，都在此軒間。有石半沈水，無窓不面山。
侵衣青霭潤，擁釣白雲閑。未許嫌幽寂，古人曾閉關。

有所思

浙浙寒城一笛秋，天風吹透青貂裘。魚素不來雁無足，黃葉搖碎遊客愁。
倚劍悲歌還起舞，江漢迢迢西如許。彼美人兮天一方，獨抱琵琶憾秋雨。

五日

橋前波色如按藍，白鷗近晚飛二三。長蒲短蓑青護岬，漁歌互答薰風南。
一竿兩竿釣絲竹，近山遠山簷外綠。楚騷讀罷為招魂，鼉鼓聲中烟雨縮。

送安國北歸

上將威名曾振世間關出成更長歌金戈氣壓遠塵
少玉節光隨春思多萬里呼鷹新號令一聲鳴鶴舊
山河北歸若有人相問休說投南事若何

在所嘆次韻

事已如斯可奈何君王不敢愛山河獨於嶺上天興
敗漁浦江頭客涕歌百代衣冠春夢短一朝未泰夕
陽多無情猶有西湖路隱約梅花照釣簑

饒秋客

陰風捲地鳴休留中原萬里草木秋酒酣耳熱客長
爾月寒披起鷗鷺裘袖中雄劍頻解悟鐵脚功名在
何處秦淮無恙龍蜀寒明朝瘦馬銅駝路

營盤

又隨關驛去強與起營盤畢竟為人役休言作跡專
此身原是幻凡事且隨緣今夜宿何處月明溪外村

菊諸以事棄官

萬里徐行蜀道危戰塵猶自滿春衣是非不在多聞
口出處要當先識機數敵鉏煙分菊圃一絲釣雪立
苔磯已歌聲斷離腸歇清夜相思魂欲飛

述懷

得鹿歸來一夢中半生事業揔成空飯牛豈意干西
伯尋馬何須訪北翁趙既有辭難奪寶楚將無事業
亡子南熏正解吾民愠且弄朱絲奏晚風

杏村聞其友謝昌元及二趙一家俱入翰苑

歸來白鹿岩邊屋清得門庭冷似冰公事中原雙短
髯帶鄉孤夢一清燈帶煙鉏菊閑教僕和月折梅時
寄僧見說道山應咫尺同時俊彥盡先登

休官

欲知趙子休官了負似扶風馬少游借得琴樽留待
月從教簾幙不勝秋自携僕出閑尋藥因載書多却
買舟昨日老農來告我萬千樂事在西疇

眉峰水陸寺

食觀眉嫵翠巖棹碧雲間蕭寺前臨水丁家舊住山
苔深僧跡靜松冷鷓鴣巢鰲拜手先祠下奔馳覺汗顏
趙爾遠名喚子

赤松觀

入門蒼翠合地暖不知冬羊仁屋頭石鶴歸山外松

溪清雲影動碑老辭張封帝者師何在清遊未許從

雙溪寺用張令韻

重來尋野興淡月半松林一寺儼如昨雙溪清到今
亂餘僧改貌秋老客驚心自覺身如寄山林滋味深

多景樓

惡滴甘泉事已休欲窮多景設登樓雲收北固千帆
而雁帶南淮萬里秋夜色和愁迷古渡天風吹恨到
神州青山尚在英雄老休說興亡憶舊遊

岳王墳

東坡詩集卷三 續九
來吊英雄骨尚香一垓黃壤當封殯自從駐蹕來
會誰更提兵入洛陽殯閣有燈秋樹暗隨碑無字四

苔荒寒鴉不識當時事猶戀樓霞暝曉霜

楊妃菊

元是馬嵬山下魂脫胎今復對西風當時若使明皇
見又自東籬召入宮

孤嶼

惆悵逋仙去不還咸平心事已闌珊古梅幾樹宮藏
屋歸鷄數聲雲滿山封禪何如詩句好江湖只有釣

舟開早知今日京城近應不謀屋向浙間

中秋西橋飲酒和盧中之韻

翠蘋風起落殘虹秋月正圓秋氣中但恹肩吾輪桂
長未容文舉酒樽空帆歸南浦潮回北人散西橋斗
轉東烏鵲高飛驚遠目誤疑天際有來鴻

冬夜偕徐敬室自白石歸

落葉溪邊卸小舫似遊赤壁步臨皋溪聲忽靜霜慘
下山意生寒月正高舉世夢酣莊氏蝶此時身在屬
干騷梅花雅有幽期舊特地吹香滿客袍

蔡槃 阮遠菴永嘉人
東坡詩集卷三 續九

遊古寺

山烟寒日暝鳴殿與雲齊松鼠下堦走竹雞當戶啼
碑荒文字古僧老語音低欲住應無計斜陽照杖藜

竹

每愛幽篁下烟簾雨露枝纔聞風起處便似雨來時
節直將誰比心虛只自知青青長在眼休說化龍遲

寄北磬

擬定書中字山中欲問誰一從分手後盡是斷腸時

燒葉駢殘冷，枕疏備夕飢。相思不但此，明月夢魂隨。

留別

欲去休云易，相思恐弗禁。一秋秋雨，千里暮雲心。每自悲行役，知誰識老吟。西風聞過雁，記取問佳音。

山城即事

獨上山樓上，樓高望盡天。更無雲一點，只有月孤圓。樹老飄黃葉，湖空起白烟。故園音信斷，愁絕不成眠。

雪中懷祝聲之

逢人長自說，家遠欲歸難。身暫依蓮社，心猶在杏壇。

東隱詩集卷三十一 續十一

難書燈下讀，磨劍月中看。近日無消息，相思雨雪寒。

寄何尉

向晚出林麓，思君隔濠潯。因看雲過鏡，不覺日沉山。犬吠疎籬下，牛歸古道間。一聲何處笛，吹月上松關。

客中

舉酒吟詩易，貪居作客難。一番思世事，半日倚闌干。霜重竹籬薄，風高石迳寒。無言搔短髮，望眼到長安。

病中

遠舍東風急，虛門靜掩時。交情貧裏見，藥性病中知。

沉疴心當定，清羸步懶移。呼童理書案，為省舊時書。

山居

急雨開新霽，薰風獻嫩涼。苔花傳畫錦，雲葉護書牀。枕上清風細，詩中雅興長。地偏人到少，幽鳥語新篁。

遊梅庵

一點塵難着，推窗晚翠開。早知延話久，悔不帶詩來。習俗可無竹，耐交惟。有梅平生愛，閑步踏碑羹。莓苔。

宿碧瑤山房

市聲不到處，作屋僅三間。洗硯添新水，開窗放遠山。

東隱詩集卷三十一 續十二

濕雲侵樹黑，疎雨飮苔斑。近有閒生活，吟編手自刪。

人間

事盡人間事，西風掩竹門。無人爭碧嶠，有鶴伴黃昏。掃石移雲影，澆花潤月痕。何須嘆牢落，知我有乾坤。

旅中

稻葉響荒塘，秋宵不耐長。猿啼千嶂外，人在一燈傍。雁影溪橋月，鐘聲野寺霜。明朝又何處，烟水正茫茫。

越山早行

青鞋三十里，草露惹衣斑。潮落曹娥渡，雲荒夏禹山。

秋聲黃葉落天影白鷗閒欲問錢塘路漁家未啓關

瓜州

烟際繫孤舟蘆花兩岸秋江空雙鴈落天迴一星流
急鼓西津渡殘燈北固樓商人茅店下沽酒話揚州

金陵

六代帝王州寒烟滿石頭星河天北轉江漢水東流
步絕金蓮雨歌殘玉樹秋白頭有漁父尤說景陽樓

贈江湖隱者

湖上人家住最幽簷牙倒影落滄洲詩成梅蕊三更

東隱詩集卷三十三

月酒醒蓬窓午夜秋移石為添燒藥竈賣金因起讀
書樓經年不入城闔去長倚闌干看白鷗

春思

自覺無春思春長在眼前天晴梅吐雪地暖草生烟
獨步迷山影空腸飽澗泉鄉心徒耿耿為客又經年

冬夕寄友

壁燈花落夜將殘天遠那知客思單鶴帳不成雲外
夢燕樓空鎖雨中寒千年風雅教誰主一曲淒涼只
自彈又恐孤山梅新老明朝相約過長安

自叙

江湖閑步幾經年窮似襄陽孟浩然折簡為求僧舍
茗典衣因欠酒家錢真情盡向詩中見歸夢常於枕
上圓世路風波深可畏結鄰何日遂歸田

次幽居

却粒棼丹未有方且逃人事住山房冷看桐葉念秋
思閑掃苔花背夕陽墻壁遍題無酒句衣裳多帶搗
茶香雲深自是稀來往婆餅一聲清晝長

過橫嶺書信臣宅壁

東隱詩集卷三十四

馬嘶殘月醉醒中行盡天涯西復東兩鬢欲霜難謹
老一心憂國不妨窮只今世路渾如水從舊有情獨
有公彭澤門前昔時柳也應相傍得春風

寄雪蓬地監丞

憶昔青燈夜對床斷猿聲裏早梅香一從去棹衝寒
雪幾度凭闌到夕陽秋思漸於蟬外覺別愁偏向雁
邊長梧桐解得離人意不遣西風吹葉黃

約友同遊

買得扁舟繫海濱梅花嶺外浪遊人江山若欲留連

客詩酒何妨報春柳帶風黃尚淺草茵鋪而綠
將勻約君携手同行樂赴取東郊景物新

次倪梅村見寄韻

江湖不恨知心少只怕相逢雪上頭萬事悠悠雙
屐百年渺渺一虛舟共斟荷露吟終日坐挹松風喜
近秋更好停杯溪月上不妨為我夜深留

鄭介道見訪

數株楊柳種多年今日方維勝客舫掃石共看山色
坐枕書同聽雨聲眠浮夢旋煮蕓絲湯野飯新炊白
玉圓不啻歸心忙似箭強留吟過菊花天

謁范文正公祠

半龕遺像歸貂蟬往事猶思慶曆前未說兩朝親捧
日且言一柱獨擎天山林付與書生管香火當同信
史傳獨恨軍中無此老如今西賊又侵邊

錢塘懷古

鬱鬱東南旺氣浮吳爭越戰幾春秋一從柳色澤無
恙五月荷花半是愁隆替且容吾輩老英雄都付此
江流中原苦被淮山隔莫向西風更倚樓

九日僧舍偶成

落帽年年學孟嘉今年偶客梵王家石林齋散門
掩細雨聲中對菊花

宮主祠

王鏡臺封懶畫眉傷心最是月明時君恩漸絕
掩落盡開花竟不知

林節之

題杜南遊春

馬橋遠路百花潭上莊少陵今不作載酒吊斜陽

史伯璿

與岳太守席上紀遊

橫塘遙遙飛隼旗太守適意遊精廬精廬獨倚鳳山
秋秋來面目尤清癯從遊達官與文士愛此幽憂來
于于東都野客有餘韻詩墨快洒多淋漓

黃友

祝高都護

務身碎骨勇無難祇為君恩重太山風淡月明都護

府功名千古在人間

顧華

水西亭

橫陽城西池水清，鷺鷥鵝鴨交相鳴。
輕舸細網密如織，幽人高卧池中亭。
昨夜涼風起天末，秋思先驚入
毛骨。凝頭鼓角東方明，起看青山半嶺月。

和陳子上避地於閩

龍泉无射斗牛寒，久别令人夜夜看。
湖海定添雙鬢雪，乾坤誰識寸心丹。
歌傳樂府成新調，書到家鄉憶舊歡。
松菊歸來尚無恙，先生何處獨凭闌。

即事

古樹黃昏帶遠烟，瑤臺入夜月當天。
涼風忽洒庭階樹，玉露滴衣人未眠。
開門不見故人来，翠竹陰陰護碧苔。
小玉自拈檀板，至夜深一曲紫雲回。

東顧續集卷之四

李孝光 字季和 詳見前集

青天有鵬鴒

青天有鵬鴒，一日飛萬里。
橫絕四海上，孤兔草間死。
平生精悍姿，垂翅當清秋。
且須養六翮，莫使羣鬼愁。

過山寺

隔溪茅屋半開扉，綠護晴林晝打圍。
野鹿飲泉山影動，幽禽出樹峴花飛。
百年往事回頭換，一路斜陽逐客歸。
要識上方何處是，鐘聲隱隱隔烟霏。

雨後村行

雨過沙頭漲，痕滿林紅葉。
自紛紛，水平路面高低。
見風約溪聲，斷續聞老屋。
無橋橫獨木，滄洲欲雁起。
寒雲殘蘆頭，頂花如雪。
莫是吟人髮上分。

澤國秋深景物非，西風獵獵又吹衣。
路行落葉離人去，山破寒烟獨鳥飛。
潮信到灘推月上，隣家停火候船歸。
村醪香軟鱸魚美，自笑吟邊貌不肥。

苦竹村

藍輿輶輶路高低，苦竹村南古峴西。
草金罍并留客。

飯麥田焚棘斷人蹊花稍春意闊禽語石磴霜痕印
虎跡心自愛閑身尚役好山何處是真樞

十里

官河十里數家莊石埠門前繫野航梅月逢庚江雨
歇稻花迎午水風涼橋橫自界村南北候斷難知里
短長倦矣野塘行瘦馬雲山杳杳復蒼蒼

秋晚別業偶成

平原渺渺路西東豈葉繞黃柿半紅懶下江潭塘水
涸泉歸壩屋野田空燒烟不斷經秋旱草露無多微
夜風行過小橋人住處短籬清曉護哇荳

趙鄉次舊韻

興來不買剡溪船定馬衝寒款著鞭遠驛水聲殘雪
夜半橋山影夕陽天雁橫雲宕猶千里春入梅花又
一平喚僕更尋前處宿有詩還和舊時篇

白沙早程

聽得隣鷄便問程前途猶有客先登官河半落長橋
月僧塔疎明昨夜燈古渡潮生鷗漫夢野田風急浪
歸騰雁山喜入新詩眼踏破秋雲最上層

樂成

萬葉蕭蕭獨厭聽長江日脚未全曉重遣展瓏牙青
白稻盡秋田孕更青偶向前村逢斷岬欲尋古寺傍
山行嫩寒日暮添蕭索無那新來禁酒亭

辛亥玉川問歸

松菊當年手自栽故山招我賦歸來石橋衝曉霜蹄
滑梅路偷晴雪眼聞家在夢中猶未到春於臘底已
先叩關河風景依然在千古興亡付一杯

丙子泛舟登輿

鷗時豚奔半榛荆村北村南感易生雨過雪消連日
凍潮平水歇下塘聲鴉啼古樹寒烟濕人謁荒祠上
艇橫一段鄉情渾漠漠隔江斜日暗孤城

次晚春韻

燕懷沈沈春晝永閑敲棋子小開東拍天漲綠連朝
雨滿地殘紅昨夜風草際夢回詩有債柳邊寒薄絮
無功韶光暗換年年事莫遣閑愁著髮中

東林庵寺

香社寒寒度歲華客來猶記話分茶橋橫山郭前溪

路樹隔厨烟何處家官馬放歸門迤草野僧移去石
泉花荒原相接多鄰塚祭掃人歸噪暮鴉

鄭昂 守處抑密卷

阻寇

一程還一問相識亦相疑行李時時束孤蓬處處移
白鷗依渚靜寒雨過溪遙對遠方無象吾生未可期

舟至南塘

纔過南塘驛湖光便可憐漁翁低撒網溪女笑撐船
仙館孤蓬頂樵樓五里前蕭蕭不相見稚子定忻然

閏八月歸故山

負郭曾無二頃田何由辦得買山錢秋風八月又八
月客路一年還一年鷺鳳俱垂赤霄翅麒麟不受黃
金鞭功名富貴真細事只問平生不問天

棲遲

棲遲久慕王官谷飄泊仍依謝客岩貧賤誰能從趙
孟行藏我已卜巫咸冥鴻豈解投繯老馬惟思脫
轡轡却咲杜陵生計拙晚將身世托長纜

感懷

玉葉凄涼仍去國梓陵老大竟飄蓬荊州豈免依劉
表蜀道終須謁鄭公三禮賦成追昔日七哀歌罷起
秋風青青亦有江南草鷓鴣洲邊恨不窮

蓋世英雄嗟已矣百年天地亦悠悠
我衰王暮雨歡娛甚武帝秋風感慨來
操筆誰題鷓鴣賦吹笙空憶鳳凰臺
江南楊柳蕭疎甚謾寫平生庾信哀

呈尹古巖

抱甕年來卧漢陰蕭蕭華髮感秋林柴門賸喜無人
到不廷蒼苔一寸深

蹴鞠圖

玉階蹴踘對清光御服晴翻內乳香日暮晉王隨羣
去宮鴉啼月暗春坊

小景

水驛山橋四五里楓林茅屋兩三家何人踏雪尋僧
去潮退春船閣暮沙

便面

水邊獨立淡秋思忽見夕霏天
齊開白鳥不知何處去青山渾欲渡江來

鄭季明 名東行題見前集

送江陰郡博周元治歸平陽

君不見蘇秦昔上秦王書，嫂不下機，妻不炊，青燈長夜，股流血，黃金六印何累累，又不見陶淵明，富貴視之鴻毛輕，腰寧不折五斗米，歸來籬菊秋盈盈，周君妙年江海客，幾度吳花醉中摘，蒲帆半幅風颭颭，長嘯一聲江月白，我家亦在蒲海頭，此時春酒濃如油，堪憐千里尚飄泊，恨不共買東歸舟。

越溪

東坡詩集卷四 續六 下

三月雨晴天氣新，老夫起望紫綸巾，峴花紅白遠迎棹，江燕去來低傍人，冷面誰能憎俗子，好山吾得作比隣，明時獨愧才卑拙，老大猶為江海臣。

西湖圖

二月西湖春似海，南峰北峰天出雲，美人如花坐船上，學唱竹枝人不聞。

寄友

愛爾湖邊草堂靜，青青竹色照人衣，閑門無事開茶酒，不啻風高柳絮飛。

吳肇 字次瞻號隱遊瑤安人

年落

牢落荒村里，春深却似秋，林凋風落葉，石罅雨添流，白日潭饒睡，青年總是愁，回頭一悽惻，生計未能謀。

憶達萊

仙山四萬八千丈，我嘗獨立山上頭，大鵬東擊滄海水，阿母西下昆崙丘，丹光燦爛射白日，雲氣縹緲成飛樓，歸來耕雲種瑤草，足跡不到三千秋。

洞庭秋望

東坡詩集卷四 續七 下

洞庭遙在天之東，放歌濯足秋正中，君山倒蘸翠螺濕，湖水直與銀河通，一點兩點沙鳥白，千樹萬樹霜葉紅，美人娟娟隔秋水，目極萬里雙飛鴻。

圖書

方方一寸青琅玕，刻鏤小篆蛟龍螭等閒，藥取白蛇血，替華照耀光，乾坤黃金鑄出大如斗，何用取之懸肘後。

杖

枯藤九尺如金蛇，黑鱗點綴身上花，穿雲日日踏溪

路不憚挑錢來酒家扶持出處隨所遇變化真蓬風雲去

○ 寄遠謠

二十年前嘆別離，舊綸愁着嫁時衣。此身願作如螭蝶，夜夜從君夢裏飛。

墨竹

倚杖看明月，停杯唱竹枝。美人期不至，對影立多時。

夜泊

殘夜成舟泊，寒風靜棹謳。鷓鴣啼店曉，螢集稻田秋。

東坡詩集卷四續八下

出處渾無定，生涯不自謀。乾坤浩蕩還似一萍浮。

采菱歌

採菱溪水濱，風吹藕絲裙。桂棹不敢棹，恐把鷓鴣分。

陳元暉字旣屏山永嘉人

山行

短策登臨處，白雲三兩家。溪山增秀麗，談笑咀英華。

興盡苦啼鳩，春歸怨落花。主人有珍味，簞蕨正抽芽。

林正字清淵號一翁平陽人元祐四年有詩

遺興

黃金難買老，自嘆鬢毛皤。本分且如此，明時可奈何。攻吟詩轉久，惜醉事還多。寒甚溪頭夜，誰能載雪過。

江邊

炎天日偶出，四顧欲躊躇。夜雨叫南浦，殘雲過別山。秋萌苗葉上，春寄藕花間。更羨沙頭鳥，知機分外閒。

寄亦城葉學正

相望江樹遠，清夢阻雲津。三百里餘路，幾重山外人。

東坡詩集卷四續九下

石橋僧拜月，桃洞馬行春。已滯劉郎趣，秋風渺憶尋。

老來

愁殺漁鹽地，生涯寄蟻柯。春秋將耳順，貧病欲家和。咲向老來減，言於醉後多。黑頭行樂日，那更識風波。

寄裴雲山

南山高且深，竹松帶流水。先生廬其中，迥若崆峒子。

雪髮覆兩肩，深悟造化理。手註三體詩，名滿四海耳。時以詩名家，亦來質疑似。我本浪得名，長掛春風處。

乃識先生心，非非還是是。

謝子通字以達號近軒永嘉人

謝公樓

南山不與北山連中有雙峰媚一川
川水于今半成陸謝公樓閣尚依然

白溪舟中

風約殘雲晚未晴崇朝厭聽打蓬聲
白頭野老相邀醉釣得溪魚不識名

昭君

驚心漢月苦難堪墮指連霜冷未晴
萬里哀彈千古恨誰知流韻滿江南

許工之字

永嘉人

和戴奎韻

溪上扁舟載鶴過經塵回首謬如何
晚年丘壑襟期好此日江湖感慨多
狂客空遺鸚鵡賦家人休唱廣
庭歌等閒一嘆成疎放倒看秋衣似敗荷

又

龍樓鳳閣久無心自愛漁磯坐處深
有待神仙開玉局不將詞賦賣黃金
雞鳴海上扶桑樹犬吠溪頭柳

杞林富貴功名皆細事相思空寄短長吟

梅珪字秉玉永嘉人

用韻呈戴東野

晚看江燕掠簷過落盡春花可奈何
南國烽烟春尚急西山爽氣晚猶多
吟看詞客閒居賦醉和隣翁擊壤歌
更喜方塘初漲綠呼童趁雨種新荷

又

江村十日無來客雨後蒼苔一寸深
誰為賡歌彈匣劍自教供具費黃金
夕陰丹雲歸屋涼思結月滿林疎散
更憐無別事據林時伴候虫吟

陳虞之字聖俞永嘉人

送別

柳濕征衫晚出關荒城古雪劍花寒
西風漠漠龍沙路馬上青山帶醉看

山水小景

千年老樹立蒼石三峯兩峯天出雲
青溪道士坐船中自攜玉簫人不聞

陳麟字文昭永嘉人

題歸去來圖

飛泉千尺銀河懸，
孤松石上蒼龍眠。
四山無數白雲出，
五株衰柳當門前。
葛巾大人步其下，
悠然別有山中天。

題志岩卷

正樹當窗照眼明，
幽人枕石聽秋聲。
此身不入天家夢，
白髮青山酒一觥。

劉平更字

平陽人官至監稅

對奕小景

坐對楸枰日似年，
湖光如畫柳如烟。
眼前局面從機巧，
輸與山林一着先。

題梅

孤根鏤雪春猶淺，
老幹封苔藓半閒。
絕似西湖停棹處，
短篷斜過一枝來。

廢墓

滿地榛蕪塞墓門，
百年翁仲卧雲根。
青山銷盡英雄骨，
閒向樵人問子孫。

林景英字德芳平陽人元帥府照磨耽隱山

廢觀

羽衣人已化，無處問珠處。
春色掩誰種，天香雜自靈。
片霞飛絕頂，一鶴下青冥。
荒蕪空階上，猶聞夜祭星。

劍子歌

匣龍夜半忽飛去，
猛挾冰濤還故處。
芙蓉光斷血花寒，
腥鬼濕帶天吳淚。
誰人手挽銀河水，
神工剪下蚩尤尾。
冶金不躍人間靈，
時聽七星自相語。
乾坤萬里清塵沙，
手持大柄還天家。
鴻門徒舞好粗膽，
豈信曾

經斬白蛇

喜雨和韻

乾風作意翻遺肥，
小兒還驚鞭蛇驚。
斗酒千金買無處，
龍骨却掛墻西隅。
秋郊祭罷楓林鼓，
社鬼不靈天亦怒。
仙官曉拆五湖封，
阿香自洒楊枝水。
商羊舞濕衙城烟，
晚田稚綠涼翻翻。
行雷道士向人說，
昨霄我去朝三天。

日出入行

朝出扶桑來，莫入虞淵去。
胡不縱馳驅，百歲一朝暮。

寄陳莘村

玄冬梅半白，光接太丘星。雪月往來夢，溪山長短亭。
利名成露草，行止付風萍。三十年來友，無如老典刑。

秋風

城然何處起，水國不成眠。獨樹人疑雨，開門月在天。
漁舟移絕浦，雁陣落荒田。曉起傷漂蕩，蘆花主屋前。

言歸

言歸江海上，甘向石田畊。不愧為斯世，能閒過此生。
地從隣竹占，樹聽野禽爭。坐咏風濤外，南山盡日橫。

林氏菴呈周鍊師

遙跨青田鶴，翩翩到此來。庭生自家草，山有主人梅。
掃石夜朝斗，雨田秋起雷。誰知塵影裏，清趣似蓬萊。

送友之石龍

一杯渭酒勸詩豪，楊柳西風拂去袍。行路正當金虎
壯，登雲不憚石龍高。水縣岩白驚殘雪，日漾溪紅認
落桃。記取奚囊新得句，月三四幅寄東皋。

陳珙字州向永善人登洪武辛亥第

桃花曲

桃樹去時栽，桃花今始開。花開已結實，郎去久未回。
種花莫種桃，桃花最情薄。繞向東風開，又逐東風落。

屏風曲

蝶棲石竹銀交關，水凝鴨綠玻璃鮮。錯迴六曲抱膏
蘭，阿環對鏡擲金錢。沈香火煖朱萸烟，酒觥綰帶新
承歡。天風吹露屏外寒，城上烏啼楚女眠。

湯元善字平陽人

草堂

懷茲頗有年，面勢在經始。辛勤有屋廬，茂密樹桃李。
雖無車馬喧，僅見兒童喜。最哉王右軍，植果在栗里。

又

西疇農事畢，簪盞良朋多。閒居賦潘岳，種樹思秦駝。
開軒挹京月，對酒仍高歌。紛々青雲士，富貴終如何。

又

僻處海一隅，地遠少林麓。素練紆清渠，橫琴向茆屋。
趺坐對南山，飽食意自足。珍重喬居詩，要使百過讀。

又

推愛田園居，自顧非懦夫。庭前種松柏，期為歲寒圖。
方池蔭疎竹，梅月清而癯。酒酣枕書卧，此樂何可無。

林希顏字 平陽夏澤人

釋明亭

耒耜休畊後，詩書樂事兼。芸香春滿屋，燈影夜垂簾。
野犢眠幽草，山禽下矮簷。長憐鹿門吏，不似晉陶潛。
章功樵平陽人官至興山縣丞

寄張芳千戶

十年讀書不下榻，一日仗劍去從軍。固知抱志逾同輩，已見論功策上勲。
白馬錦衣秋枝武，紫閣銀燭夜論文。相望萬里知何處，江樹微茫隔片雲。

東鄰宜中

瀟灑中書舊省郎，歸來兩髻已秋霜。靜看山色開蓬戶，醉聽江聲卧野航。
詩興每從清興發，宦情何似豎情長。相思後夜知何處，明月蘆花淺水傍。

草堂新成

新構茅堂此日成，秋霜忽向鬢邊生。柴桑正待扁陶

令，瓜圃何妨學邵平。野服便應裁綠芡，晨炊更喜得黃精。
無才正合藏丘壑，笑向滄浪自濯纓。

鄭諡字公安永嘉人

舟中偶成

九斗山光拂曙開，西湖水色碧如苔。錦雲十里荷花蕩，中有漁翁把釣回。

牧牛圖

飽飲長林碧草間，春風牛背穩如山。一聲短笛斜陽外，知是前村放牧還。

又

草滿前村雲滿簑，雨餘牛背夕陽多。年來識破邯鄲夢，一任臨風扣角歌。

魯時中

題陳元暉屏山卷

好山高列翠芙蓉，疑是匡廬第幾峰。中有幽人讀周易，柴門常倩白雲封。

東甌續集卷之五

張天英 字義上號石渠永嘉人官

白額駒

白額駒天之驕龍之驤騰身渥洼水上與浮雲馳王良造父不敢御逸氣似欲吞熊羆君不見瑤池遨遊世何補烏江棄擲令人悲大行之山多路岐白額駒慎勿輕受黃金羈

畫山水歌

我有山水癖由來好幽栖十年遊雁蕩十年遊會稽

東甌續集卷之五

續集卷之五

或言秦皇昔時愛仙術驅石下海如鳧鷖洞口誰未斷龍耳驪珠夜照天雞啼三峯參差九華老蛟龍鼓浪方壺低醉墨淋漓落吾手咫尺萬里雲淒初疑巨靈擘開翠嶽濕馮夷擊破青玻璃又疑劉阮同行赤城下漁舟棹入桃花溪對此長歌發幽思便欲着屐來攀躋我家碧山最奇絕綠羅蕙文綠丹梯昨憶金門拂衣去自種青松與人齊幾人欲盡畫不到惟有四時雲月可以相招攜吾負碧山此為客何異乎巢由軒冕行塗泥從吾好歸來矣

桃塢吟

客鄉遇寒食因作桃塢遊桃塢年年發春色館娃香迳隨東流羅敷採桑隔綠水漁童小海歌路舟三五夕繫不知醜紫花紅花簪滿頭欲開未開竹傍戶見我白髭陽作羞羞顏微破被人笑自言此客曾來否側聞郭陀語此客寧尔留太白老元丹丘玉樽錦瑟春風樓

白雲歌

白雲出千峯飛渡滄海去白下楊花春滿江一夜隨雲化為絮黃鸝桑之上青天視蓬萊落何處我作

東甌續集卷之五

續集卷之五

白雲歌勸君一杯酒不見從龍雲風雨飄零作蒼狗碧山堪栖君好歸富貴於吾亦何有

醉時歌

挹翠樓前秋日清挹翠樓下秋水明海色屏開九峯曉玉樹時作蛟龍鳴主人愛客勸客醉鳳絃欲語杯先行杯上菊花黃似酒碧袖雙歌若揚柳白日飛去紅燭寒雨而玉童爭拍手一咲風颺人初疑蓬島何異瑤池人生百歲不樂何為不願髮再黑但願長

醉如今

題吳山釣雪圖

隆冬西北雲，羣物共衰微。萬雪開陰崖，青松一何好。
小竹不受風，低回向人掃。節落化穹廬，樹壓珊瑚倒。
誰將渭水竿，移舟入瑤島。此時沙漠天，留旃命如草。
復有轅下車，夜蹶藍關道。哀、節義艱，何如此溪老。
溪老謂余言，貞心當自保。詎知三尺義，功成在華顙。

送張學錄歸柯山

幽人若明月，皎皎天壤間。忽醒西堂夢，隨舟入柯山。
山中古樹影，照見髣髴斑。白兔搗靈藥，何時得休閒。
兩兩乘鸞女，咲舞如花顏。長歌紫雲上，仙風安可攀。
因之下江浦，遺以雙玉環。

次韻鼎章宜竹

明年五十人，今年滿頭雪。所憂國與家，中心常悵。
鴻雁去復來，蟾兔盈復缺。胡為宦遊者，有此遠相別。
妻子望我崑崙時，在冬月。

松雪上人以墨君見似道托興而歌之

海水變為酒，盡醉蓬萊客。蟻龍與翠蛟，各飲三千石。

東影行月九雲氣，浮天白山人久不歸。瑤草年年發，

感寓

皎皎碧牕女，不顧珠與金。十五弄詞翰，一十能為琴。
彈成鳳凰曲，音響揚北林。雖云嫁夫婿，未嘗同枕衾。
良人遠行役，賤妾多苦心。明月鑒孤幃，白露沾我襟。
浮雲掩明月，對酒不忍斟。醜老何足惜，但感無知音。
傷彼陽臺北，逢君進荒淫。

病起

出戶見青草，始知春意深。行行倦復止，至此庭樹陰。
層雲掩朝日，歸鳥思故林。節序忽已易，徒勞霜露侵。
幸有樽中物，為吾解愁襟。

送黃仲珪歸松江

幽蘭抱貞姿，結根巖谷中。光風汎爽葉，及此春露濃。
君子既不異，衆草難與同。尚為王者香，含華待清風。
撫瑟起長嘆，曲盡情未終。

秋浦送吳錄事之吳中

長恩秋浦月，今見秋浦人。山中讀書室，乃與九華隣。
雪山弄明月，垂彼清溪綸。得魚赤金尾，騎上龍門津。

吳頭坐烟艇放魚歌白蘋多君如李白且盡樽中醪

青山白雲圖

仙人胸有琅琅樹吐作千峯落豪素峯上蒼蒼一尺
大峯下雲行亦無數因憶曾為天帝賓家在白雲深
處佳白雲如龍飛出山我亦攀龍躡雲路青山笑人
不早歸大笑昔為龍所誤變化無定踪飛揚為誰故
試問古共工何勞不周怒飄飄巢上翁肯受風塵污
安得兩齒展載我逍遙步醉卧青山看白雲勿噴老
子來遲暮

和陳伯良韻代湯子婦作

美人如花隔秋水翠髮新蟠鳳鳳尾年年花底醉春
宮不是盈盈花上卷舞衫血色迎風揮南風北風吹
折枝誰憐蕩子婦含顰坐荆扉夜夜望明月睡時山
月低男兒未富貴徒勞歌虞虞舍心叩月不自見願
照若蘭錦中詩妾身如蚕不食葉自然吐出五色絲
字字結同心無人為持去夜夢化為蛾尋君不識處
隨雲飛遍十二峯夢回日出滄江東中使傳書呼塞
鴻少年仙客成老翁請君歸勸君酒酒如泉杓如斗

庭中桂樹青鸞家

松屋

四壁青蘿月長松白鷺巢山風吹葉下添覆一重帟

蘭亭

酒醒風雨濕衣巾曲水荒涼梵莫春簷外蕭蕭脩竹
在相逢如見永和人

鼎鑊子山秘監

金谷花香美絲絛擅鄉雲暖更溫柔客懷不記春深
淺卧看桃花溪上流

太液春深綠水濱後宮爭唱柳枝新黃金不買長門
賦醉酒花陰睡殺人

鬲于思容御史

春風三月酒如泉短屐青衫不厭穿明日吳門聽馬
過休驚林下白雲眠

送山東于憲史

曉月中天絳闌開一鞭雲影下霜臺山東父老顏如
土日日田頭望雨來

黃九萬 平陽

村居

幽居無別事，靜裏一乾坤。自掃鷗邊石，誰敲竹外門。
落花春水岫，啼鳥夕陽村。時有清風至，凭闌酒一樽。

淨明寺

閉門淮水淨，一迳入雲間。高樹欲無塔，平田却有山。
鳥啼遊客去，花落定僧閑。寂寂棠陰晚，孤舟載月還。

○ 寓居

借屋城南佳，清溪枕水涯。一橋分驛路，兩岫合漁家。
僮仆能供茗，人閑欲種花。故園春正早，無語怯韶華。

鄭氏西莊

偶過幽人宅，橋橫一水流。書聲幽日曉，野色豈花秋。
地僻無喧馬，童閑有卧牛。淵明千載上，此意亦西嘯。

冬夜感懷

賓館寒生酒半醒，小窗霜月照人明。山翁不愛銷金
帳，一榻梅花夢自清。

何汝熊

元旦

臘盡寒猶厲，春來雪未乾。流年情易失，為客敢求安。
故里屠蘇酒，新年柏葉盤。嗟哉老兄弟，誰與共清歡。

王份

山居雜咏二十首

扶桑日出曉瞳瞳，桃樹花開一線風。黃鳥數聲人未
起，小窗只在碧雲中。

黃綺由來是漢臣，商顏隱去紫芝新。誰知鴻鵠高飛
日，羽翼先成屬此人。

柴門掩雨不曾開，石迳蒿多少客來。只有林間雙白
鳥，晚涼溪上自飛回。

江上船回唱帽郎，聽歌長喜據胡床。等閑濯足清溪
尾，水落桃花暖似湯。

山居無事聽更籌，惟見蟾蜍轉玉球。坐到夜涼清不
寐，笛聲只在水西樓。

岩屋高開翠作重，雲深瑤草碧成叢。只消雨過看圓
畫，何用移舟入剡中。

楠樹青青近石樓，春明山色上簾鉤。道人醉後眠吹
笛，長候蟾蜍出海頭。

集 297—122

小窗夜靜撲春蟲。山合風聲響石鍾。投隱不知身是客。白雲相伴自從容。

見說龍歸滄海頭。海天風雨洗清愁。柴門不出已十日。倚遍溪邊第幾樓。

籬邊移菊及春前。秋後看花對客筵。試問陶潛歸去日。有琴何事却無絃。

溪頭雨歇照晴曦。起看溪流一夜淩。幽鳥數聲山樹碧。白雲依舊掩柴門。

山南山北野人家。樓上春風吹柳花。餽得吳蚕三百箔。村村細雨響螺車。

西家女子碧羅裳。一對螺鬟淡淡粧。年少才郎重回首。風流酷似駱賓王。

早起科頭髻不梳。門無俗客稱幽居。閑凭石几脩文字。偶閱仙人相鶴書。

竹迳松林避暑時。細泉鳴咽碧淅淅。清風一榻涼生袂。坐看苔花長石脂。

野人門巷碧雲連。雲外松聲奏管絃。向晚雨涼持短策。掃陰深處聽鳴蟬。

遠屋青山翠不乾。閒窗多作畫圖看。仙人海上時相過。乞得囊中九轉丹。

清狂嗜酒發天和。自笑經年酒病多。莫向樽前問奇字。只須聽取醉時歌。

山根茅屋起炊烟。初日瞳瞳上碧天。野老自知耕稼樂。教兒貰酒不論錢。

漫山雪似春花好。草屋蕭蕭只數家。老嫗也能知客意。石窪汲水煮新茶。

天上秋風夕清虛。占廣寒。祗應修月戶。折得桂花看。

竹齋圖
溪上茆齋幽趣深。石林飛翠玉成林。山行白日看龍化。路入青雲聽鳳吟。清影墮杯傾碧酒。秋聲遶屋亂琴。十年征伐雙蓬鬢。客邸披圖思不禁。

送葉山人
天台山中春正好。早約扁舟獨自歸。白屋高眠無俗客。青囊閑檢識深機。山雲出谷不成雨。溪鳥避人長

遠飛。我欲相從問劉阮。謾携藜杖叩柴扉。

次戴文祥歸田韻五首

歸田蕭蕭老此生，懶將心事訪君平。投閒自覺襟懷好，傲世惟知袞冕輕。雨過滄江雲樹密，日高青嶂石窓明。十年結得漁樵約，似向林泉大有情。

不向燕然問勒銘，獨携短策扣林扃。避人好鳥衝風去，隔水青山照眼明。詞翰有時題負販，釣絲何處拂蜻蛉。忘機復得閒中趣，歌枕西窓夢未醒。

浣花溪上卜居成，投老應兼吏隱名。每向樽前搔短髮，不隨年少請長纓。竹間採藥青猿出，石上調笙紫鳳鳴。為愛高標無俗韻，四時風物有餘清。

野迳遙遙度石橋，娟娟竹翠擁搖搖。籬曉吠眠雲犬，高樹寒鳴泣露蛩。袖拂琴絲留客奏，香縈銅篆福

意飄歸來陶令多清事，更向春前種菊苗。老去幽栖還自適，詩成應遣和羊何。到家杖屨登臨遍，回首江湖感慨多。草閣正紅蘭葉佩，水鄉頻聽竹枝歌。絕憐門巷塵囂隔，有客常從醉碧荷。

山中感懷二首

別去山中不記年，故人相見思依然。蓬萊弱水猶清

幾滄海桑田幾變遷，天上鳳麟方出世。雲間鷄犬自

成仙，龐公豈解終高隱。投老仍明峴首田，山房清占白雲多。溪路灣灣少客過，風定小窻飛野馬。雨深幽谷長金蕪，文書入夜然藜照短褐。衝寒扣角歌天下，只今開玉局。欲憑青鳥問如何。

寄兄

江上冥冥雨似烟，鷓鴣飛急渚沙圓。十年書劍窮裘老，萬里兵戈羽檄傳。阮籍途窮空自嘆，馮衍貧甚復誰憐。天南地北雙蓬鬢，漂泊還同不繫船。

陳高子子上行 詩見前集

生嘆

生嘆黃昏後，悲添白髮新。清宵誰共語，明月自相親。江海成何事，乾坤只此身。故鄉無信息，歸計尚因循。

避地永嘉

春來日日起西風，吹起浮雲過海東。花落名園芳草滿，燕歸華屋故巢空。陶潛解綬閑居久，王粲登樓作賦工。舊日交游多白首，時時相見慟途窮。

得子

得子雖云晚，開懷却自今。故詩萬事足，聊慰一生心。
征婦怨 深長冀聚屬望深，家貧湯餅具惟存。典珠奉

馬懷

征婦怨 征婦無榮歸，田且避喧干戈。隨處有故舊，幾人存。
市藥扶衰病，持杯慰弟昆。不因來往客，終日閉柴門。

征婦怨

征夫出門時，兩臉淚垂垂。把酒勸夫飲，執手問歸期。
歸期今已過，更無消息歸。明朝倚樓望，惟有雁南飛。

商婦怨

商婦怨 卷五 續十三 仁

嫁夫嫁商賈，重利不重恩。三年南海去，寄信無回音。
妾身爲婦人，不敢出閨門。縫衣待君歸，請君看淚痕。

白芍詞

美人裁白芍，製爲身上衣。塵垢不容汙，霜雪換水肌。

又

綺羅非不貴，隨時變顏色。爭如白芍，衣著破絲猶白。

白頭吟

試聽白頭吟，謾飲樽中酒。古來悲白頭，人情苦難久。
結髮爲夫妻，百年期永保。容顏衰落相棄捐，何況君

臣與朋友，漢高寬大主。蕭何問國功，說言一以入。幾
死天獄中，陳餘與張耳，刎頸同生死。一朝爭相印，仇
讐世無比。周文呂望，不再見。管鮑結交，寧復聞玄德。
孔明若魚水，膠漆孰云雷。與陳斯人，自此亦已矣。今
世求之更無有，談笑動干戈。那能托身後，聽我歌歌。
白頭勸君飲，君莫愁。日月有時而剝蝕，世態誰能終
不易。

山中讀書圖

遠山如藍近山綠，前門多松後門竹。幽人讀書坐石
根，有客挈舟過溪曲。白雲冉冉落塵世，清風冷冷散
飛瀑。林泉深處隔紅塵，便欲相依結茅屋。

啄木鳥

啄木鳥，啄樹枝。頭紅如血，口如錐。終日啄木長苦肌。
木心盡，虫如不啄。天生爾禽復何爲，吁嗟乎啄木鳥。
佳木盡，盡知不知。

高明

高明 字則誠，號柔克齋。安人元至正進士，爲慶州錄

宿先公房曉起偶成

曉雨池上來，微風動寒綠。幽人睡初起，開窗見脩竹。

西山帶曾雲隱隱出林木。境并塵自空。慮澹趣常足。
獨坐無語言。流泉下深谷。

夏夜獨坐蘭胡無送

夜靜坐前軒。明月方皎皎。大火既西行。涼風在木杪。
庭際促織鳴。涼露下芳草。緬懷羈旅人。重感歲時老。
安得躋空同。一問廣成道。

夜久群動息。境并無炎蒸。涼颼散浮雲。惟見河漢明。

緬懷塵紛勞。喜際夜氣清。安得舍所趨。白日澹無營。

仰看斗柄移。耿耿低玉繩。天運亦有常。吾生何時寧。

東隱詩集卷五 續十五 仁

楊季常約至山中既而不果因以詩寄

仙人海上來。駕言遊蒼冥。乃逢浮丘伯。駐之紫霞城。
鳳皇不可招。梧桐何青青。焉知碧山月。期子待吹笙。

二

天寒木葉下。短景淒其清。幽居有所思。振衣臨廣庭。
仰觀冥鴻飛。竟與浮雲迎。悵望不可見。空山暮雨生。

三

秋菊有餘色。可以慰幽情。豈無一樽酒。泛此黃金英。
美人久不來。歲晏霜露零。坐感芳草歇。佳期悵未能。

題蘭

美人在空谷。娟娟抱幽芳。長林自荆棘。安能散馨香。
借君水蒼玉。與我紉佩纓。願結誰人交。歲晚無相忘。

賦幽慵齋

閑門春草長。荒庭積雨餘。青苔無人掃。永日謝軒車。
清風忽南來。吹墮几上書。夢覺聞啼鳥。雲山滿吾廬。
安得愁中散。尊酒相與娛。

送張從善

四海張公子。才華重縉紳。蚤從樞府辟。已踐屬車塵。

東隱詩集卷五 續十六 仁

通籍聯清禁。嚴更列近臣。周廬金帳曉。嚴室玉墀春。

馬潼桐官酒。熊肺少府珍。青冥多雨露。黃道煥星辰。
往事疑皆夢。浮名笑此身。馮唐雖磊落。願駟竟逡巡。

歲月黃塵老。關河白髮新。還家見江搖。舉事識陳遵。

春水桃花鰕。西風笠澤蓴。扁舟五湖客。陽羨一歸人。

我惜交遊晚。相期意氣真。真鴻何杳杳。片鷗自蹉跎。

斜日橫江路。寒雲隔水濱。何時謀一壑。卜築願相親。

題明妃出塞圖

竟寧關氏出塞城。聲聲斷淒龍庭遠。雲竟與漢月。

隔壁草空作春風青。漢庭公卿無遠舉。却遣嬌安嫁
夷虜。豈知劉龔與楊樊。復把丹青悞人主。當時國計
不足論。佳人失節尤可歎。一從雕陶莫畧立。回首不
念稽侯獮。網常奈亂一至此。千載玉顏猶可取。蛾眉
尚不嫁。單于滅火安知非此水。良工妙畫不必觀。勿
因一女譏漢元。宮闈制馭苟失道。時懷變起非一端。
君不見玉環自被胡離汚。豈是丹青解相誤。

○ 桐底圖歌

方壺圓嶠溟海東。金銀樓閣靈芝宮。三千水弱不可
度。雪浪自與銀河通。甜波倒浸珊瑚碧。水崖壓斷珊
瑚紅。我昔馭氣行鴻濛。從以瓊輿挾神公。下尋麟洲
踏瑤草。大扣石室呼喬松。釣竿忽引六鰲跡。牽連蟲
負搖崆峒。洪濤歎湧山欲碎。老鶴飛去搏空九層
之。人惟狡獪。謫我塵世栖樊籠。別來無書寄青鳥。碧
桃開落千春風。公從何處貌此本。尺木備盡雕鏤工。
湯盤孔鼎浪自古。崑崙玄圃能無同。僵麟鄭虔走祈
岳。再拜不敢窺神功。恍然頓醒昔遊夢。已覺思入寒
天中。琳姬玉女想不遠。似有襟佩飄玲瓏。波濤苦動

雲欲起。玉笙吹曲來青臺。手持竹葉招我去。片眼百
造三神峯。

○ 西湖葛嶺瑪瑙寺僧芳洲有古琴二。一名石上
枯。一名琵琶。鐵為賦詩二首。

葛仙嶺上瞿曇宮。老僧雪眉覆雙瞳。奇琴久蓄歎
古云。是陵零水邊石上之枯桐。憶昔蛟龍宅其渚。霍
羅斬龍樹亦死。道人作琴傍水彈。幾夜湘江江帝子。
近來居我瑪瑙坡。聲價雁倒伽陀羅。嵇心羊體妙相
得有。耶不聽西湖歌。松窻茶屋夢初醒。別鶴連連
烟嶺隔水通。仙夜不眠聽盡梅花山月影。

師琴名以琵琶。錢。豈是七絃專一律。古來聲律商與
宮。一百四十四調始於一。又聳古錢能解音。何況聖
人所作之雅琴。琵琶繞聞錢自躍。萬物豈不通琴心。
憶昔重華為民鼓。拂拂薰風吹下地。九官珮玉和鍾
鐸。鳳皇來儀百獸舞。無情相感若有情。蜀山欲破銅
先鳴。從今却笑陶淵明。胡為不取弦中聲。禪蘭萬竹
淨塵垢。月出西湖照窗牖。此時請師為鼓一再行。試
聽還有錢聲否。

題畫

秋山積雨清浮埃。曉日照耀金銀開。草堂陰深冷竹
樹石梁滑澁歌萼苔。千峰蒼翠淨如拭。白雲不放楓
葉赤。何人艇子出清江。水落山高如赤鐔。昨夜天寒
霜露寒。山人不歸猿鶴驚。孤松三迳依舊在。僮僕正
遲陶淵明。

題畫龍

何人叱縮昆明水。一夜溪邊紅葉起。銀河捲上洞庭
峰。橘樹寒烟秋色裏。恍如陵陽實子明。又疑句曲茅

蘇東坡詩集卷五 題畫 十九

初成淋漓元氣無。青霓馬鬣搖動天。飄傾乾坤萬里
蘇。旱暵草木無言生意悅。歸來高卧碧潭雲。獨把神
珠弄明月。

題畫虎

秦宮紫玉忽變神。似來尋陽訪石人。黃公赤刀制不
得。孔怒驚倒襄將軍。固知兩脅橫乙骨。莫令雙足多
生趾。黃盧風緊殺氣寒。彌聲撼動岵山月。山空月冷
不可留。人間苛政皆爾傳。踟躕亦欲渡河去。劉昆案
均令有否。

題蕭翼賺蘭亭圖

客舟夜渡中冷水。空山不見羲之鬼。驪珠飛去龍亦
驚。月落空梁僧獨起。銀鈎繭紙歸長安。蓬萊宮裏人
爭看。一朝風雨暗園寢。玉桺捷碎昭陵寒。龍眠畫手
元暉筆。當時曾笑蕭郎失。至今二子亦何在。久與蘭
亭共蕪沒。人生萬事空浮漚。走舸復歸皆堪羞。不如
煮茗卧禪榻。笑看門外長江流。

白紵篇送顧仲明

吳中二八深閨女。生來不學唱金縷。纖纖素手青燈
前。織得寒機成白紵。裁縫熨貼為君衣。春衣未看生

蘇東坡詩集卷五 題畫 二十一

光輝。明珠為璫璧為佩。同此素色無相違。一朝送君
江上別。歲晚閑河積風雪。生知白紵不勝寒。但喜君
身常皎潔。君不見東隣少婦織錦巧。織作步障圍春
風。春風一去花草歇。金谷寒蛩怨秋月。何如潔白長
相守。尊中有酒為君壽。人生溫飽不足多。吳淞東家
青綺裙。

吳中會宋行之庫使時貢金北工

樓船曉泊蘇臺下。官舍梅花暖欲開。千里關河同客

思一川風雨送征杯黃金馬日遠去綠樹迎人天
際來後夜思君望天北使星應合近三台

寄月彥明省郎

搖落關河萬木空征途日暮感飄蓬天寒為客吳江
上夜雨讀書山寺中伯樂何時過冀北楊雄謾自賦
河東黃塵冉冉韶容老殊魂南隣桑苧翁

送朱子昭赴都

西陵潮落船初發念子辭家去覓官直欲持書上元
範不妨賣藥過邯鄲黃河雪消水亂走紫禁花濃春

東坡詩集卷五續 二十一

尚寒如此江山足行樂莫將塵土污儒冠

寄屠彥德并東倪元鎮

水驛燈明漸掩扉雨中何處暮山微蕭蕭落木征帆
過漠漠長河一雁歸歲晚仲宣猶在旅年來伯玉自
知非久拚華髮添青鏡未許淄塵上素衣
故人今作祗陀客想見天寒尚倚樓江海莫雲多舊
友關河夜雨有孤舟桓榮學業仍稽古李廣才名不
得侯何以雲林倪處士焚香清坐澹忘憂

送蘇伯隨奉政之京兆尹任

日月垂光照海濱東南聲價屬儒臣九天雨露金
重萬里山河玉燭新田疇年豐催貢賦江湖秋靜
風塵此行宣室須前席賸有嘉謨為上陳

林東愚

秋興

落日江城動鼓聲故山千里轉遙遙謝安舊宅空
迹尼父餘風異苦時首宿秋高戎馬健海門日短雁
書遲客寓兀對黃鸝坐雲漢悠悠起暮思

林子森

東坡詩集卷五續 二十二

夜泊偶成

月色比江水灘聲似海濤西風終夜發北極與天
巨吼新磨劍囊盛舊賜袍叨恩愧無補行役敢辭勞

鎮遠道中

行盡荒林晚未休鷓鴣聲斷碧山秋逢人為問前程
路九十長亭是貴州

東甌續集卷之六

續後集

李應期

字均說號取菴又號蘭翁瑞興人

○寄趙太虛

仙人隔滄溟。手弄青桐枝。身披赤鶴裘。脚踏銀蟾蜍。因我遠別離。贈以雙紫芝。光輝照落日。馨香被髮眉。再拜謝仙人。願結蓬萊期。

○淵明圖

吾聞靖節翁。不尚名與利。山童酒一壺。中有千古意。畫工寫丹青。不寫酒中趣。東籬有秋色。南山有佳氣。長歌歸去來。陶然北窓睡。

○寄朱彥明

我向鹿巖成小隱。君從浦口駐蘭橈。華池水暖生金蕖。靈谷雲深長玉苗。江上懷人春載酒。花間留客夜吹簫。自慚世道渾無補。雪鬢霜髯已半彫。

○鑑湖秋色

千秋觀前風日美。綠樹籠寒隔煙渚。羅仙子開寶奩。露出青銅三百里。芙蓉落盡新粧面。露柳烟蕪結深愁。珍重當時賀季真。詩思年來更清婉。

寫懷

露下芙蓉漏有恨。風前楊柳太無情。自憐不及王孫草。水土原南任意生。

○小齋

蛛網掛空山。雨晴溪頭水暖。釣絲輕。小齋無人白。日靜即聽隔林雙鳥鳴。

○偶成

長洲宮苑日初曛。越女盈盈玉雪新。脂粉不施猶自好。却憐多少效顰人。

○寄吳老升

積雨連朝過客稀。亂紅墮地綠陰肥。江南祇是歸時好。水遠孤村燕子飛。

惜春

一宵風雨送韶光。愁殺嬉遊馬上郎。鳳鳥不來梧實老。滿園蝴蝶蝶菜花黃。

僧益循 永嘉人

閑居偶成

亂山深處一幽栖。獨木為橋渡小溪。春雨桃開憶劉

阮脫山藤長慕爽齊。尋詩偶過石梁北。待月還思天
柱西。為問昔人成底事。十年騎馬聽朝雞。

人間紅日易西斜。機巧施為且莫誇。剖出無瑕方是
玉。畫成有足即非蛇。拳伸夜雨青林茂。心吐春風碧
樹花。世念一毫消不盡。功名捷徑在烟霞。

白雲堆裏埋頭久。地老天荒揔不知。樵逕有霜尋藥
冷。石窗無月了經遲。青祇北海懷蘇武。黃犬東門數
李斯。萬古青編在天下。流芳遺臭更尤誰。

千載繁華一彈指。區區朝暮欲何為。黃金百鎰有時
盡。白髮一莖無藥醫。蕉下課勞尋甍鹿。海中誰解接
盲龜。西風入夜天如洗。人在南柯夢正癡。

人生不滿一百歲。今是昨非無定名。天下自來輕兩
臂。世間何事重連城。龍亡大澤羣鯢侮。兔盡平原走
狗烹。一曲紫芝眠白石。何須特地憶初平。

即今休去便休去。何事却求身後名。世亂孫吳謀略
展。才高屈賈是非生。溝中斷木千年恨。海上浮槎萬
里情。誰識孤禪涼月夜。松根一片石床平。

一瓢飲潤碧雲涼。老桂吹香滿石床。未熟黃梁猶是

夢。偶觀善鏡自生狂。人無靈知方逃謗。物有奇材始
受傷。手拍長松發長嘯。戰爭三月火咸陽。

步步躋雲入翠微。剪藤就樹結茆茨。道存顏巷一瓢
力盡楚歌千古悲。平地起波方是險。連雲作機未
為危。此生自許無他計。長與青山綠水期。

一迭歌斜住麓邊。半籬紅粟情溪春。山中有客見真
虎。世上何人識卧龍。秋竹萌芽穿斷石。老藤行蔓上
枯松。晚風斷送雲歸盡。聽得潯原西寺裏鐘。

亂峯環壁不知重。殘日蒸霞映岳紅。數有廢興秦失
鹿。物無得喪楚亡弓。虛名萬事雪填井。幻影百年繩
繫風。回首天台舊遊地。倚松看瀑石橋東。

陳彦卿

古節婦吟

結髮常恨遲。離別一何早。感君一日恩。思君千里道。
下山采蘼蕪。上山采蘼蕪。蘼蕪妾自佩。蘼蕪將寄夫。

轅轅怨

汲井汲井。水深露冷。羅袖半濕。引長綆。誰言妾公賤。
明珠長遶身。誰言妾孤苦。寒影長相親。妾情如輪轉。

日夜無停軸。郎情若斷綆。一去那可繞。并水深。尚可測人心。對面千里隔。

○ 關山月

關山月。不常滿。戰骨如山秋草短。年年雁門戍。反期恒不返。鴻雁如雲來。還人音信遠。妾心如月影。孤郎心當學月輪轉。關山月。妾勝勝。

長夜曲

寒月無光。衆星小。霜花照人夜如曉。雁聲墮地天茫茫。拔劍四顧心飛揚。荒鷄一鳴天欲旦。妻子牽衣勸

加飯。

東國詩集卷六 續五 行

次王伯宏山長赴金陵

野席南風萬里遙。故山高隱復誰招。虛名已信如朝露。離恨難堪逐暮潮。玉樹歌殘春寂寂。鳳臺人去夜寥寥。興亡自古如塵土。不用登臨吊六朝。

次陳子尚感懷韻

江海漁翁何處尋。扁舟十載葉朝簷。風塵空改雙蓬髮。鐵石誰知九死心。南紀雨晴妖殺合。中州春暖慶雲深。艱難好建安邊策。莫學新亭淚滿襟。

夜集得相字

客裏看明月。秋來愁更多。故人有美酒。今夕且高歌。移席連榕影。班荆坐石坡。醉來忘夜久。白露滿庭柯。

章惟初平陽人

○ 明遠樓為吳子中賦

樓居突層霄。自開俯八極。蓬萊與崑崙。蒼翠在几席。楚陵公子瀛洲客。日日凭闌看秋色。浮埃滅盡月輪孤。萬里茫茫海天碧。

梅頤

字昌年。號楚庵。永嘉人。以明經薦。任都昌主簿。遷夔州判官。

東國詩集卷六 續六 行

秋興

十年贏得鬢蕭蕭。萬里歸來一布袍。只欲求閑消暮齒。可能謀利計秋毫。芙蓉露冷蛩聲切。葭菻霜寒雁影高。安得盡攜妻子去。碧山深處聽松濤。

○ 四時詞

蕭疎竹樹與蒼苔。淺淡桃花隔小溪。絲竹已隨春夢斷。綠陰深處聽鶯啼。

松下挑星酒半醒。石根流水碧泠泠。片雲待雨雨前過。分得新涼入研屏。

黃葉蕭蕭獨掩關。屏風小幅畫江山。酒醒夢入湘雲去。不覺秋聲在樹間。
一曲樽前喚翠娥。笑攀琪樹玉枝柯。熏籠炭火羅衣燠。不覺寒威入夜多。

看山

江上青山不易看。道人心迹本清寒。也知不入時人眼。自取瑤琴對月彈。

陳允和 平陽人

小景

水天一色磨青銅。湘簾半捲來香風。池亭六月不知暑。碧筒勸酒猩猩紅。人生得意須盡樂。莫使清涼夢河朔。碧簫聲斷彩雲飛。坐待水輪生海國。

牧牛圖

一生不慕五羖皮。扣角不向南山悲。烟波浩淼各自持。所造水際長相隨。平坡細草青苔短。睡起不知紅日晚。歸來飽飯向柴門。世事興亡都不管。君不見高車駟馬多憂危。慎勿藐此雙童兒。

林詢 字復言號白庵永嘉人

題蘭

幽居種荷蘭。業生滿階庭。英英異凡卉。春夏常青青。白露被高潔。天風送微馨。采采纫佩纓。中心感幽貞。婉孌桃李花。灼灼含春榮。終然一娛目。臭味難合并。

夏夜

微風動林杪。涼月透羅幃。幽人不能寐。攬衣步前墀。埤前列佳木。綠葉含素輝。上有羣鳥集。嚙相因依。莎鷄草根鳴。踈螢度林扉。物情各自適。巨細無遺遺。嗟子處絳紱。惻惻恒告饑。連年厭征役。疲瘁筋骨疲。

千戈尚滿眼。風塵暗旌旗。倪仲宇留馬。三子雲馬。

古詩

團團青銅鏡。皎皎懸高堂。妍媸不容掩。妖惡何由藏。云胡日未久。遽爾易其常。浮埃翳如霧。萎蕤滅清光。猶如暗中窺。不復辨毫芒。何當重拂拭。再覩百鍊鋼。物態固如是。令人重心傷。

徐宗起 平陽人中洪武壬子鄉舉授本郡學教

釣魚圖

雨餘煙水潤。水滿溪魚肥。但知隱居樂。豈憂生事微。

樓羅之國濱海東梯航罕與中華通傳聞

聖人制六合據誠効我來朝宗萬物充庭盛筵大

貝南金誇侈靡愛其歛兮擾且馴狀類倖孫更奇詭

金天孕質毛色練皎如霜雪無纖塵日炳流星車

玉尾搖素練長於身按圖考載籍名爲不然而茲

於世不恒有鍾繇詞賦徒虛傳

聖人德澤洽萬類喙息政行獲生遂白象編虞

行示咒黃犀豈能娛神獸之出當明時還亦

聖人祥吾

聖人祥吾

聖人祥吾

送符中書省觀還海南

聖人祥吾

聖人祥吾

聖人祥吾

送山果成布政告老還鄉

今鎮新承

連春水迴蘭棹山雲護竹扉靜中應有趣俯仰

機

竹石

珊瑚凝霧濕翠袖倚雲寒一段瀟湘意扁舟帶雨看

題味菜軒

射雉資調笑炳熊起禍機何如茹蕰者義勝瘠能肥

紅見感而有作

連日陰晴戰未降晚看虹復射西窓農人憂旱仍憂

雨安得均調溥萬邦

閔雨

淫雨連朝未肯休早禾狼籍未全收憑誰借我黃金

彈彈殺林間逐婦鳩

題長占烟波圖

家住東吳第幾洲釣船長並五湖遊此身自可閑中

一任時人笑直鉤

題四景山水

既起軒窗面面開亂紅如雨洒蒼苔呼童淨掃林間

路有客湖南載酒來

江上群峯擁翠連江頭喬木散晴烟推蓬坐看飛

下詩思清如孟浩然

李德璣號蘭坡瑞安人

送潘檢討致仕授本郡學教授

鶴髮詞臣出禁林

九重重沐 聖恩深 校書天祿成 塵夢振 鐔鐔

老心尊菜秋風一壺酒杏花春雨半床琴從今

軒東月夜夜清光伴醉吟

題淵明圖

漉酒常存舊葛巾風漁偏愛菊花新秋光淨

色話得先主是晉人

東坡詩集卷六 續十四

李德珍字正中號竹所德峨弟

春日偶成

溪上晴添紫笋芽溪頭水漲白漚沙遊魚吹浪

飛燕迎風受落花青眼故人勞下榻黑頭稚子

家臨岐為祝重來興莫遣樵夫曳釣槎

暮春即事

車誰礙困驂騑小立東風憶舊遊老似伏波還

如曲迷不封侯綠楊門巷連朝雨小麥田隄

月秋景物未窮登覽興笛聲忽起釣魚舟

吳子莊平陽人

小呂

黃塵烏帽五門西萬里風雲入馬蹄頭白歸來春夢

醒綠陰深處聽鶯啼

杖藜白日看芝山山下浮雲共往還昨夜小溪新水

漲釣船流向寺前灣

古木脩篁

帝子乘龍去不還空餘翠袖倚琅玕道傍老樹如人

立影落湘江秋水寒

東坡詩集卷六 續十五

潘文奎

字景昭號愚菴永嘉人登進士官至海鹽

元宵觀燈應制

天上鰲峰擁翠華六龍扶日度雲車祥光屢獻豐年

瑞寶燁咸開午夜花匝匝笙歌諧紫鳳團團雪錦綉

明霞散教坊又進昇平曲天下車書正一家

雪航為趙教諭題

數椽結構與舟同淺渚蘆花著短篷放浪似遊瓊島

外長歌如在水雲中道行不動乘桴興年老猶懷

世功幾度凭闌發清嘯却疑身在廣寒宮

雪高為苗修撰題

一從草制入金鑾，遠舍梅花夢裏看。雲母屏開春似海，水晶簾捲晝生寒。寫真賴有湯楊筆，題咏誰登李杜壇。香影一聯吟未足，不知新月上闌干。

趙尚睦墨竹

帝子遊仙去不還，杜鵑聲裏淚斑斑。九疑雲暗迷芳躅，風起猶聞響珮環。

尚睦山水

樓閣凌虛敞參差，倚碧岑小橋流水遠幽迤。落花深步屨隨春色，綠崖坐夕陰徘徊不知曉。風露濕衣襟。

送孫登吉下茅

霜蹄暫蹶莫辭難，折柳京華春又闌。炫目競誇新蜀錦，聲牙誰識古殷盤。流光過眼頻頻惜，樽酒逢人且莫歡。上國年年花似錦，着鞭須待再來看。

秋月歌

清飈颯颯流金商，廣寒桂子吹天香。疎桐滿地散金影，沆瀣浮空生夜涼。金波穆穆湛清鏡，光射林鳥栖未定。誰樓雁度漏聲寒，沙草蛩鳴人語靜。美人危坐

水壺中。宛如秋水開芙蓉。文章五彩絢丹鳳，劍光三尺飛青龍。湖海經年不相見，見月猶如見君面。今宵人月兩團圓，一笑相逢諸風顛。開樽再勸金叵羅，慙慙索賦明月歌。明月團圓有時缺，人生會少離別多。後夜消消秋水隔，翹首天南望天北。青綾夢破楚江深，落月空梁正相憶。

陳仲熊平陽人

織布謠

柴門半掩風淅淅，破屋寒生四無壁。老妻呵手拈寒梭，凍絲零落那能織。一梭一斷還一泣，織到殘更不盈尺。布成早得官債償，寧使兒曹無飯喫。

釣翁歌

江頭風起波揚濤，老龍不飛江水寒。大兒鼓柁小揚帆，輕舟棹入波濤間。得魚沽酒且莫歡，留魚賣錢充輸官。南隣老翁課不完，連遭刑法良可歎。

陳輔卿平陽人

遊雲巖寺

古木栖雲寺遠山，老僧趺坐白雲間。烟霞有路時通

履鷄犬無聲畫掩關。泉下碧潭春澗。花飄紅雨曉
斑。我來偶爾聞清梵。興何妨數往還。

劉琨 字朝卿 永嘉人 官至揚州

答潘景昭用韻

伏枕心通苦。逢君眼倍明。百年貧有分。半世業無成。
久羨文章手。終蜚館閣聲。暮雲春樹隔。千玉重關情。

江心送別

我愛中川勝。常思一葉通。潮聲喧萬馬。塔影浸雙龍。
江濶涵秋月。雲深噫暮鐘。石成迷別路。思逐飛鴻。

次兄述懷韻

東坡集卷六十八

門巷陰陰綠轉濃。此身猶困寂寥中。黑頭每為詩添
白病。頻憶酒軍紅。孤枕鳥啼三月雨。空庭花落五
更風。西窗賴有吾兄在。骨肉由來一氣同。

撫景衡 號三山道人 福建人

竹林深處圖為劉中舍題

鷗鷺啼歇山雨晴。湘筠翠滴寒烟平。萬玉蕭蕭風在
戶。雲香墮地春冥冥。月明如霜夜方永。瓊漏無聲酒
初醒。林深不禁秋思多。丹鳳啼來碧雲冷。

采蘋續集卷之七

張璪 平陽人

長相思

長相思在朔方。繡簾風動桂花香。深閨愁絕白日長。
蜀琴懶奏雙鴛鴦。良人赴敵臨戰場。塞草白骨如秋
霜。天長夜靜魂夢苦。太行山高結羊腸。長相思。妾心傷。

繆仲林 平陽人

客夜

城頭燈影寒。鴉數聲悲咽。東歸一葉舟。夜泊松江雪。

七卷

乙二

杜仲之

感興

我昔握長絲。擊彼渭川竹。直釣魚不吞。何以充吾腹。
此心苟無嗜。藜藿亦自足。寧便不得魚。我釣終不曲。

永康道中

家遠勞行役。歸心雁石邊。洞雲含曉雨。溪碓轉春泉。
山疊疑無路。地平猶有田。紫芝芽正茁。黃綺去應還。

過草堂寺

林麓陰迴護草堂。土花吹雨綠侵廊。泉通石洞琴聲

細竹掃春雲鳳尾長絃酒不嫌羈況惡如冷自喜此
身強山人一去無消息猿鶴聲中正夕陽

烏夜啼

烏夜啼天未曉寶帳籠寒繡鴛繞香銷紫被清夢多
秋冷銀屏燭光小錦綉不如野花寒霜風吹謝宜男
草

鄭公宇起深

餘姚送友

天畔逢君晚日暮遇黃昏紅塵難久客白髮有慈親

七卷

鄧水山連越台州水繞閩有懷歸未得傳語故鄉人

山中

書劍幽栖長薜蘿江湖清興阻干戈山中白日人不
到陌上青春花幾何海燕遠來還擇主林鷺還轉却
高歌曉看溪水微生綠想見東風大液波

劉氏巷雨中惟

風急落花紅滿林孤村月色晝沉沉一百五日寒食
近七十二橋湖水深世路難行甘屏跡鄉關入望苦
經心古今事知多少梁父二詞常獨吟

九日

雨裏重陽倍憶家故園久負菊花光陰陰再蕪茂
老骨肉東西鬢髮華貧未授衣更白芳狂因醉酒落
烏紗鄉山四萬八千丈天畔小樓登望賒
周詢子子問現建翁永嘉人

題瓜菓

道人惟木食不識大官羊客至羅瓜菓淡然風味長

題畫

長江山頭楓樹林林中茅屋閑春陰脩琴賣藥不歸

長江詩集卷七

去白雲滿地蒼苔深

題茶

此色不可有此味不可無端居思古人撫事成長吁
菜園一踏破誰復念其初世間有鄙夫宜復觀斯圖

題蘭竹

托根未得所荆棘乃同林不有此子誰能知我心
山川澗浦靜風雨湘江深惻惻抱芳意紛紛佩何由
題青田謝知縣廉仁卷

高卧東山不計年起携琴鶴下芝田四知暮夜渾無

題百里陽春樓
倒懸虛室塵埃生
危觀開晴風日靜
蕭鞭石門山水還
依舊康樂詩成又幾篇

題大年畫

纖翅吐艷胭脂暖
瑤草風暝綠芽短
幽禽踏動珊瑚枝
一聲啼破春光滿
張敞畫眉新樣清
願影自愛黃金鋼
竹花不實零露曉
目斷孤鳳雲冥冥

林亭正陶峰書屋

問訊先生舊日廬
別來幽事近何如
娟娟竹色連蒼靜
澹淡烟光隔樹疎
萬軸牙籤雲氣濕
一窗燈火雨

東坡詩集卷七 四 庚 四 五

京初男兒讀書期致用
不學山中陶隱居

海棠黃鸝

金衣公子踏彩雲
依稀夢入陽臺春
銀燭高烧芳蕊短
綠紗帳狹東風暖
嚶嚶曾聞求友聲
于飛猶愛近香亭
還喬出谷能忘情

題經畬齋

氣作耕牛志作鞭
聖賢傳授良田力
勤但使無盡日
收穫當期大有年
學稼奚容樊氏諫
握苗無若宋人然
從來說食難充腹
實地工夫尚勉旃

牛圖

平原蕩蕩春日遲
春草沃露凝如脂
劉氏牡丹天下奇
花開不受春風吹
行行坐坐賞娛羣
癡手弄鸚鵡忘朝飢
南山白石長難離
長夜漫漫歌者誰
世間何物黃金羈

題張師夔所作木石圖為潘行人賦

珊瑚出海枝撐空
老蛟抉石雲玲瓏
蛟綃古色生蒼蒼
雙眸欲挂寒梢東
張公昔年官南服
揮毫尺素如尺玉
何從得此秋一幅
蕭颯陰風動林屋
請看屈鉄苔蘚株
輪囷豈止莊生樗
萬牛回首不易致
明堂梁棟今當需

東坡詩集卷七 四 庚 四 五

鮑恒

字宗人號雲石樂清人

冬夜客館偶成

偶宿山家薛荔房
酸風冽冽夜蒼蒼
幽人不厭余如鐵
贏得梅花入夢香

又

蕭蕭孤館四無隣
霜氣稜稜徹布衾
僵卧不知山月上
一林松影護吟身

曾睦字瑞安人秦府侍讀

古鼎為胡內翰題

江休問幾春秋款制宜從上古求足立似分吳蜀
魏篆昏難辯夏商周塵埋科斗朱斑淺土蝕銅花綠
點浮珍重不殊清廟器會須拂拭獻宸旒

陳倅字允言永嘉人中解元登進士授知縣

暮春感懷

載酒歡遊事已非江頭春色漸霏微留人檣燕呢喃
語度水楊花掠乳飛久客每憐時節換故園無奈信
音稀輕舟未解沙頭纜愁倚孤篷對夕暉

數時雨字伯時號錦舟永嘉人由舉人任訓導

次韻香林鎮東

別去歸去情偏惡強自高歌託醉狂問訊行舟未合
水三瞻初日候東方阮生豈為窮途哭蔣詡應憐晚
徑元有約重尋松下路短簫吹月據胡床

九日

盈白玉丹檠黃金縹休問此何時重陽今日是

趙訥字尚睦號雲庵永嘉人永樂中由鄉貢任

應薦不偶途中作

淡日流輝到小航夢回孤枕轉淒涼自慚燕石非真
玉還望并州作故鄉眼底交游皆楚越胃中事業付
衡湘思家不得平安信目斷飛鴻去路長

憶東山舊居

我有歲脩室蕭然一壑懸短籬依曲迳白石迸清泉
老鶴無人侶閑花只自妍如何羈薄宦吟傍楚江邊

又

茅屋東山下逶迤一迳深鮮云無仗物聊足伴清吟
身被微名縛頭憐白雪侵何時遂歸隱携酒對雲岑
葉錫字元圭號葵庵宣德庚戌進士任東吳知縣

元夕賜宴應制

銀燭通宵照五城九重寒漏舜無聲樂從霄漢空中奏人在蓬萊宮
行大樹光騰春色好金蓮花映月華明小臣何幸
清宴稽首歌詩頌太平

吳萬里平陽人

杯羹嘆

秦皇虎噬亂人紀書灰未冷塵先起新蛇年少真天
英赤旗一舉兵如雨項家粗豪劍滿腹賈勇乘驩夜
逐鹿鴻溝不作漢楚分格開存心恒自足太公陷身
臨鼎俎暗擬乾坤盡歸楚劉郎誓作萬歲圖太度胡
為忘父母是時號令當力爭忍言分我一杯羹假令
天意隨反覆至今漢水何由清覽茲撫卷重太息人
生不學真無術重華大孝老不渝萬古高風有誰識

老農

東隱詩集卷七 八 仁

連朝山雨春風顛纖纖土毛生綠田壯男從軍守邊
海阿翁衰老畊寒烟懷哉古帝致仁治萬國銷金鑄
銅器麻門白首歌且謔笑脫青衫典春醉

吳以耘平陽人

有感

凌晨啟明鏡兩鬢飛秋霜娟娟瑤樹枝秀隔崑山陽
石上楚芳滿采之為佩纓東風雁飛盡尺素無由將
山蒼蒼水茫茫美人不來空斷腸

春思

閑來無處看春情花影當窗亂月明酒力乍消風力
細玉蕭偷按鳳凰聲

葉義周號碧窓永嘉人

月夜泛舟

月色晴鋪萬里秋笑呼小艇泛中流一天清氣生吟
榻萬頃寒光逼醉眸已有風情如鑑水却疑身世在
瀛洲隔城聽得笙歌奏知是誰家倚畫樓

周旋

字中現號畏菴永嘉人正統間廷試為天
下第一官至左春坊庶子

送張黃門往南畿

東隱詩集卷七 九 仁

三五星未沒青驪駕言征藉藉祖道傍悠悠遠行程
陽回雪初霽春意忽已生黃門地清要彼此同恩榮
求言在茲日况復須老成勿謂君門遠不學葵藿
傾往矣宜勉旃慰此惜別情

宿紫虛觀

薄暮遊仙館天低逼少微地偏人到少仙去鶴未稀
遠岫收殘雨深林翳落暉久因簪綬絆容與欲忘歸
送義士朱耕寬南旋

紫陽有雲孫世居松臺陰讀書不求官恥與時浮沉

考

皇君萬方恒以民為心夫何犬羊徒妄向邊陲侵
詔勅北府兵一鼓令就擒于懷天丁憂重義不重金
傾貲助邊餉足馬行駸駸邊塵既淨掃幡然思故林
故林渺何許遠在甌江淥嗟予忝同里誼托金蘭深
相送出灤河判袂情難禁有懷須細論有酒須滿斟
明朝錦帆遠空對雲山吟

方士宜平陽人

○ 丹陽會友

東坡詩集卷七

南去雲陽驛匆匆愧梗萍停車松下路呼酒柳邊亭
雨漲春潮綠山連曉岫青數聲啼鴂起偏動客邊情

劉翼字客直號古愚永嘉人

題陶穀小像

煌煌使者出金鑾南國君臣孰敢干畫得葫蘆依樣
易贈之芍藥傲情難韓家涼露先欺柳陶廷光風偶
汎蘭誰謂一時此子失清名千古愧儒冠

薄薄酒

薄薄酒宜合歡粗粗布宜蔽寒先生弊廬真易安勝

如阿房宮室高嶺屹先生團團旭日盤勝如驕其
妾人乞墻金谷瑤樓十二闌章臺駿馬黃金鞍亦
命馬不可干吾非惡彼甘養酸企馬不及徒遠覓
馬不掩使人言不如謹德無苟難平步進取方寸
其他從天所降萬事皆等閒

春夕同王文育會陳怡珙宅用子直韻

冠蓋如雲集樽罍北海寬月移花影轉日定燭光寒
王粲詩方就陳思興未闌夜深清不寐明月共盤桓

章綸

字大經樂清人登正統第授主事陞
中景泰間陞言詹事府經歷十四年卒

蘇曼英死會天變得少錢比
其廟後碑陸侍師卒贈尚書諡恭毅

賀石都帥

純子丈八奔先驅錦裘繡帽光陸離天河昨夜溢中
駟桃花赤驃風前飛江東坐鎮奇男子蒼鷹白鵠乘
颼起風霜不碍鶯花春腥波却飲鯨鯢雨英雄膽氣
空人間玉帳勲名當等閒好將滿月携弓手領取明
年金印還

林補字明號遜志齊永嘉人登正統第授翰林院

送陳翰林致政

白髮老儒臣承恩出

紫宸文章鑄國史詩律紹唐人湖海星霜久鄉關夢寐頻歸來應在即尊酒日相親

黃采

字以載號大羅山人官至太常少卿文簡公次子

題竹送張廷評致仕

明月出東林照我青琅玕丹山有靈鳥啄食栖其間霜落海天碧風生山迤寒歸來撫高節樂只以忘餐

題黃少卿養正所寫墨竹

我憶容臺卿共直然綸閣隨意寫湘雲秋聲座中落

陰風吹龍沙晤對久寂寞令懷撫斯圖精神宛如昨

用韻答同遊諸友

綠水平臺外東風一草亭聊為靜守幽不作楚人醒

雲露千峰碧春歸四野青吳歌何處夢倚船聽

寄廷瑞真外

露直下驚波離愁奈若何燕雲天際盡吳樹雨中

多潮送江聲去雁將秋信過不須論往事強健且而

歌

挽鮑處士

一自西山罷採薇篋中塵滿定荷衣苦侵虛榻閑垂幔花落空階自掩扉滄海鶴歸沈曉月赤城霞歛暎晴暉懸知寂寞江天外從此無人望少微

送羅司務之南京

五月梅霖生嫩涼官河水添三尺強畫船揭鼓向何處白鷺洲接江天長鍾山青青石頭古龍盤虎踞真天府太平四海正為家翠閣珠簾貯歌舞酒酣拔劍雙耳熱新亭莫歎江山別壯年努力事功名一郡編維持提出

董瑄平陽人

宿遷八景

宿豫早春

淮陽昨夜東風早曉來吹綠平原草陌頭細柳著金枝萬戶千門覺春好仙人試采紫雲眉與我沽酒不東家欲從何處訪春色南園桃李開新花

桐嶠清曉

天鷄飛上扶桑樹桐嶠蒼翠連烟霧溪迴柳暗春花明行人彷彿桃源路我來采藥追仙踪排雲直到東

南峰四顧茫茫海天濶乾坤萬里開雙瞳

白鹿源歌

平湖秋水清且閑長天影落蒼波間白鹿源郎棹歌
蒹葭花吹雪秋漫漫玻璃萬里浮空翠一葉中流不
知處餘音裊裊天欲昏金烏飛下西山去

蒼基蓮唱

蒼基水色明如鏡南風不動荷花靜蕩舟來蓮誰家
姊妹荷花紅粉光相映菱歌清唱聲悠悠見人還復含
嬌羞須臾日暮蓮舟去郎君馬上空回頭

龍泉夜雨

雷公夜半聲喧闐江中吐氣成飛泉腥風吹作半空
雨簷花細落空階前洒竹蕭蕭欲成雪竹屋寒燈漸
明滅江南客子未歸來夜深歌枕愁如結

馬陵秋月

西風捲地烟雲開海月飛上青天來六合茫茫夜如
畫馬陵山下猿聲哀將軍深入中山道誰憐白骨埋
秋草英雄千載水東流長見山中秋月好

草姬畔雲

煙頭夜雨開新晴田家父子勤春耕黃犢前驅疾如
馬白波滿地如雲生普天之下皆王土力田終朝豈
辭苦西風他日值秋成禾稼如山積場圃

梅村煮雪

梅村昨夜飛寒雪梨花淡映梅梢月花邊野客詩思
清折足鐺中煮瓊屑功成九轉飛丹砂頂上滾出黃
金芽七碗脩脩毛髮爽乘風便到仙人家
万本易平陽人

淇之水

淇之水清且深銀蟾萬里開春陰美人鳴笛于波中
林青鸞飛舞若虬吟宮商極奏耳不似人間音薄言
聆之實獲我之心
淇之水流注江翠光激灤浮湘裾美人持竿釣于其
濱金鱗不食思離塵好風天際來水上晴空雲薄言
睇之秋色何可分

荷花水鳥

記得當年過鑑湖藕花深處浴雙鳬眼前圖畫分明
是只火扁舟載老夫

王寶字主賓號起華樂清人由鄉舉以武同知

過黃陵廟

水落湘江九曲東，巍巍古廟屹西風。重瞳久已迷丹
戟，二女今猶儼翠容。古砌草酣寒露碧，平原樹帶夕
陽紅。傳丹偶爾詢遺事，對巫山十二峰。

登小姑

舟移彭澤渚，遙度小姑山。樓倚霜崖外，鐘鳴水竹間。
浪花迎客棹，雲氣護仙壇。乘興登臨罷，天風兩袖還。

金伯遊平陽人

採蓮曲

妾家本在橫塘住，畫橋楊柳門前路。晚來喚取水蘭
舟，畫漿隨風採蓮去。向夜歸遲夫婿嗔，妾前致語良
有因。採蓮不覺舟速疾，採罷蓮房採蓮葉。蓮房採得
憐多子，蓮葉團圓擬相似。

陳德慶字仲斌號白雲山人永嘉人世居若奧

暮春自遣

春雨厭厭十日泥，隔林長日叫山鷄。溪頭新水綠初
滿，屋外垂楊青未齊。消日酒杯寧有限，關情詩句却

無題小意睡醒無餘事，閑理絲桐到日西。

陳文子字子車號朴菴官至都指揮致仕有朴菴集

嚴灘遇友對酌

幾年湖海別，今日宦途逢。對酒孤舟裏，看山兩岸中。
水流莎草碧，花落釣臺空。慷慨休辭醉，人生幾會同。

丹水富春埠下懷胡大恭拱之

宦遊湖海上，幾度釣臺過。積雨迷芳草，孤舟汎碧波。
客程行處速，雲樹望中多。借問淳安客，與居近若何。

祝崔余衛

陳文子詩集卷七 四 十七 下

韓門推老將，雙鑲氣如虹。一日豪華盡，平生事業空。
羽衣懸夜月，寶劍掛西風。地下應無憾，承家有阿蒙。

祝江心廟上人

三年遊上國，一夢入南柯。欲和陽春曲，翻成薤露歌。
影堂空海月，禪榻冷烟蘿。孤嶼亭前路，于今幾客過。

錢塘懷古次王大恭韻

蒼莽殘碑字半留，宮牆瓦落幾春秋。空山何處埋秦
相，古廟于今祀岳侯。犂路草荒春寂寂，寢園雲鎖夜
悠悠。凭高欲賦當年事，斜日長江起暮愁。

劉恒字孟貞號久庵永嘉人

過飛霞山哭幼子

愁過此山下見山添我愁
哀我四齡子竟作九泉游
拭目淚盈把傷心土一抔
躊躇行且顧寒月上城樓

過大雲寺

此地經遊少前年過一遭
逶迤城下路斷折寺前橋
流水去何急野花開護饒
僧門斜掩半風雨正蕭

陳鐸字文振永嘉人由舉人授學正陸紀等

錢塘寓館用韻寄趙荆川

東坡詩集卷七

海門一望接滄溟
老我重遊髮欲星
人物已非前日態
湖山還似舊時青
當壚越女空招飲
隔浦吳歌不忍聽
萬里程途多為館
不知誰是舊忘形

清江曲

風捲寒烟路渺茫
開蓬不省是何鄉
光搖林樾經宵月
白映蘆花隔岸霜
口不絕歌遊冶子
身將忘世老漁郎
相逢盡是紅塵客
誰識扁舟趣味長

林天爵號樂善平陽宋步人文莊曾孫有治浪集藏于家

獨步

百年誰秉燭獨步忽聞砧
蓮漏夜初永桂林秋正添
風吹池月波潮漲海峯沉
老興休教盡呼兒具淺斟
黃壁字繼圭號繼湖永嘉人

次劉古愚寫懷韻

人生天地真浮漚胡為長
抱千歲憂不如且盡一樽
酒此心坦成天遊何須去
曳王門裾何須遠訪農
荷立掀髯一咲不知老
世事與吾風馬牛

葉挺字尚志永嘉人

春遊即事

東坡詩集卷七

東風習、晝遲、正是遊人適意時
吟杖語猶香徑入畫船還向碧波移
眼前佳景殊堪愛身外浮名了不知
山鳥也知春欲老飛鳴猶戀野棠枝

周凱字中律號學菴畏菴從弟

九山寺

一入山來塵夢醒
松風瑟瑟水泠泠
遍尋舊迹摩苔
碣謬寓新詩寄竹亭
翠羽鳥啼香積飯
白頭僧誦石函經
陰雲忽送傾盆雨
先出峯巒分外青

陳純初字希辰號誠菴永嘉人

題聽松樓

雙樹岩前舞翠蚪，瀑花飛雪下龍湫。
曉風吹瘦青山骨，中有聽松人倚樓。

黃琳字 號友竹樂清人

次韻答芝田董司訓宣

君從鴈蕩來，訪我日卓午。
把酒友竹堂，更上栖雲塢。
一日二日難為情，累觴三百不須數。
孤飛鳳鳥本無隣，聚族雞羣難作伍。
口談風滿庭，手揮雲出戶。
等閒吐出五色絲，孰謂今人不如古。
山林老我擣散材，一

東坡詩集卷七 續二十 仁

字無能辯魚魯，醉來大咲發清狂。
是以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

雨中書懷

昨日花前醉綺羅，今朝枝上綠陰多。
江南天漏無人補，一夜雨添三尺波。

葉怡盛號梅莊永嘉人

贈劉兩栢

未接君儀範，先聞君姓名。
自慚非李白，何幸識韓荆。
忽作匆匆別，其如耿耿情。
明朝隔城市，回首暮雲生。

胡杞 字廷貴號竹南瑞安人

暮春即事

游氣蒸人卧起遲，暖風和日最相宜。
屋頭笋長俄成竹，石罅泉流旋作池。
愁至每將詩自遣，髮斑誰謂藥堪醫。
無聊謔向榕陰坐，閒看纖鱗戲碧漪。

閒居自述

家住青山水竹村，幾憑烟雨送朝昏。
二三千丈髮垂白，五十四年人哭孫。
老去應無集繁時，喜來空有鵲填門。
是非、是都休較，且倒春風酒一尊。

布舍

不假黃紬製，孤眠亦自安。
溫柔同楚絮，皎潔類齊紈。
夜覺春雲暖，冬忘白雪寒。
幾回天欲曙，猶自夢邯鄲。

陳紀 平陽人任訓導

輓宋步林信爵

孤重林微士，今人有古風。
生逢明盛世，心與太初同。
軒冕皆身外，生涯付酒中。
九原嗟不作，老我恨無窮。

東甌續集第七卷

東甌續集卷之八

趙閣字士悅號薇菴又號西池主人永嘉人

客中暮春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春詩思冷於秋。長烟不隔蓬蒿夢，濁酒難消逐逐愁。歲月無情羞倩刻，乾坤有限怕登樓。試攤書卷窓前讀，却笑留侯似絳侯。

癸巳元日淫雨不止

寒雨厭厭白晝昏，山城寥落似江村。輪蹄絕迹連平市，鷄犬無聲人閉門。道在不勞玄德顧，詩成頗有惠

連論百年天運知如此，且醉春風老瓦盆。

次韻復季弟拙菴

幽閨不用嘆蹉跎，宦況無如野況多。一笛樓臺紅杏雨，半竿風月白鷗波。換書羽客龍驚至，問字王孫戴酒過。幾度花前眠復起，醉呼風月下松蘿。

梅溪道中

匹馬下林丘，天空宿雨收。纔經陰港口，又過日溪頭。歧路悲行跡，風烟慘暮秋。澆愁在何處，青旂杏花樓。

崇溪遇宗弟惟朝

寄倦崇溪渚，相過有惠連。臨風解行李，避雨就航船。盞共晚涼洗，醉同秋夜眠。相看俱白首，重會是何年。

西池睡起偶成

池館西風作嫩涼，曲闌干外木犀香。水精簾動藤花落，翡翠衾寒魚過短牆。

鄭鐸字廷韶號由舉人任九江府通判

和樊時登舟中韻

滄洲過雨青莎濕，白鳥翩翩下危石。惱人陌上花吹香，濯足船頭水流碧。浪跡平生江海客，幾度新堂醉浮白。南歸拂劍草堂秋，魍魎無聲萬山寂。

題李氏得月樓

層軒俯澄淵，環繞無故塞。素魄朗中夜，清輝澹四壁。耿耿河漢橫，冷冷風露寂。於焉擅幽賞，靈臺共生白。

說陳處士

一枕蘧仙夢，悠然不復醒。鄉關談舊德，丘壑列新銘。月照吟窓白，苔封釣石青。不知千載鶴，何日返東溟。

東林寺

歇馬訪東林，幽期遠夙心。松聲雲際墮，山色雨中深。

白日少人到紅塵無自侵看碑出蘿徑立傍虎溪岑

送董叔平膺貢之京

梅花滿枝蒼昊晴呼酒送君江上亭金門有日射
三策壁水暫時抄五經腰間劍氣夜騰紫鏡裏朱顏
年尚青也知懷抱無芥蒂一笑盡我雙玉瓶

任道遜

字立誠號八道人瑞安人由神童官至太常寺卿

題山水小景

春霧不作雨曉來多在山野橋無客過古寺有僧閒
水落沙平渚潮來岸出灣近村舟一葉朝去暮仍還

又

春霧如雲白峯巒恣吐吞野橋依岸穩田水落溪渾
山掩前朝寺林開何處村舟行一回首風景似桃源

泉川草堂為項尚載題

山曉雨初晴草堂風日清水流川作字仙去石留名
延月孤尊滿看花竹杖輕不知城市裏夜半有人行

鮑恩

字元元號葵齋樂清人由鄉貢官至夷陵知州

東山草堂為趙東山作

孤館蕭然近翠薇春風吹綠映階墀謝安起去門將

合姬旦歸來路不知月出露華沾履屐日高烟色入
簾時北窓卧覺詩情好吟對薔薇有所思

述懷用劉解魁昌韻

抱病山中度歲華九重雲路望中賒謀身計拙思屠
狗到手功成恐畫蛇風細野花香在葍日高庭樹影
參差自從身掛青衫後多少芳春不在家

陳大果

字彥素號良山永嘉若興人白雲伴子

挽雲坡上人

一自離塵五十年春華秋月了無緣于今脫却形骸

去雲在空山月在天

陳寧

字以性號拙齋官至鎮江通判

題多景樓

九斗山南百尺樓不施藻繪自風流四窓豈但塵無
迹一望可窮天盡頭孤鷺落霞江上景白雲紅葉檻
前秋主人邀我同清賞拚醉何妨半日留

董衡

字叔平號蕙菴建安訓導

題山水圖

高人家住白雲隈竹樹重陰石迤回四顧好山青

畫一泓新水綠浮苔放歌人向花邊去問字船從柳
外來老我欲歸歸未得披圖終日思徘徊

趙旺字士元號懸齋官至上林苑監典署

夜飲鑑湖書屋

岑樓高百尺爭倚鏡天開分榻連雲卧鈎簾待月來
欲追王紫賦莫惜杜陵杯薄暮凭闌望天邊一鴈回
鍾清字景清瑞安人由進士官至福建布政

遊福清瑞岩寺

絕頂雲飛路百迴葛仙曾此作樓臺千年松桂山中
老萬頃烟霞海上開野鳥吟風穿樹入洞龍行雨出

溪來昔人石上題詩去今日烟蘿鎖碧苔

鮑椿字良壽號復齋官至潯州守

九日和鄭廷韶韻

歸夢無時不到家此身猶自滯天涯碧桐纔報新秋
葉黃菊俄開舊日花官况蕭條聊自遣人情吟暖不
須嘆登高無復龍山興羞對芙蓉憶孟嘉

己酉除夕

一年事到此宵殘戀闕思家寢未安頭為微名牽到

原缺第六葉

寒暑各有分天地不能移人生亦如此窮達恒相隨
君子適其性居易貴無為小人逞私智行險以自危

閨居

久役厭跋涉新婦喜幽閒苦逢鮮客至竹扉晝常閑
初日放鷄犬夕陽牛下山暫適農圃趣自覺甘豆簞

又

微雨過東園佳蔬日已長摘蔬莢新醅獨酌歌慨慷
維時秋向深天氣轉高朗鮮菊發芳叢敗蘂落幽蕙

情因物共適神與時俱爽一醉有餘歡悠悠爭凡想

夜坐

夜靜風露涼蛙鳴一何恣但聞觸怒聲豈知公私事
喧々亂更籌曷能成鼓吹時物各有然茲葉那可試

又

夜靜風露涼露坐舒炎氣奈彼蚊與蠅冥中迷窺伺
難將有限膏飽彼無窮嗜金風霎然來與語吾非計

寫景

春風已綠楊柳枝桃花杏花開參差黃鳥飛來斗屋

角高樹參差春雲低幽齋早起無一事凝立忘前初
破睡晴簷風動遊絲飛閒階雨積苔錢翳水漲泥塘
初一暴門外青泥三尺深四山蒼翠濃可掬暖風入
戶香滿襟一卷殘書不廢讀志在希賢匪干祿物和
景媚興悠然聊作新詩寫幽獨

貧富謠

君不見東家十年前孔方塞屋勢熏天又不見西家
十年後東家之物西家有一貧一富十年間富貴從
來難久守吾聞甕牖為公侯又聞金谷成古丘陰陽
盈反乃天道東與西廢沉還浮我言如不信請君看
取水上漚

寫懷

竹定風初息余寒夜有霜客居依佛地歸夢繞山房
沽酒地殘臘開窓納太陽相親盡知己談笑意何長
遺安卷

百畝禾田五畝園耕雲鋤雨度晨昏姓名不願登辭
閣志業惟應嗣鹿門每為移花開別徑偶因尋竹過
前村箇中亦有堪垂統不把危機累子孫

題扇贈趙尚謙

水精窓戶碧冷冷玉宇風生翡翠屏教得阿兒詞鳳
瑄月明吹與老龍聽

林彥字性斐號拙齋瑞安人有拙齋集行于世

豐湖會飲分得然字

載酒遊豐水垂竿拂紫烟塔陰斜蔽日波影倒涵天
避餌魚翻藻忘機鷗近船時平無一事獨酌興悠然
贈趙東山用朱蕩南韻

憶醉山翁綠野堂年來梧柳已成行江雲渺渺入千

東隱詩集卷八

九

于

里天地茫茫酒一觴龍卧每憐諸葛老鳳歌誰識接
興狂可人昨夜窓前月猶趁梅花入夢香

竹山以詩慰足疾用韻答之

一春烟雨暗笙臺石迳凄然翳綠苔病足何人來饋
藥傷春有酒且啣盃林泉自信無他事軒冕應知是
倘來今日風晴天氣好擬將蓬華為君開

黃傑號草堂樂清人

謝墨池楊艾菴贈茶棗

久別閑西夢其如隔水涯夢回殘月墮吟就夕陽斜

偶寄安期兼承陸羽恭自慚無可報對物重咨嗟
朱美宇後輝樂清瑤川人號白龍山人主人

○ 蕨湖即事二首

湖水朝來已解冰。鴨頭新綠上莎汀。不知底下跌多
少。倒浸南山一半青。

雨過東山列畫屏。淡雲斜日映沙明。牧牛童子未歸
去。猶脫蓑衣晒晚晴。

王由字秉璫號夢竹陰陽正翁

宿龍泉菴

東隱詩集卷八 八 十一 下

偶入招提境。如登萬嶺西。山高明月小。天近白雲低。
聽法龍藏鉢。嘶花鹿過溪。何當脫塵鞅。來此共幽栖。
汪詰字元魯號淵東瑞安人醫學正科

三峯道上作

凌晨發三峯。肩輿度林杪。溪流燕尾分。山路羊腸透。
初日尚遲遲。朔風何峭峭。為此微官羈。不覺令人老。
杜整字思齊平陽人登成化進士官至山東泰政

挽竹軒

竹軒久仙去。不見小車過。湖海交游少。丘墟草樹多。

綠水憐騷子。鸞鏡泣嬌娥。有德嗟無壽。其如感慨何。
黃鑒字德和號大羅山人永嘉人父簡公孫由芳

夏日偶成

睡起南窓日未斜。自籠紗帽煮新茶。閒齋幾日無人
到。開遍庭槐一樹花。

淵明圖

心事歸來只自知。虛名贏得酒兼詩。誰言典子山河
改。五柳依然似昔時。

東山草堂圖為趙東山題

東隱詩集卷八 八 十一 下

草堂虛敞依青嶂。門迤逦陰綠莎。華蓋雨來雲拂
戶。墨池春暖水生波。書攤清晝鳥聲碎。簾捲晚風林
影多。今日長楊初獻賦。未應回首憶烟蘿。

青山白雲圖為吟川王魯菴題

朝對青山吟。暮對青山宿。山禽清我耳。山花娛我目。
茫茫天地間。偃仰情自足。閒中日月長。忙裏光陰促。
回首謝世人。胡為自羈束。讀罷逍遙篇。白雲滿空谷。
陳朝明號寄隱瑞安人

挽任太常

八十二齡

天上客，乞歸林下十年餘。一身澹泊惟甘節，兩鬢蕭疎尚著書。掛壁有圖開太極，蓋棺無夢返華胥。從今門寂詩壇冷，老淚那禁濕布襦。

黃方字嘉正永嘉人

贈周山人

身離黃塵已十年，小窓長伴白雲眠。碧桃花謝松花老，惟有青芝滿石田。

鮑偉字九玉上舍生瑞安人

遊山寺

此地人稀到苔封，一庭閒懶雲低覆。水斜日半衡山松，瞑鶴初曉香銷僧未還。無詩亦無酒，含笑出禪關。

九日宿丹崖驛謝鄭大尹惠酒

蕭蕭風雨客丹崖，萬斛詩懷撥不開。多謝江州老司馬，慇懃又遣白衣來。

柳楷字文範號萬松山人瑞安人由神童官至中書舍人

搖動石

誰將巨靈斧，斫破崑崙洞。有石亘古存，豈止千鈞重。

挽回一人推却動，安得海上槎載向。

真

林亭字性瑞號吸川子瑞安人邑庠生

秋日客中即事

世態時時改，秋光歲歲同。鶴眠松迳寂，燕去畫堂空。水浸晴雲白，山衔落日紅。欲歸歸未得，無語立西風。

擬古

古人未全是，今人寧盡非。讀書知古今，陡然起群疑。胡為不飲酒，飲酒樂有餘。萬事付一醉，此外無所知。

小景三首

萋萋芳草綠平原，無數人家隔遠村。有約不來春欲盡，半簾疎雨自黃昏。

江上群峯列畫屏，江頭猶有一茆亭。白雲飛盡松花老，人與晚山相對青。

寒郊衝茅半掩關，一溪流水白鷗閒。浮雲似與幽人約，終日依依懶出山。

趙祖冬字成夫號鶴溪永嘉邑庠生

謝公亭

謝公今不作，亭植大江心。事往青山在，盟寒白鳥沉。
古碑磨水影，高樹落秋陰。登眺斜陽外，長歌慨古今。

寫懷

納納身如寄，樽前接劍歌。雨牆低覆竹，風澗細搖波。
歲閏逢寒早，年登得醉多。清時當自勉，未許問漁蓑。

遊淨社寺

生薑門外古城隅，小寺黃茆只一區。僧為晝間眠似
死，客因詩惱坐如愚。風堆掃葉堆還散，烟際看山有
若無。休道夕陽低欲墜，笑呼明月照歸途。

雨窓懷章可象

雨聲脩竹共蕭蕭，酒醒青綾倍寂寥。世事不殊風裏
燭，新愁最怕雨中蕉。棋前玉雪人千里，海角雲山夢
幾宵。自嘆近來貧到骨，一身詩債豈曾饒。

竹川別墅為金潛德題

竹川溶溶淥淥寒，綠川上苑堂幾時。築石迤陰凝翠粉，
香蒲團畫靜青蟬。落主人愛屺行且吟，青鞋踏破蒼
苔深。風來忽作環珮響，何啻熱耳鈞天音。有時竿舟
弄清泚，沙鳥忘機不飛起。白魚釣得竹枝穿，自向床

頭開綠蟻。我來村南大阮莊，登樓對此心即狂。所聞
終不如所見，便乘夜雪山陰航。

章可象

字九儀，樂清人。號天遊，恭毅公之孫。方伯
玄應之子。年十五，即能詩。未二十而卒。人
咸惜之。

題畫

海國天初霽，群峰翠欲浮。舟橫春水渡，人倚夕陽樓。
巖屋纏青蔓，江沙起白鷗。杖藜何處叟，扶醉過溪頭。

書白馬寺壁

久住山中寺，烟霞聽主張。乾坤皆寓舍，丘壑豈吾鄉。
蘿月禪心定，松風客夢涼。題詩謝山后，高興薄穹蒼。

白塔寺

野渡垂楊偶繫舟，上人邀我方遊。斷碑無字埋青
草，古殿侵田繞碧流。斜日向人猶戀戀，涼風吹髮故
飕飕。晚來茶罷尋歸路，一迳逶迤竹樹幽。

次謝文卿冬日感懷韻

雨雪商量日，日來閉門清。守地爐灰，梅花伴客寒。相
對柳眼，窺春半欲開。生計可營，惟筆硯壯懷堪寄。只
尊壘何當飛上蓬萊去，不惹人間半點埃。

題山水

抱膝看雲坐石牀，瀑聲飛近意先涼。
山靈不事烟霞柄，付與詩家自主張。

題小景

屋上青山屋下泉，屋頭芳樹淨如烟。
世間有景真如此，我欲移家住幾年。
布帆隨鴈落寒汀，洒面涼風薄酒醒。
蘓屋幾村人不見，淡烟疎雨一山青。

東甌詩集後序

詩文之在天下，久有所遇而後傳，固有散漫遺逸於千百世之前而追亡補遺於千百世之後，是皆閔氣運之盛衰，人事之得失，其教也，人物替其華，其聚也，山川增其彩，蓋一方扶輿清漭之氣會而泄之於人，人心虛明靈秀之真又會而泄之於詩，非若珍異奇寶之貨，徒之以娛耳目而已，是豈可以不傳邪？言之不文，傳之不遠，據英樞華後之學。

若將取以自泮又非為商賈售
 物儲廉惡以涵寒美而已傳之不
 以其精其可乎正德丁卯東甌
 詩集成東山先生不寡於激命
 鄙言以居諸簡末激嘗觀李
 札來聘予曾魯人為之歌國
 風雅頌之 公而知風俗之美
 惡與夫先王渙澤之淺深拉乃
 人心有所感而發於信者其開
 係於世故者非小矣故天下形
 勝之地山川河海貨利器物無
 不稱雄於一方使其典藉無存

原缺

東甌詩集補遺目錄

李思衍

彭城

漂母墓

石牛行

盧疎齋

旌德縣李氏別業

採薇圖

葛秋崖

【東甌詩集補遺】

于

絕句

明皇遊月宮

故公子家

謝草塘

觀月有感

劉小山

石頭城

李璧

大行山

林杏村

旅中

秋夜感懷次韻

會昌湖懷古

林霽山

美薄命三首

鶴林寺

路德章

絕句

宮詞

趙春思

多景樓

裴湖西

擬古

白湛淵

山中懷友

過東寺

止征婦哭

麗石甫

過汴

昔遊

王問樵

次韻天台友人

劉克莊

宮詞

戊婦

春浩竹

陳在山

曉色

謝無競

效香奩體

馮元衷

淮沙夜泊

張湛江

客居嶺南

白鷄冠花園

鄭鼎夫

張子房

山房

陳簡軒

清虛堂

醉芙蓉

姚西韶

漁歌

林魯

長門曲

唐

岳王

陳蒲間

悼墓松

陳瑞洲

湘靈鼓瑟

負居

田回僧

羅浮山

夜歸

山行

東曉詩集補遺 四 中

江心寺

閩嶠軍中

陳少垣

憶西湖

黃金臺

周公輔別業

湛江歸自浙西

太真圖

何

送人之邊

韓

夜歸

高

石鏡

觀芍藥花次韻

陳少成

露坐

曉思

陳岡

有客

柳風

瞿澥

搥衣曲

陳澗

東曉詩集補遺 五 下

讀明妃引

謝羽皋

楊妃病齒圖

林東嶼

野色

林石田

塞下曲

春王學士

宿道宮

客中端午

贈吳叔起

晁升用

紀愁

宋可梅

煎茶

高得心

林下讀書

徐淵子

自笑

翁斗村

東坡詩集補遺 六 下

江上感秋

劉宗功

麗陽祈夢

薛緣隱

僧宗瑩

天衣故寺

陳一齋

送劉蒙川

谿亭次汪桐陽

維揚懷項朴菴

薛巨源

重登神仙寺

送林良輔

吳樵隱

春日山行

吳澗所

趙宰別業

過盤山

丘靜山

吊瓊花

客鄧江

宋可菊

東坡詩集補遺 七 中

春日

鄭吾民

諸葛盛

吳自農

茅屋

林賓隱

紅葉

病鶴

陳壺中

鹿山

宿連雲樓

色秋庭

感懷

陳

永嘉人泉州德化縣知縣

秋興

王宗起南城書屋

泉南滿歸過省下呈友人 訪陳彥太不遇

九日次王善夫韻 小景 宋與寄友

病中聞歌有感 趙仲瑜小景

官舍有感 王生小景

秋夜風雨次韻 中秋客邸感懷

偶成

東坡詩集補遺

丁

東甌續集補遺

李思衍 號兩山永嘉人

郊城

一水淵渟綠不波，四山玉立碧嵯峨。城頭芻石黃樓賦，臺上風雲赤帶歌。竹帛有香豪傑在山河，無恙廢興多。男兒要作千年調，馱馬臺高石可磨。

漂母墓

登壇拋却釣魚竿，廟食難酬一飯恩。春老五陵佳氣歇，近來誰復念王孫。

石牛行

東坡詩集補遺

丁

寒牛轂觫秋江烟，五丁擔落石一拳。驚濤拍岸撼不動，夕陽老背供鴉眠。天荒地老煮白石，頑懶不顧蒼苔田。騰々卧地帶佛性，尚有遠護風濤船。泥深蹄轉重，鼻欽人難察。既不能西推紫氣度函谷，五千道德言神仙。又不能糞金開秦塞，隔絕鳥道四萬八千年。渴奔一斗酒，傲兀廬山前。潢池刀劍費已盡，貞觀斗米方成錢。雨聲急，赴勾芒，起不然，碎汝春風鞭。

盧疎齋 永嘉人

桂德縣李氏別業

山靈滿意欲留客，玉作鳴泉松作石。半空亭榭為予開，一日雲烟盡相識。南風挾秋吹盡欄，六月小山生暮寒。野夫平生解高卧，問君試借青琅玕。

採薇圖

服藥求長年，孰愈孤竹子。一食南山薇，萬古猶不死。
葛秋崖 永嘉人

絕句

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錦帆遊。人間無此春風。

樂樂極人間無此愁。

○ 明皇遊月宮

秦漢求仙事已非，等閒却遇月中妃。如何不覓長生藥，只記霓裳一曲歸。

故公子家

繡戶朱闌柳樹春，外間不道內間貧。白頭園子無支給，自種盆花賣與人。

謝草塘 永嘉人

○ 詠月有感

入夜茶甌苦上眉，眼花推落石床棋。舉頭却恨天遠，月顛樹山河作樹枝。

劉小山 永嘉人

石頭城

離、芳草滿吳宮，綠到臺城舊苑東。一夜空江烟水冷，石頭明月鴈聲中。

李壁 永嘉人

○ 太行山

曉連燕岱壓中州，分色浮空晚未收。如此山河落人

手，西風殘照懶回頭。

劉克莊 永嘉人

○ 宮詞

一夜西風入碧梧，蟬聲永巷月華孤。幾回夢裏羊車過，又是銀床轉轆轤。

○ 戌婦

昨夜人回問塞垣，嗔前多有未招魂。營司不許分明哭，寒月家家照淚痕。

○ 春浩行

花奴一髮髻垂耳綠繩夜汲露桃蕊青桂寒煙濕不
飛玉龍呵暖紅微水翠靴踏雲雲髻如燕釵微卻香
絲墮小蓮夾攤真人紅梅犯雪歌一朶鸞錦屏風
畫水月鷓鴣抱頸啞蘭葉劉郎散盡金餅端笑引香
綃護痴蝶

陳在山 瑞安人

曉色

荒雞遞寒鳴寥廓弄清曙初陽未離海薄雲尚籠樹
沙明宿鷺驚蒼白行人語瓦餅自持汲正在月落處

謝無競 永嘉人

效香奩體

臙脂濕透污羅衣春盡蕭郎又不歸香冷篆盤簷影
轉一簾紅雨燕雙飛

馮元袞

淮沙夜泊

塞鴻來時秋冷落蘆花飛處水縈迴家山本在江南
岸却入淮南夢裏來

張湛江 平陽人

客居嶺南

天風吹白波歸客欲如何炎國逢花早春船載雨過
畏蛇焚瘴木防蠱種衰荷洞口商人婦時時送夜歌

白雞冠花圖

鹿葱花盡鳳仙空一種奇葩色不同似帶冰霜歸老
筆肯隨籬落闌羣雄太平瑞映園林外清白名歸草
木中留向山窓伴幽獨半綃斜月五更風

鄭鼎夫 號春谷

張子房

功成便趁赤松遊未必神仙事可求想得當時重借
箸為君謀了為身謀

山房

冉冉雲生石紫扉半掩深餘春歸草意積雨負葵心
老去忽自笑興來時獨斟閑中參物理何處一蟬吟

陳簡軒 永嘉人

清虛堂

閉門蕭灑八窓明一洗浮生夢幻情夜月靜移花下
影曉風輕度竹間聲天空寥廓人孤坐地聳高寒鷗

驚滿眼青山雲散盡恍疑身世在蓬瀛

醉芙蓉

瑤姬秋宴集蓬壺酒暈微微上雪酥笑倚西風渾不定因臨流水欲相扶綠雲香滅霜初冷紅玉痕消日又曠粧鏡明朝見真色不知猶帶宿醒無

姚所韶 永嘉人

漁歌

自得玄真趣悠然與世忘一聲來款乃孤棹在滄浪雲斷暮空碧江清秋思長欲將相笛和無調入宮商

林魯 永嘉人

長門曲

因宿秋山嬾畫眉入宮雖早寵恩遲詩成莫寫溝中葉流到人間是幾時

詹 號山笠

岳王

勇扶紅日耀中天野戰奇謀在笑談不是將軍身早死高宗只合得江南

陳蒲潤 瑞安人

悼墓松

兵事一何慘長松數亦窮幾年霜露下今日斧斤中鶴唳故巢月烏啼空谷風尚多遺事在然我已成翁

陳瑞洲 人

湘靈鼓瑟

蒼梧雲杳杳湘浦月沈沈誰將竹間淚彈成絲上音如怨復如訴可聽不可尋乃知二帝子尚懷千載心君臣寺天地死生空古今

負居

秋風山木飛秋日獨行時身共衣冠老妻嫗富貴遲自今澆菊水閑寫咏貧詩此意不可說夜窓明月知

回回僧

秋風響耳環古恠聚人看赤脚行霜地腥身禮月壇担齋猶買肉掛帛不遮寒亦有西來意相逢欲語難

羅淳山 在江心寺後世傳秦時浮海而至

乾坤未失鹿滄海欲飛灰人已逃時去山猶擇地來寒流清有影怪木老非梅西有龍翔寺禪門徹夜開

夜歸

青松行未盡林外一鐘聞小雨不傷月西風忽破雲
棹歸秋水逸隣語夜燈分稚子能無寐空齋讀古文

山行

白雲護危屋遙隔世人烟野迳不多竹幽蘭自作花
紅衣僧說法枯葉樹成槎門外禽相狎臨谿魚浴沙

江心寺

誰把絮漿築半江倚雲樓閣打天鐘東西塔上自分
與風雨聲中忽見龍隔岸愁吹孤戍角歸鴉寒立夕
陽松舊時行殿成荒土煙草栖栖暝色重

東隱詩集補遺

下

閩嶠軍中

翠華齊擁霍標姚却向青山說豹韜兵馬夜行殘月
下弓旌寒響朔風高壺漿故老愁啼血野飯將軍猛
茹毛自笑書生隨玉帳也腰刀劍束征袍

陳少垣

人

憶西湖

遊夢春成昨東風感舊題江流如汴水柳色似隋堤
地重天王塔山寒處士樓最憐三月暮愁眼為花迷

黃金臺

我幾燕中臺悠悠具上水懷哉燕昭王招彼天下士
士貴相知深豈為多黃金築臺置黃金自是君王心

周公輔別業

同余棲隱地只在白雲根野荳行無路孤舟入有門
已存歲竹地不買種批園恨瓦甕蒼翠南山帶北村

湛江歸自折西

尚憶滄洲舊釣艫詩歌收盡浙江雲多欺北斗憐歸
鶴眼暗西風海聚棲鷗未有人秋子月劍床留恠夜
眠星不堪雨外重西首塔塵吳山一水青

東隱詩集補遺

下

太真園

繡帕香羈玉覆麟侍兒扶上平簾春如何攬轡官階
日却把中原路作塵

何

號竹潤平人

送人之遠

帶月上征鞍橋邊草色紅不因行路險豈識在家生
戍鼓防秋緊危樓貫酒難茫茫望鄉思地犯北風寒

韓 號無山永嘉人

夜歸

西風浙浙吹荷衣。家在蘆花深處。明月滿江人不見。白鷗雙立釣魚磯。

高 阮梅莊

石鏡

石鏡欲何為。年深鮮暈。無情當晦日。有恨憶明時。不見故人老。却憐新月遲。春風百花候。還擬照佳期。

觀芍藥花次韻

金鈴不響惜禽舞。轉眼春華化為土。留得維揚一種春。醉色無言恨今古。玉紅何處歌聲歇。聞干泣灑西

蘇詩集補遺卷十一

施血枯榮如前。故人橫風急。雨銀腰。拚各陽富貴。今如何。荒煙細。花二十四品。豈無恙。白髮書

生空成歌

陳少成

露坐

露坐當中夜。誰家夢正迷。行人在邊戍。秋月到深閨。天迥斗橫北。海寒風自西。庭前有高樹。分借老烏棲。

曉思

南樓捲書坐。極目動清歌。野色春千里。晴光曉萬家。

人耕煙外阜。鳥啄樹頭花。記得夜來夢。青天飛日華。

陳岡 字士元 平陽人

有客

有客來松下。呼童掃石枰。人家黃葉市。煙火夕陽村。移席更臨水。看山不閉門。往來知夜久。衣露濕秋痕。

柳風

曉色煙光捲。作勝依依涼。動水天清長。堤舊恨吹難盡。別路新愁掃。漫玉香。送淡雲隨絮。遠暖。和春雨拂枝。輕。莫將嫩綠。飄零亂。猶有春衣。深未成。

蘇詩集補遺卷十一

瞿解 號清溪 永嘉人

搗衣曲

寒蛩何處樓樓傍。石月停砧問蛩鳴。砧動蛩復歌。似鳴。辛苦心。欲替。江人說。去年舊衣寄誰去。今年新衣織到曙。却移砧。石來支機。蛩鳴復在支機處。

陳潤 平陽人

讀明妃引

驢山舉燼因。褒姒蜀道蒙塵為。太真能遣明妃嫁戎虜。畫工元是漢忠臣。

謝羽皋 永嘉人

楊妃病齒圖

痛入香齋思不禁三郎心痛一何深當時也有存亡恨自是君王不動心

林東嶼 平陽人

野色

蒼茫一片誰能畫不着雲煙態自殊漠漠平田新雨後悠悠芳草夕陽餘水光低應濃如染天影遙連淡欲無可恨風塵棲易混石橋人斷竹蕭疎

東坡詩集補遺 十二 子

林石田 平陽人

塞下曲

鷹斷天無月騎寒沙有霜將軍不怕死夜却左賢王

蒼王學士

已看山人屐那能遠入城艱難思變姓老大畏爭名病葉兼虫下閑雲背雨行長懷陶靖節出處意分明

宿道宮

來尋山館夜况值晚秋天見月水邊上照人松下眠閑身忘是客清夢化為仙誰在空壇上焚香北斗前

客中端午

海國歸遙楚日斜白頭兄弟各天涯可憐一盞菖蒲酒二十三年不在家

贈吳升起

紫綸中底髻毛斑丞相憐才未與官十五學書今五十依然手把釣魚竿

林杏村 平陽人

旅中

一劍隨孤影風霜道路長何人忽橫笛有客止思鄉

東坡詩集補遺 十二 子

古驛自芳藹空山又夕陽啼猿莫添恨今夜宿蒲湘

秋夜感懷次韻

門掩秋聲坐寂寥乾坤銷盡五陵豪一天月色空仙掌絕漠風寒到袈裟獨客山林看劍老誰家燈火讀書高人生榮頓同流景且把新愁付濁醪

會昌胡懷古

遠接三溪護一川悲涼形勝自唐朝千年壯氣隨流水十里風光空斷橋沈沈事陳空飲馬採蓮歌罷夜聞刁地靈人傑成殘夢今古西山翠不凋

路德章 永嘉人

絕句

道傍茅屋兩三家見客播麻旋點茶
漸近中原語音好不知淮水是天涯

宮詞

桂影婆娑玉殿涼三傳花漏夜聲長
內人亦有思仙者月下吹簫引鳳凰

趙善思 永嘉人

多景樓

東坡詩集補遺 十四 于

壯冠東南四百州景於多處最多愁
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羞
北府至今猶有酒中原在望莫登樓
西風戰艦成何事只辦年年使客舟

襄湖西 永嘉人

擬古

刈草勿刈葵中有傾日難彈琴勿彈烏
中有返哺雛葵荒心良苦烏傷心亦悲
誰無君與親念此禽中微

白湛淵 永嘉人

山中懷友

幾年音問絕此夕更閑情寒雨入孤坐
殘燈雁一聲干戈猶故國貧病自空城
惟有琴堪訴愁深彈不成

過東寺

倚空樓閣競翬飛鐵鳳金鈴一望餘
多少流民無片瓦江南四月雨凄凄

正征婦哭

戰國曾聞挾雨戈病中軍不渡交河
一身同為明庭死死救強於死病多

龐石甫

東坡詩集補遺 十五 于

過汴

蒼龍觀閣東風外黃道星辰北斗邊
月照九衢平似水胡兒吹笛內門前

昔遊

昔我遊春風草木發華滋今遊及秋風
白髮沾人衣寒蟬鳴且飛日暮將何之
不憂聽者苦但念鳴者悲天地浩湯湯
明月來何遲

王問樵 永嘉人

次韻天台友人

天台猶在眼頭白酒尊前不記歸山路空懷採藥年
麻衣經朔吹桃杖撥荒烟多謝論心久重吟伐木篇
晁非用 永嘉人

紀愁

北風吹我裳夏潦漂我屋牛羊踐我稼鼠雀耗我穀
雪寒墮我指雨淫疾我腹朝行桑榆間秋空傷遠目
暮涉水之涯含沙中兩足攪鱗馬病黃伏軾輿脫輓
陟山既見虎還舍仍對鵬一沐三握髮十飯九不肉
先生昔離垢居士今耐獨飽聞戒畏途那知有沉陸
宋可梅 永嘉人

煎茶

汲雲煮雀舌仙味滌煩襟花縣春眠重山窓酒病深
水香魚着眼烟起鶴移林陸羽曾題品清風直到今
高得心 瑞安人

林下讀書

芸葉滿床塵夢稀空林對雨淡相依閑身不與時榮
謝抱膝惟評古是非蕙帳風寒人未老松門雲靜鶴
初歸青山紫閣原同道肯羨官袍耀布衣

徐淵子 永嘉人

自笑

黃昏茅店帶星入清曉竹輿蒙露行客路三千年五
十對人猶自說歸畊
翁斗村 永嘉人

江上感秋

寒寥搔短髮幽思滿滄洲一雨異鄉夢千山獨夜秋
近書仍未達薄酒不消愁雙杵誰家急西風水外樓
劉宗功 永嘉人

麗陽祈夢

幾年六館一書生可笑儒衣猶未青畢竟功名浮世
夢何須夢裏問功名

桐江旅泊

黃葉西風急離愁載一舟殘蟬荒驛暮明月異鄉秋
禾黍生新恨江山記昔遊故人垂釣處流水自悠悠
僧宗瑩

天衣故寺

園廟深閑春寂寂雨杉風檜翠蕭蕭山中舊事無人

說碎疊唐碑補石橋

陳一齋 永嘉人

送劉蒙川

春草征帆遠。春江落日程。瘴鄉官是客。儒服老談兵。
海濶龍無影。山空鳳不鳴。梅花東閣路。悽斷故人情。

○ 谿亭次汪桐陽

空亭明遠癯。老樹黯餘曛。野興臨流坐。秋聲入夜聞。
漁歸孤棹月。鶴睡一松雲。記得前溪路。人家兩岸分。

○ 維揚懷項朴菴

東隱詩集補遺卷之十九

長缺悲彈負壯遊。京華倦客又揚州。西風昨夜他鄉夢。
明月故人何處樓。石塔鍾殘楓葉曉。荻洲棹遠荻花秋。
幽窓一點寒燈影。徙倚闌干生暮愁。

薛巨源 號泉心

重登神山寺

空緣如可悟。心境亦開蓮。法已崇蕭帝。山曾住葛仙。
尋僧叩雲屋。觀世說桑田。却喜重來此。逍遙梵外天。

送林良輔

事了却開時。辭官豈厭微。笑人持酒別。留俸換琴歸。

亭柳春迎馬。溪雲雨滿衣。行程休計日。花眼醉芳菲。

吳樵隱 永嘉人

○ 春日山行

雲峯疊疊路斜斜。隔洞炊煙三兩家。何處有香來不
斷。嫩風微雨落松花。

吳澗所 永嘉人

○ 趙宰別業

幾樹柳陰合。空階一半遮。破琴長在壁。老鶴不離家。
客至時供茗。官閒更管花。有時成獨步。門外看蜂衙。

東隱詩集補遺卷之十九

過盤山

盤迴六七里。天色冷飈飈。石壁無平地。山雲隔遠洲。
清筇應送日。老卒病眠秋。行望酒家出。青山暎碧流。

丘靜山 永嘉人

吊瓊花

仙種香移上苑難。幾誰復對花彈。玉兔不返東風
老。二十四橋明月寒。

○ 客鄞江

山寒無羨色。風物更淒涼。天地忽窮歲。弟兄皆異鄉。

酒醒衣絮薄。月死夜更長。聞有家書至。敲門喚隔房。

宋可菊 永嘉人

春日

門掩東風老。無人載酒過。半窓春夢短。深竹雨聲多。
朽樹濕生苔。殘燈已化蛾。因思舊遊地。臺榭廢笙歌。

鄭吾民

諸葛廬

琅琊一室雲。獨許老龍卧。英氣宇宙春。君臣重三顧。
歲久化為墟。白日聚狐兔。唯有忠義心。風雨不可破。

東甌詩集補遺 二十 下

吳肖巖 永嘉人

茅屋

茅屋三間小。春風長草芽。故園經積雨。老樹不多花。
黃髮長垂釣。古書猶滿車。近來人事別。亦頗問桑麻。

林賓賜 永嘉人

紅葉

五夜霜為深。輕明映碧流。山林驚有色。天地欲無秋。
野燒風初起。斜陽雨未收。昔聞供墨客。霜屋落鸕鷀。

病鶴

松梢秋氣怯霜衣。猶為山人守石扉。仙國靈丹無處覓。
故鄉華表幾時歸。心知海上雲霄熟。眼見林間燕雀飛。
却恨吹笙消息斷。草煙城廓照斜暉。

陳壺中 樂清人

雁山

山川秘靈迹。海近氣常陰。尊者何年在。樵人此路深。
雲龍歸絕頂。花鳥識禪心。十八前朝寺。哀猿空夜吟。

宿連雲樓

自愛山樓宏。微吟此興濃。凭欄最深處。見月在高峯。
清曉來孤鶴。新涼生數松。葛壇名已遠。何處覓仙蹤。

乞秋庭 樂清人

感懷

壯志今猶昔。幽棲重感時。睡閒憐夢擾。酒醒破愁知。
逐草多於菊。林書半是詩。但令吾道在。飯菜亦男兒。

陳

年

永嘉人官至泉州府德化縣

秋興

木末離離雨滿村望中兵火幾家存
荒城半是征人骨秋月偏驚旅客魂
夢意戰塵臨老見不知心事向誰論
抱節蓋得青山屋多種桃花映酒樽

王宗起城南溪屋

水上小亭清更新綠陰
紉扇白綸巾豈無脩竹娛佳客
却有清風來故人老樹秋聲涼入骨
澄江波影玉生鱗讀書偏愛虛窓靜
不管門前度亮塵

泉南滿師過省下呈友人

二月泉南駟騎回亂離懷抱為君開
雙鳬暫假王喬力百里空淹蔣琬才
省幙薇陰遠索靜溪船山色入樓來
應知別後遙相憶清夜吹簫月滿臺

訪陳彥太不遇

每憶可人陳太丘不辭山路遠追遊
清霜拂髻雞聲早白鶴橫江月影浮
豈為開樽無北海虛閒懸榻待南州
題詩興盡空歸去回首梅花百尺樓

九日次王善夫韻

小景

道路多荆棘塵埃滿客衣西風九日至
往事百年非王祭思何切馮驩嘆未歸
只因江漢遠却使鴈鴻稀山迥雲垂野
江空水接天西風陶令宅落日李鴈船
愁緒丹心外歸心白鴈前如何倦遊客
猶是未歸年宋興寄友

病中聞歌有感

落日猶未落青山還自青鳥飛雲外見
泉過竹邊聽童子未新汲先生守舊局
相看不相見應註太玄經伏枕已三月
清明節已過先陰流水去風雨落花多
病久難禁酒恐深懶聽歌門前舟楫動
無奈客懷何趙仲瑜小景

趙仲瑜小景

遠水望不極新雲低復連青山如畫
壁渡夕陽船幽思滄洲上歸心白鴈前
異鄉非隱地聊欲寄林泉又

老樹依巖壑危橋隔遠村桃花春滿岸
雲氣曉當門白鳥未盡屋青山落酒樽
漁舟忽相過疑是武陵源官舍有感

臘近衣方授。山深寒愈嚴。病將書卷廢。愁仗酒杯添。
故里風塵隔。微官歲月淹。思歸歸未得。低首愧陶潛。

○ 王生小景

何處佳山水。依稀類輞川。春風摩詰畫。夜月剡溪船。
雲樹鄉心外。鶯花客淚邊。不嫌茅屋小。應喜是歸年。

秋夜風雨次韻

獨卧苦不寐。燈殘知夜深。青氈猶是客。白髮最關心。
迢屋烏三匝。聞江龍一吟。誰家催寄遠。淚滴清砧。

中秋夕感懷

今夜天邊月。誰期海上看。家山雖間隔。兒女暫團圓。
露重銀蟾淚。風清玉宇寒。年年長是客。強把一樽歡。

偶成

滑滑春泥塞路途。漫漫新水漲江。出門世路皆行險。
只好山林聽鷓鴣。

南山作雨北山雲。野矢村歌處處聞。淮岳十年多盜賊。
誰知一半是官軍。

城南春深花亂飛。門前流水沒漁磯。百年此地踏青
客。今歲從軍猶未歸。

東甌詩集七卷補遺一卷續集八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趙諫編諫字士忠溫州人初成化中樂清蔡璞
嘗輯溫州一郡之詩自王十朋以下爲七卷又補
遺一卷諫以其去取爲未善乃因蔡本而增損之
溫州知府趙淮序而刊之又爲續集八卷或補入
或補詩以拾蔡本之遺諫自序之並刻於宏治庚
戌其體例頗雜不出地志之積習如張子容本襄
陽人爲樂成尉故其詩多永嘉所作子容及孟浩
然集中諸詩班班可考續集乃以爲永嘉人然則
謝靈運集不當全入此選歟

金華正學編十二卷

〔明〕趙鶴輯 張朝瑞重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華正學

編十二卷》提要

題金華正學編

澁溪之澁發女之墟世有大儒曰東萊先生呂成公北山先生何文定公魯齋先生王文憲公仁山先生金文安公白雲先生許文懿公成公乃與朱文公並時同志首倡道學於婺文定則親承文公高弟勉齋黃文肅公之業傳諸文憲文憲傳文安文安傳文懿稱金華四賢爲朱學世適是已方宋軌既南文公起而任道其學推廣延平豫章龜山直溯程周以上接孟氏之絕而成公同南軒張宣公又以所聞濂洛之說與公質辯講磨卒揆於正一時學者翕然師尊之世謂

三公為南宋斯文鼎峙信哉張呂早
世文公晚以其道及書屬之又肅再
傳而有金華四賢之學後懷孟魯齋
許文正公私淑文公臨川草廬吳文
正公學宗朱陸皆仕於元而行其教
學於而方其視金華則固為朱學南
北之派也然許吳仕元為混一之初

又在帝王中州之域故其為學易顯
而為教易明四賢出偏安叔季之後
屬時艱棘甘於儉避而卒老不售自
今雖有稱說其學亦蘇平仲所謂不
過風承響接而非灼然有知者斯道
顯晦固不有時哉道之顯晦不足為
賢者軒輊然自成公下迄文懿僅二

百年為五鉅儒赫然鼎立一郡之間
踵武相接襍簪相須考亭一緒益昌
益熾遺化所被至於閭閻皆右儒業
而先禮教海內目其郡殆與鄒魯將
不其盛哉成公與許吳二公舊列從
祀成化間有以四賢請者

賜正學祠准龜山例祀於本郡今龜
山已秩從祀而郡未及為四賢再請
議者歎焉 侍御一山張先生按浙
屬鶴考述婺之文獻鶴用是忘其蕪
陋遵文公伊洛淵源錄稽訂五公言
行著為此編又倣王魯齋五先生文
粹取其文之關於道源教本者附諸
後用率諸生讀之為高山景行之則

且將請 侍御推校四賢正學本末
及因朱之授何之承見文肅傳道統
脉併為五君子上論于

朝俾與楊呂許吳諸公並從廟庭得
列啜食是其於

熙代表正儒宗崇廣道術之治豈小
助哉

正學編序

117

正德辛未仲冬上吉

楊州後學趙鶴敬題

重刻正學編叙

竊自呂成公倡明道學何王金許後
先相望上下二百年東南文獻甲天
下稱鄒魯正適至我

國朝章文懿公寔紹而闡揚之今所
稱理學名臣楓山先生也舊有正學
編編自前守趙公南渚顧未及章公

正學編序

五

董思賢刊

而所編五大儒嘉言懿行猶未適繁
約之中余同年友唐君中廓筆削趙
編益以章公而後道學淵源燦然百
代大典云編成問叙於余余惟孔氏
有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乃顏曾得
統孔氏而四勿之訓不離視聽言動
一貫之傳不離忠恕安在其為語上

耶故曰中庸其至矣乎至即上也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離形氣而獨存非上也三代而下孔氏與佛老鼎峙而三漢儒有所守無所攻唐儒始攻之宋儒始大攻之而卒未覩犁庭掃穴之效今世儒者不議攻守而議和矣二三名公鉅卿著書立言為天下

嚆矢而一時豪逸雋爽之士苦宋儒之無奇景附而響答焉矢口操觚汪洋恣肆無非混為一家之說彼其人蓋內尊佛老外不敢抑孔氏而又見宋儒之力攻而不能亡之也於是不得已而建此和同之策耳余竊謂聖道之有異端猶中國之有夷狄善計

中國者能守能攻何能使夷狄亡又何必亡夷狄而後為中國哉代而守代而攻中國固帝王自立之地也和不已必降則勝國之禍可鑒而今既駸駸有其漸矣試起顏魯九原與今世儒者譚說天人性命必且退避三舍乃人才世風至來識者深憂

天子毅然為發明詔而不能變何也則和同之策誤之也夫索隱行恠孔氏料其有述而弗為今也中孔氏之所料而敢為孔氏之所弗為譬之適國者不車航而求縮地之術養生者不節食服藥而羨昇天之舉耻屈于中人之下而妄託于語上之肯吾不

知其所終矣嗚呼此吾儕重刻正學
編意也是君子反經之說也唐君邦
佐戊辰進士視篆二守周君尚禮蘭
谿縣令葉君永盛俱用儒飾吏有意
斯文章公之子接服膺家學無廢先
人並司校讐董刻厥事若諸儒言行
則編中備矣尚友興起觀者自得之

正學編序

八

不具論

萬曆庚寅仲春之吉

海州後學張朝瑞謹叙

金華正學編目錄

東萊先生

卷之一

乾道六年輪對劄子

書所定古周易十二篇

書校本伊川先生易傳後

大事記序

周師氏箴

陳同甫恕齋銘

白鹿洞書院記

正學編目錄

一

題近思錄

故左朝散郎徽猷閣侍制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江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致仕贈右
通議大夫王公行狀

卷之二

朱呂問答

宋史儒林傳

壙記

祭文三道

墓表

像贊

北山先生

卷之三

繫辭發揮序

孟子集註

魯齋箴

感興人心妙不測章解

感興靜觀靈臺妙章解

感興朱光徧炎字章解

感興大易圖象隱章解

正德綱目

辭讀

卷之四

行狀

祭文二道

挽詩三首

宋謚先生文定誥

代請立北山書院文

魯齋先生

卷之五

洪範九疇說

皇極說

上蔡書院講義

研幾圖序

通鑑託始論

矯齋記

回葉成父

答胡蒼王全夫

魯齋記

德夫弟史斷跋

卷之六

正德綱目

塘誌

祭文二道

誥謚文

仁山先生

卷之七

帝命禹叙洪範九疇

伊尹有役政將告歸乃陳戒于王

西伯演易於爰里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

蔡蔡潰遂伐楚次於經許穆侯卒于師楚

屈完來盟于師盟于石陵

晉侯侵曹晉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執曹

伯昇宋人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

於城濮楚師敗績

孔子如祭

文廟祭議

通鑑前編序

卷之八

行狀

白雲先生

卷之九

八華講義

答或人問

答吳正傳書

送胡古愚序

與趙伯器書

學校論

上李照磨書

上劉約齋書

卷之十

墓誌銘

祭文

哀辭

楓山先生

卷之十一

培養聖德疏

易論

書論

詩論

春秋論

正學編目錄

禮論

復邵國賢寶

復鄭克脩已

復賀克恭教

復盧正夫格

與門人張大倫

卷之十二

棘寺名宦傳

祭文二道

贊

祠記

列祀正學祠文移畧

題祀疏畧

復祀疏畧

正學編目錄

六

金華正學編目錄終

金華正學編卷一

東萊先生

楊州後學趙鶴編

海州後學張朝瑞重編

鉛山後學周尚禮校閱

里後學唐邦佐全校

乾道六年輪對劄子

臣聞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貴難為恭蓋宴安之適聲色之娛環麗之玩畝游之佚實為治之大蠹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恭惟陛下勵大

正學編卷一

二

有為之志宵衣旰食求治之外百無所嗜皇皇汲汲蚤夜勞瘁有非寒士之所能堪者凡昔人之所責皆非陛下之所難矣臣敢為天下賀前古之君不知聖道之可尊特以耳目之欲切於身而不能去故因陋就簡甘為凡主今陛下不待箴諫此累自除慨明聖道無若此時之易章句陋生乃徒誦詒訓迂緩拘樂自取厭薄不知內省及歸咎陛下之不用儒臣以為尚幸陛下不用之耳僅陛下誤信而輕用之責治効於是曹縣歲歷月必無所成陛下遂謂儒術止此聖人之道永無復施之日矣臣敢為儒學賀夫不為

俗學之所溺者必能求實學不為腐儒之所眩者必能用真儒聖道之與指日可俟臣所私憂過計者祇恐希進之人不足測知聖意之蘊妄意揣摩祇排儒學謂智力足以控制海宇不必道德權利足以奔走群衆不必誠信材能足以興起事功不必經術臣不從衆陳言腐語姑以目前事言之陛下臨御九年于茲閱天下之政察群臣之情亦熟矣逢隅小警公卿錯愕而顧私將士遷延而却步渙散解弛不相係屬果智力所能控制耶高爵重祿一得所欲畏縮求全惟欲脫去無復始末之慷慨果權利之所能奔走耶

正學編卷一

異時姦回詆欺敗事墮功之徒追數其過累皆不才不能者耶智力有時而不能運權利有時而不可驅材能有時而不足恃臣所以拳拳願陛下深求於三者之外而留意於聖學也陛下所當留意者夫豈鉉鉉傳註之間哉宅心制事祇畏兢業順帝之則是聖學也親賢遠佞陟降廢置好惡不偏是聖學也規摹審定圖始慮終不憚不撓是聖學也陛下誠留意此學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實理所在陛下當自知之而自信之矣本原既得萬事有統若網在綱若農有畔非若乍作乍輟漫無操約者之為也惟陛下裁擇其中

書所定古周易十二篇

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玄皆為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立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雖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為未安某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

正學編卷一

書校本伊川先生易傳後

按先生因文公言當題周易程氏傳已摘印發學藏子此題或是舊云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為成書傳摹浸舛失其大真學者病之某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注皆和靖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讎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定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是正其文字雖未敢謂無遺恨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汝能堯夫鄧山棲鈔景山方職教東陽延取刊諸學官

大事記序

司馬子長年表大事記蓋古策書遺法獲麟以上既見於春秋經周敦王三十九年以下今朱左氏傳歷代史邵康節先生皇極經世司馬文正公稽古錄資治通鑑目錄舉要曆輯而廣之意所未安參稽百氏頗為增損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云起春秋後訖於五代分為若干卷通釋若干卷解題若干卷合若干卷

周師氏箴

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疎曰遠則勢不接疎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使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嫫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新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饗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箴多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為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選不

正學編卷一

章文錄公卿孫科補

四

可得是可歎已用敢追其事而為箴曰

若昔忠臣

格君之非

啓心沃心

日化月移

雖有嘉猷

情或未信

勢疎地遠

千說一聽

蒼周之興

稽古建官

左右賢俊

治格多盤

時惟師氏

詔王以燬

吳以入之

曰義曰理

原念燬惡

水火皆馳

火盛水竭

燬勝惡微

燕閒穆清

誠意懇款

先養所長

姑置所短

性復其源

善迎其端

輔翼聖學

正學編卷一

五

功不可刊

侈麗之欲

將發復止

暴慢之慮

將萌復已

師氏之諫

惟一惟精

君失無迹

我諫無形

於惟辟王

獨制萬乘

必求峻賢

舉以自近

旦承暮弼

前贊後襄

氣體默移

其道大光

焉不經此

正直屏弃

僕隸之臣

謬謏唯唯

堂下日遠

堂上日高

雖復虛宇

烏知民勞

聖人復作

斯理不易

小臣司規

敢告執戟

陳同甫怒齋銘

實理難精實德難居實責難盡實病難除實知其難於人則寬惟實惟寬惟恕之端天地變化草木蕃蕪噴厥實然可求其故陳子作齋俯坐有勒匪尚其通亦尚其塞

白鹿洞書院記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胝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初於南唐其事

正學編卷一

至鮮淺太宗於汎掃區宇日不服給之際獎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于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數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乃屬軍學校教授楊君大法呈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某記其成某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授大師多至數十百人高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

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

命之祿秩錫之扁榜所以寵綬之皆甚簡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救行義而不偷守訓詁而不繁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其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千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廷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網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利文憲浸還舊觀開洛緒言稍出於

正學編卷一

七

錢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功之實躋等陵籍忽近某遠未能闕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得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益相與擇先儒淳固整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辯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楊熙陵開地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著所當記若李潯之遺跡固不得而略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使率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興廢始末具於管鑿

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題近思錄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某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脫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騖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祥之

正學編卷一

故左朝散郎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江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致仕贈左通

議大夫王公行狀

公諱居正字剛中其上世故蜀人王師之開蜀孟祖舉其族朝京師太祖悉官視故臣公之高祖與焉道維揚樂其土風因徙居維揚之江都自曾大父至皇考傳三世皆有列於朝名蹟斑斑在士大夫間公生十有六年而孤太夫人春秋尚一以家事倚公辦而公益力兼晝夜不息斯然見頭角去游太學太學諸公聞聲爭交驩初熙寧中下荆公安石以新義

其後章蔡更迭用事弊以王氏說律天下士盡名

師宿儒之緒言餘論不登凡業他書雖世通行者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凡業他書雖世通行者或不能舉其篇秩公勉以親命屈意場屋心獨非之未嘗肯作新進士語留落不耦餘十年黨友鵠說公益少自貶公嘆曰此天窮我非人爲也一第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邪久之建安黃公齊為大司成得公所程試驟許以王佐才屢置前列明年大比黃公同知貢舉欲推公文首選以風示多士共事者議不協奏名猶在第二賜上舍出身是歲宣和三年也解褐未

正學編卷一

幾服太夫人喪築室墓左疏食水飲盡三年里人始

識古喪禮免喪調饒州安仁縣丞荆南府府學教授大名鎮江兩帥交牒辟公教授府學皆無所就太上皇帝即位詔部刺史二千石雜舉所知以禮勸駕公家居維揚部使者上公名應詔書公謝卻之郡遣別駕從數十騎踵門強起公公卧不應改徵州州學教授未赴召命兩下辭疾不前丞相高平亮公宗尹同年進士也為上言公直諒孝友當今無輩於是征有肯趣召甚急公至行在所與范公相勞苦且曰公言云何時危如此公位宰相不亟出所學極

元奎炭中尚誰待其避寇崎嶇陽羨山谷間分死溝壑勉出見公一道此意耳范公矍然失席曰宗尹知罪矣賜對便殿公奏昔人有言君以為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為之理然國勢日益弱虜氣日益驕何耶蓋昔人於所謂難則強勉以為之今以為難而不復有所為以待天意之自回強虜之自斃也臣觀宣和之末有識之士固已袖手竊嘆以為難而不可為者十五六及至於靖康則陛下以為與宣和為難靖康之末以為難而不可為者十八九及至於建炎則陛下以為與靖康孰難由此言

正學編卷一

十一

之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也蓋宣和以為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為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則臣有所不忍聞矣且條仁宗聖訓十事以獻上甚悅明日諭宰相曰如王某人材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改承奉即太常博士紹興元年除禮部員外郎上將宗祀明堂有司疑於嚴父之文議不時定詔用皇祐故事合祭天地並配祖宗公立議曰古之帝王非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聖宋興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皇祐宗祀固宜以

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嚴父之說故配帝并登真宗其後英宗朝孫抃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以為絀祖進父神宗皇帝亦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今主上紹統自真宗至於神宗均為祖廟獨躋則惠無名並配則同祫饗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示於明堂奉太祖太宗配詔禮部議時隆祐太后升遐討論冊禮公言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日未及尊稱太后蚤麗宸極蒙垢紹聖退處道宮按元符三年五月復太后為元祐皇后詔書徽宗皇帝受命欽聖獻肅皇后復家婦

正學編卷一

十二

之意明甚崇寧初權臣恃禮以卑廢尊是太后隆名一有定已正於元符而不在於靖康變故之日也謂宜專用元符詔書明指姦臣沮格之意告天地宗廟乃不果用撫州守言其露降圖以聞公請卻其圖勿訥臺臣繼公劾守奪其州間一歲進太常少卿兼脩政局參議官起居郎上方鄉規諫公次前世聽納事為集諫十五卷以開廣上意詔以時務徧訪羣臣公獻疏数千言其論省費尤詳曰宋興一百七十三年矣自朝廷至四方百司庶府朝夕之所行蓋一百七十三年彌文之事也今天下幅裂海內鼎沸陛下所

居曰行宮所至曰行在而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以數路數十州土地之所出歛盡為向者一百七十年之事不忍暫有所廢革臣竊以今日為能奉行祖宗之故事則可謂之知時變則不可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欲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之事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而徒示人以弱臣請以一事而言之國初輿地之廣人材之衆歲收進士不過數十近者陛下親策士于庭釋褐命官近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遇夜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呼其省費之術亦已拙

正學編卷一

十一

矣他事大抵類此臣願詔大臣計百事之費而論定之若曰興衰撥亂之事也則為之禦寇備敵之事也則為之任賢使能拯恤百姓之事也則為之不在此等而涉秋毫之費者一切姑置勿論則費省國裕矣疏奏議者許其剴切以右文殿脩撰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計萬疋崇寧後希進者增其數以市恩至五倍民力大屈建炎中詔蠲其二萬八千著為定制閱四歲主計者格前詔建白責歲輸一切視崇寧之舊公三上章未報遣僚屬詣政事堂言狀大臣方特其議計司督趣郵傳旁午公置其檄不行掾吏震栗交

謁更諫公曰吾願身坐之不以累諸君也呼吏為文書付曹曰即有譴諸君盡以此自解公復手疏五不可以聞上感悟亟如公請免符下里愉戶懌驩若更生異時公歸自永嘉塗出發空一郡之郭東迎父老拜車下曰公去八年吾州兒二十三萬縑矣轉運使移州供御爐炭下其式庸理非若胡桃鷄鶩不中程公報之曰炭之期限則諾彼民以炭自業者率居深山窮谷中安知所謂胡苑文鷄鶩色耶上方躬簡儉以新改風俗臣下顧以浮侈敗之不可它日還朝從容為上誦其語上曰朕服御膳羞未嘗問精粗况附

正學編卷一

十一

火取溫暖而已豈較炭之文色耶嚴地陋仰給鄰壤歲漕糴粟以贍之舟楫卒徒資用皆嚴主辦起皇祐訖建炎以為常嚴人輒請令婺旁縣民家載粟致之嚴紆輓運勞公曰民賦已重加以道里費是兩稅也且未有籍婺而輸嚴者言於朝後其故從知饒州未至郡以太常少卿召發半道除起居舍人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兼史館脩撰秩左通直郎服三品大將張俊戍江上遣卒至彭澤縣卒故縣吏也負俊勢侵辱其令令郭彥參械之獄俊怒訴於上詔為罷彥參公言彥器不畏強禦無罪俊又陳有田在諸郡丐免征

修公言兵興以來士大夫及勲戚之家科數與編戶等差欲寬民力均有無使貴賤上下同力一心共濟國事況將相之臣乃不能體此乎除自有自中出者公言近習請托進擬不自朝廷所繫不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上皆嘉納其餘採弊裨闕所還制勅甚衆如論平江檢漕官吏不當劾和州新被兵宜除其貢絹帛多施行遷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公頓首辭曰臣愚不足以兼二事願盡力佐司馬竟不拜直院之命北邊解嚴詔百官各以疆事對公力言防江之備不可撤上采其策公一意憂國出入禁門以人主為

正學編卷一

十五

知已排權擠貴亡所避同列皆嚴憚公出其下車駕之親征也公實扈從次平江羽檄狎至柄臣或進退保計上顧曰如玉某必不肯為其為上所敬如此者禮日加且將授以政異意者皆側目視公公畏譏就連拜章請郡上不得已除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入辭上諭以即大用復曰台州陳索治郡有述吾難其繼者無以易卿遂改命知台州言者以危語中公上記其忠纔下除徽猷閣侍制至郡未幾提舉江州太平觀屏居括蒼者三年上念公未嘗置公第駕部郎居尚以職事對上曰卿兄某今安在行大用矣中書

舍人劉大中侍上論制誥上曰如王某極得詞臣體侍御史蕭振論守令賢否上舉公守婺日免貢羅御爐炭事曰守臣愛惜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廷中皆意公且復用起知温州始秦丞相之叅知政事也甚善公間而論天下事意銳甚既為相所言皆不離公疾其詭言於上曰檜嘗語臣守國之人惟當善暇飯共圖中興時臣心服其言謂有志於中興者要當如此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有以驚動天下今施設乃止於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使行其平昔之言秦丞相慙怒前好盡矣及是秦丞相專國公自知不

正學編卷一

十五

為所容在溫半年亟以目疾請祠歸陽羨避謗深居時事一不掛口客至清坐竟日談訂經史而已書村官之考十有二游心事外人莫能窺其際秦丞相晚節權益張尤畏惡善類大誅譴以立威嶺海間累繫無虛郡雖公闕門託疾猶奪徽猷閣待制公等視榮辱安如也紹興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以疾終於子食邑五百戶明年夏五月甲申塋于常州宜興縣清泉鄉孫墓村楊塘塢公沒之年秦丞相薨太上皇親攬萬機辨明淑慝還公故職以直前謾且詔予一

子官用子登朝贈左通議大夫公氣節高亮儀貌
頌聲音滿堂其學根極六藝深醇閑肆以崇是關非
為已任自其少年已不為王氏說所傾動慨然欲黜
其不滅以覺世迷於是稽叅雋父鉤索聖蘊催新學
詖淫邪遁之辭迎筆披靡雖老於王氏學者莫能自
解龜山楊先生時與公會毗陵出所著三經義辯示
公曰吾猶舉其端以告學者而已欲髮櫛而毫緝之
未遑也非子莫成吾志者公愈益感厲首尾十載迄
以成書為毛詩辯學二十卷易書辯學十三卷周禮
辯學五卷辯學外集一卷靖原建炎以來朝廷懲創

正學

十六

王氏邪說之禍罷祀享什坐像更科舉法置春秋傳
七弟子員國論略定然條明遺意各力砥柱所以搖
正道者萬端賴太上皇持之堅既不得逞則陰挾故
習伺間隙識者懼焉會故相韓儀公忠彥請謚公
時贊奉常引韓儀公熙寧初開近臣生講之請以定
謚且謂自是君尊臣卑猶天地定位不可改易雖淫
辭曲說厚誣天下謂天子有北面之儀君臣有迭賓
之義天下卒莫之信實有大功於名教宜謚曰文禮
盡發王氏之謬以警在列讀者皆悚而韓氏子乃以
故事未有以禮為謚者謁宰相求易宰相以謂公公

不為改其在兵部以事請對上因及王安石新學為
士大夫心術之害公進曰臣側聞陛下深惡安石之
學久矣不識聖心灼見其弊安在敢請上曰安石之
學雖以霸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
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公對曰禍
亂之源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
於此為上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一二事上作
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矣於
是請以辯學為獻上許之公序上語繫於辯學書首
先時名公卿斥王氏者輩出猶不能勝至公上辯學

正學

十七

而楊先生三經義辯亦列於松府二書相經緯孔孟
之本指始明士皆回心向道如水赴壑天下遂不復
宗王氏蓋太上皇帝表章聖學之功而公與龜山先
生諸賢之助也以他所著書有春秋本義十二卷論
語感發十卷孟子疑難十四卷文集十卷西垣集五
卷兵民條例一卷公俸祿入門班昆弟字孤幼無留
者兄居安蚤世差擇良士以其女歸之郊祀任弟居
厚以官逮公亡季子猶布衣云娶馬氏贈頌人二子
曰復右承議郎通判臨安府曰從右承事郎湖州長
興縣丞五女長適右朝奉郎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

仲牝次適右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韓亢次適右
士郎傳公本次適左從政郎信州玉山縣丞孫璉次
適右承奉郎朱孝孫男五人曰椿楫柎植棠孫女一
人尚幼公位禁從當書于史碑于隱謹撰次爵里族
系壽年行治上太史氏副在私家以謏立言君子謹
狀

朱呂問答

先生與文公書云深味來教所謂見下學上達之要
而實加功之語切中平昔之病悚然累日所恨相去
阻邈不得面請若蒙指示其要俾知所用力豈勝幸
甚竊自揆度領解敏悟固後流輩至於篤信確守雖
不敢謂能妄意或庶幾焉苟有以教之則必不至於
若存若亡負誨諄之誨也

又云自罹禍變先松以來困心衡慮始知前此雖多
為齊學而工夫汎漫殊未精切追味往年喜合惡離
之誨誠中其病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觀書粗得
味即坐在此病處不復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
別白遇事接物則頽惰而少精神今乃覺氣稟粗厚
思慮粗完原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
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但恨無由親承

誨語的實下來處因便詳告指示自度今能信受去
行非如疇昔草草領畧也

又云撫州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
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
意每思學者所以徇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工有
不實若實用工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
必悚然不敢安也

已上先生書

文公與先生書云熟書說近建家廟立宗法此正所
欲討論者便中得以見行條日子細見教為幸

正學劄卷一

十九

又云誨諭之意微婉深切銘佩何可忘也弘大平粹
四字謹書坐隅以為終身之念

又云損約收斂此正區區所當從事日前外事有不
得已而應者自承警誨什損四五矣

又云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
今日此等人極多然或資稟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
者則不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
以深知其弊方此愧惧今得來教當備以警告常
所與往來者使自省察耳

又云承諭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從容游泳又墮於

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
此去列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
收歛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又云養忠厚章澆淳之論甚善要當以此為主而剖
析精微之功自不相妨耳

已上文公書

遺事

先生示門人及諸弟曰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
知便可則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語也

又與葉侍郎書云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

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然後能可久可大

文公答蔡季通書云歸來又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
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渾涵方始收拾得上此論
甚當不敢不以告也

李晦叔問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歛則
精神內守而不浮文公曰東萊此說是也

文公答路德章書云向見伯恭說少時氣性粗暴嫌
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
語早晚間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
怒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

文公語錄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惡矣呂公博
時性極編急因病中讀論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
又居劉公度書云向見伯恭說孔子順吞魏王問天
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家法
此言有味

文公周易本義釋經篇名云中間頗為諸儒所訛近
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
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

文公有與詹帥書謂每題程先生易傳必曰周易程
氏傳後來以告伯恭伯恭亦深以為然為換却整學

易傳箴子

文公學校貢舉私議云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
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今
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
為主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
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蘇
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

文公序先生讀詩記後云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
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
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混然若出於

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托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群可怨之旨其庶幾乎

文公書近思錄後云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闊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擬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若以為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皆初見其梗槩

文公又與詹帥書云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

文公與潘恭叔書云禮記與儀禮相參通脩作一書乃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

文公書先生祭禮後云問之潘叔度伯恭成此書時已屬疾自力起奉祭祀惟謹既又病其飲福受胙之禮猶有未脩者將附益之而不幸遽不起矣使其未

死意所蘊正殆不止此惜哉

文公書先生病中日記後云觀伯恭病中日記其緒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比來不得復見伯恭固為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者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論我亦諄諄矣三復流涕敬書其後

王魯齋先生墨林類考序云東萊先生曰心思之不可囿而滯也其於精確

又云昔朱子嘗分詩之經分詩之傳此說得之呂

伯恭因立此例也
正學編卷一
東萊先生公摘孫科補
子三
楚詞集註

金華正學編卷二

東萊先生

宋史儒林傳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陰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為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

年學編卷二

一

東

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臣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倘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屋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閑隔朕終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焉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概勿以圖倖或誤而謂人多有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以徧察勿詳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矣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優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積未振名勝相望

年學編卷二

二

東

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
吳之難范韓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
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
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
以末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
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
難傳後查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
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
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
除中書舍人陳騭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

正統編卷二

三

東

為先祖謙所進採取精祥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
命詞駁不得已草制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
兼國史院編脩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閩
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
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
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
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書將以
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
皆可為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
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

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鄉人
即而祠之子延年

壙記 節恭

第祖儉

公之問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
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參貫融液無所偏滯
所為書有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卷參取毛鄭衆氏
之說而間出己意其後更加刊定迄於公劉之首章
大事記起春秋終於五季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
用策書凡例其條綱端緒概見於通釋解題之二書

祭文

文公先生

正統編卷二

四 東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九日壬午友人
宣教郎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謹以
香茶醵酒奠于亡友伯恭呂兄明道直閣大著郎中
之靈曰嗚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邪往歲已
奪吾教夫今者伯恭胡為而又至於不淑也邪道學
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邪後生將誰使之誨
斯民將誰使之福邪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
之續邪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為之箴而過將孰為之
督邪然則伯恭之亡曷為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
天而慟哭邪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

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中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
多。詞章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人之所難
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
弗及。恬淡寡欲而特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
紆。秉義以飭躬而耻為介。是則古之君子。猶或難之
而吾伯恭猶欲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
識量閎廓。既海納而淵停。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
先訓。紹文獻於慶家。又隆師而親友。及探討之幽遐。
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
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

五
東

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
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其獻納。衆
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與疾而言歸。既一
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閒道遙以曳杖。恍沂上之
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撫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
書。抑亦後來之程。准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
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悃。嗚呼哀哉。我實無似。
兄辱與游。講磨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之枉書。尚燦
然其手筆。始言沉痾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
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蹊而有約。盡

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懷計車之偕至。考日
月之幾何。不旦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邪。吾道
之衰。乃至此邪。既為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嗣
歲之有聞。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尚饗。

又節畧

陸子靜

惟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朴如愚。
中敏鮮儼。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
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

又節畧

葉正則

公以生稟之知。世家之舊。備義理於一身。講源流於

正學

六一
東

徧扣既徹。臍以並納。亦隨才而獨誘。由是東南之夫
拔起林岫。為英為哲。繼公之後。至於不以記為博。不
以文為富。器不止於一能。學不期於偏就。事歆折而
愈精。德歆充而兼。肩暢群儒之異指。續先民之遺賔。

墓表

文公先生題

有宋東萊先生呂君伯恭之墓

畫像贊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
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立教而垂世。然而
狀貌不逾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

來隨之而莫睹其踴矧是丹青孰形心曲唯觀之者
有得其天焉則庶或遺編之可續惟字以下一本作
遺編之可續而已

金華正學編卷三

北山先生

楊州後學趙鶴編

海州後學張朝瑞重編

鉛山後學周尚禮校閱

里後學唐邦佐全校

繫辭發揮序

圖書出而易之數顯卦爻畫而易之象明著策設而
易之占立曰數曰象曰占是三者乃聖人作易之大
用捨是則無以為易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妙又
易道之根源也在昔伏羲氏繼天立極不過因造化

正學編卷三

一

卷三

自然之數推卦畫自然之象倣著策自然之變作為
卜筮以告夫後世使人得以決疑成務而不迷吉凶
惟若指塗云爾至文王之繫彖周公之繫爻雖曰因
事設教丁寧詳密然又不過即卦象之所值依卜筮
以為訓俾之觀變玩占避凶趨吉以為處已應物之
方而不失其是非之正而已觀其為書廣大悉備冒
天下之道變通不窮盡事物之理然其於易道之根
源義理之精蘊未始數數言也迨夫世變日下易之
為用寢淫於術數故夫子十翼之作始一以義理言
之而不專求之象故占筮之間是故因俗淳漓為教

不得不然也然聖人之書本末不遺而顯微無間極
深研幾固以為開物成務之方洗心藏密亦豈忘與
民同患之志今觀大傳之寫高極於陰陽變化之理
精究於性命道德之微雖其闡遠蘊奧未易窺測然
而細研之則亦莫非象數之深旨與夫占筮之妙用
至所謂君子居則觀象玩辭者則又使人雖平居無
事亦得以從容玩釋即燕閒靜一之中而自得夫齋
戒神明之用推日之用云為有不待列著求卦而占
自顯者其視義文之易其為教益備為用益廣為理
益精耳紫陽子朱子自少玩易盡洗諸儒之曲說而
獨得四聖之本心謂易本為卜筮而作故觀爻象者
要當深探占象之精意而不必強合以外來之義理
至夫子大傳雖曰發天之蘊莫非極致然亦不過窮
象數之本原括卦爻之凡例若其微辭與義則又曲
暢旁通因而及之故其言曰周子通書有云聖人之
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以是觀之經文主
於占象者畫卦以示之精也大傳詳於義理者因卦
以發之蘊也其說的確簡明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始思讀大傳說卦諸儒見其淵微浩博若無津涯而
說者類皆汗漫不精與散無統及得朱子本義之書

沉潛反覆輒然有會於吾心洙泗微旨乃可得而
繹然其詞尚簡嚴未能盡達也因編閱文集語錄諸
書凡講辯及此皆隨章條附於本義之後首尾畢備
毫析縷解疑義罔不冰釋標白朱子繫辭發揮因藏
之筭積以備遺忘畏齋王君用功程傳頃以精本刻
梓肝江謂大傳未有善解見愚所編發揮愛之不釋
已刊之家塾蓋將融會二先生之書以求經傳之深
旨書成復俾基題識其首乃本朱子論易之意備述
梗槩與同志共焉至若朱子指示所以讀繫傳之要
旨已具見於綱領茲不贅叙亦在乎善讀之而已

孟子集註考

孟子集註考

張子所謂虛者不是指氣乃是指理而言蓋謂理形
而上者未涉形氣故為虛爾以下面合虛與氣證之
見得此虛字是指自然之理蓋謂有此太虛自然之
理而因名之曰天故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然自然之
理初無聲臭之可名也必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
化生生其變不窮而道因可得而見蓋虛底物事在
實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
蓋天以理之自然言太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行言
太虛之用也至就人身者則必氣聚而成人而理因

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者非謂性中有理又有氣不過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理為性爾合字不過如周子二五妙合之意太極二五有則俱有固非昔離今合但兩事分開看則有以見其合爾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蓋心統性情性者理也情者氣之所為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嘗謂其說得甚精但辛苦耳證得孟子此章却是分曉

魯齋箴

王子會之名其齋曰魯既為記以自警復俾其友人

王學編卷三

四 此

何其子恭父作箴揭之其謂王子似魯者也而自以為魯豈不以昔者曾子之在孔子見謂為魯而一貫之妙獨參得之蓋將從事於篤實堅苦之學以收曾氏之功也歟其志可謂遠矣乃為之箴曰

惟人之生均稟太極萬理森然成其物則知覺虛靈是謂明德或蔽而昏則由氣質昏闇其明易去其塞復其本然惟學之力昔者子與萬世標的始病於魯竟以魯得匪得於魯實學之積確固深純精察嚴密稽其功用有始有卒履薄臨深是懿是飭日省者三猶懼或失講辨聖門是纖是悉戰戰兢兢寸累銖積

誠明兩進敬義偕立一唯領會萬理融液彼達如賜乃弗能及孰謂參魯收功反亟卓哉王子追蹤在昔有為斯名朝警夕惕勿病於魯謂質難易勿安於魯謂思無益由魯入道有曾可式氣質之偏則懲則克義理之微則辯則析知行兼盡內外交迪確乎其志前哲是述人百已千明乃可必從而上達則在不息滅裂園莽乃吾自賊歸咎於魯豈不大感戒作斯箴侑坐是勒勿貳爾心服膺無斁

戒與人心妙不測章解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

正學編卷三

五 北

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王韞山含輝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嘆息將安歸

先生曰此章言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凝冰焦火則喜怒哀懼不常之心也淵淪天飛則奔逸不制之心也皆氣之所為孟子所謂放心也惟聖人之心能自為主宰如元化之能宰制萬有故曰秉元化也昔人謂氣為馬心為君心之出入蓋隨氣之動靜如乘馬然故曰乘氣機惟心君則能為之主宰政此之謂動靜體無違此體字如以身體道之體蓋其一動一靜此心無

不醒定不曾離這腔子內此之謂體曰無遠者
謂雖動靜萬變而無少間斷也惟其靜而常能
體之故和順積中見面盎背如玉潤山珠媚川
也惟其動而常能體之故神完思清明無不達
而能燭九垓徹萬微也如此豈復有前二者之
患然此聖學也自世教非古鼓一世於詞華利
欲之塗聖賢傳之要雖具在方冊而棄為廢編
曾不顧省於斯時也有志於道者將安歸乎此
所以重發紫陽之嘆息也

感興靜觀靈臺妙章解

正學編卷三

六 此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無穢反受衆形役
塵味紛朵順研安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
居者稷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所招詩徐方御宸極
先生曰此章言人心至為虛靈萬理畢具酬酢
萬務經緯萬方孰非此心之妙用自應從萬物
而君之今反以徇欲之故此心不宰坐受耳目
鼻口四肢衆形之役而不自覺飲食男女間欲
之大然凡物之可喜可好者亦悉為化誘奔趨
馳騖焉無有止息稷王車轍萬里肆其侈心幾至
亡國而後已省得前章是言至人盡性此心不

放而常存故其妙至於光燭徹微此章是言衆
人徇欲故心常放而不收其究至於亡國敗家
猶所不顧此其聖狂之分矣超天淵之遠然其
端甚微只在一念放收之間此道心所以為微
人心所以為危也古之君子所以一生戰戰兢
兢至落手足而後知免蓋以此也

感興朱光徧炎字章解

正學編卷三

七 此

朱光徧炎字微陰耿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原
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
掩身自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先生曰首四句言天道消長之幾次四句言人
心善惡之幾蓋天地只有一箇陰陽無物不體
無不自人身上透過故人身上梘實與天地同
運故君子於陰陽初動之時必當隨時省察以
盡開邪育德之道惡則察於幾微而絕之於早
善則養於綿綿而充之使大是以月令於冬夏
二至皆有掩身齋戒之文夫湛然純一之謂齋
肅然警惕之謂戒然後心地清明有以燭乎善
惡之幾而早為之所庶幾陽明日盛而德性益
周陰濁莫乖而物欲不行耳至於閉關息商旅

所以養陽氣用金柅之剛以止柔道之牽此又
聖人贊化育之事此篇亦為在上君子言之故
自吾一身以及天下事物於陰陽交際之間無
不盡其扶陽抑陰長善遏惡之道也

感興大易圖象隱章解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剋交喪春秋魚魯多
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先生曰此章言聖人之道備於六經自厄於秦
火又汨於經師而其文字亦且錯亂乖離如易
之易置圖書委棄象學詩書以陋儒之小序冠

上學編卷三

之篇端以亂經文禮樂則散亡幾盡春秋亦多
魚豕之訛其簡編尚且闕謬如此又況道之精
微乎正如瑤琴寶匣器雖在而絃已絕其意且
不復傳將柰何哉哉今欲理其餘韻亦幸程叔
子於此嘗表章條理深探精思以續洙泗之絕
響其遺音今幸未泯此固紫陽之謙詞然其自
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故訂正四古經詩書
則斥去小序之陋而求經文之正意易則還古
易篇第之舊而義主占象以窮義文之本旨禮
樂則求其合者而有經有傳至於精研龍門之

微旨以上接鄒魯之正傳自濂洛開端以來其
與誠齋陳公論先天後天圖

文王序卦其次第必當有說但今不可得見雖先天

有圖可以倣倣然先聖後聖各有規模必不規擬畫
圖也先天法象自然不勞安排而無所不合所以為
妙後天圖雖可倣此布置但妨礙處多只如十二辟
卦已不復有次第今止可畧見大槩足矣

與門人張潤之書

某于部使者之饋藥不敢受朋友有以孟子樊交而
受為言者其謂孟子不見儲子而受其幣此必當時
自有此禮在今日實難引用蓋其鄙性自幼不喜人

財物之遺有欲以此為意者必作道理避去守此愚
見以迄於今今不敵無故破戒也近來號為卓犖者
往往挾古人之似而爭以謀利於辭受間全不知辨
吾人不少反其鋒何以自拔而少救其弊

又

理者乃事物恰好處而已天地間惟一理散在事事
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此所謂
殊一本一本萬殊者也三聖所謂中孔子所謂一

而大學所謂至善亦是此意自古聖聖相去率數百年而謂日是傳之者都是做到此耳

又

自古聖賢惟一敬畏之心曾子臨終露以語人則是謹謹畏畏度一生做得如此

辭讀

照對某年月日伏准省劄備奉聖旨特補迪功郎添差婺州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者公朝錫命下逮立園推前代之曠典賁末學之遐踪此聖時特異之舉所以風勵天下益廣文明之治甚盛德也顧某

王學編卷三

十

何人可辱此靖惟某少受學勉齋黃先生授以紫陽夫子之傳自此服膺講習辛勤探索每媿天分不強年齒浸莫義理之蘊與難窺師友之淵源日遠汲汲歆自脩分以內事以是與世幾成隔絕故非竊隱逸之行以為高也今者特旨自天而降投本州文學員外兼麗澤書院講席閣命徬徨莫知攸措惟是辭受之上所當揆事度理敢用彈控冀蒙鈞察其間君子之學固有體用要必真有可以及人然後出而任私淑之責某者郡太守嘗以開講延聘矣每至而母辭之者力不足也今乃聞朝命而遂起翹然於先而幡

然於後卻其虛多而取其實爵於義得安乎廉耻一事在吾道中固非深奧為士者最所當謹豈有廉耻

尚不知守而能明師教以淑人心乎夫下知其不可而辭之上知其非偽而聽之此古今辭受之通義也重念某稟資素弱自少即苦羸疾常以安澹泊薄滋味絕意世營庶幾得保真景今年幾八十龍鍾盡見多動則暈多言則喘自度決無有以上稱公朝之屬望徒切歉然此一人辭受之至情也合二者言前之所陳於義則為重後之所陳於情則為切銜戴雖深稱塞何有凜凜震懼而已夫豆區鍾釜之細稍知耻

王學編卷三

十一

此

者尚不敢輕受而况朝廷名器之重乎明知其不可當而冒承之已固忘其耻心寧不上辱朝廷之命乎所有省劄謹用附本州繳申伏望公朝特賜教奏收回成命庶使山林賤士識分安身實涵養之賜

又

照對某恭准尚書省劄子景定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除其史館校勘領筆兼崇政殿說書者靖念某山林賤士學術暗淺不自意名徹公朝之聽昨准省劄特補迪功郎添差婺州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嘗控瀝忱赤力申辭免矣今茲聖

君踐祚之初考證訪落之典延登俊乂繼序思不忘而史館細書經帷勸講首貢草茅一介之士此聖世累朝不數見之典前輩大儒猶懼弗克稱者顧其平凡陋質踪跡不出鄉閭蒙先皇帝採取於世俗所共棄學獎於夢寐所未嘗雖自揣不勝而終辭然叩戴恩德震讐榮寵常恨無一髮可以報效忽聞導揚永命其與扶杖老癯同一痛割而幸嗣聖當天萬物咸覩苟有才長足堪自竭者將亟從謳歌來歸之後也綸命下頒特恩踵至視昔官任孟喻分涯重念其齒幾八十多病侵尋行步莫任支持舉動頗多顛顛雖在鄉黨以此亦終歲艱出而可使勉強於朝廷之上哉惟有確控所懷以冀從欲之仁伏望公朝念其陳情始終非偽免致苛煩督促之命益重至再進居之誅幸甚幸甚

又

照對其景定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恭惟尚書省創備奉聖旨除其史館校勘總領領筆兼崇政殿說書惟其少日親有遺謫意脩學而一向奏病林壑無復當世志及茲歲莫哀類滋甚步履每藉扶持耳目久成疾以此多在床榻筆硯書冊動成委棄經帷史

館之職實難勝任昨已具牘披露忱赤意謂公朝察其不得已之真情念不可強之痼疾特為敷奏許其辭免矣近於八月二十三日延復被堂劄致勤玉音之丁寧且俾邦侯之勉諭明命赫然罔知所措重念其山林賤士學識無取既蒙先皇帝舉累朝之曠典欲起布衣常帶之中而聖天子於訪落初政又特歆處於廣廈細瓊之上此實書生之殊遇學者之至榮况基蚤受父師之教粗識君臣之義苟有寸長可見豈不歆勉強趨班整竭愚衷伸一髮之報其奈基年益窮病益夥只如近者忽患血熱之毒幾不自存儻使扶策前趨必致顛踣塗路反為朝廷之辱惟公朝俯賜矜原特許終辭得以養病待盡免致煩瀆天聽益重其罪實拜生成之造惟是仰負大化不勝惶灼恐懼

遺事

先生父崇道公為臨川丞時黃勉齋先生為宰二公言論風旨制行立事大率相同莫逆於心勉齋為紫陽高弟崇道公素尊慕紫陽之學以二子師事焉勉齋以先生資稟之粹悉授以師友傳授之的瀛洛淵源之奧講論或至夜分

崇道夫人蔣氏與勉齋夫人朱氏相得如姊妹每得聞紫陽家庭之訓以示先生

勉齋既沒先生慨念道脉之將墜追思疇昔臨川之微言兢兢如或失之終日危坐取聖經賢傳考亭諸書沉潛玩索句析條抹端直簡要而又盡諸家之記錄參列標註字畫如刻夏祥不筭夜分不寐兀兀窮年雖素多病而手不釋卷以至諸子百史制度數學悉究其旨而要歸諸平實正大之趣

王魯齋輩從先生於盤溪崇道公見客先生拱立以待客不寧者久之魯齋以請教於先生為言崇道公

王學編卷三

十四

北

始笑曰泰山微塵耳聞者竦然始知崇道公家庭之訓并先生謙虛之德

先生之學立志以定其本盡教以持其志力學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其於言語文字之間不立異以為奇間有微詞與義則必研精覃思耐煩無我以待其融會自得

時有以朱子感興詩首章為解與極太極者先生以為太極猶至理云爾不量淺深而挾此籠罩其謂之何哉先生有朱子感興詩解於首章內已發此意其第二章止述黃勉齋語他章盡為先生自解理明乎是足見淵源之學故正學編多取於此然行此家傳不載有此辭者意以解詩為小而畧之也

每舉勉齋師訓存天理去人欲棄貧棄死之語至於開悟誘掖詳緩明白而聖人旨意義理趣味藹然詞氣之間雖氣體素弱或力疾厲言竭盡底蘊至於節義所關義利生死取舍之際言言凜凜聽之聳然

先生見士友遠來者首以朝廷邊報人才用舍四方休戚為問有快於心喜不能已其或不然則憂形於色

太守僚軒趙公希悅貽書勸駕以赴麗澤院長且舉前賢山中出雲雨大厓一洗塵埃山更好之詩以勉先生

王學編卷三

十五

北

生而先生就答以留取閑身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之句

趙公汝騰又以先生學問操履薦諸朝先生有詩謝之趙公固知其不可強其後入觀又復薦于朝且率名侍從數人再以姓名上時相與先生同州里諸公因問相君當識之時相無以答因曰雅聞其為學然學問自何君事何預朝廷且某當國不欲為朝廷費名器王留耕在坐曰宰相所執何事諸公傳以為笑

先生既辭史館之命得改官與祠或謂先生可一拜

命先生謂前日得寢促召此心如洗今而被受又何為者年事今幾深衣蓋棺足矣

船山楊先生子權受業朱子之門嘗知處之遂昌因家於蘭谿以道淑人北山何先生魯齋王先生皆嘗訪道于先生先生一見北山而稱許之由是盤溪之從游始或魯齋亦有就正於為堂船山識伊洛淵源之語按魯齋亦自謂淵源於船山而始於北山之門

思誠子張潤之伯誠游北山何先生之門餘三十年盡得北山之學北山近思錄發揮未就而卒仁山踵成之然每條質于伯誠而後定仁山嘗曰思誠子於

朱門為嫡孫

十六

金華正學編卷四

北山先生

行狀

門人王栢

先生諱基字子恭崇道公仲子也曾祖湏故贈朝散大夫妣吳氏贈宜人祖松故任朝散郎通判徽州軍州事贈中奉大夫妣曹氏贈令人父伯慧故任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妣蔣氏封安人先生稟氣清而質甚弱踰小學始受師訓端重寡言笑與群兒異年浸長俾從鄉先生國錄誠齋陳公震習學舉子業陳先生一見奇之有以達尊廉潔稱贊者先生曰廉潔

正學編卷四

一

乃上大夫分內事何足為高陳先生益奇之程課若不得已潛心義理之工居多陳先生喜而語之曰為學脩身之要義理無窮由是益自充拓若泉之始達火之始然弱冠崇道公宦遊臨川而勉齋黃先生適為令二公言論風旨制行立事粹然各有當於心不啻如同門素友崇道公見二子而師事焉首教以為學須先辦得真實心地刻苦工夫隨事誘掖始知伊洛之淵源臨別告之以但執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此先生所以終身服習不敢頃刻忘也一室危坐萬卷橫陳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

研精覃思之際每於聖賢微詞與義疑而未釋者必平其心易其氣舒徐容與不忘不助待其自然貫通未嘗參以己意不立異以為高不徇人而少變蓋其思之也精是以守之也固充其知而反于身者莫不踐其實無疾言無遽色無窘步無叱喝聲不匿情不逆詐不伐善不較利害事父母盡其孝愛之道婉容柔色以得其歡心事兄長以和孺之樂恭敬退讓曾無間言處族姻崇仁朋友盡忠告之責御童僕婢妾則寬而有制凡臣民野叟必勞之有恩貧困者必施不計其有無患難者必救不問其遠近捐通已責不以為難遷善改過充極其勇凡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已有之或朝政有關四方有整齊形於色至忘寢食是以父母愛之兄弟懷之族姻德之朋友信之閭里尊之海內慕之而不得識其面天子思之而不能必其來蓋其澹然無欲不屈於萬物之下立乎其大得友於千載之上此皆尊德性道問學之功也以其餘事言之先生之文溫潤融暢先生之詩從容閒雅皆自胸中流出殊無雕琢辛苦之態雖工於詞章者反不足以闢其藩籬先生作字清勁結密世傳柳法無一書一集不加標註楷小

精肅見者莫不心開目明先生文房巨編山立無一書一集不施朱抹端直切要讀者莫不意融心服此皆心德之所發見于事者雖至微必謹如此盤溪之上有宅一區翛然於水竹之間山未為甚深林未為甚密先生遁世不見知而無悶問里鮮有知其學問者自船山楊先生與立一見之後人始聞之好學之士次第及引而願執經講下先生勞謙國拒雖後生小子亦不肯受其北面之禮請問者未嘗不竭盡無餘而與之言嘗謂為學莫先於立志每讀朱子遠遊歌見其為學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晚年亦只是充踐此規模而已所謂願子馳堅車獵陰摧其剛便有凜平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氣象使人卓然有立為學之始須有此大規模又須不問難易不顧生死鞠躬盡力以必至為期若出門已便不敢展脚況南北東西豈有可至之理哉又曰規模不大則心志不堅新工不加則舊學日退而知識隨血氣為之盛衰矣然義理儘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則吾輩講學正要相與合力精思明辯大家討一箇分曉的當受用處又各要辨得箇耐煩無戒之心耐煩則不厭往復之詳無戒則廢無偏私之蔽縱有未明雖十往反而不憚

如是則始得箇至當之歸論讀詩別是一法與讀詩經不同先須十分掃蕩胸次令潔淨却要吟哦上下從容諷詠使胸中有所感發興起方為有功謂箕子所以告武王者綱領宏碩條目明備議論又有精深嚴密本末畢舉因參以大學中庸其大本大經蓋有不約而符契者曰敬五事則明明德之謂曰厚八政則新民之謂曰建皇極則止於至善之謂至於皇極則有休證而無咎證有仁壽而無鄙夭則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謂蓋皇極之極功也謂讀易者要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素淨之心玩精微之理沉

正學編卷四

四

潛涵泳庶有以得其根源識其綱領乃可漸觀彖象究其義理又謂太極說本自明白以其無形而實有理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有理而却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又謂定性書句句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又曰學者讀書先須以四書為主而用語錄以輔翼之大抵集註之說精切簡嚴語錄之說却有痛快處但衆手所錄自是有失真者但當以集註之折衷語錄之疏密以語錄之詳明發揮集註之曲折此先生編書之規模也他書亦本此意其後又曰近溫習四書覺得義理自足意味無窮須截斷四邊只

將本書深探玩繹方識其趣若將諸家所錄來添看意思反覺散緩此先生晚年精請造約終不失勉齋臨分之意柏既未得其遠者大者而所聞僅僅如此與其他學者言衷類未就不可得而備述也先生隱居求志不顧人之知真無媿古人為己之學然山輝川媚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歲在甲辰勉齋門人庸齋趙公汝騰來鎮東陽首加延聘且以名聞于朝故先生有詩曰閉關方喜得幽棲何待邦侯更品題自分終身守環堵不將一步出盤溪先生不肯出之意實權於此自是羔鴈踵門鵲書翩翩而上久之始賜初

正學編卷四

五

品官本州文學員外兼麗澤山長先生力辭以為彖象者郡太守嘗以開講延聘每至而每辭所以不敢當者力不足也今乃聞朝命而遂起翹然於先而懦于後却其虛名而取其實爵於義得安乎庶耻一事於吾道中固非深奧然為士者最不可不謹於此尚不能守而能明教以淑人心乎下不知其不可而辭之上知其非偽而聽之此古今辭受之通義也辭避未竟而理宗上賓嗣聖踐祚復有史館校勘之命御筆俾兼崇政殿說書又頒詔劉帝意若曰先皇帝貽厥孫謀莫詳資善之一記予小子茲迪彛教仰親

博雅之群儒既登進於舊遊且旁延於時望開予以
厭飫優柔迫我以高明光大玉音丁寧邦侯勉論上
之所以期待於先生者至矣先生控辭益力上不得
已特改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先生亦不敢祇受
遂有時首何妨一布衣之句或者疑先生之學有體
而無用者吁是何言也語孟六經未嘗有體用字後
世儒先始取之以明理朱子送胡籍溪劉恭父之詩
胡五峯以為有體而無用分對二字言朱子曰天下
無無用之體亦無無體之用先生之體立矣而其用
固有以行矣年運而往精神踰邁因以不用用之非
無用也况自偽禁胎禍天降割於斯文考亭輟響伊
洛之學銷毀僅存孤立無助勉齋黃先生續遺音於
絃斷絲絕之餘鼓而和者不過十餘人如大病方甦
元氣未復先皇帝崇尚正學表章四書躋五子於孔
廟明示天下以進取之學非所以自畫猗歟盛哉此
千載一時之遇其柰老師宿德相繼零落後生晚輩
散滂無依不見典形無所則效而科舉利祿之誘反
甚於前其能卓然自立者難矣先生鍾江山清明淳
淑之氣滌之以祖父詩書之澤培之以師友道義之
傳磨以歲月鍊其窮理盡性之工晦以山林檢其樂

天知命之趣其所成就者豈一朝一夕之力先皇帝
聞先生之名久不敢輕於用者所以為蕪糞之深謀
今上嗣服之初即廣履細繆之上舉累朝不數見之
典求賢之心如日方升使先生可以造朝則陳善閉
邪正心立極豈不足以培養聖學薰陶德性以盡其
職分之所當為衰病相乘有孤訪落之意豈非天乎
夫自嘉定以來黨禁既寬名公巨卿分布內外不為
少矣然終不足以追乾道淳熙之盛者何哉往往根
本不壯分量易滿爵祿之味深而性命之識深失其
本心瀾倒而風靡者亦不為少其間小智纖能剽略
見聞以資口給亦足以欺世盜名豈不大有負先帝
崇儒重道之心使後世亦有介然獨立始終不變如
先生者豈特吾道之幸允為國家之光是亦天也不
然則何宅天衷真民極障人欲祛世迷乎柏昔獲拜
崇道公公見客先生拱立以待客不寧者久之柏請
教於先生為言崇道公公笑曰泰山微塵耳柏惘然
自公即世乃獲與編次公之行事州里世系已見於
前此不復著其配周氏弋陽人故少傳禮部尚書諱
執羔之孫常州判官諱理之女先生之姑之所生甚
愛之嚴於得配惟先生當其心有間靜之德甘澹泊

之味以勤儉相夫君得一意於問學無間內之累歸
十年而病又七年而卒實紹定壬辰九月二日也先
葬于金華縣循理鄉油塘之原先生以稟質素弱竟
不繼室絕歆自愛故得年八十有一生於淳熙之戊
申十月已外終於咸淳戊辰十二月乙未卜以明年
十有二月朔合葬夫人之兆子男二人長欽後先生
半年而卒次欽女三人二夭其季適同郡張復之見
任平江府崑山縣令孫男三人宗玉宗瑜宗瑀孫女
三人長許嫁王莊敏之孫瑩次許嫁東陽縣世戚曹
濟次尚幼先生平時不著述惟研究考亭之遺書兀

正學編卷四

八

元窮年而不知老之已至僅有編類大學發揮十四
卷中庸發揮八卷大傳發揮二卷啓蒙發揮二卷太
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有力者皆以板行猶有近思
錄發揮未校正語孟發揮未脫藁文集一十卷裏集
未脩也欽以柏受知于先生甚久受教于先生甚深
俾柏具先生之行實以有請于當世柏雖不敏不敢
辭也柏切謂國朝典禮生有顯秩死有恤章其間學
問德行為世師表爵位雖未稱未嘗無節惠之賜今
先生受學勉齋的傳瀛洛晚被兩朝之異遇抱道隱
居確守不移不辱師門不愧古義異時錫謚於公朝

立傳於信史譜入於儒林譜入於隱民或譜入於老
亭弟子之後惟太史氏采擇焉

祭文同祭

前人

鄒魯云遠天啓瀛洛理一分殊以覺後覺龜山之南
宗肯是將羅李授受集於紫陽研幾極深大肆厥功
縷析毫分惠我無窮有的其傳整峯翼翼執探其源
遂通其釋墜緒茫茫孰嗣而芳公獨凝然精思不忘
莘莘學子孰定其力公獨屹然堅守不失衣錦尚綢
世莫我知發揮師言以會于歸有毓斯和誠意惻怛
有實斯踐光輝四達先皇末命嗣聖訪落進之太史

正學編卷四

九

以輔帝學詔書屢下公志莫移各盡其義匪激匪隨
高風凜然厲世範俗鼎呂吾道云何不淑嗚呼先生
壽考奚憾嗟我後人茫無畔岸立志不勇振趨日稀
儀刑遽隔悔不可追春回萬象月冷夷清忍奠斯酒
思讀斯文

又行狀書成祭

前人

我昔問學知其宗有過孰告有偏孰攻淵源師友
孤陋莫通有慨其慕天侈其逢得公盛名于船山翁
獲塘典則乙未之冬立教居志首開其蒙自是尺牘
載磨載礱不憚往復一告以忠遠探瀛洛近述整峯

理氣之會造化之工仁義大本聖賢大功體必有用
和必有中無疑弗辨無微弗窮毫分縷析萬里春秋
匪矯而異匪阿而同曰味厥奇體于爾躬必平而實
必拓而充媿墮弗勇霜髮已蓬卒未聞道以此負公
幸公耆壽身康氣冲不聞公病遽以考終有邦殄瘁
吾黨閔凶茫茫墜緒平業無從歲月流邁行即幽宮
公之仲子莫泄哀悵抱公言行囑筆哀慟強顏叙次
慨想音容如持寸莛來撞巨鍾惟德之威惟禮之恭
蕪詞弗稱有愧蠅胸奉以薦陳鑒此微衷

挽詩

金履祥

道自朱黃逝人多名利趨獨傳真統緒惟下實工夫
粹德兩朝慕清風四海孤斯文端未喪千古起廉隅

又

昔年夫子在即慮曉星稀氣運差辰歲天文動少微
素幃兄並殯丹旌子同歸總是堪傷處瑤琴聲更希

又

每侍圖書石令人俗慮空隱憂惟世變非病亦春融
聖處一言教天然萬理中音容今永已哀痛隔鴻宮

宋謚先生文定誥

勅故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特改承務郎主簿

州西徽廟何基魯語博文之言講貫深者乃能臻其

與大學能定之旨造詣淺者不足窺其藩牕言山澤

之癯獨得淵源之正載錫之謚以光斯文爾賦質淳

明用心專一父祖詩書之澤漸染以深師友道義之

傳磨礱益粹真知實踐篤志近思雖巖棲谷隱不願

求知然山輝川媚有不容掩我理祖錫以初品之服

先皇帝授以史館之除方將如元祐擢順於經筵若

紹熙寔燾於講席顧乃恪守其志遽奪於天嗟前哲

之云亡痛斯文之不淑欲以詔今而傳後於焉卹惠

以易名爾識見孔多可無愧道德憫文之義爾操履

正學編卷四

十一

無玷所宜膺踐行不爽之稱合二字以旌褒表一人

以崇尚噫生無爵者死無謚此僅可施於常人名弗

暑而美弗彰是用特加於子諒惟英爽歆此寵光

可特贈謚文定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代請立北山書院文

吳師道

欽惟聖朝興崇正學先儒蓋以學術明則人心

正儒道顯則風俗美是以上稽孔孟之傳下主程朱

之派設科則用其書秩祀則尊其爵至於門人高第

同源分流或抱道懷德以終身或著書立言而垂世

故於學舍之外復有書院之置表厥宅里樹之風聲

夫惟設教廣而出賢多是以致治隆而興善速此我朝之盛典視前代為遠過也伏見故金華何基字子恭生宋淳熙中躬稟異材夙有大志侍父宦遊臨川勉齋黃公為令從而受學遂厭科舉之習博極聖賢之書確守吟說不為空言玩索沉潛涵養粹蘊經綸之弘畧厲廉退之高節隱居金華山北學者尊為北山先生婺守趙汝騰延聘不就以名薦聞景定中與建人徐幾俱被擢命授以婺學教授兼麗澤山長控辭不應咸淳除史館校勘又除兼崇政殿說書辭之益力特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亦不肯受誓老布衣作詩見志既沒錫謚文定平時不輕著撰惟研究朱子之書四書章句集註悉加點抹有大學發揮十四卷中庸發揮八卷大傳發揮二卷啓蒙發揮一卷太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行世已久誦習者多近思錄發揮十四卷論孟發揮未脫藁文集十卷藏于家採輯精嚴開示明切實朱學之津梁聖途之標的也同時魯齋王先生伯實出其門傳之導江張鉅道北方仁山金履祥授業東州並著範模見推當世淵源所自粹美無疵州里知所尊向後進賴以私淑其贊治善俗之功不為少矣竊惟先生學紹紫陽之傳

道著金華之望素身叔季有見於幾先闡教文明大行於身後若稽古義宜有專祠今盤溪之上故居宛存過者改容想其風烈咸謂昔雙峰饒魯亦勉齋門人前代奉祀有石洞書院何子之學不下饒公北山之名豈愧石洞謂宜即其所居建立書院彰示褒寵以補遺闕切見近年創設書院如信之藍山饒之初庵平江之甫里不過文藝著作之士因有申明尚蒙信允較斯人品表異尤宜況其家非殷富事絕攀援於義毋慚有言非忝如蒙轉以上聞俯從所請豈惟慰悅是邦人士之願亦足興起學者海內學者之心

世教所關誠非小補

金華正學編卷五

魯齋先生

揚州後學趙鶴編輯

海州後學張朝瑞重編

鉛山後學周尚禮校閱

里後學唐邦佐全校

洪範九疇說

或問九疇之所以則洛書者其目可得而易乎曰不可也
可也
可易則非聖人之書也夫陽變陰合而先生五行故五當一數而不可易人稟五行而見於五事故五事次二而不可易八政者為治之大綱也故八政

正學編卷五

二

次三而不可易五紀者天時之大節也有八政而后天時可推此五紀不可先於八政皇極者四方八面之所取則故居中而不可偏三德者五事之直對也三德蘊於內五事著於外品節剛柔所以定五事之合中也稽疑者八政之橫對也有政有疑不能自決必卜之而后吉凶見庶徵者五紀之直對也庶徵之休咎五紀之所以逆順也福極者五行之直對也人稟五行之氣有善惡焉有厚薄焉此福極之由分也三德者又庶徵之橫對也休咎之形剛柔過不及之偏也五紀者又五事之橫對也五事中節而後天地

位四時行焉三縮三衡九疇之數昭昭然一定而不可易如此以十數推之而可以如是乎

皇極說

居五中者統體一太極也八位皆有五數者物物各具一太極也五行五事五紀之五此顯然可見者也八政之有五何也食貨祀賓師五政而已三司者所以統五政故曰八耳三德之有五何也一正直二剛克二柔克也七之五用卜是也八之五時九之五福是八位之中五無不在五行雖五大分則二實陰陽之所互生也天生水本乎陽位于北陰也地生火本

正學編卷五

二

乎陰位于南陽也木為水之稊陽而實生火金為火之稊陰而實生水土則貫四行而無不資焉五事雖五總之以貌惟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宅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三數雖曰八政而實統乎三食貨司空之職也祀賓司徒之職也師則司寇之職也八出乎三此八政之所以次三也五紀雖五而歲月日星辰實總乎曆數星辰雖可析為二合而言之星之辰也實為一紀此五紀之所以次四也卜筮雖一而體則七庶徵雖五而體則八曰雨曰陽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曰汭曰咎也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寒九六老數

則互變六老陰也退而變陽故有三德九老陽也退而變陰故有六極此則隱而難知者也大抵九疇以奇數為主故十不見以漸待而全洛書終不出河圖範圍之外者也奇主中而位四正偶退而居四隅一二三四河圖之生數也此皇極之所以立蓋有此四者方可以建極也六七八九河圖之成數也此皇極之所由行蓋此四者皆自皇極中生也惟皇之極有建不建焉故四成數各有兩端三德之有剛柔卜筮之有從逆八之有休咎九之有福極是也人君治天下之道固已備於此矣武王之訪箕子之陳直與危

正學編卷五

三

魯

微精一之傳相為終始於一書之中其條理縝密不可易也此所以謂之大法與故朱子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皇極之奧義朱子言之詳矣其餘所未言者敢與同志共講之

上蔡書院講義

聖人垂世立教具存典則先賢明道講學則有正傳惟其傳得其正然後不失其典則也自孟氏歿聖遠經殘學絕教弛其所謂士縱橫乎戰國刑名乎秦黃老乎漢夷狄乎晉漢隋唐至我朝周夫子勃興建圖屬書根極要領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開河洛百世

之傳是以二程夫子推廣其道以教學者必以持敬致知為入德之門其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須用云者此決定不可易之理則在云者謂致知之中即進學之地也其高第上蔡謝先生則曰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大居敬云者如居處乎此敬之中大莫大乎此也貴窮理云者必窮極其理之所至貴莫貴乎此也其指示學者最為親切夫敬者心之貞也此微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也蓋心為活物乘氣機而出入凝冰焦火淵淪天飛亦危矣哉不有所統攝主宰其德消亡而天命亦幾於息矣而其

正學編卷五

四

魯

所用工者諸老先生嘗備言之學者先須識得敬字分明然後有以持守曰主一無適者敬之本體以存主言也曰整齊嚴肅者敬之氣象以操持言也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以貞體此敬也曰戒謹恐懼者以畏體此敬也曰儼若思者以容貌體此敬也曰常惺惺者以不昧體此敬也文公敬齊一箴正是鋪叙持敬工夫節目第一章言其靜之無違也第二章言其動之無違也第三章言所以正其表第四章言所以正其裏第五章言其無適也第六章言其主一也第七章以動靜無違表裏交正總括一篇之大意也

第八章慮其工夫之間斷也第九章慮其工夫之差舛也分明畫出一箇敬字四方上下斷截遮關更無透漏工夫益密學者苟有志於持敬固不患其不知用力之方矣知者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物之理有所未明則心之知有所未盡大學所以使人窮物之理極吾之知程子言格物之道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雖此三言包括已盡先後之序又有不可紊者必以讀書居于先應事接物居于後蓋應事接物之當否此一節最未易到初學者且當

正學編卷五

五

以讀書為主雖事物物固皆有當然之理與其所以然之故不讀書則無以識其事物物之則也自堯舜以來聖賢千言萬語載在方冊皆經世之準度爲學之綱領若憑虛而暗索躐等而要求無由可以致其知必隨章而玩味必逐句而精考腦中之權度稍定是非邪正之大分漸明然後可以評古今論人物參伍而觀錯綜而證而後應事接物庶乎裁處剖決周流圓轉無不中節更練愈深義理愈瑩無往而非窮格之工也先後之序井井有條如此上蔡先生以爲窮理只是尋箇是處朱子又詳陳其窮理致知

之條目見於大學或問之中謂極其心之本體無不盡然後謂之知至學者苟有志於致知固不患其不知用力之方矣程子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蓋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爲格物致知之本先後之序又極其精切如此上蔡先生謂常惺惺法正訓敬也敬是常惺惺之法也敬則此心光明洞徹動靜語默酬酢萬變無不得其當其中卓然不與之俱往此敬之効也不敬則此心昏昧怠惰人欲肆而天理微物交物引之而去矣則遂失其正此不敬之驗也是故君子必存養於未發之先省察於將發之際端莊靜一之中此敬也應事接物之間亦此敬也講明道義非敬則若有若亡議論古今非敬則或是或非以至於人倫日用之常非敬則乖違舛逆無一中節故伊洛以來拈起持敬致知兩下工夫不可偏廢實爲相須蓋不知則不能得持敬之方不敬則無以爲致知之本所以謂前賢明道講學自有正傳者此也抑嘗觀大學之言正心誠意此即居敬之功也至言致知格物又窮理之要也鄒孟氏盡心知性者窮理之謂也而存心養性則又居敬之道也至中庸所論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是又居敬窮理功

正學編卷五

六

用之極致歷考魯鄒伊洛垂教傳心之妙其指要綱領莫不若合符節而上蔡先生顧以一言舉之明白端的無滲漏是豈非百世學者造道入德之指南乎共惟聖天子尊崇道統表章正傳學校之外書院幾徧天下何其盛哉在昔先朝以安定胡先生之書院推廣其規模設為州縣之學校今雖有州縣之學校又收歛其規模為四方之書院同師孔孟同尊周程同為國家長育人才之地初無異也此蓋上之人作成教養無所不用其至如此詩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前

耳學編卷五

七

書

使君以此邦獨未有書院於是追前賢以植風聲拓黌宇以來矜佩所以興起人心汲引後進仁矣哉得為政之大本先生有曰同聲然後相應同氣然後相求今賢使君以師友淵源之懿盡承流宣化之職以聲氣上求先生之心亦以氣下求為學之士道同心同感應之妙自有不容言者夫子曰雲從龍風從虎亦各言其類也惟天台地靈人傑迪關雎之教為袞繡之鄉永冠文物獨為東南之望又有先輩遠庵諸老先生親傳考亭之學流風餘韻薰蒸漸漬不為不父深山長谷之中陋巷窮閭之下豈無抱道蘊德

深藏不願人之知者般應氣求必有惜然而相與講求先生所謂大居敬而貴窮理者矣相雖不敏願與諸君相俛焉為學實下工夫謹毋失先生切問近思之學故不敢躐等及於高遠幸毋易之

研幾圖序

河圖出而人文開八卦畫而易道顯九疇錫而洪範著書固不先於圖也成王之傳位也河圖在東序大訓在西序參錯於天球弘壁之間聖王之所寶可知矣古人左圖右書未嘗偏廢後世書籍浸繁而圖學幾絕間有因玩好模寫景物以悅目而有關於理者

耳學編卷五

八

書

固鮮圖學之中興非神聖不能作非明智不能傳洪範歷千有餘年非箕子孰能陳之先天圖埋沒者二千餘年至邵子而始出濂溪周子再開萬世道學之淵源者太極圖也而通書次之蓋有一圖之義極千萬言而不能盡者圖之妙實不在書之後也近世夾溪鄭公遂作圖譜略固不足以盡天下之圖而圖之名義亦可概見其論縱橫開闔援引弘博既富矣哉而於理非其所尚此為可恨焉耳予曩自麗澤歸溫習舊書有未解者因手畫成圖沉潛玩索萬理悠然而輻輳益知圖之為可貴而靜中之有真樂也叙其

所以貽之子姓非敢爲他人道吁邵子垂法始以先天圖授之伯溫未嘗不哂其過計也先天圖卒大明於後世者豈伯溫所能與於斯乎烏在其爲能授也哉

通鑑託始論

聖賢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得見聖賢於書治亂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得知治亂於史事紀於言理寓於事非事則理不可見非言則事不可傳大哉書與史之功乎所以開萬世之光明立人心之好惡也書曰天叙有典典者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倫也因其

正學編卷五

九

生而分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又曰天秩有禮禮者尊卑貴賤等級降殺之品也因其叙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是以表章而榮顯之於車服名器之內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命者天之令也人主體之而代天行化也唐虞之世而命之而已雖堯之命舜舜之命禹皆命之以天下亦不過執中之數語至於命九官治二十有二人往往見之於都兪吁咈之閒及殷高宗之命傅說亦不出於一時之訓誡必皆丁寧於欽哉之一詞周之治尚文然後有策命之禮命微

子命蔡仲命君陳命畢公命君牙凡五篇皆成周盛時之文穆王之二命已不可同年而語平王之命文侯悲嘆感傷氣象索然聖人存於周書之後于以看王轍之所以東也逮其末年歸惠公仲子之贈聖人存於春秋之首于以傷王轍之所以不復西也甚矣王之昏也褒姒之難廢后黜嫡王之所親嘗也今乃以天王之尊命冢宰之貴下賄諸侯之妾若禮所當然而不愧此聖人絕望於平王而春秋之所自始也策命蓋非常典授之以土授之以民撫之以羣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詞章司徒書命司馬與士書服司

正學編卷五

十一

空書勳將之以太宰侑之以內史卿通于境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設主布几筵太宰涖之侯端委而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辭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加之以宴好吁周之舊典禮經如此之重授受其可不謹乎春秋之國咸沈酣於戰爭攘奪之中綱淪法壞朝貢聘告之使希聞寂寥於天上之庭者正以王命之輕也東周禮者莫如魯請以隱公觀之平王之崩魯無弔使又不供王喪致武氏子來求購後四年王使樊伯來聘後二年南季又聘而未聞魯之玉帛入于洛也威公弑

隱而立篡賊也魯之所當諱也固不敢命一介之使以告王王乃使宰渠伯糾來聘繼之以仍叔之子又繼之以求車之使威公薨于齊始終不以禮王乃使榮叔追命之夫何王命之褻也又以晉國大畧言之曲沃奪宗叛王屢矣不惟不之罪反使弭公命曲沃一軍為晉侯其後侵併諸國日益強大文公伐楚獻俘于王王享醴命宥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重耳為侯伯賜之車服弓矢鉅鬯虎賁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惡重耳三辭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而出出入三觀其

正學編卷五

十一

儀如此之恭也惟此一命於史有光其次則衛之二命一追命襄公一各命廟贖皆有辭自是不復再聞王命後當威烈王二十有三年忽有命三晉大夫為諸侯之辭使人驚喜東周之勃興何為有是曠禮也然既無倫物典策又無王人下臨若之何而命之哉此又春秋之一變僕深疑之我朝治平初司馬溫國公奉旨論次歷代君臣事蹟錫命曰資治通鑑正託始于三晉之侯蓋公不敢上續春秋而乃下承左氏傳傳以趙表智伯終通鑑以智伯立後始然智伯之事陋矣不足以為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綱於是提

三侯之命而追原智伯於其下復著其述作造端之意傷周室名分之大壞而以哀哉二字殿於後有與有則正大激昂所以扶天倫奠民極示萬世帝王之軌範也後之儒者以公之言誠忠厚矣猶慮其闕于事情也故致堂胡氏追論晉悼公病於一脩使大夫主諸侯之盟會於三晉強盛之幾以補司馬公謹微之說此特言其晉之幾而未及乎周之幾也是以朱文公感興以昭王南下而不返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童父已淪散何獨至是而始可論也此又補致堂之所未及雖然述春秋以後之書舍是亦幾無以

正學編卷五

十一

為託始也東遷之周平王以晉文侯立而周已弱襄王以晉文公定而周遂衰敬王以晉大夫立而周益弱晉大夫自是爭衡於中國矣况戰國之周土地日蹙人才日消王宮不備聲名文物黯無精彩實不過諸侯一附庸耳積輕至此豈足以為天下重哉侯開居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尤不能以義制命則無以使人心不應惟命之承僕因贊其疑於太史公考之帝紀書命三侯於九鼎震之下此溫公所以開端而著論也考之世家則曰魏趙韓皆相立為諸侯豈非因其自相立不得已而命之歟又十有八年四

和求為侯魏使使言王許之而后立詳觀許之一字
即太史公以之而為命也當是時王命輕於一羽鳥
得而拒之哉五伯莫盛於齊桓晉文猶熟視楚之至
而不敢問尚何待後之桓文罪一大夫之自侯也前
乎七十有餘年衛猶以王命為重後乎七十有餘年
諸侯自相王之不足而又相帝則於王何有上下
百五十年蒼姬將訖錄如日之莫如歲之冬天叙斷
喪天秩流離天命偕成而不可禦非聖人定之以仁
義中正而立極豈區區智力所能折其衝而摧其勢
哉天下固有不可為之時而聖人則無不可為之道

平學齋集五

十三

魯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聖人固未嘗不
欲興周道於東方孟子亦謂夫子得百里之地而君
之必能朝諸侯有天下信不誣也今豈周之亡也猶
有邑三十六口三萬土地寶器雖俱輸於秦周民遂
東是知王可降而民不可強之從國可得而民不可
強之屈周之德澤入人如此之深也在聖人亦未可
謂不可為之時乎自有可為之道乎胡氏乃遽曰吾
末如之何者亦勇於自棄矣

矯齊說

夫人之氣質不齊自陰陽五行紛編雜揉有清濁焉

有美惡焉有厚薄焉而清明絕一之會千百載不一
遇也雖聖人亦不能一人之所稟而能人之所偏
是故舜命夔典樂教胥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
虐簡而無傲所以扶其不足而抑其有餘也教化不
作於上而吾夫子講道洙泗私淑諸徒群弟子雖愚
魯瘠辟之不齊吾夫子不過進其退而退其兼人者
而已世葉教弛人自為學焉欲矯揉其所偏其將何
以為準的哉亦曰求之於學問之中乎誠能求之於
學問必知無過不及之謂中默計吾之氣質於何為
過於何為不及不及者企而及之過者抑而反之必

正學編卷五

四

魯

至於中而後已矯揉云者即變化細密之工變化云
者亦矯揉成就之驗矯之為言治其偏而歸於正之
謂也苟矯枉而過於正則反為矯之累矣或失之激
或失之亢則皆非所以當學也然中非易至也亦難
識也學問之功非一日所能成就也君子之學不為
則已為則必要其成非百倍其功不可也中庸曰有
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
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
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
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朱子曰明

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効吁是非矯揉變化之準的歟

回葉成父

某伏蒙不賜鄙夷再辱緘示問仁之疑義肅容三復渙然冰釋尤見舍己之勇求善之力無纖毫固吝之意二章改本已極明營剖析甚精不可強指瑕類矣以愚見淺陋觀之克復二字雖是著力用工非是先存此心如何遽能如此用力所以其他弟子不告之以此正是未有顏子不違仁之功其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者便是要他克復以全此仁也其餘日月至

正學錄卷五

五

者如何便能如此下勇猛手段朱子所謂教顏子以殺賊手段者此也若仲弓正是教他一箇敬字以防賊入來耳程子下皆盡二字朱子下一全字亦是合此意思程子云方始是仁者以全體言也此是於令尹問目外因及此耳未審高明以為如何此間朋友先來多是以為訓做字者來做字不特是粗而亦有病仁是人元自有者何必去做他乃知文公下一箇全字是有萬鈞之力來語於此一段恐未明曉龍是先天圖却於此備見此公之為學矣想是他自有願學之心只是不得師友來循塗轍往往自盲撞剝此

道理來說便欲將來立論誤矣康節之學非是雜學

蓋是不可學若一一定之於數則正道可廢世教可息三綱五常任他作壞不必扶持亂臣賊子任他縱橫不必誅戮何者其數當如是也數之為學固不可謂無此理自是天地間一珍秘物事不可將來治國平天下此聖人所不學也以二程與康節如此密熟甚歎傳與二程而二程不肯承當者是誠無用於世教也但渠精於數因用心推得天地萬物之理於吾道無悖是以程朱以來推尊之而不敢非也若是正而工夫只是數學後學求聖人之道自有正當常行

正學錄卷五

十五

答湖滄王全夫

觀下論之目深見讀書不為不為入耳出口之學甚

善足下可謂有願學之心而欠勇往之志有涵泳之意而欠講辯之工所以見理孤單而滯礙未融也來諭一有所著雖事物未至而其心以有偏倚此三語初看時甚異既曰有所著不可謂事物未至既曰事物未至又安有所偏細玩之則知語滯而不通蓋此章大意如當喜則喜而不留其喜當怒則怒而不留其怒有可怒者不以喜而忘其怒有可喜者不以怒而忘其喜此之為不失其正留其喜怒此朱子所謂一惑有之也當怒不怒當喜不喜此朱子所謂不能察也忘其當喜忘其當怒此朱子所謂敬動情勝所

正學編卷五

十一

以失其正也朱子謂於心上理會是見於念慮之微者是也後章大意是心既正矣知其當親愛一向偏於親愛雖有可賤惡者而不加審也知其所當賤惡一向偏於賤惡雖有可哀矜者亦不加審也如父子之當愛此心不可謂不正也而不復審其惡焉此正是事上病耕種之欲豐碩此心亦不可謂不正而不能審其已碩亦只是事上病此正是正心以後之事朱子所謂是見於事為之失者不可謂之未安若易情者即欲畏之少殺者也非今人之所謂教情肆其無禮之謂也曰當然之則明教情止可如是而已亦

不必疑而缺之也又來諭絜矩一段舉本文斷續不貫而難曉本說君子能絜矩然後上行下効而天下平恐人不識所謂絜矩又解其義於後今如來論但欲識絜矩之義而不必行絜矩之用也而可乎所謂自得者乃自然而得是集義所生者獨自得之如義襲而取其弊至於尚新奇立異論為吾道之害矣不踐迹聖人病之也非取之也此外已言之更不重述

魯齋記

正學編卷五

十二

實在乎人如何耳以子貢之敏悟而一貫之旨猶未能融會至於聞道無疑豁然契乃在魯鈍之曾子人皆見其質之魯鈍者忽頓悟於一唯之下豈知其篤學力行固非一日之所致乎夫子嘗曰參也魯程子曰參也克以魯得之夫魯之質非可以得道也而其所以得道者政以氣質雖魯而不安於魯爾今考其學道之方用功之序惜乎見於書者甚鮮觀戴記所載曾子問一篇其問禮之曲折毫髮無遺則其道問學之功至纖至悉可知矣又觀魯論所記啓手足之言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而後免則其尊德性之

功至嚴至密可知矣大抵氣質之偏最難變化精微之旨未易頓融而曾子收效反如是之速非其不安於魯而百倍其力能至是與蓋嘗聞之天之生是人也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有是四者根乎其中無有不善此所謂天命之性惟二五交運氣質雜揉不免有剛柔清濁之分昏明純駁之異則其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固存乎其間是氣亦性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若曾子者可謂能善反而復其降衷秉彝之初者矣僕幼嘗慕諸葛武侯之為人以長嘯自號一日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懼曰此非所以為進德之助也揆以聖門持敬之道所以因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致其操存涵養之力誠有所未至也況其氣質之偏心放而不知求久矣年三十有八猶未知學世故沈迷讀書過目輒忘雖所得片言隻字於寤寐俯仰間或已不能追憶孤陋荒疎魯亦甚矣由是不能對聲名干祿利是當安於魯也若夫求師取友參伍磨琢由其序以求至於至善精微之地其可以氣質之偏自暴自棄而亦安於魯乎甲午歲晚易其扁曰魯齋竊取古人盤盂有

弟几枚有戒之義於名齋亦庶乎其遺意焉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德天性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短而已僕誠不敏深有感於曾子變化之功而三復張子之言者以識之朝夕見於屋壁之間庶有以證其或懈云

德夫弟史斷跋

橫渠張先生曰觀書且勿觀史非史之不可觀也實未易觀也史未易觀而豈易斷哉寶鑑明而後妍醜可見此心明而後是非可決欲知妍醜先磨此鑑欲

決是非先治此心實要法也治心之法無他亦沉潛涵養乎聖賢經傳之中收斂齊肅而無放肆馳騁之病則此心明矣德夫以少年時史斷見示遂推其斷史之原本授之非獨可以斷史也立身之道亦不外此

遺事

趙星渚嘗問先生曰北山何先生何以教學者先生曰北山不魯閉門授徒不魯立題目作詩而後進初登門之初嘗蒙舉胡五峯之言曰五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

內星渚曰文公已病其頗傷急迫先生曰急迫之病乃在下一句知乃可精上

先生往拜楊船山至大安迷道作詩自警云未識大安道行行多路岐人言訛近遠山路倍嶠巖自有康莊處多因便捷移我今知候子萬里不須疑北山先生和云審問方知道真行易失岐每因貪徑捷多致落嵌巖浪謂途言惑先由已意移知津要端的直造始無疑

北山先生之喪先生爲定門人之服

金華正學編卷六

魯齋先生

壙誌

葉由庚

先生諱栢字會之姓王氏大父諱師俞事龜山先生受易論語後與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三先生遊文公謂其有本有文德望隱然爲東州之重簡知阜陵親擢崇政講官以直煥章閣致仕父諱瀚與其叔季執經問難考亭履澤之門克世其學官終朝奉郎主管建昌軍僊都觀先生其仲子也生於慶元丁巳八月庚寅州里世系已見文公所作煥章墓碑茲不著

先生生稟高明抱負閑偉慕諸葛武侯之為人自號長嘯欲以天下用其身年逾三十始知家學授受之原慨然捐去俗學以求道與其友人汪開之元思同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以求文公去取之意勉齋先生通釋尚關論語乃輯錄精要足之名曰通旨一日讀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名義非聖明持敬之道亟更以魯歷造考亭門人船山楊公撫堂劉公而請問焉船山語以北山何子恭父嘗從勉齋得考亭之傳即往從之北山一見曰會真吾友也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以質

實堅苦之學自是發憤奮厲致人百已千之功有見
有疑必從北山就正弗明弗措問答累數百帖每見
北山以歸充然自得北山每稱之曰會之二十年工
夫勝他人四十年矣先生自謂研窮愈刻深則義理
愈呈露涵養愈細密則趣味愈無窮無一書一集不
加標註於四書通鑑綱目精之又精一言之題一點
之訂辭不加費而義已著明無非發本書之精髓開
後學之耳目手圖發齋箴畫出一致字為日用躬行
之則風興而起深衣見廟進止有儀言動有法綜理
家政統紀斬斬戶庭閱然御群子弟色莊辭確毅然
不可犯平居酒不濡唇食雖疏淡必潔當暑閉閣靜
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痛先世遺書流落多方
搜拾整比成編曰清風錄各為之題識幼孤事伯兄
恭敬友愛惟恐少拂其意中年同處益盡和孺之樂
季氏早喪孤寡未聚網維教育一視無間至割膏腴
之田與之從子孫剛仲力學有雅趣知所導事通財
遜畔進與比居一門自為師友共學交遊蓋甚樂也
先十年卒先生哭之慟收宗合族規模宏遠嚮不自
立者扶植之貧不自立者周恤之施於朋友亦然元
思死率朋友歛之歆遂葬焉其父不從越十餘年父

卷六

二

死始得與同寔具述其志行請銘于北山以不朽之
見義勇為不計有無今人以為難先生則以為常也
四方學者至即館之久而不厭隨其所學淺深引誘
啓迪以開其通達之門提綱疏目析殊會一未嘗不
竭盡無餘而與之言叩者無窮其出愈新又編朱子
指要示之不以義理之精微為之嚮望欲先其近易
而達乎遠大又舉文公曰大學分明聖賢已是八字
打開今人却向外面狂走此編如千蹊萬徑廣立埃
子使人人皆可造大學門戶此先生教人之大要法
也士大夫之仕其鄉扣請者亦語之曰士生天地間
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者皆
自遏其躬而已先生愛人以德大率類此庸齋趙公
汝騰久軒蔡公抗平舟楊公棟來為郡歎曰麗澤之
有書院久矣設而不作師帥之耻也皆以講席延聘
先生以北山未出辭既而部使者踵二先生之門請
益力北山亦勉先生經始而作成之乃精生員之選
增養士之田條烈規畫創製器服廣置書籍俾諸生
誦習作興於因仍積弛之後氣象煥然一新上蔡書
院落成台守星渚趙公景緯介平舟以書幣來聘旦
俾鄉守趙公崇鈞勸之駕先生首講謝子大居敦貴寢

卷六

三

理之訓天台後學始得聞正學傳授之要敷揚經旨
精粹瑩白聽者竦然意融心服雖鄉之耆德亦執弟子
禮來謁遠近聞風莫不競勸理宗皇帝上賓率諸
生製古衰服臨于郡見者始識先生之禮為永式焉
先生兩正堂席以雖張世教為重垂逢久遠一不以
累其心歸而講道于家書堂學子懷慕不已不遠數
千里來講書請往來不置晚年積厚養固精強清勁
雖少壯有所不逮孽孽述作不知老之將至今年夏
五月感微恙瘳已踰月忽謂子憇曰吾大命不遠矣
手書曰有生必有死天地之常子已大耋年過祖父
無德可紀不必作墓銘行狀平生所編述未經有道
訂正不可輕以示人一夕與江西學者論學俄以倦
就睡戒子弟勿強我藥自是不語不食者幾旬垂沒
整衣端坐揮婦女出寢門惟子姪門人侍夷然而終
時咸淳甲戌七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八諸生制經
行心喪禮麗澤山長率生員赴臨天台書堂諸生或
衰經為位聚哭或踰嶺阻奔赴朝野莫不嗟惜傷吾
道之不幸也先生學博而義精心平而識遠考訂群
書如干將莫邪所向肯綮迎刃自解凡文公發其端
而六竟致其疑而未決與夫諸儒先開明之所未及

者莫不該攝融會權衡裁斷以復經傳之舊於易則
謂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河
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耦之交也
後天是純體奇耦之交也推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
而下上之上耦下奇莫匪自然於是後天之義始明
大象者夫子之經也漢儒冠于父辭之前而後無所
屬尾于彖傳之後而前不相承乃倫比象經次于彖
爻二經之下古之冊書作上下兩列故易有上下經
非以上下各自為先後合而觀之自有精義夫子作
十翼不應自著子曰字其亦中庸之子曰乎是始子
思參考夫子之言而著為二書則謂大禹得洛書而
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
合洪範者古今經傳之宗祖乎定初一日五行以下
六十五字為洪範經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
經先儒謂此乃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是也
於詩則謂今之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三百篇乎所
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者漢儒纂訂古
詩取以補亡耳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還兩兩和而
之舊退何彼穠矣其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其
風若雅若頌亦必辯其正變次其先後黜鄭衛諱謬

弁之詩定為經傳若干篇於春秋則謂文公雖無成書而門人纂記固已一洗歷代穿鑿之陋乃輯為發揮以明春秋大義於魯經則謂聖人之言行萬世之大經也曰語曰子不得與一帝三王之書並列理宗皇帝命陞論語為經前是時講官殺齊徐公請錫名魯經詔國子監奉行與六經並宰相指為迂濶不行先生上承理皇光闡斯文之盛意屬辭聯事集為魯經章句以大學中庸孟子為之傳且訂大學致知格物章之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

正學編卷六

六

其他正錯簡明舊旨未易悉數通鑑綱目書法凡例不傳極力搜訪得諸天台趙氏鈺之梓又考通鑑之初語即外傳之終語知司馬公未嘗不拳拳於外傳增加本末附之論辨首以魯經終於五代為續國語外至天文地志律曆并田疇及文章字學莫不各有論著汭流源會歸至理所著述有文集七十五卷讀易記讀書記讀詩記各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衍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語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卷書附傳四十卷左氏正傳十卷續國語四十卷關

學之書四卷文章續古三十五卷文章復古七十卷瀟洛文統二百卷擬道學志二十卷朱子指要十卷詩可言二十卷天文考一卷地理考二卷墨林類考十六卷大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曆數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指南八卷雜志二卷周子二卷發遣三昧三十五卷文章指南十卷朝華集十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卷嗚呼證古難也復古尤難也明道難也任道尤難也朱張呂三先生同生於一時皆以承瀟洛之統為身任者也張呂不得其壽僅及終身經綸未展論著靡竟獨文公立朝之時少居閑之日多大肆其力於聖經賢傳刊點詩書之小序紹復易春秋之元經定著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章句以立萬世之法程北山魯齋二先生同生於一鄉亦皆以續考亭之傳為身任者也北山深潛冲澹精體默融志在尚行詎於立言魯齋通脊絕識足以窮聖賢之精蘊雖詞偉論足以發理象之微著於北山講貫之素精於有體有用之學進有可行之具退有可藏之資倘使得時達道則隱居閑邪正心立極豈不足以表儒效之卓願乃僅以澤聖則之臯比陋巷堅坐名聞益彰近臣列其行義

正學編卷六

七

於朝朝下郡守錄所著書來上先生不以出迨嗣皇
訪落方有倚重耆碩之議而先生已不及聞矣一時
之勲業有限萬世之道學無窮先生閑聖經之寢埋
憂聖學之無傳上自羲畫下逮魯經莫不索隱精訂
以還遺經之舊以承考亭之志確乎其任道之勇也
或者乃謂經以講解辨訂而明亦以釐析類合而陋
吁是何言也昔吾夫子之於詩書禮樂也以其殘缺
散逸之餘經之綸之然後各得其所若但踵故襲訛
一無沿革則亦無事於剛之正者矣矧先生一更一
定皆有授證一析一合不添隻字秩秩乎其舊經之
完也炳炳乎其本旨之明也而亦何陋之有哉先生
題春秋發揮曰吾夫子以大公至正之心立百王之
大法千五百年為諸儒刻鏤幾碎至是始完且明豈
非天子朱子於諸經綾析毫分殆無遺義獨於春秋
以渾然得夫子之心是亦天也耶先生之言可以知
先生之心後之君子因其詳於訂而未輕於復取而
約之勒成一代之巨典以垂萬世之成憲唐虞夏商
洙泗之書至我朝而大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
至我朝而大明邇其所自先生之功偉矣則撫其言
行以詔方來詎可畧歟其配樓氏先二十七年卒葬

王學錄卷六

八 齊

金華縣婺女鄉金村之懷原至是始定同兆圖其主
向廣狹淺深之宜就其子愆貽書其友葉由庚曰今
秋欲營藏身之所誦百年同逆旅一壑我平生之句
深有感焉此地得之天賜日者皆不許亦任之耳非
人著力得末祝順天所命以保耆壽實訣友絕筆也
甫屆秋而先生夢奠矣其誠精明達蓋如此愆尊遺
戒以其終之年十有一月甲申奉先生之柩合葬樓
夫人之壙一子即愆一女適迎功即處州錄事參軍
康道元及其弟而發東志弗渝愆以治命不求誌銘俾
由庚叙次歲月梗槩由庚登門受教不為不久未能
得其遠者大者何足以表章盛德門人謂先生進而
不獲施之於時退而所以傳之於後者或無考焉是
則吾黨之罪焉耳矧子四十年從遊知之為深其何
可辭乃為具論言行本末大致如此而不自知其昧
於識壙之體也請刻而納諸幽留其副於家以俟吳
日太史氏之採擇云

王學錄卷六

九 高

祭文

門人金履祥

維咸淳十年歲在甲戌十一月癸酉朔越十日壬午
門人金履祥謹以清酌庶羞之賁昭告于先師魯
先生堂長聘君王公之靈曰文運重明昌盛乾淳集

厥大成越惟考亭考亭之亡道散四方龍降之傳北
山之楊猗歟先生世汭淵源考亭遺書力探精研卒
於北山師資就正有的其傳立志居敬方其少年英
邁無所識取泰開俯視中原及既聞道悉欽豪英克
已亦願弘毅似曾攻堅鉤深高視旁通即事即物無
理不窮論定諸經決訛放淫辯析群言折衷聖人究
其分殊萬變俱融會諸理一天然有中見其全體靡
所不具庶其大用隨舉而措表裏輝映動止準繩山
立時行肅然襲人日明霜潔玉栗金精內明外齊閤
門朝廷遇事理禁神運權秤如有用我風飛雷興出
正學編卷六

其緒餘施諸造成臯比所至鳶魚高深孰謂斯人而
不用世晚益油然行藏無意廟堂群賢明揚薦聞元
祐訪落伊川子旌如何晏天不相斯文如何先生乃
夢真搢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有如先生乃隱弗堪鳴
呼哀哉履祥登門今二十春轉迷起弱弘編矧輕進
之北山錦我歲寒施及其徒鱗差朋升昔歲大故會
不克葬先生賻之復視其壙引義返止師有故始
拘謬悠卒踐師言涵養拓充雖未克殯殮然其跡罔
敢越隕勉我少學以大發俾方期卒業遠遊來歸時
復請益至已微疾為我坐言不踰其則謂善介寧竟

聞淵水哀哉茲今有問無徵我思儀形儼其如在豈
聞先生而容有改九二剛中而不見龍我懷先生亦
哀道窮斯又不磨先生不亡獨莫以辭監我哀悵鳴
呼哀哉尚饗

告謚文

竊惟先王之制生有爵以據其德歿有謚以表其行
是皆命於天子而太史定其賜小史讀其誄初不誅
長賤不得私相為謚至春秋之世則國自謚矣然卿
大夫之謚猶命於其國之君若夫生不能用死而誅
之子貢猶譏其非禮下至漢晉隋唐德或不用而
正學編卷六

爵或不稱德於是清議在下而朋友門人始私謚其
師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貢擢之倫是也橫渠
子張子之喪關中學者欲以明誠中子謚之而溫公
以為非古然則上遵朝廷已定之命而下仲門人清
議之公此豈非古今之通議而禮意之兼得者乎伏
惟先生稟高明剛大之操躬格致服行之學直霄邁
緒高視旁通其風力宏撫足以濟世綜物其著述規
為足以解弊立度雖道在經綸而遠厭進取雖名構
縉紳而安老陋巷咸淳癸酉侍從有列薦之章迨至
甲戌先朝有特招之義先生固未必起也而適不幸

以卒朝野惜之於是國子祭酒楊公文仲列請於朝乞謚地山何先生追贈先生仍乞一體賜謚公朝啟奏特贈承事郎仍同賜謚事下太常以一德一心踐行不棄謚地山曰定以廣聞多能行善可記謚先生曰憲事上得可已劄付其家照應矣然北山先生有累命之爵故謚告即下先生歿有始贈之命故贈告先下又以一字之謚乃七先生節一之例而文公師生上自羅李下迄黃陳例從二謚上悉連文所以明一原畫衆美故再加北山曰文定已形辭辭亦再加先生曰文憲特頒後命而謚告目急大勢貼危礼文之事未遑變故之來已極自是以後十餘年故舊彫零生徒散失大懼履祥等一旦淪胥上未能竟先朝之再命下無以表清議之同尊爵而弗彰無補世道夫以先生盛德追崇之禮異世同符固非有待然近代門人私謚其師初非有待於請也况有前朝之遺命乎謹依省劄謚憲之明文述朝旨加文之餘意敬謚先生曰文憲改題墓道之碑式昭崇德允終節惠興起方來永永無斁惟先生之神尚歆受之敢告

正學編卷六

十三

金華正學編卷七

仁山先生

楊州後學趙鶴編輯

海州後學張朝瑞重編

鉛山後學周尚禮校閱

里後學唐邦佐全校

帝命禹叙洪範九疇

履祥按洛出書而禹則之叙為九疇疇之取義有三焉一曰並義子王子禮曰洛書河圖相表裏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於一而係三德於六以天賦之氣有生克清濁之殊則人囿於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二與七相並也係五事於二而係稽疑於七見於事者有得有失則驗于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也係五紀於四而福極於九運於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則賦於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也三與八相並也係入政於三庶證於人施於政者有善有惡則感於天者有變有常也二曰對義子王子曰與九相對也係五行於一福極於九天之所賦有善惡厚薄則人之所稟有五福六極也二與六相對也係五事於二三德於六人身皆有當然之則本然之

正學編卷七

金華

性也剛柔善惡之不同則氣質之性也四與八相對也係五紀於四庶證於八五紀者天道之常經庶證者天道之變化也三與七相對也係八政於三稽疑於七政有得有失則稽有吉有凶也箕子所陳五事庶證相為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取義也四六亦然箕子蓋舉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衡而取義亦燦然矣三曰次第夫洛書之數連比對侍縱橫錯綜然而履一則本之所以始戴九則表之所以終中五則上下左右錯綜回環而樞紐幹運於中也是亦自然之序故聖人亦因而次第之係五行於一以見化

王學編卷七

二 金

生人物之始也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其秀最靈而五行之在人者為五事故五事次之於二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物出矣而所以治之者其政有八故八政次之於三焉人事既繁庶政具舉因時作事則有天時之紀焉故五紀次之於四五行五事八政五紀天人之事備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人極焉故皇極次之於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行設五事出八政贊五紀者以一人立極為天下之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因其氣習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六以一人而天下之標準攸係至不輕也其中否

吉凶小則質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於天地而五氣四時之運其休其咎有不可掩者矣故庶證次之於八抑是理也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五福六極各以類應聖人又即以勸懲斯世焉蓋體天治人之用盡矣故次之於九終焉箕子陳洪範獨以次言之蓋獨陳其辭不可以無叙也至於五事故又哲謀聖而驗諸庶證則於對義固舉一隅矣或曰河圖之位圓圓者天也洛書之位方方者地也自一而次數之勾連錯綜以至于九勾連錯綜者地道之所以固也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叙疇於此未始

王學編卷七

三 金

數數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以擬易占八陣太乙遁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宮八門黑白向背吉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抑天地自然之數周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于王

一德有

履祥按咸有一德之篇以論學言之前儒謂自危微精一四語之後惟主善協一四語足以繼之然此四語者即微精微一允執厥中二語耳而功夫加詳焉夫舜授禹精一執中之旨即繼之后衆守邦四海困窮之語伊尹告太甲一德之旨即終之匹夫匹婦不

獲自盡之戒今之君子語理者或遺事論心者或外天下國家母乃與聖人之言有間與噫其弊也久矣又以成書之體觀之自皋陶謨之外惟一德之書最為明整首論天命之靡定以德之常不常為存亡之分常即一也以桀之亡證之不常其德者也以商之興證之成有一德者也一興一亡既明則又以一與三三所以致興亡於天者總之遂勉太甲以一德之工夫焉既勉君之一德又求臣之一德而以惟和惟一總之協於克一則一德所以能擇天下之善而時天下之中焉者俾萬姓以下則一德之效以終常德

大學編卷七

四全

保位之語然一德無終始之間亦不可有大小之間故嗚呼以下又推其餘意警戒以終之終始相生枝葉相對其為書未有明整於此者伊尹以元聖之臣遇成湯之君君相俱聖其相與議論經綸之密不傳於書焉自伊訓太甲三篇皆已精切明白矣而終之一德之書如此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此皆萬世之幸後之君臣宜熟讀而精思之

西伯演易於爰里

履祥按伏羲之畫卦也蓋有圖而無書有占而無文也至文王而後有書有文爾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卦定吉凶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謂先天圖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中斷橫圖左右曰環是為圓圖八疊橫圖是為方圖法象自然之數人力不可加毫末於此矣其位乾南陽也坤北陰也離東大明生於東也坎西月生於西日入於西也震東北陰盛於北而一陽生也巽西南陽盛於南而一陰生也西北多山陵艮居之東南多川澤兌居之此地理自然之形也自震曰一陽之復為冬至歷離三兌二之交為卯中則有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五陽至六陽為乾一之乾而垢生自巽五一陰之垢為夏至歷坎六艮七之交為酉中則由一陰二陰三陰四陰五陰至六陰為坤八之坤而復生此天運循環之序也方圖坤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自西北至東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生卦之交也自西南至東北則否泰損咸恒益既濟未濟皆三陽三陰之交也圖者象天大而天地古今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皆不離乎是方者象地而凡天地人鬼事物消長氣數推移皆不出乎是矣伏羲之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即六十四太字也字書不過

大學編卷七

五全

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而六十四卦倫之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而又加縱橫差互對待相為意義邵子所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者是也至其占辭傳夏歷商又有連山歸藏之屬而世不傳學者多謂邵氏互體既濟卦諸圖即連山之遺法也後世納甲歸藏之法即歸藏之遺法也然其辭不復可考或有吉凶而無教戒與文王蒙難姜里樂天憂世以已及物慮天後世無以處於吉凶悔吝之塗也於是乎演而為易其演易也意若曰伏羲之圖蓋

耳學編卷七

六金

法象自然一定之體而未盡著其用伏羲之卦雖加互成文自然之旨而未之錯諸辭民用弗彰大道易隱於是移先天之體為後天入用之位體六十四卦變易之象而繫吉凶利否之辭焉其位探河圖生成之位為後天入用之位以先天方圖乾居西北西北亥位也室壁天門也亥者子之父子者亥之子乾居父位動為天一以生水則坎子居北水生木則天三之震居東木生火則地二之離居南火生土坤者土之體也則開火金之間而居西南土生金則地四兌金居西至於金又生水焉土本居中分王四方故河圖

天五地十居中而四隅空後天則太極虛中而四隅實蓋土分王四方也土既分王則乾坤艮巽皆土位也乾者土之牡為父居西北坤者土之體也火金本相克坤在其間則相生此坤之所以西南也艮山土之積巽木土之官也故居二隅焉水雖生木然木之生必合水土之氣故艮輔坎水以生木艮者木之根也又其性止也止而後能動說卦所謂終萬物始萬物也故艮居東北震者木之生巽者木之氣也木不能以自生火必有所入而後木氣發而為火焉故巽居東南土地之造莫大於生成木生物之氣也金成

耳學編卷七

七金

物之氣也震木也巽亦木也震居天三之木發生萬物巽木居東南以承之則生意益全而物生皆齊矣兌金也乾亦金也兌居地四之金肅成萬物乾居西北以收之則成物無遺而物成反本矣此後天自然之用也天地運乎四時胎育萬物之用盡在其中矣若夫乾坤父母居不用之位而六子代用事則邵子固言之矣然乾坤固天地也易於乾坤譬諸言仁不專言者焉有偏言者焉專言乾坤則包六子而該六十四卦偏言則八卦配八方而乾坤六子均為入用之位耳凡圖意所誤有言蓋淺至於卦則兩兩對

以見對待消長上下升降之變其體則雜卦言之而邵子三十六宮之名所從出也其序則本主於雜對而序卦以次序言之雖非精義亦其一意也而凡易圖加疊對並之義亦發倒於此矣其辭則或取之二體或取之二象或取之二中或取之主爻或取之卦變或取之成卦之義丁寧告戒以前民用聖人之憂患後世於是為至或曰卦體奇耦奇七而偶八彖辭者卦體七八之常也象辭者每爻九六之變也文王之辭最而不象則是揲著求卦者將常得七八而不遇九六乎或遇九六而無其占則文王之為民立占者蓋未備也曰是誠未備也所以周公繼之附以爻辭以盡九六之變而占辭始備爾然方三四卦始有彖辭最者而遇九六則亦兼占變卦之象而已且以一卦為例言之乾之初變則為姤雖未有弗用之辭而姤之勿用可占也乾之二變則為同人雖無在田之象而同人于野之意可知也乾之三變則為履雖未有乾乾惕厲之戒而履之履虎不噬可卜也至於四變而小畜則不雨之辭不待躍淵而可喻五變而大有則元亨之時不待飛龍而可想六變而夬則物極當決又不待亢之為言而可知矣雖然終未盡乎

事物之變也故周公因之遂著九六之辭焉凡言九六者皆謂每爻之變也然又安知文王之時不已有象辭而周公特脩補之耶故河洛第九篇曰周文王通八八之節轉序三百八十四爻而楊雄亦有文王附以六爻之說參同契亦謂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也道之晦明蓋開世運伏羲先天自孔子說卦以後儒者無傳焉而方外之士傳之如魏伯陽關子明可槩見矣至於文明之世則希夷先生陳圖南始出以示人三傳而至邵子始大發明於當世然易道至此亦大備矣邵子象數程子義理朱子兼之而主筮占邵子觀象推數而知法象自然之妙故曰書前元有易程二玩辭求意以為理無形也易假象以顯義爾故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朱子深究二家之說上溯四聖之心謂易為卜筮而作卦本象數而畫理因卦爻而著故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嗚呼易道是謂大備是以朱子贊之曰邵傳義盡書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又曰惟斯未啓以俟後人蓋語占也今撮其大要著於篇以俟學者共攷焉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

蔡潰遂伐楚次于陘許穆侯卒於師楚屈完

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履祥按惠王之世北有狄人之患南戚至于邢衛矣南有荆楚之難北伐至于鄭矣所謂南夷與北狄交而中國不絕若綫也桓公北却狄而南怙荆其有功於諸華可謂大矣然其却狄也緩而怙荆也僅聶北之次待邢人之奔楚立之城在二年之後北桓公之緩也居夫楚之為中國患又有什百於狄者吞噬群蠻蓋不足道僭王號者數世盡漢陽之諸姬伐蔡滅息比年伐鄭鄭諸夏之襟喉也舍齊桓固未有問罪

平學編卷七

十

金

焉者然管仲之辭文而不及大桓公之言私而不及德菁茅微物楚所易從昭王舊事楚所可脫也而不敢及其僭王猾夏之罪以為計其僭猾則楚未易卒服也此管仲之小也桓公知誇先君之好而不及天下之體知誇致戰之衆而不及名義之大所以楚人之辭猶卡服也僅得屈完之盟始能不戰之勝齊桓車兵之會莫盛於召陵而僅僅乃爾魯西所謂功烈之卑孟子所謂小補以聖賢作用觀之是真可謂卑小矣然以桓公管仲之資言之亦可如是而已矣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執曹

伯界宋人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

城濮楚師敗績

履祥按晉文公勤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謂五霸假之也然霸國猶有此後世併此無之矣晉文之霸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先軫報施救惠取威定霸之說已不如管仲三不可之言惟子犯謂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其言為精而又曰德義利之本則皆霸佐之心矣夫有恩則有怨救宋固報施也至於今皆用衛報怨亦已甚矣稱舍於葵一譎分曹界宋一譎私許復曹衛一譎執宛春又一譎退卻也

平學編卷七

其

金

柴又一譎晉文公譎而不正於此一役亟見之左軍則段穀顛祁輔師入則殺舟之僑此軍法所以伸戰所以勝國入所以畏文公霸業於是乎備見矣

孔子如蔡

履祥按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子既去魯矣以衛靈公之無道而居衛以陳國之小歲有兵師而在陳以蔡侯死於盜國遷於吳民分於楚而如之不幾乎居亂而入危與曰前日之言君子守身之常法今日之事夫子行道之大權也夫以聖人盛德而無施不可使夫二三君者能用孔子委國而聽之則衛

可正陳可強蔡可守也而皆不能惜哉雖然夫子既知其不能用矣其時楚昭之賢聞於天下夫子固將如楚也當在衛也特以衛靈公致粟有際可之禮而再主蘧伯玉之家當在陳也又以司陳貞子為主而陳侯亦有言議之適故為二國留行至其如蔡蓋為如楚也何以知之有子曰孔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貢又申之以冉有則知孔子去魯將之楚矣聖人無固無必故為二國留行爾然而適楚又卒為子西所阻愚以為此皆非聖人意也

文廟祭議

平學編卷七

十三

金

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為四侑萬世公論於斯為允然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皙伯魚竝在下列為未安則如之何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為堂而後為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宜先用饗禮牲幣旅陳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曾思孟侑繼用燕禮邊豆簋豆真先聖而東西於室以顏路曾皙而下七十子左右裕食如昭穆之儀焉斯為得之其餘從祀者雖東西夾室可也

通鑑前編後序

右通鑑前編起帝堯元載甲辰上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凡一千九百五十五年通為十八卷二帝三王之事粗見首尾大抵出於尚書諸經者為可攻信其出於子史雜書者不失之誕妄則失之淺陋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流俗傳聞其高者既以聖人絕世拔出而大道必絕出於事物常情之表故其說失之誕妄其下者則又以世俗之腹量聖人之心故其說又失之淺陋惟尚書之僅存者於今為帝王全書劉道原外紀之作尚書不入雖曰尊經避聖然帝王之事捨尚書則諸家真稗官小說之流耳今不敢從外紀之例而從胡氏大紀之例焉顧尚書一經諸儒解者雖已精詳但似未嘗潛泳反覆以推篇章之全意而句解字釋意或不屬履祥因為之注釋章指隨意所到雖不能詳然聖經之篇章與聖人之體用似或得之至於子史雜書之不彙者則以古今共傳不可盡廢帝王世遠談者日稀禮失求諸野此下猶愈於野乎故存其近似削其誕淺或加之辯釋焉但惟此編本名表年惟當於書史上關之外表著其年而附證於章後爾既編年表例須表題或嫌於春秋綱目之例然所用者既史記年表之法而所表題又書

平學編卷七

十三

金

經本語之文雖間或增損君子監其非僭可也周平
王以後春秋自有全書但左氏收拾國史以異經事
於隱公之篇多誤於莊公之篇多缺其間亦多有所
遺如楚隨所以爭起於請爵管仲所以霸本於內政
皆畧不書甚而孔子出處述作亦俱不書焉以其書
主於解經而其事或具於外傳諸史秦誓之作在於
封殺尸之後傳焉 書序又謬其時衛輒父子
爭國夫子自楚至魯久之至衛明年即反魯而記者
多謂夫子久於在衛履祥所編欲止平王而諸若此
類不可不辨獲麟以後事多亡逸款俗古今以接通
鑑則於春秋所不能避亦不敢盡入也春秋一書固
聖人晚年哀痛之意然孔子周遊無位典冊不備未
必盡得周史因見宗魯一國之策多違舊章就加筆
削以示大法其餘多因舊史不盡改也則其歲月名號
改以從周未必謬聖人之意况又自有皇極經世之
例遂併論次以接通鑑焉嗚呼荀悅漢紀申監之書
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
而聞江都之變泣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
者將啟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履祥末學非
二公比而其生不辰惟此百憂其所以拳拳綴繹者

持不為愛悻廢業耳履祥說固可知也劉道原外
後序傷於廢疾愚嘗三復其辭而深悲之孰知吾之
又有大於道原者邪幸而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聖賢
有作必有復興二代唐虞之治於千載之下者區區
此編之所望也

遺事

先生負經濟之畧雖不事進取亦未忍遽忘斯世宋
季襄樊之師日急人皆坐視而不敢救先生因進牽
制樽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
帥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舶所經九州郡縣邑下
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
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與先生所
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

宋季為相者曾聘先生館中先生以策干之不果用
而去宋亡先生感激舊知賦詩一章云炎方之將大
地之洋洋湯湯兮翠華重有方獨力回天天無光此
志未就死矣死南荒不作田橫橫來者王不學幼安
歸死其鄉欲作孔明無地空翱翔惟餘箕子仁賢之
意留滄茫零壤無窮此悵長千世萬世聞者徒悲傷
吳禮部稱其辭旨悲慨音節高古真奇作也

先生將易實命其二子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
平平生精力盡於此吾所得之學亦畧見於此矣吾
為是書固欲以開後學殆不可不傳然未可泛傳也
吾且歿且命許某次錄成定本此子他日或能為吾
傳此書乎

見白雲先生文集

許先生云先師仁山生於外紀既成數百年之後而
於書獨求千古聖賢之心沉潛反覆覺與史氏所記
者夫異於是脩成一書斷自唐虞以下接於通鑑之
前一取正於書而兼括易詩春秋之大旨旁及傳紀
諸子百家雖不敢如綱目寓褒貶於片言隻字之間

五學編卷之七

十五

而網羅遺失芟夷繁蕪考察証據坦然明白其於書
則因蔡氏之舊而發其所未備其微詞與義則本朱
子而斷於理

白雲許先生上劉約齋書曰先師仁山學於北山何
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師友之門而北山實勉齋先
生之高第其為學也於書無所不讀而融會於四書
貫穿於六經窮理盡性誨人不倦治身接物蓋無毫
髮歉可謂一世通儒

見白雲先生文集

又上約齋啓云既至壯年始逢大匠洗故學之荒陋
開大道之坦夷使讀晦菴之書而泝伊洛之源可跋

夫子之牆而見宗廟之美携手提耳諄諄然而命之
測海窺天巍巍乎其大也謂仁山先生

見白雲先生文集

輓詩

門人許謙

德粹身常潤時艱志莫舒治安曾獻策私淑幸遺書
方寸涵千古襟懷湛太虛哲人今已矣吾道竟何如

又

統緒傳朱子淵源繼魯翁誨人沛時雨對客蕩春風
志立脩身本誠存作聖功遺言猶在耳一慟問幽宮
清鄉學祠先生文移

吳師道

嘗聞有道德者沒則祭於社宗今學有先賢之祠古
道意也君乃立德立言可法可師當今之所表章學

五學編卷之七

十五

者之所尊信既有其人未列於祀豈不為鄉邦之深
耻學校之缺典乎切見故仁山金先生謙獲祥字吉
父世蘭谿人少而好學有經世志凡天文地理禮樂
刑法田禾兵謀陰陽律曆無不傳通長師魯齋王文
憲公相從登北山何文定公基之門北山實勉齋先
生之高第其為學也於書無所不讀而融會於四書
貫穿於六經窮理盡性誨人不倦治身接物蓋無毫
髮歉可謂一世通儒表裏誠篤神氣肅和舉進上一
不利棄去以文為遊諸公間嘗出奇策匡世為在位
者所沮格宋季以迪功即史館編校召已不及用隱居
仁山下著書以冰

後進大德中本道帥臣及部使者敦禮廷致聽授講學翕然鄉方未就而卒所著書表註大學章句疏義刊于婺江東憲司刊指義于宣學通鑑前編近蒙本道憲司命發學刊行事聞臺府表上送官又有論孟集註考證傳學者文集藏于家先生道德無忝於前脩論著有裨於後世列之祀典義叶古今雖一時之未遑豈公論之終泯況生生後嗣貧屢非歆籍是以庇身而其見義舉揚亦非托之以要譽如蒙轉開有司祠之學官非惟允愜多士之望抑亦不負風憲尊賢崇化之心學校幸甚

正學編卷七

六

金華正學編卷八

仁山先生

行狀

門人柳貫

先生諱履祥字吉父金氏金本劉也避錢武肅王嫌名故以金易劉後遂因之以為彭城之宗譜言世本項氏其先項伯入漢以恩賜姓為劉氏譜要為有所證矣初縣三衢桐山峽口徙家婺之蘭谿三峯桐湖者諱陳下逮先生十世又四世曰十二府君諱則允而家始浸大生子曰五迪功諱明偉紹興初以耆行賜爵又徙蘭谿桐山山下而其羣從子姓有曰九府君諱景文力學而不求聞與其妻包竭誠以事其祖若父嘗患疽齋禱于天乞以身代而父疾亦尋愈喪母廬于墓左夜見天光下燭五采爛然人以為孝感郡上其事改其鄉純孝以表異之後又祠府君于學題其主八行金公昔政和間嘗以八行選士尋廢不舉府君渡江後人考其行而有合焉故追繫之以是名耳迪功子二十一府君端澄生三子生紫益裕能以禮法自範其家仲則三十府君諱天錫於先生為曾祖娶唐氏盛年而寡守節終身教其子至於有立長子十八府君諱世臣於先生為祖蚤孤而能宅

正學編卷八

二

心經術出游庠序聲稱籍鄉里推其賢是生桐楊散翁諱夢先先生父也學博聞多志向嶄然祖母唐夫人尤深訓程之雖屢從舉子試場屋不利而家學充茂翁實啓大之矣夫人童氏生四子先生居其三將振散翁以事留蘭邑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已而真虎復升屋大吼覺而自語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吾殆得男也耶歸而先生已生遂以祥名稍長應庠序課試更名開祥後從師友謂開祥非學者名歸而稟於其親定名獲祥先生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智若成人宗黨咸愛異之從伯父三七府

年學編卷八

七

君諱琳因歿命後其長子章散翁府君許之八年遂往為之嗣年十六從學城闈補郡博士弟子員堂試屢占前列二年試中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而先生反自悔其所為之非且悼其所志之未定益折節讀書屏舉子業不事取尚書熟習而詳解之然解至後卷即覺前義之淺時王君相字元章幼為童子科學問詞章望于庠校先生取友得之而元章亦深相器許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聞北山何文定公基得紫陽朱氏宗旨欲往從之而莫為之介年二十三廼即元章而謀之將求書往謁敬巖文公必敬巖名監司

能收接後進時方里居蓋歆階之以踐北山之庭元章曰見敬巖姪不若見魯齋兄先生亦曰曩嘗獲觀五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為今兄也元章即為書曰金吉父與相生同年而月長蘭谿學者莫或先焉今欲請教於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以處吉父也於是獲見魯齋王文憲公相而受其業焉初見請問為學之方文憲曰立志昔先儒胡文定有云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已又因魯齋以進于北山之門既定東鄉之禮復起言

年學編卷八

三

所以仰慕之意且歷叙少小漂流顛冥之故願先生有以教之也文定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使自今日截斷為人併以為學之要示之會之文憲字也自是從游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而知學非身外物矣時章已生子散翁府君方嚴歸宗之命間以問之文憲文憲曰昭穆既不順而彼復有子上承父命歸正宗緒夫亦奚疑昔子貢問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此曰古之賢人也而子貢又有怨乎之問夫伯夷叔齊夫子以為賢矣已無可疑而子貢再問蓋自其心而言之也今吉父處乎理義之正何為不安其議遂

定歲在辛酉先生年三十散翁府君疾革命即歸宗已而奄至大故先生還承斬衰之重以畢葬祭之禮凡章家幹蠱之事尤極意彌縫不使少有闕失亡幾童與其配徐先後卒先生皆為之服齊衰期以報變而適正斯之謂禮豈有過哉先生夙有經世大志而尤肆力子學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靡不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嘗出遊杭都諸公貴人爭相引重及進牽制構虐之策輒弗售謝歸迨其阨危延思其言之有味而以此功即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於用矣旁郡嚴陵嚴先生舊隱處故有

正學集卷八

四

仁

釣臺書院宇棟雖具誦絃久絕郡守雅聞先生之賢而竊歎之致書奉幣厚禮來聘將脩文憲上蔡故事其書曰此邦之士尚知儒術久矣而義理之作興不能貸夫利欲之汨沒釣臺之有書院正所以崇名節而張雅道況其地靚深幽真士習於此果能專一其志向而以讀書脩業為事其於觀感興起之誠有不能已先生倘能嘉念後進幡然而來扶世善俗功豈少哉先生感其言為之一起至則因嚴先生懷仁輔義之說據發仁義之奧而極言之聞者始知義理之學真足以動夫人也于時宋將改物兵燹乘之所在

釋騷先生之居尤與盜近因挈其妻孥避之金華山中驚悸稍息則上下巖壑追逐雲月探幽討勝寄情清詠而是心之泰然者初不以亂離之瘦嬰拂之也久之始歸就寧宇州黨之間頗知宗向贏糧景附躡僑雲從戶屢常滿而以禮為羅關墊延致惟恐或後於夫疇昔氣誼之崇者聞亦惠然應之講道論德諄切為人即有餘暇不廢纂述謂古書有註必有疏文公之於論孟製集註多因門人之問而更定之其問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備也而事物名數又以其非要而略之今皆為之脩補附益成一家言題其編曰論

正學集卷八

五

仁

孟考證迺若大學文公既為定次章句而或問之作所以反覆章明其義趣者尤悉然後之學者尚有疑焉則復隨其章第衍為疏義以暢其支申為指義以統其會大學之教於是乎無毫髮之滯矣先生早歲所註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超然自悟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脉絡通貫中間枝葉與夫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為之概考證字文之誤表諸四關之外曰尚書表註而自序其述作之意曰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

省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為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辯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也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澁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文各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梁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為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其間豈無傳述附會所以大序不數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子傳註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為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

矣但書成於米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采葦之前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予茲表註之作雖為疎略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大自得之者何如耳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錄云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又云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篇雖合而畧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則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年賈師一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為章總之凡三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因為之反覆玩繹優游涵泳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所分猶為未盡於是一加段畫而肯綮顯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以貴於平心觀理及其理顯見卓則雖跨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也司馬文正之作資治通鑑取法春秋歷年著代秘書丞劉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既誤於聖人不足傳信而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固魯史以作春秋始於魯

隱公之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王朝烈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聖人筆削亦何由而見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不及詩禮春秋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資治通鑑勤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三卷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中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公

正學編卷八

八

既以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可以莫之著也故先生自題其編有曰荀悅漢紀申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泣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生述作之意而人不與知之嗚呼微哉先生之學以其絕稟濟之精識得於義理之涵濡而成於踐脩之充闡研窮經義以究窺聖賢心術之微歷歷傳註以服襲儒先識鑒之確無一理不致體驗參錯綜所以約其變無一書不加點勘鉛黃朱墨所以發其光

平其心易其氣而不為後恒之求深鉤其玄探其賸而不為臆決之無證自其壯歲韜英蓄銳致其人十已百之功固已深造自得乎優柔厭飫之域迨夫晚莫意篤見疑心和體舒所發皆粹盎所趣皆寬平於一動作語默之間自然丕冒大和之內而無回護掩覆之弊學之成已蓋若此也先生神爽清竦器宇靜夷平居淵潛儼恪深自晦藏而內積忠信與物無忤非意之于自不能近簡值不阿視人猶已久與之居愈益生敬四方學者承風依正肅襟造請方羣疑塞腦膠輶糾纏莫能自解而親其矩範聆其誨言因咨

正學編卷八

九

仁

消亡隱應軒露如人有疾疾察脉刺劑適其浮沉滑濇之候而中夫攻尉補瀉之宜動悟乎格不俟終日其或一時扞格而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磨礱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先生篤於分義先人後己終始不渝嘗有故人子坐累母子並繫冥官分配夷隸母子至不相聞先生耿耿在抱為之物色經營傾貲贖歸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言相見勞問而已而其推以成人者又若此矣文憲王公之學得之文定何公何公之學得之文肅黃公黃公則文公子朱子之高第弟子也其授受之淵源粹然一出於正如

御一車以行大遠如執一簫以節衆音和鸞楊鈴聲律度數脗合潛通無弗同者蓋先生始獲進拜文憲而遂從登文定之門二先生鄉丈人行皆自以為得之之晚而深啓密證左引右掖期底于道雖孫明復之於石守道胡翼之之於徐仲車不是過也然文定之所示曰省察克治文憲之所示曰涵養充拓語雖甚簡而先生服之終身常若有所未盡焉者先生家故貧中歲依二先生以爲之重而患難之扶持死喪之救卹二先生不遺餘力焉文定卒於咸淳戊辰先生謂文定當世巨人治喪之禮四方之所視儀當厚

正學編卷八

十一

仁

無薄則考按禮制而爲之議曰爲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之制也布襴俗服也今之服總功以上者皆用之生帛鈎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總麻者麻用之服今總麻之服是不得全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弔服也其服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有存然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者古之庶人也宜用古庶人之服則以深衣爲弔服昔者朱子之喪門人用細麻深衣而布緣矣然凡布皆麻古以三十升麻爲麻冕之布以五十升麻爲深衣之布深衣之麻自司馬公子朱子皆云用極

細布爲之則深衣之布用紵代麻久矣其緣則緇子純以素是喪父既除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除服之服爲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制矣以白中代之而加經於冠可也加麻之經總服之經也今用細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總服之帶也今用細紵可也所謂疑衰者擬於衰者也文憲方與治喪者首遵用之而先生因亦有考於深衣之制爲之外傳又若干言焉六年而文憲漫先生相其家以治其喪卒其門人制服如初鄉人始知師弟子之義繫於常倫

正學編卷八

十一

仁

不可闕也先生生於紹定壬辰三月丁酉而卒於大德癸卯三月壬辰得年七十二娶徐氏子男三長頴次類次頴頴有志於學早卒先生中年築居仁山之下文定爲書其扁曰仁山書堂學者不敢字之稱仁山先生先生又別自號次農其說以爲農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凡五等百畝均也而地有肥磽力有強弱予力貧體弱不能爲上農之事庶幾其次次不能爲庶幾其中不能爲中次亦可矣故命曰次農先生卒後三年其歲丙午九月甲申即葬仁山後隴所註

書有尚書表註大學疏義指義論孟集註考證通鑑前編合若干卷傳學者雜詩文又若干卷藏于家而曰昨非存稿者弱冠以後四十以前之作也曰仁山新稿者辛未至乙亥之作也曰仁山亂稿者丙子以後之作曰仁山噫稿者壬辰以後之作其自題曰自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映自壬辰哭子之感而身後之望孤曰亂口噫所以志也初文定確守師傳參訂訓義於易大傳本義啓蒙大學中庸章句論孟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外凡文公語錄文集註書商確考訂之所及取其已定之論精切之語彙叙而類次之名為發揮已與諸書並傳於世矣而若文公成公所輯周程張子之微言曰近思錄者宜為宋之一經而顧未有為之解者亦隨文箋義為近思錄發揮未詮定而文定歿乃與同門之友莊蒙俞卓續抄校正篇次先後一仍文定之舊且為製序而屬之文定之孫宗玉先生歿時凡所註書僅僅脫藁而未及有所正定故悉以授許謙尤能遵遺志益加詳校今皆刻板以傳元統二年里後學吳師道移書學官請祠州學而郡亦列祀先生配食於何王二夫子矣自聖學不明羣儒雕鏤組繡分裂破碎千五百年而周

程張邵五夫子重微繼照六經之道煥然復明於天下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載道立教之言人極賴以扶持人心賴以開濟者千萬世如一日也然而宇宙之間光風麗日之時不多於風雨晦冥之變龜龍麟鳳之畜不多於鴟鵂蛇虺之羣章明開拓之未幾而盡壞剝蝕之隨至人心世變其相為闕闕於茫昧不可致詰之中者君子常視之以為學術消長之候道南之學啓於龜山楊氏而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實繼起而纂承之天之生賢固不數數然也文公先生子朱子屬當道統絕續之運而身任斯道不傳之緒凡聖經賢傳之出於分崩離析之餘者既悉刪之正之以還統體之會而傳註訓釋之泥於得失純駁之間者又悉披之摘之以成宰制之公提綱挈領別類離倫其學始於精鑑潛思終於真精力行著習察之幾即致知力行之具洒掃應對之粗即精義入神之妙世之所謂空言無實而足以欺世盜名者非學也當時及門之士無慮什百而文肅黃公獨得其傳頌氏之無所不說曾子之一以貫之有自來哉文定何公早嘗師事黃公與聞其實刻苦之訓而文憲王公則又得之何公者也何王二氏生同里同

志於道同時易名有司以謂何公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公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時稱知言而先生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充之於已者也盤溪之步超歲寒之講切盤溪之文之所召立志持志之訓謨嘯嘯道腴而涵泳聖涯其所資者深所造者遠矣雖進不得為諸葛孔明之起赴事會而荊州平徐元直之知為偉人者不失也退猶得為陶元亮之任運歸盡而其所願為魯仲連張子房者尚瞭然而不誣也輩歟樂道著書忘老英華之敷遺芳澤之流滋豈不足以表儒行之卓繫師資之重哉一世之短千載

正學編卷八

十四

之長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方何王二氏之鳴道於後也有通齊先生葉公諱由庚者年輩差先於先生而文憲蓋嘗引以為友學尤遂於經亦不遇以死文定之行文憲狀之文憲之行通齊誌之則夫先生之學之行紀載而鋪張之將奚屬哉實實單弱早歲因緣父友幸嘗灑掃師門而少長屢遭家難為貧游仕有志弗彊不得終承先生之教以卒弟子之業罪也何言許謙益之年長於貫而屑與之友先生之有望於謙與謙之足以承先生之知貫則數及之矣備官京師每貽遺趣就編簡而謙亦未嘗

不以是事為已責也今謙不可作矣貫誠後死竊將以是自勉而謙之子元乃以先生之子類之請竭蹶求其文閱於出處之大要者而叙次之併道繫昔所逮聞為行狀一通錄以遺類使白於先生之墓而且以告後之學者惟先生生而遭時不淑老而幸際其元之會曾不得一試而遂以沒身他日汗青有紀傳之儒林傳之獨行唯太史氏之所簡擇是則貫所以區區傳信之意云耳謹狀

正學編卷八

十五

仁

金華正學編卷九

白雲先生

揚州後學趙鶴編輯

海州後學張朝瑞重編

鉛山後學周尚禮校閱

里後學唐邦佐全校

八華講義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人生無知無能必學而後有所得學者當順遜其志虛心以求專以是為務無時而不敏則所脩者即源源而來矣蓋為學之效甚速人病不求爾苟專

正學編卷九

一

力以求之則無時無處非益也其效之速既如是能篤信而深念於此攻之愈深則道之積于身者日盛矣遜志則有細密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此得之古來論學實始於此固萬世之成憲也然而所學果何事耶學為聖人而已聖人果可學而至耶聖人之性非與人殊不過盡人倫之至而已學者以聖人為之標準知其的而行以求其至明其道而不計其功至於聖賢之分量成效之淺深皆自然而然已不得預也一有計較期必之心則非所以為學矣且天之生人也其倫有五曰君臣父子夫婦

正學編卷九

二

長幼朋友五者天下之達道舉天下之事錯綜萬變莫不畢在五倫之中天之賦人以形即命之以性其類亦有五曰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常道舉天下之理枝派萬殊莫不畢在五性之中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倫物之大者也五常物之則也昔者聖人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使教者以是而教學者由是而學蓋人倫之外無餘事也五常之外無餘理也父子之所以親為人心本有此仁君臣之所

以合為人心本有此義心本具乎禮長幼所以有序心本具乎智夫婦所以有別朋友之所以交非心本有此信乎五常之理元具於吾心而無少虧人倫之事日接於吾身而不能捨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學之所以當遜志而務時敏也五常之道配乎人倫雖各有所主然而未嘗不互相為用父子主於仁而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是仁之仁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是仁之義應唯敬對周旋慎齋是仁之禮先意承志樂心不違是仁之智生教死哀事親有終是仁之信此子事父之大畧也君臣主於義而以君成禮

弗納於滯為義也仁道合則從不可則去為義之義
責難於君陳善開邪為義之禮遠不離道澤加於民
為義之智托孤寄命節不可奪為義之信此臣事君
之大畧也由是而推之保身以盡夫孝致身以盡夫
忠細微委曲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反而推之父慈其
子君使其臣亦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廣推之夫婦之
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五常不可勝用矣均是人
也均賦是性也聖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衆人則去
而漸遠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然
而天下之理豈易窮天下之事豈易周非盡博學者

正學錄卷九

三

問慎思明辨之功不可也自中古君師之職分則教
數五教之任不出於司徒而切磋琢磨之責全在於
朋友或扶持開導獎勸誘掖於人歆未萌之先或攻
擊淬礪防閑禁遏於天理既虧之後心之方虛則使
戒懼於不睹不聞之際意之初動則使謹慎於已所
獨知之時是以講貫乎仁之理明則父子得其正義
之理明則君臣得其正禮智之理明則夫婦長幼無
不得其正美是故朋友之名雖居五倫之後而於學
問之事實先朋友之職較之四倫若輕而於學問之
力實重學者欲極夫四倫之理宜盡朋友之道欲盡

朋友之道在明夫信而已矣天之道一於誠其流行
則為元亨利貞之德人之性一於信其昭著則為仁
義禮智之綱故曰誠者天道思誠者人道信者誠之
異名能盡人之信則可契於天之誠矣朋友講習非
信無以成德也某少而失學長而寡聞聞葦迂疎肉
莽滅裂雖嘗立于碩師之門歷時淺而用工微環顧
其中未少有得諸君過聽強要而來款以輔仁內實
懷愧諸君天資卓犖聞學有素年若道似無相踰
未知所以奉益也然思年昔誦聖人誨子路知之為
知之不知為不知之語深所服膺每欲以信自守講
問辯析有分寸之知敢不傾竭為諸君言焉所不知
不敢穿鑿為諸君誑諸君其亦篤於信以求盡天性
敦於朋友以求盡人倫交勸互發非彼得則此得焉
庶不孤此會也

答或人問

太極圖之原出於易而其義則有前聖所未發者周
子探大道之精微而筆成此書其所以包括大化原
始要終不過二百餘字蓋亦無長語矣謂之去無極
二字無所損則不可也太極者孔子明其道之辭
極者周子形容太極之妙二陸先生識不獨乎此

乃以周子加無極字為非蓋以為太極之上不宜加
無極一重而不察無極即所以替太極之語周子慮
夫讀易者不知太極之義而以太極為一物故特著
無極二字以明之謂無此形而有此理也以此防民
至今猶有以太極為一物者而謂可去之哉朱子辨
之精而曉天下後世者亦至矣此固非後學之所敢
輕議也此外則無可疑可辯者矣非朱陸二子之思
慮不及也太極兩儀之言圖本於易也而兩儀之義
則微有不同然皆非天地之別名也易之兩儀指陰
陽奇偶之畫而言也圖之兩儀指陰陽互根之象而
言也易以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而十六十六而
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圖以一而二二而五五而
一一而萬者也易以陰陽之消長而談括事物之變
化圖明陰陽之流行而推原生物之本根圖固所以
補乎易也惟以兩儀為天地則大不可以易之兩儀
為天地則四象八卦非天地所能生以圖之兩儀為
天地則五行亦非天地所可生也夫太極理也陰陽
氣也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則形稟是氣而理具於氣
中析而言之則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無別所謂圖
以陽先生於陰與太極生兩儀者異此猶有可論者

太極之中本有陰陽其動者為陽靜者為陰生則俱
生非可以先後言也一元混淪而二氣肇分譬猶一
木析之為二兩半同形何先後之有易之辭簡故惟
曰生兩儀圖之言詳故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
生陰靜極復動陰陽既有两端出言下筆必有先後
其可同言而並書之乎况下文繼之曰一動一靜互
為其根則非先後矣而下文又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乃先言陰而後言陽此周子錯綜其文而陰陽無始
之義亦可見矣當以上下文貫穿觀之不可斷章取
義也雖然動靜亦不可謂無先後自一氣混沌其初
始分須有動處其始也元會運世歲月日時大小不
同理則一也其氣之運行皆先陽而後陰一歲之日
春夏先而秋冬後春夏陽也一元之運子先而午後
子至巳陽也數以一為陽二為陰一固先於二人以
生為陽死為陰生固先於死孰謂陽不先於陰乎但
未動之前亦只為靜此乃互根之體終不可定以為
陽先爾所謂太極之下生陰陽陰陽之下生五行及
乎男女成形成萬物化生圖中各有次序則是太極與
天地五行相離則又不可也陰陽不可名天地前既
已言之矣太極陰陽五行下至於成男女而化生

物此正推原生萬物之根抵乃發明天地之秘而反以爲病何其異耶太極剖判此世俗相承之論非君子之言也太極無形何可剖判其所判者乃一元之氣閉物之後溟滓玄漠至開天之時則輕清者漸澄而爲天重濁者漸凝而爲地乃可言判爾太極陰陽五行之生非果如母之生子而母子各具其形也太極生陰陽而太極卽具陰陽之中陰陽主五行而太極陰陽又具五行之中安能相離也何不卽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言而觀之乎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二氣不待交感而各自生物又不可也此

正學編卷九

七
白

一節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作一貫說下安得謂不交感而自化生耶成男成女朱子謂此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氣聚成形遂以形化而無窮真精合而有成而所成者則有陰陽之異其具陽之形者乾之道具陰之形者坤之道又合則又生至於無窮皆不出乎男女也今所問之言果有所疑耶或直以周子之言未當也如其果疑則以前說求之或待其梗槩直以言爲未當則非敢預聞此不韙也待承下問敢以爲復

答吳正傳書

大易畫而人文開典謨作而大道著聖聖相傳至夫子而大明孟子沒則日以晦矣濂溪浚其源程張疏其流朱子放而極於海可謂光前絕後宜其悠久而無息也今朱子之書滿天下誦而習之者豈必其人能升其堂而窺其室於今幾何人哉去其世若此未遠猶且如是則繼今以往其明晦未可知也堯舜之道孔子集其大成中雖有晦明無害也孔子之道朱子發其大全中雖久晦無害也今朱子之書滿天下誦而習之者既多安知不有知朱子如朱子之知孔

正學編卷九

八
白

子者亦未須預爲之憂也竊獨自悲抱朱子之書而誦之若操扁舟下滄溟遇風濤而失楫俛俛乎無所底止方憂已之不暇尚敢憂人哉足下氣質清淑求之於朱子之書比所誦言既已得其要領矣方且遑遑若有所不足諄諄若有所求是不自貴夜光之明而欲求燭耀之助也雖然辱交既深固知足下之心無不誠而信無不信來書云云蓋亦真以爲有所不足而欲求之耳貧而求於富寡而求於多固宜矣某之才之學不逮於足下遠矣而且以是來羞將終者其昏懦鞭驅其驚怯真不屑之教誨也奉教以還三

復吟誦初躍如其喜且惕然而懼故遲遲而不以盡對者有所不敢也今足下以此為疑蓋深惜時投其珠耳姑誦聞之於師者以復足下昔文公初登延平之門務為儻侗宋閩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耻小延平皆不之許既而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書立言莫不由此足下所云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兩言固學者求道之綱領然所謂致知當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知之至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謂知夫理之

上學編卷九

九

一而不必求之於分之殊也朱子所著書蓋數千萬言巨細精粗本末隱顯無所不備方將句而誦字而求竭吾之力唯恐其不至然則舉大綱棄萬目者幾何不為釋氏之空談也近日學者蓋不免此失矣吾儕其可踵而為之乎抑愚又有所聞聖賢之學知與行之功他人不得與焉非自勉無所得也其雖愚鈍然不可謂無志於此足下於斯兩者涵泳從容精脩力踐旦旦有得幸明以告哉賜中流之一壺則感責善之德深矣

送胡古愚序

東陽發望縣東南山水嘉處自天台赤城蜿蜒盤礴綿延數百里亘為玉山又數十百里峙為雙峴經野達邑於焉是依山之幽深秀特者水必源於其間稽之郡系浙江之浸膏華林壑之下經流曼衍過於雙溪城南溪壑其大淵涉湍激不舍晝夜天雨時至頃洞奔激勢可勝萬斛之舟氣之積也厚故其發也鉅終至下不可量也水融生物必異靈而為人亦必有奇俊超邁不規規於流俗者夫良材美箭佳菓古酒八皆得為利士君子之教詩書脩辭禮者籍

上學編卷九

十一

籍滿耳而余之所見多侈辭宏論凌絕卓越聽其言觀其容發揚蹈厲每恍然自失以余之駕下固不足窺其際矣意山水之鍾而奇俊超邁者殆不必於此歟余固有所待也嘗聞胡君伯仲子姓青粉學深造未能盡交往年過古愚子於市友人蘇世質指曰此東陽學者胡君也將試仕於金陵預官今行矣惜而過不暇交一語余重恨之皇慶二年夏余游金陵而君尚在講席其氣粹溫其儀濟滄誦其文若詩皆清平古雅余向之有待而欲見者其仁古愚子乎夫聖人之道常道也不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應

事接物之間致其極則中庸而已爾非有絕俗離倫幻視天地埃等世故如老佛氏之所云者其道雖存於方冊而不明於世久矣周程張朱諸子出而闢邪扶正破昏墊愚秦漢以來千五百年英才多矣而有昧於是吾儕生於斯時未必能躡於千五百年之才而獨有見於聖人之道如是其明也幸而生於諸子之後固當平氣虛心隨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乎上顧實有益於已而止何庸倔強自喜撫奇務新力與作者爭衡又將輟而踐之哉古之立言者誦於口而可以心存存於心而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人之道也今口誦之而不足明乎心降其心以識之而不可施於事是則老佛之流之說爾為老佛之說者措之事固不能行於跬步而自理其身庸可以為善人則好為異說者其風又下於彼矣道在天地間弘博精微非可以躁心求也而乃攘袂扼腕作氣決皆售其說而競後息歎以厭今人陵古人則吾未之信也古愚氣和心廣余嘗歎與從容論之而以滿秩鮮去君來芹藻之英將以道淑諸人者也以余之說評之然歟否歟余非敢為子勉也子固余所教也

與趙伯器書 廷祐乙卯

自子敏教授去後乏便不克寄書日來想為學日令祖相公尊履壽康尊父令叔勸止咸吉某今歲留山頗得絕人事與朋友旦夕相語溫習舊聞微有新得但目力不及而寸心推阻非向時為學比其進蓋若挽強弩爾思溫一疾竟不起五月十七日已成長往心墮膽裂魂消神喪不知所以自處也始期一二年間為畢室家之願付以祭祀之責而某得以終俗謝交優游山林以俟天壽之命而造物見誅變生意料所不及常以人之喜動而務進取者為不安義命而未必遂其汲汲之心某切切務退以求保全所界賦不款成之爾天乃區區吝一靜亦不以見界何耶今則進退無據後顧深憂將何為也吾子聞之亦能為一嘆否王希文志甚專力甚勤然每為鹿豕遠之論而久循序縝密之功大率得之朋友漸漬日固日深遂以為本所有也數月間痛為剗除知就平實近來年以氣銳喜惟服常安想年高大而不知有細微每爭論如此吾子知所向希文談道吾子純粹不絕口固知不為操據否則迷不知復流為誕妄非小失也與希文暫歸城府舟中觀吾子贈行序文有評直之風無溫厚之氣多自廣狹人之意少遜忘

時敏之心且在我者或未能盡超脫乎此則為是說亦太早計而自欺矣道固無所不在聖人脩之以為教故後欲問道者必求諸經然經非道也而道以經存傳註非經也而經以傳顯由傳註以求經由經以知道蘊而為德行發之為文章事業皆不倍乎聖人則所謂行道也傳註固不能盡聖經之意而自得者亦在熟讀精思之後爾今一切目訓古傳註為腐談五代以前姑置勿論則程張朱子之書皆贅語耳又不知吾子屏絕傳註獨抱遺經其果他有得乎未也不然則梯接凌虛而遽為此訶佛罵祖耳由是觀之

日知錄卷九

十三 白

吾子之氣亦少銳歟且序文見褒者則為太過而其平生之學未敢外先哲之言以資玄妙也固疑此文有激而然識者觀之或有以窺吾子不可不謹也山中朋友從史成幾微一書多得助所不及款借前大地圖校正幸稟令祖相公得暫付至以備參校或希文家人或別有的便實封寄何教授處希文歸日必可返壁不致浮沉也此身若拘囚不可復動未知一日千萬惜日間學為正之歸毋負向日歲寒之言幸甚

學校論

三代取士於學校為致治之術後世養士於學校飾治之文治道所以不同者在於學校廢興而已昔聖人有萬世之慮絕人之智舉天下而經綸之以謂非人材不足以為治而衆人者非教誨鼓舞之不足以成其材此學校所由興也自閭里之塾至於庠序國學教以三物造以四術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其教之也詳而取之也嚴是故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用者無不材之士以天下之大付於人理之而皆求備於學故學校者為治之原也聖人百世之師事不師古而徒曰戒善為治而不本於學校不法於三代吾未見其可也秦政破滅吾道非毀聖賢銷簡編而尚鋒鏑左仁義而右謀詐遂使百世不復見三代之善治者秦之罪也秦不足道也繼秦之後足以有為之時屢矣將大有為之君時出而習聞其說樂為其所為設科擇人而不取於學校其流至於以文辭翰墨誅天下之上亦顧矣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非獨一秦也魏晉以變詐廉奪得天下為足以知此陵夷至於隋俗益薄而偏益滋道日喪而文日勝雖或開學校聚生徒養之不能用教之不法古唐不立學徧郡縣得其名未見其實大抵失於養士以

師治爾夫天下之人皆習今而厭古以耳目之所適者為常一旦捨其舊而新是圖則將驚駭眩矜而不知所止事之既失不遠而復何也隳三代之法者固秦之罪復三代之古以救秦之弊者實漢之責東都光武起自諸生故功成而興學明帝尊敎師傳臨雍拜老開學館招經生近古為盛亦不過與祖宗之舊法未能復乎古也其責豈不在西漢乎高祖馬上得天下開關百戰之餘繼以亂臣叛將承踵接武弓不及彀帛不及免已入於長陵之上矣况以弱冠慢罵之資輔以叔孫通綿繆繇荅之學責人不可求倫也

五

十五

文帝時天下衣食足可以施仁戢而謙退未遑措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漢文之過也武帝舉遺老禮賢博士弟子倡為章句訓詁之學豈經濟之道哉聖人之教於此盡矣嗚呼或者以為漢舉伊尹於野而舉傅說於徒文公舉太公於釣豈必皆學校曰人生自八歲皆入小學及十有五年選其俊秀者入太學以養成之學校之外豈有遺材乎如伊傳太公之倫學成而隱者也堯之舉舜也何如曰陶唐之學其詳良不可得聞而堯舜性者也亘古今一舜耳當此之時此屋可封則其教化亦可知矣禮樂至周而大

備非聖人之自私也理也勢也吾故曰為治者本於學校不法於三代未見其可也

上李照磨書

八月三日後學許某再拜獻書照磨墨齋先生閣下學之為道難矣哉洙泗諸子親得聖人為之依歸諄諄然命之者至矣然其才有高下則其得有淺深如天降時雨溥博洋溢而地有肥磽則生物不能齊也聖人之道大而公故其發言周而密自今推之縱橫反覆無不從容中道當時惟顏子明睿純粹故與之言終日不遑曾子篤實深潛故獨問一貫之旨顏子

五

十五

早歿其道不傳曾子傳之子思孟子其書出而道益明自餘傳之愈下則不能無弊豈惟不傳至莊周荀卿李斯之徒而後有失也雖親而炙之其語言有不能肖於聖人者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之類是也所謂學優而仕者誠是矣而謂仕先於學可乎仕者上致君下澤民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則豈有所歸其可嘗試哉雖然子夏有為言之也列國大夫世襲其任蓋有未學而食祿為致者矣然不明所以立言之故使後之急於進者指此以文其不學之過其弊乃見爾孔曾思孟則無是言矣開也謂吾斯之未能

信則子說由也謂何必讀書則以爲倭曾子之學自格物至于脩身然後推之國家天下子思謂不明乎善至於民不可治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其視子夏之言大有徑庭矣其有志于學未得其門而入者也貧與賤乃命分內事爾先生命之曰仕則未可也夫有志於進取者公卿之門形勢之途其足迹未免於數數強者則進捍闔縱橫之說弱者則爲卑疵熾趨之容甚而苞苴之行筐篚之遺蓋不如是則難乎其進矣選之以公用之而當者蓋千百而什一也先生自洙泗載道而南利欽之私無所撓於胸中奔走之徒無自紹於門下某每介于賓階而奉清談者惟道德性命而已干祿之言未嘗進也今乃力以挽之謂某有知己之過則可矣而於某之心則有未察也豈敢爲矯潔之行以要譽乎環顧其中未見有可行者懼蹈夫仕優則學之失耳假之數年得以饜飫乎六經優柔乎百家終稽於史傳全鉛刀之利庶幾一割焉其成與否則天也莊周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翼也無力以尺寸之翼駕尋丈之風而欲以是干青霄薄飛鵬不爲蜩鷲之類也幾希矣某何敢焉

某再拜

上劉約齋書

道於萬物無所不在用物而中於道與否則存乎人的一事也彼應之則非此應之則是非事物之理本有是非也人於理有明不明而措諸行事有當不當爾昔者聖人與天同道建皇極於天下之人莫不服其膚知而懷其道德與之俱化而不自知其所以然雍雍熙熙囿於和氣舉天下無一事一物不得其所此不言而教不動而化堯舜之世比屋可封者爲是故也蓋陰陽運行無息純粹清明之氣常少而錯探偏駁之氣常多故聖人不世出其得氣之清純而受大任者既立乎其位而化當世矣又深慮夫繼之者未善而晦斯道也故不得已而後立言此其以天之心爲心而亘宇宙同胞其民也孔子之聖適逢天運之失常而不得立乎其位以化當世又憂後世聖人之不復作也故取前聖之言而折衷之以爲不可易之大經萬世之下道之顯晦則係乎人之明不明而載道之器未嘗不全於天地之間也詩以順情性之正易以謹事變之幾禮以固其外樂以和其內書以示則賢之功用而春秋以誅賞其善惡孔子之意豈不曰吟詠乎詩以養其原涵養乎禮樂以成其德

事則察乎易之幾使知懼於春秋而取法於書也易
禮詩循天理緣人情品量節制猶若有意為之書與
春秋則史官紀當時事實爾孔子恐史之所錄記善
惡混載不足以示懲勸於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
知所懼於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故春秋之貶辭
多而褒甚寡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而已雖桀
紂管蔡之事猶存于篇蓋有聖人誅鉏其暴虐消彌
其禍亂獨取乎湯武周公之作為非欲徒紀其不善
也是故羿浞之篡夏幽厲之滅周畧不及之觀此則
聖人之志可見矣然則書者紀聖賢盛德大業之全

正統新志

卷九

書為萬世之師法綽綽乎其裕雖火於秦而沒其
半未害也後聖人而作史者法於春秋作編年而不
敢加褒貶法於書作紀傳而不敢獨存其善而去惡
既傳聞之誤誤考察之不精輕信而不按之於理其
誣罔聖賢變亂事實者多矣以堯之聖書稱明俊德
親九族而史遷輕信以為堯舜同出於黃帝著於帝
紀堯以二女妻舜是徒曾祖姑配曾族孫也謂之明
德親族可乎以微子之忠賢孔子謂為殷之仁而劉
怨輕信以為微子抱祭罷同歸列于外紀以殷王元
子發未亡而遽歸周是賣國自全之人也謂之仁可

正統新志

卷九

乎即二典微子之篇而觀之則誣罔聖賢之
諸若此類可勝舉故溫公編年之書其大義間有未
明朱子既釐而正之前乎此惜乎猶有所未暇也抑
外紀成於劉恕困病之中亦作得意之書歟先師仁
山金某吉父生於外紀既成數百年之後而於書逆
求千古聖賢之心沉潛反覆覺與史氏所紀者大異
於是脩成一書斷自唐虞以下接於通鑑之前一取
正於書而廉括易詩春秋之大旨旁及傳記諸子百
家雖不敢如綱目寓褒貶於片言隻字之間而網羅
遺失芟夷繁蕪考察證據坦然明白其於書則固蔡
氏之舊而發其所未備其微辭奧義則本朱子而斷
於理勒成若干卷名曰通鑑前編某受業師門昔嘗
竊窺一二而未獲見其全書至於病革猶未已
將易簀則命其二子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年
平生精力盡於此吾所得之學亦畧見於此矣幸為
是書固款以開學者殆不可不傳然未可泛傳也吾
且歿宜命許某次錄成本此子他日或能為吾傳此
書乎某聞之抱書感泣今既繕寫成集矣吾聞君子
之身存而其道之行不行者天也身亡而其書之傳
不傳者人也先師學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

公師友之門而北山實勉齋先生之高弟其爲學也於書無所不讀而融會於四書貫穿於六經窮理盡性誨人不倦治身接物蓋無毫髮歉可爲一世通儒嘗大有志於天下而不見用其命也夫平生所著書今或有傳者矣而此編上論堯舜以來皆聖賢功用殆非他書比身沒且十年而未克傳此則人之過蓋山林之士未嘗光顯於天下雖抱瑰奇人安知而信之必得當世大人君子一品題之然後可以發其蘊而新人之耳目庶幾有信之者韓退之擅一代之名其文可必傳于世烏郊提藉之徒獲交于退之而其

卷九

王 白

名至于今不朽先生紹魯齋先生許子正公之傳而許子之學亦出於朱子則先師未嘗不同其原也先生於文章今之退之也得一品題之冠于諸端則是書可行於今傳之於後必矣古人非窮愁不著書先師之身亦窮矣而此書則未嘗發於愁也凡憤慨悲切感激奮厲形於言辭僅足發其心之不平而非所以公天下也然而傳者亦多矣今以公天下爲心著書以利後學乃反鬱而未傳則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使未傳之書固一品題之而得傳則先生成人美之心盛矣後學拜先生之賜大矣然其書之可傳否

也則惟先生進退之

上劉約齋啓

人之大倫有五義所當明學之達德者三誠則可進事變之條雖物理之貫通鬼神之幽禮樂之著先致知以爲博文之要主特敬以收復禮之功豈口耳之云然宜足目之俱到是須自得於已而後可及乎人遺事

吳正傳與先生書云足下早登仁山之門深探王何之博覽純而氣清道信而學篤於僕則又道先商長曾師而非友也

卷九

王 白

云正傳題儀禮經註點校記異後云今所錄東萊元禮自然喪服後缺其句讀與許君許先生所不同者除改字并句勿論凡十有三條歆賢而無從固所深恨然十有一卷中不同者僅止此餘無不合益嘆君之精詣絕識

虞文靖公答張率性不爲先生墓文有曰世之以功名自任者易爲言而德性道學之淵微未易知也

華川王子充作宋太史景濂傳曰初宋南渡後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已任

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為何
基氏王栢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發人而其
傳遂為朱學之世道見王忠文公文集

金華正學編卷十

白雲先生

墓誌銘

黃潛

先生諱諱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古籍京兆之興平後
有官於吳者因家焉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六世
祖寔元豐間始居笠澤尋又徙發為金華縣人曾祖
諱經國祖諱應龍皆弗仕考諱脫淳祐丁未進士卒
官宣教即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
兄貢士君日宣之次子嗣即先生也先生天資高疑
甫能言貢士君之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
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
淪沒先生稍長僑居城闔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
之雖疾恙不廢所涉向博知解且至既開門授徒而
猶有所疑無所從質聞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
已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醢鹽
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己三日而猶夫人也豈
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聞之惕然於是金先
生年七十先生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
而所居相距尚遠會金先生設教於成公祠下乃
獲便於參扣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

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先生由是致其殫
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人之
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先
生歿先生益肆究闡多所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
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
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
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
句已而行先生以為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侵
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
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而素

正學編卷十

二

志冲澹以道自樂制東憲府聞先生名而不察其志
辟以為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材異
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公在南臺命
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欣然為
之起而不久留也先生既東還以目青倦於應接屏
迹八華山中學者翕然藏糧笥書而從居再歲以兄
子喪而歸戶屨尤多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
皆百舍重趼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
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已為立心之要以分辯
義利為廢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或有

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
達則為之言其所敬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
無倦攝其龐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
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為
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
得達官富人之子望聞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
飭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為耻惜紳先生至
於是邦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
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省臺諸公若正
公士熙耿公煥正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燾

正學編卷十一

三

趙公天綱陳公思謙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于中
朝卿閣王司曹集賢鑑楊翰林剛中亦率同院刻上
其名于省閣郡復以遠逸應詔先生終不為動仍紀
至元之元年屬當大比諉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
也嘗謂吾非必於隱以為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
尤以涵養本原為上務講授之餘齋居晏然一日瞑
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焉則聞其無人乎先生
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尔在斯耶其習於
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少孺孤不違事桀閼公
及其夫人韓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子職兄璟性剛嚴

委曲承順怡怡如也時氏姊有子而貧無以為養迎
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而教飭有方冠婚喪祭賓客
之禮必盡其情文既老而益艱瘁僦屋以居有田不足
其饘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權蔣玄金消方為先生
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革徒
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溫及奔兄環喪於廣信疾增
劇不果於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疾復
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與
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
弟元從請所欲言先生曰吾平日訓尔多矣至此復

正學編卷十

四

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
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亨年六十有八娶朱氏承直
即廣德路總管府推官天與之女子男二人長即元
次亨以為兄環後先生葬以其明年春正月壬寅墓
在縣西北發女鄉安期里交友來赴者若干人門人
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合泉布營葬事因其自號而題
墓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其入明年學者相率上狀
郡府祠先生於學宮僉肅政廉訪司事杜公秉堯建
請贈官賜謚未報先生於書無不觀窮探聖微期於
必得雖殘文美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

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敢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
註有叢說二十卷數釋義理惟務平實每戒學者以
士之為學當以聖人為準的至於進脩利鈍則視已
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舍
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
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而
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
其範圍世之詆訾亂為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
始予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
覺其意初不與已異愈久而新得愈深與已意合者

正學編卷十

五

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
其可以易心求之哉讀詩集傳有名物抄八卷正其
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備先儒之未脩仍存其逸義
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時
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先生之言曰自戒言
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終賊要歸於是而已
其言春秋三傳有溫故管窺若干卷間以春秋大義
數十百條與友人張君極論之皆傳說所未發於
三禮則參互考訂求聖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
說其語學者必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

下皆可遵用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未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友人吳君師道得呂成公點校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脗合如此有老儒自以為善言易力詆程子先生與之反覆辯論辭詳義正老儒語塞乃謝曰不意子之於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諸儒於象辭變占各有攸尚要不可舉此而廢彼也然獨未有所論述豈不以孔子晚始好易孟子深於易而不言易乎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做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先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卒心也書成以示張君樞為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之大儒言災異皆歎近脩人事上答天變況聖賢之培植基本祈天永命者哉有國家者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先生於天文地理典章

制度食貨形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刻貫一事一物可謂博文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至於釋老之言亦皆洞究其蘊謂學者孰不曰開其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哉希凡其書俱已行於世述作之大意則見於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義疏讀書記皆稿立而未定諸生有日聞雜紀未及訖次其藏於家者有詩文若干卷文主於理詩尤得風人之旨有自前編書之所為夜必書之殆疾革始絕筆云金先生所著論語孟子考証資治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重校以屬之先生今二書得以大脩而盛行先生力也自聖賢不作師道久廢宋初學者有師始於海陵胡公先生六世祖受業於海陵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溯流窮源折衷群言而統一其歸使學者有所據以從事由是師道大脩文定何公既得朱子之傳於其高第文肅黃公而文憲王公於文定則師友之金先生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皆發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為朱子之世適先生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遭逢聖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學卒以大

顯于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得先生而益尊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葬以十年而元以張君樞之狀俾潛為之銘潛之少也無所識知先生從先生遊於高明之域奔走汨沒不知老之將至而為庸人之歸鄙陋之言何足形容有道者氣象乎重惟先生之交游多已凋謝而潛獨後死義不得辭也敢悉取狀所述序其首而為之銘以系于左方銘曰道學之傳天下為公藝之儒先獨得其宗鉅人逃興踵武相接逮於先生綿綿四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實踐之功出乎真知萬殊之差無微不至一本之

王學編卷十

八

陸

同會歸有極酬酢萬變志用其中涵養本源以教始終際茲休明力扶正學聞風而來開閩南嶺陽春時雨隨地發生洪纖高下始仰曲成迪惟前人學有師法克生後賢規矩疊先生有作彌大而君子昔有先先生之身斯道所寄視其安否以為隆潛天胡不熱不訖萎期山頽木壞人將疇依不亡者存遺書孔有文不在茲尚啓爾後

祭文

吳師道

嗚呼紫陽朱子之傳其在吾鄉曰何與王侯之仁山以及於公其道弥光仁山之門公晚始到

遠詣深造蓋其稟純明誠篤之資厲堅清端介之操退若不勝衣而毅然其任道經傳之言窮析清微義利之辯昭燭毫釐雅正之文古淡之句纂言著書根極理趣明體適用才堪佐時金華勸講法從論思風紀之職成均之師使得處之無適不宜崇臺列薦公視貌焉匪以為高吾病沉綿嗚呼天既厄公以貧又纏以病貧非所憂病也實命杜門不出學徒四米隨其淺深耳受心開方科暫輟興競葩藻以掄魁獨絕口而弗談矜善端之深培蓋學雖不及斯施以為邦家之用而猶煇然係望足以淑一世之英才小子托交殆三十年指聖途而誘掖極友道以磨錫骨肉不足以儼其親金石不足以擬其堅比居閒而處獨益共究於遺編不鄙子以不肖將扣竭於師傳前歲之冬遠役江壘幸膏書之不絕慰子心之拳拳每言病以增劇亦抵謂之常然疊兩書於一月乃永訣而終天慨愚生之無成昧出處於幾先誓拂袖以來歸永相從以周旋竟一朝而舍我獨後死而隨伶歎不憑棺定不執引我實負公夫復奚言惟精神之如生耿耿相照則無間於九泉緘辭告哀有淚如川

哀辭

吳萊

古之學者必有師世之說者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得嗚呼經師豈易得哉自嬴秦焚滅經籍之餘漢以來老師宿儒失其本經不惟口以傳授則或新出於風雨壞屋之所藏是以惟傳經久而不差者為最難至於人之所以為人示之以德義道之以言語則之以動作威儀是將使人觀感興起而易至於不自覺者無非教也雖然捨經則又何以為人師哉然以古今經訓學術之變迭興而師道之所自來者寢遠蓋惟伊洛諸老先生寔始倡為道統而後知有所謂義理之學者而考亭繼之古今經訓學術之變至此而

學案卷十

十一

遂定必也誠明兩盡知行並進可以深造夫三代聖賢之閭域不然則經有傳之益久而愈差者矣是故古之學者常得其師傳每因經以明道後之學者既失其師傳苟非明道則固不能以知經經既明矣吾則又知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不外乎此也嗚呼經師豈易得哉惟我許君昔從蘭谿金君履祥學金君本於王文憲公栢何文定公基而何王二公則又本於黃文肅公幹蓋此實朱學也然君天資深厚學力純至手抄口誦志行彌篤而且樂與人為善家故貧常就屋以居達人大官踵門候謁交刺論薦而曾不為

之少動山東兩河江淮閩海之間賓客弟子擔簪負笈執經請業又必為之搜摘明白斟酌飽滿而後去初未嘗見其有惰容是以終日危坐學徒環列無憚無傲無嬉笑無訾謗警者革心浮躁者易貌而日就於漸靡變化之歸嗚呼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來君信可謂得夫師道之重矣此蓋世之所共見而無間言者也君諱謙字益之世為婺之金華人家苦教授凡若干年六十八沒予適以事不及哭而君平日遇予極厚於是特疏哀辭一篇以洩予情此予所以深痛夫人師之難遇而經師之尤不易得也嗚呼

止齋集卷十

十一

悲夫辭曰夫天下之生也衆矣其生如醉而未醒其死若夢而弗覺何經籍之可聞豈聖賢之能對條焉蟻蝶之起滅忽爾蠅蚋之攢聚將一歸於漸盡卒無在其龐昧惟古之大儒君子涵養省察戰兢惕厲道不遠人則天理民彝之所存經以載道則王綱聖體之攸賴宜身名之並立獨不與年壽而俱壞嗚呼許君博學無方篤志匪懈上追洙泗之本源前溯伊洛之宗派昭目星之訓則理全而無疵闢荆棘之途則辭達而罔礙矧肅容而正襟恒睟面而盈背學徒麋來賓客滿座咸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是以車

楸之同門戶之正者發之於難疑答問之頃形之於
動作成儀之際實足使人心悟而神會吾固知其入
物之標表經學之沾溉誠亦可以開其中而肆其外
矣已而天不憖遺曾不使之多有壽考而奄然長逝
庭巷子虛聞書策子塵塋會稽先賢失子砥柱襄陽
耆舊奪我著蔡宋屈毅之歎剖而無竅則渡者日溺
鄭昭文之琴彈而無聲則聽者斯賸此蓋我許君之
所以警新學鎮末俗者遠乎邈矣自不可求之於一
時而欲罄之於千載者也嗚呼青山如屏流水如帶惜
哉遺烈問此幽隧死而不朽炯然若盡死而可作則
已莽兮黃土白雲之無穢矣謂之何哉其亦有可悲
矣夫其亦有可慨也夫

金華正學編卷士

楓山先生

三 培養聖德疏

海州後學張朝瑞校
鉛山後學周尚禮圖
里 後學唐邦佐編

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持小揭帖
到於東閣及史館令各賦煙火等詩以為上元之賞
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

陛下所為

正學編卷士

乙

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遊心經術邁跡堯舜凡
所舉動必欲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即位之初
首下 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傳不急之務與
民息肩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
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
頃因災異 勅諭群臣同加脩省凡此數事皆臣等
日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為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
彼者既皆

陛下所不為則煙火之事臣等又決知

陛下之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 兩宮皇太后在上
陛下歆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為一身娛樂之計然大
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為養也 臣伏觀
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貞靜舉天
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煙火為樂哉
況今兩廣弗靜四川未寧遼東雖云告捷然虜情難
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虜毛里孩包藏蛇豕
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
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
匱乏計無所出此正

正學編卷三

二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 臣等又知

陛下之不暇為此也至如翰林之

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

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之教坊數語以

為之皆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

陛下也 臣等具貢翰林誦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於

茲矣夙夜惓惓相與戒飾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

於萬一何敢為此鄙詞上瀆

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 臣等又嘗伏讀

宣宗章皇帝禦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

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煙火之舉恐非堯舜之

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 臣等知其不可猶順而

為之是不忠也知不可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

不直 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

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

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

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

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

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乘隙而進

正學編卷三

三

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並立若

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不足為

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一而莫之禁止則他日

之甚於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

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昔酒之甘何

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為奢而漢文則

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此哉正以欲不可縱漸

不可長故耳 臣等伏願

陛下將此烟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

此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災旱可消百姓可足四夷可服而

陛下之所以奉養 兩宮者其孝豈有大於此哉

易論

聖人作易蓋為君子謀也而亦為小人謀乎易之於小人也深惡而痛絕之不使得志焉視之蓋不啻禽獸夷狄其肯為之謀哉况乎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果不為小人謀矣奚其謀曰此所謂不謀之謀蓋至理之權與聖人之

正學編卷十一

四

至教欲使天下後世之皆為君子而不為小人也譬若明師之於弟子諄諄之誨固教也不屑之誨亦教也烏可謂諄諄者之為教不屑者之非教乎易為君子謀諄諄之教也其不為小人謀不屑之教也噫吾於是見有以見聖人憂世之心矣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故聖人作易於陽則引翼之扶持之惟恐其不盛於陰則排擠之抑遏之惟恐其或盛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利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比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所謂悔所謂吝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

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之情也扶陽固為君子謀而抑陰未必不為小人謀也是故拔茅征吉戶庭無咎謀出處也揚於王庭括囊不害謀語默也乾而惕厲震而脩省損而懲忿窒慾益而遷善改過謀所以脩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巽而申命行事噬嗑而明罰勅法謀所以治人也飲食於需宴息於隨避難於否致命於困反身脩德於蹇則於處常處變之事無一不為之謀焉易之拳拳於君子者如此其於小人也則不然履霜則恐其堅娶女則憂其壯童牛

正學編卷十二

五

是牯金柅是繫惡羸豕之蹢躅戒剥床之滅貞誠不為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焉必將曰覆餗而刑剝負乘而致寇易蓋戒戒不可以覆餗而負乘也獲狐於田射隼於墉易又教戒不可以為狐而為隼也小人弗用小人弗克吾而不為小人則用矣克矣能反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不為之謀者乃所以深為之謀也又况剝之六五許其貫魚之利復之六四美其獨復之道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遂為小人之吉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至矣為小人謀孰有加於易哉由是觀之則易之不為謀特不為

之謀為小人之事耳小人而欲為君子易固未始不為之謀也

書論

聖人之經將以垂訓天下後世也經而不訓何以經為是故其道易行其事易為依乎中庸不肯苟難使天下後世之人無智愚賢不肖皆可得而學焉者也書之為經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焉吾意夫子所錄必期之為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者也然有不能無疑者君臣父子定位為不易之常也君令臣從父傳子繼道之經也舜禹受終受命之禮具於典謨湯

正學編卷士

六

武鳴條牧野之事商周之書詳焉若此者非不經果可以為訓乎曰聖人之經烏有不可訓者特在乎學者察而識之耳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堯舜朱均之父子湯武辛癸之君臣變也非常也未易以經言也自堯舜視之則全父子之恩者吾之私而為天下得人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害公自湯武視之則守君臣之分者吾之私而為天下去暴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廢公於是不得已而禪授焉放伐焉者權也權雖非常行固不可以為訓然使天下後世知夫不幸而遭人倫之變者有權以處

之而不至於窮是獨不可以訓耶曰使人人而權焉則燕會可堯舜莽丕可舜禹而勝廣項籍之徒皆湯武矣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未必非帝王之書也聖經垂訓果若是乎曰經之所錄蓋亦著夫聖人處變之道而垂訓之意微寓乎其間耳非曰人人而可權也桐宮之事孟子以為有伊尹之志則可而致辟管叔雖周公亦不能無過故必有舜禹之德而天之曆數在焉然後足以當堯舜之讓苟惡不辛癸心非湯武而欲援鳴條牧野以實口則是天下之罪人也而可乎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曰權必聖人用之

正學編卷士

七

而衆人不得用焉則是堯舜湯武之事不可法夫子雖著於經亦虛文耳其所以為訓安在曰惡是何言也堯舜之事不以訓人之父而可以訓其子湯武之事不以訓人之臣而可以訓其君為子者曰吾不可以朱均吾而朱均則父必堯舜矣為君者曰吾不可以辛癸吾而辛癸則臣必湯武乎於是莫不懼焉以自脩處仁遷義皆為君子之歸而君君臣臣父子子相安於太古無事之天此獨非聖經之訓耶彼以為帝王之事非中庸之道不可以訓者非知書者也

詩論

詩之二南蓋所以咏歌文王之化也聖人采民謠被
管絃而用鄉人邦國以化天下以教後世鏗鐻炳耀
馨馥汗簡固宜其誦聖德而美政治者無所不至也
今攷其詩大率多述閭閻之事與夫村謠野誦之聲
其詞曾無少及於文王者是豈文王之德無足稱耶
噫此文王之所以為至德所謂其民皞皞而莫知為
之者也夫閨睢膠木之后妃宮人能知之鵲巢米顛
之夫人南國之家能知之兔置之武夫羔羊之大夫
在野者在朝者知之而甘棠之召伯人之蒙其惠者
知之知之固可得而咏歌之至於文王之德穰穰深
遠其孰得而知之哉舉一世之人咸囿於文王大造
之仁鼓之舞之而莫測其用譬猶乾元默運太虛無
為而花木飛走群生之物發育長養於春風和氣之
中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其形諸咏歌亦不過如春鳥
秋蛩感時令而自鳴其樂耳彼何有於文王之德而
咏歌之哉又况高厚不可繪而動植易以畫溟渤不
可探而沼汙易以測仁厚之公子可以麟趾比仁心
之諸侯可以騶虞言而文王之仁非特騶虞麟趾也
彼雖欲歌頌之亦安所措其舌哉昔堯舜之為君也
康衢謠之擊壤歌之但曰不識不知而已曰帝力何

有於哉而已而巍巍如天之德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文王其堯舜矣乎詩詞之無及者無恠也雖然衆流
涓涓皆大海之水隙光熒熒皆日月之明彼后妃夫
人與其諸侯大夫之賢何莫非文王之化哉詩人之
辭雖未嘗及於文王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轉移動
化之妙始作於家邦終於四海無以復加者矣故孔
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若夫歌
聖德而美政治則周公之雅頌詳焉所謂惟聖人能
知聖人者也彼二南詩人誠不足以及此

春秋論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於天下而立一時之政
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於筆削而立萬世之
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
罰之賞罰也夫子作春秋榮華袞於一字之褒黜
鉞於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
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罪
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於一時而春秋之賞
罰則足以勸懲於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
功顧不大於有位者歟或者乃曰賞罰者天子之事
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

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
道雖在我亦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嗚呼為此說者何
其不知春秋耶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
理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乎位之所以公者以道
字焉耳道之不存位猶能公耶首止之會周惠王將
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
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
以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夏商之
季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
桐宮之際位不在伊尹而道在焉故伊尹奉先王以

正學編卷十一

十一

行賞罰道之所在皆不為僭其僭者皆不合乎道者
也周之既衰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而亂賊肆行無
所忌也故夫子脩春秋明王法以誅亂討罪亦道之
不得不然耳然於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
秋之中或予或奪或進或退其所以賞罰之者皆王
也而已無所與焉如是而假天子之權何不可者而
猶以為僭乎或者又曰夫子作春秋賞罰之權不以
自與而以與魯曰此魯之賞罰也蓋魯為周公之後
故假以天子之權是亦不然孟子記孔子之言曰一
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先王

實任之也而曰不以自與可乎春秋之作上以續往
聖之道統下以立萬世之人極所以為百王不易之
大法將以公諸天下後世而豈私以為魯哉若以春
秋魯史為與魯之書則夫子不過假魯史以寓王法
耳未見其與魯也若以請討陳恒為與魯之證則春
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亦非專為與魯也
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夫子猶或非之曾謂魯
為周公之後而獨許其假天子之權乎是皆不通之
論也此其為說蓋蹈襲漢儒黜周王魯之言而曲為
辭其不足信也明矣

正學編卷十二

十二

禮論

世之論禮者皆曰三王異世不相襲吾以為三王之
禮正相襲也古之王者乘時有作正朔則改服色則
易徽號則殊文章器械衣服則別焉異焉其禮可謂
不相襲矣而奚襲曰相襲而不在於所襲者是其所
以為襲也人皆知相襲之為襲而不知不相襲之為
襲不相襲之為襲襲之大者也四時之運春令木其
氣溫夏令火其氣燠秋令金其氣涼冬令水其氣寒
各不相襲而所以相襲者不在於生百物成歲功乎
昔堯舜以天下與賢而禹則傳子禹所以襲堯舜也

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卑之孟子所以襲孔子也然則三王之於禮其亦不襲之襲歟何者禮有本有文本者天地之常經不可以不相襲文者古今之通義不可以必相襲也譬之鼓瑟然今日之柱以如是而音調明日之柱又如彼而音始調所襲者其音也所不襲者其柱也音既相襲則其柱不必膠矣是故四種六瑚八簋宗廟之禮不相襲而襲其尊祖敬宗之心夏序瞽宗類宮學校之禮不相襲而襲其養老敬民之典冠而母追章甫委貌服而山火龍章車而鈞車大路乘路旗而綏旂大白大赤名物固不相襲

十一

而所以尊瞻視明等威者則相襲也若巡朝若昏冠若喪葬儀文度數或損或益或隆或殺舉不相襲然而親諸侯成男女哀死亡之意又未始不相襲焉夫聖人豈不欲其制度文為一惟古之是襲哉顧法立而弊生時異而勢殊或有宜於今而不宜於古者不得不少有變革以順其天叙天秩之本然若是則不相襲者乃所以深相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苟不相襲而何以為因乎

復邵國賢

承來教謂有客為占範數而未知其占法合古人否

某舊讀蔡氏書尋行數墨妄以己意窺測畧得一二未能究極底蘊歆就正於先覺而未得其人恒以為恨今此客之占不知其果得所傳否觀其所列占圖似與蔡氏不同蔡占亦用著五十與易相類但易以四揲之而範數以三揲之微有不同其所得之數則以兩奇為一兩偶為二而奇偶為三每以初揲之數為綱而綱一為三以虛待目以再揲之數為目而目一為一以實從綱若綱得一數而遇目之一則為一綱一而目二則為二綱一而目三則為三若綱二而遇目之一則為四綱二而目二則為五綱二而目三則又為六矣若綱三而遇目之一則為七綱三而目二為八綱三而目又三則成九數此綱目相配所謂兩揲而九數具也若再加兩揲如前所占則得八十一數之一而大金矣其用十二木者不過以記其揲著所得之數非以木而占筮也其木厚一分徑九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者四陽刻三陰刻一者四共為十二木占筮之時雜取其八以記數如揲得綱數之一二三則以陽刻之木記之揲得目數之一二三則以陰刻之木記之始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而得九數之一繼焉初揲再揲則其綱

年學編卷十一

十一

與目合又得九數之一則成四摞而九九八十一之數具矣其書中所列八十一圖始於一一之原終於九九之終是為皇極大數猶易之有六十四卦也然六十四卦各有六爻總為三百八十四爻以定吉凶故範圍自原至終有八十一大數而一數之下又各列八十一之小數焉故於四摞之後又加四摞以求其小數而決吉凶如原之一一則為元吉原之二則為無咎而原之九九則大凶所謂八摞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者也以其一綱一目自上而下直而數之各有二木則為縱二以其四綱四目自左而右

正學編卷十二

十五

橫而布之各有四木則為橫四共成一圖而已今此客乃以縱二橫四列為兩圖則蔡氏書中所不載其所謂得八無除及除九得二者蔡氏亦無除法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况蔡氏止云縱二今其所列之圖則為兩行而縱皆四矣蔡云自左而右今其所列先右而後左蔡云離取其八縱二橫四今則縱二既取其八而橫四又取其八皆區區所不能識也其嘗疑蔡氏所謂大事用年其次用日用時之說不知若何而用今此橫四圖下亦此四句又不見如何取用而斷吉凶亦屬未明况所占謂得數之賓而述

蔡氏所繫之辭以為大吉是固然矣而又不言所得賓下小數如何則如易之有卦無爻而吉凶休咎之占亦有未備也某平生於皇極數求之未得不敢強以為知茲承下問敢具所疑而求教焉

復鄭克脩已

克恭書來謂白沙稱定山得天理之真樂而未得其詳故以孔顏所樂周程所尋者其道甚大工夫最難言之今得吾兄之言乃知白沙所以稱定山者固非過高之論與僕之言自不相妨如曰脫去名利則凡幽人隱士皆能之未足為定山之高致盛節也如曰

正學編卷十二

十五

少有家累為未遊五嶽之向平則亦人之常情耳在聖賢則無此累矣或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闕不能無憂朱子曰此重則彼自輕夫以事親甘旨且不足為累而况以婚嫁為累乎彼向平者讀易而未知死何如生是猶未達於原始反終之說也其遊五嶽名山亦不過絕人逝世為潔耳豈聖賢之道哉是又以卑吾定山矣至引康節之言謂其得天理之真樂則又以風流人豪目之視前所謂脫去名利如向平者又不足言矣豈既抑之而復揚之亦有深意乎今就康節而論明道曰堯夫於儒術未見所得又

曰堯夫之學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無禮不恭謝子曰康節於聖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功所以差却朱子則謂康節之學似老莊似楊雄近似釋氏往往皆有不滿之意焉蓋無下學上達工夫已非孔子之學而無禮不恭又豈若顏子之克己復禮者乎所學如是吾意其所得之樂亦未必為孔顏之樂也朱子論孔顏之樂必曰博文約禮而竭其才則庶乎可得是先由學問之功而後得其樂也今康節之言乃曰得天理之真樂則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攻何理不可精是先得此樂而後可以讀書精理其言似

正學編卷十一

十六

乎倒置苟非有康節之天資孰能不假學問而自得其樂哉詳味白沙書意蓋謂定山既得康節之樂又將窮理讀書以求進於孔顏之樂耳若僕之愚見則就孔顏之樂論之故謂今之學者未易可及何嘗甚異於白沙之言哉若因白沙之言謂定山已得顏子之樂則到此地位守而化矣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尚何假於書之請堅之攻而理之精乎來教有云真樂在天地間人人有之愚竊以為謂樂為人人有之則可謂真樂為人人有之則不可蓋惟上知大賢能克己復禮此身此心從容涵泳於天理之中者乃

能得其樂耳然世之聖賢常少而愚不肖者常多其可謂人人有之乎其他有所樂者皆吾兄所謂樂非其樂而不得為真樂者也來教又云諸老先生尋孔顏樂處則大有得焉者也今指之為所欲尋者不識諸老先生之於真學其有得其未得耶竊聞濂溪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故以欲尋言之初未嘗謂其欲尋而未得也蓋尋者追而求之之謂如追已失之物而還之耳故尋之則有必得之理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者也是雖不言得而得在其中矣孰敢謂諸老先生為未有得哉特以朱子之言求之其所謂欲罷

正學編卷十一

十七

不能而竭其才者乃顏子之地位也然猶曰庶乎有以得之庶乎二字言之慎重若是蓋未敢遽以為大有所得也自昔賢人君子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咏歸康節之擊壤歌咏皆順境也惟夫床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至飯蔬飲水簞瓢陋巷之中無往而不樂焉乃為境之逆而樂之真耳是豈人之所易能哉來教又謂尋樂為孔門第一事是固然矣而非初學之可至也故夫子之教曰文行忠信曰博文約禮至於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先難後獲之類各隨焉下而告語之

未嘗先有尋樂之說至濂溪之於二程乃令尋孔顏所樂之何事蓋以其天資之高學力之至為可以與於此也而程子教人則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如曰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如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皆未嘗以尋樂為言豈非門人之未足以當此乎故朱子曰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去非初學所能求今之師非濂溪之師今之友非二程之友而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著實用功處求之觀於此言其意蓋可見矣若吾兄與白沙定山賀

大

諫議諸君子負豪傑之才學聖賢之學為今之濂溪二程則其深造自得固所優為如僕之不肖散易言哉自幼為學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省於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則有所不樂行焉未能無惡惡則有所不樂隱微之間念慮之前而真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方且戰兢惕勵求為伯王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於天理真樂誠然未之有得故其言之卑陋若是惟吾兄不鄙其愚引而置之安樂窩中則幸甚

復賀克恭欽

昔朱子論孔顏之樂有曰學者當從事於博文約禮而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廢乎有以得之夫以顏子之學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蓋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先儒所謂到此地位真是峻絕工夫尤難者也今日二程尋樂在太中遺從學之初及再見則已得之矣豈顏子亞聖得之如此其難而二程得之乃若是其易耶且與朱子所謂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去非初學所能求者意有不

正學錄卷士

九

樂視夫子之樂在其中者已不能無間矣聖門諸高第如仲弓如原憲而夫子不許其仁子路慍見於陳蔡子貢不免於貨殖是皆未能得此樂也當時惟曾點有浴沂咏歸之樂夫子與之而行不掩言不亢為狂故夫子曰顏子之樂平談魯點之樂勞攘又曰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又曰曾點細密工夫多欠闕却似莊列觀此數條則曾點之樂已不同於顏子矣濂洛諸儒尋孔顏之樂而樂之孰謂其終身欲尋而未之得哉竊意其所得之樂視顏子未能無

間耳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決於一日之間微有差失便能知之幾知之便更不萌作其不貳過者如此若程子自言十二年未能忘遊獵之心與橫渠言十五年學簡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其所自言若是則其上視顏子亦豈無間哉所謂再見之後吟風弄月有與點氣象者亦以其所見到此田地故以點自況而未嘗自擬於顏子也若其學顏子之所學而力行以造其極得此樂必將在於年高德邵之後伊川稱明道年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蓋

耳學編卷上

二十

汎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然後返求諸六經而得之亦不謂其一再見而遂得也是雖諸先儒其可以易言之哉若吾定山之天資學力加之二十年進脩固當有得但以區區見聞有所未及不足以深知定山豈若來教所謂料其不能為以造自得之地者哉來教又謂區區謂今人斷不能有與斯道者此則有說夫人固有一言之合乎道者有一行之得乎道者有一日而至焉者有一月而至焉者謂之非道固不可然不過得道之一隅與造道之暫時而已求其能與斯道之傳則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

當之未審執事之意其將以得道一隅者為有與於斯道乎抑亦以全體不息者為有與於斯道乎如以一隅為得則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能行而況於君子乎如以全體不息者言之則自孔顏曾孟而丁寥寥者千餘歲矣宋之盛時稱周程張邵然程子謂康節於儒術未有得朱子謂橫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尹於孔子則張邵已不可斑於周程矣南渡之後有朱張呂三先生焉然朱子謂南軒伯恭之學皆踈略南軒踈略從高處去伯恭踈略從卑處去則張呂又安可斑於朱子耶由是觀之其得斯道之傳而醇乎

耳學編卷上

二十一

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豈不難其人哉游程子之門者多矣而和靖謂伊川未嘗許一人游朱子之門而得其傳者獨稱勉齋當二先生之時見而知之者若是其寡也況聞而知之者乎有元則推尊許魯齋吳草廬其學非不各有所得將歆比而同之於周程朱子則難矣推古驗今此愚所以恒懷孟氏卒章之愛而深有望於白沙定山與吾克恭克脩諸君子也願諸君勿謂已得其樂而自滿益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戒過者俛焉日有孜孜以求至於歆罷不能所立卓爾之地則其所得之樂又將有大於

今日者矣異時道統之傳不在茲乎

復虞正夫格

荷亭辯論明白痛快而義理淵深非淺薄所能測識然於中有不能無疑者敢舉一二以求教焉一謂朱子集註四書不備著諸儒名氏使其老死著述而泯於無聞區區竊謂朱子初脩論孟集義精義等書及中庸輯略皆以備錄諸儒之言而著其名字又皆有或問以辯其言之得失則諸儒固不患於無聞矣至於集註不過錄其精要之語以便學者之誦習耳則雖不詳錄恐亦無害乎一謂孔子論易主義理無一

正義編卷士

三

語卜筮而朱子專主卜筮之說為非愚竊以為伏羲畫卦文王周公繫辭本為卜筮而作孔子於大傳如所謂開物成務興神物以前民用所謂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者皆以卜筮言也朱子本義無非因卜筮而發明其義理以示人如所謂語子惟孝語臣惟忠必中必正乃耳乃吉者是也則義理與卜筮豈可岐而二之哉若專論義理而不本卜筮則必派於王弼之祖尚清虛若專談卜筮而不根義理則為巫史之妄談禍福矣豈聖賢著述之意哉觀於左傳所載穆姜占艮之隨而論元亨利貞之

義子服惠伯論南蒯占坤之黃裳而謂忠信之事則

可不然必敗是易之不可以占險豈有不孝不弟為奸為盜而有卜筮大吉之理乎一謂綱目書法謂莽操懿楊堅皆同篡弒而有書莽書主書帝之異賈充楊素李勣李林甫罪惡百倍楊雄而書死書卒不同而為朱子之失愚竊以為鄭莊公之子忽為世子而突乃廢子皆由祭伯而立春秋於忽止書世子而突書鄭伯晉獻公之子奚齊卓子皆為李克所弒而春秋一書殺其君之子一書弒君其例不同聖筆于奪固有深意則綱目之書莽書帝書主亦必有謂豈

正義編卷士

三

與門人張大倫

朱書所言看書欲自小學而及四書以馴致六經此正古人為學次第但當立志堅定不可以歲月經久而畏難也又謂諸子史以及宋儒之言皆當究心此亦且然為舉業者尚當如此而況於聖賢之學乎至如性命之微則宋儒論之詳矣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刑曆數之類具載於諸經註疏及諸子史傳中若

究心於諸書皆可以理會矣但其求之有序若欲一時並通則誠為難事吾友既有志於學先將小學及四書熟讀玩味字字句句皆究極精微務使其理貫徹於膏中一一體之於身而力行之如古人所謂今日辯一理明日辯一理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積久純熟自常有脫然貫通處固不必盡讀天下之書然後為至尤不可如習舉業者但借聖賢言語以敷演為文字而已也若謂歲月已邁再難從事於小學則當補之以敬朱子大學或問已有明說考而行之可也凡大學之格致誠正脩身而終始一敬中

正學篇二

王四

庸之學問思辯篤行而表裏一誠與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擴充數者工夫不可缺一皆不過以維持此心而存其天理惟恐其昏昧放逸而或失之也若此心一有人欲之萌則當禁止而遏絕之學庸所言謹獨之功是也欲謹其獨非誠敬不可程夫子教人有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則誠敬二字乃為學之真切要所當先者而讀小學及四書者亦不過專用力於此耳程子所謂未學當知用力處固在於此而既學當知得力處者亦在於此也程子又言學者當以論

孟為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蓋言其理之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雖未敢便謂不治而明但能用力於四書而有所得焉則看治諸經皆易為力矣至於子史諸書以吾所得於四書者照之則其是非得失昭然可見又何難哉他如作詩作文先儒皆不過以寫其胸中之所得而已亦何嘗如唐人之苦心極力而為無益之言哉先儒程氏有分年讀書日程一書具載學自幼至老為學讀書用功次第及所當讀之書皆備焉不但可以應舉及第而進於聖賢亦不外此

正學篇卷上

王五

遺事

道學自孟子失傳漢諸儒專守經傳章句無心得宋兩程子鑒其流弊方提出敬字做工夫教學者門人下稍又流入禪學去朱子鑒其流弊遂重在致知格物上做工夫教學者門人下稍又流入支離專鑽研書冊以著書為事今白沙見朱子之後支離遂欲稍書冊不用聖賢成法只專主靜求自得恐又不免流於禪學者須持敬致知兩下工夫方可

吾輩見先生請益先生以為為學之道居敬窮理不可偏廢浙中多是事功如陳同甫陳君舉薛士龍輩

只去理會天下國家事有末而無本江西之學多主靜如陸象山兄弟專務存心不務講學有本而無末

惟朱子之學知行本末兼盡至正而無弊也

學者須是務實易言忠信所以進德惟是忠信方能進得德論語開首便言為人謂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蓋為學以忠信為本

詞章之學治世用之不能致

太平

虛寂之學最為心害後儒高明者往往溺焉自謂得簡易之妙終莫覺其非

正學編卷上

五

先生問白沙曰人來就學者如何開發之白沙曰今人陷溺於名利汚濁之中先令他看浴沂章以洗其心曾先生曰今日也浴沂明日也浴沂合殺怕流入老莊去白沙曰使擺脫得開方好向進此亦救一時之弊也

死生去就離合天之所為者吾不得而奪之乃立身行己之道事君之義不以死生去就離合而變吾徒之所以自許有不在天而在人者獨不得而齊乎齊其所可齊而於所不可齊者有弗計焉則夫不齊也者又所以為齊也

香溪范先生之文世之誦習者心歲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耻為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有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極有警發不獨心歲為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先輩謂其得於孟子者為多

何王金許得考亭真傳又曰四賢何最切實王金許三公考索著述功在參

先生日有孳孳顚務躬行實踐而已叩其著述則謝曰惡乎暇至問以諸儒之言何如曰其尊信之曰無

正學編卷上

五

異同歟曰即有異同皆道也見不同焉爾夫豈放踵之仁乎惜一毛之義乎宗無汨虐之道德乎梁稷異穎精之皆可以克腹締繪異質緝之皆可以被體異同之致虐已而辯之可也折衷之可也抗顏而排擊之不可也

人心有小有大大心窮理小心慎獨

先生尊聞程朱二夫子自謂於專一上見功則主敬之旨於精義處得力則致知之旨

先生陋俗儒之學口耳涉獵特舉朱夫子玉山講義象山白鹿講義懇懇為諸生言之

已上見卷遵道

羅一峯與張都憲書曰予友章德懋議論甚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畧布衣陳剩夫閩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俯而詢之當必有所裨益

王陽明謂先生為國子祭酒屢疏得請及後逆瑾擅權名卿多遭斥辱乃服翁先幾云

莊定山謂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究極義理精微身體力行惓惓斯世不為矯飾周畏齊時可亦云羅一峯常稱吾弟德懋雪力澄山之才也

金華正學編卷士

楓山先生

棘寺名宦傳

公諱懋字德懋號闇然翁晚號漱賓遺老蘭谿純孝鄉人也上世遷自達之浦城入國朝有叔良者以人才徵不就公之曾祖也叔良生邦和邦和生申甫申甫生公母吳氏公生而岐嶷資性穎異書數過輒成誦不忘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嗜學如渴治易務深入或為進取憂公曰當有巨眼者自信不惑天順壬午魁鄉試丙戌中會試首卷劉學士定之主考果物色焉登殿試二甲改庶吉士入讀中秘書成化丁亥冬除編脩月餘會元夕內府張燈命館局分題賦詩公謂燈火非招德之器詩賦非論思之業與編脩黃仲昭檢討莊景上疏諍之忤

旨命杖於闕下俱謫官直聲震朝野時稱三君子先是脩撰羅倫亦以論元宰奪情謫又稱翰林四諫公知臨武以言者論救與黃仲昭俱改南京大理平事既至留心職業日取刑書故牘詳閱之遂至精練庶獄評讞老吏自謂不及法所當執雖貴卿莫奪也南俸入視北為縮例益以堂隸顧直之羸公獨無益三

年考績遷福建按察僉事閩有番舶銀鑛屢為患公至建議許民與番互市夷商兩便弛銀鑛禁聽民採取不復盜患遂息淳稅病民令以海田抵之泰寧冠作梗託清戎擒捕悉就擒沙尤饒盜起開倉賑濟即時解散善政種種都御史張璠分陝福建雅重公每事必咨巡察有不相得者加之劾厲成疾因有去志考績至京遂疏致政吏部尚書尹公旻固留不可三詰而終不變乃可之時年四十一至家即杜門足不至府城奉親之外日惟讀書講學為事甘貧守道若將終身學士有志者束脩請誨無間遠近常往來楓

正德編卷十三

木庵中學者稱曰楓山先生廷臣交薦

孝廟初政圖任儒宥北以謝公鐸為祭酒南以屬公公方在制添設司業虛缺以待及就官開示近裏南士意若無奇久之先德化整規條勤咨問師道頓改六館之士始貼然心服恨得之晚姑蘇尤樾母病例莫歸省日夜悲泣公令歸或言公曰吾寧以此獲罪不忍絕其母子之情也人益歡服兩疏學政時政宿弊不報凡再乞休不允正德改元陳動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先後五疏乞休又不允居無何引年以請凡三疏始允尋轉南京太常寺卿辭

進南京禮部侍郎又辭

詔許致仕公既退而逆瑾之難作縉紳相繼蒙禍人尤服其先見當道咸疏公耆儒宿德

詔有司歲時存問以風天下嘉靖改元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辭弗允辛巳歲旦暮忽構疾親朋子姪更迭問候至屬纊語不亂衛守林有年至疾已劇則捐上與論古今天下事甚悉次夕與姪贊論君大夫保國保天下之道固及春秋列國名卿惟許士會父子庶幾歲除夕令親友各歸守歲嚮晦遂歿年八十六是日未旦有星墜所居之前山有司以聞與葬祭贈

正德編卷十三

三

太子少保謚文懿公曾懷夷坦不脩城府度量汪汪不見涯涘與人言輒露肝膽人與之言則信與之交則親或詐亦不逆億也見人有善不啻在己汲引後進惟恐不及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是非可否確乎不校性寡嗜慾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寓而安薄田僅自給不求增益辭受取與皆必以道出處去就尤不放過一毫不嫌萬鍾弗顧故自翰編以至八座立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乞休凡二十餘疏難進易退非特今世古亦難之其心常在天下每聞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喜動顏色否則愀然不樂夜

必露天焚香默以親賢遠姦康國庇民為禱民生利
害輒為上官言之其學以閩閩漁洛為宗本之自得
非有傳授亦問氣所鍾宇宙有數也於書無所不讀
於天下事無不理會要在精究而力行之不落口耳
不涉支離故能真見獨到洞貫道妙其發之議論精
實切當多有前賢所未發者嘗謂人心有大小大以
窮理小以慎獨謂學術去朱程已久又大壞必須真
聖賢出方能救得謂文廟祀典須進周子兩程子張
子朱子於配享之位方允當謂天地元氣到後來亦
衰弱生出人來都厭厭不振謂政體始於格君心收

三

四

人才固民心格言至論不一而足皆其所獨得者一
時同志若羅一峯胡敬齋謝方石莊定山諸公皆極
推許諸公皆登世惟公年踰大耋巍然獨存殆天壽
之以壽斯道也文章不甚求工達意而止或以相諷
曰小技爾予弗暇或勸以著述曰先儒之言至矣盡
矣又何加焉第刪其繁無可也嘗欲摘選程朱後諸
儒經書粹語為集說及刊宋史之繆患力不足而止
平生所著惟蘭谿金華鄉賢祠志及遺文數卷而已
子孫皆大歿少子接晚始生公歿方五歲贊曰余觀
楓山先生翰林一疏立朝大節表表在人歷官所至

雖未盡見其設施皆不與俗同叅以平生議論其胸
中所存與經濟大畧因可槩見使得盡見之行功業
當未易量而志卒弗酬是則世道之不幸也要其心
拳拳在天下豈果於忘世者其所以難進易退必有
其故矣然鴻羽鳳毛聳當時而風後世且使今世仕
者猶知聖賢出處去就之義古道不至於淪喪其功
此之兼善豈可以多寡論哉考其學問淵源殆可以
接四先生之席而為朱門之游夏其拳拳以道術分
裂程朱去遠為慮又謂發有三巨擔棄道左無人擔
則其憂道之心與其所以自任之意隱然見於言外

五

五

笑

祭文

楊應

嗚呼儒雅如黃耄耄如莊定山公則欽華就實
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則既博
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暇之譽膺五福無疆
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也嗚呼在漢東都
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鸞湖不立異論之伯恭今求
其人容非公乎

又

湛若水

夫子之生天篤其性不揉而直柔順中正人曰克溫

溫而亦厲表裏如一人已無異誠意惻怛動以感人
人為之盡周有後言肆情於學無所不窺近繼金許
遠宗宣尼

贊

羅欽順

天高日朗公之襟懷地負海涵公之問學德容之溫
潤則甘雨和風氣象之尊嚴則泰山喬嶽萃精誠於
月窟天根悟至理於鳶飛魚躍蘊蘊焉無時不動休
休焉無日不樂此欽順之於公蓋未易為之形容而
粗能狀其大畧者也

祠記

邵寶

先生壯歲以文章魁天下以忠諫著翰林以經濟稱
於海內自史館左遷涉歷中外未克展布晚始起為
司成天下莫不賀得師焉及請老歸棲遲林壑隱然
擊天下之望者幾二十年

上之初政有意用之問使在途而先生卒矣論者於
先生猶若未滿焉然以予觀於先生其共謹康靖之
節平暢淳雅之文簡蘊朴直之風在朝在野遐爾承
嚮蓋不動聲色而耿耿迴瀾老益惇篤君子之論焉
可誣也若是而謂先生之道未光於世則豈可哉夫
天下之道德烏乎定于一而已矣大哉孔子萬世

之師也孟子去孔子未遠也聞邪放淫勤一生以為
任大開立矣後數百年而有董子歆黜百家於漢又
數百年而有韓子歆去二氏於唐然其識與力皆不
逮乎其志故泯然莫之能定也周子程子繼起於宋
其識與力超然獨詣繼絕闡微為世先覺而朱子繼
之著書立言行於天下久矣先生以盛德負重望弗
惑弗貳而扶衛之意惓惓其間蓋先生之信朱子猶
朱子之信周程周程之信孔孟也故雖未嘗自言如
董力辨如韓然篤信好古君子與之起宋儒於千載
其可謂金許之後無人乎哉

列祀正學祠文移畧

諸生姜最等呈稱宋元之際金華一郡真儒繼出若
文定何基文憲王柏文安金履祥文懿許謙謚出前
朝祀列鄉校淵源派自朱子授受本於勉齋稽之方
冊訂之輿論皆以為有功於聖門有裨於王道成化
間分巡僉事辛題

請從祀孔庭一時朝議准楊時事例建祠鄉郡
勅名正學壯帛祝號欽奉

朝命蓋以明繼往之報稱開後學之績緒也茲原任
禮部尚書謚文懿楓山先生章懋其為人也惇矣而

能約聞之而斯行學由真積不離當下工夫道自心生灼見本來面目步周公之無欲故靜體程叔子之有主則虛始焉苦乃心極乃力殆類橫渠既而問學道德性專同符仲晦是周程張朱四大儒者公已觀其室與則何王金許四正學者自合列其祠堂既同鄉而且同德祇異時而同異心其連際也雖窮達之殊途而同歸者在其著述也固多寡之異慮而一致者存昔嘗請於

朝翼從祀於聖人之廡乃今白諸臺請亦右於正學之祠是舉也在四先生必無拒邑在文懿公亦無愧

容若蒙題

請共祀不惟義法允宜抑亦神人胥悅

題祀疏畧

謝廷傑

先儒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皆以理學鳴於宋元之世嗣是而後婉美四孺則僅惟一章懋焉四儒尚留心於著述章懋則專志於力行節操所標誠足表儀乎後學語錄所載亦能羽翼乎聖經所據議入正學祠一節委為公論所歸相應題請

復祀疏畧

先臣禮部尚書章懋志存匡世德本誠身造詣深淳

有以淵源於正學名節表著足以砥礪乎頽風允為名世之耆哲昭代之真儒也委宜崇祀以興後學以

正學編卷士

九

重刻正學編後序

粵惟心以會道學以正心學之係於
人大矣顧道統昉於唐虞萬世言學
者宗焉而未嘗以學名也迨傳說之
告其君成王之訪其臣而學之名義
始著孔子大聖猶謂學不倦聖賢終
身從事孰能去學六經語孟炳若日

正學編後序

一

董思誠刊

星明善誠身學無支蔓慨自洙泗教
湮微言莫闡在漢董子已有師異道
人異論百家殊方之憂而請一遵孔
子之術柰之何世日遠學日岐人心
日益蠱志道者有深慨焉此學期於
正而正學所由名也聖道至宋大明
濂洛關閩諸賢裒然遠紹孔孟正學

呂成公傳中原文獻至婺為一方倡
嗣北山何氏由勉齋邇紫陽正傳而
王而金而許相繼以振起鄒魯道學
之風彬彬盛矣入

國朝而楓山章文懿公尤克續其業
真脩實踐鑿鑿名世前趙君守婺彙
輯婺中五先生為正學編而文懿公

正學編後序

二

尚未及載今文懿公令嗣與唐君重
加增訂其表揚先烈興起後生意殷
殷厚矣夫學術正則心術正而居求
行達不詭於孔子之道用行舍藏無
適不可其為人心世道繫甚鉅不特
為光一婺已也若夫炫雕龍炙轂之
奇侈玄黃綺綴之艷植幟藝壇籠罩

宇宙是為雜學竊章句口耳以窺奧
眇藉以獵名干譽媒世梯榮是為曲
學枯槁身心塵幻造化守玄默之旨
超無上之乘而竟不知曩倫事物謂
何是為異學又其甚者陽為孔孟之
說而實陰逞其私騁詞辯則曰明經
希世資則曰行義浸淫於二氏則曰

正學編後序

三

聖學捷徑工夫是為厲學凡此皆正
學之蠹也寧不大可懼哉尚論君子
手斯編而於六先生之嘉言善行叅
伍考印之慎毋蹈於四者之蠹斯於
聖道幾矣敬附瑣語以就正有道云
萬曆庚寅仲春之吉
鉛山後學周尚禮謹序

重刻正學編後跋

在昔晏大夫卑卑者爾未聞道也太
史氏私心嚮往至願為之執鞭及過
魯城顧瞻孔里輒復徘徊不忍去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固人情乎漢後
道術殊方趙宋諸儒壹軌於正新安
統宗濂洛見謂大成於時同氣應求

正學編後跋

一

董思政刊

則有呂文成伯恭文成呂其學歸教
鄉人講帷泣止吾道遂東而先後代
興若文定若文憲若文安若文懿類
以醇德微言范型米詰至我楓山章
公踞起

盛明具心遠紹邇厥淵源直繇考亭
而上之凜凜躬行蔚為猷節是為全

華六先生不佞盛束髮受書頗從學
士大夫獲聞其緒論竊津津有當於
心恨不身遇之不意來令蘭則六先
生舊里也夫以生平忻慕一旦造其
地遺問可式文獻足徵訓而行之其
則不遠今語古良令則定單父尚矣
單父賢者五人不齊事之皆導以治

術單父是以治尼父稱善相屬不佞
盛生也晚不及六先生面命顧猶然
於俎豆間挹容儀誦述間聆謦欬兢
兢師保弗敢墜庶無速於官謗則幸
甚何敢望單父屬者

太府鳳梧張公

少府正所周公慨然有意乎督過諸

下吏而不靳鞭策之因緣唐君章君
之請為鋟梓茲編示指南且竝辱琬
琰叙之詳六先生將益藉不朽仲尼
曰可以聞四方而昭于諸侯者其惟
學乎不佞盛於六先生匪曰能之願
學焉學然後知困矧呂政學乎範哉
馳驅實賴有並編在矣

萬曆庚寅仲春之吉
涇上後學葉永盛謹跋

金華正學編十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趙鶴編唐邦佐重輯鶴字叔鳴江都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山東提學副使邦佐字維良蘭谿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光州知州初嘉靖間鶴官金華知府以宋呂祖謙何基王柏元金履祥許謙皆金華名儒因錄五家之文涉於講學者數篇及其本傳行狀墓誌等各爲二卷萬厯庚寅邦佐復取鶴原書爲之刪訂而益以明章懋以祖謙朱子之友基等皆傳朱子之派故命曰正學

金華文統十三卷

〔明〕趙鶴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七年刻萬曆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華文統十三卷》提要

金華文統引

愚既爲金華五先生正學
編以示諸生諸生復謂鄉
郡文獻殆不止此及今廣
而不收後學焉知願輯其
文以著其入愚爲考焉得
賡而有文者若干人其文
正而辭者若干篇題曰金
華文統乃讀而序之曰
乎浩哉由有宋建炎逮
皇朝成化幾三百年而海內
之文章於金華矣然

論世而得金華之文殆三
變焉周漢間金華越在於
越不得齒上國文物而爲
俗最荒陋自梁劉孝標始
攻文章唐駱賓王韋元興
馮宿兄弟繼之俱以詞藻
發聞然孝標沿六朝舊三
賓王元興競聲律之末
始追古而未脫駢偶固爲
一變矣宋建炎以來范賢
良始論心性呂太史寔於
經史陳龍川好兵律事功

皆內有所主出之以理輔
之以學故爲文揄揚反覆
詳覈辯博而有以明其志
至於恣態變化馳騁上下
渺乎不見其發端止極其
法密其氣昌足以追軼兩
漢而上爲再變矣咸淳之
間大儒繼作如何文定之
醇正精確王文憲之雄毅
浚邃金文安之明暢嚴密
許文懿之和平沉實則又
本於玩索之精封殖之厚

雖不期爲文而文不可
及考其規撫皆以明天理
淑人心紹正學黜邪說爲
主而一切誣經詭聖尚功
計利之習掃滌無遺足以
羽翼孝亭而上接濂洛粹
乎出于正矣嗣是而後作
者紛出若柳道傳吳正傳
之深於經張子長之長於
史入
國朝宋景濂王子充蘇伯衡
明仲申又以其文翊贊

鴻業爲時宗工然考其淵
之自道德之歸未有或外
于四賢而立法者而文之
變至是極矣其他雖未及
列而各以其時求之皆可
見也抑予於諸生復有告
焉未子之辭孔子四教章
有曰數人以學文修行而
存忠信忠信本也夫惟以
忠信爲本尚何行之不醇
文之不懿哉洙泗之教至
是不可加矣金華先正

烈爲盛其間若顏烏傷之
孝宗開封之忠潘待制之
介以至正學諸儒進退禮
灋然驗之表裏終始而無
或差者是其行之本於誠
信也况於文乎諸生以誠
爲本以行爲先而又由正
學諸儒所造以求至孔子
之教其於文殆庶幾乎愚
昧於是久矣承乏文郡因
仕知學故列朱子之義於
首簡期與諸生共鑑云

文統引

六

正德六年十二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金華
府知府江都趙鶴書



文統引

七

金華文統例訓

呂成公脩文鑑法見宋史

黜浮故今如劉孝標駢字類編王崇雅所撰

特文辭平正其義皆開

朱文公取文字之法見王魯集

文勝而義理乖僻者不取故今如陳書宋書

正心之學陳書宋書不取此集而贊邪害正者文

辭雖工不取故今雖諸大作家有為釋之

政術者皆不取此集

王魯齋先生曰貴多不貴精後世文集之通

文統凡例

患故此集止二十六人又一百三十五篇

聖代功德為詳云

吳正傳作敬鄉錄其序有云其或人文俱顯

錄所不及者亦不無微意焉故今如王仲文

此集

吳正傳又曰剽竊緒餘掇拾淺陋無關於義

理無裨於正教逞私說肆不根習非聖以

自詭反前人以為高所謂詖淫邪遁故今

言不惟取文者可擬以為法而作文者尤當守以為戒云

金華文統例訓終

金華文統目錄

卷第一

宗澤

上六元帥康王劄子

乙四鑒疏

又第五疏

又第十五疏

梅執禮

吳彥成墓誌銘

潘良貴

文統目錄

陸齋說

谷常公達書

鄭剛中

忠義堂記

賈廷佐

上高宗論遣使第二書

卷第二

范浚

惠天

遠圖

性論上

性論下

耻說

誨說

答徐提幹書

徐忠壯傳

卷第三

陳亮

論開誠之道

孟子為題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書歐陽文粹後

高士傳序

義士傳序

三國紀年

漢後主

龐統法正

魏文帝

吳武烈皇帝長沙桓王

已祖倫

呂東萊先生壘記

徐僑

克齋銘

何格

訥齋記

送余端蒙序

時少章

大御堂碑

嚴州三先生祠堂記

喬行簡

論天下之勢當轉弱為強

卷第四

柳貫

姚燧謚文

共山書院藏書目錄序

故宋宣教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林

公墓碑銘

師氏先塋碑銘

李武愍公新廟碑銘

送白彥昭序

跋朱張呂三先生手帖

卷第五

張樞

白雲先生詩書叢說序

武義縣學記

書七進圖後

鄭義士傳

吳師道

任人

與許益之書

與劉生論易書

止齋記

果育齋記

蘭溪州新學記

定姓齋記

道源文獻錄後題

卷第六

胡璉

真西山小像贊

古愚齋記

黃潛

二程子加封制二首

送曹順甫序

婺州路新城記

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張子長墓表

方齋銘

卷第七

吳萊

與黃明遠第一書論日夜食

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張氏大梁玄樓賦論後題

會稽傅氏夏小正注後序

讀唐太宗帝範

石陵先生倪氏雅著序

唐律刪要序

儉解

春秋傳譜序

春秋通旨後題

卷第八

集 297—289

宋徽宗

郊禋慶成詩序

觀心亭記

皇明寶訓序

大明日曆序

昭鑑錄序

庚戌京畿鄉闈紀錄序

送王文同序

長州陳氏義塾記

春秋太史序

恭題臨風圖後

大明勅賜銀青等祿大夫上柱國中書

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鄧國常

公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

追封開平王諡忠武神道碑銘

大明勅賜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

太子右率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

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

省平政事柱國追封新國公諡武義

康公神道碑銘

表第九

宋徽宗

大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

善大夫章公神道碑銘

奉郡守聘五經師書

答章秀才書

孔子廟堂議

六草廬先生贊

表第十

王禕

封諸王詔

定嶽鎮海濱名號詔

開科舉詔

免租稅詔

正統論

送鄭仲宗序

送紹興守張侯序

柳離子序

水經序

大事記後記

贈陳伯柔序

滄江書舍記

婺州路均役記

南康六老堂記

卷第十一

蘇伯明

趙祖誥冊文

趙祖誥冊文

送晉一相公序

宋目録

小僧齊說

梁說

帆航辨

友恭堂記

御義堂記

書徐文清公家傳後

龜田記

晉說

卷第十二

明翰

孔子家廟碑

越國公廟碑

井收

羅文質公集叙論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吞汪秀才書

白雲亭記

嚴氏子字辭

戴良

說佩

文建目錄

汪節婦傳

卷第十三

吳沉

六經師律序

兵禮

王紳

盤庚遷都論

遜志齋集序

存齋記

滇南勸哭記

章

東陽縣脩學記

東陽縣穀田記

陸生義甫字序

嘉樹亭記

文統目錄

十一

金華文統目錄終

金華文統卷第一

宗澤

字汝霖義烏人仕宋直靖康難勸康王正位以係人心任東京留守兼開封尹收汴京都力圖恢復請高宗回鑾表疏至二十四上弗聽抱憤以卒後謚忠簡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當傳之億萬世今方二百年豈謂賊虜橫肆邀迎二聖與諸親王渡河北去天下百姓所注目繫其望者惟大元帥康王一人大元帥行之得其道則天下將自安矣願社稷將自寧二帝二后將自安矣彼之賊虜將自斃絕殄滅大元帥行之不得其道則天下從此而亂宗廟社稷亦從此而傾危二帝二后諸親王無寅緣可回賊虜愈熾亦無因緣可亡此事在於大元帥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其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日近剛而遠柔邪二日納諫諍而拒諛佞三日尚義儉而抑驕奢四日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日進公實而退私偽是五者甚易知甚易行然歷世莫能

知莫能行者由剛正諫諍恭儉憂勤公實之事
多逆于心也柔邪設佞驕奢逸樂私偽之事多
遜于志也伊尹曰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道有
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合諸道者君子也合
諸非道者小人也願大王於應酬答問之間以
茲五事卜驗則君子小人了然分矣某之血誠
痛切每思我宋本嗣無疆今勢孤危岌業如此
某願大王師大王左右肇膺不忘在齊時衍夙
夜美墜不忘我祖宗時則天下可安宗廟社稷
可寧二帝二后諸王可四厥尊雖職可勤絕殄

乞回鑾疏

被公有一十四

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者非泊
然無所爲於事也事無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
範九疇知水有潤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
天績用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道之故天
下免乎床墊而奠厥攸居茲無他皆堯用禹之
力也臣竊聞特士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
師是衆兵駐劄之本根也商林籍籍皆願陛下
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賈販之要區也農民籍

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
也士大夫懷忠義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
京師是陛下朝宗之域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
寔憂群臣無遠識見恐贊陛下云維揚金陵又
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
福無所忌憚所以曾暫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
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懷恩差知開封府
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
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
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
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唱爲異
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
輩陰與賊虜爲地耳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
性順特士願商旅農民願士大夫之懷忠義者
早降勅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示謁款宗廟
肅拱九重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姦邪輩陰與
賊虜爲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少也猶不如
人今年六十九矣眷眷血誠恨其學問荒鄙不
能以激忠義之辭仰動天聽臣不勝涕泣痛恨
之至

又第五疏

臣恭惟我大宋深仁厚德滲漉方夏幾二百年
一旦金賊邀迎二聖京師士民皇皇無依嗷嗷
無告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嬰兒而失其慈母者
忽爾陛下龍潛存濟於是謳歌竭蹶奔走道路
遂乃祖宗德澤浹洽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
祚尚留南都臣到京師聞道路籍籍咸曰陛下
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乎何
使我社稷之所依乎何輕捨我生靈復我未有
所倚乎是都人之望陛下也切切如先臣願早
四六龍伴人感皇華之至願慰其心臣
奏以謂得此民望待其心其所
惡弗施爾也若
願陛下與之聚
安議遷幸是所
誠言不盡意

又第十五疏

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
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為一黨曰
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變為天下

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
君於無過置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
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迎
逢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
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
志氣每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
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留心惻怛為陛下思承
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可惜又不為陛下
思父祖兄弟與至親天眷蒙塵沙漠懸懸望
大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為陛下思祖宗西京
陵廟為賊虜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
地又不曾為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
朝廷百司倉庫儼然如舊又不曾為陛下思河
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雅甸百億萬生靈之衆
罹塗炭劫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
計較泛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
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為賊虜方便之計二為姦
邪親屬皆先已津置在南嚮乎為臣不忠不義
大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
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瀝竭愚忠為陛下保護

東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在妄干冒并俟鼎鑊

梅執禮

字和勝浦江人仕宋被薦不私謁宰相爲中書舍人糾論皆見聽以正責王黼被奪職靖康難厲質仁帝謀劫之不果虜大索金帛力拒之遂遇害贈至資政殿學士

吳彥成墓誌銘

宣和二年冬承信郎吳翁待次京師聞青溪盜

文鑑卷一

日熾亟命舟東下或挽而留之不可日吾母白與盜近其忍一日安此手北渡江杭州已陷遂間關呼海道明越以趨東陽距家僅一舍許卒遇盜不得歸盡三年二月庚子也五年其孤馳介乞銘於余不果作明年又以書來曰先公生負氣節喜從賢士大夫其志非淺淺者而不幸死於盜必弗得銘無以葬則公謝一切金久矣何諛墓之嫌於是爲文次處州會昌宗工所狀而叙銘之翁諱圭字彥成世家婺之義烏曾大父造大父堯父袍皆隱德不耀翁資

個儻形貌魁偉遇事廓落無所阿私有以急者不問疏戚貴賤悉怡然濟之倉卒值入健敏可用輒盡談以金帛初不立券任也人亦感焉自汝無肯負謗者隣里有爭辨率就質焉無不得其平而去或議別居多紛紛不失須臾吾間乃由聖後無復間言大抵其外和易謙恭而中實嚴重不可欺在縣官吏豪右有爲一非義必委曲推沮使不得騁其故致譽常相半而翁固往其志不奪然有古仕俠之風三舍法行州歲貢士多困於舉程翁每夙致厚贖不使有謁也他日北郡預貢生有閒風而踵門者程生績家鄆而妻其親大事亦舉程以入三十萬有營於浙而同舍生漢民悉受其持要取贖兄績信之不疑也既達發其要兄輒詰曰是非漢臣善須其歸面質耳翁以績留滯漢江兄詰之不變即日出私帑代償如其數縣作浮屠續川湖中以奉裝林大士又作神霄玉清萬壽宮像宇像設所費皆不貲翁一樂施不以累衆州檄縣急須米數百斛縣均賦於民民驚甚翁發諸廩大治米以白今曰

宋方勝貴取於民必擾而難集願併代民輸之
嗣請其直信帝未達刑刑大驚意以今爲才初
入國門道遇鄉士葉祖信者方僕僕爲故太學
陳生哀具指飲翁遜曰暑溽如許須衆則事緩
矣立知所費周之其輕財重義出於天成種種
類此翁蘇孤童承家科理生事得所以操縱取
予之術坐致千金凡老於貨殖者皆自以爲不
可學而諸翁若姪說說訥舉蹈繩準相與爲
善浸成望族矣俄嘆曰吾念大姓辛勤立門戶
不一再傳輒蕩析不能守者常有婦間之白縣
世爲義居如其請遂刊石以志不朽脫沽第闕
館延納四方之遊士雖甚寒暑無倦客之方列
治三閣收置儒釋道之書使子弟賓客周旋其
間此其爲善之志殊進進未已也於是弗得其
死而死聞者惜之方東下時余嘗與論今日之
盜當以術取而不可以急攻若徒擁大兵從其
后軀之則浙以東將大殘躪萬有一窮迫且散
而之海之關不易得矣如漢所必取項氏也然
舍項不取而先使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代取
趙取齊審項已孤一舉而得正如善救焚者必

先毀旁近屋以絕其延乃易撲滅今盜招陸山
谷而陷其官府即出入跳梁不過一郡間若姑
置弗問而分命大兵屯浙東西州使他盜不得
相因而起盜亦畏縮不敢出巢穴徐遣所募鎗
杖手輩迭進而撓之可以旬月禽耳翁喟然曰
此主所以歸之意也盜負險隘非鎗杖手不可
以深入然此曹烏合任氣不相下則心不一心
不一則力不齊惟啖以厚利而擇一二猛士總
帥之庶幾人人用命吾州有屠大防者強力絕
人少習爲儒生不得意棄去習武技而精平居
飲酣無所施其勇往往公取牛羊殺食之數近
刑輒有天幸得脫圭寶遇之有恩歸致此人盜
不足破矣其後盜平問所謂屠大防者果嘗就
保翁家久之弗去自言當殺身以報翁轉海上
淹回而翁之弟待弗盡禮謝去自遮護其所居
左右鄉盜無一敢近既而破滅數十洞斬獲不
可勝計軍前功第一以白身授官至武功大夫
其子弟其奴並入賞典誠使翁在鄉里不出出
而亟歸必且大捐金帛召武勇而得屠大防之倡
威著遠近盜必不敢窺發守令必不逐他盜必

不起而平民所應必不至於空也其為功也又豈止如屠而已哉翁在京師賓游接武爭願出力為翁用有事中貴人者切欲使因已而翁笑曰男兒通塞固自有命數何至折腰屈膝事中貴人乎判太宗正事普安郡王仲忽聞而高之薦出門下春秋五十有四卜以六年二月丙午葬縣東縉雲鄉永昌村前山之陽妻陳氏子男三曰宏司越州士曹事則乞銘者也曰顏老子卒曰康老尚幼女四適太監助教宗公韓順昌府汝陰縣尉王鑄餘皆在室孫男一曰克昌女

文苑卷一

十

潘良貴

字義榮一字子賤號默成子金華人任宋不肯婚王黼章博反不交蔡京父子論何稟汪黃時事連被斥秦檜擅朝廢不起守貧無營朱子稱為可當夫子所謂剛無慾者

矯齊記

君子知強為善而已矣皇恤其他而世之忌人脩者無以蓋之則群聚譁笑目之曰矯特立獨行之士固不為變而中人懼其加已也往往嫵媚軟熟不敢出一善言行一善行卒至於無所忌憚為小人之歸而後已予自出仕見士大夫習以成風敗壞天下人材不可勝數心甚悼之中庸曰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凡四言之不以為煩考之六經未嘗若是者也是矯者君子之所務而衆人之所忽古人以為訓而今人以為病也近世老師宿儒為中庸傳者以十數未嘗有斷然發明子思此意者夫可嘆也夫均是人也性近而習遠所以相遠正在矯與不耳情動於中物誘於外擇之不精執之不固鮮有不喪已於物者詎可一日不用力於矯邪視矯之言動矯之一切惟禮之行義之由道之適久則若性自為矣故強勉行之與安而行之者成功則一子謂中庸一言之則曰矯二言之則曰強勉皆聖人忠恕進學者之道也吾宗伯益端雅而尚志求子名所居

齊因榜之曰矯蓋子致常子思之訓今老矣
俯仰樂而無愧故以施于子其懋哉

答雷公達書

論以聚書飲酒為樂此吾人之習氣也然酒不
可多飲大率此物入口則昏過量則病聖人於
書獨作誥一篇易六十四卦終以鴻首為戒禮
使人飲酒終日而不得醉蓋禍患多生於此既
作郡尤宜節慎也老而讀書不須務博當研味
聖賢立言指歸以洗心礪行則老而益精明士
人至晚年倒行而逆施之者十常八九正為不
解讀書爾僕自論為昏鏡論書為磨鏡藥常用
此藥指磨塵垢使之通明磨而後已若積藥
錢上而不施指磨之功反為鏡之累故知託儒
為姦如張禹孔光之徒曾不若庸夫愚婦也公
以謂如何萬里通書不敢效常人作諛言以孤
遠意此在友故態也幸一笑兩之

鄭剛中

字亨計金華人居北山亦以為號仕宋數
論事得大體宣撫蜀西人稱如宋忘簡在
北後元惡秦檜貶死

忠義堂記

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義前太平陳公之所
建也紹興丙辰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會稽李
公來鎮是邦既見吏民問疾苦頒條收約與為
清淨之治一日過其上顧謂僚屬曰是堂規模
閎偉而創立命名之因無所稽考吾聞唐公唐
人之英言忠義者莫先焉後五世流落為溫人
曹公末年親書告牒其家傳寶之即嘗刊於
石通者天子官其家求嘉者二人家樂清者一
人所以彰遺烈而播餘芳者多矣雖魯公之名
所在咸仰要之此邦乃其遺風之遺言今
求其像繪置堂上設其祠祠之而後人
知堂名之有魯公等以嘉其子孫更其陽則
避席改容而言曰真小邦子顏公子反之后
自顏舍為晉府中相傳七葉皆以忠孝名世至
有唐真卿景雲以堂兄弟門戶並立景卿常山
之名既標一雷震希烈之變真卿復能振顯于
後天其以忠義萃一門乎嘗考晉公上世凡能
忠於國若無不以孝行稱由是善為臣下者
於忠孝之道初未嘗祈後世道德不純風俗周

落臣子分兩途始以忠義為難事至若魯公處
死之節論者傳之而識者尤以為不足道觀其
平日議論慷慨落落難合唐吳誣之李岷非之
李輔國元載盧杞輩悉恨切骨而公益自信知
愛君憂國而不知禍之及已此蓋能以事親者
事其君故也忠義天下之大閑也偷生假息國
可以延亂臣賊子之命而英聲偉烈常出於茲
欽逆鼎之旁二者唯人所自擇而已矣公為政
之初暴揚惡美非但可以慰顏氏之精爽亦足
以銷和載輔國千古羹壤姦人之氣其誰曰不
宜公曰衆以為宜則予為我記於石

賈廷佐

字子野東陽人仕宋為桐廬縣主簿兩上
書論虜終不可和欲斬王倫決意用兵入
謂其憤激不減胡銓云

上高宗論遣使第二書

正月初七日具官臣聞季文子之言曰忠臣之
事君也見無禮其君者諫之如鷹鷂之逐鳥雀
也又聞歐陽脩之言曰士大夫光榮而飽不以
國事為憂唯李翱怪唐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

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使當時君
子皆易其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
亂與亡哉今日虜計叵測以和好來而使以詔
諭可謂至無禮矣臣食陛下之祿不能致鷹鷂
之効徒悚李翱之憂流涕慟哭未知死所臣近
者不度愚賤嘗遣人詣闕冒進封章瀆犯天威
自量必有斧鉞之誅而側聽跽旬威命不至但
見道路傳傳十二月二十五日行在勝示謂大
金許歸梓宮母兄復還河南故地並無須索二
十七日達迎虜詔入內廟堂事秘臣不知其詳
信如王倫之說本虜人之詔不報一戰不煩一
戈迎母兄取梓宮坐收故地則可與舞干以
格苗同日而語此豈下脩德所致邪抑朝廷有
大賢者虜憚而為此舉邪陛下自視二者若茫
然未有則虜人之所以嗜陛下者正可以為吊
不可以為賀亦有以吳越之事告陛下者乎越
王勾踐因吳太宰嚭以行成率衆來朝吳王大
喜過望以為信然獨伍子胥懼力諫以浮辭詐
偽慎不可聽吳王怒賜胥屬鏹之劍子胥曰必
值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而抉吾眼置吳東門

之上以觀越之滅吳也其後越果大敗吳而滅之遷其王而東與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而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乃發面而卒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今虜之玩我猶越之啗吳耳虜日以吞我為心何憚於我而欲歸我母兄還我故地夫三關不復雖得中原陛下何術以守之縱以虜人和議灼然可信既歸母兄矣又曰還我故地矣是虜之德我甚厚異日無厭之求從之請陛下將何以應之陛下獨不念劉豫之事乎豫父子事虜甚謹而虜忌豫精振而疑之乃縛其子又縛其父束於關間之中以聽虜詔盡是詭偽之辭其曰險本情類皆如此臣以謂今日之事正如吳王墮越計中日後必有劉豫之禍可不為之寒心陛下縱欲以母兄為辭臣事犬彘偷為目前之安自此國勢衰削太祖基業之盛隳於陛下之手無復中興之望復何面目戴黃屋王天下哉傳曰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有地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及後蒙恬侵胡聞數千里匈奴不敢飲馬於河恒謹烽燧然後

戎牧馬故曰夷狄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天下切齒恨不食王倫之肉人心忿厲莫不願為陛下死事至此極矣陛下若一旦不勝其憤辭絕和議欲之於天與四海誓重六甲如探物囊中可以必取陛下何憚而不為此臣聞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道遏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是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是也以文武之至寬仁事有不可忍若見於一怒遂安天下之民此所以為文武也又若齊威王之初委罪不令諸侯並侵於是發怒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遂發兵擊趙魏盡是請和齊國人入震懼不敢發諸侯聞之不致加兵於齊者數十年由此觀之救衰弱不振之敵莫先乎自強陛下以亮舜文武之資遭虜陵侮為日久矣今日之使亦何怪陛下何不發文王武王之怒圖中興之烈光以天下之大承祖宗積累之基厚澤深仁在人未替詎可甘心為虜藩鎮取笑後世賈誼所謂

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其安窮陛下寧不念
自建炎以來敦遣使臣冠蓋相望徒為紛紛略
無小效雖微考諸且尚不得聞今日遽於還故
地歸毋兄納祥官則是虜人為君子長者之事
自古夷狄之所未有方虜之深入也席卷皇族
不以為厭又復長驅飲馬江浙陛下為漢高之
用者歟矣其為君者長者而無後患乎不然則將
以我為劉豫縱不祥已欲為母兄少屈又念安
然以復故地臣恐異日必有不可堪者而元祚
危之地虜既自稱蓋如往時收復燕山以故所
集才用我耳陛下雖材大略春秋鼎盛位尊
時翻易慮為先武之為則萬世而下仰陛下
為聖主顧不疑哉臣切謂皇天仁愛陛下所以
告戒者甚明乃者季冬十九日辛亥天震雷
其占以為國家號令失常舉措錯謬又占為天
以雷震為威君以兵刑為威震冬而雷此
之雷也時方伏藏俄然震發出人意外良由國
家委靡虜人嫫侮天意不平欲陛下震不測之
怒行不測之威亦猶皇天震不測之雷也雷出

也奮曰豫豫之計利用行師此天意也陛下有
將兵何不試用之用之勝可以為先武用之未
勝保守長江尚不失為元帝何必含羞忍耻乞
於天蓋哉陛下母憚虜強謂不可敵漢武帝
時軍臣伊穉科單于馮陵不已武帝震怒選任
衛青霍去病以攻之未幾衛青討蒲泥破符離
逐白羊擊樓煩而匈奴遁霍去病蹙單于斬
折蘭盧侯二王而匈奴降自是匈奴大弼稍息
風塵之警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而漢
人奮不顧命以直前雖匈奴之點亦所不能當
又若李唐之初顏利管舉眾百萬掃境入寇
太宗念欲列耻於天下遂率六總管出通漠北
定襄出金河出大同出常安出廣武以討之無
向憚利管太廟遂空漠北之庭夫漢之匈奴
唐之顏利若不可敵然終底滅亡消息盈虛理
當然耳今虜之罪惡過軍臣顏利遠甚皇天后
土亦厭之矣願陛下悟和計之非是下令四方
發文王武王之怒行漢武唐宗之師四封之內
四封之外選賢任材共圖興復分道並進夫成
虜以為我不足與者而我遽爾奮發非獨入助

之天亦助之矣易曰順否先否後吉又曰易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惟陛下思周易傾否變通之理赫然奮發如天震霆功先祖宗為宋中興之主則天下幸甚萬一優柔不斷姑且善為之辭曲遂廢詔一勿示不敢當而我日修守禦旋為之謀亦不失策彼天雖有寧有奸心為我若必取信王倫隱忍自屈為虜劉豫方且稱慶以迎梓宮母兄以復中原故地則是前虜計中天下大事去矣臣耳陛下子子之天亦助以觀天下之大盡為虜有耳陛下當彼之時雖悔何及臣非不知言請忌諱之遺跡雖然憂國之心懷不能已幾幾宗廟之憂助臣精誠上感天聽其取避死使名秦無人之歎哉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金華文統卷第一

金華文統卷第二

范浚

字茂明蘭谿人講學校徒不嗜榮利學者稱為香溪先生朱子取其所著心箴於孟子

子集註

應天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其道甚密其應甚捷其成敗甚可畏方天之仁愛人君也先出災祥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道不知畏有所塞除而輕忽簡諱傷敗迨至是知非天心之所眷顧則無復變異以示戒于下此譬猶父之於子有所甚愛故繩違糾過丁寧教告惟恐不為善人之歸若聽其適蕩墮將肆行不義而不呵斥如墮人然是外而不戚以爲不足復于也楚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乎是以古之興王天所右與必有妖孽以恐動其心增益其所未至故太戊之垂穀高宗之鼎雉宣王之旱電皆所以轉禍而為福易亂而為治起棄運而治中興然則災異者誠天之深愛乎人君也臣觀陛下即位以來

撫艱難之運有興求衣肝不暇食憂勤至矣而
變異時見殆天仁愛陛下昭示至誠以見右與
之深夫人情忽不自知失德遺行出於戒慎之
所不及懼恐之所未至者已或不知之而天獨
知之是故聖人寅畏天戒惕厲震動所以修省
而畏愆惟恐不至成湯七年之旱煎炒爛石則
自責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議夫昌
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六事皆
叔世僻主悖謬之爲豈成湯所宜有而湯以自
責蓋懼夫忽不自知而天獨知之也夫人之道
不可以無畏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
無畏則動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人主高居九
重淵峭巖濶之中至尊極也作福作威生殺予
奪無不如志苟放情縱慾恣爲不道如桀紂如
幽厲如秦始皇如隋煬帝方其力行無度長惡
弗悛天下之人誰能制之惟其得罪于天加凶
罰而下殃禍故國顛覆身滅亡天下大壞而不
救使世之君指前車而思危知上天之可畏也
然則人主所不敢放情縱慾恣爲不道者亦惟
畏天而已堯舜之帝三代之王凡其君臣所以

動色相戒者未嘗不以皇天上帝爲言見於虞
夏商周之書可考也人君其可忽哉臣聞仁宗
當慶歷間常遇旱歲食禁中引咎請禱一夕微
聞雷聲遽起冠帶露立建中至雨沾衣而不倦
仁宗畏天憫民祇懼如此故能享國又長號稱
盛治陛下誠畏天戒則宜法仁宗之祇畏慕成
湯之自責歷纂周思政教得無僻遠刑罰得無
過差舉事得無失當謹言得無未進賢才得無
未用姦邪謾佞欺負之徒得無未去賦歛得無
繁重窮民得無怨咨凡可以引咎而罪己者無
所不慮慮而思所以施置之宜亟正厥事豈不
足以弭天變哉昔唐文皇正觀中妖災屢見然
而躋世太平治幾成康稱賢君者惟其用人言
以應天塞異故不害其爲至治當時山東淮雨
江淮大水虞世南曰宜錄枉繫帝即申省寬獄
多所原赦星孛虛危歷氏百餘日世南曰願陛
下勿以功高自矜帝即曰此吾之罪也殺洛誼
漂居入魏魏謂無克終之美帝即優納廢明德
宮元園院賜遭水者早膳不過謚躋十漸帝即
曰願改之以終善道今陛下以天變求言苟可

用額陛下即施用之如唐文皇則雖變異不害
失精殺相感矣不徒生動天以誠無事虛文則
臣之至願也

遠圖

臣聞書曰惟懷永圖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
憂夫天下之事固有患在數十年之後必豫圖
之目前乃克有濟者譬猶越人適秦度塗計遠
必三月乃至苟惟不先時而即路遽欲一旦求
至於三月之後則雖鹿奔鳥舉有所不能此智
者之同見愚者之同昧也晉武帝每宴見群臣

文苑卷二

四

不開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議者謂非貽厥
豫謀之道故西晉中不克久長自古英主睿
君未嘗不深謀遠慮為子孫千百年不動搖
之計方禍患危機藏於微隱而若萌於眾人之
所不知則已預防而逆為之所後雖不能盡夫
其所可憂要亦不至漫漶而遂不可救世言漢
高祖識吳王濞必為亂於五十年後若聖神然
此非有奇術惟道以知之也蓋自秦室土崩海
內雲擾如滄海橫流無不昏墊而江東故地受
兵獨希其人皆剽勇多奇材劍客且未忘項氏

易動而喜禍又有錢山復海之利足以富饒高
祖計後五十年東南益盛必至於亂而濞適已
封拜故因戒之曰慎毋反亦欲子孫聞此言不
忘所以備吳嗟夫高祖之為後世深謀遠慮殆
不止此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獨
任王陵少慧可以佐之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
氏者必勃也可今為太尉當是時天下未復有
患何劉氏之安哉而其意則實在諸呂諸呂擅
權高祖微見其漸預為之圖當付之智者則一
陳平亦足矣而猶慮其智有餘使少慧重厚者

文苑卷二

五

共圖之蓋智有餘則求成速求成速則其舉也
或先事而失機故濟以少慧之王陵重厚之周
勃相與維持隱忍以待可投之會卒能一動而
諸呂之族亦劉氏社稷幾危而復安然則高祖
為天下國家之計豈不深且遠哉臣觀方今天
下之事固有宜為深謀遠慮者民日益困而歛
日益繁財日益乏而兵日益聚官日益多而入
仕之門日益廣穀日益貴而浮食之人日益衆
此數者特為慮之細耳故臣得以虛言之怖又
有人於此在陛下詳求其故預防而逆為之所

務使謀慮如漢高之切至則何後患之有臣聞
晉文公將與楚戰謀於咎犯曰彼衆我寡奈何
對曰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而已矣又謀
於雍季對曰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
公曰善乃以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及勝而行爵
則先雍季後咎犯曰咎犯言一時之權雍季言
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
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今陛下撥亂用武
事出一切便宜者爲多而臣所言亦固有不得
已而應變者至若從一時之權又存萬世之利
以盡經國遠圖可不合哉

性論上

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有曰心惟心無
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僞有僞非性僞而有外者
曰意意人之私也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
之也迷而不復者爲愚知而不迷者爲智不迷
而正焉者爲仁仁即心即性性即命豈有二
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則寂然不動者見焉
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強

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
然後爲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亡
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性以
性爲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楊同論於軻
不能無識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
是而爲衆說之惑荀楊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
得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
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爲善乎
將以爲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
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僞
而指以爲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
以古人之不善者無踰桀紂誠惡矣龍逢比干
言其不善則諱而怒之是知不善之可耻者固
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楊雄者求性之所謂
而不得則強爲之說曰人之性也善惡混雄不
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爲善惡混是意之
云耳意之而爲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爲知
性之深也雄豈真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
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

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惟
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為不足以盡性豈性真
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知性
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辭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
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為足
以盡性哉其言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化之
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為
足

性論下

天下一性也愚與明氣之別也善與惡習之別
也賢與聖至之別也氣習與至雖異而性則同
也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
則能盡物之性非天下一性耶孔子曰性相近
也習相遠也說者謂凡人之生性初相近已而
或為善或為惡則相遠矣嗚呼是果聖人之意

乎人之性果初相近也後相遠乎是大不然也
子之說曰天下一性也其初豈徒相近而已哉
直同焉耳孔子以謂人之或為善或為惡其性
未嘗不相近其所以相遠者特善惡之習而已
如是則惡入捨其習而之善不害為善人善人
忘其習而之惡未免為惡人也譬之猶水其出
同源及派而別派或清焉或濁焉雖有清濁之
異然濁者澄之則為清清者混之則為濁豈不
以為水者實相近耶性譬則水習譬則清濁之
流是性常相近而習則相遠也又曰惟上智與
下愚不移何也曰上智下愚性之相近固自若
也所謂不移非不可移也上智知無為惡介
然不移而之惡下愚不知善之為善其然不移
而之善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或曰堯之聖
不能化丹朱子以為下愚可移何耶曰可移者
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愚也愚非性也氣也
夫人之稟生氣濁則愚氣清則明氣清之純則
為上智氣濁之純則為下愚清濁之氣而受而
切則為中人氣清不純則智而非上智也氣濁
不純則愚而非下愚也愚而非下愚者或能移

之故曰雖愚必明下愚則真然不移矣故曰惟下愚不移者丹朱氣濁之純也雖堯舜能使之移哉故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愚也且以手路汴之野人性鄙而好勇力冠雄鷄佩假豚陵暴孔子惟其愚而非下愚也故孔子設禮稍誘之遂儒服委簪移而之善於其死也結纓而不亂非所謂雖愚必明者乎嗚呼說者不能知性而妄釋吾夫子性習與不移之論學者益以惑矣

耻說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孟子何大乎耻夫耻入道之端也人之知非而耻焉者必惕然動手中赧然見乎色瞿然形乎四體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覺知之者矣然則無耻則無覺與永石等矣耻之為義顧不大哉孔子以行已有耻為士士宜有耻者也然有是耻心而能充之者千百有一穿窬士之所耻為也而所以耻穿窬之心則不能充焉是於穿窬則耻之於穿窬之類則不耻其於有耻亦寡矣有耻者寡則其無覺亦甚矣可以為士乎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

人是皆穿窬之心故孔子耻之又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又曰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孟子亦云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僭之也可言而不言是以不言僭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聖賢之於耻心必使人充之如此此學之要也人能克是耻心以求入於聖人之道豈遠哉故曰耻入道之端也

悔說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朝至哉古人之善學也夫入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誰無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為過者亡矣且古人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大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子與改是謂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曾子悔故曰我過矣我過矣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易曰不遠復无祇悔悔非無過者也求寡過者也求寡過則終无過矣悔其可已乎然予所謂悔者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之為悔也過生於心則

心悔之勿復失諸言行而已矣過不知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復改而靡焉命之曰吝復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既或不既食之所止明即復焉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也改過而吝者遠天而拘欲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遷伯玉之悔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

答徐提幹書

文苑卷二

十二

後昨者拜狀過蒙報謝雖慰勤勤見所以眷知甚厚欽佩至意感何可言淺愚無知於世事都不通解竊獨有志于學嘗以為士生於世去聖人千數百歲雖不復見聖人之儀形而遺經所傳以求所不傳之妙尚可以見聖人之心又以爲論語一書記孔門格言善行最爲本真誠使夫子復生且有善問者進乎前而夫子一二詔告之亦不越乎論語所記故拳拳服膺妄意窺測聖賢旨意譬諸幽都窮人穿隙觀天雖或有見亦已微矣然時時取應說爲朋友言

之以求是正其失不料輒塵聽覽且蒙曲賜推與皇愧不敢當然心知左右愛之而欲其至於足也竊歎之餘竊有感焉蓋自大學之道不傳士沮習尚以好修取譽爲極致以辭章記誦爲要務語以聖經性命道德之說知之而不嘿然陽應者鮮矣以爲是而灑然入焉者又加鮮至若可與談微究要領會於言意之表者殆得一二於千百焉是非此道難知也由此道而知之者爲節得也昔李翱在唐諸儒中言道最純然其用心勤遠而時人莫之知後世亦莫之知則從竊愈爲文章辭彩雖下愈而議論渾厚如復性書三篇貫穿群經根極理要發明聖人微旨良多疑念所不達而會但仰朝學文頗有得耳竊亦自謂妄人言未竟是我若當時莫之知也近世名儒尚論古人聚矣曾無以言道與朝者至或指復性書爲中庸義疏而曰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是後世亦莫之知也聞之言曰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朝之用心如此而當時後世率莫之知

信乎學此道而難與人言非適今也求之前古
又非特一李翱也凡聖賢皆然惟其美已知而
力行不惑所以爲聖爲賢耳後也昧甚不知力
之莫可而竊有志于學不知難與人言而每求
夫相與同乎此道者蓋不易得而僅有之也今
左右於後不符數回屢款遂知其愚賄書累紙
立論精切非見明白不及此既深歎仰又自
喜相與同乎此道者今復得左右幸良厚也惟
是龜遠壙序不獲時奉名理以慰勤翹之心居
劇傾何謹拜書具謝蒙知之厚因有感爲繁言
以瀆左右悚作惟深

徐忠壯傳

徐徽言字彥猷衛之西安人少爲諸生泛涉書
傳負氣豪舉有奇志大畧喜談功名事宣和末
知石州尋權守晉寧軍時金人大入圍攻太原
支兵障崑石及頰河要阨悉絕我饋援察訪使
張顯以徽言嘗統河西軍討夏賊爲知名將因
奏使率兵倚虜牽掣大原之圍徽言提選卒三
千徑進一戰大克遂通崑石以北朝廷奇其功
就命知晉寧兼嵐石路安撫使虜再入攻國都

陝西制置使范致虛糾合西諸侯共赴難檄徽
言鎮守河西會詔分遣大臣割兩河地于虜以
紓患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虜劫脅割
河西三州于夏人晉寧民大恐曰棄麟府豐我
將不得獨全奈何徽言曉告父老第毋恐此行
人失使指耳三州自河西地籍令割棄事出詔
意猶當中覆且達不可死無又一書邪尋聞朝
命自以麟府豐及晉寧俱隸陝西徽言遂引兵
復三州并取崑石等郡邑已而兩京繼覆河東
河北名城剽鎮往往陷沒徽言能固軍飭備救
甲蒐聚田並墾地儲具饒衍士皆無衣則潛兵
夜絕河所柵襲虜數得帛以濟又敎成船卒乘
羊渾脫亂流渡掩虜不做虜日虞見襲震悸不
能軍乃增兵備堽胡寨吳保津用張帥爲九州
都統結壘對晉寧以相持徽言出奇兵挑使戰
禽之以歸虜衆大懼相謂曰必死人也爲我患
者於是以前晉寧爲憂建炎二年冬虜自蒲津濟
入夏陽澄城趣延安綏德延安帥委守去綏德
迎降虜行无累遂薄晉寧先是徽言移府州約
折可求出帥夾虜虜母坐自固待禍至可求以

虜質其子故與之通虜挾可求招激言城下激
 言視可求爲外舍親乃登陴以天義譙數之可
 求仰曰君於我胡太無情激言譙弓厲言曰爾
 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
 矢无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大敗
 虜遂斬妻宿李董之子當是時河東環壁爲盜
 區獨晉寧屹然孤墉橫當張虜勢相百不亢而
 激言堅壁持久撫靡疲傷距禦外攻遣没人泗
 河肅王民逃代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虜
 鏖河上大小數十戰無件殺過當晉寧地勝
 號天下激言晉外城東壓河下墜不測譙
 雄固備械其鼓命諸將盡隅分守敵至則自致
 死力其處以晉兵往來爲將援虜進攻歟憤負
 不得志圖之流急爲堙隳城卒墮陣晉寧俗不
 井飲寄汲于河虜驟降人戰菱石涇雍股沅城
 中求乏絕晉寧亦浸罄鎗仗亡弊人人惴憂知
 殲無日激言能得衆心奮悍殘夷之餘哀折
 梁斷刃矢死固守既久無援自度不支取礮機
 甚格若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虜虜人挾液
 密書僥道走東南告其兄昌言曰激言知國恩

無小變虜衆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粘罕聞微言
死怒妻宿曰爾能復何事殺義人以逞爾私治
其罪甚慘妻宿亦自恨悔不已然國凡五月微
言以建炎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死本道使者與
宣撫使相次以聞朝廷嗟悼贈晉州觀察使明
年昌言具晉寧死事本末上之天子加恩賜謚
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使河西居人思微言不
忘家繪其象又廟祀之蘭谿范浚曰微言死封
國於秦法宜祀其得所以易名者以勸忠也惟
我國家受天命臣萬方聖聖繼承承仁承澤需每
內然熙又拾逸垂二百載民華顛不日金華
戎政垢玩將陷弱不武士卒隨死者惜哉伍
符戈甲監靈城障夷陸一旦外侮間勢揚埃
夏鼓行長駟所向降陷大都小邑督帥偏裨
城跳身望旗奔遁或除館具炊以遲寇至苟幸
既死不畏不愧不可指數有如忘身殉國伏節
不撓蓋千萬僅得一二可者焉至若忠規義舉
魁壘奇傑殆未有如微言比者方微言力辭晉
寧蓋患虜臨時窺伺日夜厲心疾首欲盡其骨
腋而潰亡之及勢蹙力窮猶自厲作氣壯烈

虜雖見執耿介不少衰彼非不知一屈首可偷
活且得大利而勁節挺挺之死不變其所存豈
偶然哉予聞微言與劉光世東髮雅故光世為
都運總管被命援太原次吳皇津輒頓不進微
言移書趣行未聽又喻以太原危不守旦暮望
救總管承詔赴急不宜稽固取方命罪光世猶
前却微言叩露章劾其逗撓封副子之光世惶
遽引遁又河東人不忍虜侵害其愁惋吟肅企
而望官軍覲得合擊虜微言使人潛結汾晉間
土豪有能驅兵收故地即表功隨所復郡邑世
襲守長使還得首領十百人衆四十餘萬條其
事以聞俟報可即欲身率精甲搆太原徑取虜
門留兵戍守部聚所結土豪并力圖虜且曰定
全晉則形勝為我有中原當指期平投機一時
會不可失奏上會詔微言聽廊延王庶節制議
既格沮兵不復出嗟乎守晉寧而急太原又將
取全晉以規復中夏此其意豈特欲引歲月死
孫豐以為名哉而卒費志以歿義士所為悼歎
者也初光祿卿范寅數陷虜中後自拔由河東
以歸上書行在述虜曲折且言虜人稱南朝善

我能堅守惟晉寧徐徽言陝州李彥先二人
中見汾晉人被驅至晉寧攻城折北創傷歸
係踵也又盛稱徽言數蹀血窘虜縛九州都
殺婁宿字董于虜方益甲儲粟期必拔晉寧晉
寧勢孤陷不可支朝廷乃遣使撫喻河西諸郡
因詔徽言率所部詣行所使者問關行累月始
達卿延而晉寧城陷徽言歿矣嗟呼惜哉

金華文統卷第三

陳亮

字同甫永康人宋淳熙間嘗上書召問壁
臣欲見之踰垣逃歸後擢進士第一任終
建康軍節度判官廳事謚文毅

論開誠之道

臣嘗觀自古大有為之君慷慨果敢而示之以
必為之意明白洞達而開之以無隱之誠故天
下惟偉英豪之士聲從響應雲蒸霧集爭以其
所長自效而不敢萌欺罔之心哉然各職其職
而不敢生不滿之念故所欲而獲所為而成而
卓乎其不可及也仰惟陛下英宵神武出於天
縱嗣承大統于今八年天下咸知其為真英主
矣而所欲未獲所為未成雖臣亦為陛下疑之
也夫慷慨果敢陛下固示之以必為之意矣而
天下之氣索然而不吾應或者明白洞達開之
以無隱之誠者容有未至乎夫任人之道非必
毋事疑之而後為無隱之誠也心知其不足任
而姑使之以亢吾位使之既久而姑遷之以慰
其心身尊位大而責或不任職親地密而

家或不得聞聽其言與之以位而不責其責其實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人之際頗亦有近於此者乎如或近之則非所謂明白洞達闊之以無隱之誠也故天下懦庸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無嫌而狂斐妄誕之流得以肆言而無忌中實能而外為欺罔位實非稱而意輕下下居則何言不可為緩急則何人不退所見陛下當寧而嘆天下人才無一之可用而謂畜生誠不足以為為則非陛下之過也天下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主才何才不資世天下雄偉英豪之士未嘗不願待用而每視人主之心為如何使人主虛心以待之惟誠以用之雖不必高爵重祿而可之死況於其中之計謀乎人主而有於天下之心則雖高爵重祿日陳于前而雄偉英豪之士有窮餓而死爾義有所不屑於此也夫天下之可以爵位誘者皆非所謂雄偉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祿誘如使而婢呼之天下固無雄偉英豪之士懼陛下誠心之不至而求其已臣願陛下虛懷易慮開心見誠疑則問

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職任以事勿間以言大臣必使之當大責過臣必使之與密議才不堪比不以其易制而始留才止於此不以其久次而姑遷言必責其實實必要其成君臣之間相與如一體明白洞達豁然無隱而猶不得雄偉英豪之士以共濟大業則陛下可以平夫天下之士而不與之共斯世矣不然臣恐孤陛下必為之心沮天下願為之志兩相求而不相值也以陛下英睿神武之資視古之賢主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而其效乃爾此臣所以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而輒獻其愚忠惟陛下裁幸

孟子發題

昔先儒有言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此私心也嗚呼私心一萌而不知所終窮矣先王之時禮達分定而心有所止故天下之人各識其本心親其親而親人之親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其本心未嘗不同也周道衰而玉澤竭利害興而人心動計較作於中思慮營於外其始將計其便安而其終至於爭奪誅伐流離而末已孟子生於是時憫天下之至此極

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一正則各循其本而天下定矣况其勢已窮而將變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之甚速而時君方以為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難行而故善觀孟子之書者當知其主正人心之說者當知其嚴義利之際嘗試與諸君共之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

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沒今其書之可見者二十年世咸惜

文統卷三

其缺也余以為不然先生嘗稱而柔之使自求之膠而飲之使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先生問其義甚精其類例博矣學於柔膠飲自得於言意之外而諱之功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者其得失何如也

書歐陽文粹後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

者也雖片言半簡猶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取於其間母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有敢於犯是不韙而不疑也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真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弄童兒幼稚什伯為群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已無為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闕而執政大巨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李皆未知所向是以古文獨有愧於古天子既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為一代師法未幾而利本程利之文非內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為大闕其策學者之辭懇懇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見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而荆國王文公得秉其間而執之神宗皇帝方銳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伯者功利之說

錄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民兵制國用
與學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
所及者嘗試行之舉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
作之意蓋見於未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
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剝
裂章句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
矣此子瞻之所為深悲而屢嘆也元祐間始以
未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
荆公之舊迄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
行于世然其間可勝道哉三聖相承又四十餘
年天下之治大畧寧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遷嘉
祐之盛蓋非獨學者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已
非祖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是以公之文學者
雖私誦習之而未以為急也故子始極其通於
時文者以與朋友共之由是而不止則不獨盡
究公之文而二代兩漢之書蓋皆自求之而不
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孔於文乎則
其犯是不越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
公之文雅容典雅紆餘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
復毫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

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
不大哉初呂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議論不合黨
與遂分而公實與焉其後西師既興呂公首薦
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咎數
然與呂公戮力而富公獨念之不置夫左右相
仇非國家之福而內外相關而不相沮蓋治道
之基也公與范公之意蓋如此當是時雖范忠
宣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學而戒
祖宗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
之人其言藹如也故子論其大推其心存至公
而學本乎先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
高士傳序
三代而矣士之至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
時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汨其真養性以
安命修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即不類不
齒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
鳥知其為高哉周澤既衰異端並起所以賊其
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艱矣然類
用之徒終身附益朝不及夕疏食以自如故學
以自娛視天下之樂舉無以易此者或曰質則

無用無用則無累無累則樂余以爲二子者豈
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二子
何好焉而富貴又何累故曰窮亦樂通亦樂又
曰無入而不自得由此言之彼其心豈有徇於
外者豈必後世之知我哉惟其屹然立於頽波
靡俗之中可以爲高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
尊於王公而王公亦榮於見齒則夫苟一時者
是果何得哉故自顏閔以來若四皓嚴光黃憲
徐穉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也平時不言而人

文選卷三

八

化之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掩迫
之而小應已與夫汲汲然願爲之者異矣今其
遇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哉余歷觀諸
史見若此者切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闕於山
林者史不得而盡載也幸其猶或載也總而爲
高士傳以備日覽諺曰非爾之高我之下也將
與學者盡心焉

義士傳序

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爲多數政山令不
拂民欲惇德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

厭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紂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
下之亂而卒廢之雖違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
商之餘民雖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自守雖諄
刑罰驅之不惟不叛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
惟違周之舊政以漸服其心歷三世而後帖然
從周推此之時推者已壯壯者已老者已死
耆舊強壯之民不肯從而從之者皆生長於
周之民也不謂義乎然猶見稱頑民則周人之

文選卷三

九

言也於商義矣夫伯夷叔齊孔平以爲義而許
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於書夷叔則商民不
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爲足以存商明君臣之
義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爲
足以拒周顧先王之德澤有以使之而弗克自
已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愛生憚死人之情
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矣由商而降
惟東漢之治惇節義尚廉退有商之遺風故其
亡也義士亦畧如之然亦可以爲流涕也已若
夫王蠋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行

而從之者不衆也然使夫人氣壯而神統
則其功效豈少哉嗟夫商遠矣其民之姓氏不
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爲義士首於東
漢之士加詳焉其他特起者附之庶乎有聞風
而興者豈徒備觀覽而已哉

三國紀年

漢後主

呂東萊云
謝靈運云

陳子曰以後主之庸而處陰疑於陽之際泰然
安之而不疑雖諸葛亮之足任要豈後世之所
謂庸主哉亮死漢事不可爲矣蔣琬費禕亦相

文統卷三

十

繼死謝漢氏之區區遺文猶不使之自託地上
耶天命果可畏哉

龐統法正

呂東萊云龐統贊
謝靈運云

陳子曰天下方亂劉表以同姓坐觀非望如倦
倦漢事者取以駐足何名非義而況於劉璋乎
當此時曾氏代漢之形成矣不取是厚其資也
武王之代商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統正策士
也發揚蹈厲之志非太公孰當之哉

魏文帝

呂東萊云
李延平云

陳子曰世以文帝論漢孝文爲過賈誼非其失

君人之度余讀其論至於欲使當特累息之民
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未嘗不爲之三復也
於是時吳蜀爭帝中國廢幾乎息有矣是以在
位七年而謚曰文也

吳武烈皇帝

呂東萊云
謝靈運云

陳子曰武烈自奮於小吏竟摧董卓以救忠憤
何乃進退俯仰於柔術之手漢末愚儒守文之
弊益成風矣亦所以啓桓王之翻然翔翔者哉
諸葛亮稱劉璋王霸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

文統卷二

十一

聖人羣疑滿腹衆難棄胃今歲不戰明年不征
使孫策坐大遂并二東然自古英豪非履險知
難往往不能濟要之成敗禍福亦相生於無窮
哉

呂祖倫

字子約成公弟受業于公公沒質所學於
朱子仕宋爲大府寺丞直言攻韓侂胄貶
韶州後改吉州禺大愚寺因號大愚叟卒
于寺朱子題墓曰嗚呼有宋大愚家呂
君之墓云

呂東萊先生

宋故朝請郎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呂公諱
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大世祖申
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遂爲開封人曾祖諱
好問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贈太師妣王氏贈
秦國夫人祖諱弼中玄朝請郎贈右正議大夫
妣章氏文氏皆贈碩人考諱太器右朝散郎贈
朝請大夫妣曾氏贈宜人公紹興七年三月十
七日生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監潭州南嶽廟
嚴州桐廬縣尉未上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
博學宏詞科改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丁先妣
憂免喪除太學博士有旨中都官待次者補外
添差最州州學教授踰年復除太學博士兼國
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召試館職除祕書
省正字丁先考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
祕書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
作佐郎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淳熙五年冬得
疾請去職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鑑至是書成
除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病少間
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不就添差兩浙東

路安撫司參議官亦不就主管亳州明道宮八
年七月二十九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四十有五
兩娶韓氏今龍圖閣學士元吉之女又娶芮氏
故國子祭酒輝之女皆先卒子男三人岳孫齊
孫早夭延年甫三歲女二人華年適進士潘景
良甥女亦早夭呂氏世葬鄭州新鄭縣懷忠鄉
建炎南渡太師而下葬婺州武義縣胡招山遂
以是年十一月三日葬於祖塋之右麓公之周
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
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參貫融液無所偏
滯脫雖臥疾其任重道遠之意達於家政纖悉
委曲皆可爲後法葬日薄未能深考公之言行
求正於有言之君子以詔來世姑舉其可得而
形容者以志悲思焉所爲書有呂氏家塾讀詩
記三十卷叅取毛鄭衆氏之說而間出己意其
後更加刊定迄於公劉之首章太事記起春秋
後終于五季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
凡例其條綱瑣錯慨見於通釋解題之二書雖
絕筆於淳熙三年亦未脫稟其他遺文所纂輯
者尚衆以未倫次皆藏於家

徐僑

字崇甫義烏人學於東萊之門人葉邦及登朱子之門朱子稱其明白剛直折理殊精命以穀名齋往來直實謨閣近史彌遠罷復召遷太常少卿進手疏以正心爲本知人爲急及面陳時事感憤剴切又請廢王安石祀周程張朱五先生後以室謨待制請祠卒謚文清

克齋銘

天命于人曰仁者心外物翳之神曜淵沉天理

八文編卷三

十一

之微人欲之微率聖若宜從欲如墜世有堅敵若名與利白刃敢斷鐵石其壘號有力者坐以鳳靡我其克之責育莫施其殆廢乎顏氏如愚千萬人往勇匪曾奮敬以爲師智以立幟禮陣堂堂無奇無僞人蟻伏辜天若正位

柯恪

字茂恭義烏人紹興庚辰進士爲徽州錄事參軍未赴襄恢復二十策欲進與時議不合而歸

訥齋記

之言近躁訥近噤嘿嘿諸中道均過也通於道

者其言如饑飽之於食不可欠餘也何給訥之過哉必不得已而過寧訥無給蓋訥之去重厚爲不遠於吾道未甚病也以其近仁義而敏於行焉爾雖然喋喋捷給如畜夫利口反覆如息夫躬輩則給固不如訥使託於訥者如孔光之不言溫樹周仁之不泄秘戲訥亦何足多哉不則言事曾不能出口而所立甚偉若周絳侯口吃於劇譚默而好深沉之思若楊子雲者爲幾矣然揆之無擇於語默而語默當物者又不知

八文編卷三

十五

相去幾也番易胡侯猶能接於官者意可觀第病於莫能容忍人有不可其意輒面數之以是爲人忌官游多不偶其外舅程公榜其所居曰訥齋正以砭其病也余謂古人能立身於無過之地者類知其所不及者勉過者矯今人則一切諱之所以滋不古人如也今侯頓挫亦久矣更事且熟矣不患不訥訥且富貴矣今懼侯之既富貴當可言而猶守之以訥則非侯外舅名齋之意也大抵矯過者敝極於反往往知強矯於彼而不悟顧過於此者柳子厚賦佩帶蓋知

矯夫剛急耳豈自料其過乃終在於脂膏哉
公之矯於言者似難勝於訥矣余因為通訥之
說以遺之使歸而鏡諸石以記焉實道而戊
四月十二日侯名澤字元質程公諱瑞字伯禹
余何恪茂恭父也

送余崇學序

世俗顧喜能吏而吾儒鄙之夫率能吏若辦事
而多私於苛儒者以進頓不失於意慈然能
吏最易以得名因取要官職設吾儒守道不堅
者或利而從之所以循良之稱幾如也昔班孟

七

十七

堅序西都伯吏謂漢武時外事夷狄致中國之
彫敝吏少能以治化稱者惟董公孫卿三人皆
儒者故居官可紀蓋吾儒之政自有門庭不以
時而遷就也夫仲舒之學跡漢辭儒則似醇矣
若寬洪輩特名為儒耳且猶知此則知之去儒
而吏者殆不洪寬洪也雖然讀古人之書而官
於今日之州縣亦難乎其有聲矣有能永盡忘
其書之用且無失名譽者亦千百而一二也甯
易余公儒之醇者也其為吉水邑鉅事夥吏
俗廉雅號不易治公一切用其平日之所學

以爾之卒能行教化於法令之中著誠篤於鉅
距之外匪亟匪徐不茹不吐而事亦陰以集似
有古人為邑者氣象雖比更一二等好用世吏
子孫新進年少專厲強壯遙起而公屹然不動
如山唯知守吾學而已彼上言故所不悅者久
而亦自知之因刻章共薦十朝得倅長少既受
代士民皆重其去為之爾客涕洟相與祠于學
宮以求其道爰焉大觀人之政必於其去之日
去而人共快之猶恨其不早則其政不問可知
矣去而人共思之猶惜其不留其為政不問
可知矣若吾家漢大司空其所居無赫赫名去
後常思此真儒者之政也公其得之矣凡士
夫以詩祖公之行古無慮數十百篇以僕與
公尤加厚且使序其校聚云

時少章

子天為金華人成公門人年六十登寶祐
進士初授麗水主簿後改婺州南康教授
兼麗澤白鹿洞山長奉官吏館檢閱休寧
掌書記號所性

大節堂碑

天下有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有義也子讀
國史至宣靖之際雖去之百餘年猶將撫膺裂
毗感憤太息而當時士大夫目見其事知以身
殉義者乃不過十數人蓋未嘗不恨其少也然
信安占三人焉則又未嘗不驚其多三人者徐
君諱徽言字彥猷毛君諱果字叔鎮徐君諱揆
字宅卿國朝旌義天下士且七世崇極而民
風驕悍一日寇虜驅數百千人獨率捍力而東
南十州望風潰潰守宰通播莫肯少嬰其鋒異
時掌印人並頓首折腰抱馬足再拜受命以立
足惟是兵禍以區區一士曹毅然當潮
城破而擒頸且受刃罵不絕聲卒知在子憤
二聖之當厄一士之當四日殲二虜欲以一介之
微感激宇宙庶幾志義之士聞風奮發三首壯
喪元不悔焉歟乎晉寧初破勅勸斬馬首大第
奏功既而棄棺座至以全兵嬰城績攻百五十
日報竭矢窮士死傷甚多猶慷慨坐堂一見妻
宿鋒罵賊至不忍聞射殺之立屍如植不仆于
初聞其事慨然想其高風來柯山首一遺像則
風流墜絕又矣此三年乃得之為屋三楹榜曰

太節奉而祠焉嗟乎彥猷乘邊障而叔鎮以
得官宅卿乃一布衣非世之所必責望也又非
迄於勢而有所不得已也而使隨俗遷徙苟以
全體豈遂不容於一時而三子者忠憤內發現
國之傾君之辱若其家破而身危果而蹈之無
所疑却非性與義俱疇克至此世降愈薄士大
夫以委靡為素習避就為深計三子之事可使
之一日少於天下耶顧予安能姑以寓區區之
意庶其有益而已既序次又為詩一章俾學者
歌之以酬神其詩曰天降戾疾殄我民鴟鵂奮
擊豺虎騰掩過赤鴉蔽陽精夜羅鬼火寒嬰津
當塗大吏腰纏金挽腦檐額淚滿膺嗚呼軟語
若稚嬰欺賣宗祏傾皇靈有重三子心後後攀
孤援甲憑孤城城類兵折氣益振月光如炬鏢
胡群或從辟雍曳長紳欲往八極避帝輶有常
三子辭轟轟危主高罵聲吐運頸血幾天天為
昏斷疑峙立不仆傾神扶危扶赫可驚坐朝不
與燕不賓士武不踏黃金屏性忠內發孰使令
英風挺挺曠古今竭來柯山訪厥孫彷彿毅狀
衝霄具築堂泮宇臬深明悲風苦雨寒棘林魂

弓來歸肅冷冷寒哉曠宇疇非巨登茲堂兮金
風神鬚毛磔立心膽森勿俾三子專脩名

嚴州二先生祠堂記

代大守王

淳熙某年廣漢張先生為桐廬郡太守而東萊
呂先生為郡文學兩先生皆大儒曠世或有之
一時聚此邦為賓主其派風餘韻藹然被於溪
山之間雖時移勢改薄物細故侵蝕已浚而士
食其澤自相枚梧者殆數十年此其豐恩遠德
所宜共尹而祝之者也而祠宇不建神靈散逸
無以尊邦人之視聽後四紀有奇而會龍為尹

文獻卷三

二十

于茲乃叩郡學之西墜問屋四隘為龕以奉之
既成明奉條吏紳來成禮士之欲觀者莫不徘徊
百數內顧自謂若兩先生之尚存在其左右
洋洋如也會龍繼繼惟三代而降上之設教造士
有登用選擢之利士始以利心應之而理義之
實所以陰佐人心潛引國步者在於私講之師
蓋自孔子孟子之時已然國朝道學鼎盛名師
輩出至於江左則兩先生暨新安朱先生皆以
精志全誠開闢大學以由群心一時論議盈邑
滿都士之有志於道者咸集其門其希進望以

之士迺始入學於是學校為名利之途而諸生
生之門為義理之藪析為二岐夫名利不足以
持世則世所攸立舍先生之門將奚賴哉世故
推移前賢闕響而學校固存上之設教造士豈
以為利也而利則在焉勢之所趨誰得而回
之滔滔汨汨相緣而不已而一世所賴盡委於
私講之師是特置造士之法於度外而登進選
擢碩為弄以溺天下也今天下之士舉皆若惟
朝夕所磨切者大抵不過課試之文夫課試之
文豈其毀謗背義而為之蓋亦出於理義之遺

文獻卷三

二十一

顧不當以得失衡之而遷就其說耳誠於得失
之外因課試之文以講學則微則兩先生之教
尚有可得而考者何至安於不可回之勢而自
尾至此嚴雖隘陋其尺寸之地尚亦有之而揭
虔委靈必取於學校區區之意誠不欲使學校
之設苟以專利而士之好脩者必將求於學校
之外也嚴土瘠而民貧善心易生自今以往凡
食於學者思兩先生而不可見俯而誦其書仰
而覩其像知名利之不足專用舍榮辱榮然不
疑則理義庶乎其全矣於以步先生之教導天

二使世所成立不扶在於私講之師不
守之所當務哉祠經始於某年之某日成
於某年之某日

喬行簡

字壽朋東陽人學于呂成公之門登紹興
癸丑進士與諸郡兩入相推轂賢士究心
選務年八十五乞致仕加少傅封魯國公
卒謚文惠居孔山人稱之曰孔山先生

論天下之勢當轉弱為強

臣竊謂今天下之勢至是極矣國用殫乏而無
餘糧餉竭資而難辦情價日損而科提無其策
流民猥多而賑恤無其具上則雨暘不時而人
苦於難食下則潮沙為災而水逼於都城內則
有盜賊竊發之虞外則有夷狄侵軼之患舉天
下之事無一之不可憂陛下每於治朝言之而
至色不康臣輩每振振起無計而隱憂度日然
今日之大勢固弱矣整頓固難矣苟能不以爲
難且弱而勉強行道如董仲舒之所云則事猶
可爲勢猶可轉不過於飭吾身修用吾人才振
綱必吾賞罰信吾命令以臨其政便萬務

整整而有條萬目雖睢而政觀則外之氣勢
未能遽強而內之政事則已能修舉將自有隱
然不可犯之威靈屹然不易摧之根本矣若徒
見目前富貴崇高之可慕燕安逸樂之可享侍
御便嬖之如意采色聲音之悅吾心則是雖
能臨事矜持動無過舉亦不足為常龍故用尋
常守成之規模不足以為起之事收安強之
效也臣竊以為陛下當留神改圖一意奮發不
可執拘牽固滯之見不可惑將順媚悅之言不
可有懷內之心不可有苟安之意不可厭苦
冬歲之言不可憚辛勞繁冗之事要須
達不事遷轉如中興創業人主之所為
室惡衣服菲飲食如大禹公不遑聲之不貨
利如成湯必思舊勞于外不敢荒寧如高宗
必日中昃不遑暇食如周文王必內有微服之
志側身修行如周宣王必衣弋絺履革鳥履露
臺却千里馬女漢文帝必厲精更始綜核名實
考試功能如漢孝宣夫如是然後可頓回衰弱
之勢漸起安強之形吾之圖可以立而祚可以
綿矣抑又有人所難言者臣敢不盡為陛下陳

之蓋陛下來自代邸公卿百官軍將士民所期
望於陛下者非其他人主之比必有以大慰其
意使人起敬起愛則不至於每每窺覷動息輒
伸竊議之喙於其下此其所關者至大要非威
驅勢劫之所能回而所以回之者則亦不過如
臣前所陳等事而陛下悟意行之耳臣願陛下
自今以往事無大小內斷諸心外誦諸大臣毋
牽於左右諛諂之言毋惑於宮闈私昵之意當
爲者毅然爲之不當爲者斷然寢之或事大體
重者必稽於典必付之都省下之朝紳公共討
論惟是之從仍勿爲輕浮所權勿以一人之言
而遽有罷行之事國論一則人心定人心定則
國勢尊今天下事猶未至於不可爲惟在陛下
有以轉移之臣事陛下多歷年所今老甚當思
息肩臣而不言誰肯爲陛下言者故敢不以切
袒爲嫌而輒究言之惟陛下裁幸

金華文統卷第四

柳貫

字道傳浦江人從金仁山受經又學文於
方鳳吳思齊仕元終翰林待制諡文肅

姚燧謚文義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輝五
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
間攬結粹精敷爲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
聳之五三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入焉
其有闕於弘運者如是豈徒文乎哉乃若先正
許魏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世祖皇帝恢拓基
圖之始倡道明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
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爲能式纂厥緒以大其
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公之學則其機籥
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興而龍翔也故
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又寧而公
之文章蔚爲宗匠典冊之雅奧詔令之醇樸固
已挾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歲頌之雄偉光
潔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
而上之以闡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

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掩之孰得而掩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併之於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矣燕焉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敬有惡惠曰文請謚曰文

共山書院藏書目錄序

汲郡張公自始仕好蓄書洎還顯矣益縮取俸錢轉市四方積三十年得凡經史子集若于春既以藏之其居共城蘇門百泉之上而類次其目錄如石延祐三年公參議中書省之明年貫

八文錄卷四

來京師賈客授其家問乃得其所謂目錄者而觀之焉其所儲自五三載籍外群聖百家之言咸在亦既嚙膾其腴澤而撥其大者用之天下國家其緒餘則以敷遺後人若公之心可謂無累於書者矣然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上下數千年宇宙之運古今之會相尋於無窮皆至總總也帝三之盛道在人心固莫非全書而秦之燬燼秦自煨燼之漢之表章漢自表章之書無毫髮損益也自時厥後執議繙以談經而經始離黨私門以詳史而史始誣傳註紀述之家蓋盛

起蚩蚩與十百古人不啻雖以向歆父子之錄班固荀勗之四乙元嘉之有部崇文之有目僅止於一時中秘之藏而已況夫世變不齊文字日滋吾而持數寸之楮欲以殫窮其名彙吁亦狹矣今公所聚之書浩穰若是則譜而稽之固其勢有不得不然者而豈勝之云乎抑聖賢之精神心術寓諸書其言道德性命至矣而制度儀章於今尚幸可考莫詳於禮樂夫既載之之詳而又原於人心為易入則伯夷后夔之教是宜磅礴洋溢千萬世而一日也

八文錄卷四

殊倫五音七音之易位遂有取其進退俯仰高下清濁之數一切紛更賈竊之用綿綿以易三朝之儀因同室而各都宮之制上齒之依微於卿飲之不脩成人之道息於冠履之不講至論鍾律則銖黍既差均節何有五量二統已因之無所適王雖奉常所肄亦且弊弊於龜茲之部黎罔之伎而鄭衛不足淫矣嗚呼亦安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之說其流遂至此耶此有志之士跼蹐禮樂之興而庶幾乎人心可正世教可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可得而致也今

上而簡猷敘倫之君下而明理宣化之臣大
之謀願必有及於稽古禮文之事者聖賢遠矣
精神心術所寓條在書網在錄可禁舉而將之
也非公之望而矣望哉賈之茂學何足以知之
歟因序述而竊有獻於公焉

公墓碑銘并序

故宋宣毅郎主簿禮兵部架閣文字林
諸姬之庶姓有以字為氏者于孫世仕于魯
之季氏而放為孔門弟子元和姓纂謂此子有
子述之長林遂以黎氏夾添通志辨其非矣

文獻公

四

周而降歷千有餘年族散宗遷不可
粵東顧相繼待選以科目宦學相高
東陳元感同州黨然各自為諸家不
非一日之積也東別諸有石永嘉華
黃石山下者自宋武經大夫知柳州軍州事
潛遜始顯而公其嗣子擢景定壬戌丙科
進士出身調常川司戶參軍再調福州
官未上廣西經畧安撫使辟為梧州軍事判官
留佐幕府尋除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用薦改
京秩階宣毅郎遷樞密院編修官以養親辭不

拜方遭內艱而宋既改物遂得高蹈遠引全其
不仕之節而著其歸紫之義天固厚幸之矣公
諱璿字壽王一字叔玉曾祖諱師正宋將仕郎
祖諱武受業襄陽文公之門人服膺中庸尚綱
之訓以碩儒望里中用特科入官滿河池尉退
而講學于家卒以柳州恩贈朝散郎父柳州徙
孫吳尉僚子司馬法登武舉進士第由晉州徙
柳州其家始因乏以大者也公初任常州庾
諸粟餘萬斛歲名將腐公白郡請新陳均給粟
得不耗守服其能嘗受檄獄囚囚有具獄當其

文獻公

五

表死者吏抱成案前請公占署公閱牘疑未究
一問得其誣服之情平反上之囚以不死又嘗
攝直與無錫二邑皆先教後禁治之以靜其最
知公而薦之於朝者魏公克思趙公興植孫公
嘉趙公與積常公擢陳公昉林公冷陳公懋欽
也凡是數公皆名卿賢大夫其所稱可非苟然
者始孫公將特薦公公辭以資淺宜先元僚孫
公義之立為改奏而次亦遂及於公時公繼三
十餘耳使其老智慮於更嘗究猷為於充聞其
至詎可量哉公自少抱負不碌碌要有所試於

行中羅難棘飲其鋒鋦益磨礪淬厲於學以故
卒就平實其居鄉處族姻有惠利可以及人雖
荷已弗顧也季弟繼諸葛氏無子死公割己產
擇於其黨立後承宗舉內外族貧不能舉之喪
無一毫係吝曰此吾孔氏家法也端居二十年
寄情吟咏自號蓋峯散人元貞丙申得年五十
八以其壽三月十日示微疾命舉扶起坐正冠
襟而卒此豈無得者哉公娶諸葛氏先卒子男
二長曰堅次曰堂女一適將仕郎曾怡老孫
男二鈞錫曾孫男二淮浩自初喪輩匿于建牙
鄉郭漢黃岡柳州墓下今卜得襲吉將遷窆于
庸符卿信譽之原於是堂為處州路儒學教授
以其友鄧貢進士章杜亮所次事狀千里具書
致幣請銘其墓而子友溫台等處海運千戶趙
君大納比年永嘉常以事過公里下瞻喬木之
陰歎入門之美談次每為子言之固已悉夫林
氏之世矣尚何諛墓之嫌哉嗟乎毫社為墟而
部鼎致賂吾不為設臣之通備而為殷士之裸
將不為澤畔之憔悴而為遠游之娛戲公之素
志蓋不然也然而所積者厚所養者深谷駒自

繫而練帛弗加因得以保勝舍之潔遂元亮之
高沒餘二紀而子孫之數舊益敏詩書之經艾
愈豐銘以昭德不鄙屬筆於子子烏乎辭銘曰
顯允林宗世胄于禮公纂其華繩繩其美方序
而外胡遜於肥鳳縹緲退繫手其時藝仁仁熟
艱則致志未耋而嗟何奪之遽殄殷百年壽者
無遺祭于社主過者垂涕膺符之卿啟茲封域
有鏡銘堂用訓無斁

師氏室
夏人而有塋於隴陽之東蓋其徙居三
世矣徙三世而始顯且大若富人之祿然耘
之力優則鉅艾之功至肯以且暮計獲為歲哉
泰定二年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師公由
工部尚書出宣慰淮東升秩二品按典式得贈
封二代及制下大父諱某自中書兵部侍郎贈
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寧
夏郡侯父諱某自中書禮部尚書贈中奉大夫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
寧夏郡公大母惠氏母王氏並寧夏郡夫人於
是以公貴凡三錫命書矣寧夏之俗僧氏同廬

曰異版郡侯之父諱某仕夏爲管僧官在國中
稱大姓郡侯生十四歲會天兵破滅夏以西有
青戈矛所向耆翁無遺有郡侯方被驅太婿昌
王見其姿儀頗整髮澤鮮潤憐而生之解駝鞍
覆上使伏其下傳令者再至太婿不得已宣言
曰全定河西一國不留一童男備貢主炊羹乎
遂收置邸中迨長出衙使命歸致分賦有忠實
稱大婿薨郡侯亦以其家卜大名之濮陽居焉
又管別業汴之許昌故濮東之望即祖郡侯郡
侯生郡公尤慎厚尚義不樂爲浮靡事平居雖
臨皂隸無矜慢崇儒術教子諄切終身未嘗
出一惡言鄉里號爲德人卒年四十九葬濮塋
第二域蓋師氏之在濮陽肇基於郡侯堂構於
郡公而董塋塋丹於廉訪公其所由來漸矣不
然郡侯以童羈之身脫鋒刃之難東來數千里
卒開子孫顯大之業以余觀之其積仁崇德是
不特一世哉肆今廉訪公早用才敏躋榮仕路
再遷而以左右司都事佐河南省拜南臺監察
御史改西臺復以左右司員外郎佐江浙省召
入爲御史除浙西廉訪副使過以右司員外郎

召進兵部侍郎出牧平江選爲京尹遂長
入儀班著出乘旌節宏猷碩慮山立雲翳方中
外期屬如公不四三人然則公顯大其祖若父
以允裕于師氏之宗者殆不止是也嗚呼士之
誠善于躬不克自奮雖湮鬱於一時而終煥耀
於來世又幸而代遭聖神崇孝勸忠著爲褒卹
之典寵有封爵澤及嗣泉曾不以遲速幽顯爲
間則夫求天道於悠邈而忽入事於細微徵諸
師氏吾固不得而深信之矣郡公子男四其二
早世長即廉訪公名克恭字敬之四男曰王氏
累封寧夏郡夫人曰蕭氏未封而卒曰并葉倫
氏曰周氏大脫脫木兒以子通籍得封承事郎
長垣縣尹娶乃蠻氏亦以宜人女四適其某
某孫男六孫女五曰恒曰晉閨子生公試入等
承事郎同知泗州事曰升亦國子生皆曰某某
某廉訪公出也曰德寧曰字羅登泰定元年進
士第承事郎同知濟州事長垣君出也曰塔海
皆曰某某早世者出也外孫安兒國子高等生
起家承務郎江州彭澤縣達魯花赤丑閭泰定
四年進士滑州白馬縣丞郡公內外孫九人其

皆擬文科餘亦有仕資師氏之德其可究矣
乎昔貫以博士教國子晉外字羅執經席間嘗
知公立朝大節迺備官江右實受容察公謂
貫曰先塋之碑無辭以刻遺美不彰余維多罪
子嘗同謀奉常所言宜昭潛信後其為我著之
何如貫承命叙次復系以銘銘曰山條川支演
迤而來經于夏墟風氣始開其產美玉球琳瑯
環或或湮由見者異湮為淵珎顯為瑞器發
而之用不必並世維宗師氏局其徂東匪于兵
棘啓其逢壁彼流坎抵平則通大鼎養賢獨
家于食烝哉開孫仰受成式式是孝忠明揚厥
職既儀于廷亦旬亦宣靈永湛恩大賁勳泉先
侯上公疊表重延公曰斯龍吾祖吾父蓄厚報
優余何能舉醴有桓碑廟有簋簠不聲于歌胡
考其休濮東之封自吾祖侯企瞻夏西興雲如
丘高曾之靈赫其戾止同佑我後歆于祀託
辭貞珉式究終始

李武愍公新廟碑銘并序

大保滕國武愍公有大勲載于盟府有盛德被
于江西十一州而建昌為郡介乎江嶺間越之

開故嘗刻公之遺惠于碑矣總管蔣侯始大作
新廟春秋脩其薦事蓋上以承國典而下以順
民志焉初公以益熱滿蒙新軍萬戶圖攻襄樊
遂從丞相雅安忠武王濟漢渡江畧定淮楚王
受詔自將擣賊安少右丞阿里海牙鎮鄂而以
江西付公及宋都公之十二平道進公左副都
元帥分兵由九江東入隆興開元帥府下撫
瑞建昌臨袁吉贛肅安諸城又南踰嶺至海其
北盡長江東西際閩興湘攸郡縣一百五十得
戶三百萬未三月已上其功當是時民之望公
如電雷薄發風雨交至名能動物而物無後手
明年宋相陳宜中節度使張世傑擁益王福州
收諸道潰兵諫為中變右相文天祥亦自會昌
以象屯邵武署其土人吳浚爵位稍出建昌訂
贛以蕩挫江西六月公馳至建昌乘利備禦會
鎮撫孔導師出寧都還得鄉民數輩江閩道上
械致公所云同知軍事易仲榮使走福州報府
軍虛實而軍中又往往搜購文丞相所與建昌
故官大家書劄事連數百家特留戍請將校因
是欲激公一言遂其私利公微知之自中興

樓召諸將校俱前立所建人其下趣取書焚之
諭以禍順禍曰吾念爾裔土之民不忍以迷
復致凶吾今悉貸爾矣杖數首者有餘獲縱皆
再拜泣泣言曰天賜公活我誠願洗心有新諸
將校或不亮公所為公徐語之曰是所得書往
返千里外有達有不達亦安知非姦人芽孽於
其間今不覈實而驟論之累數百家民命徇其
邪謀何以安反側之心已而開浚以兵十萬據
南豐公立授諸將方略破走之八月復屯市
山聲言必取建昌公遣千戶忻都逆戰堽巷誘
之半渡徐出鐵騎蹙其後追北三十里橫尸滿
野又命鎮撫翟欽徑覆其巢穴廣昌凌走汀州
公還而建昌之亂帖息如未附時矣方倉卒上
變適承豫章與獄之後為數百家計者不過席
葉私室以待斧鑕重則諸宮為汙池輕則化家
為囚虜夫何疑然及公制禦於俄頃消禍於片
言遂能易亡而存轉危而安雖其精神心術之
所運而所謂智勇與仁微公孰宜兼之哉其後
公以參知政事拜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廣東
遂會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江東宣慰

使張弘範等舟師崖山乘潮薄南船縱短兵接
戰執政陸秀夫窮蹙抱衛王赴海死降其宗室
侍從官承宣使尚數百人得其所懷金璽獻凱
于朝十七年三月以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中
書省事于湖廣後四年承詔從皇子鎮南王討
罪交趾至其國無梁河結筏徑渡奪天長府世
于罕官屬航海遁公部勒舟師追襲之獲戰艦
二百艘公度天長濱江江水橫溢則冒沒營壘
非便將大城其府留師困之謀不用而水果暴
至因趣班師命公以其軍殿公且行且戰及皇
子前邁其伏兵起永平關蔡夫中公驟次思明
州遂薨以其喪還葬卻城西永安山而元廿
八年有旨錄公死事特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賜諡武懿於時卹典未行命始下人人以
為沒身贈世之遇至八元年從贈封今復加號
推忠靖遠功臣贈太師儀同三司追封滕國公
仍謚武懿公姓李氏諱恒字德昭其先有國河
右之賀蘭山曰西夏者公之世也自其父湟州
都運魯花亦贈金吾衛上將軍簽書樞密院事
滕國忠襄公始家湟川長白山下故今為湟州

人於是去公棲靖建昌之年已五十年餘矣昔之飲冰公德者長子老孫且更數世而猶曰吾父吾祖李公之所全活吾雖易姓以從公飲食以祝公亦若數焉矧今吾侯啓之以崇報之禮示之以淳厚之風則自吾以及世世凡而取雞與豚登黍與稷以能滋吾之生殖者皆吾李公之德之漸可忽忘哉廼相率來請余文刻之牲石余嘗備數禮官考夫有廟制祀之節矣蓋天子縣內之諸侯有米地焉外諸侯有所都之邑焉故皆得立廟而非其同氣之尸則有不厭不蝦不族不酢而已降秦及漢若樂公之曰食社主若蜀守文翁齊相石慶之立祠郡邑以至於桐鄉南陽眉城之繼起雖其事變古茲尚皆人心之不可終泯者然耳則今李公之廟立於綏靖五十年餘之後非夫秉彝好德之心有動于中能致然乎傳曰國功曰民功曰庸觀公所樹立之如彼而其子孫紹隆繼美之如是抑庶幾古大臣之遺烈哉雖廟而祀之在處昌之民猶爲不夷於禮者公之世爵行業有國史之傳有奉常之誅有幽堂之銘有隧道之碑有家

之詞余之斯文爲建昌縣而作者也故序其績詳焉旌侯良二千石也名隱德彌實政有體要今旣美代還朝矣建廟之力出於管軍上石戶羅勝羅由軍校長百夫是嘗隸公麾下尤有德於公云余旣論次公事復系之詩以永公思其詩曰人心不一至變則通聚正乘剛其來不窮漁之萃之有弱于中惟廟伊何饗德與功江閩之交旣爲軍壘守攻更輝曠不知幾宋踏元興如龍雲起維時武應受辭的指毫施所次謀若天降旣帖蠻荆拓江及吳水有鯨鯢山有豹狸亦順而寧無稽而誅小腆非殷誡乎永仙鄰之震矣有泥弗蘇旣民畫呼執于余旣大不聞延頸待刃有勇武懸提師來徇曰旣吾民悼耄鬢齒在我懷柔毋彼蹂躪尺牘之發付以求溫去爾芽孽絕爾疵吝樂哉旣民血肉吾身豈惟吾身祚及宗姬我宅我居我田我耘以社以方燕及秋春武愍在天惠于若人五紀而應越若朝夕女則有甥男則有息家有訓言受藏以繹視公如神左降右陟相我後人無我厭歎曰公之旌有頌于殫民則思之而未克詞今守

侯繁公是義作廟言言肖像魏魏我民脩祀
有崇無隳姑山崔崔肝水湜湜昔公來思州戈
金戟今公顧綬玉璫璫席有餘其馨運公來格
絃余雅歌式薦明德

送白彥昭序

柳子謝歸浦陽之明年邑之屬卿興賢以檢白
君彥昭三年宦成矣將以月日代里友吳立夫
為哀詩贈餞而虛其首簡授柳子序余蓋未嘗
接君而為乎言立夫曰吾客按馬建山中適彥
昭之署居見彥昭恂恂畏謹方業於讀書講聞

八文統卷四

十六

理道如無所事事者及退迹其實則而溪壑嶺
百餘里間雖荒年饑歲民甚困悴一析之驚一
虎之警冥無聞焉農忙樵隸困君之惠者知君
治任有日愕貽吁駭謀為留行計不可則相顧
失色不啻寒之號寒濟之亡楫以彥昭之宜民
如是固吾詩之不足而所為請序之意焉耳柳
子曰朝廷樹官聯張治具不愛上地之入捐而
予之以養其良心善性其制纖悉備矣故雖鄉
亭游徼逐捕之吏未登命秩亦使之受祿於水
衡賦租於畝夫夫其任之保民之意既誠既切

肯少卑其官哉然則有地與民而淳固易直之
風不能勝夫效攘矯焉之習蛟鰓橫而鼯鼠踞
罔畢獲奔彌山巨澤曾不足以革其怙侈滅義
之心而况於智自多者以為是烏足騁若私而
罷劣弗堪任又不過苟贏歲月俟終更掉鞅去
嗚呼職業之不脩切序之不立果誰咎哉興賢
為鄉在浙水東一帑地易治耳而賦曹掾歲滿
第得九品官彥昭藉世祿之資初筮得之未足
多也然余特嘉其不懈於讀書講聞理道而能
生致宜民之効有合於夫子告康子之言因書
為序以終承立夫之請以克大彥昭之志而余
也獲附所知言之義抑其幸歟

八文統卷四

十七

跋朱張呂三先生手帖

富三先生之學行於東南之時小人或公肆詆
欺而誠合志乎尤不為無人蓋宋三百年陽消
陰長之候肇於熙豐成於建紹而極於泰禧之
間上虞李莊簡公則尤為咸陽所深嫉皆也直
微猷閣潘公德卿以默成先生猶子胥非簡家
而與三先生問學切劘文公嘗誌其墓謂曾觀
貧賤時嘗以詩文見及貴絕不與通使人來致

殷勤亦輒不報其自信為何如此卷三幅以提

刑中大者德卿也德卿以提舉湖北常平茶鹽

改湖南提點刑獄公事故帖中首及湖南諸郡

審關與修復石鼓諸事舍人公集字謂成也

今見公集中曰文潛文授者莊簡二子也宣公

去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持母夫人喪時所

成公帖亦居曾夫人禪服時作也今觀三帖

隱憂世故砥礪學業藹然君子之言是豈與隨

世殄滅者並哉帖今為徐姚徐氏家物徐氏而

能聞風興起則亦豈不得為君子之流也歟

文統卷四

十八

金華文統卷第五

張樞

字子長東陽人其學推明經史扶翊教道

盛有文名於時元相脫脫監脩宋遼金三

史辟為本府長史不拜復以翰林院編脩

官召不起使者強之行至杭州辭歸

白雲先生讀書叢說序

右白雲先生文懿公所著讀書叢說六篇先

生之子元與門人金寶更等之所校讐其文字

無偽舛可誦習東附張樞考其終始而序次其

文統卷五

乙

說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言春秋者左史之

流而書者言與事記之也古書篇第至多聖

人取其嘉言善行以垂世立教近於時切於

事者定著為書百篇凡聖賢傳道之微旨帝王

經世之大猷盡在焉矣遭秦滅學漢興撥拾補

綴於焚棄之餘雖日所佚亡猶幸其不遂堙沒

而無傳於世也於此立之學官以教學子孔安

國始為書傳辭義簡質至唐孔穎達撰正義以

推演其說其後書說褒廣見於著錄者數十百

家疲精神瘁枯竹間有所明而其大要卒不能

以出夫二家之說為朱子之為經於書屬之門人蔡氏固嘗質疑問難然非若易詩之有全書也本朝設科取士並繼眾說而專用古注疏蔡氏猶以朱子故也蔡氏之說或有未備仁山先生文安金公於書表注通鑑前編引書語中既剖析而著明之矣先生受學之久聞義之邃獨慮是經之傳出於朱子之門人苟一毫之不盡則學者無所折衷非所以稱國家崇獎訓厲之意殫研精覃思博求其義為之圖說以示學者使人易知焉於是言行並彰細大畢備書之

文獻卷五

二

與義微旨至此無餘蓋矣叢說中所引傳疏諸家之說或采摭其辭而易置其次不必盡如舊也蓋皆有所裁定而畢致其意非徒隨文引援而已雖其說時時少異於蔡氏而異者所以為同也先生嘗誦金先生之言曰在我言之則為忠臣在人言之則為說賊要歸於是而已豈不信哉至正五年門人周臺監察御史白野普化帖睦爾與其僚大梁楊公惠移浙東廉訪使謂先生遺書雖已行於世而學者倦於編錄使得鈔校以傳此誠學者之幸廉訪使既受牒轉移

浙東宣慰使請示屬郡取於校官義財以給費用如監察御史言於是先生所著詩名物鈔八篇四書叢說二十篇與讀書叢說皆刊行樞閣古之有道有德者必推已之所明以發人之所未明已得之而後施於人禮樂政教之謂也夫豈自為而已哉其或邂逅無位不能見之事業將以正人心覺來世者莫大乎為經自世學不明而士之為經者各驚其偏私以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言之愈廣而襲之愈晦此世士之為經者之所同病也先生不幸無位

文獻卷五

三

退而求之於經不為奇新不求近名卒以救往說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及而其言立其施於人者博矣宜其為世所宗為時所尚考行易名而令聞長世也先生金華人其諱字世系言行本末具今翰林直學士烏傷黃公晉所為墓志序銘茲不述

武義縣學記

武義縣故有學在縣東南陬其地瀕江流水潄之宋紹興十四年甲子歲縣令陳一鄂築廟學于縣西寔父弗治慶元五年己未歲縣令周峻

新學垂六十年學復壞至元二十四年丁亥歲按察使判官麻公巡行至縣校官呂米之以爲言命有司加繕理縣達魯花赤豈礪蒙古縣尹成德暨主簿高祺相叶厥議遷學于縣南蓋五十年水又壞之至元重紀之五年己卯歲縣令韓昌因陳今舊基作今學至正三年癸未歲縣尹清守中作倫堂以正講席五年乙酉歲達魯花赤廉五麟八哈縣尹許廣大暨主簿三寶相踵視政職思其舊迺作祭器迺新廊廡邑之秀民咸造在宇是訓是儀秩秩其序行之期年而許侯以憂去鎮侯景成實繼成之象設位次皆應圖式惟市有嚴階祀有級齋廡靚清爰及庖湔去所宜有莫不備飭厥既告功校官呂立方奉其事來請記迺考其廢興次其年歲序其成績而記之曰今之縣古子男之邦也夫子室之邑必有連屬之法禮樂之文刑罰之禁賦賦之事况乎地大物聚有民人社稷而爲長因其時宜布其政教學校者政教之源治道之所自出爲政者之所先務不可以一日後也武義蔡蜀邑舊籍若樵萬餘戶七十年間國家之所休

養生息編齒日繁政令日亢有司之事視古爲劇總總而生林林而群非有學校之教正長之治將何以遂其性而成其政哉縣故有學以教學子爲政者不敢爲易屢憤而憂與之爲之廟以報祀孔子使民不忘其初爲之學以教育使秀使民日趨於正可謂知所先務矣他日治化之成風俗之美而誦樂之盛舍賢令長其將安歸抑予有聞之鄭人遊于鄉校子產曰胡爲夫入朝夕將焉以議執政之善者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不善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聖之仲尼聞是語也曰由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然則學校者非徒以成民且以自戒也今世之胥士高高下下爲之臺觀沼囿覽其物景而挹其光華猶欲濯濯其心而神明其德况乎上棟下宇階降庭止朝之夕之景行而誦法之者與其開筵登進夫豈有艾也哉

書七進圖後

予既贊熙成先生潘公畫像以致其高山仰止之思未幾公之七世孫璽以公父竹隱公人之辭圖觀予辭做故乘七發抑宗元晉問而簡

古過之辭老人所自書圖或以為李公麟伯時作也老人生長承平而晚值昏亂居悒悒不得志欲言之又無位睹大厦之將顛非一繩之所維畫卧寂寂增歎太息於是六子一女各有所進以娛悅其心此七進之辭所為作也老人諱祖仁字亨父世為金華人長于襄後名良佑其子時也次京後名良貴字子幾是為默成先生次方後名良翰次奇後名良璩次亮後名良知幼育後名良能一女致也古者左圖右文觀象以喻意扶教助治懲惡而獎善今觀老人風格

文苑卷五

六

清峻言論忠厚雖偃返閭里而乃心本朝默成先生以清德雅望為時名臣其孫時植志行身甚有家法天道回復此誠足為世勸哉先生登第之初一時權奸皆欲以子妻之且啗之以厚利謂富貴可立而致先生父子固拒却之其義方之訓子可知也昔荀朗陵陳太丘為一時之會子孫列侍左右上應天象德星聚焉後人施之冊肯以為盛事尋而或迺附曹群亦忘漢嗣守之難為古今之所共歎先生父子之間名節之懿繪事所存見紫芝之眉宇言論雖貴繼叔

度之風流規無著舊之篇亦有先賢之傳此圖此辭垂芬芳於終古矣老人以郊恩贈太中大夫時官秘書監贈其父通奉大夫生仕至中書舍人終徽猷閣待制良翰以兄任入官為大理寺丞良能第進士為秘書省正字云不書以官尚德也

鄭義士傳

鄭義士婺州浦江人名德珪字子潤其先祖非宋元符中自睦州來徙好仁行義鄉人士以仁義名其里淮孫緒治春秋穀梁氏以春秋教于

文苑卷五

七

孫不分財異居門內之化肅如也至義士五世矣義士之子文嗣朝廷嘗旌其閭復其家雖役無所與文嗣至今又四世家事益治義士為人短小精悍鬚垂過其肩神采毅然見者皆以為非凡人少而稱其材辭長而樂其信義鄉落有訟者義士以片言決之人人悅服聞訟者息此與古仁賢之士異尚而同功也義士慨然特達人也常自謂丈夫處世當倜儻踔絕安能容容碌碌以投世取合哉宋季無治民往往以聚澤為群盜義士命其弟德章誘執其渠首

同里作勞柵以防冠盜老幼不驚亂離後耕人鮮少與里中振廩同食賴以全活甚衆德璋性勁直與物多忤或誣告其罪當會逮行中書罪且不測義士抱其第哭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與爾事爾止我往我以一餅祈之拜狀白矣廼奮然出就吏德璋躡其兄至揚州兄已死無及矣仰天號慟絕而復蘇君其極以歸廬於墓者再期既老語及揚州事猶涕泗嗚咽不能自己文嗣病僕訓育之踰於已子挂兄弟之事蓋如此鄉人士至今口之不忘也於戲宇內至廣也

人物至衆也蘇古及今至遠也簡策所存至寡也夫以至衆之民處至遠之勢而欲微至寡之事族姓不足籍也爵位不足資也名勢不足矜也奮百世而起群品者合德義美以哉是以君子懼德之不建名之不立自一行一言時則莫匪成德之考是訓是謀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惟孝友之秉冊亦有旦夕尋戈取責春秋國風其謫二子靡有攸處處心積慮交相為齋聞鄭氏之風者亦可以少歟吳晉之乘魯之春秋楚之構執雖

所志不同而名體各異至於獎善伐惡以垂法戒一也為史者上稽在位下逮幽隱因其可書而書之不以惡小而書不以善小而遺之也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名冠良史之策雖生有貴仕而沒無名如此者君子弗數也當時更官皆通古書知大道察乎天人之際以審興廢之幾所紀有依擬而言有精覈故其事足徵也其傳及遠也自古善人少而惡人多其班班僅見者固君子仁人之所留意也然則鄭氏死第之事豈不為世勸哉

吳師道
字正傳蘭谿人博涉群書其為文多尊信朱呂何王金石之學仕元終禮部郎中

任人
有國者必有法任法者必任人二者治道之大端也法有常制雖世世庸之國不能皆非人無常情雖至治之朝不能皆善世之尚論治體者遂以為人之難任法之不易守也始有任法不任人之說其言曰成周之時周召毛原更迭執政極治者數百年晚傳則敗迄不可救此任人之弊

也後世一定於法雖庸君中才相與生而守之
可以無事此任法之效也是不然周召之徒能
用周之法周所以盛其衰則及是任人非要手
秦人蔑棄賢智統任法得道其亡也未嘗改一
刑而搖一禁任法可恃乎法者具也人者所以
操是具也操得其人則先而不廢法之用有窮
而人之用無窮吁後世之法非古矣若曰法者
則固百世相因而無改之有司負今之法爾
夫上而公卿大臣下而伯連帥不得特生殺
之柄而擅利社稷之事下而為州縣之屬者皆
得與守令之政是具成不牽引比附拱手聽命
一若弗得增損其權輕其勢卑是雖有大奸巨
亦無所容而上之人亦曰彼不能出意以有
為則取辦於吾法而自不知任之既輕彼亦
應我以輕苟簡其弊而不知任之既輕彼亦
格而為害國有大禁則沮而為小啓民玩愒
而示天下以不信積習以夷盜病吾法法之不
行自上壞之蓋亦反其本矣將欲任法必先任
人安能逆料人之難繼其然則所謂任人者必
何如而後可曰所謂任人非必予之以太甚之

權也專之以責其切尊之以厲其節予奪廢
使得稍盡其才而微文細責不得以繳繞之
可矣吁今之任人固所不論也今之取人則愚
切或焉儒焉而不盡出於儒吏焉而不盡出於
吏旁進雜出不試而用有居多今將得人以任
法其勢不得不擇人而任任古選舉之道衰矣
豈無適其中而宜於今有乎必使進取一新有
以振厲天下之才然後徐議責任之道亦庶乎
其可也

與許益之書

漢生幼而讀書為文感氣而銳思貪博而馳能
自以為通也既而悔之謂義理之學聖人之道
於是乎在時則仁山金子講道淑婆之人而弗
果從家貧無書里良師又少閉門玩吃弗知
所向切自念道散于群經會于四書周程朱張
諸儒又表章發揮之微言精義扶露無餘矣遂
慨然曰吾他無書獨無四書乎吾無所與游獨
能尚友古人乎於是誦其書思其人優游涵
泳乎性命道德者幾時始而茫乎其大也繼而
索乎其明也久而確乎其信也嗚呼道迄孟氏

不傳毅如荀謂性惡慤如揚謂善惡混醇如董
子謂性者生之質懿如王通以性為五常之本
正如韓愈氏言性有三品斯五人者其絕類離
倫非不卓卓然著矣而皆昧於論性今予之愚
一朝而識之天之予我者如此先儒所以啓我
者又如彼奈何忍而棄邪然聞之不如見之之
親見之不如授之之精無師交以爲資亦終焉
寡陋是懼環視當世汙染論資訕笑迂闊友且
未多見无於師乎足下早登仁山之門深探王
何之傳貫純而氣清道信而學篤於僕則又道

文獻卷五

十二

先師長實師而非友也此常幸得見退而追思
世故弗獲有請一季于茲足下又警迫之以文
字者雖失僕誠不佞試以所得於先儒而致終
身行者誦言之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學
者工夫惟居敬窮理二事正若謹即存心主一
敬之事七讀書問道應事接物窮理之方也二
者皆主於致焉斯言也先儒所以會聖賢之精
微而示人以約者與備顯用本末而入德之要
與僕之生也放心而弗之求必久方將請事於
敬未能智而安也而缺焉親炙復苦是如進學

何足下論其志於其愚而辟教之弊一言以
自證則允儒之啓我也最下之成我也幸孰大
焉

與劉生論易書

承寄周易會通一部都易重真卿所編集者研
心獻其所見某河入而取與此伏讀以還竊美
其規模之廣大援引之精博茫乎其自笑也徐
而察之則有隱疑而未安者欲隱而弗白則非
朋友之義而夫所以命之之意欲言之則其書
已或流布方盛區區之愚乃敢謂言其失無乃
不可思之遲回遂復數月念與其得罪於斯人
孰若使斯人不得罪於前儒我嘗謂諸書立言
必有大綱領今董氏之書所以爲綱領者三條
元例是也以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彖曰經
夫子大象彖小象文言非標傳字謂如此幾幾
經傳不相混而相統可以合四聖人之書程朱
之傳義而觀之又序其所以作之之意則曰今
易自黃直鄭玄以孔子彖象傳附釋正經之末
而參解文王周公彖象經文之間并附文言則
始於王弼程傳主理義而仍其舊古易自呂微

仲冕以道始復而未盡呂伯恭復分上下經六十四卦為經二篇而以孔子十翼為傳十篇各為卷以合於古朱子本義主象占而用其本朱子所謂宗冕呂者不過欲學者分別四聖人之易以求之古耳若例以古人著書經傳各自為卷竊意解經者之謙德若以孔子之傳附義文周公之經亦猶程朱子之傳義附四聖人之書未見其不可也董氏之說甚美而慨然欲任會通之責其志甚大獨惜其於朱子之說考之不詳而所以論諸儒之亂古者誤至其求欲自異則蹈於前儒亂古之轍而不自知何以言之朱子嘗謂冕呂之議費鄭王互有得失蓋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參解易爻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自昔多謂亂古自費氏始其實非是可見朱子之精鑒呂子謂費氏經與古文同此呂之得也魏志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甚明孔疏謂夫子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王弼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下今王弼註本之乾卦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弼之所自分也朱子此言亦明甚矣而董氏乃通謂費鄭以彖象

附釋謂王弼并附文言而不及其以象附爻可謂誤矣程子據王弼本而為傳時未見復古之易朱子後出而始明豈得謂程子主義理而仍舊朱子主義占而用呂乎此亦誤也義太周孔因時立教變通作用不同固難執彖與卦執象與爻以求其必合復古者正欲救學者支離牽合之弊非若程朱傳義專解經旨可相附也以今董氏所編乾卦觀之即鄭氏附彖象之舊但移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句置于彖傳之上其後文言則亦王弼之舊自坤以下則又改弼之例而從鄭氏耳去彖曰彖曰而加以大象傳彖傳小象傳字部位知故而改立標幟其得失又何相遠哉且董氏以呂氏易下明載朱子辨說而畧不知考何耶其大綱領如是也固無以議焉且朱子之義自與程傳體段不同而程傳發明之義理雖自為一經可也不當強求其通天台董楷集程朱傳義而附以門人所錄已有可議况近世談易者紛紛外二家而自為說者多矣若取其議論之優長理象之的當足相發明非卓然絕識未易鑒擇彼新奇穿鑿者祇

以汨亂何有於發明也今之纂註政未免此欲
言甚長非頃刻可了若其名宇義例之未安因
筆第列之未審中間引朱子欲因邵子大易本
以方圖分作四層云云誤以為董楷其愚謂之
說如駭旅喪牛以有離之類又未可一一錄數
也董氏自云學有淵源而師新安胡一桂氏自
言得於胡為多用功此書蓋非一日意其篤於
自信未嘗從人商確而又習見近日易通四書
通等作遽欲傳世匪徒似太倉卒世有識者必
能辨之豈特愚言適先之爾信筆踈列幸勿以

文鏡卷五

十六

示不知者唯以轉扣諸宗人仲退天然與不
遂以一言見教幸甚

止齋記

本入某學道隱居有日失以止名齋識所存也
嘗為文示予且以求益因為之言曰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莫不有所止也凡吾凡席之內六合
之外倫紀之著食息之微錯布橫陳互發而交
至者槩然之中有渾然之極焉雜然之中有裁
然之則焉無方無形主制萬有而天下之勢若
息焉者凡漬者塞賢者不能過愚者不敢不及

聖人不得而名之而強曰至善不得而形之而
借喻於止以為學者之的也然理一而已一本
萬分其分在物其本在心至善為事物之止而
人心又為至善之止靜動紛綸靜為之君變化
千億唯真夫一性來憧憧不知守中易之艮其
背孟夫子之標則存豈非聚理之乳而萬化之
根與今吾子求止之道必有考於此矣愚聞之
學有要知也行也行不先於知知不易於行冥
目而趨不見鶴而張其弧可乎哉必也致格以
精之問辨以明之瞭然無疑於天下之故於是

文鏡卷五

十七

居子之齋斂子之形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忘
湛乎其若不波之水溫乎其若體物之陽鬼神不能
窺其際風雨雷電並至不能喪其守橫然而迎
擊然而當於動亦止靜亦止而吾之止者不與
之俱亡若是其庶幾於道乎

果育齋記

松江孫元實以醫學教授金華余屢與之游間
語余曰吾嘗取易象之蒙以果育名齋子其有
以申之余謝弗獲既而為之說曰艮上坎下曰
蒙曰山下出泉天下之水皆山出也江河滔滔

知其幾千里也其也或近焉或遠焉皆不能
不行而不終於山也孰知其消然而流而然而
停則一勺而已此水之初也故觀水於海之大
未若觀水於山之初人之初也蒙而不終於蒙
蒙必通蒙非愚也而通之愚也作聖之功不于
其通于其蒙聖人觀蒙係辭吾體焉真純湛然
靡定則適吾央其從如矢斯激包涵渾融中有
靈根音滋其萌輝光日新蓋果也絕方動之吸
而育也全未發之天收二者之功則蒙斯祛通
斯止平貴之歸猶必流而至于海也然動止和
資氣感相因而育又果之本也天下之道此其
最初乎元實從事於此其必有以知之矣夫蒙
之發也以剛明故蒙以九二當之剛發於果而
明根於育明所以用夫剛者也以卦言則坎以
內為明艮以止而明是明也其定而光闡然而
日章者乎聖人之剛惟恐其不明聖人之明唯
恐其不蒙若是而蒙則異矣元實天資剛明才
氣議論譁然方進而用於世寄途於醫非其志
也余是而信其有志於道故因疏其所見以為
復而願相與學焉

蘭谿州新學記

蘭谿升縣為州餘三十年任守牧者既入能有
興作神祠之修醫宇之崇官舍亭傳之新咸出
意相勝獨學宮在城東因舊制卑陋口就圯不
支朝廷右文闡科風厲鼓舞是宜在所急曾無
一人顧者者豈所謂知本哉至治元平知州夾
谷侯某銳意改作閱學部不足又慮煩民俾士
之隸籍者以力自占自夏徂秋中外告功殿
門堂齋廡視舊咸闢周垣夾廡官署庑庑實
于今嚴嚴翼翼翔羽神捷衆始肅其飭又先作
聖繪像造祭器行釋奠未幾去官事遂裕繼者
中殆弗理今知州崔侯某慨然念不日廢前功
於是葺其緒補其闕飾其所未及而州判王君
某復贊而督之既考成底績職教事自朱某來
請文且謂夾谷能新之於數月之間而六年之
獲得崔侯乃完始之者未必難終之者為不易
二侯之功其可以巨細論哉是皆宜而也愚既
直紀其事而復為之說曰因廟為學之制也吾
夫子功等天地澤被萬世非壯麗尊嚴罔克稱
王居若吾徒之靈因而大焉非幸歟昔之學誠

而矣嘗試登先賢之祠考進士之碑頌儒名公
彬彬可稱果係其居哉天下之事後出者必有
加於前而俗之趨下者常莫能挽而歸於古矣
宅廣居入孰無之博厚高明可以自致如使宏
其宮而人之取新其室而習之汚則賢州侯之
意荒矣故愚願以論於衆庶其遊居周旋仰瞻
俯察敬悚振飭思所以稱是而度越於前人哉

定性齋記

聖人罕言性難之也六經無言定者僅一見於
大學程張子始爲定性之目亦異矣夫性統於
心心定而性存今日定性未能不動是以心言
又豈非異乎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膠轕給綸千
名萬狀日至吾前持吾方寸之靈明而與之
酬酢於無窮雜然之際卒然之頃高下弛張疾
徐疏數無不欲其投機赴節合軌度而中肯綮
是必有道焉逐物者汨沒而忘返逐物者有意
於絕之志返者衆人之患而絕之者異端之失
也大公而順應其君子之心乎內外兩忘動靜
俱定其定性之能事乎昔嘗誦程子之書歎其
精奧无深與易論蓋表裏貫通天地聖人之常

又紀卷五

二十

又紀卷五

三十一

玩之哉故愚敢誦所聞而願相與勉焉

道源文獻錄後題

朱慶元中趙忠定公之貶朱子僞學之禁至今
言之者未嘗不爲之切齒痛心也小人欲空天
下之善類者必加以黨之名自司馬文正公主
程子而黨論起趙忠簡公復收召程氏門人而
道學禁至是復詆以僞凡三變矣司馬公幾至
斯極二趙皆死遠方而程朱僅免其禍可謂烈
矣夫道矣千數百年一朝至斯人而明大賢固
所篤信小人豈能誠服宜其嫉詆而欲害之源

也忠定有定策大勲誠貫日月當時不察而至
此極則尤可憾爾嗚呼天不欲道之昌耶則奚
為而生斯人也天實生斯人又奚為而蒞是禍
也此宋之所以不競也崇寧黨碑立而天下為
靖康紹興正人逐而國勢為江左慶元偽禁又
甚則勢愈蹙而時益乖幸而侂冑之誅足以頌
伸士氣章顯於其後者僅足以矯前失迹其君
臣有負於天之祐佑斯道者固已多矣我朝詩
文正公得朱子之學以佐聖祖夫其地之相絕
世之相後也而其志若合符節豈非異哉上類

文統卷五

三十二

金華文統卷第五

金華文統卷第六

胡助

字古愚東陽人以草廬吳文正公薦仕元
終國史編脩

真西山小像贊

乾淳正緒斯文未墜考其既沒西山起繼惟西
山公國之元氣忠君愛國懇懇獨至高才大德
仁風磅礴金馬玉堂林下卓制將登政府參贊
補綴天何衰運天奪其志讀書之記大學之義
伊公平生羽翼六藝形于小像德容溫粹門人
寶之一瞻三喟

古愚齋記

世之目無能者曰愚嗟也愚果若是哉類于終
日不遠如愚壽武子其愚不可及楊子之以昆
錯為愚夫如是愚果易得哉傳曰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詐嗟乎孰知後世固不以直為愚而
類以詐為智若漢之汲長儒以直諫不容於時
武帝惡其愚非所謂古之愚者耶公孫丞相之
西學阿世務飾詐以釣名非所謂今之愚者耶
柳宗元文學為唐名儒而黨於叔文身落南荒

鳴山水間自以為愚抑為古之愚乎抑為今之愚乎余性質直漫不趨俗好凡世所謂愚者莫余若也然好讀古聖賢書因得所居之齋曰古愚而翰林待制周公景遠為余書焉余欲學顏子之愚則亞聖工夫非造次可到欲學孟子之愚則今非可愚之時也若抑子之愚固有所激而不可學者若見錯之愚人不善用以服於術則余豈願學哉乃所願庶幾古之愚難之耳觀其正色立朝守節不撓取然如夏日之不可暍玩而天下使人興起慕效者固如

乎余生三十有三年矣雖尚安於古人不知於當世流俗世其故而悔之者有焉惟余豈以是易其心哉蓋求同學以充此愚而取介以守此愚發乎內而發乎外取其不取其名雖未敢自謂如古之愚然亦庶乎非小之愚也恐來者不知所以名齋之意遂書其說於壁

黃潛

字晉卿義烏人仕元為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後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

二程子加封制一首

朕惟三千之徒莫先顏氏謚言性哲式克以之故河南伯程顥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繫百世之真儒豈追崇之可後爰蒐盛典爵以上公於戲細想德容儼惕休而山立幸新禮命乎煥號以風行朕此寵靈益綿道統可加封豫國公三著施行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哲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頤本諸躬行勤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隨時從道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宋章吳敦為指於封冊昨之大國庸示褒崇於歲規矩準繩庶有存於矜式火龍黼黻匪徒侈於儀章想刑人文以對休命可加封各國公三著施行

送曹順甫序

曹君順甫與子居同郡且同舉教官予訖不調而順甫用累考序遷為溫學正其行也會子以督運吏書滿歸自海壖順甫謂子幸以一言識其別於是距予與順甫同舉時二十又三年矣劣弱無似不能使其學與日俱進詎有以增益

順甫之所乘至哉然膏從鄉先生聞乾淳師友之盛未始不歎其人物之聚學術之散也蓋發之學陳氏先事於唐六尚經制呂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呂氏爲得其宗而獨傳至於人自爲書角立競起呂氏終莫能筆而合之也其在溫則王道甫之慷慨石義嘗合於陳氏矣而其言無傳焉陳君舉本濟士隆上下古今而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屢存者亦莫之傳也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於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

文獻卷六

子荆析秦漢訖于五季凡所論述無一合於呂氏其傳之又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弗與焉三代之聖人遠矣於大道墮裂之餘而能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豈非卓然獨立而不懼者乎是未可以事私蔽錮爲其話病也冢鉅淪沒晚後無所依風示響接第以世之所共傳爲信遂使散者不可復合不傳者日就湮墜安知紛然不同之中有混然大同者在邪夫考師友源流之自務合乎聖人之本統以一諸生之道德學校之重事也故予敢以爲順甫告是雖非有

以增茲順甫之所未至其望於順甫則厚矣他日順甫歸休而與予游於鄉校尚提其緒論以祛所惑焉

婺州路新城記

婺在吳爲東陽郡在梁爲金華郡隋肇置婺州國朝卽州建路設總管府而郡城之初始靡得而詳圖志載宋宣和四年知州事范之才重築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之舊爲門十有一後窒其四而存其二東曰赤松南曰八詠曰清波曰長仙曰通遠西曰朝天北曰旌孝連今二百有二十年圯壞弗葺非一日矣聖人有作一視同仁八荒之內莫非我室我闢林林總總之衆相安乎鑿飲耕食無分乎此疆爾界而皇靈所被封守有蔽隱然若天險之不可陵不假參以人力也顧以承平茲久興事者習於因循忽於細微不測之變起乎倉猝中區倣擾而旁州此縣民謫不寧於是行中書省用江東浙西列郡之請得治其故城而新之以備非常謂浙東地瀕鉅海尤關於要害併下其事于帥閩公郡府相其便利而講行修築之政焉發實

肅政廉訪司治所今副使伯鼎訥奉政公僉事
充滿鐵穆爾朝列公奉議王公武暨照磨某官
王君某咸以爲有備乃可以無患此古之良規
今之切務屬總管太中陳侯伯頴不花亟謀興
作僉事鐵穆迭爾奉議公適至交貨其議陳侯
亦自任爲已責而不敷後爰頒其役于州縣州
縣之長吏各率所部之民來聽要東資糧既具
匠傭既集乃擇日以興事大家則量地而賦工
中產則輸財而佐費庸落屏蔽次第就緒然以
古之言地利者蓋曰高城深池今外濠堙塞城

已高而池未深也不可憚其勤而諉於方來由
是役既輟而獲舉藉向之役所不及者使出錢
爲饒直募同民米即工而官給其食惟求故道
踴鑿而濬濬之州縣長吏則更休迭進以董其
役則役公自尾視臨督視令繁屬某等相繼總
其功程爲之經畫勸相經歷某官某繼至副使
公藉其休暇爲多焉城之綿亘悉仍其故址以
尺計者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厚二尋有四尺高
二尋有二尺以今昔之度準之俱有加於舊鎮
莊雄峻則昔之所無也七門並啓高鍵如式而

西北二門皆環以墮城甃石爲路脩與城等崇
甃爲堞其崇五尺屋于門觀之上者七以謹候
望屋于雉堞之間者三十有六以嚴徼巡其南
因大溪以爲險北東西三面壕之脩以尺計者
八千六百二十有五廣六尋二尺有八寸深二
尋有六寸跨以三鈞橋過以三石壩壩高水絕
則列樹七星橋以防其空都屋于壕塹之旁者
三十有六而樓戍卒於其中凡城之役起至正
十二年春閏三月己亥訖其年秋七月乙酉積
日爲百有七壕之役起是年冬十月丁卯訖明

年夏五月甲申積日爲百九十有八而畢濬于
成居者有恃而無恐往役者以分之所且爲而
忘其勞陳侯使序次願末以授某曰其爲我書
而錄諸城隅用昭示于後人其竊惟易於卒戒
不虞而重門擊柝有取於豫使節所蒞要爲會
府民物萃聚敢或叢劇儆戒無虞而陰鎮潛弭
姦覲之萌誠有不容緩者鄰境之杞鼓相聞而
發獨按堵如故居安處危思患豫防及是閑暇
而汲汲焉圖所以固吾圉夫豈過計也哉矧今
風紀之司弘宣德化而人知尊君親上撫字之

官博施恩信而入樂越事赴功且將以民心爲垣壩士氣爲樓櫓精神俞合與山川之脉絡相爲流通益重金湯之勢而於地利人和兩盡之矣國之保障永永是賴嗣爲政者所當知也可無書乎

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由裴李仕魯食采柳下因以爲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爲官族宋南渡初有自解徙杭者生子曰森又自杭徙婺之浦江宋於縣西烏蜀山歷四世至公之曾祖

文忠公

考諱蘊俱諱晦弗仕而寓迹於醫祖考諱補之迪功郎主簿興府崇寧縣主簿考諱金志翊即高郵軍馬部縣令八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莊安路四川知州能騎射追封浦江縣男妣俞氏追封浙江縣君公之生也外大父開門俞公葵暨四州府君同擢右科進士第四命之曰貫義取兩文易而武贊於今文爲貫故公自署其名爲貫云公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嘗侍四州府君謁神祠得旁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人復置而還之四州府君大驚知其器量不凡期

文忠公

以遠到非歲遭受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義多所發揮既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鳳梧呂先生思齊粵謝先生翺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義相高間出於古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慷慨激烈卓然絕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在右周旋日新月讀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杭於宋爲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公徧游其門無不折行輩與爲忘年交而與紫陽方先生四雅陰翼先生開南陽仇先生龜句章戴先生表元隆山年先生應龍永康胡先生之純長孺兄弟交尤密往來咨叩無虛日凡學問之未末文獻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發於論議言必有徵不徒事浮藻以追世好也諸公亦往往喜爲之延譽由是名聞於一時初東平王公侯持使者節按察屬部大舉學政教官之備負充位者一切謝遣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之老於文學者補其處於是四州府君爲之起而主教於鄉邑公在侍側王公一見輒加器重亟稱薦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進意後十有餘年始以察舉爲江山縣學教

論之爲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則遊焉雲海鳴嶼間公不鄙夷其所至日與爲七言數陳仁義道德之說人多化之用累考赴選集於京師中書左丞張公思明首令子弟來就學達官大人得公文皆奇其才公例當教授一州用薦者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改擢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由助教爲博士轉將仕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遷徵事郎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過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洽權古今之宜而爲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沅州歲貢包茅四十廳茅輕舟楫多致覆溺公請附以他貢物鎮其舟至今以爲便動感大臣請謚者數十家文移山積久格不行公悉爲考行易名以上凡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僞爲部使者所劾他使者力辯其誣後終於大官當得謚其家求於謚議中母及臨江事公曰著其事所以白其非辜安可沒乎其子乃歎服柄國者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聚其敢忤公獨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于洛郡長吏列上儀曹乞加

封爵公以爲神最能誅民不治矜爲亂宜下所部禁戒之儀曹符本郡如公言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公才任風憲臺再上皆不報西外以文林郎爲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視事伊始吏循舊凡以例卷進歲爲米八十石公斥去之歲來莫有敢進葉兵弊者罷與郡學父廢公爲新其棟宇聘名儒爲學者師士風以之復振道士作廟屋授學地東湖書院田爲僧所據者三十餘畝悉奪而歸之他書院不藉於官者無慮數十舊設主領一員司其金穀之出納公命勿設而以其事分隸所在學官置城尸教席者不任職士子因指其短長交攻互訐公折以片言而各當其罪莫不心服修漢先賢祠儒子墓立宋高士蘇雲霄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苟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爲也南康倉吏生飛林連逮繫百餘人公被行省及憲府檄獄其獄鉤撻隱伏而得其情所平反者衆人尤服其長於政事秩滿而歸杜門不出者十有餘年自號爲蜀山人扁其齋曰靜儉室廬僅庇風雨饘粥時或不給處之裕如若將終身

焉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中朝諸老少
已凋落近臣以公名聞于上乃以翰林待制承
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起公於家公慨然出見
使者退謂人曰吾老矣忝列職禁林儻緣次對
而獲陳堯舜之道以裨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
會有詔復行貢舉法留主文衡於鄉闈峻事乃
行到官僅七閱月俄以疾卒于寓舍至正二年
十一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省墓院監皆來
致賻集賢吳大學士直學國子吳博士師道並
敦鄉曲之義共經紀其喪事靈輅南還諸公引

八文獻卷六

十二

締陳真於都門之外道路之人咸爲客羞隕涕
夫人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前公十二年卒以三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于縣西通化鄉荆山
之原子男三人長尚次同少因孫男三人拒額
穆耜早夭額以父命用公廕入官未調女一人
公氣韻沈默高量堅凝平居未嘗見其疾言遽
色雖有桀驁者亦皆望之而意銷茅友本乎天
性第實出後外家俞氏遇之恩意彌篤讀書博
覽強記自經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
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數外書靡所不通故其文

涵肆演迤春容紆餘才光而氣充事詳而詞麗
蔚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奇逸
而意味淵永後學之士爭傳誦之工篆籀楷法
善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贋晚益沈潛於
理學以爲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錄廣輯
三卷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烏蜀山
房類藁二十卷公之葬也御史中丞張公起巖
以居冑監特風有同寮之雅故旣爲之銘納壙
中自等復奉門人宋濂之狀屬濂爲之表揭于
冢上濂與公居同郡學同志辱游於公最久知

八文獻卷六

十三

公爲最深所以圖公於不朽者濂之貴也是用
弗讓書而授之碑刻焉其辭曰神居河東爲唐
望公從宋南遷再世外官公生其季逮今盛際
以文易武承考之意延祐初元朝多俊賢公游
其間翱翔後先于予而來列于庶位詩書禮樂
孰非吾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蛇遺世獨立一紀
于茲國之老成日益淪謝鋒車在門公不俟駕
有懷欲陳堯舜吾君輪當次對乃以訃聞乘化
而歸公乎奚憾士林盡傷失其一鑑斯文未喪
議刑具存表以石章刻在墓門

張子長墓表

上即位之十一年分命儒臣纂脩盛金宋三史
今師相以監脩國史領都總裁既進擬收權遺
逸之士四人以兩院吏對之職俾各筆削仍奏
群子長爲本府長史使者奉驛券行四千里求
得子長於金華山中力辭不拜四方之士莫不
高其風後五年申命史臣纂脩本朝后妃功臣
傳於是山林特起之知皆正除入館俾預討論
子長名在五人之列以翰林脩撰儒林郎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召復避不就使指有嚴
不得已爲之起行至武林驛卒辭而歸士益以
是高之子長之才之美遇絕人遠甚其無媿於
前脩可傳於來世者則不在彼而在此也子長
姓張氏樞其名子長其字幼聰慧爽朗受教於
父屏巖先生而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金石遺
文千餘卷子長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且能
通其大意年十四五律筆成章頃刻數千言嘗
作小臣策議宋高宗忘親事體而追爲之定復
兩宮之計以爲當於相於實史莫有知出此者
時前代遺老多尚存無不降歎弱齡益自愛重

壯門不妄出頗易視當世直欲方駕於古人同
郡之士與之交者可以縷數暇日寓情卮酒意
氣豁然視餘子蔑如也海內賢士及名卿才大
夫至於是邦皆以得見爲幸或問以古今治亂
政治得失咸樂告之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
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後先皆歷所曉誤及一
人則其世系閭閻與才質之良惡歷歷如指諸
掌論事後當成敗不旋踵皆驗初東萊呂成公
倡道於婺不幸天不假以年故婺之言性理悉
本於紫陽朱文公由文公五傳爲白雲許先生
子長少先生二十二歲先生偶見之漫以漢
高帝何以取天下響應口而對出入經傳貫穿
鉤引語蟬聯不能休先生大奇之問數日子長
以書上謁先生答書勗之以正道期之以大成
子長請就弟子列先生不可始終以朋友待之
自是子長益歛華蓄銳趨於實學日以粹其
能不失乎進退之正者學力所至也凡爲文務
推明經史以扶翼後道不善作詞琢侈靡諛諛
戲豫放浪無實之言謂學春秋者必始於三傳
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辨析其是非會通其歸

趣余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為三傳歸一
義三下卷又謂啖氏於春秋卓然有見於千載
之下而陸氏繼之所集春秋微旨以朱墨別三
傳之當否歲久漫滅寔失其真乃重加考訂為
三傳朱墨本若干卷言有未周意有未暢則出
新義以補之金之距儒大尊敬先生有春秋備
忘又未及行於世暨入朝朝先生之諸孫公儼
以憲節來終於婆率其葉諸子長為之校讐乃
因近臣以聞而制焉謂三國之正固固不符辯
自古國必有號號亦從其實而書之漢之為漢
未嘗稱蜀陳壽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緒遂以蜀
易漢抑此所以伸彼也壽又獲罪於諸葛武侯
而壽又為武侯子瞻所譴故於武侯之駿功偉
烈多畧弗著而武侯再建司馬懿亦沒而不及
內以報利滅外以為時諱也然周壽之所師力
贊後主緻歎於魏賁降覆國壽不以為非反善
其策餘所書往往類是乃糾其紕謬之害義正
其繁簡之失宜為判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
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紀為續後漢書七
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書於其君者舊史或

諱不書或書而失其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
為更定而於漢事必備載以詳正統或一事數
說必參訂使歸于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咸有
論著繫于各篇之後名曰訓志經進檢討危君
素言子長是書立義精審可資勸講朝廷為下
本郡取而上之宣文閣藏焉它所著有林下竊
議一卷西江張公平譜一卷謂宋之亡也將相
群臣伏節死義者固已有傳在史氏早官下士
吏卒文婦之死者多史所弗錄乃詢諸故老勞
宋釋官符若干人為宋季逸事若干卷平昔所
作歌詩箴銘贊頌碑記序說誌狀之屬有數帝
編若干卷其言閎深浩博而峻厲繁有援據積
切而論議純正九長於敘事而扶善遏惡率能
使人有所感發懲創至於微辭奧義又有未易
以淺窺者大抵其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
學故言無所苟出處之際無不克踐其言江西
鄉閭嘗奉書幣迎致子長司其文衡返其幣而
卻其請蓋塲屋之女非子長之所謂文也子長
之先占籍臨海唐乾寧間避地來徙遂為婺之
東陽人宋末稍有出而仕者曾祖日新承節郎

祖父諒迪功即父觀光屏巖先生也娶金華潘氏又自東陽徙家金華先生少游太學德祐納主從三宮北上用執政薦授婺州路儒學教授階將仕郎仍刻印以給之娶歸皇朝之後有學自先生始在官十年改觀紹興路平準行用庫大使循新例換轉仕佐郎以母老不赴遂弗仕家食者垂四十年而卒子長生於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卒於至正八年八月四日享年五十有七娶王氏既不免終事子長故子長無子為之後者長曰煜字氏甥之子也父曰然族人之子也以十年十一月九日卒子長極葬于金華縣柏墅鄉信義里許先生之歿以其子元屬於子長元欲師事之而子長則以先生之待已者待焉子長之葬元既狀其行實之詳乞銘於危君且求潛撫其大者表于墓隸先是浙東部使者文薦子長章九上俱未報速論撰之命下潛撫承之北扉法當歲舉守令一人因以子長應詔廷議以子長累微不應重於勞以州縣之事遂格不行子長平生大節非獨為士者知之宰執大臣亦知之矣夫既有以信於今

不可無以貽於後元所以汲汲焉為之圖其不朽也後漢史稱樊英初被詔命舍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豈不以其名最高故其毀最甚乎蓋名者衆人之所忌君子之所避也嗚呼子長明炳幾先熏不自焚膏不自煎以保其身以歸夫全松相九九清風凜然後今千年過者式焉

方齋銘

鄱陽胡君以方齋扁讀書之室而俾其子益來徵銘為之銘曰與之方輪以圓而相資鑿之方枘以圓而相遠天下之方盡於五寸之矩所不能盡者物情之不齊是故君子方以正己之度圓以任物之宜主至靜以為德不自毀于朋隨匪惡圓而喜方諒所秉之莫移爾息爾藏矩範在茲無矜而名尚允蹈之

金華文統卷第七

吳萊

字立夫浦江人任元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而授徒著書卒其徒私謚稱淵頴先生

與黃明遠第一書論日夜食

頃見舉穀梁春秋遠夫有日夜食之辨及觀劉氏權衡亦謂春秋據見而錄不應書日夜食何休難之得矣鄭康成強為文過耳予嘗考之日月之盈縮有常度則日月之薄蝕者候之亦且

人文卷七

乙

有常聖人之作春秋所以宣明曆數而示諸人者固不能必日之下夜食也莊之十有八年三日月日食上不著日辰下不稱晦朔是則穀梁求所以解經是以知日之有夜食鄭君知所以驗日之有夜食以故寧分穀梁之過而不辭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世脩其業以攻其術孔子為春秋之故亦脩殷之故曆夫曆春秋之所重也後之儒者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必先推考日食以驗春秋何則日之行也有中道月之行也有南北九行當其晦朔之交或

食或或食深或頭月世善筭者所能及也言月食日者因其無食書于子嘗推鄭君乎前月之晦日入久已虧傷蓋天之晝夜已虧傷以天之昏明為節而後見日之有虧傷一日日始出而虧傷其虧傷則可謂夜食耳夫自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時者而論之天縮日一日一夜一周月已不及十三度有以及之一月之間積之四百九十九日月日也天運之參差不齊日食之在晝在夜不可沒夜行地下則將不得為夜食乎徐邈曰日夜食泰山者夜半觀海出日入世之間間猶故也於

此而或食謂之朔食可失晝食未可也又安得
不曰夜食乎予嘗遠徵前代魏永安二年十月
己酉日食也下虧從西南角起近據宋世淳熙
二年九月望太史言月食在夜新曆楊忠輔
言月食在晝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食在
晝卓澤陳大猷言日食且在夜月猶有晝食又
况穀梁已有日夜食之傳乎夫曆本春秋之所
重者也今而曰孔子從周何嘗考殷曆設考之
吳今論語家語禮記中庸皆不見也雖然論語
所載詩書禮樂皆嘗討論獨無一語及春秋將
謂春秋非孔子作可乎襄之二十有八年書春
無冰哀之十有二年書冬十有二月蝨不宜有
蝨而有蝨可以有冰而無冰是二者仲尼或指
以為司曆之過魯曆差矣則殷曆庸有不考者
乎今而又曰杜元凱嘗用劉歆三統曆著春秋
長曆亦不曾因推長曆言日夜食雖然元凱長
曆晦朔參差甲乙并錯委曲從傳反謂經必有
誤是雖未始明言日食之在夜吾以天運考之
則必知日之有夜食不取謂聖經之必無也抑
長曆併考古今十曆乃知三統最踈固不肯因

而用之以著長曆長曆大梁劉洪乾象曆耳乾
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殷曆斗分粗故不可
通於今姜岌有是言也庸詎知春秋不用殷曆
乎今而又曰自堯以來因日之出納為晝夜若
日出而已虧傷便是晝食不必言夜是故旦則
驗日初昏則驗星此說善矣然聖人之作春秋
所以宣明曆數而示諸人者將不復以日月薄
蝓之故而後定也不然則固不能必日之不夜
食也嗚呼天文曆數之學不易言矣聖人之占
天也有可以度數求者有不可以度數求者而
其理固自行乎其間又豈得以吾耳目之所及
者而遽定也哉然今日夜食經本無明文惟
見於穀梁子穀梁子魯學也至漢鄭君信之晉
范甯又信之今之世寧者主胡氏胡氏亦信之
予固不敢以不信也然則吾明遠之所舉云者
傳之不信而惟何休劉歆之緒論是徵故又敢
始終辨之

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雜說
昨出古詩考錄目漢魏以下迄于陳隋之間千
百餘年正聲微茫雅韻廢絕未有慨然致者于

古學者但所言樂家所採者為樂府不為樂家
所採者為古詩遂合樂府古詩為一通以定作
詩之法不無疑焉竊意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
必專取其辭持以其聲為主聲之徐者為本疾
者為解解者何樂之將微聲必疾猶今所謂闕
也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大樂官
第能識其鍾鼓錘鐃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
無其辭乎辭者特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
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詔為文始武
為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辭十
有九章乃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
無辭後世又音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
實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
如等數十人作為詩賦又林春楚燕代之謳使
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
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抵牾者多然孝惠
二年夏侯寬已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
始於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為新聲不用舊樂
耶自漢世古辭既為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
錄則具載其辭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廣輿

以降大樂官一皆賤祿為之魏三祖所作及夫
歌章古調率在江左雖若流哇綺靡猶或從容
閒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為華夏正聲
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舞巾拂等四舞皆
存唐長安中工技漸壞其能合于管絃去吳音
浸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
北方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京
龜茲樂倘其辭之倫缺亦必止存一曲豈其聲
之散漫也為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
曾不能倚其聲以製其辭而徒欲以其辭勝齊
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世又
以古體為本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
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班等曲古者
以為標題下則著述別事今逐形容二禽之姿
以為辭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
之相和若矣尚何以樂府為哉傳有之興於詩
立於禮成於樂蓋詩之與樂固為二事詩以其
辭言者也樂府以其聲言者也今則欲毀樂府
而盡為古詩以謂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
不可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

操多出乎楚漢或有聲無辭其意輒高遠可喜而有辭者又不逮是則樂家未必專取其辭而特以其聲為主者又明矣噫今之言樂府者得無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鄂君子皙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相越人歌之曰盍兮林草濫予昌松澤予昌州饒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瀼秦踰慘促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寧中洲而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詒耻心幾頑而不絕

八文統卷七

予知得王子山有木方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辭則楚楚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況自今距古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非孰是不亦難乎昔唐史臣吳兢有樂府解題近世甫田鄒樵又為樂府正聲遺聲然性愛奇卒無所去取就則列叙古樂而復引吳均輩新曲均豈可與漢魏比倫哉若樵又以天時人事為獸草木各附其類無時世先後而欲以當聖人所刪之逸詩是亦無異乎文中子之續詩也今欲一定作詩之法且以考古自名古樂府之

名不可以不存存之則其辭是也擬之則其聲非也不然吾願以李杜為法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其聲之有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幸悉以教我毋多讓焉

張氏大樂玄機賦論後題

卿子北遊京師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法也自東都留守樂氏奉其樂器北趨燕都燕都喪亂又徙汴汴燕陷沒而東平嚴侯獨得其故樂部入國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公遂典樂向日月山來觀七堦宮縣登歌文武二舞

八文統卷七

今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今樂戶于孫猶世籍河汴間僅能錄其鍾鼓瑟琴不復能究其義矣予因考求前代議樂自和親以下更六七鉅公而議論莫之有定前日之宿縣者本謂樂和曾未幾時曉已改等或云樂失之清或云樂過於濁樂工治卒且深厭其爐鞴鼓鑄之勞則或自取其樂之協特扣銅齊以齊之當軒臨試雖以老師宿儒終不能必悟其銅齊之輕重而徒論其銅律之清濁也迨夫崇寧之世魏漢律乃以蜀一點卒為造大晟樂府遂頒其樂書於天下

蓋謂古之制樂者惟黃帝夏禹得樂之正何則
聖主之票賦上與天地陰陽為一體聲則為律
身則為度故夫黃帝夏禹之制樂實自其身而
得之臣今請以聖主帝指三節三寸定黃鍾之
律中指之徑圓又即疎而定為度重推衡樂以
是制則臣將見其合天地之正備陰陽之和而
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是時惟丞相蔡京最
神其說先鑄帝鼎八鼎復造金石鍾簾雕幾刻
鏤蓋極後世之選已然以崇寧之指尺既長而
樂律遂高雖漢律亦自知之嘗私謂其弟子任
宗泰曰樂律高北方玄龜水又溢出律高則聲
過哀而國亂水溢出則國有變而竟主聲過是
不久矣嗚呼漢律所制豈復有加於和現以下
諸人所論之樂哉然且至今沿襲相承未聞有
所改作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雖然
崇寧之樂亦可淺矣蓋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
樂二曰俗部樂三曰胡部樂古雅樂更秦亂而
廢漢世惟采荆楚燕代之謳稍協律呂以合八
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
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夷風乃隋平江左魏三

祖清商等樂存者什四世謂為華夏正聲蓋俗
樂也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茲入白胡祇婆
善胡琵琶而翻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家猶有
大石小石大食般涉等調大石等國本在西域
而祇婆即是般瞻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為大
簇羽矣由是觀之漢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
以宋則復悉以胡樂定雅樂唐至玄宗胡部坐
俗部立樂工肄樂坐技不通然後發為立技立
伎不精然後使教雅樂天下後世卒不復知有
古雅樂一之聲矣自唐歷宋大抵皆然是猶未
能究夫樂律之元而僅奉奉於黍尺指尺之間
異及乎大晟樂府之立吾殆未知其尚有胡俗
之雜耶抑果雅樂之正也夫以雅樂平凌而聲
緩胡俗繁碎而聲急今大晟之樂律太高樂聲
急矣當大晟樂書之行教坊色長張保曾製大
樂玄機賦論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調本不脫乎
龜茲白蘇祇婆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
四部絃管猶或尚循乎大唐五代黎園法曲之
道此非胡俗之雜行者乎且雅樂之未易遽復
也然吾就保之所學嘗謂樂工肄樂先須通達

張記巧妙斡旋復窮十載晚夜之思而務詣前
人格範之正固不可以草茅無識而輕議樂又
况漢津蜀一點卒稍窺范景仁司馬君實之議
論而且得與夫黃帝製禹配食於樂成之廟尚
可至今公藥而不變耶於乎誠以世之通音曉
律者或少也夫何天下四方之所謂俗伎樂
率多輕佻剽殺嗥呶縱肆前緩後驟不中音節
它則倡優雜劇類且青紅金抹子其雜擾導淫
教牒不得禁止然以胡俗之樂音節不中則聲
氣淺浮而日趨於薄倡優之伎禁止不行則風
俗流蕩而不知所返此雖小節所繫甚大漢諺
有云宮中好高聲城中高一尺宮中好長袖城
中全匹帛意者朝廷合議先正雅樂然後天下
四方悉更胡俗一部之不正者悉歸於正而後
止殆不可視是為千古之絕學也然古者律曆
二事更相為用大史郭公一嘗定曆誠瞻世所
未有子謂宜依古法緹室葭灰隨月候氣天地
之中氣既應則鍾律之中聲當無有不應者要
在久而後驗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
嗚呼崇寧之樂亦可變矣吾又安得夫伶倫紫

援之徒而與之共論樂哉

會稽傅氏夏小正注後序

夏小正本古書殘缺近會稽傅崧卿頗就大戴
禮校讐刊注刻在會稽學宮蓋昔孔子嘗曰我
欲觀夏道是故之杞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
說者則謂夏時夏小正也聖人當春秋之世每
告顏淵以王者百世通行之道自曰行夏之時
殆取其歲時之正政事之善也此豈果謂夏小
正之一書哉周公之時訓呂不常之月令類若
一本於夏小正而又加詳漢魏以降嘗建讀時
令之官凡以夏禹周公之典世宜守之而不取
有逸故也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
之且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
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
不可以非時而暫廢苟不即行而暫廢則天下
多滯事矣予試論之天之與人一理與氣而已
蓋惟理常為主而氣之所運一屈一伸一開一
闔暑焉而土山焦燥寒焉而川澤凝沍天下肖
應蟄蟄根莖浮生之物無不熏蒸融液周流交
灌而舉不得逃焉理固在是也聖人之所以為

人每全其理之所賦而又順其氣以行不敢少
逆因時制法按月布政春夏陽舒而賞慶行秋
冬陰慘而刑威作是皆悉本乎天之一屈一伸
一開一闔而固非我有作為於其間萬一有逆
乎此而天道遽為之變一言之發與某休協一
事之動與某咎應春秋洪範家類能言之而後
儒或識其近者此猶謂時訓月令之可盡黜
者也嗚呼夏禹周公之典不幾於遽逆矣乎夫
夏后氏之政典嘗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
殺無赦然所謂先時不及時者豈有它哉春養
孤子秋食耆老每事不敢有違其時者是謂經
制盛夏非行師之期而出師窮冬非辟青之日
而肆赦則是一時之所值有不察不舉其事者
是謂權術自天道而觀雷霆霜雪一切各以時
至者則理之常不以其時至者則氣或有以
之而理則非常聖人之典亦道其常者而已矣
今而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
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
不可以非時而暫廢是徒苟用乎一時之權術
而終不得乎王者之經制且夏禹周公之世因

時制法按月布政天下亦何嘗多滯事哉為此
說者殆不究乎天人之一致而務欲裂而二之
者也然而古者聖人之道每與天地之化相為
流通泊然而神明內居實然而氣化外變是故
冬而振雷夏而造冰宜若或違於天而天固不
能違之此不可以一槩論也自惟聖人知其理
之若是而必道其常以垂世立教陽氣一通則
鑽燧出火陰氣一歛則築室歲永觀其所以彌
綸匡贊節宣調變於天地陰陽之間者豈為無
所用其心哉達賢君子治其一身且順天地四
時之變調其居處節其飲食禁其嗜欲適其志
意一國之政譬之治身則又大矣傳不云乎周
歲多煥泰年多寒是特時乎夏禹周公之典或
流於舒縱遲緩或陷於嚴酷刻深而不自覺焉
者也由此觀之孔子嘗有取於夏時者天時與
王政相參王政得則天道自應後世儒者乃欲
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則先聖人不謂其歲時
之正不謂其政令之善哉嗚呼此亦不得其說
矣

讀唐太宗帝範

初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太宗嘗手擬以教太子五代喪亂書有錄而遂闕暨今上征雲南焚夷始出以獻而舊十有二篇復完予聞古今欲治之主不世出嘗必立為治天下之法使其後嗣子孫有以世守之而不敢失墜不幸而一旦帝庸懦弱之君或繼其後亦得有所扶持憑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此雖三代聖人制基垂統立經陳紀而務欲定為法度典章者然亦不過數傳則已自棄其先祖之訓廢國敗家接踵而有夏之大康商之帝中武乙周之幽厲宜石無異於漢唐之季世然猶幸賴其法度典章之有然播於宗廟布在有司賢聖之足繼有赫然而振起者有此具也自是以來漢季秦亂而高祖立漢家之法唐受隋亂而太宗設唐室之制嗚呼漢法遠矣蓋推唐制傳之未久而天下多事夷狄侵凌藩鎮跋扈盜賊相挺而起莫之能取此其故何哉常隋氏大壞太宗始銳然盡舉天下於盜手即議立國法粉飾朝章誠欲創其基業於前而特垂其統緒於後使後嗣子孫得以繼續而行且將有待於此而不害於無所

者者是故職官之任定以常員師徒之備設以府衛用以授田則口分世業之法均度以歛財役民則田租身庸力調之制不紊自古者聖賢之道不作而一切霸強苛簡之術用大宗乃能慨然庶幾乎先王仁義之意而務成貞觀二十餘年治平之功自漢以來可謂古今欲治不世出之主矣然而太宗每知太子之仁孝慈懦恐不足以任國而僅述古昔聖賢之遺訓帝王之常法強而教之謂為帝範及至太子即位曾不幾時內則惑於嬖倖外則斥逐賢相則夫天下國家紛紜變故之迭至曾不可以思慮而無防者卒至於易姓改號殺謬宗姓而後已然則其有所扶持憑藉且不至於盡亂而僅存者賴有法也惜乎當時太宗立法之際身教則從言教則訟每求其所以致然者自其法度典章之中或不能自免其瑕釁間隙之可議書有之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太宗之為治無乃文謨武烈一本於正又能無缺者豈或猶可憾者邪何則太宗親定字內蓋因隋氏高麗喪師之後而得之自其

即位 咸亨厥薛延陀西制高昌徙其種人編
置於遼州郡而蕩然無有蕃漢內外之防及其
晚年又且東征高麗溺死而弗已足雖高宗之
慈懦猶襲其故深異乎漢孝元之議罷殊崖者
降及數世而明皇繼之君臣宴安邊隙數動至
竭天下之兵委之西北付以藩臣中國空虛大
盜承之而遽起由是天下多故藩鎮繁錯奚契
丹深入河北吐蕃回鶻連陷秦隴震驚都邑師
徒撓敗土境日蹙而唐室之號令所及曾不出
淮浙已廣數十郡地而遂已職官之任師徒之
備授田之法欽則役民之制大抵悉改於其舊
此豈非當世邊境用兵之或過遂致蔓延於中
國而不少熄哉然以唐之子孫裔庸懦弱或危
或微不絕若綫是雖太宗之法守之有未盡替
得以扶持憑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誠求其所
以致是亦由太宗平日貪勝好名之過瑕釁間
隙實有以先開其源而漸熾其禍是則太宗前
昔包括四海指麾群夷適足以為當今屈已和
親敗軍卻境之効不可救已夫然故唐之一代
天下之致治莫如太宗天下之致亂亦或自於

太宗而後世議者不之覺也嗚呼子觀太宗之
忘嘗欲法三代欲行周禮遂緇封德彝之說而
專用魏徵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可處
又使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得者一本
於正無復可議則雖三伐聖人劍基垂統立經
陳紀之道何異於是然而太宗終以不能企及
者是亦貪勝好名之一過也詎不信夫
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且超於南
或推皇帝王霸之畧或談道德性金之理彬彬
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不可勝紀蓋東萊呂公
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於史求康陳公同父
方輿之上下顧其議論而獨貴於事功夫以
國家兵戈離竹之久王業徧安人心不固紀綱
廢壞風俗蕩焉而失防意將自有酌古準今知
時識務之士雄豪智勇闔爽穎茂而出於其間
或者猶慮其古方新病之不能以救亟也當此
之時同父嘗陳征討大討右陵倪先生林實先
後同父草書萬言欲以兵載自效不下同父然
同父因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於罪釁至老

得高第終以不得馳騁於中原而遂至論說先生方自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知里至必罪廢此等語故雖有志焉而終以寒蟬而老死蓋予每觀先生之書則爲之沈吟嘉惜而不能自已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若爲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微塞之迹近繪以爲圖張之屋壁而預定其計策逆料其戰守者不一而足是將顧出爲當世有用之學而不欲僅爲儒者陳腐無實之空言當時之士惟同父爲能知之先生亦惟寄示同父而不遽以之及者也然先生生之志且與同父獲用於世天下之兵蜂集蟻聚踴躍未可知必也人心國論之既定于一力守東南以爲保障專意西北以謀進計江淮襄漢日以寧謐秦鳳陝之閒遺民無義士盡節尚不爲無補於萬一者是則後世所以不有取乎樂毅之常生而重恨曹公之淹淹待盡也夫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若方若於一隅而高跡之所被者事不能以偏歷黃河之源出於崑崙黑水之流濶於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

據依遠相億度蓋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自星宿海發源歷九渡河而後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黑水復沉其西界而徑趨於滇越之外竟若可以燭照而類計者譬如談天文者每以洛陽居天地之中然而南至比景北踰鐵勒斗極出沒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準又豈得徒溺乎羲和運天之器而獨不少究乎周髀勾股之法哉是故先生輿地會元之書茲既不能以復見至於華纂內外境土微塞之圖則猶未免乎畧差矛盾而未盡善者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而有用者矣當呂公云亡先生臨書同父謂宜力學以紹呂公後而同父唏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表於世自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墮於黃茅白蒿而欲以爲同竊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鋒口結舌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亦玩時愒日偷懦憚事而不足以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生者也籍令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

又無貴乎永廉之事功則其所就且將不止於此雖然今之學者尚可及耶吾固未易以王道霸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初武夷謝翱臯則嘗因先生之書選爲一編今始得其全快號曰雜著者觀之又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深塞棟宇傾蕩堯兒牧豎悲歌踈踈猶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况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于此不極也是又古今文士著錄藝文者之一歎也悲夫

唐律剛要序

文苑卷七

二十一

予嘗讀唐律每患其繁難省故頌剛其要且務觀乎古今立法之淺深用刑之輕重又從而序論之曰夫古者先王之治人也以德而輔之以刑後世之治人也德則不足而惟刑辟之是用春秋傳所謂三代之衰然後制刑者也自戰國之世魏李悝昭造法經商君受之以相秦及漢悉踵秦故歷代相因至唐則又承隋開皇之律是蓋唐律本隋漢律本秦其實一出於戰國李悝盜賊囚捕之緒餘而已不復二帝三王忠厚哀恤刑期無刑之本意矣然以秦之爲秦焚

或先代之典籍坑修儒生猜驚強暴嚴戾刻深而詔天下學法令而師吏惟隋則亦庶幾近之而任法者也茲當秦之時孔子沒而異端起處士橫議而說客妄售其所自爲術是非矛盾紛相勝然秦方遣仁恩尚首功而儒者又不文直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爲治若夫隋氏之初江左齊梁貴濫靡代北周齊習蓄夷天下幸歸於一而風俗未淳朝廷議政之臣類皆俗吏米蓋之徒苛刻煩碎不甚有紀故隋且惡其連篇風雲滿篋月露華而不實者而猶未嘗識夫儒者之真亦且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爲治孟子曰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秦則不知儒而不用非自暴歟隋則不知真儒而不得用非自棄歟是殆秦之任法雖暴於隋而隋之任律則猶襲秦之故智而或過焉者也夫以秦隋權吏之是仰法之是徇自謂其法律之密督責之峻可以肆其鉗制束縛之術於朝廷之上故嘗以一人相許猜忌之心而盡疑天下至於衡石程書衛士傳發而日有不給及觀其所以爲効秦則始皇東巡西狩而郡縣

之供調不聞不足隋則文帝黎陽洛口倉度豐
盈而其後猶足以聚數百萬之盜賊而不盡誠
可謂極其盛者雖然開東之禍至有土崩瓦解
之勢而一切議為鼠竊狗偷之盜而不欲開會
不旋踵而二代之亡若出一轍是何德化之不
足而刑辟之是用者遂致然哉然而漢以寬仁
播秦法唐以仁義變隋律蓋欲一返乎秦隋之
所為是故漸仁摩義淪肌浹髓必也儒者為能
究之誠有不在乎俗吏持簿書急期會務能
若之所能測識此其創立國法粉飾朝章班若
有規於二帝三王忠厚哀恤刑罰無刑之本意
至於後世杜張之深刻未侵之羅織戕勦民命
傷毀國脉無所不至然猶幸其本根節目之正
者尚足以維持調護乎天下之故而不極於亂
於是馬鄭諸儒曾以六律而章句之長孫無忌
等十九人亦已因律文而作疏義或從或革或
損或益且酌其中要非苟然而遂已者故漢嘗
引經以斷獄而深得夫法律之本唐則每以書
判拔萃取士則猶使之知有法律之實而不為
空言此殆儒者用世之功天下致治之効將萬

文苑卷七

二十三

一平先王明刑弼教之餘而固非秦隋任法用
吏之世可遽及也嗚呼古今立法之淺深用刑
之輕重悉已具見乎此儒者何嘗不知吏而吏
則不可不通儒尚德化者何嘗不任刑辟任刑
辟則不可不務乎德化者也是蓋漢唐之所以
得秦隋之所以失誠可為後世之龜鑑矣

儉解

史有言周高祖儉者高祖常服布袍襖布被詔
天下庶民以上惟聽衣網綿絲布圓綾紗縠綃
葛布九種餘悉禁之予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
知禁者也夫古之長民者欲齊其民於是國有
異服之禁必使其衣服之不貳而從容有常然
而齊正之衣裳節君之長纓舉國皆從而效之
且至去衣紫斷長纓而後止高祖之意固是也
乃以人主之至尊至貴布袍布被自同於庶民
而矯誣於當世乎然自元魏周齊之際其日
尋民物虛耗高祖且欲以一儉率天下使凡
奢侈過度者皆有厲禁則國家之經費民庶之
藏畜可以日趨於富盛而無有不足可謂善矣
求其如王若之政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夫

文苑卷七

二十四

以天下九州之廣生齒之衆今之世去古遠甚
然而國家經費之務常若不給民庶藏蓄之資
亦或蕩然無所贏餘上固不容不以儉化其民
而民亦當以儉而自化雖然未也當國初時始
得河北即議宣課銀絹之數河南猶未下及下
河南而江淮吳楚實爲財賦貢輸之淵藪猶未
能隸度支命將出師運芻餽粟宜若晝夜馳驅
民人困死不能供億然亦未聞上下以是而不
足天下一統六十餘載經費藏蓄而無其實又
何獨異乎國初之時歲夫漢自來景帝之餘

文獻卷七

二十五

孝武承之而益以侈大東征西伐則有費修郊
祀求神仙則有費興土木造宮室則有費巡游
般樂則有費卒使言利用事之臣疲民盡國海
內空虛及其末年始欲務農重穀以救之亦幸
而有此兩當今之世一遵祖宗之成法邊境無
矢鏖之警宮庭無丹雘之飾歲時常祀亦未始
欲講封禪而虛務般游也然而山林藪澤土力
之所產茶鹽酒醋民業之所資一皆日增月益
絲分縷析而悉輸於上西域之羊馬雲南之甌
蜀青齊之絲纊江淮之梗稻又皆畢入於天府

而無所關夫何大家亡資中戶破產小民罄
曾無衣食之所國寧上下終未得如文景之富
庶豈或猶有類夫孝武之空虛者乎當是之時
上欲常服布袍襪布被以一儉而化之且未能
化又從而務明上下服色之禁自以爲高祖之
良法善意復行於天下孰禁之哉譚大業之詩
曰西人之子聚聚衣服府人之子熊羆是裘是
故奢侈不法每形於上杆袖其空日困於下人
主不是之思乃欲自苦其身而往教天下之俗
且曰吾以一儉率先天下是墨子之道也墨子

文獻卷七

二十六

之道是豈聖人君子之所得爲哉吾故謂高祖
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
世之議者每究其本蓋曰國家經費之務必在
於抑橫政而節用民庶藏蓄之資必在於修農
事而重穀君民上下貴賤一體貧富相因威之
而民不徒於從化制之而民不徒於知禁者盡
亦反其本矣昔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十三
人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
賜父老無徭役間丘主獨不拜宣王惟之問丘
生曰臣聞大王來將未勞大王願得所欲於大

王今大王賜臣田不租是舍廩空虛賜臣無從
役是官府無使非臣所敢望也臣願大王選良
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春秋冬夏
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則臣可以少得所欲焉
嗚呼自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天下又必實
之以閭丘生之一言則天下郡縣之間選廉純
貪平法薄賦且將以是爲抑橫政修農事之本
焉是謂知本是即孟子所謂無仁政不能平治
天下者也是即吾所謂王者之政也作儉解以
通之

春秋傳授講序

春秋之道本於一離爲三家之傳又析而爲數
十百家之學學日夥傳日鑿道益散天下後世
豈或不有全經乎亦在其人而已矣自孔子沒
七十子言人人殊公穀自謂本之子夏最先出
左氏又謂古學宜立諸老生從史文傳口說遞
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學一變主公羊者
何休主穀梁者范甯主左氏服虔杜元凱或打
已意或博采衆家蓋累數十萬言自是學再變
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絕說者曾不求火於傳

遂專意於訓詁注左則元凱河洛則虞自是學
三變間有一二欲考三家之短長列朱墨之同
異力破前代專門之學以永復於先聖人義理
之極致咸曰唐啖趙氏自是學四變嗚呼言春
秋者至於四變可以少定矣予嘗觀漢初傳公
羊者元顯自胡毋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傳
穀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於國師
劉歆末立博士故傳之尚少而東漢爲祿東漢
以降學者分散師說離析非徒拾經而任傳其
則背傳而從訓詁曉曉誰昨靡然趨下夫學不
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未異乃若是此其理也
二公之遺經悲千古之絕學發明三家之傳而
去取之者誰歟然予悉得而讀是者四變之極
也四變之極必有能反其初者唐啖趙氏蓋嘗
有是志矣繼之者又誰歟古之人不云乎東海
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
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自其此心此理
而論之古之人有與予同者乎不同者乎同者
然乎不同者然乎此其沒世而無聞者多矣顯
焉者諸於此也蓋昔唐肅宗來微曾著九經師校

之譜且以譏學者之無能嗚呼人師難逢經師
易遇然今經師猶有不可得而遽見者矣則吾
是譜之作又豈徒在表微之役乎

春秋通旨後題

自宋李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之
間學於從者殆百人嘗手出一二經傳及春秋
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胡氏正傳三十
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
章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輔傳而行當明氏
傳春秋而光堯南渡父警未報國步日蹙將相

大臣去職主和寔忘東京宮闕西京陵寢而不
有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說進之經筵且見內夏
外夷若是之嚴主辱臣死若是之酷冀一悟主
聽則長淮不至於自盡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
非後世學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大繁
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政集程說類相出入
胡氏蓋多取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
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
二與畫筆何異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
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其

能知之固不可以昔者歆向之學而異論矣趙
先生著諸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
甫遭擄遇姚文獻公軍中文獻與言信奇士仁
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漸死會夜月出
逃乃亟被鞍躍馬號積尸間見其髯髮脫屣仰
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得也文獻曉以徒
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
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為當代儒宗仁甫
為有以發之也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
者難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
發先儒傳疏以傳之不亦難乎上在君師嘗召
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尊之手對曰宋父母國也
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
父常有江漢之恩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愧于
胡傳之學矣

金華文統卷第八

宋瀛上

字景瀛金華縣人嘗受學於聞人夢吉柳

貫黃潛吳萊洪武初應聘為江南儒學

提舉授經東宮遷起居注總修元史歷

陞翰林學士知制誥至太子贊善

郊禋慶成詩序

皇帝自登大寶主百神即有事于昊天上帝以

仁祖淳皇帝配神作主于今五載弗懈益恭粵

洪武壬子冬十一月辛酉長至日復邁其時前

期丙辰上御奉天殿集臣工于庭告以誓命

戊午出宿齋官有司灑掃及土鄉為田燭各戒

具修罔敢弗肅及期行事百辟卿士後先駿奔

牲牲肥腍圭幣溫綴器用質雅酒齊必芬樂舞

具舉升煙上聞皇心內外質文兩盡上帝居

歆福祿攸降既竣事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

黃肅工部侍郎牛諒晉府參軍熊鼎磨勘司令

吳雲兵部郎中劉崧工部主事周子諒秘書監

丞陶誼晉府錄事張孟堅吳府錄事吳從善咸

謂皇帝升中于天國之大典幸際熙明與於

執豆籩之列不可無篇什以紀慶成昭示萬世

遂以唐詩星臨萬戶勳月傍九霄多為韻各賦

詩一章而屬瀛序之瀛聞郊祀之禮始於有虞

氏至周大備秦漢以來寢涉不經具惑於六天

六帝之說莫之適從君國子民者亦罕能躬嚴

祀事往往遣大臣攝之肆惟皇上壹據禮經

而洗千古之陋每歲親升泰壇昭事上帝恪恭

寅畏有赫其臨陰歛陽舒降甘風雨覃及寰宇

物無疵癘行見鳳凰降而龜龍假矣聲歌之發

茲非其時乎昔者周人之頌所謂昊天有成命

者郊祀天地也思文者后稷配天也二詩辭氣

奧密卒未易曉然非卜商之序揭其宏綱後世

何自而明之羣公之什饒柔而雅馴整肅而泰

豫足以美盛德形容而告於神明善言詩者謂

其有得周人之微旨所可愧者瀛非卜商之識

僭序作者之意君子其謂斯何雖然一代之成

憲後王之所取法者其大槩亦窺著見於間云

觀心亭記

昊天純祐九有民全以所覆畀我大明皇帝

執符御曆撥亂世而反之正化行仁流臻于泰

寧然猶孜孜夜敬惟朕德奉若天道赫如上
帝鑒臨乃洪武十年冬十月丙午朔復敕工曹
造觀心之亭于宮城上設甃為墉塗以赭泥中
其黼坐前闕彤戶越七日子落成上親幸焉
召臣進語之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
之為難朕罔敢自暇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
乎跳躡終不能度越範圍況有事於天地廟社
尤用祗惕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却聽上
契冲漠體道誠神疑一弗貳庶幾將事之際對
越在天洋洋乎臨其上卿為朕記之傳示來裔
咸知朕志俾弗懈愈虔臣拜手稽首而揚言曰
書有之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
仁鬼神無常享于克誠曰誠曰敬曰仁皆中
心所具非由外繇我也此心若在則動靜合道
建中保極之原清而弗擾廢績或熙否則天飛
淵淪導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雖欲從之而罔克
攸濟治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欽惟
聖帝陛下法天啓運乾乾終日不遑暇食十有
五年大統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
之明驗古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

訓亦不過此 聖子神孫必來取法當有不言
而喻者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竊 陛下
下存神內居常如亭中時則心與天為一祥刑
敷政一出自天衍億萬年無疆之休亦永無疆
之聞不亦顯哉臣不佞既承 詔旨輒稽舌書
而為之記別有觀神亭與斯亭東西對峙其制
同其義亦無異云

皇明寶訓序

皇帝繼天出治御天歷服七緯順度九圍牧寧
爰自 龍飛之初以迄今茲金匱之歲歲益月
增乃狗翰林詞臣之請纂脩日曆以成 昭代
之盛典粵洪武癸丑之秋八月甲申 帝御東
黃閣召臣詹同臣樂韶鳳臣宋濂俾選海內文
學之士開蜀西華門內相與編摩成書而命臣
同臣濂為之總裁九月壬寅臣等既蒞事發所
藏而繕閱之仰窺 神機睿斷遠猶展告足以
明微定保嘉惠邦家者充牣乎其間臣等因相
與言曰日曆之成歲諸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
得者盍如太宗貞觀政要之書編集以傳詢謀
既同於是輯成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為

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皆從記注之真不敢以己意輕為損益云臣等竊聞之自古開基創業之君其設心也弘其慮事也周一言一動皆可為天下後世法治忽所繫為不輕所以大舜有勅天之誠武王有衣鑑之銘垂示于後炳若丹青歷代寶之用為大訓蓋慎之至也肆惟皇上恭膺天命經營四方康濟兆民惟日不足故凡戒飭臣工訓誓將士出經入史蠶蠶弗倦必欲使其心領神會而後已嗚呼日月之無私也容光其必照焉雨露之無私也百物無不潤焉

文獻卷八

五

皇上法天而行履懷無際恒恐一夫不被其澤故精神之所會計謀之所定誠與虞夏商周之文相表裏非太宗所能企及此無他聖學緝熙內外一本於誠而太宗則飾之以詐術故也貞觀政要尚傳之於今則夫寶訓一書垂法於千萬世蓋無疑者非惟體守文之主所當朝夕誦詠以知創業之艱難而三事暨大夫誠能佩而行之亦可以盡安上治民之責矣

大明日曆序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脩大明日

曆成舉從 皇上興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有二月凡戒飭之諄復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首卷歲諸金匱副以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再脩而續歲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 皇上為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釋駭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聞生民塗炭始取土地於羣雄之手而安輯之戰之於古若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推刃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筭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

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
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
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帝
力難名度越前王不可以一三識也今日曆所
書籌畧之運功業之著規摹之宏遠其本蓋原
於此矣然而史事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
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者固
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况英明之主不
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
高深臣同鑒瀛幸獲日侍燕閑十有餘年知之
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
無愧茲因日曆成書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
日脩實錄者有所采摭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
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
修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中
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
宋濂催纂官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
同修國史臣梁紹鳳纂修官禮部員外郎臣吳
伯宗翰林編脩臣朱右臣趙璜臣朱應儒學教
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主其離校

萬則臣伯宗臣應及卿貢士臣黃和國子生臣
陳孟陽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
五日始訖事云

昭鑒錄序

洪武六年二月癸卯朔上召秦相府右傳臣
文原吉翰林脩撰臣王傑國子博士臣李叔允
助教臣朱復秦相府錄事臣蔣子杰晉府紀善
臣呂宗盛錄事臣杜環熙府錄事臣張雲珣吳
府錄事臣吳從善楚府錄事臣王鏞靖江府錄
事臣宋善類集歷代諸王事實既受命乃取東
觀諸史相與研磨善與惡可為勸懲者咸采焉
其文兼事泛則刪取其大槩或有奢淫不軌無
復人理者輒棄而不收越二十有二月甲子書
成繕寫為二卷臣原吉等詣闕投進仍請以人
子贊善大夫臣宋濂為之序上可其奏先是
有詔禮部亦修是書前尚書臣陶凱今尚書臣
牛諒主事臣張壽遂錄為一卷上座乙夜之
覽然二書義例本同無大相遠臣等因會粹衆
論合而為一承詔刻梓以傳名之曰昭鑒臣應
因得而序之臣瀛欽惟皇上既正天位即定

青宮衆建諸子爲王作鎮雄藩於是發自淵衷
錫以寶訓凡歲戒之詳切禮儀之等第兵衛之
出入與夫職制管緝法律供用之屬具錄成書
共一百一十有餘條然慮其文太繁前史之事
可據以爲鑒戒者多於各條之下微著其綱而
其目則悉載此書庶幾得以互見其爲聖子
神孫建萬世之丕基者可謂深且長矣於戲盛
哉然代天理物者天子也佐天子謹藩制以杜
盤石之宗者諸王也天子則元首諸王則手足
是謂一體者也其可不同心而同德乎昔之賢

卷之九

九

王有見於此敬以脩身體以齊家政以馭衆風
夜戰兢唯恐不能盡屏翰之寄茲係位傳諸無
窮聲光顯于來世其或不賢而弗之察欲縱情
逸且失其秉彝之性而欲久享壽考抑亦難哉
觀錄中所記歷歷蓋可數也傳曰義勝欲者從
欲勝義者凶又曰惟命不常道善則得之不善
則失之矣嗚呼寶訓具在赫若日星之臨
覽是錄者其懋戒之哉

庚戌京畿鄉闈紀錄序

昊天有成命 皇明受之謂天下可以馬上得

不可以馬上治於是大興文教寵昇四方乃洪
武三年夏五月以科目選士詔內外之官胥此
焉出閱三月幾旬之士將集試於京府禮部以
聞 皇帝御謹身殿召前御史中丞臣基今治
書侍御史臣裕伯俾司去留之任而以翰林侍
讀學士臣同弘文館學士臣稼起居注臣韶鳳
尚寶丞臣濟國史臣濂佐其事各賜幣帛而勞
遣之既受命不敢宿於家即相率詣試所精白
一心以承 休德先期一日夜漏下十刻始命
題至次日黎明給之兵後學廢不敢求備於人
其來試一百三十有三在選者過半焉既撤棘
僉謂遭逢盛際文運方開不可無紀述以示於
後爰以諸執事及貢士之姓名輯成小錄而伴
濂序之濂惟天下弗靖者幾二十年干戈相尋
曾無寧日今得以涵濡文化而囿於詩書禮樂
之中者果誰之賜歟是知 帝德廣被其大難
名不可以一言而盡也檇櫟之詩有曰周王壽
考遐不作人 聖天子造士可謂至矣庶民之
詩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凡爲士者尚思盡
瘁報國以無負於科目哉是爲序

送王文問序

上既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奇能足用
之人駢興錯出布列乎內外為政咸有可稱已
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
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
士躬與之講說日經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
諸生喻上旨以為古之有文孝者若游夏以
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脩蘇
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師之至今不衰
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

王文問

十一

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上猶恐時之或未至
也十二年春復召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慮
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孝之日久矣其令歸省親
賜其二親帑帑各四端有妻孥者携之來月與眾
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
四承命將選造余請曰上之因諸生者至
矣文問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
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為之磅礴山嶽
為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
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災害生焉

上有天下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異才出
而宣揚盛美播于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
休哉是詔一出凡八聲鼓喙者皆當奮躍以
效才技况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觀其盛烏可不
思報也士之有文者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
無位不得澤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
可必取誠能以特夏自視如上之所期豈非
誠有志者哉文問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師
也尚從而質焉

長洲練氏王塾記

王文問

十二

皇上建大號之八年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
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
皆啟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鄉陋
壤莫不有學吳郡長洲縣之尹山民居繁庶習
俗嗜利久不可教有司偶遺不舉大姓練璵自
謂其父文遠由宦不居嘗有志而未果今明
詔如此而塾不時立恐非朝廷淑斯民意乃
與弟麓謀夷土治才作堂三楹間以為講習之
所旁為室以供廩處庖福延儒士高平范煥為
師俾里中子弟學焉割田三十畝以食之始

於洪武十一年正月越七月而後成具以其狀
白于縣若郡郡許以為宜據乃遣書來請文紀
成績古之為治者其法雖詳然不越乎養與教
而已養失其道則民貧教失其道則民暴貧則
流而為盜暴則去而為邪二者皆亂之始也是
以先王重之二十五家之間必有左右塾塾必
有師師必以仕而老于家者為之故是時無不
學之民無無塾之地無邪僻淫靡之俗刑罰置
而不用亂亡無所自而起其後強大諸侯欲圖
得志相與毀詩書六藝之籍使其教壞而不行
然尚踰數百年而後絕一民不忍叛其上教之
足以感人若是自秦以降無教者亡有教者存
得其道者盛以延失其道者衰以促千載一軌
也 皇上奮然閔前代之失大設學舍以教之
欲使海內之人皆洽沐禮義此與先王之心何
異堯非有化民之責乃能以淑其閭里是圖豈
非君子哉君子之所為貴乎可法於世他日三
吳巨族人人能竭奉上設教之意以化其閭巷
之民間巷之民皆知尚禮義耻犯法如成周之
時蓋將始於茲乎姑刻其事以俟

春秋本末序

洪武十一年夏五月 皇太子御文華殿命侍
臣講讀春秋左氏傳既而曰諸國之事雜見於
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其本末易見曷若取春秋
分記而類入之分記眉八程公說所述有年表
世譜世本附錄等類頗大之繁但依世本次第
成書先周尊天王也次晉內望國次齊晉主盟
中夏故列之魯後而齊復後於晉以晉於周魯
為親其霸視齊為長也自齊而下次宋衛蔡陳
地醜德齊而宋以公爵列於三國之首衛蔡陳
之魯皆侯也鄭曹燕秦皆伯也而秦獨後異姓
也若楚若吳若越以僭號見抑于春秋並居其
後小國戎狄附焉於是又學臣傳藻等受命纂
輯編年一主乎魯雖曰無事一年各具四時諸
國依前序次各繫以事其有一事再見及三見
者通繫於主霸者之下若重複者則削之訓詁
以杜預為主凡例所及一一取 旨而後定
繕寫為三十卷自春和門投進 皇上聞而嘉
之賜名曰春秋本末勅內官刊梓禁中以傳示
四方臣庶聞諸師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

有斷例也法律則用刑禁暴以爲之範防斷例則斟酌物情是非而定罪之輕重也是故古之君臣無不習於春秋使君而知春秋方能盡代天理物之道使臣而知春秋方能盡事君如事天之誠天衷以之而昭民彝以之而正何莫非春秋之教也然而尊主賤霸內夏外夷其書法實嚴必當曲暢以觀其同參互以察其變所謂屬辭比事者始可言也不然冰彼大海渺無津涯豈一蠡之可測哉敬惟皇太子殿下潛心聖學其於六經之文循環讀之而尤惓惓於春秋

文獻卷八

十五

秋今命宮臣纂輯成書一覽之頃其本末瞭然斯殆以人文化成天下也歟皇上以大舜之資善與人同亟命流布于四海是心也天地之心也臣幸生盛時遭逢兩宮之聖不勝慶忭之至輒忘疏賤著其述作大意於篇首其校正無訛者翰林典籍臣劉仲質國子助教臣儲惟德正書入梓者中書舍人臣朱孟辨臣宋璉臣桂慎鑄印局副使臣詹希元云

恭題勸風圖後

臣瀛侍經於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願

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勸風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快恐其開闔之繁當中拆廢丹青易致損壞命良工裝褱作卷軸以傳悠久屢下令俾臣題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官功莫不纖悉備具而功文蠶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爲本也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於斯嘗請於朝欲繪農夫功女勞勸之狀揭之宮掖布之戚里使六官嬪御外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感其用心也恭惟皇太子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藝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恒存敬畏至以祈禱六馬警之願與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則四海乂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耄日切望之因推德秀之意備書篇終以竭犬馬之誠云

大明勅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

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

公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

追封開平王諡忠武神道碑銘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

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

公薨于軍中二十三日訃聞皇帝為之震悼

龍朝在廷之臣莫不灑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

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

文獻卷八

七

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曰忠武

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上往臨奠慟哭而還

親為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寢宅兆及棲靈

之祠凡百頃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家至冬

十月九日始葬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為王爵生

榮死哀可謂至矣上猶念其功不置召臣撫

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

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

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錄戰伐

次第以授爾尚為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

無窮焉臣瀛受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幽

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為農家賦性

剛毅膂力絕人歲壬辰羣盜竝起江淮為之鼎

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為羣盜劉聚所得聚觀王

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鼓

勇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為終不能有成欲

擇所依乙未間上駐兵和州領眾數十人棄

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為前部先鋒上曰爾之

來者為士卒糧絕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

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上曰爾姑從

文獻卷八

十八

吾度江侯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

織相距僅三大餘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

至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眾皆披

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上守禦乃始授

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

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

上慮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

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

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敗之悉俘

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陳陽攻建康功爲諸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僞吳張士誠合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士誠驍將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九月克馬駝沙冬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二月上親取婺州已亥夏四月轉鎮國

文統卷八

一七

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按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僞漢陳友諒揚言拔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去平犯龍灣王共謀擊敗之已而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辛丑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

士誠出兵寇長興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仕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寅春脩安慶城羅友賢搆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抗欽震動冬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上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算遂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秋七月從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僞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驍猛奮前迎戰三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遡流而上舟蔽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禦之敵兵奔潰追比數十里與之酣戰自辰至未不解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旣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

文統卷八

一八

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壁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堯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偽萬戶尹義等逆戰王擒之

文選卷八

三十一

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偽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壅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親兵拒闕王一鼓勝之士誠遁其將徐義統亦龍船親軍來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圖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

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於洛水之北將出迎戰王布陣旣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

文選卷八

三十一

師次太原其守將廓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廓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已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遣李思齊迎降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有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永平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

平章葛洪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
五萬全師還燕次於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
十爾王之為入守讎而米薪有功而無過運籌
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發大將軍東征西伐而
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在無不克捷由
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
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勲者矣王之曾大父四三
府君累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政
事追封開平王謚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
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
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安穆妣陳氏追
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靖
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
平王夫人子男三久曰茂曰昇曰森皆上所
賜名女三人長許為皇太子妃餘皆幼臣濶聞
之昔曰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
恭者棄劉武周伏劍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
之功為多於是生有鄴國之封歿有忠武之謚
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上之所以遇王者則

謚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于
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
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于
萬世一以昭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一
以著王之勲烈於不朽云爾銘曰聖王開天
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嶽
震動飈馳霆春孰不袖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
仗劍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
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荆撫淮威聲所加
小大畢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
而勝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本根既拔何有條柯
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茫茫
朔漠樂河所經誓將剗滌邊塵弗驚王之忠精
上貫天日燁其有光亘古不殁幅員之廣漢唐
莫過馬蹄所及王功為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
備殫勤勞先輔帝業翊運之勲靖遠之威在古
或罕于今見之大功重成王忽長逝當寧興哀
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王封褒衣繡裳照耀
泉宮天子曰噫未憮朕志其推爾爵上褒三世
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歿生氣凜然鍾山

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大明勅賜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

兼太子右率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

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諡

武義康公神道碑銘

皇帝即位之三載混一華夷聲教所被罔間邇

遐梯山航海奉贄獻琛上念熊羆之士不二

心之臣東征西伐宣勞有年方將胙土分茅以

定功賞而都督康公薨于陝州上聞之嗟悼

不已既初有司穿土作室以寧體魄復欲昭其

功勲於悠久詔翰林學士臣宋濂稽諸簡牘

所書文於堅石以垂示於億萬載臣竊謹按公

諱茂才字壽卿康其姓也世為蘄州人曾祖文

廣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國追封

京兆郡公祖德懋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

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父壽皇贈榮祿大夫

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蘄國公母蕭氏追

封蘄國夫人公當元之季四方雲擾未幾蘄州

陷公結義以捍敵為務受以書上俄還為策

撫同諸將復九江擒蘄水黃連寨轉蘄州路同

知總管府事屯成和之裕溪太平之采石使者

考其功狀陞淮西宣慰副使同知元帥府事又

陞宣慰使都元帥歲乙未六月上帥師渡江

將士家屬尚留于臨濠陣人多效死於是數戰

不克後數月常忠武王遇春遣遊兵虛撓之公

連日發軍以應王度其力疲夜設伏兵質明殲

其精銳殆盡然猶收合潰散豎寨於天寧州明

年二月上命諸將以襄陽大砲破其寨公奔

行臺便宜陞淮南行省參知政事甫踰月上

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公度天命有

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解甲來附免冠領首言

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

此死生唯命苟得生全尚竭犬馬之力以圖報

效上笑而釋之仍許統所部兵從征又明年

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禦龍灣取江陰之馬駢

沙八月為吳張士誠犯我疆境公驅兵逐之獲

其樓船上賜名馬一匹黃金一錠歲戊戌從

廖楚公安攻池州取趙雙刀之機陽遷都水

營田使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明年八

月攻皖城僞將密樓船出戰公復獲之又明年
六月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攻陷我姑熟殺戮
我吏民意將窺我南京上召公謂曰爾不疑
我乎公復頓首謝上曰汝既不相疑宜作書
遣使僞降友諒爲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
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果如所言既至
諸將同公奮擊大破之縛其士卒二萬有幣帛
白金之賜歲辛丑八月上怒友諒來寇率將
士親征公領舟師行擊安慶破江州僞都友諒
西遁遂下蘄州與國漢陽公沿流而下克黃梅

文統卷八

二十七

某家寨十一月取江之瑞昌敗友諒八陣指揮
友諒之勢遂衰遷帳前親兵副都指揮使明年
九月復龍興又明年攻左君弼於廬州四月友
諒圖龍興上親往援公與諸將皆從友諒聞
上至亟解圍還七月大戰於彭蠡湖軍聲震呼
湖水爲之起立浮苑蠢蠢動至數十里友諒遂
至敗亡又有幣帛之賜十月上親征武昌公
從之歲甲辰二月下之友諒之子理衡壁出降
三月進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副都護四月從
大將軍徐公達游攻廬州七月下之八月授安

豐繼取江陵及湖南諸州加賜幣帛明年二月
改神武衛指揮使五月進大都督府副使閏十
月士誠兵犯江陰京口上帥大軍水陸並進
公在行中及至鎮江士誠兵已遁又明年正月
追至巫子門擊敗其衆獲士卒二千公功爲多
四月擒淮安之馬邏港拔其水寨復獲士卒與
鰲鼉無算淮安平七月遂攻湖州十一月破之
進逼姑蘇姑蘇士誠僞都即遣銳卒來迎闔大
戰尹山橋公持戟督戰益力銳卒盡覆乃進圍
齊門刀劍林立飛鳥不敢下大將軍命諸將合

文統卷八

一

攻之吳元年九月姑蘇平公取無錫州十月陞
同知大都督府事燕太子右率府使進階榮
祿大夫洪武元年上以江南之地既入版圖
乃遣大將軍經畧中原公從齊魯之地復由黃
河取汴梁下洛陽駐師陝州規運饋餉造浮橋
以度大軍鎮河中善撫綏遺民爲之立石頌德
絳解二州則公所招徠蔽護潼關秦人亦不敢
東向三年復從大將軍征漢中奉詔還軍中道
因疾而薨實八月之三日也年五十有七上下
羣臣議贈公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

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趙國道封斬
國公諡曰武義以九月二十一日葬於應天
府上元縣鍾山鄉之幕有山 上親臨奠而百
司繼之祭帳相望聯絡原野時人以為榮公娶
方氏追封斬國夫人繼室田氏封斬國夫人側
室朱氏余氏子男三人鐸田氏出鑑朱氏出鎮
余氏出公通經史天義事太夫人以孝聞輕財
仗義意氣磊落而尤有志於事功值元祚將終
其才弗克盡施繁而 真主龍飛於羣雄之中
公即能識之卷中謫戈率衆臣附坦然而不惑
可謂上知 天命下察人心者矣由是昭被寵
眷倚之以心膺用之為牙爪十餘年間屢從征
討茂績奇勲著補當世存則安富尊榮加以爵
位薨則疏封賜諡貴及九泉令名垂於竹帛重
祿延於子孫公其可以不朽矣臣瀛謹拜手稽
首述辭於碑系之以銘深懼不足以稱 上報
功之意銘曰於赫 大明受命于天如日之升
照于八埏其于時康公江陵之恃大軍西來視
如平地其巨礮轟雷物莫敢擾何哉弗潰何守
弗傾其天人攸歸勢何敢抗知幾先來率衆內

帝曰嘻有附匪疏予開誠心遇爾不疑
其爾爾予鉅爾部士卒助予四征以寧萬國其
公拜稽首賜死為生誓殫報效如無餘齡其孰
為不庭率師往討矯如翼如風馳電掃其東吳
西楚蹴陳駕張身經百戰兇豎始亡其大將北
其司取汴洛出鎮于蒲恤其孤弱其蔽庭河潼
其咸為國誰敢操戈畔睨其間其玄龜負碑
其以頌道愛民亦何心恩義斯在 其十從伐漢中
其還西征有命班師中道而薨其十帝念將臣
其戰之苦將酬其勲錫以茅土其十孰不壽考
其以樂承平公胡嬰疾隕魄泉為 其十帝情閔悼
其恩命終繹室山為堂畢茲奄安其十名垂於史
其祿延於家嗣然而逝公復何嗟其十史臣告文
其大書深刻以昭公勲有永無極

金華文統卷第九

宋濂下

大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

善大夫章公神道碑銘

嗚呼是為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輒參焉其名及公應聘而起同赴于南京同館于清溪同出入禁署以備顧問如是者四三年私竊以謂主我者父母知我之志者唯公而已不知公何為去予而遽死矣乎有善孰予相孰知我毀瘠而攻之手神道之銘公之子特以為

文統卷九

乙

獨肝腸百裂其何能綴緝言辭乎和知之際者不為之則鋪張君子之休美不識當蜀之誰乎因技浚而序之曰公諱濂字三益姓章氏慶之龍泉人遠祖有曰嚴者仕于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于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脩脩生光祿大元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生文錫仕宋為秘書省校書郎

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于龍泉子遂為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探公探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卿卿進士輔輔生文義文義生用之用之生強宗強宗生煥文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格父諱遇孫母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鍾父母疑為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繇頗為儕類所侵苦公忿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厲豈男子耶乃往受事縣官即有曲者與止理直之衆始愧服比弱冠從鄉先生

文統卷九

二

王剛叔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為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陞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入以為純孝所感至正壬辰浙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為寇所執公心計曰吾死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勿無所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為此

戚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刃磨其脅曰不降者
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受不
義服賊愈益怒曰汝誠不畏死耶公曰死即死
何畏乎賊壯之不取加害公夜紿守者乘間既
脫歸乃里民為兵不旬日擊却之處州府判
官以兵大龍泉欲誅平民註誤者石林將軍
宜孫實兵敗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
乎曰不知也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撻而從盜誠
得一循吏招附之民即貧民耳今不出北而肆
行剪屠是殆揚湯以止沸也不識可乎石林將

文獻卷九

三

軍曰善徵先生言事幾敗即檄判官甘撫投石
林將軍版公器識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屬縣
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蔡盜公有力焉上其
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授公將仕郎龍
泉縣王為辭不受海寇起黃岩掠沿海郡縣行
省命石林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時民亦為變攻
圍台城急石林將軍飛檄召公為援公方退居
田里得將軍檄即起曰吾邦非石林將軍人且
盡為枯骨今一旦有急敢不報德之秋也集矯
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

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饑豪民吳甲蔣乙矯
粟不糶公言於石林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賑
之公至縣即抵二豪罪發其粟賑餓夫其尤困
者俾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儉大家
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
乃行勸分之政民受其惠為多隣邑青田潘惟
賢為盜而龍泉監縣寶忽丁貪雪無狀民因尊
潘攻縣治寶忽丁棄印走公同其師王剛叔召
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為
賞寶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

文獻卷九

四

公方贊元帥黑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
問寶忽丁罪遂結李溪惡少拒命首害剛叔于
家帥府檄兵襲擊之寶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
縣盜皆蠡起行省移石林將軍以行樞密院判
官分治處州公謂石林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
平將養成患邪將軍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
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畧一戰盡降之分院上
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
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為所敗分院調公及
樞密院都事胡君琛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

浮雲賊衆來迎戰並山爲長陣兵旣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搗其巢穴賊望見公來拜乞曰我非爲寇者待我戮此海蠻即降矣海蠻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爾賊爲內外二砦公麾兵喻外砦立壁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我旣踰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已二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奇兵橫擊賊奔北即移兵圍內砦數重下令急攻遂陷之執鄭真諸法外砦亦降行省

文獻卷九

五

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奉訓大夫處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錢木烈思分臺于婺長鎗軍迫其城治書遣從事楊迪徵師於公公勸所部軍就道長鎗聞公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于朝除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爲要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爲也青田賊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猖獗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蹙縛其黨張

貴李興甫等出降遂昌凶右力圖維土豪周天覺嘯聚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愛其降已而天覺果叛胡君怒方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坑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已亥冬王師克處州公又避地入閩中今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召公公乃愴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

文獻卷十

一

君琛金華宋濂同赴召至建業入見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亡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耕墾者皆分籍之差稅賴之以使公以疾在身者久上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即入謁上見其來喜曰疾其廖乎何遽出也一日上忽念公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強否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主上遇之

厚不敢以言贊贊戚疾耳 上即命公歸省賜
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于示師浙東始
設提刑按察司即擢公僉其司事尋命還處州
代總制胡君入朝而為存厚娶胡君女賜資優
渥且俾存厚入侍 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
師温州復召公還守處州鎮餉供億規措無缺
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即日以總制事付胡君而
還其部王師平荆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
僉司事公入見 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
卿矣公既至觀荆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
且以控制北方計為便 上曰所言甚善第未
暇耳湖廣行者鎮府回回怙勢作威輕重人罪
以為常公廉得狀坐以法曾未幾河內道按察
使宋思顏以浙東憲使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
察使孔克仁僉事王壽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
公憂懼不知所為 上遣大吏令劉君基喻公
曰子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君以兵
入閩陷沒處州之境皆勦摧 上命陞公浙東
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司
事皆隸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

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
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
敢拜 上重述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
至山寨或已叛公宣布 詔旨軍民皆感動乃
誅其首叛者餘皆帖帖青田夏清聞胡君敗與
福建參政范昌大令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
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
列木柵為屯勢相聯絡別 命元師祁興季汶
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
存道初以元師戍浦城及是有 旨命存道提
兵為遊擊而公即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
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
者以食不繼為病 上以屬公沮浙東行省右
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運處糧餉公以為舟車不
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
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篋其同僚白乙匿官課
乙既誅死而甲恣為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辯
數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奈何欲以口舌撓法
乎其辭就屈 上知為公所鞠當不寬命斬之
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為詐公

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爲圖自
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
郡命比下德柔果爲友定所并公因留其使厚
存恤之温州若洋周達卿恃山險常爲寇隣邑
皆患之而郵傳之遲平陽瑞安者亦爲所要遮
公命存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擒斬遂卿中
書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并金溪船戶爲水軍
其戶凡一千既有領之者而又隸于軍府役繁
而事擾公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
而少田軍需恒不足胡君爲奏免輸硫黃白

卷九

九

藤下朝元行省獲有所科公要以爲言罷之水
軍千戶任惟淵宋仲欽共戍青田會寇至仲欽
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
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乃胡君所
信任者既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行省參政
朱亮祖總兵取温州公譌何世明以軍從温州
平公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撥之各部送
還其家海隅旣寧公請朝京師上報曰吾知
卿在邊良苦俟平其當即召卿爾及浙西諸郡
皆平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

守處州公旣入見上嘉獎甚至且諭羣臣曰
章溢雖儒臣父子宜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
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上召問
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
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
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
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
師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十石有畸
後以軍興加徵之十陪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
丞相入奏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温州

卷九

十

黃宗雲朱君達來附各授以元師之職還了其
土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君達又請
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納之是無法矣奏
戮之浙江行省承詔作大舟入海徵輸巨材檄
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處發之交限以峻險縱有
木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曷以勝此公力言於
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上即皇帝位有事
於太廟公與執事畢越翌日召公及劉君基入
見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 上歷陳其功竝
拜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遷太子贊善大夫

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
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耻神
人而不犯豈直恃博擊爲能哉上親祀社
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
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
禮官議有未盡陛下誠自足以格神明願
寬雷霆之怒上爲之霽威上愛公甚嘗語
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向耄恐感露致疾善
自衛攝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卿兵萬五千從
李公入關文鑑卷九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
持不可曰卿兵農人耳始令征關許以市平歸
農今調之是爽信也上不擇而聽公論
奏曰兵已入關者俾誤州里昔嘗叛逆之民宜
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
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爲朕一行無能成茲
事者公受詔遂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歿公
馳還舍援例乞丁憂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
貽書道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麗泣而
出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旣集命存道部領由永
嘉浮海北行上幸乞如律守制詔仍不允已

而章再上上覽之爲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
可奪矣但朕憲臺缺入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崑
山走京師聽進止上諭之曰汝父事朕宣勞
爲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尙勉立事功以無忝爾
父則予汝嘉因授以處州衛指揮副使戍于上
黨尋移平陽公自喪母夫人悲感過度居常忽
忽若無以自存者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疾
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公曰勿憂也吾父
母幸以安厝祖宗上墓幸粗整飭歲時薦饗幸
有餘序吾庶幾無憾第荷國厚恩未能報効
此爲憾耳臨終親交何藩來候曰當收斂此心
毋有所執滯公曰吾父已知之遂薨於龍淵之
私第實洪武二年夏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
六計開上其閭梓乃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
之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公娶陳氏
勤儉恭淑克盡內助子男三人長即存道明威
將軍處州衛指揮副使次存誠次存厚女二人
長適陳某次在室孫男四人集慶集恭集善集
正女二人公性篤於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
門室廬被焚公楷額顙天火至柩所而滅事母

夫人備極孝養每事必得其歡心與二兄別居
已久既創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怡怡之
情藹如也先世有墓祠曰標慶菴公起其廢一
新之且益田以供祀事而之祭享之禮命孫子
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其子弟無所於學則
創龍淵義塾延碩師以教之其死者無所於
葬則以王峯西岡為義阡聽其理廬焉又以王
剛叔實鄉郡之賢者而石抹將軍能終於所事
即龍泉劔水之陽作祠宇祀之曰忠賢祠蓋凡
可以登魯扶義者無不為也公狀貌完偉器局

文獻卷九

七

夷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一循乎禮義外若
和緩而其臨大事則議論諍辯不避權勢必折
衷於理而後已其近學士大夫談聖賢之道如
味飴蜜尤篤尚伊洛之學嘗曰古人為學皆躬
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
詞章為務特學之末事耳故公於章句之習皆
不以屑意而於綱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恒
切切為人言之至平務在濟人利物喜言善行
人皆能道之不可勝紀也余竊聞之章為東南
著姓目吾季以迄于宋代多顯者四則兩制參

座外則州牧邑宰皆未嘗缺其人親提師旅釋
衛鄉州能成其勲名唯太傅公為尤盛閩人至
今道之公當元季紛擾羣盜四起磨牙吮血而
桑梓為墟公談笑而起皆剽殄之無遺育處之
民至今思之於是聲光派顯上致萬乘之知持
節詣部執法中臺其功業視太傅公疑若過之
此無他太傅之所遭者衰世公之所際遇者有
道維新之朝也古人所謂能光於前人者公其
有焉子敢評諸公行勒諸堅珉以垂示永久於
戲金或可銷也石或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

文獻卷九

十四

銘曰五季之亂殺氣昏太傅隻手障南閩西巖
結壘兵雲屯狗鼠偷竊方縹紛怒來欲以一氣
吞陰功上聞帝為忻勅生贊贊千子孫白笏堆
府如爛銀匡山繼之譽益振方願跡羣目電煒
音吐滌鬯鍾在軒蚩蚩赤子翕扶氣額抹絳帕
手握瑾嚙呼不異鸞魅羣公起長驅汗且奔一
障屹立無邊塵較之太傅功或微重微豈照絕
等倫大明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來賓東帛
往聘東海濱加以祿爵恩寵新康田使者勞徠
勤繡衣行部照青春貪夫宵遁不待晨一朝南

激將新湮括山恍惚失嶙峋狐狸跳舞駢妖神
帝曰汝蓋汝老臣整汝戎旆旋汝轅公車戾止
集吏民導宣威德語復諄有叛命者戲以狗叶
坐貞郎城如虎蹲大兒遊擊左有司四郊帖帖
多柔驥召還執法居諫垣長跪敷奏嬰逆鱗萱
堂風慘道驚魂上表陳情達 帝聞哀號負苦
自築寶圖劬致疾函返真聞之孰不淚霑中公
知學術第一原時軒瀛洛溉本根所以不到枝
葉繁文事武備道乃存黃腸題奏藏山樊大書
遺行勒堅珉傳千百載期無謾

卷九

十五

答郡守聘五經師書

十一月二十七日承遣使者來山中賜以書幣
強漁爲五經之師聞命驚愕不知所云雖然執
事之意則甚善也昔舒人文翁爲蜀郡守招下
縣年少者爲學官弟子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
明經飭行者與俱蜀地大化比齊魯焉執事亦
舒產是宜汲汲孜孜欲追於文翁也然而興學
在乎明經明經在乎選傳得良傳則正鵠設而
射志定土范齊而鑄器良聲流教溢俗轉風移
反是則政墮矣此則執事不可不慎者也漁也

不敏幼即多病若藝黍稷車牛業商賈之
事皆力所不任靖自念之吾前何執以閱世乎
適家藏古書數千卷因取繙閱習又成性遂不
欲棄去然亦藉是以自遣爾非有所能也是故
家庭之間未嘗以知經稱之豈宜家庭哉至於
鄉黨州閭亦未嘗謂其造經也執事者不之察
一旦強儒之使服深衣大帶張拱徐趨於講堂
之上吾恐人無不笑之而所笑者又恐不止於
區區也執事何爲欲強之乎况五經自孟氏後
無兼通之者如然之易大小夏侯之書轅固
韓鼎之詩尹更始之春秋慶晉鄭興之禮各僅
僅成家而已漁視執事之問曾不足買羈綏以
從執事采浮華而忘本實但見耳目具者輒聘
以爲師執事倡之曰某可師也左右畏威莫敢
諫白又從和之某實可師也所以監及於漁漁
縱不顧清議曲徇執事意而罔伺從之矜佩森
如立竹執經問難欲弄之耶則所職何事欲應
之耶則環視其中枵然無所有其窘迫實有
不堪執事何爲以強之乎古之通經者非思騰
矜口舌以聲聲時俗實欲學者爲忠孝而孝者

又百行之冠冕也於孝道有缺則雖分析經義如蠶絲牛毛徒尋尋爾陽城爲學官時謂諸生曰凡學者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即斥去之此古人龜鑑也瀛有滌父年垂八十旦暮弄雛親則以盡愛日之誠猶懼不足乃使棄之以臨諸生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當不欲去膝下况爲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將何面目以見之也執事何爲欲強之手師嚴然後適尊理勢然也瀛以輕浮淺躁之資習嬾成癖近益之以疎頑不耐脩飭亂髮被眉累日不冠特同二三友徙眺梅花之下轉笑竟日不然則解衣偃卧背雲出巖扉中有類麋鹿然見人至輒驚遁欲危坐一刻亦不可得自知獲罪名教痛思懲艾卒不可變此執事素所知非今日造此錦詞如此之人不棄絕則已安可使儀刑後進執事何爲欲強之乎瀛雖不能造文性樂之甚當操觚沉思時闔扉凝生不欲聞步履聲雖犬猶不使之近即近輒拊几大呼人或指爲狂易傳以爲笑儻章不能就擊磬逸室中行或小蒼頭簡髮如捕蝨狀或摩搔膺腹使氣隆

隆然降升乃已若一入城市衆人業居又無臻旁曲閣可居筆未書半行徂伺依視大鳴小噪敗人興趣寧失萬金之產乃不怨苟廢此樂不如無生執事何爲欲強之乎平生撲簃視世人所爲顛倒變幻動如神鬼或揜手視肺肝乃宿刀劍之慘或鬪爭紛不可解則暗敦玉帛之好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明以告我尚不能通曉况啓之以端欲使其揣摩測度耶自料決不能與此輩相周旋苟與之相周旋寧免其見賣乎況兼日有短視疾雖月下不可讀蠅頭之字距尋又問白晝則不見人不相知者必以我爲簡非挾人以濟如水母之目蝦必有禍我者素無所仰於人不知奚故而自求若乃如此執事何爲欲強之乎又自嬰禍患以來得怔忡疾見一夫負戟而趨心輒驚怖若杵擎下上面無光澤口噤不能對人近年衰孱日甚酬答稍煩則有髀頽墮重如壓石急呼枕熟寐一二時然後漸復其舊自度亦不久在人世者所居之北有一峯峻甚俗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閑曠之地思誅茅架草室三間以奉老

親則志行畢矣此足一出衆事皆棄嘗日夜繼之與執事相契亦離甚初無不共戴天之御執事何爲欲強之乎昔者衛人有西乞牟問褚師輪曰世傳五鳳信祥徵乎曰有東方則發明南方則焦明西方則肅爽北方則幽昌其見或有孽焉惟中央號鳳凰乃至瑞耳曰可獲之乎曰否有德則見岐山之陽爾非可以力致也褚師弗之信出千金儲岐山民疑之羅彩鸛售焉褚師持歸夸諸人人皆笑之執事所爲無乃有類於是乎吾婆爲東萊倡道之邦而龜山考亭之

文統卷九

一

正宗又往往傳諸學者故閭闔之家多尊道德而薄功利據案說經比比皆是執事不彼之即而獨賦強豈棄瑞鳳而愛彩鸛乎古人有云經師易得人師難遇執事於易得者尚不鑒其偽直况所難遇者耶爲執事不取也雖然執事孜孜汲汲以興學爲意何讓乎蜀之文翁但未能選良師傳其術爲少疎爾今之爲守牧者不爲不多也而弱冠跨項亦有之矣如執事者又何可少哉廩非明經者愧不能成執事之意化吾邦如齊魯故歷距鄙表之不可強者如此惟執

事未擇焉儻嚮之不置則黃冠野服負親而逃東海之上豈能悖性徇物疊疊隨人作上下耶禮幣隨使者還千萬情辭筆不可盡

答章秀才書

瀛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傍引曲證疊疊數百言自以爲確乎弗援之論庶竊以謂世人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瀛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子今諸家之行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摩切也揆於足下之論

文統卷九

二

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行曲盡婉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在太中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學雖出於太

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
韻殆猶大羹充錡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
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于建而
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
而氣骨間然駸駸而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
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
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福迫江
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淩於淺易何仲言流於
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以姸麗爲宗詩之變
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或子遠太冲近宗靈運

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遂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吏遂致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躋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蹀躞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也誰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交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開先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求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

釋徐庾之流麗直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
矣豈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
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
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
祖襲靈運能一寄穰解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
豈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適夫劉長卿孟浩然
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天
明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
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爲最盛韓柳
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
雷拱電揮決於天地之根抑斟酌陶謝之中而
指辭俊逸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
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
浪潛獨變人僻以矯盪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
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沈湮靈運而句意尚奇
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龔盪盧仝劉又自出
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
畧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
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況厠之間元白
已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

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
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
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師於義山全乖
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清就繩天以
樂天為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為宗蘇
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悔之單思精微學孟東
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為詩道中
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
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
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州蘇黃挺出雖曰共師
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
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煥煉精而
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
江南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
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
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
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宣之敷腴亦皆有
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為
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
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

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相師者
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
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
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此與者乃能察
知之爾然而為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
若體圖畫規准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尚烏得
為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味情性之具而所謂
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
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
襲末復自成一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
哉嗚呼此未易為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
高操觚未能成事輒視前古為無物且揚言
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師
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
為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嘆哉可
勝嘆哉瀛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畧誦所聞
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宣瀛白

孔子廟堂議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
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

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燔蕭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蕭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爵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之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帛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配今也雜真而妄列至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

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真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集註再定張居上後四國子顏何魯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是師以業為費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用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制大成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儼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漢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繆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然以自

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權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言之信辯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無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舜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吳草廬先生贊

紫氣鯉鰓神物蜿蜒有開必先山川降神自元而真篤生哲人慎斯勤斯絕手等夷於道早知厲如秋霜煦如春陽何德之昌抱膝而居氣蓋八區闕而弗舒玩心神明操觚弗停與衛聖經

學徒是依毛之有麒麟甲之有龜對其淵仲以消
吝封心厭氣猷大明當軒留聘益尊施教成均
此許南吳先後令符人文之敷

金華文統卷第十

金華文統卷第十

王儲

字子充義烏人從黃潛遊國初辟任江
西提舉司校理同知南康移判贛州召
脩元史轉翰林待制知制誥兼講官使雲
南諭梁武不屈死之後贈翰林學士諡忠
文

對諸王詔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德起自布衣艱難
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
功成治定以膺正統考諸言昔帝王既有天下
子居嫡長者必正位滿載若其衆子則皆分茅
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
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爰
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棖為秦王第三
子桐為晉王第四子標為燕王第五子權為吳
王第六子植為楚王第七子棖為齊王第八子
桂為潭王第九子杞為趙王第十子櫓為魯王
姪孫守謙為靖江王皆受冊寶設置相傳官屬
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藩輔所以廣磐

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文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隣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譬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或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大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封歷代忠神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諡義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焉

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開科舉詔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固易爲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推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舉人之上其懷材抱道之賢耻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其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材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遊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租稅詔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武功故國家
尤當以卹民爲先務朕爲億兆主甚欲與吾民
同樂於天地間即位以來于今三年各處郡邑
雖嘗免其稅糧尚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
免太平鎮江宣州廣德縣和州當創業之初
錢糧供應實爲浩繁賴此數郡以足國用遂致
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應天
太平已嘗免其稅糧二年鎮江宣州廣德縣和
已免一年此二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
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
次歸附供給皆爲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秋稅糧
亦與蠲免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
兵革疲困爲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
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爲生山東已
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
稅糧並行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
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周弊之處爲先所在
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正統論

正統之論本乎春秋當周之東遷王室衰微夷
於列國而楚及吳徐並僭王號天下之人幾不
知正統之所在孔子之作春秋於正必書王於
王必稱天而僭稱之邦皆降而書子凡以著尊
王之義也故傳者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
一統正統之義於斯肇焉歐陽脩氏曰正者所
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
也由不正與不一是非有難明故正統之論所
爲作也嗚呼三代之下有天下者大抵皆不正
不一而不能合乎至公大義之所在是非之際
於是難明者多矣蓋當其難明之際驗之天文
則失於妄僭之人言則失於偏是故焚惑守心
應乎魏文帝之歎而吳蜀無他故若可以魏爲
正矣然月犯大心王者所忌則蜀昭烈之殂實
應之而吳魏無事也是蜀亦可爲正也此非失
於妄哉自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
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而後天下一
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
有所受則推其統曰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
魏此非失於偏哉嗚呼論正統而不推天下之

至公據天下之大義而溺於妄於偏其亦不明於春秋之旨矣且歐陽氏正統之論以謂正統者聽其有絕有續而後可不必猥以假人而使勿絕也猥以假人而使勿絕則至公大義有所不行也故正統之序歷唐虞夏商周秦漢至漢建安而絕魏氏竊取漢鼎得之既不以正劉氏雖漢裔崎嶇巴蜀又未嘗得志於中國而孫氏徒保守江表而已皆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者也及晉有天下而其統始續故曰泰始元年復得正其統至建興之亡正統於是又

文統卷十

六

絕矣晉氏既南天下大亂故自東晉建武之始止陳貞明之終二百餘年其間乘時並起爭奪僭竊者不可勝紀其畧可紀者猶十六七家既而大小強弱自相併吞而一下猶為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為後梁而為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為東魏北齊而為二離合紛紜莫適為正皆不得其統正統於是又絕矣及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并後周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為一而其統復續故自開皇九年復得正其統而唐繼之自天祐之亡正統於是又絕矣梁氏弑其

盜其國以梁為偽固也後唐之興籍曰名正而言順實非所以復唐晉氏受國於契丹尤無足議而漢周亦皆取之以非義況此五代者皆未嘗合天下于一則其不得以承正統夫復何疑及宋有天下居其正合于一而其統乃復續故自建隆元年復得正其統至於靖康之亂南北分裂金雖據有中原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謂合天下于一其事適類於魏蜀東晉後魏之際是非難明而正統於是又絕矣自遼并于金而金又并于元及元又并南宋然

文統卷十

七

後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復正其統故元之紹正統當自至元十三年始也由是論之所謂正統者自唐虞以來四絕而四續惟其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也嗚呼吾之說至公大義之所存歐陽氏之所為說也歐陽氏之說廢則吾之說不行於天下矣

送鄭仲宗序

上之三年夏詔徵江南諸郡縣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既集闕下則造之於廷而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

賦稅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焉累數千
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為書
以摹本分賜之乃六月十三日庚午上御奉
天門翰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禕及起居注臣
陳敬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朕所以訓
諭斯民之意乎臣等謹對曰自古帝王皆身兼
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教民三代而下為人
主者知為治而不知為教今陛下主天下為
治之道已備而又集凡民而訓諭之耳提面命
不啻嚴師之於弟子此政古昔帝王教民之意
也又問卿等亦嘗見何人有論否乎臣等對曰
臣鄉人浦江義門鄭氏實來受訓諭為臣言
陛下教之之言甚至今遂且將以所賜書重刻
而摹之使其鄉里之民家有是書以廣宣聖
意矣越數日仲宗來請別且求言以為贈仲宗
即所謂義門鄭氏者也夫仲宗之來既承聖
天子之丁寧告戒至詳且悉天下之言宜莫有
加之者矣而顧又求言於禕何耶禕也聞之三
代之民人有士君子之行豈必皆待上之人匡
其輔翼而振德之哉蓋其性質本善而又薰陶

漸磨之素至故一鼓舞之間莫不興起於為善
而比屋可封之俗成矣今仲宗之家十葉聚食
藹然有仁義之風庶幾一家之三代今又昭受
聖訓而且圖使鄉里之民同興於仁讓上下相
成如此豈非三代之君民者與夫紀述上德
而推揚之以風厲乎四方者史臣之職也禕故
具志其事書以告仲宗若仲宗才學之懿行役
之勤則凡賦詩者當能稱誦之茲不復道
送紹興守張侯序
聖天子以神武取天下海內為一天下大定重
念比年以來民生失職思有以惠綏之以甯近
民之官莫如於郡縣故守令之選每加慎焉比
遣使者行浙東郡縣問民所疾苦至金華金華
父老告使者言數年前吾邑有主簿張君愛民
甚吾民至今思之不能忘朝廷倘嘉惠吾民願
得張君復來為金華使者還以其民言聞上
為之嘉嘆即命以張某為郡守守金華於是張
侯去金華再遷官方為侍儀使朝夕在上左
右會紹興關守中書省臣奏命張某守紹興為
宜有旨從之張侯行在朝僚友咸屬余為言以

贈之以余金華人爲能知張侯也嗚呼自兵興以來天下凋郡弊縣比比而是民生不遂久矣惟是浙東西民被兵少生齒故繁庶然徵需科歛之荐如其民之困亦已甚矣雖郡縣致體有不同而均之爲民牧愛民之心皇無不同今張侯之爲越即前日金華之愛民者推而行之越之民有不蒙其惠者幾希余忝職太史氏竊知皇上所以慎選守牧之意故特爲張侯言之候行矣他日政成其必無負 聖天子見用之意而以循吏著稱史冊者其必張侯矣余不敏尚能執筆以竣

郁離子序

郁離子若干卷青田劉先生所著也六經以後諸子者出其立言皆將以明夫道也而其爲言人人殊蓋其患在於求勝求勝則尚奇尚奇則立異夫聖人之道不可以異求也愈異則愈不奇愈奇則愈不勝故諸子者門分戶列各立標準奮其私智驚其臆說爲書日繁而能不詭於道術者幾希且其傳于後世者恒鮮而泯滅不聞者不可勝道也先生是書雖寓言居多然其

於天地陰陽世命道德世運政治禮樂法度之際詳矣揆之聖人之道蓋所謂不悖焉者固不特言語之工而已此其有不傳者歟先生名基字伯溫治春秋以進士起家仕稍不顯而猶介之名素著遭世大亂益齟齬不苟出雖不苟就也凡是人尊信之以爲有道之君子云

水經序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劉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

水經序

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劉善長四十卷亡其五至新唐志始謂爲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金暉授河南索欽君長亮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即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即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即湖陵縣章帝所更水分水過永安即彘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爲矣又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

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
南則昭烈托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
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
以後人所為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
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
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為也
意者欽本或帝時人實為此書及郭淵二氏為
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足故
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
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圻趙國常
山奉高真定臨瀛為翊之稱爾雅作於周而
云張仲孝父蒼頡篇造於李斯而元漢兼天下
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為欽
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淆而欽之本又失本
文雖亡可不謂為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疎畧
迂怪而已不傳今酈注四十卷固完而舊本往
往失於遷就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
卷而亦不傳今唯酈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
之間唯水為多故水者地之脈絡也大川相間
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棊布皆因水以

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
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勢無易州
縣之設更革不常故兗州可移而齊河之兗不
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
此禹貢所以為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
於州縣以為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廢而不
傳以校之易於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
之歟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
河在焉而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其
源委之吐納沿路之所經繹絡枝煩條貫手夥
搜渠訪瀆靡或漏遺總其繁而攬之天下可運
於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最為近古而不可
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歟顧世之為地理學
者莫不即邇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
而無所據宗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
故予因為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重其
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能識
其要者矣

大事記後記

東萊先生呂成公躬任斯道之重諸經既皆有

所論著而於史學尤長其用古策書遺法作大事記誠史家之大法也當時朱文公蓋深服之謂自有史策以來無如北書之奇者初公爲是書務存古意故其與解題各自爲書今用春秋經傳相附之例以解題附兄于各條之下雖知非公之本意而庶幾習其讀者獲便於觀覽間竊以憶見復加芟輯而補其一二不躋之罪則固所不敢逃也

贈陳伯柔序

有元以來大江之西有二大儒焉曰吳文正公

八文統卷十

十四

虞文靖公文正之學主於爲經其於羣經悉釐正其錯簡折衷其疑義以發前儒所未發而集其成討論該洽封植深固視漢儒之顯門名家者有間矣文靖之學主於脩辭其於文辭養氣以培其本知言以極其用凡以載斯道而傳之世故其羽翼聖教黼黻人文卓然爲一代之所宗而自成一家之言者也二公之學雖其逕庭有若異嚮然要皆聖賢之爲道其趨一而已矣後學之士烏可妄議乎哉方二公之講學也天下學者翕然師之從而遊者衆矣而以里中子

受業其門者有陳君伯柔焉伯柔之學爲經則推本於文正脩辭則取法於文靖淵源之所自誠有不可誣者以余所交二公之門人如伯柔者何其不多見也於是二公不可作矣故余獲交於伯柔不異聆緒論揖聲光於二公之門不知生世之晚也伯柔識見高邁而篤於自信操志秉節不務諧於流俗遭世多故益將茹晦不苟事仕進蓋庶幾立言以踵二公之軌躅而今年幾六十亦既老矣昔者伯柔之遊江東也文靖嘗贈之文其言以謂伯柔有志於聖賢之學而二程子之學初無同異且極其歸於天德五道之論蓋其望於伯柔者甚至也於今已三十年余嘗讀其文而深慨焉前哲日遠斯文之墜緒猶千鈞之一髮緒而承之不其在於入乎伯柔用辟舉而起再調官於越之諸暨夫今之官州縣者第從事於簿書期會此胡足以盡人之所長余故於伯柔復舉虞公之論以爲言是則伯柔之所任者其亦重矣而余何足以知之書以識別以見余之知伯柔者固非苟焉而已也

滄江書舍記

滄江書舍徐君方升之所居以讀書者也桐廬濱江為縣君唐在縣北距江不百武而近蓋唐北部方公勛之別業而宋名臣方公慤之故居君間來屬予為文記其舍壁夫書之在天下可謂博且廣矣聖人之經儒者之傳諸子百家之著述歷代太史之紀錄以及天文地理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字學族譜之雜出數落旁行虞初稗官燕談臚語之並興其為說不同為教亦異而其為言類皆學者所當讀而通之者也雖然學問無窮歲月有限誠有不能徧觀而盡識者

卷十

十六

而惟聖人之經則弗可以莫之究也是故易以明陰陽之理書以紀帝王之政詩以道人之情春秋以示世之賞罰禮以謹上下之節文樂以通天地之氣運凡先王之道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先王之制所以成天下之大業者皆於是乎在然自扼於秦訓詁于漢聖遠言堙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易愈變而愈非其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仁義性命中誠太極鬼神皆所謂道也如極乎無聲無臭而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皆講學之樞要而乃以善惡為仁果敢為

義氣質以為性六物以為命依違以為中鈍魯以為誠玄虛以為太極冥漠以為鬼神或至以佞為忠以詐為信以察為智以蕩為情以貪為欲以反經為權捷給以為才譎詭以為術而世皆謬迷於聞見之陋莫之或者若夫法制之遺其弊尤甚并牧以居民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以經國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同則託諸歷代之異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郊立為二或以禘祫為一焉廟堂明堂大典也或以為異所而殊制或以為一廟而八名焉帝號官儀悉承秦并郊祀廟室雜踵漢儀以及貢賦選舉之設皆不過一切之法而已嗚呼六經之書先王道學治具之所在而後世所取法也然其為說之弊乃至於是蓋千數百年宋河南程子關中張子者出始克實踐精討而聖賢明德之要帝王經世之規所以垂憲後世者乃大有所發明其後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一時並興而當其時如永嘉薛氏鄭氏陳氏葉氏閩中林氏永康陳氏後先迭出各以所學自成其家大抵均以先王之道為己任以先王之制

爲必行而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業
者咸然然方冊間矣然及于今學者顧遂因循
先君子講習既明之餘因循苟簡承前襲舊習
矣而不察行矣而不著甚者以先王之道爲莫
之可行以先王之制爲無所於用夫然故書自
爲書人自爲人而學爲空言矣嗚呼此其爲弊
不有甚於前日歟是故學者之於經不可徒誦
其文而已也必將求其道以淑諸身明其法以
用於世蓋惟誠求而實見篤信而力行然後知
人之責果可以爲聖賢果可以佐天地育萬物
而所學不徒爲空言也予夙有聞於此竊嘗有
志而願學焉比與君定交誠懇辱遣其子膺從
予遊會予亟東歸不得與之相講習故因道予
所聞者書以授膺以復於君并請揭諸舍壁以
爲記

婺州路均役記

婺於浙東號上路所縣州一曰蘭谿縣六曰金
華曰義烏曰東陽曰浦江曰永康曰武義合一
州六縣之民爲戶若干萬民所有田除法所當
復稅糧之入官者歲總若干萬石凡民有田則

有役因田之多寡以爲役之高下故爲政者
視其稅之所入稽田之多寡知其富貧以爲賦
役之差蓋今州縣之地區別其疆界謂之鄉而
富民有田往往徧布諸都稅之入右以千有計
者類皆一戶一役而止其斗升之稅不能出其
都者亦例與富民同受役而又富民之田或不
肯自名其稅假立名戶託稱兄弟所分與女手
所受及在城異鄉人之業飛寄詭竄以避差徭
故富者三歲一役曾不以爲多貧者一日受役
而家已立破民之所病莫斯爲甚浙東蘭訪司
治于婺知其非便當議括民間田稅之實使民
隨田之所在而受役事未果行至正十年肅政
廉訪使董公由浙西移鎮浙東與副使野只捏
公僉事余闕公議以謂民之病由役之不均役
之不均由田之失實積弊既久更張爲宜而余
公贊其事尤力遂申前議定爲約束舉行之擇
屬州縣官有政績者分治其事不足則選諸旁
郡縣於是蘭谿則本州達魯花赤怯失列浦江
則達魯花赤廉八年阿哈東陽則本縣丞蔣受
益義烏則本縣達魯花赤亦璘真及衢州錄事

范公琇金華則衢州總管府經歷王仲謙西安
主簿張拜住永康則温州永嘉縣丞林彬祖武
義則處州青田縣尹伯顏而本路總管陳公以
實領其要焉首下令使民有田者各以狀自陳
所有之田幾何復俾各都之役于官曰里正曰
主首者與練習田事之人獲畝而數其得業之
人為誰又稽故所藏籍以覈其是否三者克合
乃定著為籍其以田之圖相次而疏其號名畝
稅糧之數與得業之人于下者曰流水亦曰魚
鱗以人之姓相類而著其糧之數于後者曰類
姓以類糧之數相比而分多寡為後先者曰鼠
尾每籍于部者三一上于縣訪司一上總管府
一以留其本州縣立之禁制作為度程為籍此
定然後按籍而賦役其法即每都之田而計各
戶之稅糧之所在役即隨之而受役之田恒不
出其都第以田多之最者為里正次焉者為
首而主首有正有副正者在官副者則相助徵
督稅糧焉其多田者兼受他都之役而不可辭
少者稱其所助而無俸免高下平正較若畫一
凡所以圖名利而戢吏奸者具有科條不可逃

數蓋富者弗病貧者有憂自是役無不均之患
矣郡人乃相與謀勸文貞石以穀無窮夫民可
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者也故為政者非徒因仍
其簡陋而煦嫗撫摩之必也為之節宣疾滯而
革其故習審察便安而達其長利故能事功可
久而矩矱可循也昔公孫成子之為鄭作封恤
制田賦國人謗焉惟能不改其度故卒有濟而
鄭以大治諸葛忠武侯之治蜀條教嚴明信賞
必罰人初徂於舊俗既而令行禁止民以大和
是皆以逸道使民故雖勞不怨也今董公之於
婺正其田土脩其役法積年之弊一旦以除雖
豪家富民或弗以為利已而公均知民隱不
浮議訖使民咸得職富貧以均豈非以逸道使
民者乎公之於婺郡可謂甚盛是固不宜無
以慰邦人無窮之思公名宇慈字其真定稿城
人以元勳世家踐敷中外風聲茂著為時名臣
其鎮浙東列郡皆蒙其惠殊政偉績茲不備書
書其一事以為婺州路均役記

南康六老堂記

彭蠡之上有山巍然而起巖然而止者曰廬山

禹貢所謂敷淺原也後世佳俗結廬居之故名廬山或云古有佳先生隱其上故復名佳廬而世又稱之為廬山也蓋自昆侖分支南為衡嶽以作鎮荆楚既又分支者二東南為五嶺而東北為廬山山之延袤非甚廣也凝峙非極高也而扶輿旁薄之氣來之悠遠聚之頓特鍾英積粹結體峻峭故望重於世而昔人以衡廬並稱之然其陰土燥石枯岡昇竄豈以扼大江東來之勢是為九江其陽則千巖萬壑士木秀潤是為南康富山之西來也其勢方崇而處止為峯者五嶺然雄絕為五老峯五老峯之麓散為群岡皆蜿蜒南行二十里而臨彭澤乃止其中一岡所止獨稍後南康郡治在焉即郡治而望之其左旁諸岡迥流前揖而右抱狀若城郭五老列其後如屏障然相傳郡故濱河為治其徙置今所實始於考亭先生文公朱夫子先生以淳熙六年來為守八年乃去官二年之間政効大著其遺愛之在人餘蹟之在物距今二百年故未泯也先生之去後人尊賢尚德之意無所表見乃作堂於廳事之東偏名之曰六老蓋以先

生配五老而為六也嗚呼自天地開闢即有茲峯而南康由軍為路由於為府前後為守者不知幾何人而後人獨以先生與諸峯並稱是區區者誰實使之故嘗聞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於孔子乃集其大成孔子一再傳為曾子子思孟子而遂絕周子二程子復續其傳而道以漸至於朱子又集其大成朱子之道所謂窮天地亘古今而水長存者以之配茲峯而為稱固出於人心之自見非偶然也夫何十年以來兵火荐臻郡縣廢毀久不加理蓊來同知府事乃請于行中書省得屬州民屋之沒官者五楹闢建之於廳事之後因仍以六老之名名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固亦承學區區之志也是役也前知府呂侯明今知府孟侯欽及通判羅君順理經歷徐君泰知事姬君權皆協力贊成之元年歲丁未夏四月十三日則成之年月日也

金華文統卷第十一

蘇伯衡

字平仲金華縣人穎濱十世孫洪武初

召為國子學錄陞編脩與脩元史終處州

府學教授

懿祖謚冊文代學士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

亥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

業開基孝宜先於追遠祖功宗德禮莫大於

正名蓋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為國考文

文統卷十一

於古進諡在今伏惟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

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脩身永念於貽謀無黨

無偏履道每期於垂裕昔陶唐上崇於少皞而

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永水之有本原履霜露而

懷休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鴻

名乃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奕鏤玉惟榮謹奉冊

寶上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陟降有臨

神明如在繼志述事敢云有道之曾孫啓主建

邦永賴在天之烈祖謹言

懿祖妣謚冊文

惟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

亥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

之大倫正始必由於內治國之盛典報本其大

於尊親惟今日之光華皆重闢之積累嚴沿裸

享敬上徽稱伏惟皇曾祖妣坤道順承壹儀

雍穆儉遵澣濯德音夙著於宗闡禮備溫恭慶

系遠延於孫子實由中助丕顯前聞惟種德於

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令眇質獲履

至尊爰考舊章式崇謚冊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恒皇后誕受帝祉永膺令名重翟捧衣莫遂生

文統卷十一

祭之願關睢麟趾尚祈陰相之功謹言

送晉王相汪君序

聖天子統 函夏圖惟治道念夫為國之藩屏

在于殷建 親王爰以夏四月乙丑九子一孫

同日封為王授之冊寶錫之車服胙之土田復

簡朝之重臣為之保傅 親御便殿 函諭而

臨遣之俾之先往繕城關樹府寺備儀衛董官

聯施政教以待 諸王出閣而龍舒汪君實拜

晉王相昔三王之於世子莫不旁求碩士為之

師為之傅為之保而道以德義輔以政事保其

身體漢氏以來因之凡諸侯王列置傳相其位秩差後三師而體貌之隆責任之重則鈞一焉矧今晉王所賜履表裏山河乃堯之故都叔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要保王躬而制外間不有重臣則何以哉汪君負個儻傑出之資夙承訓於家庭又嘗師武威余公其奧學雄文宏材遠畧卓乎非流輩所可及上之渡江也首被知遇出入左右敷歷中外惟其所用而聲實以著譬則萬石之鍾大叩之大鳴焉小叩之小鳴焉今爵二千石擢拜是官春注

文統卷十一

三

尤非昔比矣漢光武以張佚不難於正朕故用佚爲子傳唐太宗謂李勣不遺於李密故托勣以孤幼帝者爲子擇相類如此汪君之使河南也被留父之而卒完節來歸其中臺也數犯天威陸陳謹論可屬晉王豈復有過於君者哉則君所輔導視佚與勣之所輔導者雖有本支之異而上之所以用君者與光武太宗之取佚與勣蓋千載同符也已鞠躬盡瘁啓沃彌綸以光孝友之行以拓維城之功以追河東平之賢使晉卽緯爲今王保有社稷興國

同休永永無疆上無負聖天子建親王之至計擇保傅之盛心固大夫士之所望而亦君之所優爲者哉君且行朝土之能詩者或歌以餞而屬余叙之於是乎述

慎脩齋說

平陽有雅德之士曰宋以廣氏年幾六十不懈于學故有讀書之齋名曰慎脩間謂余曰願爲著其說以相吾志予曰至矣哉子之所以名齋也鄙人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雖然昔者嘗私淑之矣唐虞三代之聖人或兢兢業業或孳

文統卷十一

四

孳慄慄或翼翼肅肅皆所以慎也故曰慎微五典曰慎乃在位曰慎厥震曰慎德曰慎罰曰庶慎聖人若是其慎者然他天體物而不遺人物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一念苟不慎焉一息苟不慎焉則人爲參之而天命幾手熄矣而吾與天二矣而失吾所以爲人之道矣焉有失爲人之道而身脩者乎而可以爲人乎此所以慎之而不敢朝夕以寧也嗚呼於穆不已者天純亦不已者聖人聖人與天同運宜若無事乎慎而其慎猶然學者固可忽焉而不慎哉

慎之柰何如執玉如奉盈如見大賓如承祭
如臨師保不覩而戒謹不聞而恐懼所以持其
心克如是則知所以畏天矣知所以畏天則知
所以事天矣知所以事天則循乎天而不失所
以爲人之道矣身其有不脩乎蓋命於天而具
於吾身而著於吾身而接於吾身者各有五具
於身者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斯五者其名
曰五性著於身者貌也言也視也聽也思也斯
五者其名曰五事接於身者君臣也父子也夫
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斯五者其名曰五倫慎則
由乎仁而親疏無不愛由乎義而裁制無不宜
由乎禮而品節無不當由乎智而是非無不察
由乎信而言行無不實五性於是乎盡焉慎則
貌極其恭而作又言極其從而作肅視極其明
而作哲聽極其聰而作謀思極其審而作聖五
事於是而得焉慎則君臣以正父子以親夫婦
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五倫於是乎敦焉身
其有不脩乎慎者脩之要也脩者慎之効也非
慎固無自而脩非脩又爲足爲慎不慎而無不
慎聖人也慎而後慎賢人也無忌憚而不慎小

染說

人也聖人不慎而無不慎故其身不脩而無不
脩賢人慎而後慎故其身脩而後脩小人無忌
憚而不慎故其身放僻邪侈而不脩由是言之
學者亦悅焉自慎而已苟或不慎日以其心與
事物相轉旋於無窮幾何其不爲無忌憚之小
人也存亡係於操舍而言凶生於敬怠不慎則
至於爲小人夫何足恠然則慎之於人也亦大
矣如之何不慎余於子之名齋書曰慎厥身脩
思永則願相與共勉之也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
象草木象羣象雀以爲色取蜃取蜃取蠶取蠶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之反以爲材熾之濕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
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
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染之其材之分
齊同其法之節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
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
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

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
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
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
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
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
四方草木翟翟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
方草木翟翟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
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入之所為也
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
以紉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
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
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
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
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
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為文者至多尚論諸
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况莊周韓非
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
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脩王安石
石魯暨及吾祖老泉東坡頴濱上下數千百年

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
雖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于妙矣其
視六經豈不有選處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
所著非有意於為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
方草木翟翟之為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
而其意皆存於為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
之為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
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
非北方夏非翟緇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
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
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為文章其年甚少而其
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
摯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交者無不
許之以為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即希直請其
所為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
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
焉余自蚤歲徒盡心於文年垂五十而迄無成
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余
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余哉此余
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

艤航辭

客聞艤航而往觀焉詰航之主入曰公治軒於第而名以航吾未暇論也昔之人蔽舟於壑可謂固矣半夜有負而去者矧公之航於此焉艤欲入不召之去得乎曰彼之舟蔽矣而不艤焉是以人得負而去也我之航則固艤矣又孰得負而去也吾見江湖之上洲渚之側舟之泊者非不艤也揚沙拔木之風卒然而起蹴天沃日之清油然而作蛟龍奮躍之恠駭然而觸卒之摧敗而傾覆者亦多矣則艤也果足賴乎曰夫艤非徒艤也有其具焉有其地焉艤之而無其具無其地猶不艤也有其具矣而具不美猶不艤也有其地矣而地不善猶不艤也故善艤舟者禁物以艤必先治之其處可艤必先審之治其具使無不美審其地使無不善然後乃可以艤此艤之道也先美其具則大患可得而禦雖卒遇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動又善其地則大患可得而避雖卒遇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及風恬浪靜擊楫而進盲風慘雨轉柁而止而豈至於摧敗且傾覆哉天下之險者無過江海

文統卷十一

九

文統卷十一

而天下之濟險者無過舟航舟航固濟險之具也而世之操舟者恃其可以濟險也逐利而不知止直前而不知戒方其張航順流一日千里自以為快及乎風與水爭飄蕩掀簸而不可禁止也蒼黃而艤非惟艤之物素不治而艤之地亦素不審維何取具於臨時地勢不計乎險易是為不艤之道哉夫具有而不美地有而不善則與無地無具何以異乎雖欲極人力之所能為以禦避乎風濤蛟龍之變而不可得至於束手熟視其摧敗傾覆而不可救此非艤之失也艤焉而非其道之失也我嘗亂浙河渡楊子浮淮絕汲汴齊沿渚而北遊又自直沽遵海而南歸環顧前後左右之舟未有具完地利而摧傾敗覆者也亦未有具不完地利而不摧敗傾覆者也夫操舟一艤之間尚得其道以免於患又况君子之行己而身之安危家之興廢所係焉者可以無道而欲免患乎嗟夫勢利權謀之可以涉世不猶舟航之可以涉險乎人之倚勢利權謀而趨世不猶操舟者之恃舟航以濟險乎世之險甚於江海富貴之禍甚

於風濤蛟龍恃舟航而涉險者其舟危倚勢利
權謀以趨世者其身不危哉奈何世之君子貪
得而無厭冒進而觸罪咎蹈危機首領
膏於斧鑕妻子翦為俘囚將誰咎乎將誰咎乎
故我之仕也於彼之所倚者設之如虎狼遠之
如仇讎奉身而退仁義為之棲楫道德為之維
忠信為之所進則遊乎學之海止則泊乎聖之
涯今也年踰五十符更世變身之不辱而祖宗
之無忝非敢自過焉耳矣則固艤之力也休吾
身於斯軒強吾

文苑卷十一

十一

軒以斯名因物理之察察者以圖終而訓後則
亦安而不忘危之志也而客又曰惟焉客不能
詰逡巡而退余時在坐獲聞其辭以其言之足
以有警也於是錄之航之主人石泳字仲潛浦
江人世所謂義門鄭氏也

友恭堂記

治莫備於武周其馭民也均其食則有井田焉
聯其居則有比閭族黨焉糾其行則有卿大夫
州長焉統其屬則有宗法焉而勸其善懲其惡
又有旌別之典焉民生其時禮讓興行風俗純

美父子兄弟相與慈孝友弟于其家而親親之
仁洽于九族急相親也喜相慶也死葬相恤也
患難相拯也達之天下無間也亦其勸當然蓋
無足以異也後世為治者惟徵歛獄訟期會是
務而馭民之道蔑如無井田以均其食也無比
閭族黨以聯其居也無卿大夫州長以糾其行
也無宗法以統其屬也至於勸懲之際亦乖其
方而不足以使人戒勉也民之不得由乎先王
治教之盛亦已甚矣然其間篤於恩義厚於倫
理如唐張公藝家李自倫王丕之流史不絕書
是乃出於天性者可不謂之難能矣乎而
君思中自吉至為余述鄉人之美求其所以
謂友恭之堂曰蕭氏世家于吉聚族而同金鑾
以居且五世矣齊廢笑者今三人焉伯曰與賢
仲曰與權曰與恭雖遺值變故家日以削而孝
友之風彌久益著雍客一堂之上周旋榮耀之
中怡怡如也諸子材皆克肖善守家法朝夕與
諸孫力田服賈恭子弟之職而與賢教之以禮
即冠昏喪祭行之內外數百指莫不唯唯致謹
曰諸父之教也邦之大夫士嘉之因名其堂曰

文苑卷十一

十一

友恭云微諸思中之言則蕭氏與發之湘江鄭氏其世之久近不齊其以布衣男子行脩於已教行於家能為古人之所難如出一軌是皆不待文王而興生乎千載之下不失為三代之民者也歐陽子嘗言後世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豈弗信矣乎余於蕭氏雖不獲望其間登其堂見其長者而與其小者遊如鄭氏也獨念夫三代之英大道之行自孔子不得見之矧今去孔子又千五六百年矣發在江之東吉在江之西乃有若鄭氏蕭氏者竝以孝義著

文鏡卷十一

十三

補豈不由此屋而立乎顧予何人獲親其事而聞其風安得不為之喜於是西望歌曰德輿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克舉之以為與賢伯仲之頌又歌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予子孫孫勿替引之以為與賢來裔之規又歌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且以示風厲於夫人歌已遂書以為記

節義堂記

處州衛知事魏君以節義名其堂使來請曰自吾有堂堂有斯名亦已久矣然未有發其義為

吾記之者敢屬筆焉余聞魏君家梁溪梁溪於毗陵為勝地九龍之山下第二泉在焉魏君作堂其間不以觀遊為美而以節義自脩亦可以見其志矣乃記之曰節義之立不立豈惟君子鄙夫所由判國家治亂安危亦恒由之何以知其然也士之出于三代之際者養之有學校淑之有教化莫不篤於道周於德有過人之節取子辭受出處必以其義得失利害禍福不動其心殺之可也辱之可也饑之可也寒之可也爵之以五等之國富之以萬鍾之祿臨之以三

文鏡卷十一

十四

軍之威使易其所守而胥為不善不可也夫如是故可以共遠樂而亦可與同患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其豈不由此也歟厥後惟秦漢諸君子無愧焉自元興以降宦寺專政挾天子威權以薰灼海內紀綱於是大壞矣而當時君子其在位者則仇志羣小之間不少屈意以迎合附麗至於羅織鉤黨之獄起而其節操愈堅其在野者則聞風慕義慷慨奮激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悔夫如是故終漢之世不軌之徒懷篡奪者後先相望皆忌憚而不敢直逐而漢

不獲危而不遂亡者是賴之也然則節義之所係豈細也哉近世學以不脩教化不行士鮮不為習俗所移放其邪心投於外物區區貴富何足為重輕而求之者節捐禮義不顧性命而惟恐不得倖得之矧矧以為吝嗇嗇以為悅及汲保身固位以為務平居莫肯直道以事上緩急遂致鬻國而叛君若是者雖曰累千百何益於人國家哉 聖天子知節義與國家相與有無創業之初庶事未遑而獨於前朝伏節蹈義之臣或優以體貌或寵以褒贈或列諸從祀或錄其子孫以示風厲丕變爾來垂兩紀矣雖 朝廷清明四方無虞士大夫幸而享富貴之樂不踐患難之途無由以奇節高義自見而豈可不力也哉忘其勢而取舍不悖忘人之勢而特立不懼招之不來而麾之不去斯何莫非節義也豈必見危授命以身成仁而後為節為誼哉故觀魏君之名堂非所謂有志者乎雖然人之所恃以幹旋萬變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芒忽而不為歎大塞天地而不為盈不以困抑摧挫而亡不以安言尊榮而存蓋有以

文統卷十一

十五

為氣之主也故隨其所遇而皆安投其鄉而如意衆人之於是氣也無物為之主而反聽命焉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氣如暴雷迅雨之涌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斯須之時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未有處大事臨大節而不顛倒失措者由其為氣所使而莫為之主故也均之是氣也有所養者為正氣無所養者為虛氣惟氣之正者浩然剛大不變於物持虛氣以處夫紛紜之變其不變於物乎有志於名節者苟不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虛氣求有所樹立非余之所知也願與魏君勉焉

文統卷十一

十六

書徐文清公家傳後

考亭朱子之學大行於茲由公與文定何公始文定承再傳之緒於文節黃公而公則親承指授於朱子者也文定後傳文憲王公文憲傳文安金公文安傳文懿許公而其學人到于今傳焉徐公遊最久而盡傳公之學者曰通齋隱君葉由庚公既沒隱君與文定之憲皆以道學為東南之望及隱君沒而其學遂莫之傳近時間巷後生於公師友之淵源猶昧昧不知而况知

請其學乎然則人之崇尚文定之學者不過風
承襲接以世所共傳為信耳豈復卓然有見而
灼然有知乎不然公與文定雖各名家而其所
學則惟一道况隱君論辨周子太極圖與論語
屬詞聯事集文定文憲皆深服其言則亦烏可
弗講其學也歟宋渡江以來藝之先達清脩直
亮貴而能貧惟公及中書舍人潘公而公之學
術尤粹且正是誠何可及哉去之百餘年而無
稱焉尚得謂之有尊德樂道之心哉公之六世
諸孫陵以此傳見屬繕寫景仰之餘而感慨係
之矣

文苑卷十一

十七

覆田記

宋南渡後金華縣諸名額田畧量於紹興辛酉
檢踏於嘉定甲申覆量於咸淳丙寅立法詳而
為制密戶有恒征地無遺利猶不失有田斯有
賦焉元之下江南因之以收賦稅以詔力役而
水旱于其則驗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加
以歷歲既久舊積寔不足徵由是縣之民每遇
災主佃各列其田自訴訴復益步加畝以幸
免常租而賦額日羨矣至正庚寅令民自實要

在均役而已不暇釐正也版籍入 皇朝遂有
鑿空之賦名曰虛偽糧而其數之多為田至千
三百九頃有奇民負逋而莫償吏惴惴惟歲入
不登是懼而公私交以為病矣事聞中書省亟
命檢覈除之戶部援曰令俾以五又為步造予
以量符下皆重改於籍固敢自任既而命明
州府通判王琮來治之甫興役又以事罷去會
今王君來倅郡遂以命君而君亦自以為己任
蓋縣統鄉十有二鄉統都上鄉七中鄉四下鄉
三都統保六率十乃今都擇一人焉為量長保
擇一人焉為里長都以五十步為率築墩一焉
表其都之界保以三十步為率築墩一焉表其
保之界田以區為率樹木表一焉書其甲乙之
次樹褚表一焉書其冬夏之數而旁都此保分
曹易地相司察焉有田者則各以名數如異時
訴水旱者自占書于表而樹之田間擇吏之清
強者分董其役以金華縣丞鍾彌董東南鄉以
浙江縣丞杜彥董西北鄉侯乃出語諸鄉即寺
觀以次舍累檟糧以食飲衛胃暑雨跋涉阡陌
復畝而中量焉各乘其形之方圓曲直長短絕

然補此塵思微積以是畝數乃以今昔之度準
之有餘者增之不及者減之岸溪之齒于水者
蠲之山林園池而墾築耕稼者收之量既周乃
哀諸所表為魚鱗圖為流水冊冊以會賦圖以
會田董之以東陽縣丞趙斗南君朝夕親臨而
程督焉凡田既除前虛詭之數其為增者收者
總百五十二頃有奇減者蠲者總三百四十五
頃有奇冊以帙計者四百五十有三圖以幅計
者如冊之數而皆有則檢量之役起洪武四年
夏四月丙申訖其年秋八月庚子積吉有二旬

文統卷十一

十九

有四月圖冊之役起是秋八月壬寅訖明年夏
五月壬子積二百有三旬而畢以竣事聞數十
年之病一旦以除父老相與慶幸爰戊石圖其
攸父介智若佳山音仁求文為記余聞經界者
仁政攸始三代盛時分田制祿田乎井地之均
而井地之均由經界之正自是以來其制世殊
至若資賦以足用因田而成賦無古今一也今
檢覈之舉執政責成有司可謂急先務矣特下
且六七年而莫有從事者豈國家裕民意哉是
宜王君於蒞政之初不憚勞勩而鰥鰥焉致其

力也更張惟允而經費不虧民征用寬上有
度下有常守仁民之政孰大於是嗣為政者毋
替厥成金華之民利賴庸有既乎然則托焉以
垂永久將不在余文矣王君名綱字之紀棣州
人嘗覈田蘇州為州使者冠其來倅是郡也
由承運庫使外補云

督說三首

空同子曰君子不以卑賤而耻教人亦不以尊
貴而耻教於人故君子能成己而成人也人由
教而成德猶器以範模而成器也吾之德誠足

文統卷十一

二十

以成乎人也則吾之位雖卑且賤固教人者也
吾之德誠待乎人而後成也則吾之位雖尊且
貴固教於人者也走故教人者存心於成人也
夫庸計其位之尊貴於吾乎教於人者存心於
成己也夫庸計其位之卑賤於吾乎唐堯也虞
舜也夏禹也商湯也文王也武王也齊桓也魏
文也可謂尊貴而教於君疇務成昭西王國成
子伯時子思魏叔管仲卜商曾無難色君疇也
務成昭也西王國也成子伯也時子思也魏叔
也管仲也卜商也可謂卑賤矣而教唐堯虞舜

夏禹商湯周文武齊桓魏文魯無涯容豈非存
心於成已成人也哉之八君者不耻教於人故
不賢者以賢而賢者以聖之公士者不耻教人
故能聖其賢而賢其不賢是故教人者其重已
守道必若古之為教者然後能成人教於人者
其心下禮恭必若古之受教者然後能成已今
也在下位而為教則慊然不安而人且以為僂
在上位而受教則閤然不屑而人且以為辱不
中者終於不中不材者終於不材不賢者不至
於賢賢者不至於聖不知卑賤者耻教人之過

文苑卷十一

十一

也不知尊貴者耻教於人之過也
或曰言之立也於世何與焉而論其不朽乃與
立德立功者等不既過焉乎哉空同子曰孔孟
以空言配禹吾先祖嘗論之矣不敢勦取以瀆
告姓言史氏之設其為言也何敢望孔孟之萬
一然要其極也使德備於身功加于時者而不
有史氏焉迺其終始發其精微見于論著書于
簡冊傳之當世垂之後來亦焉能不朽而永存
哉是故唐虞三代遠矣其聖君賢相之盛德大
業仁人君子之微言茂行與夫治天下之大經

文苑卷十一

二十二

人法昭乎如日月之麗天更千萬世而彌顯者
則亦賴詩書史記之存也不然流風遺韻之猶
存宏規遠矩之無徵雖欲憲章祖述之夫安得
而憲章祖述之此孔子欲言夏殷之禮而有文
獻不足之歎也而况春秋戰國秦漢以來其功
德不及唐虞三代遠甚其遺愛何足以起人之
思慕而遂不至於無聞者詎非以史哉由其史
之存也故宇宙之分合國家之理亂政事之
得失習俗之美惡道術之邪正人材之賢否學
士大夫得以討論而時君世佐得以鑒戒焉然
則文史之職其為重而非輕也明矣其為要而
非冗也審矣漢武帝乃以戲弄倡優畜之謂之
不知務可也劉向明德立之士不獲見之行事
而托空言以立教者奚可少之哉奚可少之哉
車屠生問空同子曰學何務曰治心曰心何以
治曰養之曰有道乎曰有道何如曰少思寡
欲主敬少思則靜寡欲則明主敬則一靜其本
也明其體也一其要也今天水其一人挽之而
其一人不之挽若苟一挽一不挽則針遺芥墮
而可指取也必於其不挽者焉苟自不挽者可

指取則是以靜爲本矣今夫鏡其一塵翳之而其一塵不之翳若苟一翳一不翳則妍醜並照而無適形也必於其不翳者焉苟自其不翳者無適形則是以明爲體矣今天路其東多岐而其西無岐則牧豎過之而亡其羊也必於其岐多者焉苟自其岐多者亡羊則是以一爲要矣一故靜靜故明靜明一學之務畢矣是故少思未遽靜也少思則欲不動而無思可至焉寡欲未遽明也寡欲則情不勝而無欲可至焉主敬未遽一也主敬則有主而無貳可至焉無思則靜矣無欲則明矣無貳則一矣而學之務畢矣故曰其道在少思寡欲主敬此非余言也先民之訓也力行則存乎人

金華文統卷第十一

金華文統卷第十二

胡翰

字仲申金華縣人嘗遊許白雲吳禮部吳淵穎之門洪武初以賢才舉授衢州教授召脩元史退居長山學者稱長山先生

孔子家廟碑

先聖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二十一年至昭公十一年而薨門人會葬明年即其故宅爲廟祀之歲衣冠琴瑟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皇帝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期里祠以太牢之禮雖魏晉南北朝用兵文帝黃初武帝太始皆詔脩廟祀給灑掃守衛歷宋齊梁反拓跋魏高齊之有國遂續承爲今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還車駕東巡者悉脩漢故事周太祖平交州以入主之尊仲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崇極徽號屢加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四時饗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友端扈蹕南渡與其從父傳俱家于衢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

守孫子秀請于朝始賜田五頃建宮塙于郡
東北菱湖之上廣至二百餘楹事具庸齋趙政
勝記後燬於寇迺徙城南宋亡元氏改物至元
間而邑之宗子斬其後以端友之孫洙當襲爵
降旨徵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子祭酒歸守江
南鄉初廟改書樓其制非寶祐之舊會兵革益
甲壞不治三亥秋王師取衢州制以分省即
中姑熟王愷重郡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
即明法令布惠信與百姓更始謁拜廟庭以為
本木本源所繫不可無以示衛人命有司葺而
之告成之日族之長者少者衣服冠而趨泮
泮下庭敬共將事願紀成麗牲之碑用多公
之賜翰惟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
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贊者取其故實書之以
見詩書仁義之澤固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命
端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咸致尊禮非他享祀
可列由春秋以來傳序五十有三世廟于魯者
禮也舍魯而南者宗子去國以廟從焉亦禮也
禮之所在君子慎之況其子若孫人將曰此豈
之後也將以聖人望之崇德象賢異時太

修復舊制是宜有引無替其日周有清廟魯有閟
宮至今歌咏不足使人想見盛德之美翰雖不
敏敢緣古義再拜而系之詩曰奕奕新廟有嚴
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緒緒魯邦世載厥美
作廟于南會通之禮皇祖在上監無遐邇大夫
師長百工庶士保有天常是受王祉矧茲具瞻
俾就傾圯顯允王公載振而起聿來孫子于公
率履弁烏裳衣陟降庭祀黍稷黼黻則有休
亦有旨酒式燕以喜盛德百世表是南紀匪南
紀是表魯邦是啓惟聖是嗣孫焉及子言念伊

越國公廟碑

越國有廟故參知政事胡公之將士泊邦人之
所作也公歿之明年衆咸戴公之德慕公之爲
入營建廟像于郡城之中區廟成之明年朝
廷嘉念公忠壯寬厚扶翊興運弘濟艱難身歷
百戰功冠一時不幸死於肘腋之變不可無旌
卹之典於是特贈光祿大夫湖東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並衛之臣馬
公謀致祭于祠敘述厥勞哀悼懇至罔有儔

公之冢于德濟拜手稽首奉揚休命以爲先臣
大海一介甲冑之士誤承 眷遇列備戎行自
起義以來 王師取和州渡江而南下太平進
攻金陵保有其城遂東克京口以及金陵西南
拔宣歙以取睦州由睦而東發爲巨鎮發下溫
處皆平廣信亦平天威震疊兵不留行先臣嘗
受命前驅不敢避鋒鏑矢石之危以率先士卒
摧殄勁悍所至郡邑輒下未嘗以金帛子女之
故妄事割戮衆爭向附遂膺大任恭大政被國
厚恩恒思以死報社稷御下悉推赤心待之與
得其死力耳故剗刃不悔也先臣既沒 國家
益用兵上派舉湖湘漢沔之地於反掌之間又
通巴蜀拊循嶺海又北城襄陽臨中原而扼其
項背綿地數千百里先臣曾不獲與諸將分其
同若竭肱股之力効尺寸之勞於疆場是則天
也 皇上以乾坤之量日月之明兼覆廣照不
求備下臣既起臣德濟於衰絰之中授以兵柄
襲有爵位又追念先臣之勞錫之封號登秩上
公克有享祀于葵之人以焜燿其後嗣子孫先
臣有知臣不死矣臣聞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

命鬼神以爲黔首則若先臣之鞠躬盡力馳騫
一世其氣發揚于上且不可揜故有不虞之警
往往於夢見之鑒面長軀儼如也蓋其志不忘
本朝如此德濟不武典守東陲不能翦滅仇敵
以雪先臣之耻昭 國家之賜唯君臣父子之
義惡能已哉尚爲我載諸麗牲之碑翰觀古將
師之臣有志不展而功業未究如岑彭來歙祖
逖李嗣業者天遽奪之故公之功烈惠澤被于
江左浙東決于葵之人使天下望之而不加焉
此其可扼腕也大蒸之禮先王所以崇德報功
者無所不用其極則斯廟之作非臣子之私於
國家實宜之蓋禮之以義起者乎乃詩以歌之
曰皇喬厥武者定爾民疇若先驅則有虎臣虎
臣桓桓如林之殷允也胡公實邁乃倫昔在有
元雲雷邁屯失其金鏡華戎紛紜天造有邦肇
域淮濱俾公來輔鐵面長身爲國爪牙克壯且
仁秉戈山立超距川躍以出易騎動罔不獲左
則左攻右則右斫所向輒靡何敵不却何城不
墮土宇斯拓自西徂東浙水洋洋公來制閩于
睦之疆于以秉鈞于彼東陽連城惟五如永有

防龍節烏章子矢受斯背德者誅歸斯用臧邦
有頌域公則是取鄰有封豕公則是拒不饒不
饒由公我哺不札不瘥由公我祛公之於嬰孔
惠且時匪是我私王國是毗國有瘼猢人莫之
知反噬而逞孰拯其危左右庶士小夫及耄相
示咨嗟惟公是悼僉曰悼之尚罔或報赫斯不
忘是用作廟作廟有奕享祀不忒先王制禮以
致崇極嘉迺有德泊乃丕續曰惟大烝相古作
則揭虔安靈有祠伊闕皇命使臣聿來稱秩最
其勤勞爵以越國惟越國公肅然冷風志不克
究澤則罔窮公今有子亦公是似踐其有位敵
王所愾敬忠之訓有永無替繼自今始其祀百
世

井牧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
私諸已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
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
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
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
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

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兒又皆行之不遠天下
之民益敝敝矣為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
饑猶已饑之一夫之寒猶已寒之孰無是心也
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重之後民新脫去
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
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
美田宅以為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
下貲累鉅萬治生產畜牧畜壤十倍上假封君
編戶之氓無不錙之地則卑下之為役為僕不
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
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
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
者不得過制也其後漢冊孔光之徒因之令民
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
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
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
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
品蔭其親屬自啓計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
專事要求之間不勞民駭衆生獲井田之利此
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為兼并之開耳非有資於

畝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此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其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即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詩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過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鬻永業以葬鬻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求於敝振窮困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爲之鬻而加罰永徵之禁鼎未耳議者如宋劉放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

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受民不復其實徒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口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噫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困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馴致也時敝則法亦敝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爲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除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爲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爲縣地

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跡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爲置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十一者是也鄉遂之地采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與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采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農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而足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入東南之要服也蕞掩爲司馬度山林鳩澤數辨京陵表淳鹵數置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九土之入脩千衆之賦况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置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

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爲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貴財不墮富者無以取贏絕兼井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丘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距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僞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爲乎其謂不可爲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爲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爲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貴于成也非大有爲之君不能致其成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僞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儉俸之

故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况使盡棄其
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
又況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於上奸興於下此
不可為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尼吾事乎
古者步百為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為畝北齊
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為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
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封田萬頃頃惟
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
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建司農勸課定墾田八
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

八文苑卷十一

十一

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四均之計戶得田六
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
未為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償者
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徵民戶不過三百
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
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
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
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
將先吾民而為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
役袁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

作實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徒
遠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譁未聞有
一人違者况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
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郡之田并之其制
定其事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
并之其制定其事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
下之制定事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郡乎是
天下之田可并也事不勞者不求逸欲長治久
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
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慨然歎曰

八文苑卷十一

十一

不并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
為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
不行并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為唐惜之吾聞
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塵與落必
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
生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上之人審其所以使
故物莫不為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
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
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為之以紀人事
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可并

也此無他善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羅文質公集叙論

尚論人物者勛業易見學術易知而道德為難顏子之不遠仁必孔子而後知之有若之似聖人必曾子而後辨之一時之門弟子非不賢也日與之處也猶不能致察於斯而况庸常之人方之聖賢才智相百十也將得其所蘊之精微孰從而得之乎而况世之相去又遠也將極所至之高妙孰從而得之乎楊子雲曰存則人亡

文統卷三

十四

則書將必於其書而知之而得之羅文質公之在宋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紹興之末言任斯道之重者必屬之先生焉先生受學於龜山楊文靖公同文而見伊川程正公則固父程氏之門矣當是時若李籲之才器謝良佐之力學張繹之高識尹焞之篤行未嘗不與其進而道南之歎明道獨於龜山發之及論西銘猶不能無疑伊川以理一分殊喻之道之難明也如此先生開易於龜山與其聞於伊川者無間則固會而為一矣嘗謂漢唐儒者能自樹立不遇

注心於外與之遊仲尼之門入堯舜之道必不能至此其志為何如哉由是性明行完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有如李延平之書潛忍力行任重詣極有如朱晦菴之言其所造又何如哉李籲輩未聞有以是與之者今欲以其近似而窺測之固學者之所惑也獨不考之先生之遺書乎蓋博古通今務以文章為學者非先生之學也忘信慈慤不為非義而自守者非先生之學也一者不同而俱失之先生之學靜而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擴而極夫肫肫其仁淵淵其淵則達天德之妙矣舉而措之行事施於有政則莫非達道之用矣故先生退而隱居而志常存乎天下世多故而義不忘乎朝廷其言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又曰人主欲明而不察欲仁而不備又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名器授之君子則貴授之小人則賤又曰士之立朝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類皆切於時弊達於治體其言既足以儆熙寧創殘之

文統卷三

十五

失其授受之際又足以啓薄理學之正觀是集者雖不能盡知先生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廢亦得其緒餘乎余嘉遂不墜其家學以寡聞陋見論前入之道德其亦過矣仲尼之門顏子友一臂而失之而况其遠者其亦難言矣姑存其大要焉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牒不佞獲與諸君講以文之好雖不可謂之知言然未嘗不樂于心也比見有以宗法爲問者景翰答之甚辨顧僅有不能釋然者數事夫大宗小宗之法其廢也久矣記大傳嘗載其說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謂別子爲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繼別者謂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謂公子爲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曰公子有宗

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於國之卿大夫有不出於公族者蓋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又畧無所見故後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來始者以體斷之也然禮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爲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爲卿大夫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適于有宗之道乎抑自爲後世之宗乎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祫祭十宗子之家是所謂宗子者其卿大夫之世適乎其有非卿大夫之世適而士之世適者其兄弟爲卿大夫遂以適士爲宗子可乎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或曰宗之世適有絕其後者族人可繼以爲後乎亦弗爲後乎苟不爲之後則大宗廢矣大宗既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爲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

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
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
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未臨往往
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
法者亦合於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
今士庶人行之一得無階乎朱子之述家禮固欲
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於祭祀之禮未嘗
不嚴於主人主祀之位則固寓宗子之法矣不
然則亦有可處而者乎太宰以九兩係邦國之
民曰宗以同族親民其所謂得民者豈止於今
記禮者之言乎猶有可推者乎此皆所未喻
也諸君講學之日久矣苟不鄙而卒見教焉則
幸矣

答汪秀才書

遠勤書問自往歲至今一旦再矣歷時既久恐
以不敏取疏遠於足下而勤懇之意終始不逾
則僕雖不承煩接辭有以知足下之爲學矣足
下立志甚高陳義甚偉不以世俗之笑侮折辱
爲折辱笑侮行已以孝弟爲本進脩以古人爲
法讀書討論義理以殊泗瀛洛之書爲主上有

難兄下有難弟何求而不獲宜無藉於人也雖
藉於人宜得當世碩儒淵洽光大具知寔履足
目俱到中心粹然者與之切磋問學激揚其不
撓之氣敦篤其有爲之志肆其有而極其才之
所至可也何取於僕也僕幼愚戇老更變故學
殖荒落未嘗抗顏一日以爲人師偶承校官之
乏僑居縣鄉與諸生進退俯仰者數歲矣計其
交遊之士步武相周旋議論相上下或日一至
焉或月一至焉或月日之間屢至焉環郡之中
以及郊牧又遠而邑里未嘗有以問學爲已事
相告者豈一鄉一邑一邪之人皆懂懂孳孳不
暇從事於足下哉良以僕非其人也非其人則將
有所不屑焉足下相去稍遠曾不知之一旦過
采萍譽以不及見爲恨累數百言道其願見之
懷與其所以爲學之意足下之志誠篤矣陳義
誠偉矣將以自異於今世俗之人求合於古之
君子誠亦異於人而有合於古矣僕安所建於
左右獨念人之有生甚不易也學者竭思慮疲
精神於聖經賢傳百家之言甚勞也朝夕之氣
彌宇宙而薄光景壯洋洋易位非不勃然銳矣未

崇朝而消液安足恃乎故君子貴乎有所養見聞之知不可以為真知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其意斷可識矣又况以一人當兆人以一世觀萬世與天地並立而終始者乎其氣象亦可見矣偉嘗培焉自揣其不可惕焉將以遷善補過不敢以衰病辭焉而不加省其碩學者如此其於文字既非所長且不樂為也世俗不知者以其曠昔嘗業筆焉輒慕而求之僕亦不得已而應之豈其心哉足下非不知我者也今幸以正學告我我安得不以正學相與言之至於可

白雲亭記

距婺之東百有五十里其邑為東陽未至邑四十里其鄉為懷德其山有曰八華山者故文懿先生講學之所也山之旁邑人許氏居之其兄弟曰和伯曰晉仲自以其生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幸嘗私淑諸人與有聞焉顧瞻遺躅而風

餘韻又幸而未泯山川草木猶將被其榮矣則吾寧能已其興起之情乎乃作亭山中書其扁曰白雲亭白雲先生故所自號也因其自號而扁之尚德也余聞之許氏乃記之曰儒者之學尊本明統未南渡以來朱子嘗以是傳之黃文肅公文肅傳之何文定公文定之後王魯齋繼之金仁山又繼之至先生蓋五傳矣延祐乙卯丙辰之間天下承平諸公貴人方事文治聞先生名者爭欲辟致為時用先生固辭而侍御史趙公宗儒自金陵寓書願率子弟以事先生先生留金陵踰年乃歸從遊者益眾以目背不能見客遂屏迹山中諸生羸糧寄書從者如故去秋隘而就爽愷暢湮鬱而挹清淑境與心會業以專工固一時之盛也先生既沒門弟子人自為學逮今未六十年何其微也唯茲山表著郡邑蒼莽百里間余翹而望之欲從和伯訪其故躅曾不能一至焉若先生之門則嘗泝掃矣方年少氣銳聞其所以聞也見其所以見也而莫究其所以聞見也又况其不得聞不得見也安能有諸身乎事往而世已殊志存而力不逮今

老矣獨不能已者何哉萬物同宇以生而人在
天地猶一物耳自幼至老大都不過百歲而百
歲在天地猶須臾耳以須臾眇焉之生而欲並
天地以立與夫地以爲終始者豈有他哉惟盡
夫人所以爲人之道焉耳人之所以爲人之道
其理命於天所以爲性者五著於人所以爲倫
者五明而誠之皆吾固有者也雖先生之受於
仁山仁山之受於魯齋上泝朱子之傳有不得
窺者豈能外是以爲教乎由朱子等而至於河
南二程子又等而至於先聖人孔子豈有異然

八文統卷十三

二十二

乎故曰以一物觀萬物以一世觀萬世者聖人
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知
其至而至之吾雖不能以一觀萬然去先生未
遠其道可識也和伯之所尚固有不能已者矣
和伯之弟晉仲與余生同歲學同志最與余交
吳君德基先生之仲子存禮相友善他日登斯
亭一三君子試以余言觀之則允興起其高山
景行之思者不假他求而得之矣故余於其登
覽之勝風物之美不暇揆而書焉

嚴氏子字辭

子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字者禮之變也
欲其早知而夙成也嚴侯之四子皆幼既字
告之又請於余意猶古也古者字有辭禮變而
辭不可廢也乃爲之辭曰鼎也和和不無以調
吾味其失也矣恭也敬不敬無以直吾內其失
也僞惟也權不權無以行吾義其失也蔽薄也
周不周無以
吾惠其失也比惟周也得仁之
用權也持義之制敬也存禮之本和也適樂之
趣仁義禮樂斯罔不備告爾余言暨爾父之志
尚篤于爾躬毋徒善其名字也

戴良

八文統卷十三

二十三

字叔能諸江人學于柳道傳黃晉卿吳立
夫之門以文章知名元末應召爲江淮儒
學提舉後隱四明山洪武初徵至京
師以老疾固辭卒于寓舍

說佩

送義門
仲舒

詩不云乎雜佩以贈之則佩者蓋古所以贈人
而勉之以取法者也今仲舒之行亦既無佩之
可贈獨爲之說以告之何如仲舒曰是余之志
也乃作而言曰仲舒其知是佩之說乎上佩

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上而不俯則無以綴下下而不承則無以係上中不銳則不能以有擊旁不曲則不能以有受居乎上者珩居乎下者衝牙之與璜也珩言其俯衝牙與璜言其承也衝牙居中而能銳璜居旁而能曲也合是三者所以具為佩之制而為君子之所法焉者也若夫簪以係上而中貫之者瑤簪以綴下而旁貫之者琕錯乎琕瑤者珠聯乎琕瑤與珠皆緩一皆參居乎三者之間而非其要也非其要者謂不為君子之所取法也必君子之所取法而後可

文統卷十一

二十四

則雖有環以召之有玦以絕之有金以寒之有象以文之有鵠以示其事有鰐以表其用有帝以戒其性之急有弦以警其志之緩亦皆不足以言佩也是蓋超居乎三者之外而非其類也非其要而猶待是以成佩者以其能安是佩於君子也非其類而猶冒之以為佩者以其能存是佩於君子也然所以得為佩之正而為君子之所取法者則惟三者為然也三者之所以能然者亦在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今仲舒與其兄仲幾弟仲潜三人者懷玉而遠遊抱

器而效用太師大丞相見而奇之因館置府下十餘載其所以貴重之者往往有異於他士後雖薦達之以有祿位於朝然亦不使遠違乎左右蓋危殆已殆入之道恒欲資之而有取焉則夫三人之見取於大丞相者豈不由斯佩之見取於君子參乎三人者誠能俯乎其民若珩之有綴承乎其君若璜與衝牙之有係銳以去惡若衝牙之有擊曲以納善若璜之有受吾見其示法於君子也其亦異乎琕瑤珠綬者矣其亦異乎環玦金象鴈鰐常弦者矣雖然珩也璜也

文統卷十二

二十五

也衝牙也非生而有之也必待君子者而為之制然後俯焉而俯承焉而承銳焉而銳曲焉而曲以克成乎其為佩也然則三人之不愧於斯佩者豈非由我大丞相有以玉成之乎而三人者其尚益守乃職以期無負乎大丞相可也三人與良皆友善而仲舒為尤厚今仲舒以三年之喪畢奉大丞相之命還京良蓋望其有以見法於君子也故於其行為之說佩以贈

汪節婦傳

節婦陳氏鄭汪君舒享妻也年十有九歸汪君

明年有子曰常父甫二歲而汪君死諸父昆弟
念其年盛而寡居也欲奪而嫁之節婦哭且言
曰命之不淑中道而喪所天老姑弱息汪氏之
不絕如綫以是而有二心大豕不食吾餘矣遂
誓死不再適乃屏華采服艱勤以奉其姑以保
其孤子五十餘年如一日有司高其行將擬其
實上聞于 朝而旌其門云九靈生曰余讀易
至節之爲卦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夫節內允而
外坎以說而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
險則思止說以行險非得於中正之道者能之
乎中正之道爲士者猶難之而况於婦人乎若
江節婦固世所謂難者也有司將采而上之
朝廷著令將褒異之夫豈私一婦人哉蓋欲勉
人以所難而使彼之去中與正隨情義而不忌
負鬼神而不顧施施然自以爲得計者亦或知
愧哉而士也不幸適類其所爲聞節婦之風其
又不爲之愧死哉

金華文統卷第十二

金華文統卷第十三

吳況

字潛仲正傳子蘭谿人洪武中

召爲翰林

待制陞東閣大學士

六經師律序

嗚乎兵者國之大事也聖人之所罕言而不敢
輕用者也古之時文武爲一塗士之陞未嘗不
知兵也後世析文武爲二岐而兵之學寡矣有
能言者下之人不以爲狂則上之人必以爲諱
幸四方之無虞宜無事乎此也苟或有警將求
若人而用之不亦遲乎古之兵謀戰策多矣歷
代以來散亡畧盡今之存而顯顯者七書而已
七書者司馬法六韜孫子吳子尉繚子三畧唐
太宗李衛公問對也前代嘗以之頒布武學令
天下誦習之謂之武經世之設兵者尊之仰之
真猶儒者之於六經也夫行師不法聖人則是
爲暴曾謂彼七書而可以爲萬世不刊之典乎
何當時之襲陋而不悟也以七書考之三畧尉
繚子已有可疑漢志雜家尉繚子二十九篇兵
形勢家又有三十一篇今書有二十三篇則不

知果有本真否三卷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所撰其亦信然乎若太公六韜與李衛公問對則灼然依托者也其爲古書而可信者司馬法及孫吳乎太史公稱司馬法闕靡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究其義漢時存者百五十五篇班固入之於禮今之存者僅五篇而已蓋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夫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五篇之傳其穰苴之遺乎然亦非齊之全書矣吁先王之兵制盡在古司馬而今不可得見矣宜孫吳之歸

文統卷十三

二

然而獨高也班固志藝文時兵家者流總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而孫子冠其首觀夫十三篇之書備奇正用機權審彼度己先計後戰變化開闔其用不窮亦深妙矣哉雖然謂武之書爲秦漢兵學之祖則可謂三代之兵學亦若此則不可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爲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者詭道也吾恐其非聖人意也世道日貶民論日卑論將帥則以勇壯擊刺爲能語行陣則以奇譎設伏爲巧妙若曰我將

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雖三尺之童亦肯以爲迂闊而不切矣昔者荀卿子之非孫吳有曰彼孫吳也上勢利而尚變詐者也又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孫吳之徒皆身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說可謂當哉至楊子雲亦復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穰苴乎子雲之不喜孫吳其意美矣然不知當時子雲所

文統卷十三

三

見司馬法乃古之書耶抑穰苴所述之遺耶聖人於師中之事雖未嘗一一悉言而其宏綱大用則豈不可得而窺哉蓋兵之始作也非聖人之私意也天地之所造設聖人觀法之而已掌之有其官定之有其制攷之有其時備之有其素歌詩以勞之誓戒以齊之上順乎天下應乎人廓然大公至正之心炳然神武不殺之德豈孫吳之所可得而測識哉間嘗不自揆度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其言其義有涉於師征者輯錄而類聚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

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
師律竊取子朱子儀禮集傳師田篇之意而不
自知其不可也若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諸侯之強大僭侈兵法軍制俱非先王之舊曰
侵曰伐曰圍曰入曰追曰擊曰襲曰取曰敗曰
滅聖人不厭其書於簡冊者誠誅其黷武之罪
以示萬世之防學者當自其全經而講焉不得
而盡錄也至於夾谷之會則以吾夫子之文德
武備於是可見故特取之以繫於兵用之篇鳴
乎有國家者於平居暇豫之日能謹夫脩齊治
平之道兵無由而作矣如其萬一猶當按聖人
之遺經法聖人之運量豈不足處天下之大事
乎天下之大艱而又奚暇於孫吳乎此是篇之
所以一本於經而不容附以他書之說也天下
之事固有以新奇而為世所好者亦有以陳常
而為世所厭者有人於此曰我善為孫吳則必
肅然聽之矣如曰六經之中未嘗無兵法存焉
則必譁然難之矣習俗之移人至此乎方當四
方合一文治聿興之時草茅之士得以餘力及
此竊知牽綴聖人之經犯非所當言之戒其罪

無所逃之然有備可以無患考古所以制今世
之君子當有採焉

兵禮

愚讀周官之書未嘗不嘆夫聖人之於兵政何
其詳也蓋兵之設久矣唐虞之前不見於經而
唐虞之際則士師之官實掌之士刑官也兵者
刑之大者也古人所謂大刑用甲兵是也蠻夷
猾夏寇賊奸宄此豈象刑之所能盡服哉兵藏
於田賦徒衆主於司徒軍師之禮領於秩宗虞
則焉政之司而共工則軍械之所出也故兵雖
無專官而事初未嘗廢焉吁九官之兵刑合為
一而六典之兵刑分為二亦可以觀世道之變
矣且六官之制周公之所定也九代之法既專
委大司馬矣而五官之屬亦互相參領太宰統
衆職即百揆之無不總也宗伯即秩宗而司空
即共工也司寇雖不主兵而軍刑殺戮則其任
焉乎居則各司其司以聽上之命有事則各職
其職以趨上之令官非虛設而法非文具聖人
之經制纖悉如此哉且兵者將使之以殺人者
也聖人不取之於浮閑凶暴之徒而必取之於

勤苦稼穡之農夫使其為農之日不知有兵之害而為兵之日不敢忘農之勞用之則驅之於戎行不用則歸之於田里豈有後世招聚之害供饋之費乎此則立法之最善者也然天下之事不習則廢不祥之器豈可以常施於日用之間乎無故而習兵是習殺人也故聖人又為之蒐狩之制因祭而田因田而閱申之以戰陳部曲之法詔之以坐作進退之節以天子之尊而逐取禽獸於草莽之野不以為煩也不特此也干戈之舞射御之方蓋自成章以及於壯其教未嘗一日而廢也至於弓劍之屬矛戟之進亦必謹其儀焉聖人之慮以為平時授受之不謹則當夫倉卒必有不善於用者矣王制邦國之中朝祭賓享之日上以射而擇士下以射而貢士以考德行以觀威武是以當是之時公卿大夫以及士庶其所以為禦侮克敵之備無不能焉他日用之民皆良兵而吏皆良將也嗚乎弓矢斧鉞人情之所畏也田狩宴享人情之所悅也先王以飾慈之具而為飾喜之儀寓至險於順動而伏天下之所畏於君臣之所共悅此則

其微意之所在也使夫天下之人而皆從容於禮讓之域焉固聖人之所大願也不幸而用之將以除殘去暴而聖人之心亦必欲行之以道教人之中而有禮焉非古之聰明神武者何足以與此乎惜夫有虞之禮不可得見而成周之制度可考者僅若是而已先王之禮既廢不能講宜天下後世之爭馳於變詐之末而不自覺也豈不可哀也哉

王紳

字仲縉忠文公之子從學宋丞相 洪武

間被薦授國子博士

盤庚遷都論

古之善治天下者必謹於常情之所忽畧重於民情之所難遠豈不以忽畧而不加察禍患之所由起難遠而固欲遠之民情之所由慈者乎中天下而立制四海之民言出風從令行響應彼蠢蠢之氓微劣愚昧踰伏於草莽之下其心畏之若雷霆鬼神之不敢窺測尚敢揚眉出氣以吐所懷哉此常情之所忽而易者賢哲之君則謹而重之欲使之也君承大祭見其顛連也

若身受病瘵開其麗而輔其生居其心而翼其性此其德澤入人之深歷數十世而不忘者也予讀盤庚三篇而知其德之所以盛者商之都耿圯壤已甚盤庚聞齊民日入于墊溺故欲遷于殷夫以天子之尊制人短長之命其極人於塗炭亦易易耳而大家巨族安土重遷反以淳言相扇彼盤庚者不以民不順已命為怒惟恐我之不順其情為憂丁寧告戒引咎自責不啻慈父之於愛子既敷陳其不遷之害能遷之利又且抑其非心導其善行用哀矜惻怛之意代

文統卷三

捶楚斧鉞之刑其後民非不遷也而遷於人情之所順雖不能快愜一時心意其所以續先業垂後緒者非此不足以中興六百年之業也而世之論者固以先王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以病之嗚呼不亦求備之甚者矣

遜志齋集序

天之生斯民也又必生聖賢為之依歸以裁其有餘以補其不足必使闕者資之明儒者藉之然然後天地位而萬物育也然而伊周孔孟之徒不世出者非天之惡生聖賢也蓋聖賢者靈

文統卷十三

九

和純粹之氣之所鍾實未易達也苟生矣則將行道於當世重訓於方來雖其一身之微其功已被萬世之遠矣夫萬世之後有讀伊周孔孟之書而慕效之者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雖然聖賢任道之心雖一而行道之勢則不同伊尹周公得志而見於功業孔子孟子不得時而托於空言其事雖殊要其歸則一也後之學者不察其心而離為二端專功業者則詆立言者為空文務立言者則謂必藉是以明道傳襲之久而弊愈甚嗚呼世有不惑於衆入而致力行之功者其殆有忘於聖賢者歟天台方君正學負精純之資脩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為準語道德則以孔孟為宗會其通而本泥於一志乎大而不局於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嗟乎聖賢之不作久矣斯道之微若晨星之在太空光彩不耀者數千百年至宋諸大儒出始續其不傳之緒而繼之然後學者有所宗師今去宋又二百年矣斯道之晦亦久矣天之闕斯民而俟後人者亦甚矣方君以出類之才知此其意必有在矣而君

又烏可自不力也紳不敏幸泰同門之列於君之志切有與聞焉故特著其說於文葉之首

存齋記

穹壤之間願圖趾方饑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者莫非人也然有能贊天地之化育彌綸天下之大務者有志不足以周于一身德不足以成其善而自夷於萬物者非其命于天者不侔其心之所存何如耳伊尹之心存於致君澤民周公存於興禮樂開太平之基孔子道不行于時而後存于垂訓顏子身居困約而存於為邦孟子闕時之衰而存於行王道彼三聖二賢者其功著于當時其德垂于後世所謂君子存之者戰國以來管商之存於事功申韓之存於刑名蘇張之存於縱橫鬼谷子之存於捭闔楊朱之存於為我墨子之存於兼愛老子之存於虛無佛氏之存於寂滅雖其所存之不同然其悖理而為弊也甚矣且均為存也存其大者遠者為聖為賢存其小者偏者為異端之道則夫君子固不可以不存而存之又不可以不審也四川會憲昆陵王公懋學而有文應敏而多識

嘗名其齋曰存齋又於以知公之虔心為有素矣夫事幾經于前禱然不知其所措義利紛爭內茫然不知其所從者皆由其心素無所存而役于外物也今公居重位愈急事國家之耳目寄焉生民之休戚係焉而能默然於所存予意夫公鷄鳴而起未與物接所存於心者公忠以奉手上仁恕以接手下及平旦而行無非向之所存存之既正行之益精如庖丁之於牛宜僚之於丸盧扁之於醫達蒙之於射不待謀猷忖度而心領神會矣其視異端之說如高下黑白之懸隔而何足介其中哉公嘗獨筆於予故要諸聖賢之道實於公公苟謂然則蜀民之被其澤者蓋博矣因請書之以為記

滇南勸學記

先公以洪武五年三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其境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神竊祿西川屢請于蜀王廢下二十八年冬得旨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日參見禮府退詣藩閫文武大臣及士人士友並以情事為告聞者聞之競為咨訪二十五日

有焚人畫工何仁四年七十餘不言親炙先公
於佑聖宮甚久至補素之事亦多經指授耳云
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理
麻參政喻金閭高撫慰輩尤所尊重凡見梁王
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之理為之開說退論
其臣僚尤加委曲系之君臣亦為元社已危皆
有降意時元之藥王通逃朔漠有遣侍即脫脫
自西蕃來通耗索援且劫以危言必欲殺我使
以困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絕於我朝迺匿先公
於民間脫脫聞之詣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
欲遠附他人非蹈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
公以見之脫脫欲加屈辱先公慷慨罵曰天訖
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大餘燼尚欲假息
以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今惟
有死而已或解衣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
遣之彼何罪焉元王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
全之賊脫脫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
不能收先公復梁王謂曰一朝殺我大兵夕
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為臘月二十四日未申
時蓋焚人以此日為節日故人不忌也諱曰城

中宮老士女莫不垂淚達理麻既陳奠祭左石
具衣冠殮之以禮即日昇至地藏寺北涌澤園
化之以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訖
引至涌澤園擗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連
日至彼展哀至二十七日糾別訪南閔董金剛
保以合其說蓋以先公嘗主其家故也金剛保
亦引至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勸問市人競來
致問中有蘇奴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蓋其
兄慶時為元師故達理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
遠事畧與仁可同但奴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
壕邊復引至歷指其處哀未止有僧從西來自
云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拱門化後遺姓何
在僧言彼時上下恟懼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
言遺姓並同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
貌言行者好制作動靜僕從皆可稽但無能知
夫葬所者因姑設次為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
越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于雲南府
城隍里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
新製木主就觀音寺諱所盡哀題主禮畢迎回
地藏寺位次昧爽行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純

參諫范公祖嘗訪先公節行於臨安儒士賈寬
寬達理麻門客也故獲侍先公景密因言曾有
詩見寄可考暨紳至張公即命迎寬三月十日
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理麻已使葬
于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土
而不結立隴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
今犁鋤莽榛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
也寬又云先公前館于報國寺後因賊脫脫至
遂移館于春登楊氏家平日杜門不接人事惟
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冊達理麻錄本藏于家

文苑卷十三

十四

後併原墓不知何在寬年高質重所言似非虛
妄者又先士錫有年近見且梁民李某自言其
父起宗爲元樞密院都事好士而知書曾延先
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墓所惟鉉知之
有年前任沅庠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留意
越半月紳至滇有年即來告且爲書招鉉十一
日該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
絕句遂導至兀兒朵東門外之百步指群塚千
百而言曰大畧記在此處而群塚盡遭發掘無
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不

敢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次日於群塚旁擇
曠地仍設次爲位迎神主陳祭祭畢復奉歸寺
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迴嗚呼哀哉紳之初
志銳欲訪求遺殖歸葬先隴以襄大事不幸歲
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
辜他日尚何面目見先公於九原者哉擗踊之
餘因忍死備記于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
後世子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章慙

子德懋蘭谿人登成化丙戌禮部第一被

文苑卷十三

十五

選爲庶吉士授翰林編脩論事調知臨武
縣未赴改南京大理評事陞福建僉事未
幾致仕弘治間召起爲國子祭酒復致
仕拜太常少卿辭進禮部右侍郎又辭得
免以侍郎致仕自號闇然人因稱之曰闇
然先生

東陽縣修學記

浙水東文獻之邦婺爲最東陽婺屬邑絲漢唐
以來其人以孝行忠義文學政事勲業名者彬
彬可稱第進士者以百數其民俗亦樂善好施

有立義塾置義田若范文正公之為者皆他
所希有何其盛也然人村風俗之盛衰在學校
而學校興廢則係其令之賢否成化戊戌之秋
深陽繆侯以村進士來為是邑視事之日祇謁
于先聖先師顧瞻學舍皆壞漏弗支禮殿講堂
屋而未潤大懼不職以陳教基圖所以起其廢
者而未知費之所出乃咨于衆得富室之好義
者曰趙孟實華八人馬願以餘力分任厥事於
是增葺其殿若堂之未備者改作其門廡序之
級仆者而棲士之舍會饌之堂習射之亭以及
庫庖庖廂皆一新之又撤去文昌土祇二祠之
不在祀典者而別為之屋以祀邑之孝子與先
達諸賢其廟貌未嚴則考典禮按圖式以正象
設冕服之飾而藻繪中度禮器有缺則命工範
銅冶竹不為之錯爵簋盞壘洗俎豆籩簠之屬
而釋奠之用始具是役也衆心翕趨如恐不及
不煩程督競奏厥功而棟宇之崇宮庭之敞
壘丹雘之華式稱其為泮宮矣凡為屋大小以
區計者若干為器若干肇事于其年之二月訖
工于壬寅之十月蓋有經始勿亟之意焉侯區

文苑卷十三

十六

畫勸相不憚其勤而贊其事者則學之教諭鄭
珙訓導周禮陳際也學既成侯誦日之吉特率
其僚吏諸生釋菜以落之而以書來告曰吾之
新是學諸父兄之力也幸為之記以永厥功且
有以教其子弟使有所興起焉予惟今之為政
不得罪巨室者寡矣死能出彼所有以相吾之
興作者乎靈臺于來侯其近之爾諸父兄能率
侯之令為所當為其視昔之立義塾者亦無愧
焉皆可書也已若乃侯之所教崇正學斥非愧
表先哲為前人之所未為以新士習以作士志
則其可書又不但一時興作之功也嗚呼賢哉
彼邑之子弟學於是焉宜何如其興起耶念文
昌之不屋必有以弄筆墨微利達為羞者仰先
哲之遺風必有起高山景行之思者望宮牆之
數仞必有求所以入其門見宗廟之羨百官
之富者有感於中不能自已而夤夜孜孜及
焉則小而匹休前烈大而為賢為聖夫豈無其
入與夫豈無其人與敢書諸石以俟若前代建
學之始與其廢興本末已有記之者茲不復云

文苑卷十三

十七

東陽縣義田記

惟東陽金華望縣所隸十有四鄉係藉之民以數萬計其所有土田爲畝一百一十二萬九千四百有奇而稅入二萬四千餘石可謂庶且富矣然稅之所出必于其田縣故有復熟官田一百一十五頃二十六畝九分四釐三毫名存實亡莫知田之所在其米一千三百餘石皆無徵爲政者以爲大農經費之入弗可虧也則以之抑配農民而責其償至其官民之田之未無徵者又三百餘石其抑配亦如之嗚呼古之耕者助而不稅其制不可及已後世有田則有稅然各隨其所多寡而徵焉民未以爲病也至本無田而有抑配之稅則民之困極矣是豈真無其田也耶蓋版籍不明姦欺百出有田者不稅有稅者無田逋租匿役靡所不至政老賦役訴理紛紜非惟民所不堪而有司者亦病之矣今經侯之爲令也屬精治理勸恤民隱謂仁政自經界始經界不正而田失其實則版籍以不明而稅之逋陷民之憔悴無惟其然不有以更張之其弊何時已乎迺成化十有八年適國著令重造版籍遂以部使者吳公森之命取洪武中魚

文獻卷十三

十八

鱗圖籍爲之準而役民之善方田者使履畝而量之仍以鄉老之公正者爲監量凡田之若官若民與號名步畝稅糧之實沿革之故以及得業之人既皆覈而籍之矣而猶恐有蔽於私者又更其人易其地覆覈之且躬自臨視以發其隱伏聽其爭訟焉夫然後宿蠹潛奸披露而服有受人之田而不認其稅者有以其稅寄之他人者有以官田隱爲民田以上地冒作下地者諸若此類悉釐正之所覈官民職學與賈括等田其數多與舊額相當獨義莊爲有餘計其所餘田畝適符復熟之數侯乃嘆曰吾知所處矣彼復熟即義莊也特名之異而失之耳詢諸父老僉謂其然上于藩府藩府允焉遂以義莊餘畝定爲復熟之田其有陵谷遷變田之果不存者則以新所墾闢之數充之土田既覈稅得所歸民業有經公租不負失業之民脫然若沉疴去體洒然若執熱遇濯而無復有抑配之苦矣其定著爲籍曰流水曰保類曰戶籍者皆明白可據乃以附諸國版登于天府焉凡民之任役者若干人始事于是歲之春而迄役于其冬

文獻卷十三

十九

邑人既皆悅喜相與歸德於侯而侯不自居也則又謝曰版籍之正由稅之均實聖祖舊章明天子盛德藩府大官之令爾諸父老之勤也吾何力之有哉雖吾與若等所以收其弊於今日者非易易也異時或有兼井之徒惡其害已而去籍焉則不得善其後矣亦圖所以維持勿壞使吾民永有賴乎乃伐石走書請記且曰吾於諸父兄猶有望焉幸有以作其志噫仁政之不行久矣昔朱子之守漳州也常欲推行經界以惠貧民時當道者惑於浮議近不果行有志之士至今為憾則為後世之吏欲行其志不亦難乎今侯覈田於東陽雖未能為古經界而有經界之遺意焉可謂善學朱子者矣而獲乎上下莫或撓之則其時之所遭殆有過於彼者非幸耶又孰謂吏于今者不得行其志哉夫以朱子之不為者侯既為之則其所已為若水利若社倉若義役皆仁政之宜於今者又豈不欲次第為之手侯之所望於父兄者固有在矣爾父爾兄尚亦有以贊其成哉吾見邑人之蒙其澤者未可既也若其維持而勿壞則後之君子

將有任其責者故特書其事以告焉侯名樞字全之溧陽人以進士起家而為是邑既新其學又及於此教養薰舉方以治行聞於時云若執役者之名氏與諸鄉田土多寡稅糧輕重之數則列之碑陰

陸生良甫字序

凡物之偉然奇絕而出乎類者必其物之良者也若赤驥飛黃騄駼駟駟之為良馬大王夷王弘璧璠璣之為良玉尤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朱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之為良兵良器莫不備然出其類焉其在於人則以瞿瞿蹢蹢者為良士輔君惟聖者為良臣善治得民者為良吏屬文紀事書法不隱者為良史運籌決勝折衝禦侮者為良將論道經邦燮和天下者為良相下而農工商賈醫卜方技之流亦莫不以其業之精而善者為良又孰非出其類而偉然者乎昔權翼之稱謝安謂之江表偉人而梅翁之贊李綱則曰一世偉人夫人物之在當世非不眾且多矣而二公者獨以偉稱豈謂其體貌之魁梧豈偉也哉亦以其才德之良而事功勲業遠

過於入爲晉宋之良相焉苟非其良矣足以爲偉乎子年友浙江大叅崑山陸公之從子其名曰偉而字以廉其少也孤而鞠於公焉公以其質良行淳而知學爲可教也乃以書來屬予申其字之義將以勗其進焉嗚呼名之而欲其偉字之以勉其良父師之爲教至矣子奚以爲言哉蚤夜孜孜進修不懈所以副其名若字焉在生而亡之奚以予言爲哉雖然公之意不可虛辱辱爲謂某所聞人之有生其命於天者莫不有仁義禮智之德焉而氣拘欲蔽以喪其良者衆矣生也苟能自其良知良能之天擴而充之至於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以極乎才德之良則亦達而爲良士已達而爲良臣若良吏若良吏若良將謂惟其所用無些不爲良焉而謝李諸公不得專美於前豈非今日之偉人矣乎其或庸碌無聞而未之知人若馬而駕王而瑕器而凡無以出其類焉則非公之所望矣偉乎偉乎盍亦顧名思義無負父師之訓乎

嘉樹亭記

浙憲使無錫邵先生國賢書謂樹曰某之先白

高曾諸大父而下暨先君子世爲邑之開原鄉稅長而廉靜一德嘗儲千畝之入以充公家雜泛之需其賦民惟正之供未嘗過取一文誦其德者至今不忘故有泚事之室一區在城西倉北水次鄉久荒圯已屬他姓其牆外有梧木數株得其地者每曰此邵氏之樹也至虛其地而不忍伐焉某過而感之將爲亭其間以志先德君子爲題曰嘉樹之亭少師西涯李公旣篆其榜美子盍爲我記之慈辭不獲命乃僭爲之言曰昔晉韓宣子聘魯宣子季氏見有嘉樹而譽之季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用子遂賦甘棠此嘉樹之名所由始也今邵氏之樹自其鄉人視之勿剪勿敗固即文爲即伯之甘棠不但如季孫之誦其詩者矣非世德在人能若是乎若其前人之所樹不于他木而獨以梧焉夫豈無所取義乎宋王晉公嘗手植三槐于庭而期其子孫必爲三公以槐爲三公所位也况梧之爲木諫於周雅可以扶老而爲杖者不猶賢人君子之德足以扶植世教爲邦家之所倚伏乎其所以期望後人者又非止於三槐之名

位矣蘇文忠公稱仁者必有後而謂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則今日先生之業寧不與槐而俱萌耶先生其尚益加培植以大副前人之志罔俾王氏之塊專美於前也視彼季氏之嘉樹而歸德於他人者何可同日而語哉

奏為懇乞

天恩祈免新任仍容照例休致事臣先蒙 聖恩陞臣南京太常寺卿纔經數月又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感 恩稠疊拜命交兢臣自惟竊祿過優而才德弗稱年齡衰

人又疏卷十三

二十四

老而疾病厄殘雖欲勉策疲蹇莫能補報毫分已經累具奏牘備陳情悃乞賜追還 恩命以敘休致矣而自發奏之後私心皇皇夙夜不寧反覆以思益增危懼以為愚臣前所奏老病無能不堪世用不過一身之利害而事有大於是者如引年納祿國之常典辭尊居卑古有明訓斯二者皆士大夫名節所係不容輕廢 陛下更新大化敘復事制則此義尤所當明而臣前疏未及詳悉惟恐 聖明誤采庸劣俯懷舊物手賜 俞音則臣之得罪於名教大矣前時萬

死再瀝血誠而控訴焉竊惟 祖宗舊制凡官

負七十以上皆許致仕其有年滿七十而在官

者給由到部例不引說邇者廷臣建議又欲申

嚴致仕條限豈不以此是為仕進大開不容遠越

者乎今臣犬馬之齒七十有五納祿已久而復

登仕版則稽之 國法而有違使臣居之不疑

是為干犯憲章難逃罪戾矣臣之不容不辭避

者一也又臣先蒙奉常之除既以才庸德薄病

迫年侵而抗疏辭免今陞南京禮部侍郎官職

尤為顯要設若辭卑居尊則實諸古訓而有乖

使臣受之不慚是為不顧廉耻難逃清議矣臣

之不容不辭避者二也臣之不肖本無儒者難

進之風非有古人恬退之節實以上違 國法

下乖古訓內包忝冒之羞外招負乘之愆非獨

自貽身累亦節將仰玷 國恩故敢不避再三

之瀆而重有哀祈也伏望 聖明察其由衷之

情貫其方命之誅曲軫 天慈俯從人欲特

勅該部竊臣 新命別選異材以補侍即負缺

容臣仍舊致仕庶免妨賢之罪且逃犯義之愆

臣不勝萬幸 金華文統卷第十三終

文統一十三卷為文一百三十五篇前太守

近齋趙先生續輯金華先哲遺文以啓後學者也文成遷視山西學政行間以授玘曰子其畢吾意至錢塘復慮玘之拙於政也封旋俸金二百二十銖曰以相不及玘亟

文統後序

圖之閣三月而梓人墨人始克稱事稽緩之責固弗克辭而

先生之惓惓於斯者不可不誌也

正德壬申孟夏之吉

賜同進士出身知金華縣玉山李玘謹誌

萬曆柒年歲己卯三月吉日

金華府重修

金華文統十三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趙鶴編是書於正學編外兼錄金華耆舊之文宋宗澤梅執禮潘良貴鄭剛中賈廷佐范浚陳亮呂祖儉徐僞何恪時少章喬行簡等十二人元柳貫張樞吳師道黃潛吳萊等六人明宋濂王禕蘇伯衡胡翰戴良吳沉王紳章懋等八人而宋濂所錄獨多蓋視諸人較呂祖謙等爲稍亞故所錄亦稍寬然前列呂祖謙修文鑑法朱子取文字法及王柏吳師道論文之語則大旨仍以講學爲宗故劉孝綽駱賓王舒元興之文皆所不取然唐仲友亦不登一字則門戶之見殊未能化矣

洞庭湖君山詩集三卷

〔明〕胥文相編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元年胥焯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洞庭君山

集三卷》提要

洞庭湖君山詩集卷之七

周楚

郡人石泉相重編

屈原名平仕楚為三閭大夫被讒謫江南自沉汨羅而死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
薜荔拍兮蕙網蓀橈兮蘭旌
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揚靈兮未極女嬃媛兮為余大息
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
桂櫂兮蘭枻斷冰兮積雪乘薜荔兮
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
思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
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
以不閒龜騁騫兮江皋夕弭節兮北
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予玦
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
將以遺兮下女曾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

與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嫋嫋兮秋風
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
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曷何為兮木上沅
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恍惚兮
遠望觀流水兮潺湲縈何為兮庭中蛟何
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滙
聞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
中葺之兮荷蓋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盈
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葍房罔薜荔兮
為帷糾薏榜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
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綠之兮杜衡合百草
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續兮並迎靈
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醴
浦寧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
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漁父辭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
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
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
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
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舉世皆濁何不渾其糟而飲其醪何故懷瑾握瑜
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冰者必
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
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
中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
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
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
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懷沙賦

文節

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蔽兮
道遠忽兮曾嗟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
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

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
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
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
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
兮吾將以爲類兮原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漢

賈誼

洛陽人 事文帝爲大中大夫 諫議大夫 遷爲長沙王太傅

弔屈原賦

誼負超世之才文帝議以爲公

附錄詩集

卷四

卿絳灌等共譖之乃以爲長沙

王太傅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及

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因以自

喻

恭承嘉惠兮侯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

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

乃隕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驚鳳伏

其兮鳩巢翔翔聞岸尊顯兮讒說澤志賢

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淵兮謂跼蹐

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于嗟嗟兮生

之無故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騶牛

兮騷寒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

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

已矣國其莫吾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縹

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

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倘蜚蜚以隱處兮

夫豈從歟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

濁世而自藏使騏驎可繫而羈兮豈云異

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

也騁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

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

德之險微兮搖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

漬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

固將制于螻蟻

晉

庾闡字仲初 陽陵人 爲郃陽太守

弔賈誼文

中興二十三載余忝守衡南鼓
棧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過
洞庭涉湘川而觀汨水臨賈生
投書之川慨以永懷矣及造長
沙觀其遺像喟然有感乃弔之
云

偉哉蘭生而芳玉產而繁陽葩熙水寒粉
負雪莫邪挺錐天驥汙血苟云其雋誰與
比傑是以高明卓茂獨發其秀道率天真

衡庭詩集

卷六

上

不議世疾煥手若望舒耀景而焯群星
乎若翔鸞拊翼而逸宇宙也飛榮洛汭擢
穎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璫巖
巖其峯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爲公方駕逸
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
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
韶渙雖有騰鱗終什一壑嗚呼大庭既邈
玄風悠緬皇道不以智降上德不以仁顯
三五親譽其執可仰而標霸功雖逸其塗

可翼而開悲矣先生何命之寒懷寶如玉
而生運之淺昔咎繇著虞呂尚歸昌德協
充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
三顧臭若蘭芳是以道隱則雙屈數感則
鳳覩若棲不擇木翔非九五雖曰玉折雋
才何補夫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託神用
故雖全生奈何蘭膏揚芳漢庭摧景颺風
獨喪厥明嚮悔悠悠太素存忘一指道來
斯通世往斯圯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
敬弔寄之淶水

衡庭詩集

卷七

上

夏侯湛

字友若燕國人
才華富盛
登有聲譽爲
散騎常侍

荆江歌

悠悠兮遠征
悠悠兮暨南荆
南荆兮臨長江
臨河兮討不庭
江水兮浩浩長
流兮萬里洪浪
兮雲轉陽侯兮
奔起驚翼兮垂
天鯨魚兮岳峙
靡蕪紛兮被臯
陸脩竹鬱兮翳
崖趾望江之南
兮邀目桂林桂
竹蔚蔚兮鷗鷄
揚音凌波兮願
濟舟楫不與兮
江

水深沉差廻盼于北夏何歸軫之難尋

宋

顏延之

字延年琅邪人累官光祿大夫

祭屈原文

代湘州太守張紀作

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佩

之浦弭節離潭艤舟汨渚曰若先生逢辰

之缺溫風這時飛霜急節羸羊邁紛昭懷

不端謀折儀尚計蔑椒蘭身絕郢關跡遍

江干比物登孫連顯龍鸞聲溢金石志華

湘東詩集

卷八

日月如彼樹芬實頴實登望泊心却瞻羅

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齊

柳惲

字文顯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竟陵王子良引為法曹參軍

江南曲

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

湘逢故人故人不返春華復應晚不道

新知樂只言行路遠

梁

沈約字休文武康人書傳射諡曰隱

湘夫人

瀟湘風已息沅澧復安流楊蛾一含睇嫵

娟好且脩指玦置澧浦解珮寄中洲

王僧孺

東海人少篤志精刀於學文多悲怨時重其富傳

湘夫人

桂棟承薜帷眇眇川之湄白蘋徒可望綠

芷竟空滋日暮思公子街意壘無辭

無名氏

湘東詩集

卷九

三洲歌

古今樂錄曰三洲歌者商客數

遊巴陵三江口往還因共作此

歌

送歡板橋灣相待三山頭遙見千幅帆知

是逐風流

風流不暫停三山隱行舟願作比目魚隨

歡千里遊

湘東醺醺酒廣州龍頭銓玉樽金鏤枕與

郎雙杯行

陳

陳後主

諱叔寶
字元秀

三洲歌

春江聊一望細草遍長洲沙汀時起伏畫

舸屢淹留

唐

杜審言

字必簡襄州人擢進士武后重其文召入為國子監主簿

終直學士

洞庭詩集

卷十

渡湘江

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

京國人南窺不似湘江江北疏

宋之問

字延清汾州人善詞章累官脩文館直學士

洞庭湖

地盡天水合朝及洞庭湖初日當中涌莫辨

東西隅晶耀目何在滢瑩心欲無靈光海

若晏游氣耿天吳張樂軒皇至征苗夏禹

祖楚臣悲落葉堯女泣蒼梧野集九江潤

山通五岳圖風恬魚自躍雲夕鴈相呼獨

此臨泛漾浩將人代殊永言洗氛濁卒歲

為清娛要使功成退徒勞越大夫

張說

字道濟洛陽人累官中書令封燕國公謚文貞

游洞庭湖

平湖曉望分仙嶠氣氤氳鼓枻乘清渚尋

峰弄白雲江寒天一色月靜水重紋樹坐

參猿嘯沙行入鷺群綠源斑篠密罨逕綠

蘿紆洞穴傳虛應楓林覺自薰雙童有靈

洞庭詩集

卷十

藥頌取獻明君

出湖寄趙冬嶽

西泛平湖盡參差入斷山東瞻岳陽郡汗

漫太厓間窘步同行樂道文互屢看山戍

上雲桂江亭臨水閒

川途倏忽間風景依如昨湘浦未賜環荆

門猶王諾何時與美人載酒游死洛

遊洞庭

夜夢雲闕門從容簪履列朝游洞庭上緬

望京華絕潦收江木平大退山更熱重欹
視欲醉悽滿氣如噎器留魚驚腥衣點紋
重血髮白思益壯心玄用彌拙冠劔日苔
薜琴書坐廢撤唯有報恩字刻意長不戚

遊洞庭湖

緬邈洞庭岫蒼蒙水霧色宛在太湖中可
望不可即剖竹守窮渚開門對奇域城池
自繫籠纓綬為微纒靡日不思往經時始
願克飛棹越溟波維舟恣攀陟窺窬入雲

洞庭詩集

卷十一

步崎嶇倚松息巖壇有鶴過壁字無人識
滴石香乳溜垂崖靈草植玩幽輕霧阻討
興忘曛逼寒沙際水平霜樹籠烟直空宮
聞莫覩地道窺難測此處學金丹何人生
羽翼誰傳九光要幾拜三仙識紫氣徒想
像清潭長眇默霓裳若有來觀我雲峯側

泛洞庭

平湖一望上連天秋景千尋下洞泉忽驚
水上江華滿疑是乘舟到日邊

泛澧湖

張說云澧湖沅湘澧汨之餘波
夏潦莽注則沃為此湖冬霜既
零則涸為平野

念別澧湖去浮舟更一臨千峯出浪陰萬
木抱烟深南郡延恩渥東山憇宿心露花
香欲醉時鳥轉餘音涉趣皆留賞無奇不
遍尋莫言山水間幽意在鳴琴

君山

洞庭詩集

卷十一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峰水上浮聞道
神仙不可接心隨流水共悠悠

張九齡字子壽山南人羅進士累官
中書令封始興伯諡文獻

初入湘中有喜
南使安

征鞍窮郢路歸棹入湘流望鳥惟貪疾聞
猿亦罷愁山邊楓作岸數處橘為洲却計
從來憶翻疑夢裏遊

湘中作

湘流遶南嶽絕目轉青青懷祿未能已瞻

途屢所經烟嶼宜春望林猿莫夜聽永路
日多緒孤舟天復冥浮沒從此去嗟嗟勞
我形

落日催行舫遠迤洲渚間誰云有物役乘
此更休閒暝色生南浦清暉發近山中流
澹容與唯愛鳥飛還

南還湘水言懷

拙宦今何有勞歌念不成十年中夙志一
別悔前行歸去田園老儻來軒冕輕江間

洞庭詩集

卷五

上

稻正熟林葉桂初榮魚意思在藻廐心懷
食葦時裁苟不達以樂遂吾情

歸舟究何處正直楚江平夕逗煙村宿朝
緣浦樹行于役已彌歲言旋今懷情鄉郊
尚千里流目夏雲生

王昌齡

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又
以博學宏詞科選汜水尉

巴陵劉處士東齋作

劉生隱岳陽心遠洞庭水偃帆入山郭一
宿楚雲裏竹映秋館深月寒江風起煙波

桂陽接日夕數千里矍矍清夜猿孤舟坐
如此湘中有來鴈兩雲候音音

賈至

字幼鄰洛陽人太常寺卿起
居舍人贈禮部尚書諡曰定

巴陵早春寄荊州崔司馬吏部閣

功曹舍人

時至司馬
岳州司馬

請居瀟湘渚再見洞庭秋極目連江漢西
南浸斗牛滔滔盡雲夢澹澹搖巴丘曠如
臨渤澥宵疑造瀛洲君山灝中波蒼翠長
夜浮帝子去永久楚辭尚悲愁我同長沙

洞庭詩集

卷五

上

行時事加百憂登高望舊國胡馬滿東周
宛葉遍蓬蒿樊鄧無良疇獨攀青楓樹淚
洒澹江流故人西掖寮同危岐陽蒐差池
盡三黜踰蹤各南州相去雖地近不得從
之遊耿耿雲陽臺迢迢王粲樓歧予暮霞
裏誰謂無輕舟

初到巴陵與李十二白同泛洞庭

江上相逢皆舊遊湘山永望不堪愁明月
秋風洞庭水孤鴻落葉一扁舟

楓葉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

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

孟浩然名浩以字行襄州人少好
鄭義隱居廬山寺不仕

臨洞庭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
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坐觀

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洞庭湖寄閻九

洞庭秋正闊余欲泛歸船莫辨荆吳地唯

餘水共天渺瀰江樹沒杳杳海湖連遲爾

爲舟楫相將濟巨川

夜渡湘川

宵行貪利涉夜裡渡湘川露氣聞芳杜歌
聲識來蓮榜人投岸大漁子宿潭烟行旅

時相問涉陽何處邊

李白

字太白廬西人玄宗朝詔
供奉翰林世稱李翰林

君裴侍御以書見招期月滿泛洞

庭

君至石頭驛寄書黃鶴樓開絨見速意速

此南行舟風水無定準湍波或滯留憶昨

新月生西簷若瓊鈞今來何所似破鏡懸

清秋恨不三五明平湖泛澄流此歡竟莫

遂狂殺王子猷巴陵定遠近持贈解人憂

夜泛洞庭尋裴侍御清酌

日晚湘水綠孤舟無端倪明湖漲秋月獨

泛巴陵西遇憇裴逸人巖居陵升梯抱琴

出深竹爲我彈鷓鴣雞曲盡酒益傾北窓醉

如泥人生且行樂何必組與珪

秋登巴陵望洞庭

清晨登巴陵周覽無不極明湖映天光徹

底見秋色秋色何蒼然際海俱澄鮮山青

城遠樹水綠無寒煙來帆出江中去鳥向

日遶風清長沙浦山空雲夢田瞻光惜顏

髮闕水悲徂年北渚既蕩漾東流自潺湲

郢人唱白雪越女歌採蓮聽此更腸斷憑

崖淚如泉

荊州賊平臨洞庭言懷

脩蛇橫洞庭吞象臨海島積骨成已陵道
言聞楚老水窮二苗國地窄三湘道歲晏
天嶢嶢時危人枯槁思歸阻喪亂亡國傷
懷抱郢路方立墟章華亦顛倒風悲猿嘯
苦木落鴻飛早日隱西赤沙月明東城草
關河望已絕氛霧行當掃長叫天可開吾
將問蒼昊

洞庭醉後送絳州呂使君果流澧

洞庭詩集

卷六

州

昔別若夢中天涯勿相逢洞庭破秋月縱
酒開愁容贈劍刻玉宇延平兩蛟龍送君
不盡意書及回鴈峰

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三首

今日竹林宴我家賢侍郎三杯容小阮醉
後發清狂

船上齊桡樂湖心泛月歸白鷗閑不去爭
拂酒筵飛

刻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已陵無限酒醉
設洞庭秋

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五首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
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吊湘君
南湖秋水夜無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
洞庭賒月色將錢買酒白雲邊

洞庭詩集

卷九

長安還欲笑不知何處是西天

洞庭湖西秋月輝滿湘江北早鴻飛醉客
滿船歌白苧不知霜露入秋衣
帝子瀟湘去不還空餘秋草洞庭間淡掃
蛾眉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

與賈舍人於龍興寺望滬湖

剪落青梧枝滬湖坐可窺雨洗秋山淨林
光淡碧微水開明鏡轉雲繞畫屏移千占
風流事名賢共此時

杜甫
字子美，杜陵人，累官工部
少卿，詩與李白齊名。

過南嶽入洞庭
大曆四年
春正月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
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舻。
翠牙穿裊將，碧節吐寒蒲。
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
壤童犁兩雪，漁屋架泥塗。
歌側風帆滿，微冥水驛孤。
悠悠回赤壁，浩浩畧蒼梧。
帝子留遺恨，曹公屈壯圖。
聖朝光御極，殘孽駐艱虞。
才淑隨斷養，名賢隱鍛鑪。
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
莫怪

啼痕數危檣，逐夜鳥

宿白沙驛

水宿仍餘照，人煙復此亭。
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
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
隨波無限月，的的近南溟。

過洞庭湖

蛟室圖青草，龍堆隱白沙。
護隄盤古木，迎棹舞神鴉。
破浪南風正，回橋畏日斜。
湖光與天遠，直欲泛靈槎。

宿青草湖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爲名。
宿槩依農事，郵籤報水程。
寒水爭倚薄，雲月遞微明。
湖鴈雙雙起，人來故北征。

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
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
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
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

湘妃祠

肅肅湘妃廟，空牆碧水春。
蠹書玉佩，薜蘿舞翠帷。
塵晚泊登汀樹，微香借渚蘋。
芳梧恨不淺，染淚在叢筠。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逐日斜。
興來猶杖履，目斷更雲沙。
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
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劉長卿
字文房，河南人，累官
鄆州觀察使。

秋洞庭湖言懷

長安遊千里日夕懷雙關已是洞庭人猶
看瀟陵月誰堪去鄉意親戚想天未昨夜
夢中歸煙波覺未濶江皋見芳草孤客心
欲絕豈訝清春來但傷經特別長天不可
望鳥與浮雲沒

洞庭湖

萬古巴丘戊平湖北望長問人何森森愁
暮更蒼蒼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孤舟
有歸客早晚達瀟湘

雨中過員稭巴陵山居

憐君洞庭上白髮向人垂積雨悲幽獨長
江對別離牛羊歸故道猿鳥聚寒枝明發
遙相望雲山不可知

湘妃廟

荒祠古木暗寒窸此江濱未作湖南雨知
爲何處雲苔痕斷珠履草色帶羅裙莫唱
迎僊曲空山不可聞

張謂字正言河南人天寶二年
進士大曆中爲禮部侍郎

同王徵君湘中有懷

八月洞庭秋瀟湘水北流還家萬里夢爲
客五更愁不用開書帙偏宜上酒樓故人
京洛舊何日復同遊

錢起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
年及第終考功郎中

湘靈鼓瑟

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
客不堪聽苦調淒金石清香入杳冥蒼梧
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

洞庭曲中人不見江山數峰青

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天寶進士
歷左拾遺出爲郢州刺史

夜泊湘江

湘江水落洞庭波湘水連雲秋鴈多寂寞
舟中人借問月明只自聽漁歌

湘妃

蛾眉對湘水遙哭蒼梧山萬乘既已沒孤
舟誰忍還至今湘山上猶有淚痕斑

顧况字通翁姑蘇人至德
中進士遷著作郎

青草湖邊日色低黃節瘴裏鵝啼丈人
飄蕩今如此一曲長歌楚水西

戴叔倫

湘南即事

蘆橘花開楓葉衰出門何處望京師沅湘
日夜東流去不為愁人住少時

武元衡

字伯蒼河南人建中初進士累官門下侍郎平章事

岳渚送友人

雲帆耿耿巴陵渡烟樹蒼蒼故郢城江

洞庭詩集

卷十四

梅花無數發送君南浦不勝情

韓愈

字退之南陽人權進士第累官吏部侍郎謚曰文

湖中

猿愁魚涌水翻波自古流傳是汨羅蘋葉
滿盤無處覓空聞漁父扣船歌

洞庭阻風贈張十一

張十一署永貞元年拾月

十月陰氣盛北風無時休蒼忙洞庭野與
子維雙舟霧雨晦爭泄波濤怒相投犬雞
斷四聽糧絕誰與謀相去不容收險如

山丘清談可以飽夢想接無由男女喧左

右饑啼但耿耿非懷北歸與何用勝羈愁

雲外有白日寒光自悠悠能令暫開霽過

是吾無求

柳宗元

字子厚河東人由禮部員外郎出為柳州刺史

再上湘江

元和十年夏五月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

遺幾年迴

汨羅遇風

洞庭詩集

卷十五

南來不作楚臣悲重入脩門自有期焉報

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孟郊

字東野湖州人貧居苦吟年五十始第進士

湘妃廟

南巡竟不還二妃怨愈積萬里喪娥眉瀟

湘水空碧冥冥荒山下古廟收真魄喬木

深青春清光滿瑤席舉芳徒自薦靈意殊

脉脉玉佩不可親徘徊煙波夕

陳季

湘靈鼓瑟

帝子鳴金瑟餘音自柳楊悲風絲上斷流水曲中長出沒遊魚聽遠迤彩鳳翔微音時叩徵雅韻乍含商神理誠難測幽情不可忘至今聞古調遺恨滯三湘

劉禹錫

字夢得中山人由屯田郎中刺連州累官禮部尚書卒

望洞庭湖君山

湖光秋色兩相和潭面無風鏡乍磨遙望洞庭山水色白銀盤裏一青螺

李商隱詩集

卷十六

瀟湘曲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雍陶

字國鈞成都人太和進士自國子博士出爲簡州刺史卒

君山

風波不動影沉沉翠色全微碧色深應是水僊梳洗罷一螺青黛鏡中心

李賀

字長吉七歲文詩尚奇詭終協律郎

筠竹千年老不死長伴神娥蓋湘水蠻娘

吟弄滿寒空九山盡綠淚花紅離鸞別鳳煙梧中巫山蜀雨遙相通幽愁秋氣上青楓良夜波間吟古龍

鮑溶

湘妃操

有虞夫人哭虞後淑女何事又傷離竹上淚跡生不盡寄哀雲和五十絲雲和經奏鈞天曲乍聽寶琴遙嗣續三湘測測流急綠秋夜露寒蜀帝飛楓林月斜楚臣宿更疑川宮月黃昏開携女手殷勤言環珮玲瓏有無間終疑既遠雙悄悄蒼梧舊雲豈難召老徠心寒不可觸目眊眊兮意嗟嗟魂騰騰兮驚秋波曲一盡兮憶再奏衆弦不穀且如何

鄭紹先

湘夫人

楓葉下秋渚二妃愁渡湘疑山空杳藹何處望君王日落水雲裏油油心自傷

李頎

湘夫人

九嶷日已暮三湘雲復愁
宵謁羅袂色潯
溪江水流佳期來北渚
捐珉在芳洲

溫庭筠

字飛卿并州人
名籍甚不拘小節

三洲歌

團圓莫作波中月
潔白莫為枝上雪
月隨波動碎潏潏
雪似梅花不堪折
李娘十六青絲髮
畫帶雙花為君結
門前有路輕離

別惟恐歸來舊香滅

李頎詩集

別惟恐歸來舊香滅

瑶瑟怨

水簾銀牀夢不成
碧天如水夜雲輕
鴈聲遠過瀟湘去
十二樓中月自明

張祐

字承吉南陽人
居蘇州卒于丹陽

洞庭南館

一逕逗霜林朱欄遠
碧岑地盤雲夢角
山鎮洞庭心樹白
看風起沙紅見日
沉還因此悲屈惆悵
又行吟

周賀

字南卿大為僧
清苦姚合愛其才
加以氣中

秋宿洞庭

洞庭初下葉旅客不勝愁
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
一官成白首萬里寄滄洲
只被浮名繫寧無魂海鷗

朱慶餘

名可久越州人
寶曆二年進士為水部郎
張籍所知自是

夏末留別洞庭知己

清秋時節近分袂
獨凄然此地折高柳何

門聽暮蟬浪搖湖外日

山背楚南天空感

遲迢事榮歸在半年

過洞庭湖

帆掛狂風起茫茫
既往時波濤如未息
舟楫亦堪疑遠鴈投孤島
長天下四維前程有平處
誰敢與心期

陳羽

江東人貞元八年進士
第二人歷東官尉佐

帝欲省蠻陬南巡非逸遊
九山沉白日二女泣蒼梧
目極楚雲斷恨深湘水流
至今

聞鼓瑟咽絕不勝愁

二妃怨處雲沉沉二妃哭處湘水深商人

酒滴廟前草蕭颯風生斑竹林

李羣玉

字文山澧州人傑射令狐綯薦于朝詔授弘文館校書郎

湖閭

楚色籠秋草秋風洗洞庭夕霏生水寺初
月落雲汀棹響來空濶漁歌去杳冥欲浮
闌下艇一到斗牛星

湖中古愁

洞庭詩集

卷三

上

涼風西海未直渡洞庭水脩脩木葉下白
浪連天起蘅蘭委皓雪百草一時死摧殘
負志人感嘆何窮已

昔我觀雲夢窮秋經汨羅靈均竟不返然
氣成微波奠桂開古祠朦朧入幽蘿落日
瀟湘上淒涼吟九歌

洞庭入澧江寄巴丘故人

四月桑平枝吳蕊初弄絲江行好風日燕
舞輕波時去事旋成夢來歡難預期惟憑

東流水日夜寄相思

洞庭遇秋

塵愁老來顏久與江上隔迢迢澄湖上洗
眼見秋色涼波弄輕棹湖月生遠碧未減
遙客情西望杳何極

洞庭風雨

面南一片黑低起北風顛浪潑巴陵樹雷
燒鹿角田魚龍方簸蕩雷雨正喧闐想楮
君山口秦皇怒赫然

洞庭詩集

卷三

上

巨浸吞湘澧西風忽怒號水將天共黑雲
與浪爭高羽化思乘鯉山漂欲扑鰲烏陽
猶曝翅真恐濕鰭桃

中秋維舟君山看月

汗漫鋪澄碧朦朧吐玉盤兩師清淬微川
后掃波瀾氣射繁星滅光籠八表寒從來
雲漲迥路上碧霄寬

耀耀遊何處蟾蜍食漸殘棹翻銀浪急林
映白虹橫練影連河曉水潭壁樹乾夜深

高不動天下仰頭看

湘妃廟

南雲哭重華水死悲二女天邊九點黛白骨遺處所朦朧波上月清夜降北渚萬古一雙魂飄飄在煙雨

少將風月怨平湖見盡扶桑水到枯相約杏花壇上去畫關紅紫聞樗蒲

裴說

題岳州僧舍

洞庭詩集

卷三十三

喜到重湖地孤舟橫晚煙鷺對魚入寺鴉接飯隨船松檜君山迥菰蒲夢澤連與師吟論處秋水浸遙天

許渾

字用晦大和中進士居潯州丁卯橋故其詩渾為丁卯集

送張尊師歸洞庭

能琴道士洞庭西風滿歸帆路不迷對岸水花霜後淺傍簷山菓雨來低杉松近晚移丹竈巖谷初寒蓋藥畦他日相思兩行字無人知處武陵溪

于鄴

夜泊湘江

北風吹楚樹此地獨先秋何事屈原恨不隨湘水流涼天生半月竟夕伴孤舟一作南遊客無成空白頭

于武陵

楚人歌竹枝遊子淚沾衣異國久為客寒宵頻夢歸一封書未達千樹葉皆飛南渡洞庭水更應消息稀

洞庭詩集

卷三十三

譚用之

秋宿湘江遇雨

江上秋風鎖夢魂江邊涼夜舞劉琨秋風萬里芙蓉國暮雨千家薛荔村鄉思不堪悲摘袖旂遊誰肯重王孫漁人相見不相問長笛一聲歸島門

馬戴

字雲臣會昌中進士太學博士

夜入湘中

洞庭人夜別孤棹下湘中露洗寒山遍波

搖楚月空窗
村翠暗欲廣澤發鳴鳴行值

揚帆者江分又不同

露氣寒光集微陽下楚丘猿啼洞庭樹人

在水蘭舟廣澤生明月蒼山夾岸流雲中

君不降竟夕自悲秋

呂崑字洞賓蒲州人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遇異人得長主訣自薈

人道

洞庭湖君山

午夜君山說月回西鄰小園碧蓮開天香

李頻

風露蒼華冷雲在青霄鶴未來

李頻字德新睦州人太中開進士第調任書郎權都官員外郎

湖中送友人

中流欲暮見湘煙葦岸無窮接楚天去鴈

遠拖雲夢雪離人獨上洞庭船風波盡日

依山轉星漢通宵向水連零落梅花過殘

臘故園歸去及新年

熊孺登

湘江夜泛

江流如箭月如弓行盡三湘數夜中無奈

子規知向蜀一聲聲似怨東風

胡曾長沙人咸通中舉進士下第嘗為漢南書院從事

洞庭湖

五月扁舟過洞庭魚龍吹浪水雲腥軒轅

黃帝今何在回首巴山蘆葦青

湘山

虞舜南捐萬乘君靈妃揮涕竹成紋不知

精魄遊何處落日猶湘空白雲

許棠

許棠字文允宣州人咸通十二年舉上

過洞庭湖

驚波常不完半日巽堪斑四顧疑無地中

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墮帆遠却如聞漁父

時相引行歌浩歌問

方干字晦叔新定人咸通中應舉湖南時方處士

君山

曾於方外見麻姑聞說君山自古無元是

崑崙山頂石海風吹落洞庭湖

高駢字千里，宗文之孫，唐宗時以

爲愛君山景最靈，角巾秋禮一壇星。
藥將雞犬雲間試，琴許魚龍月下聽。
自要乘風隨羽客，誰同種玉驗仙經。
煙霞澹泊無人到，除有漁翁過洞庭。

二妃廟

帝舜南巡竟不還，二妃幽怨水雲間。
當時珠淚知多少，直到于今竹尚斑。

黃滔字文江，莆田人，乾寧二年進士，第官至御史，集行

八洞庭詩集

湘中贈張逸人

羽衣零落帽欹斜，不自孤風即海沙。
曾爲蜀山成寓跡，又因湘水擬營家。
鳴琴坐見燕鴻沒，曳履吟忘野迳賒。
更愛扁舟宿寒夜，獨聽風雨過蘆花。

曹松字夢徵，光化四年進士，詩年七餘，校書郎有詩集三卷

洞庭湖

東西南北各連空，波上唯留小朶峯。
長與岳陽翻鼓角，不嫌雲夢轉魚龍。
吸回日月

過千頃，鋪盡星河剝一重。
直到劫餘還作陸，他年應有羽人逢。

杜易簡

湘川新曲二首

昭潭深無底，橋洲淺而浮。
本欲凌波去，翻爲目成留。
願君稍弭楫，無令賊妾羞。
二八相招携，採菱渡前谿。
弱腕隨撓起，纖腰向舸低。
自解看花笑，僧聞染竹啼。

崔塗

八洞庭詩集

湘中弦三首

烟愁雨細雲冥冥，杜蘭香老三湘清。
故山望斷不知處，鵲鴉隔花啼一聲。
蒼山遙遙江潏潏，路傍老盡無閑人。
王孫不見草空綠，惆悵渡頭春復春。

莊南傑

湘弦曲

楚琴鐙鐙戛秋露，巫雲兩脚飛朝暮。
古磬高敲百尺樓，孤猿夜哭千丈樹。
雲軒碾火

聲龍龍連山卷盡長江空
鷺啼寂寞花枝雨
鬼嘯荒郊松栢風
滿堂怨咽悲相續
具調中含古離曲
繁弦響絕楚寬遙
湘山水碧天山綠

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自號玄真子

漁父歌

青草湖中月正圓
巴陵漁父棹歌連
釣車子
樞頭船樂在風波不羨仙

君山父老

洞庭詩集

君山閑吟

山中老人讀黃老
手援紫藟坐碧草
春至不知湘水深
日暮忘却巴陵道

南唐

張泌江南人內史舍人

洞庭阻風

空江浩蕩景蕭然
盡日孤蒲滿釣船
青草浪高三月渡
綠楊花撲一溪煙
情多莫舉傷春日
愁極無買酒錢猶
有漁人數家

生不成村落夕陽邊

晚秋過洞庭

征帆高掛酒初酣
暮景離情兩不堪
千里晚霞雲夢北
一洲霜橘洞庭南
溪風送雨過秋寺
澗石驚泉落夜潭
更把羈魂吊湘魄
九疑愁絕鎖煙嵐

洞庭詩集

洞庭湖君山詩集卷之中

宋

邵人石泉晉文相重編

呂蒙正

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狀元以僕相封莘國公卒

洞庭湖

八月寒濤滅碧空片帆悠颺信秋風探珠
直待驪龍睡莫遣迷津浩渺中

歐陽脩

字永叔廬陵人天聖八年進士累官參知政事贈文國公

洞庭詩集

得勝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美其意

有戀著之趣作詩為寄且警激之

峭巖孤城倚平湖遠浪來萬尋迷島嶼百

仞起樓臺太守凭闌處群賢奉笏陪清霜

薦丹橘積雨過黃梅逸思歌湘曲遺文繼

楚材魚食河岫樂雲想帝鄉回遙信雙鴻

下新絨尺素裁因聞誇野景自咲擁邊埃

龍漠方多孽旄頭久示炎旌時映日擎

鼓或驕雷有志皆嘗膽何人可鑿坏書生

半投筆牧豎亦輸財祖澤辭猶慢葡萄館
未開支離莫攘臂天子正求才

夜泊岳陽樓下

景祐三年貶夷陵通岳州

卧聞岳陽城裏鐘繫舟岳陽城下樹正見
空江明月來雲水蒼蒼失江路夜深江月
弄清輝水上人歌月下歸一闕聲長聽不
盡輕舟短楫去如飛

楚澤

宿莽湘累怨幽蘭楚俗謚紫屏空自老翠

洞庭詩集

被豈能招欲就蒼梧訴愁迷灃浦還哀猿

毛晝晦悲鳩衆芳凋紅壁丹砂板瓊鈎翡

翠翹如何舉杜若江上獨悲慘

滕宗諒

字子京南陽人祥符八年進士坐事以天章閣待制知岳州

巴陵樂府臨江僊

湖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外澄清君山自
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帝子
有靈能鼓瑟淒然依舊傷情微聞蘭芷動

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趙抃

字悅道三衢人歷事三朝累官參知政事卒贈少師謚清獻

泊巴陵聞角

五更鐘後斗沉杓畫角三番塞角調青草
湖平無俗籟岳陽樓迥有寒飈酒腸喚醒
維舟靜夢眼驚回去國遙我愛清餘起傾
耳欲吟情思已飄飄

黃庭堅

字魯直分寧人治平四年進士蘇門四學士之一贈太師謚文節

洞庭詩集

過洞庭青草湖

崇寧三年二月

乙丑過洞庭丙寅渡青草似為神所憐雪
上霜杲杲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
上岳陽一飯從人討行矣勿遲留蕉林近
鴛鴦

追和前韻

崇寧二年
在鄂州作

去年新霽獨憑闌山似樊姬擁髻鬟箇裏
宛然多事在世間遙望但雲山
軒皇樂器在天地為家不閉關惟有

金爐紫煙起至今留作御前山

陳與義

字去非洛陽人政和二年解褐高宗朝參大政辦簡齋

晚晴野望

建炎中避虜過洞庭湖

洞庭微雨後涼氣入綸巾水底歸雲亂蘆
葦返照新遙汀橫薄暮獨鳥度長津兵甲
無歸日江湖送老身悠悠只倚杖悄悄自
傷神天意蒼忙裏村醪亦醉人

陰風

陰風三日吹南極二月巴陵寒裂石長林

洞庭詩集

今四

巨木受軒輊洞庭倒流瀟湘黑君不見古
廬竹扉散策策中有鈴嶼洛南客曾經破
膽向炎官敢不脩容待風伯
霏霏三日雨靄靄一園春霧澤含元氣風
光過洞庭地偏寒浩蕩春半客鈴嶼多少
人間事天涯醉又醒

晚步湖邊

客間無勝日世故可暫逃杖藜迎落照寒
彩偏平臯夕湖光景麗暗鶴聲音豪天長

兼葭響水落城堞高萬象各搖動慰此老
不遭楚纍經行地處處餘離騷幸無大夫
貴得伴諸子遨終然動懷抱白髮風中搖

泊宋田遇厲風作

逐隊避狂寇湖中可盤嬉泊舟宋田港俯
仰看雲移造物猶不惜顛風忽橫吹洞庭
何其大浪挾雲車馳可憐岸上竹翻倒不
自持老夫元耐事淹速本無期會有大風
定見汝亭亭時五月念貂裘竟生薄暮悲

洞庭詩集

卷五

中

蕭蕭不自暢耿耿獨題詩

過君山不獲登覽

我夢君山好萬里來南州青眉橫玉鏡色
照城中樓勝日空倚眺經年未成遊今朝
過山下賊急不敢留嵌空浪吞吐蒼蔚風
颼颼龍吟雜虎嘯九夏含三秋了與逢賞
異况乃行岩幽蚬蜉何當掃延佇回我舟
擲去九節筇褰裳走林丘會逢湘君降翠
氣衣上浮山椒望蒼梧寄恨舒冥搜

憶秦娥

魚龍舞湘君欲下瀟湘浦瀟湘浦興亡離
合亂波平楚獨無尊酒酬端午移舟來聽
明山雨明山雨白頭孤客洞庭懷古

臨江僊

高味楚詞酬千日天涯節序忽忽榴花不
似舞裙紅無人知此意歌罷滿薰風萬事
一身傷老矣戎葵凝咲墻東酒盃深淺去
年同試澆橋下水今夕到湘中

洞庭詩集

卷六

中

周尹潛

野泊對月有感

可憐江月亂中明應識逋逃病客情斗柄
闌干洞庭野角聲淒斷岳陽城酒添客淚
愁仍殢浪卷歸心暗自驕欲問行朝舊消
息眼中盜賊尚縱橫

王十朋

字龜齡溫州人紹興丙午狀元累官龍圖閣直學士諡梅

洞庭湖

端居澱頗兩經年不戒聖塘七月船得得
來從洞庭過要看湖漲水如天

江山好處未經眼人道岳陽天下無入筆
波瀾自今濶胃中已有洞庭湖

洞庭阻風用韓昌黎韻

月行南箕口簸揚不肯休我至洞庭側狂
瀾阻行舟東望岳陽城一葦宿可投吾欲
破巨浪試呼舟子謀舟子笑謂我官豈乘
桴立同行一二官好勇豈仲由君子不行
險少遲勿煩嗽明朝風自定鼓枻無憂愁
汗顏答舟子汝語非謬悠書以示同行欲
速不可求

解舟遇風泊岳陽樓下正對君山

入湖初訝君山遠無翼可隨鷗鷺群繫纜
中流忽相對江湖心亦不忘君

初欲維舟岳陽樓下適風作遂泊

南津

岳陽樓下風波惡過客舟航不容泊遙從

湖口望南津看盡湖山與城廓樓閣崢嶸
照眼明君山當面如蓬瀛雄文誰繼范文
正妙曲亦無滕子京

君山形如龍南有一小山如龜

洞庭湖山絕奇大如龍小如龜弄珠曳尾
自遊戲不肯吹浪如蛟螭岳陽樓前鉄為
械古人欲斷蛟螭害蛟螭為害甚已蛇遺
塚猶存足為戒七百里湖涵太虛春夏漲
溢秋冬枯惟有龜蛇長自在不知幾見桑
田改

君山

祖龍遷怒色曾賴帝子有靈山更青湖水
如天冬亦涸此君榮落一般形

劉子澄

廬陵人從事郎判荆湖北道觀察刑獄官

天孫歲晚會湘靈倒瀉銀河合洞庭上下
天光惟一白中間山色不多青荆潭萬里
收塵滓宇宙連宵失晦冥莫道人間少仙
境詩魂酒魄一時醒

劉學箕

瀟湘八景

移艘繫灣浦傾蓬艸更豪謾起湘妃恨長
歌靈均騷曉汐漲何許微茫泛江皋瀟湘夜雨
木葉露君山空明夜氣浮水輪指鑑淨皓
彩淥波流煙外數數笛孤吟人倚樓洞庭秋月
歸鷺林邊白落霞天際明蒲帆載風急征
棹逐鷗輕穉子候江許遙聞嬉笑聲遠浦歸帆
水落洲渚濶天寒風雪微同雲序上下聚

瀟湘詩集

九

翻典沙依幾吟蘆葦根何時稻梁肥平沙落雁
鐘磬煙際來佛屋樓雲端回颺度崖谷疎
韻出林岫東岫上明月歸僧濯清湍煙寺鐘聲
輕簑看蓬背日暮漁者還新月映殘水夕
陽生亂山誰歌採菱詞隱隱過前灣漁村夕照
貿易足魚米相逢話桑麻村墟人蟻紛日
夕山氣佳酒賤醉麇既漁樵自生涯山市晴嵐
雲凝天四合密雪灑石缸野渡城行跡岸
沙橫孤艘誰憐鵲髮翁披簑釣寒江江天暮雪

楊時
字伯時，號龜山先生，年諱文甫。

岳陽書事

洞庭水落洲渚出疊翠疏峯遠湮沒重樓
百尺壓高城畫棟沉沉倚天闕湖光上下
天水融中以日月分西東氣凌雲夢吞八
九欲與溟渤爭唯雄澄瀾無風雨新霽一
日萬頃磨青銅琉璃夜影貯星漢騎鯨已
在銀河中湘妃帝子昔何許但有林壑浮
青空蒼梧雲深不可見遺恨千古嗟何窮
須臾晦冥忽異色風怒濤翻際天黑乘陵
瀨壑走魑魅停瀟百怪誰能測忽看舟子
玩行險更欲飛帆借風力安得晴雲萬里
開依舊寒光浸虛碧

文天祥
字宋瑞，號文山，吉水人，實祐丙辰狀元，祥元拜丞相，州封信國公，謚忠烈。

送人往湖南

鴈拖秋月洞庭遙客路淒涼野菊天雲隔
酒尊橫比海風吹詩史落西川夜深鬼火
千山雪春後鵲花一樹煙漁釣祝融峯上

看朝嗽口處禮蓬僊

白王蟾

瓊州人嘉定間宣召赴關詔封紫清明道真人

洞庭湖

帆腹膨臍飽北風一彈指頃萬山空天垂
九馬層雲外人在孤鴻過影中夙世曾遊
銀世界飛精復謁水精宮湖神波吏須相
識吾在神霄舊有功

洞庭漁父

洞庭月下

洞庭詩集

卷十

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
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

夏侯嘉正

江陵人

洞庭湖賦

楚之南有水曰洞庭環帶五郡森不知其
幾百里乙酉夏使岳陽抵湖上思作賦明
日披襟而觀之則翼然動足然跂愕然駭
愕然貽恍若駕春雲而載雪浩若浮汗漫
而朝躋退若據泰山之安進若履千仞之

危憚若無識智若迹微跛若不倚瞻若將
馳耳不及掩目不暇逃情悻悻心嬉二三日
而後神始宅氣始正若此不敢以賦為事
者二年然眷眷不已一日登崇丘望大澤
有雲倅兮興歎兮止興止未霽忽若有遇
由是漬陽輝沐芳澤覩一異人于巖之際
霞為裾雲為袂水膚雪肌金珰玉珮浮丘
美門斯實其對因言曰若非好辭者也臣
曰然然則若智有所不通識有所不窮而
循乎無端之紀若得無殆乎臣又曰然然
至極則物應思精則道來嘉若之勤無諱
無談吾為若稱云太極之生曰地曰天中
含五精之用而水居一焉水之疏通則為
江兮遠則為河積則為渚兮總則為湖若
今所謂洞庭者傑立而孤廓然如無區其
大無徒舍陽宇陰元神之都曖曖昧昧百
川莫敢逾有若神者有若賓者有若僕者
有若子者有若附庸者有若娣姒者有若

禹會塗山武巡牧野千出百會成歲麾下
每六合澄靜中流迴睨莽莽蒼蒼纈霽不
翳太陽望舒出沒其間萬頃咸沸疆而名
之為巨澤為長川為水府為大淵縱之不
踰跼之不卑乍若賢人以重自持誘之不
前犯之愈堅又若良將以謀乎遠澎澎漠
漠浩爾一致又若大始未有仁義冲冲漠
漠二氣交錯又若混沌凝然未鑿此乃方
輿之心胃溟渤之郭郭也三代之前其氣
濶落落浩浩滔天與物迴薄滅水襄陵無
寧無廓上帝降鑒巨人斯作乃命玄夷授禹
之機陸土堙谷滌原暢微然後若金在鎔
若木在工流精成器夫何不通是澤之設
允執厥中既異其性遂得其正有升有降
有動有靜臣應之曰升降動靜可得聞乎
神曰水之性非圓非方非柔非剛非直非
曲非玄非黃劃象為坎本於義皇外婉而
回內健而彰降以垢始升以復張其靜處

陰其動隨陽六府之甲萬化之綱式觀是
澤乃知天常若乃四序之變九夏攸虞烘
然而炎沸然而熒群物湏洞燦為隆暑膏
澤之作頎然其容若去若住若茹若吐靈
趣恠觀杳不可覩蒸之為雲散之為雨倏
忽萬象如還太古真可嘉也若乃秋之為
神素氣清泚肅肅脩脩群籟四起澤之動
默然其姿若挺若倚若行若止巽宮離離
為之騰風蒼梧崇崇為之拱雲四顧一色
黯然氣氲其散瀾瀾若商非商若徵非徵
東溟海門一浪千里又足畏也言其狀則
石然而骨岸然而華氣然而榮降然而脉
有山而心有洞而腹有玉而體有珠而目
窮鼻孤島呀口萬谷臂帶三吳足挂荆巫
或歧而望或翼而趨彭蠡震澤詎可云乎
臣又問曰澤之態已聞命矣水之族將如
何居神曰大道變易或文或質沉潛自遂
其類非一或披甲而遠或曳裾而牙或禿

而跋或角而蜿蜒或吞而呀或去而牙或心
以之解或鬚以之暇或脩臂而立或橫驚
而疾或髮于手或鬚于肘或儼而莊或毅
而黝彪彪玢玢若太虛之含萬彙各備其
生而合乎群者也臣又問曰若神之姿其
品何如也神曰清矣靜矣麗矣至矣邈難
知矣肇于千古有所未達形于今今有所
未察非希非夷令其心自自然然後上天
入地把三根六況水居陸處夫何不燭彼
韃鯉之賢轡龍之僊乃吾之肩也其餘海
若天吳陽侯神胥猼猼而遊曾不我儔臣
又問曰易稱王公設險是澤之險可以為
固而歷代興衰其義安耶神曰天道以順
不以逆地道以謙不以盈故治理之世建
仁為為旌聚心為城而脈不暇弦予不暇
鋒四海以之而大同何必恃險阻何必據
要衝若秦得有二而帝齊得十二而王而
山為金其水為湯守之不義踈然而亡水

洞庭詩集

卷十五

中

不在大情之者敗水不在微估之者亡若
漢疲于昆明禁困于酒池亦其類也故黃
帝張樂而興三苗棄義而傾則知洞庭之
波以仁不以亂以道不以賊惟賢者觀之
而後得也於是盤旋徙倚凝精流視榮以
辭對皎然而晦

元

陳孟稷

安南國王弟劾頻未歸以爲
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居鄂州

遊洞庭湖

洞庭詩集

卷十六

中

洞庭衝風千里濶摧舟折楫須臾間青蛇
道士却咲我十年年中三往還輕風飄飄
天一環吟懷浩蕩蛟龍間軒轅蕭鼓無
虞萬頃孤月搖蒼寒巴陵城頭雲漫漫中
流引水遶朱闌東流到海寧復返滌下萬
古餘君山腥風午夜裂千闕龍堆出白雲
濤湍湘靈歸來珮珊珊遙見碧海飛九
天層二年夏征西凱還艤舟山下
萬頃煙波一葉舟虛名輕似水中漚層層

浪捲千堆雪浩浩風生六月秋適意野禽
頻出沒忘機沙鳥任沉浮明朝正馬長安
道又是紅塵別樣愁

鞠志元

字希仁巴陵人至順
吳晉進士宜都知縣

遊洞庭湖

楚雲圍翠八百里澧蘭吹香墮春水白頭
漁子搖蒼煙鵝鵝眠沙晚驚起沙頭龍叟
夜嘆憂鐵笛未響春風羞露寒紫葛結新
怨城角泣斷關河秋請僊欲試雷斧手刻

洞庭詩集

卷十七

中

除古今愁共醜鯨遊碧落杳無蹤作詩三
嘆君知否瀟洲一棹何時還滿江宮錦看
湖山

李炎子

楊柳青青繞荻門維舟未訪洞庭君水光
相映八百里秋意勝添三五分破曉鴈聲
呼出日拍天龍氣吐成雲直為太史公遊
處把此江山助此文

朱成章

璇室無塵夜不開展開曉鏡照雲鬟宛然
八白水雲際不是尋常天地間石洞酒香
春色好鼎湖龍去樂聲閑琪花瑤草皆堪
拾何必蓬萊海上山

甄良友

風定空澄氣渾然恍如太極未分前祇因
有浪知為水若遇無雲總是天舊說君山
張帝樂新聞老木識飛僊而今大洞黃庭
客入著題詩記歲年

洞庭詩集

卷十八

中

孔庭植

萬頃湖光山翠微彤雲斜蘸碧琉璃乾坤
混沌浮元氣樓閣陰晴幻四時柳井龍歸
岩雨噴湘山水落浦雲移何時再共飛僊
過為借空中鐵笛吹
山擁青螺水自環分明蓬島在人間寒波
湧月潛蛟舞老木蟠空獨鶴還黃帝釣天
聞碧落梵王金刹隔塵寰我來興起湘妃
恨冉冉雲煙淡竹斑

張孔孫

字夢符先達金人舉官禮部尚書集賢院大學士

金橋池邊秋正酣
舳艫南北尾相銜
水千萬浪開明鏡
風十八姨吹片帆
樹影連雲藏古廟
桂香和露染征衫
欽聞唐室有遺錄
抑毀當年遇一鍼

林鎮

江南曲

高高碧雲樓
粲粲珊瑚鉤
娟娟一美人
烟烟雙明眸
妾居湘江尾
君居湘江頭
好風吹桃花
同向湘江流

洞庭詩集

卷十九

中

周衡之

湘江吟

天寒楚雲淨
木落湘山幽
空江夜來雨
水滿蘆花洲
西風何杳杳
滄波何悠悠
有懷誰與言
注目孤鵝秋

許有壬

字可用湯陰人延祐中進士累官集賢大學士諡文忠

歸舟居山阻風

兩日有興意未闌
孤舟留滯亦成懽
洲添

沙出寺逾遠
風卷水迴湖
欲乾醅蟻綠
浮春破臘燭
花紅落夜鷺
寒天將增飾
君山景要我
明朝雪裏看

君山喜雪

陰風剪水夜霏霏
似愛遊人不遣歸
山學湘君爲綺素
霞疑淵客獻珠璣
花開萬木春
籬盡雲壓重湖凍
不飛水玉光中棹
歌起此行奇觀百年稀

君山

洞庭詩集

卷二十

中

蓬萊瀛海飛渡難
世人可聞不可攀
水環千里萃萬景
天下奇觀惟君山
湘君南去九疑遠
淚洒脩竹留餘班
祖龍肆毒赭不盡
終天有恨埋煙鬟
長松豫章鬱老翠
彌巖披壑紛斑斑
梵宮蹻蹻筆典千
煙霞金碧爭孱顏
三湘晝夜助勺水
兩湖今古浮連環
霜空木落快一覽
坤倪軒豁呈天慳
只疑六合總是水
水外不復知塵寰
洞庭龍祠縹緲見
層樓千尺搖青殷
長風有時

駕巨浪掀簸，言怵愁神，茲操舟之人膽欲
落，回頭却羨山人閒。嗟予夙願今始遂，捫
蘿拾級寧辭勞。要窮勝覽更繼畧，列炬宿
鳥從鶻隼。禪功深處惜一宿，清夢已滌三
生頑。相從四年，言儒雅詞源萬斛傾，潏潏
飛吟，亭中瀟湘未熟。岳陽樓上詩方剛，片帆
咲談又到，此壯游宮錦倒白，綸五城四首
歸佩去九霄，清響留人間。

歐陽玄

字原功，濶陽人。延祐中進士，官翰林學士，諡文忠。

公藏

文忠公藏

過洞庭

白沙隱隱見金焦，殿閣憑虛結構牢。天水
渾融浮太極，神人幽顯隔秋毫。龍堂深闕
靈栖冷，象緯低垂客枕高。欲作廟中迎送
曲，杜紅蘅碧蓋離騷。

望君山

女媧搏土擲，厓空山距湖心。面勢雄一畫，
鐵圖天地骨。九江綿觀鬼神功，据飄僊子

蒼茫外樂奏鈞天，瀟洞中可惜當年。徘徊
客觀，淵不到楚諸熊。

吳近江

題君山吹笛圖

洞庭帝子罷張樂，銅龍夜嘯秋冥冥。老蛟
起舞舞珠宮，月白石龍殞銀河。星亦壁孤舟
位，要婦蒼梧別淚啼。湘靈鈞天寥寥萬籟
息，君山一髮烟中青。

虞集

字原功，仁壽人。累官奉直學士，諡文靖。

公藏

文靖公藏

望君山

八百湖光海樣寬，倦風便擬挾飛翰。乾坤
浩蕩三千界，日月低回十二關。攜并書開
青嶂曉，鳴榔龍去白雲寒。上人乞我安心
法，不管流年似彈丸。

貫雲石

字伯玉，杭州人。海涯之孫，累官翰林學士，諡文靖。

君山

北溟魚背幾千里，負我大夢遊弱水。蓬萊
隔眼不盈拳，碧落香銷吹不起。黃紅女兒

懷遠遊遊人不來明月羞寶釵銷碧翠欲
流風髮十二蕭蕭秋女媧鍊石補天予手
拙不開露天醜受樓玉宇亦人間直指示
君君見否斯須魚去夢亦還白雲邀我遊
君山

何英

君山

洞庭湖上有君山寺在山頭竹樹間窻外
日從波底出船中僧自岳陽還沙分玉屑
浪痕白雨打莓苔石縫斑世上幾人能到
此水雲繚繞隔塵寰

黎叔顏

天開勝景盡圖間凡俗無緣到亦艱鑄鼎
丹成龍已去思君淚盡竹猶斑湖光鏡澈
八百里山色螺堆十二鬟隔斷紅塵飛不
到何須海上覓三山

于欽止

湘君廟

重華南幸怨湘娥此事當時果若何雲結
曉山愁不盡雨垂寒竹淚還多廟經秦火
仍焦土門枕湘流任白波寶瑟轂沉人寂
寂是非千古聽漁歌

李應春

洞庭浩渺九州間誰向中央着此山媧氏
補天遺鍊石湘娥蘸水掠雲鬟煙開綠樹
鳥聲樂水隔紅塵僧夢閒想像高堂難着
語杖藜終待叩禪關

鄭釗

遊君山

太華峰頭石一拳六丁移在白鷗天輕煙
細草湘妃墓古井空亭柳穀泉聽法龍君
時供佛獻花螺女畫參禪數聲鐵索東風
裏蘄起潛蛟舞未眠

傅若金

歸舟阻風

洞庭十日風勢號沙頭客舟如繫匏沅湘

九道白波立衡霍千峰雲霧交神蛟欲蟄
無定窟黃鵠將歸愁故窠咫尺城樓不得
上何由一望楚江郊

洞庭連天樓

崔嵬古廟壓危沙縹緲飛樓入斷霞南極
千峰迷楚越西江衆水混渝巴蛟人夜出
風低草龍女春遊雨濕花北倚闌干望京
國故人何處認星槎

揭傒斯

字曼石豐城人累官翰林侍
講學士贈豫章郡公諡文忠

瀟湘八景

淅淅暗江樹荒荒楚天路穩繫渡頭船莫

放下疏去

瀟湘夜雨

灝氣自澄碧波還蕩漾應有凌風人吹

笛君山上

洞庭秋月

冥冥何處來小樓江上關長恨風帆色日

日誤郎回

遠浦歸帆

天寒關塞遠水落洲渚闊已逐夕陽低還

向黃蘆沒

平沙落鴈

朝送山僧去暮與山僧歸相喚復相送山

露濕人衣

煙寺晚鐘

定從海底出且向平沙照漁網未全收漁

舟還下釣

漁村夕照

近樹參差出行人取次多板橋雙路口此

世幾迴過

山市晴嵐

孤舟三日住不見有人家昏昏竹籬處却

恐是梅花

江天暮雪

張經

瀟湘八景

終夜雨瀟瀟問殺孤舟客滴滴打蓬敲錯

訝靈妃瑟

瀟湘夜雨

秋雨淨無雲嫦娥展孤鏡灝氣浸澄波蕩

漾光還定

洞庭秋月

極浦一帆回招招近岸開停船試相問莫

是故鄉來

遠浦歸帆

喚侶下寒汀爭宿蘆花等半夜漁舟過鱗

起還飛落

平沙落鴈

野寺煙初暝僧添寶篆香鯨青送殘照敲

落楚天霜 煙寺晚鐘

日落大江頭返照江村裏獨有羨漁翁垂

綸收不起 漁村夕照

茅屋開山脚嵐光映日先行人消野興個

個醉壺觴 山市晴嵐

江上雪紛紛風寒天已暮中有泛舟人興

盡迷歸路 江天暮雪

楊雄禎 字泰夫會稽人泰定二年進士隱居吳山鉄冶嶺

湖龍姑曲

湖風起浪如山銀城雪屋相飛翻白鼉堅

尾月中泣倒卷君山輕一粒浪中拍碎

陽接萬斛龍驤半空立兩工騎羊鞭迅雷

紅旗白蓋蚩尤開青娥髮髮紅藍腮紫絲

絡頭雙黃能神弦歌急龍姑來

余闕 字廷心廬州人進士及第累官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封西園公

宣

瀟湘夜雨

遠寺孤舟墮渺茫雨聲一夜滿滿湘黃陵

渡口風波惡多少征人說故鄉

陳泰

洞庭迎送神辭四章

我歲晏兮北行 維舟兮洞庭詣靈均兮

伸 文坐進兮告情擊鼓兮坎坎心馳兮

日短靈恟恍兮有無思我度兮毋遠

脩門兮延佇靈將動兮松語群龍兮吹靈

森天矯兮樹羽擊鼓兮咽咽靈飈兮建旗

爵爵玉珥兮玄服映玄統兮華轂紛進拜

兮王臣心夷猶兮平陸

我所悅兮霞觴假將進兮翔翔兮靈光兮

休惕靈慰我兮清揚醴酒兮苾椒荃蕙兮

為殺靈飲此兮宜壽配南箕兮參北斗介

下土兮景福荷皇風兮永久

蹇既醉兮日暮綠烟生兮南浦靈之回兮

影 為文兮竊章幽櫺兮閉夕窈窕

兮望不極 兮靈辭羗勞汝兮余思湖

之濱芳有芷候南風芳來歸

洞庭湖君山詩集卷之下

郡人石泉胥文相編

國朝

楊基 字孟載蘇州人山東按察副使

過洞庭

雨後春江似潑醅洞庭猶更綠於苔碧湘樓閣千花繞紫府旌旗十殿開春色不隨流水去蒼雲長帶客愁來閒身也是滄浪客鷗鷺匆匆莫浪猜

洞庭詩集

任亨泰 襄陽人狀元禮部尚書嘗使安南過洞庭

湘江夜泛

夜景虛明眼界賒水天一色渺無涯雲中不見湘靈瑟江上空回漢使槎漁火照波燈射影銀蟾躍浪月流華櫓聲啞啞應無已驚起群鷗過遠沙

叢篁古木照清流景入瀟湘段段幽却憶向來經涉處蠻烟瘴雨重回頭

帆影隨風度碧虛三湘行盡數程餘眼中

歷歷皆清况浦樹春雲盡不如

夏原吉

湘陰人戶部尚書諡忠靖

瀟湘夜雨

二女南來正斷魂那堪風雨又黃昏
瀟瀟無限相思淚都作江邊竹上痕

洞庭秋月

萬籟無聲玉宇清君山擁出一輪明
輝娟倒蘸寒波底驚起魚龍夢不成

楊溥

石首人大學士

洞庭詩集

卷二

下

九水來春漲洪流挾巨川楚天同浩蕩
衡嶽任回旋飛鳥晴雲外歸舟落日邊
白頭重歷覽憂樂仰先賢

薛瑄

河東人大理寺卿諡文清

洞庭歌

吾觀庖犧龍馬圖五行惟水居其初自
從清濁莫高下山澤通氣無時無荆南之
水亦衆矣壯觀惟有巴陵湖世俗相傳八
百里足跡未到空躊躇今秋持節來南楚
泊

舟岳陽訪奇古登樓始得肆遐觀萬頃洪

濤際天下如從東岱窺滄瀛一點僊山隔

烟雨長風歛起層波間溟渤洶洶增狂瀾

轟天揭地急雷鼓排空炫日堆銀山須更

風止波濤定滄冰虛空開王鏡金烏飲淵

千丈光白鷺飛烟一行淨行客喜甚無氛

埃連翩大舸爭往來我亦飄然下樓去放

舟中流何快哉蜀江西來半天瀉瀟湘南

接蒼梧野一劍橫空有所之丈夫不作悠

洞庭詩集

卷三

下

悠者洞庭洞庭七澤雄鄒魯昔有觀瀾翁
我今賦此良不苟乃知有本無終窮

李東陽

長沙人大學士諡文正

謝實慶洞庭圖湖中作

湖南鉅野稱岳陽樓前大湖春水長周回
九江帶七澤顛倒萬象隨三光洪濤巨浪
拍山動風雨却灑炎天涼君山遠在湖中
央蒼梧不來斷人腸南尋汨羅不知處屈
子墮地魂茫茫謝公弔古心慨慷予亦從

之渡沅湘平生壯遊天地濶老大不覺鬢
眉蒼商飈南來振南岳孤櫂未許還滄浪
畫圖髣髴今皆是江海風期殊未忘揮毫
賦者誰最強前有應彪羅倫後孔陽壯司
二子之名滿天下豪氣直欲隘八荒嗟予
有辭不敢吐人今盡笑二子狂眼中同調
似公步且復盡醉君山傍

劉大夏

字時雍華容人兵部尚書諡忠宣

君山在洞庭中予三度因風雨不

洞庭詩集

卷四

下

克登偶因北上渡湖舟為南風所

送晚泊君山下綈得一登似償夙

願口占一律云

洞庭好景說君山幾度令人興盡還清吹
有情催我棹白雲無意到禪關勝遊纔了
十年約浮世忙逢半日閑看遍江南多少
景何如此地出塵寰

羅倫

字應舉水豐人

人言洞庭大我言洞庭小風帆一日程春

色有多少淇海泛蓬瀛混沌關浩渺御風
摩黃鵠一覽六合了回首蒼梧雲東南渺
方沼

俞振方

春來風氣正融和一葉扁舟自在過岸恐
盡頭通碧海天疑低處接銀河湖湘此水
盡應少今古君山詩最多樽酒自歌還自
和青霄無奈月明何

沈鍾

字仲律應天人湖廣提學副使

洞庭湖

卷五

下

昔聞洞庭湖君山極葱蒨昨從岳陽來始
獲君山見掛帆願登臨弗值東風便陸行
踰長沙靖綏數州縣迺還湖北歸三月幾
及半艤舟城陵磯君山又當面始見心已
傾又更增繾綣登臨最上頭眼界會須展
黃帝飛昇臺婆娑躡蒼蘚繞頭雲葉垂盪
胃浪花捲陰陽究推移烏兔看旋轉仍弗
值便風竟莫償斯願風伯倚顛狂公然少

收歛崑波亦有知我遠遊倦過每遊輒有
詩在慰郁邇偏維茲洞庭湖海內首稱除
胡忘千金軀執僻不少貶載感風伯情願
我一何春題詩在放動三復愧膚淺

張信岳州府通判

一官無以報昇平常向樓頭望帝京欲
挽洞庭千頃水偏為霖雨慰蒼生

柳應辰字拱之巴陵人別都御史

九日偕郡諸公遊君山

洞庭詩集

卷六下

不到君山十七年重來境蹟尚依然朋
正及登高節仙遇仍無離俗緣實少更枝
簪醉帽肯留竹葉載歸船頌聲遠近聞賢
守紀述何須筆似椽

龐璉字新公岳州府知府

君山秋色自年年九日登臨與浩然淚點
竹痕思往事書傳橘井信前緣燈殘客散
棋收局夜迥江空月滿船醉後欲眠禪榻
穩不嫌涼露透疎絛

閻鑑字同人岳州府同知

登高落帽憶當年今日風流尚宛然勝地
躋攀仍緩步醉鄉邂逅具隨緣奕逢得意
輕敲子遊到忘言慢放船薄暮風颭猶未
息不妨移榻就前椽

張郁

今古乾坤年復年君山勝覽尚依然偶逢
佳節堪清賞未接芳塵爽宿緣紅葉霜林
高下路碧天秋水往來船相逢石上三生

洞庭詩集

卷七下

話一榻清風屋數椽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陝西提學副使

寄君山

塵蹤西過巴陵地尚欠君山寺裏詩十里
無緣携客到六年不見使人思空巖竹映
湘妃廟舊井湖深柳毅祠湖上老僊誰得
遇夜寒橫遠向江吹

陳鳳梧字和人湖廣

過洞庭湖用韓昌黎韻

巨浸納群流消滴不辭讓深廣史可測注
目嗟曠放九江道孔殷夏書審其狀憶當
洪洞時奔潰失所向神禹躬四載疏導靡
余長至今地中行坤軸不相妨上連湘沅
清下合岷江杜浩蕩無津涯容載豈百兩
君山立其中峯高地逾曠髻鬟擁青螺霞
綵拖錦帳常登軒轅臺襟懷增跌踢帝子
今何在斑竹留悲愴茫茫百川東狂瀾藉
誰障屹然一砥柱千夫未可傍南潭北沔

洞庭詩集

下

鄂舟楫分下上中流簌一葉塵眇茅旌
方其晴明時水鏡爭涵亮風帖波不驚遊
子若挾纊及夫陰霾起喜懼異情況蛟鼉
百恠出洪濤爭浼漾况當夏秋交蜀雪溢
新漲清流頃改色混濁不可望巍巍岳陽
樓地迫風景暢登臨自古今羈客滌惆悵
雲山千里遙此身共無恙有時清興發張
席傾綠醪浩歌白雪詞即下誇絕唱憂樂
先後心奚論腥與醬范公有遺文千載誰

能忘今晨解纜初風力方張王洵湧湘江
深片帆欲排亢行意吾已決舟人不能謗
中流誓端坐誠存自無妄憶昔居禁林朝
回下僊伏曾夢浮洞庭茲遊信非誑追惟
破么賊武穆真名將詩家有少陵吳楚品
題當屈子抱忠憤汨羅水壅侃侃昌黎
子長帆破巨浪前賢多遺蹤愧我未能諒
濟川安敢任冒儉自茲創教化期大行斯
文忍凋喪山水常飽讀詩書乃夙尚南持

洞庭詩集

下

匠石斧誰堪明堂相維船青草湖漁家已
宵餉望望黃陵祠安得一住訪

用杜少陵韻

蜀雪來三峽春波漲五湖樓船方解纜商
舶已銜纜渚遠飛絲鷺堤長隱綠蒲風濤
時出沒景象乍虛無雲夢渚何濶荆楊地
本塗觀濶雙眼壯涉險寸心孤祀廟班留
竹軒臺鳳宿梧山川騰王氣宇宙拱鴻圖
杞梓頻克貢鱗龜盡開虞津如泛彭蠡峰

或望香鑪五嶺遙連楚三江半入吳收帆
即公署庭栢集群鳥

遊君山次吳懋貞少參韻

十二晴峯擁碧螺洞庭秋色晚來多江山
不盡古人興風月其如良夜何十載江湖
勞夢想百年海宇靜干戈飛僊疑在浮雲
外長笛一聲橫楚歌

洞庭湖上看君山獨立飛雲縹緲間萬頃
烟波浮地軸半空蒼翠出塵寰斷崖尤恨

秦皇蕭淡竹因思帝子斑我欲從茲訪丹

訣昇湖龍去幾時還

吳琛都昌人
湖廣都御史

遊君山

湖光瀲灩迥無邊擁出青山渺一拳草樹
影連波底月樓臺勢壓水中天三秋鐵笛
來黃鶴午夜雲帆過畫船公暇登臨翹首
處分明砥柱鎮湘川

柳井

牧羊坡上遇青娥爲託傳書意若何顯望
直尋湘橘樹莫言遙隔洞庭波龍宮帝子
緘方啓塵世郎君禍已多留得舊時僊跡
在井泉香冽出山阿

丁致祥武進人
湖廣參議

君山紀遊

洞庭湖上此山奇二女曾茲望九嶷青野
帶烟春去後銀盤浮玉漲來時飛昇臺古
松誰種出定僧閑竹自移怪底幽禽深樹

裏關關調舌闌歌兒

張島春深水未通有輿移穩踏芳叢却疑
堯率塵寰外未信蓬萊弱水東丹鼎浪傳
軒帝蹟愁雲長鎖舞妃宮彈丸莫道無多
地欲取僧漢國士功

顏願壽字天和巴陵人刑部
尚書贈太子少保

水色山光晝畫開白頭今日喜重來繁絲
劇管人人醉竹院松堂處處悵湘女廟荒
望鶴鶴昇僊臺占半萼苔感今思昔情何

限落日輕波未擬迴

胥文相 字士衡巴陵人
柳州府知府

次梅田韻二首

湖山如畫自天開
咫尺無因一再來
背外衡巫空歷歷
胷中雲夢固恢恢
孤壘峭拔猶援蔓
古木葱龍自點苔
何日杖藜登絕頂
試看八百里周迴

疏鑿神功竟未開
鎮波元自混濛來
赭餘不減湘山秀
刻却還今楚澤恢
雲液香銷

洞庭詩集

卷十一

下

亭尚酒成池響絕
野空客堪憑
二女空凝

睇不見南巡玉輦迴

楊慎 號升菴新都人
狀元翰林修撰

秋興

帝里朝辭供奉班
客程宵濟洞庭灣
湘靈鼓瑟清泠外
鮫女鳴梭縹緲間
青草波光連夢澤
蒼梧雲物隔疑山
故園亦有岷江水
垂老生涯釣艇閑

林大輅 莆田人右
副御史

岳陽渡江望君山有懷二首

遠江春濤白
方舟渡岳陽
征夫喧棹旌撈
入催鳴榔好
風與之俱中
流意彷徨
君山十餘里
欲濟路何長
邈流望中瀛
信息未先將
湘靈今在否
懷思集中腸
虛檻馳環碧
遠洲競群芳
輝輝耀木雲
窈窕重巖篁
蒼鬱絕人蹤
縹緲連僊岡
叢祠荒前峙
瑤琴闕今張
徘徊羈旅情
脉脉岐途傷
佳期未蹉跎
心賞不可忘

洞庭詩集

卷十三

下

弱齡談烟霞
披圖見幽事
流光四十過
斑髮耽榮利
楚甸舟車遊
巴陵已三至
暮春徂華容
瀟湘多靈異
中流望君山
徒倚勤矚視
所愧非僊才
所思在夢寐
陰崖猿猱馴
迴瀾蛟龍避
采芳襲我襟
攀蘿協玄思
惜哉無雙翼
婉孌誰能致
武陵桃源深
茲遊偶然遂
南風吹歸舟
僊翁或相值
鳴瀟洞庭野
逍遙忘作吏

許宗魯 號少華咸寧人
湖廣提學副使

八月十六夜岳陽舟中

湖風喧不定江月見何難舟楫依城繁光
華隔霧密雲秋帶雨積水夜生寒安得
僊人術懷中取玉盤

王鎔

洞庭湖次唐直閣宋公韻

形勝雄三楚滇瀛冠五湖遠天疑混沌平
野失方隅神劍知離合扁舟近有無軒皇
曾駐輦蜀帝此吞吳水府靈光見琳宮暑

洞庭詩集

石古

下

氣沮波濤翻凍雪島嶼落秋梧龍文傳書
記康王習戰圖禹殛朝起舞海若夜聞呼
景物陰晴異人心今古殊登樓仍風頭行
部得清娛授簡梁國賦應推漢大夫

馮世雍

字子知江夏人
徽州府知府

望君山

遠客倚棹且東歸登樓望山魂欲飛僊人
高閣渺烟霧江浦洞簫吹夕暉樹色倒涵
日月影波光下照星辰衣挈舟直泛水雲

窈窕峰冥浪情依依

李義壯

南海人判
廣德縣

洞庭冬夜聞笛

湖水茫茫冬月白三年夜半吹舟客一回

見月一沾巾湖上何人復吹笛橫笛能令

孤客悲况復天空歲晏時羽音剽疾商音

切湖波漱灩湖雲遲淒斷湘娥擘班竹嚴

霜瀝瀝飛寒玉巴童折柳更玲瓏無數飄

花滿洞庭魚龍寂寞鴻鴈有惟餘一點君

洞庭詩集

石十五

下

山青明日別離向何許渡口一聲淚如雨

陸瑯

字寶善嘉善人
蘇州府知府

回首東明小洞庭大觀還此歧滄瀛浮天

浴日八百里擎水榭風九萬程漠漠雲帆

弔江口依依烟樹岳陽城可憐兩地虛符

竹落日空山含遠情

君山吊古

洞庭烟淨見滄洲
孤島諸天一鏡浮
樹色已非秦代日
竹聲猶似舜時秋
岳陽接峙山何壯
雲夢波寒水自流
莫倚危欄歌往事
汝墳江漢帝王州

秋日登洞庭

洞庭西合滄洲
秋水來水多愁
太陰長風

君山

吹浪千山雪落日
沉潭萬頃金
望青峰隱微見
飛飛白鶴香
浮沉沉世故
悠悠閑川
遐睎幾增憂
虛疑鄭袖愁
魚鱉浪說張騫犯
文牛什策向
誰占楚澤
沉沙何處吊湘流
湘流東望海
門長帶霧
浮煙映日光
揚波漁父清
難濁招涉舟
人永不方浮艇去
天從尺五結
茅傍石尺中央
古來蒙園有傲吏
樓遲且復玩
濠梁

江中波浪浴青山
湖上樓臺遠碧欄
天遠去帆隨鴈沒
寺高飛鋤見僧還
深林晝楓江楓赤
苦竹秋垂淚雨斑
鳴瑟更誰來二女月中環
珮自珊珊

觀湖次撫臺顧公韻

鄧郭臨高岸人家
喜近湖風波
常日有塵障此生無
四望天光合中流
島影孤盛時

登眺者情與少陵同

九水來何日洋洋遠近同即看天共色翻
訝也似空西極元無限東溟不有功頭因
雙鶴健橫度兩厓風

湘妃廟

帝子杳何許山今尚爾靈恨凝眉黛綠愁
擁髻螺青日月開天鏡雲霞爛綺屏不須
悲竹淚長此薦蘋馨

召山

澤國稱天險

召山

下

澤國稱天險湘山擅楚名根連衡嶽秀景
占洞庭清大地開銀界中天擁化城鐘音
凌浩渺香氣布崢嶸銀漢虛填鵲足池浪
鑿鯨雨中千樹暗雪後一江平鏡黛偏臨
曉盤螺迥映晴影分蟾窟滿形結蜃樓輕
寺界無隣垂林陰有鳥爭龍吟愁梵語僧
夢駭濤聲海上三神峙天南八柱擎風波
終不動花水自長榮刻却何妨李焚餘尚
惡羸僊靈多詭異賢聖屢經行軒去弓如

在丹飛昂已更沈寒天樂散蒼莽露臺傾
杳杳重華駕悠悠二女情蒼梧愁未斷斑
竹淚猶瑩美酒傳方朔奇姻羨柳生不聞
苗固負終賴禹功成往事同霞散長江與
日征六龍興漢水三楚類岐京自古鍾靈
傑于今仰聖明登樓元異聚懷璞未忘荆
樹北移山拙心同煉石貞斗間雙劍繞湖
外一槎橫浩蕩滄洲興淒涼白鳥盟可能
生羽翰徒欲泛蓬瀛勝地多遊賞非才浪
品評愧無佳絕句安得擬張卿唐張栢題

鍾崇文

南昌人
潭本府同知

隆慶六年春三月予貳岳郡春景

和煦政務且暇乃偕寮案王君對

溪楊君東渠小覓君山之勝而登臨

焉不可無作以紀時事因

偶成二首

三湘七澤洞庭中突結青螺蜃氣同有客

乘閒一登眺蓬壺山日翠人龍

冠蓋相從行暮春偶逢勝境更芳辰野花

弄色偏迎旆水鳥忘機故近人縹緲僊亭

踪已杳參差湘竹淚猶新高歌喚醒山僧

夢一榻松風洗世塵

劉崇文

澧州人

中秋維舟君山看月

人間青玉案天上水晶盤萬木澄蒼露孤

舟靜碧瀾漁燈依浦暗僧梵入雲寒何處

洞庭詩集

卷二十九

下

星槎使搖搖路正寬

葉世杰

湖南人洪武間

洞庭湖亭神歌

紅樹兮瀟湘紅影兮迢二隔重湖兮啟神

宇瞻極近兮極遙我欲招兮神歸雲冉冉

兮龍飛雲雨颯兮披披沅湘采兮春色微

蘭吐芳兮春綠滋蘋桔兮馨香將遺兮所

思

李夢陽

字獻吉映西人

雲夢賦

洞庭詩集

卷二十九

下

幼余紛以好覽兮懷長風而浪濤夏匯液

之浩浩兮阻雲夢之逆飈哀南紀之攸墊

兮荆衡之衆山貫江漢以為絡兮勢朝宗

而播源翼潛沱之翩翩兮披景陵之義原

吞沔鄂之曾隰兮沈逶迤而波瀾坻坻坻

兮掩翳橫余前兮蕙葭紛而蔽天月重陰

以繁雨兮駭厥鵬為之先鳴邁大別以悠

沚兮遶少陰妬而用情次大澤之巖隄兮

睥風雲之上征惟彼斗酌而靡均兮縱彗

金以噓吸張心昏以徒爛兮趨西流之靡
 及覽衡情之翻覆兮爰背坎而向離指朝
 景以辨位兮定星辰而訊期極明晦之變
 態兮盡洋濤之淫潏揚舠以凝睇兮數周
 圍之峻岑勤伯禹之工又兮坤維奠而至
 今情廣視以無依兮聊唁昔而周章慨五
 湖之見幾兮詠孺音於滄浪明洞庭之陰
 壑兮三苗區而蕪滅舳艫鼓江來下兮孰
 攘攘而非衣食往者既不可追兮吾宣俟
 時而矯心撥陽燄之文具兮采芳芷於漢
 澤龍擾余以負舫兮珠夜游而光吐憑烈
 性之難抑兮淚浪浪隕而思古
 王守仁字伯安
 弔屈平辭字伯安
 山巖慘兮江夜波風颭颭兮木辭柯汎中
 流兮馬泊浪椒醕兮吊湘靈雲冥冥兮月
 星蔽晦水峻嶒兮霰又下兮之官兮安在
 悵無見兮愁予高岸兮歎紛糾錯兮摻

枝下深淵兮不測穴湏洞兮蛟螭山岑兮
 無極空谷咭訝兮迥寥寂猿啾啾兮吟兩
 熊羆嗥兮虎交跡念累之窮兮焉托處四
 山無人兮駭孤鳳魑魅游兮群跳嘯瞰出
 入兮為累姦宄嫉累正直兮反詆為殃昵
 比上官兮子蘭為戚幽叢簿兮疇侶懷故
 都兮增傷望九疑兮參差就重華兮陳辭
 沮積雪兮礪道絕洞庭渺邈兮天路迷要
 彭咸兮江潭召申屠兮使驂娥鼓瑟兮馮
 夷舞聊邀游兮湘之浦乘回波兮泊蘭渚
 聽故都兮獨延佇君不還兮郢為墟心壹
 鬱兮欲誰語郢為墟兮函嶠亦焚諒鬼逋
 戮兮快不剗冤歷千載兮耿忠悃君可復
 兮排帝閭望道跡兮渭陽箕雁囚兮其佯
 以狂艱貞兮悔明懷若人兮將子退藏宗
 國淪兮摧腑肝忠憤激兮中道難勉低回
 兮不忍溘自沉兮心所安雄之設兮諒咏
 衆任釋兮謂累揭已為魅為魅兮為說謊

妻纍視若鼠兮佞頽有疵纍忽衆兮雲中
龍旂掩靄兮颺風橫四海兮倏忽駟玉虬
兮上衝降望兮大壑山川蕭條兮濟寥廓
逝遠去兮無窮懷故都兮蜷局亂曰日西
夕兮沅湘流楚山嵯峨兮無冬秋纍不見
兮涕泗世愈隘兮孰知我憂

胡容夔源人岳州府同知

遊名山賦

歲舍壬戌時維暮春惠風陽以條蘆旭光

滄海詩集

卷二十一

下

遲而網緼泉游絲之凝碧縹細草之交茵
爾乃駕木蘭之舟循鯨魚之嘴掛輕帆以
悠揚望青螺而止于是履平沙歷芳渚
陟雲磴回烟渚凌窈窕之崇岡俯紫鳳之
玄圃駕天風以逍遙矚日月之吞吐瀉銀
河之八百屹中流之孤柱羅二湘於几席
窮七澤於阿堵忘古今之沈寥覺宇宙之
無際南際九疑慨靈瑟之音歇北接杜陵
誦憑軒之句豪其東則江漢流合以宗以

朝靈屏祇以弗辭回魚鯨以示賴仰神禹
之勞苦而功高也西則入門諸山若隱若
見或邇或遠安知青蛇黃鶴如三醉朗吟
之僊不橫空一劍而以遊以翔手至若雲
遙軒臺功成鑄鼎摘香柳井迹托傳書採
沆瀣之春芽紫玉版於行厨扣響山之鳴
鍾吸香亭之僊腴方竹還斑筍而客興水
光接山色以旁園圻吳楚於東南混太清
以涵虛擅寰宇之殊絕移物外之蓬壺非
地造而天設且氣化而神輪醒俗吏之塵
目羗壯懷之豁如亦何必登金山之迷茫
而歷覽於大小之孤也執既而長松落陰
明月入室紛欵乃以唱晚半曉山之岫日
茶烟歇於僧舍歸鳥棲於林實返而登舟
僊凡迺失走牛馬之踈踈抗塵容以如舊
唐附 黃陵廟碑 韓愈 祭酒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祀堯之二
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

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
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
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
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
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
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
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
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
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
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
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
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
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
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
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
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
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蒼梧二妃從之不
及溺死沅湘之間今謂竹書紀年帝王之

改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
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陟
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方乃
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
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
以此謂舜死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
溺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
之厄成舜之聖先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
二妃之力當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
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
言事得罪黜為朝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
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
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
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頭易廟之地桶
齋庵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
京師往與愈故善謂曰丐我一碑載二妃
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愈曰諾既至州報
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湘君廟記

李密思 巴陵令

洞庭蓋神僊洞府之一也以其洞府之庭故以是稱湖名因山自古而然矣昔人有立湘君祠於此山因復謂之君山其廟宇為秦皇燬廢後亦久無構葺者是山去郡郭四十里而近人未嘗敢居其中按圖經此山不受穢惡無猛獸愚以為海有嶼嶠蓬島之類人可望而不可至茲山埜圯波心雲水四周人可至而不可居寧非嶼嶠

八洞詩集

卷二十七

下

蓬島之亞歟固為靈神之所憑依宜矣舊邦人禱祭水旱嘗於此山且惠廟貌靡存無展敬之所者久矣密思以咸通二年謬宰巴陵其年六月因時雨不降遂索齋躬禱於山將涉波觸舟衆以為不可渡乃皆請止予謂驕陽害稼慮困吾民豈可偷安哉因命速棹去岸俄而長颺東來委波順送帆席半掛已及山址於是禱拜既畢艤棹將歸則赫日掩光玄雲四集向者東風

爰息西風又興舟子皆擁棹閑咲倏至邑步及縣署則井澤溽降一夕而漲陂溢騰里巷懼呼相以為賀衆尤異者自邇及申一往一復轉風徇意如用送迎則知非神無以動陰陽非至誠無以極感應昭昭顯驗誠可嘉之密思由是默度於心將建祠宇會有阻而踰年未克及我使君濮陽公之來也撫此疲岷一振仁風俾俗民安物泰於是得以為請因蒙敦勉之遂成茲宇其堂室圖塑皆潔而無華約而且備不恃于俗不役于民艱千古之遺跡葺一時之墜典人皆悅矣神必據之所以福我黎元壽我疆土疫癘災荒絕於境內雪霜風雨咸順其時永久無疆願顯其志此非獨紀建廟之微績且欲旌神之有徵帶礪山河唯茲手不泯

八洞詩集

卷二十八

下

宋 淵德侯廟記

上官彞 巴陵令

洞庭淵德自古號為湘君至唐天祐中因

湖南觀察使馬氏奏遂封為洞庭名咸通四年巴陵令李密思嘗以境內亢旱涉湖祈禱佳雨隨至今廟廡所存之碑乃密思文備載其事皇宋元豐之三年岳守庫部郎鄭公民瞻以祈禱屢應以其事奏於朝特封淵德七年終今太守朝散大夫黃公沐以太常禮院之式令巴陵令上官彞製服上之竊惟主上即位十有七年體堯舜九州四海莫不同風咸德至於五嶽四瀆咸被其休若淵德由唐迄今數百載湮沒於荒洲古嶼間青煙蔓草之側淒涼零落一旦獲此佳跡貫以法服使千載而下英軼茂烈傳之無窮與天地齊久豈不盛歟上服之日彞躬詣祠下相從而瞻奉者車馬駢集殆至千餘輩因書其大略以示後世云

湘君祠記

陳邕
岳州

洞庭東南天浴日溟渤之外莫之與京

其中有山焉盤紆酋萃亘數十里屹立雲濤縹緲間雖三神山不是過問山之所以名曰湘君之祠也然則湘君果何神哉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以為天帝之女楚詞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謂湘君自其水神而湘夫人乃二女也此二說韓愈已辯其非獨史記秦始皇本記始皇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妃昔葬於此其後劉向鄭康成皆從之於是湘君之說定矣元豐五年知岳州鄭民瞻以祈禱屢應請諸朝而有淵德之封巴陵令上官彞從而記曰淵德自古號為湘君何其弗深考歟嘉定四年余假守是邦有以淵德之故告曰愕且嘆曰震異異索冠笄異儀妃也而冒侯爵其褻神瀆禮孰大於是欲復於上而釐之奏既具或曰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山有侯祠一百有二十四年與其革寧陽新邪民之所從

久矣余善其言不果上又明年乃命建湘
君之祠于君山巴陵尉胡仕隆司法參軍
毛無兢繼往相其宅前臨平湖遠映列岫
傍竦老木後倚疊嶂殿宇宏敞供張華潔
設湘君像於其中而又以湘夫人配之廟
將落成會余以使夔去則屬別駕王君蔡
董其事而特書曰人之大倫其綱有三君
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惟聖人為人倫之至
然適會其兩盡也實難是故堯舜並而後
見君臣之至文武並而後見父子之至方
堯欲以天下授諸舜察其所以處瞽瞍器
傲之間審矣及釐降而嬪然後往欽之命
始決夫堯之試舜固信其能夫人之所難
其實舜之遇二妃本處夫人之所易也自
古生知之聖堯舜而下惟文王孔子而禹
湯不與焉文王刑于寡妻故御家邦之本
然天作之合則嗣徽音之太姒也若孔子
則有不得已者矣天地合德而後能生萬

物男女正位而後能成萬物向非二妃粹
稟彞德克配重華又何以遠成恭已當天
下之盛哉夫堯聖作則化婦道立民極固
亦宜世祀况茲山具有本末而可誣也哉
若夫迎送之章所以為祠祀歌舞之用者
則有靈均之九歌在
國朝 君山記 孫繼唐 雲南人湖廣
辰州府學副使
洞庭湖有君山不見經按楚詞九歌有帝
子有湘君有湘夫人皆娥皇女英也屈原
郢產言匪鑿空及觀司馬遷本紀舜南巡
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則君山已屬過化又始皇二十八年南渡
淮水之衝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遇大風
幾不得渡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
堯女舜妃死葬於此於是始自天怒使刑
徒三千人代湘山樹赭其山夫始皇自淮
來其浮其至其伐其赭者此山也列女傳
云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間

因塋焉括地志云二妃塚在湘陰縣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盛弘之荊州記巴陵南有青草湖週迴數百里日月出沒其中南有青草山因為名夫二妃塚在青草山故曰君山而君山獨秀洞庭真所謂隩區神臯故有湘妃祠即古湘山祠也陰鏗渡青草湖詩云洞庭春溜滿平湖錦帆張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遠江連巫峽長自君山觀之沅水西經湘流東過茅山近滄海巫峽接峨峨春溜錦帆洞庭層歷桃花杜若騷選彬彬雖賦青草湖實點出君山佳景也矧二妃堯女德協重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雍時動風從來已久固宜史氏文人言舜崩必曰蒼梧葬必曰九疑二妃卒必曰江湘葬必曰青草神必曰湘君山必曰君山祠必曰湘妃無非秉彜好德彰舜勤事野死之善表其終不負堯也二妃終不孤舜也人倫至

帝化終矣故億萬斯年人皆可為矣足以軌世也故愛助者后稷之孫所以建極叙彛封禪滿也伐樹赭山之人自逮其危焉耳已何足數哉何足數哉孫繼魯曰余道冀方觀砥柱適二脩桃林至于閩鄉見昂湖碑詢採首山銅鑄昂荆山事首山荆山知在雍州或然也今之武昌黃鶴樓已有朗吟亭及登岳陽樓又有飛過蹟獨君山之巔重云不亦多乎乃博考載籍記君山本末更大題帝子高山四字系以五篇之詩用宣德化風教一方翊贊巖廊耳後之君子得覽削焉

洞庭名山紀事

洞庭湖在府城西南禹貢九江孔殷註云
即洞庭也沅漸元辰叙西澧資湘九水皆
合於此故名九江又九江沅資湘最大皆
自南而入荆江自北而過洞庭潛其間名
為五瀦戰國策云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
庭五瀦是也每歲六七月間峨峨雪消江
水暴漲自荆江逆入洞庭清流為之改色
一統志

劉東詩集

卷五

下

禹澧沅湘合諸蠻黔南之水匯於洞庭至

巴陵與荆江合風土記

洞庭湖中有巨蚌深夜展一設如帆往來

煙波間吞吐明珠與月爭輝漁者百計取

之莫能得一統志并風土記

青草湖一名巴丘湖北連洞庭南接瀟湘

納汨羅之水每夏秋水泛與洞庭為一水

洞則此湖先乾青草生焉杜甫詩洞庭猶

在月青草湖為名方輿勝覽

赤沙湖在洞庭湖西夏秋水泛與洞庭為

一湖時惟見赤沙舊志云洞庭南連青草

西亘赤沙七百里又謂之三湖一統志

雲夢湖在郡治西與洞庭青草二湖相連

洞庭在北青草在南雲夢在西合為一湖

孟浩然詩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郡志

禹貢曰雲土夢作乂則是二澤也按左傳

襄公四年載邾夫人使棄之夢中言夢而

不言雲定公四年載楚子涉睢齊江入于

雲中言雲而不言夢正與禹貢合杜預注

雲夢跨江之南北漢陽圖經雲在江之北

夢在江之南方輿勝覽

金沙洲在洞庭湖中與鹿角對一名龍

堆延袤數里杜甫詩龍堆雍白沙即

此宋張李祥有賦葛長庚詩惟有金沙堆

下水東西南北任風吹一統志

北門成問于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于洞

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急卒聞之惑

莊子

劉元方嘗宿湖岸驛中夜聞歌聲朝問楹間有題云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成灰不堪著

傳異

湘中老人者有洞庭客呂筠卿夜泊君山忽一舟至有老人歌曰山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龜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呂異其詩就之忽不見蘇子

洞庭詩集

卷三十七

下

瞻云此殆是李謫僊輩老人真遁世者也

廣異

長安任中宣家畜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籀篆云水銀除精百鍊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宣南驚洞庭風濤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中宣因問姓氏但笑而不答持鏡而去夢回視

篋中已失所在

龍山錄

有漁父於湘江洞庭之岸聞兒帝教視之三歲女子漁父舉之十歲餘天資奇偉貞天人也忽有青童自空而來携女而去臨昇謂其父曰我僊女杜蘭香也有過謫於人間其後降洞庭包山張碩家碩修道者也援之以舉形飛化之道久之碩亦僊去漁父以學道不食後不知所終唐宋皆有詩云天上人間兩渺茫不知誰識杜蘭香

洞庭詩集

卷三十八

下

宋經王樹三山達去隔銀河一水長庸城宋卓老養靈過洞庭月下有漁舟過其傍卓呼問有魚否應曰無魚有詩卓喜曰願聞一篇可乎老人鼓枻徐去高吟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欲邀喚之不可及矣一統
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者衆矣如僧明可水涵天影閣山拔地形高劉文

方壘清元氣中流沒太陽計丈化四顧
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望帆遠却
如開亦皆佳作終未若孟浩然氣蒸雲夢
澤波撼岳陽城讀之則洞庭空闊無際氣
象雄張曠然如在目前

詩話

君山在府城西一十五里洞庭湖中一名
洞庭山又名湘山狀如十二螺髻山海經
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蓋堯女湘君
始居於此故名昔秦始皇南遊衡山入洞
庭遇風濤大作幾不能渡因問湘君何神
遊出入則多風始皇怒命伐其樹頽其山
上有楚興寺軒轅臺柳毅并傳書亭飛昇
亭響山酒香山道書以為第十一福地古
今題詠最多

詩話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後蜀江漲
勢高過佳湘波讓而退溢為洞庭湖凡數
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
出于陸惟一川湘水而已

非夢

酒香山湘川記君山上有美酒飲者不死
漢武帝遣樂巴求得之未進御東方朔竊
飲帝怒欲殺之對曰使酒有驗殺臣亦不
死無驗安用酒為帝笑而釋之相傳每春
時往往聞酒香尋之莫見其處

方輿勝覽

響山在君山上一名鳴山覆之鏘然有聲
柳毅井在君山唐柳毅中宗時下第歸至
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嫁
涇川次子為婢所毀黜至此敢寄尺牘洞
庭之陰有大橘樹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
其言武夫揭水引入靈虛殿取書以進洞
庭君泣曰此老夫之辜使孺弱罹害頃之
有赤龍飛去俄擁紅粧一人回即寄書文
也宴穀碧雲宮洞庭君弟錢唐曰涇陽發
婦敢託高義為親毅不敢當辭而去後再
娶盧氏貌美曰予即洞庭君文涇上之辱
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為好遂與同歸

洞庭

郡志

軒轅臺在君山一名鑄鼎臺黃帝鑄鼎荆
山之下鼎成騎龍上昇今臺址尚存一說

洞庭詩集

卷四十一

刻洞庭君山詩集序

洞庭之什九歌以降不翅盈佚失世未有
集之者耳元寺主永禪師常景為天鏡集
而歐陽玄氏亦既叙其簡端名賢代作肆
以有聞今集刻亦漫漶不傳失今弗集放
逸蓋可惜也郡侯韓廷延氏以民部郎適
來司牧雖郡當孔道而侯度整暇再閱歲
弛張廢興人鬼往跡多賴以顯先是侯既
刪次岳陽通集為二卷且謂岳陽之勝以
湖山莫與京也是集顧容役乎乃哀次經
傳所志輿地分野人代沿革因以寓監而
昭靈不直為登眺題詠之冊而已侯之用
心殆亦遽矣夫洞庭為長江巨浸而君山
則洞庭孤絕處也雖三苗據以為險而舜
實以是昭文告蛟蜃雜以為窟而禹以是
降我凶德民到於今受其賜秦皇幾以不
渡楊么祗以自剪且聞是山不受穢惡故
蛇虎不生不佐凶邪每奸宄失據吁亦神

重矣哉然每春冬則慈蒿彌望夏秋則浩
渺蕪天好事者靡不欲一登眺恒以風雨
相立往往登樓寄傲而已不若他名勝可
剋期盡興也獲一登者不啻三韓十洲之
快也余凡三度岳陽戒舟而中止者累矣
嘉靖戊子春余以罪廢還蜀乃得盡日往
還適是集之成且辱余為叙顧不敢以為
有待而實一快也侯之聲實方用籍籍廟
堂先憂非我草澤者所與而是集與岳陽
樓觀爭久則斯文與爭未焉是又一大快
也嘉靖歲在戊子春仲月花朝日漢嘉彭
汝寔書

重刻洞庭君山詩集跋

洞庭君山之有集肇自前元如圭齋翁所
云者經亂弗存嘉靖間先大夫石泉翁家
居乃取古今題咏湖山并岳陽樓詩文彙
次成卷邵侯韓公陸公相繼梓行歲久字
漫不可展誦今憲臬蘇公授予重校用裨
闕逸付匠氏新焉竊惟湖山勝美擅名天
下聞者莫不欣慕亦以人文為之重耳若
求之山水以柳記黃之赤壁以蘇賦並地
有唐宋諸賢之傑作我朝群公之巨什隋
珠荆玉輝映後先何可以不傳矧夫九水
神禹所導君山聖妃所居魯陶之成鎮岳
孟之經畧風蹟具存不獨文焉已也公以
重望鎮岳振戎少暇留意文事懷綬之績
當與湖山並傳矣予不佞敢因公命謾贅
數言以見茲刻之顛末云

萬曆癸酉 七澤胥焯書

洞庭君山集三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胥文相編文相巴陵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柳
州府知府是編纂輯屈原而後歷代題詠湖山及
岳陽樓者共爲一編自載所作二詩淺陋殊甚茲
特好事者流也

廣文選六十卷(一)

〔明〕劉節編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六年陳蕙刻本

廣文選序

明嘉靖十六年 黎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封王廷撰

嗟乎文之體要難言也援古炤今可知流委矣易始卦爻彖象書載典謨訓誥詩陳國風雅頌厥事實厥義顯厥辭平厥體質邈考古哉蔑以尚矣自夫崇華飾詭之辭興而昔人之質散自夫競虛夸靡之風熾而斯文之致乖言辯而罔詮訓繁而寡實於是君子惟古是嗜矣梁昭明太子統舊有文選之編自今觀之頗爲近古然法言大訓懿章雅歌備逸殊多詞人藻客又爲慨惜然未有能繼其舊貫者今少司寇梅國劉公乃博稽群籍檢括遺文萃所不及選者命曰廣文選總八十二卷宣明往範垂示來學俾後生小子盡觀古人之擬不亦盛心乎哉揚州守侯君季常仰惟茲編有裨詞圃乃命舊生澗校正壽梓行之而以序問余浚川子曰文者載道之器治跡之會歸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即道治即文矣是故古人之文莫不弘於學術之所趨莫不實於治功之有成但好尚異其門途則品局遂分高下乘知言之選者不可以不辯矣乃惟大人碩儒探元挈要先之修性體道以敦其本又能察於君臣之政視夫天下之勢達乎民物之情則文之實具矣從而立言其道真其業實無譏美無虛飾參諸六經之旨靡所不有亦天下之至文乎由是而觀君子修辭雖難

博雅力總群言而無當於修己經國之實者自負曰文
去文萬里矣此又悔國廣選之深慮也

廣文選序

二

廣文選序

明蔡汝南景繁廣文選序

昔梁蕭統編定文選粵自秦漢迄于齊梁騷賦詩歌詔
冊表啓時且千年煥如其舊第博雅君子泛覽別籍見
有遺詩脫文則又每病乎統焉然未有能廣裏散失粹
纂重行者今少司寇梅國劉公英特之材博大之學旁
搜群書幾二十年類摘門補世採人增凡統之缺漏十
九潰完學士觀覽無不足之嘆長垣侯君李常方守揚
州謂可遠傳乃命學生葛澗校正差訛既且入梓遣使
問序涇野子曰懿哉梅國之用心乎夫自乾坤典謨以
來載籍宣昭歷世誦習然三墳或隱九丘多支惟左史
倚相者具能讀之楚人歸善爲手賈白珣不齒也鄭
公孫僑使于晉適晉侯有疾卜云實沉臺殆爲祟雖叔
向莫知乃問于僑僑具述高辛玄冥之遺夢分主封之
故通國驚動以僑爲博物君子然則梅國斯編具有滋
於學士之聞見者富乎或曰文選以毛詩序與思歸引
序並列廣文選以思親操猗蘭操與胡笳十八拍操同
卷聖愚不分經騷不辯惟多是取不揆之道亦以爲富
可乎曰不見詩書春秋邪古詩善惡咸收至三十餘篇
因得取爲三百篇之定古書及中候聖狂皆載幾十餘
篇因得取爲五十篇之定左丘明傳述魯史將數十萬
言治汗具存因得取爲千五百條之定廣文選如行也

知后無作者不因此而說漢禮晉文比于古文獻之
正徵者乎審若是且將恨收取之未盡廣又奚暇議其
解疵哉書凡二千餘篇為卷者八十二其門分類析皆
非昭明之舊云

嘉靖十二年春二月朔旦

廣文選序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撰

序曰廣文選何廣蕭子之選也何廣乎蕭子之選也蕭
子之選文也為賦賦之目十有四為詩詩之目二十有
三為騷為七為詔為冊為令為教為文為表為上書為
啓為彈事為箋為奏記為書為檄為對問為設論為辭
為序為頌為贊為符命為文論為史述贊為論為連珠
為箴為銘為誄為哀為碑文為墓志為行狀為弔文為
祭文為類三十有七可謂選矣然或遺焉是故廣之以
備遺也孔子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是故始之天地
天地廣也鳥獸草木皆物也鳥獸選矣草木遺焉是故
次之草木以廣遺也夫賦諸目具矣弗目者遺是故次
之雜賦以廣遺也夫詩六義備矣逸詩之遺也廣之
自逸詩始補亡無矣操樂府之遺也証雜歌之遺也廣
之詩斯備矣夫詔王言也聖書賜書敕諭皆王言也廣
之類也策冊類也策問詔類也廣之以從類也跡上書
類也封事議對皆疏類也廣之以從類也對策對厥問
也策問詔類矣對策對類也廣之從其類也而文則無
矣問次於對有問斯有對也廣之亦類也夫記者序之
實也傳者史論贊之紀也說者論之要畧也哀辭者哀
之緒餘也祝文者祭告之大典也是故廣之廣其類也
夫文猶賦也諸類具矣弗類者遺是故次之雜文以廣

遺也夫騷作於屈宋者也九歌遺焉九章遺焉九辯遺焉景賈以下不錄也漢詔盛矣遺其二焉遺者多矣是故廣之以備遺也表箋啓檄畧矣奏記設論箴贊畧矣史論述贊畧矣甚矣銘也頌也詠也古而則者遺矣詩片之遺猶夫銘也論之遺猶夫書也碑文之遺猶夫論也諸類之遺猶夫頌也誄也故今考之文之遺猶夫詩也十六七也詩之遺猶夫賦也十四五也賦之遺猶夫騷也十三也是故廣之以備遺也夫然猶或遺焉曲篇散亡存十一於千百廣之云者殆庶幾焉者也夫大辟之水也選之者如導水而聚之者也是故海水之果也廣其選者如導水而聚之海者也吁難言也

嘉靖十有九年秋八月望

六

校正廣文選凡例 一十二條

一操歌銘舊有舜禹文武成王周公孔子之作第諸聖垂世之言非可以後人撰述者與之例論矧各集備載成訓已具茲不復錄入文士之列以見尊聖之意

一冊如宋公晉公九錫文誄如元后誄書如陳餘遺章邯閻忠說皇甫嵩之類僭倖殊甚忠臣貞士何觀焉故刪去

一賦如司馬相如美人賦張敏神女賦謝靈運江妃賦之類雖含諷諭然多嫵誕不可為訓至如張衡閭閻賦殊類曹子建之說其浮淮覽海芙蓉

一鼓吹曲如魏之獲呂布吳之據武師晉之靈之祥

登歌如宋之七廟梁之比郊等篇對如吾丘壽王得寶鼎對碑如魏大器碑之類俱率張而悖

至如劉向上星索揚賜論青蛇之類殊覺附會翼奉徒都一疏知人一論所言不正亦刪去

一逸詩如瞻彼盍旦等十二條歌如擊壤侏儒等三十餘首疏如趙充國西羌事宜等八疏贊如梁

子仲等八贊皆短寂或浮泛至如漢鏡歌思悲翁艾如張等八曲與聖人制禮樂古辭蜨蝶行巾舞歌等作皆難通曉其為生蕉仲卿妻樂府

數篇以及僮約青犢奴文又甚俚俗故俱刪去

一文如周宣王石鼓文碑如漢劉熊景君等碑問如

月令問答之類俱缺誤無證又漢武帝策問三

首魏文帝浮萍篇李陵重報子卿書谷永徵行

宴飲對以及陸機沈約招隱遊鍾山等詩古樂

府飛鵠行俱係重出故亦刪去

一七類如傅毅等七激三篇區區模倣前人且甚膚

淺連珠如楊雄等二十首比偶之詞僅止數句

諠如康衢白雲等諠里巷談吐無關文義今盡

刪之雖不多立篇目固無害其爲廣也

一屈原九章詞意宏遠與日月爭光可也昭明止選

涉江一篇隘矣茲仍舊錄又增入涉江者欲覽

其全也

一國語如周襄王不許晉文請隧等六篇淮南子如

汜論泰族二訓亢倉子如君道政道等四篇文

義正大高古以至詩如沈約王筠劉孝威劉峻

蕭子範蕭子雲范雲吳筠江總諸人應詔春遊

寄贈等作有漢魏風俱增入

一子史等書可入選者甚多第以其俱有成書不能

盡採且此選於諸體已備亦無俟多採爲也其

刪去各篇不能一一稱舉具有凡例可以類推

若理雖未瑩而文有可觀則仍存之

一舊選於諸作者俱書其字今并藏其朝代姓名而

疏其字於下以便觀者

一各篇中字有訛者正之古字通用者仍之疑似者

則云當作某字義同字異者則云或作某字脫

漏不可考者闕以俟慎之也

廣文選凡例終

廣文選凡例

三

廣文選目錄前

卷第一

賦

天地廣

天地賦

京都

蜀都賦

論都賦

東平賦

郊祀

河東賦

楊雄

紀行

漢孔賦

述行賦

浮淮賦

思歸賦

去故鄉賦

梁江淹

卷第二

賦

遊覽

遊居賦

漢班固

節遊賦

登臺賦

宮殿

苑園賦

章華賦

學堂賦

江山

首陽山賦

終南山賦

溫泉賦

漢津賦

靈河賦

濠池池賦

大河賦

首陽山賦

江上之山賦

物色

雲賦

早雲賦

月賦

雲賦

喜霽賦

魏曹植子建

晉陸雲士龍

漢枚乘

漢邊讓文禮

江淹

杜篤

漢班固孟堅

魏張衡平子

蔡邕

魏應瑒德璉

晉張載孟陽

成公綏

阮籍

江淹

趙荀况卿

漢公孫永

漢楊叉

魏繆

慰志賦

漢崔篆

顯志賦

漢馮衍

思遊賦

潘岳

卷第五

賦

志下

逸民賦

陸雲

感士不遇賦

晉陶潛

山居賦

宋謝靈運

酬德賦

齊謝朓

郊居賦

梁沈約

知已賦

江淹

思北歸賦

江淹

哀傷

江淹

卷第六

賦

哀傷

悼李夫人賦

漢武帝

遂初賦

漢劉歆

悼騷賦

漢梁竦

九愁賦

曹植

哀江南賦

庾信

哀千里賦

江淹

傷友人賦

論文

禮賦

荀悅

知賦

太玄賦

楊雄

音樂

笛賦

宋玉

觀舞賦

張衡

橫吹賦

江淹

情

擣素賦

漢班婕妤

自悼賦

漢張超

誚青衣賦

阮籍

清思賦

陶潛

閒情賦

江淹

水上神女賦

江淹

雜賦

荀悅

箴賦

荀悅

大言賦

荀悅

小言賦	鈞賦	屏風賦	九宮賦	圍碁賦	夢賦	函谷關賦	疾邪賦	冢賦	酒賦	白髮賦	元父賦	歲暮賦	南征賦	函谷關賦	鏡賦	船賦	觀魚賦	洛神賦	火賦	釣賦	酈酒賦
		漢劉安淮南王	漢黃香文選	漢馬融季長	王延壽	漢李尤伯仁	漢趙壹元	張衡	曹植	魏左思太冲	阮籍	陸雲		晉江統應元	傅玄	晉裴據道彦	晉摯虞仲洽	張協	晉潘尼正叔		張載

觀漏賦	感物賦	遊後園賦	燈賦	升砂可學賦	金燈草賦	泣賦	卷第八	詩	述德	漢廟登歌詩	勸厲	戒子詩	自効詩	戒子孫詩	迪志詩	述志詩	矯志詩	言志詩	命子詩
鮑照	晉傅亮季友	謝朓	江淹四首						述德	漢東平王蒼	魏文帝	荀况	漢東方朔曼倩	漢韋玄成少翁	漢傅俊武仲	漢仲長統公理	曹植	晉嵇康叔夜	陶潛凡十六首

勸農詩六首

獻詩

應詔詩二首

晉張華茂先

應詔詩

晉何劭敬祖

應詔詩二首

晉閻丘冲

應詔詩

宋顏延之延年

應詔詩

沈約二首

應詔詩

梁王筠

應詔詩

梁劉孝綽

應詔詩

梁劉孝綽

公讌

廣文選目錄

九

元會詩

曹植

後園會詩

張華

太子賜宴詩

陸機

洛水詩

潘尼二首

侍皇太子宴玄圃詩

華林園詩

晉王濟武子

侍宴西池詩

謝靈運

詔宴西池詩

顏延之

侍華光殿爲太子作

謝朓

九日侍宴樂游苑詩

齊丘遲希範

侍宴樂游苑詩

齊任昉彦升

侍太子九日宴玄圃詩 齊王儉仲寶

侍山水宴詩

沈約三首

侍太子九日宴詩

侍宴樂游苑詩

九日侍宴樂游苑詩 梁劉苞

祖餞

別詩二首

應瑒

送別王世昌詩

潘岳

送盧景宣詩

潘尼

從幸洛水餞王公歸國詩 晉王浚彭祖

贈妹九娘悼難詩

左思

與廬陵王紹別詩

宋武帝裕駿

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詩

鮑照三首

贈傅都曹別詩

送盛侍郎餞侯亭詩

臨岐贈別詩

謝朓

別蕭咨議詩

任昉

餞錢文學詩

沈約

詠史

詠史詩

班固

詠史詩二首

魏阮瑤元瑜

秋胡詩

傅玄

詠史詩二首	晉袁宏	卷第九
詠荆軻詩	陶潛四首	詩
詠三良詩		遊仙
詠二疏詩		百一
桃源詩		百一詩
和南海王詠秋胡妻詩	齊王融元長	卷第九
		晉應璩
		魏文帝
		曹植二首
		嵇康
		張華
		晉郭璞景純
		成公綏
		王弘
		沈約
		和竟陵王遊仙詩二首
		招隱
		招隱詩
		張載

招隱詩	張協	遊覽
遊覽詩	魏文帝六首	遊覽
於玄武陂作		黎陽作二首
清河作		清河作
銅雀園詩		清河作
遊覽詩二首	王粲	登城都白兔樓
登城都白兔樓	張載	華林園詩
華林園詩	晉武帝	三日三日詩
三日三日詩	晉王湛止長	上巳會詩
上巳會詩	晉阮脩宣子	蘭亭集詩
蘭亭集詩	晉謝安安石	蘭亭集詩
蘭亭集詩	晉王羲之逸少	蘭亭集詩
蘭亭集詩	晉孫綽典公	曲水集詩
曲水集詩	宋謝惠連	遊覽詩
遊覽詩	陶潛五首	時運詩四首
時運詩四首		遊斜川詩有細
遊斜川詩有細		東山望海詩
東山望海詩	謝靈運五首	登永嘉綠嶂山詩

遊嶺門山人詩	石室山詩	登上成石鼓山詩	春遊詩	登景陽樓詩	遊山園詩	登高望泰詩	望湖北詩	出新林詩	江州還入石頭詩	東亭極望詩	應教使客春遊詩	詠懷	在鄒詩	見志詩二首	臨終詩	懷德詩	感遇詩	述志詩一首	情詩	詠懷詩十九首	情詩二首
			張公庠	宋劉義恭	王融	沈約	梁劉孝威二首	梁劉峻孝標	梁蕭子範	梁蕭子暉			漢	漢	漢	漢	魏劉貞公幹	魏徐幹	魏徐幹	阮籍	張華

榮木詩四首	哀傷	悲詩	悲憤詩二首	怨篇詩	七哀詩	思慕詩	哀詩	表哀詩	悲從弟仲德詩	卷第十	詩	贈答上	錄別詩六首	答別詩二首	贈婦詩三首	答秦嘉詩	答元式詩	答劉公幹詩	贈母丘儉詩	答杜曄詩	贈梅公明詩
陶潛			漢王粲	張衡	阮瑀	魏吳質	潘岳	陶潛					漢	漢	漢	漢	蔡邕	徐幹	魏杜曄	魏母丘儉	魏繁欽

答贈詩	魏邯鄲淳子叔
答三郭詩 <small>三首</small>	嵇康 <small>五首</small>
與阮德如詩	
贈秀才入軍詩	
答程曉詩	傅玄
贈長安令劉正伯詩	潘尼 <small>四首</small>
又贈隴西太守張正治詩	
答傅咸詩	
答陸士衡詩	陸機
贈潘岳詩	晉程曉 <small>季明</small>
贈傅咸詩	五
贈褚武良詩	傅咸 <small>四首</small>
又贈崔伏二郎詩	
又與尚書同僚詩	
又答潘尼詩	晉董威輦
答孫楚詩	晉董威輦
贈棗腆詩	晉石崇 <small>季倫</small>
贈石崇詩	晉曹攄 <small>顯遠</small>
答石崇詩	晉棗腆 <small>玄方</small>
贈虞顯度詩	張協
贈摯虞詩	晉杜育
答杜育詩	摯虞

答棗腆詩	晉歐陽建 <small>堅石</small>
贈海法師詩	梁蕭子雲
贈答	
贈長沙公詩 <small>四首</small>	陶潛 <small>十九首</small>
酬丁柴桑詩 <small>二首</small>	
答龐參軍詩 <small>六首</small>	
和劉柴桑詩	
和郭主簿詩 <small>二首</small>	
贈羊長史詩	
和胡西曹詩	
示周祖謝三郎詩	
與從弟敬遠	虞夏選 <small>景</small>
答王僧達詩	顏延之
贈馬子喬詩	鮑照 <small>二首</small>
贈荀承明詩	
贈顧倉曹詩	齊王僧孺
奉賀隨王詩 <small>二首</small>	謝朓 <small>五首</small>
夏始和劉孱陵詩	
和沈右率諸君餞謝文慶詩	
答張齊興詩	
贈族叔衛軍詩	王融
行旅	

行詩二首	阮瑀
帆入南湖詩	湛方生
行詩	成公綏
入東道路詩	謝靈運 五首
發歸瀨三瀑布望兩溪詩	
過白岸亭詩	
行田登海口盤嶼山詩	
夜宿石門詩	
北邙客舍詩	晉劉伶 伯倫
宿南洲浦詩	梁何遜 仲信
將命至鄴詩	庾信
軍戎	
從軍詩	李陵
安封侯詩	漢崔駰 亭伯
廣陵觀兵詩	魏文帝
遠戍勸戒詩	繁欽
贈兄公穆入軍詩八首	嵇康
命將出征詩	張華
北戍琅瑯城詩	江孝嗣
和江丞北戍琅瑯城詩	謝朓
卷第十一	
詩	

郊廟樂歌	
靈芝歌	古辭
漢安世房中歌十七首	唐山夫人
漢郊祀歌十九首	無名氏
晉郊祀歌五首	傅玄 十首
晉天地郊廟堂歌五首	
晉江左宗廟歌	晉曹毗 輔佐
宋南郊登歌	顏延之
宋明堂歌九首	宋謝莊 希逸
齊雲祭樂歌八首	謝朓
梁宗廟登歌七首	沈約 十二首
梁雅樂歌	
周祀方澤四首	庾信 八首
周宗廟歌一首	
周大泠歌二首	
卷第十二	
詩	
樂府	
漢鼓吹鉦歌十首	古辭
十之同	
戰城南	
巫山高	

上陵	君馬黃	有所思	聖人出	上邪	臨高臺	遠如期	臨高臺	魏鼓吹曲 三首	楚之平	戰策陽	魏鼓吹曲 三首	魏文帝 繆襲	吳帝昭 弘嗣	吳鼓吹曲 一首	奏精缺	克皖城	晉鼓吹曲 三首	金靈運	玄雲	鈞竿	宋鼓吹曲 六首	宋何承天	朱路篇	思悲公篇	將進酒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陵篇	臨高臺篇	石流篇	梁鼓吹曲 五首	沈約	木紀謝	峴首山	桐栢山	漢東流	於穆	前緩聲歌	東光	城上烏	鷄鳴	王子喬	董逃行	西門行	東門行	蒲歌行	箏篴引	枯魚過河泣	獨漉篇	善哉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白鳩篇

怨詩行

艷歌行 三首

艷歌何嘗行

白頭吟

相逢行

離西行

陌上桑

羽林郎

曲中孤生竹

淮南王移補

長歌行

悲歌

折楊柳

驅車上東門行

步出夏門行

木蘭辭 二首

西洲曲

長干曲

卷第十三

詩

樂府二

同聲歌

董嬌饒

梁甫吟

碣石篇 四首

右觀滄海

右冬十月

右土不同

右龜雖壽

陌上桑

度關山

短歌行

善哉行

對酒

秋胡行

却東西門行

精列

善哉行

燕歌行

上留田行

短歌行

折楊柳行

煌煌京洛行

張衡

漢宋子侯

漢諸葛亮北門

魏武帝 十二首

丹霞蔽日

十五

佳人期

陌上桑

豔歌何嘗行

唐上行

權歌行

種瓜篇

善哉行

燕歌行

長歌行

步出夏門行

樂府

短歌行

桂之樹行

驅車篇

怨歌行

遠遊篇

浮萍篇

僊人篇

惟漢篇

飛龍篇

吁嗟篇

魏甄后

魏明帝八首

曹植十三首

種葛篇

關鵲篇

妾薄命二首

飲馬長城窟行

秋胡行七首

遊俠篇

壯士篇

輕薄篇

景龍飛

董逃行歷九秋篇

車遥遥篇

飲馬長城窟行

豫章行

有女篇

朝時篇

明月篇

艷歌行

長歌行

短歌行

雲中白子高行

牆上難為趨

西長安行

陳琳

嵇康

張華三首

傅玄凡十六首

塘上行

陶潜

辛五

謝靈運八首

謝惠連
上竹

煌煌京洛行

君子有所思行

空城雀

行路難

白紵歌六首

門車馬客行

准南

此版行

訓

常歌行

長相思

杞梁妻

陽春曲

雙魚符

顏延之

朱陸弘景

新刊

操廣

江淹

沈約十首

成相

蔡琰

曹植

魏武帝

鮑昭

陶潜

鮑昭

齊祖珽

齊寧戚

晉介子推

女媚起音于夫人津吏之女也

楚優子

荀況

越人歌	榜世越人
黃鶴歌	陶嘉事
紫玉歌	吳夫差女
采芝歌	四皓
鴻鵠歌	漢高帝
瓠子歌	漢武帝三首
蕭蕭天馬歌	
落葉哀蟬曲	
烏孫公主歌	劉安
琴歌	漢霍去病
處女吟	魯處女
黃鵠歌	漢昭帝二首
淋池歌	
馮君歌	無名氏
五噫歌	漢馮異
定情歌	張衡
作都夷歌三首	無名氏 共七首
遠夷樂德歌	
遠夷慕德歌	
遠夷懷德歌	
涼州歌	
魏郡輿人歌	

蔡伯喈歌	
祝刀鑲歌	
燕人歌	傳玄
卷第十五	
詩	
雜詩	
栢梁體詩	漢武帝六首
古詩五首	
雜詩二首	孔融
閨情詩	曹植二首
雜詩	
雜詩四首	王粲
雜詩五首	徐幹六首
室思詩一首	
大錯詩	晉裴秀季彦
雜詩	應瑒
雜詩二首	傅玄
雜詩一首	張華
雜詩	晉司馬彪組統
停雲詩四首	陸中
歸鳥詩四首	陶潛 凡三十五首
九日閒居詩	
歸田園居詩	五首

移居詩 <small>二首</small>	歲暮和張常侍詩	雜詩	居山營室詩	山中懷故人詩	還山 <small>二首</small>	春夜山庭	夏日山庭	雜詩 <small>下</small>	述暑詩	翠鳥詩	爲潘文則思親詩	蕙諫詩	爲挽船士與新娶妻別	思親詩	酒會 <small>六首</small>	北芒客舍詩	擣衣詩	內顧詩		
戊申歲六月遇火詩	已酉九月九日詩	始春懷古田園詩	西田穫稻	誄貧士 <small>以省</small>	雜詩 <small>八首</small>	陶潛	鮑照	劉峻	梁范雲	梁吳筠	梁江總 <small>二首</small>	秦嘉	蔡邕	王粲	繁欽	徐幹	嵇康 <small>七首</small>	劉伶	曹毗	潘尼

秋日詩	形影神詩 <small>三首</small>	連雨獨飲詩	飲酒詩 <small>十八首</small>	述酒詩	種桑詩	雜擬	擬古	擬古 <small>八首</small>	華林園效柏梁體詩	學劉公幹體詩	擬阮公夜中不能寐詩	學陶公體詩	擬古	擬客從遠方來詩	清晨殿效柏梁體詩	效古	戲作謝惠連詩	効阮公體詩 <small>三首</small>	卷第十六	騷上	九歌 <small>五首</small>	大司命	東君
孫綽	陶潛 <small>凡二十三首</small>				謝靈運		魏何晏 <small>平叔</small>	陶潛	宋武帝	鮑昭 <small>四首</small>				宋鮑令暉	梁武帝 <small>衍</small>	沈約 <small>二首</small>	江淹			楚屈原 <small>凡十五首</small>			

河伯

國殤

禮魂

九章九首

惜誦

哀郢

抽思

思美人

懷沙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涉江

遠遊一首

九辨四首

卷第十七

騷中

大招

惜誓

七諫

初放

沈江

楚景差

賈誼北其詞氣非太
俗明也

東方朔八首

自悲

哀命

謬諫

哀時命

九懷

匡機

通路

危俊

昭世

尊嘉

蓄英

思忠

陶壅

株昭

卷第十八

騷下

九歎

逢紛

靈懷

離世

漢劉向九首

梁莊忌

漢王褒十首

怨思 遠逝 惜賢 憂苦 愍命 反騷 九思 逢尤 怨上 疾世 憫上 遭厄 悼亂 傷時 衰歲 守志 九愍 修身 涉江 悲郢 行吟 紆思

卷第十九

王叔師十首

楊雄
王叔師十首

陸雲
九首

考志 感逝 征 卷第十九 詔上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漢高帝三首 求賢詔 獄讞詔 答有司請建太子詔 漢文帝三首 議犯法相坐詔 議振貸詔 養老詔 日食詔 除誹謗法詔 勸農詔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除肉刑詔 增祀無祈詔 議佐百姓詔 遺詔 立孝文廟樂舞詔 漢景帝三首 令二千石修職詔

卷第十九

王叔師十首

禁采黃金珠玉詔

復高年子孫詔

漢武帝 五首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造太初曆詔

令禮官勸學詔

止田輪臺詔

頒赦老幼等詔

漢景帝 二首

獻獄詔

舉賢良文學詔

漢昭帝

詔下

置廷平詔

漢宣帝 九首

議孝宗廟樂詔

有喪者勿繇事詔

地震詔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令郡國舉孝弟等詔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褒黃霸詔

議律令詔

罷擊球崖詔

漢元帝 五首

罷甘泉建章營衛詔

議罷郡國廟詔

議廟禮詔

口食求直言詔

減死刑詔

漢成帝 三首

罷昌陵詔

立太子詔

封卓茂詔

漢光武 五首

日食詔

令太官勿受異味詔

地震詔

作壽陵詔

行養老禮詔

漢明帝 三首

有司順時勸農詔

引咎詔

尊師傅詔

漢章帝 五首

講議五經同異詔

地震詔

選高才生受學詔

蠲除禁錮詔

告諭伐魏詔

漢後主

卷第二十

兩書 廣

答鼂錯書

漢文帝

賜燕生旦璽書	漢昭帝
賜馮奉世璽書	漢元帝 <small>二首</small>
賜淮陽王欽璽書	漢光武
賜寶璽書	漢光武
賜書廣	漢光武
賜南粵王佗書	漢文帝 <small>三首</small>
遺匈奴書 <small>二首</small>	漢文帝 <small>三首</small>
賜嚴助書	漢武帝
賜趙充國書 <small>五首</small>	漢宣帝
策廣	漢宣帝
封齊王策	漢武帝 <small>三首</small>
封燕王策	漢武帝 <small>三首</small>
封廣陵王策	漢武帝 <small>三首</small>
賜史丹策	漢成帝
賜鄧禹為太尉策	漢光武
封張飛策	漢先王 <small>二首</small>
封馬超策	漢先王 <small>二首</small>
復諸葛亮丞相策	漢後王
救廣	漢後王
救太子	漢高祖 <small>以見之於凡儒</small>
救責楊僕	漢武帝
救東平王卬相	漢元帝

論	遣嚴助諭淮南王	漢武帝
令	使車騎將軍諭單于	漢元帝
卷第二十一		
明罰令	黃初五年令	魏武帝
黃初六年令		曹植 <small>二首</small>
教	與群下教	諸葛亮 <small>二首</small>
與李豐教		
為錄公拜揚州恩教		謝朓
為宋建平王聘逸士教		宋江仲通
策問廣		
賢良策詔		漢文帝
表	上銅馬式表	漢馬援 <small>文淵</small>
為第五倫薦謝夷吾表		班固
薦皇甫規表		蔡邕
上漢帝表		漢群臣
上漢帝表		漢先王
辭先王表		漢孟達

後出師表

諸葛亮

乞立諸葛亮表

蜀督陸

荀彧功表

魏武帝

求自試表

曹植 二篇

諫伐遼東表

薦關內侯李直表

魏鍾繇 元帝

進諸葛亮集表

晉陳壽 承祚

辭長沙郡公表

晉陶侃 上行

理劉司空表

晉盧湛 子諫

謝封康樂侯表

謝靈運

上三國志注表

晉裴松之

卷第二十二

上書

報燕惠王書

燕樂毅

論趙高書

秦李斯

王言

漢賈山

稱臣書

漢南粵王佗

言兵事書

漢龜錯 三篇

上守邊備書

募民徙塞下書

諫伐閩越書

劉安

卷第二十三

上書 中

論伐匈奴書

漢王父偃

言世務書

漢嚴安

論上崩瓦解書

漢徐樂

救太子書

漢壹關三老

諫擊匈奴書

漢魏相 弱翁

尚德緩刑書

漢路溫舒 長安

訟王尊書

漢公乘興

救劉輔書

漢谷永 子雲

訟陳湯書

漢耿育

論王氏書

漢梅福 子真

請孔子為殷後書

漢梅福 子真

諫不受單于朝書

楊雄

諫伐匈奴書

漢嚴尤

卷第二十四

上書 下

訟馬援書

漢朱勃

論東宮師保書

班彪

止誹謗書

漢孔仲和 傳

乞徵黃瓊李固并消弭災書

漢郎顗 無光

論宦官女寵書

漢劉瑜 季章

薦謝該書

范滂

救朱穠書

漢劉陶

救第五種書

漢戴安

獄中上書

江淹

卷第二十五

疏一廣

論時政疏

賈誼三首

論積貯疏

請封建子弟疏

論貴粟疏

鼂錯

諫起上林苑疏

東方朔

論限民名田疏

董仲舒

卷第二十六

疏二廣

明堂月令疏

魏相

言得失疏

漢王吉 子陽

上屯田疏三首

漢趙充國 翁孫

諫節儉疏

漢貢禹 少翁

上政治得失疏

漢匡衡 稚圭

戒妃匹勸經學疏

治性正家疏

劉向二首

諫起昌陵疏

卷第二十七

疏三廣

救陳湯疏

谷永四首

言黑龍見疏

論微行宴飲疏

論神怪疏

訟馮奉世疏

漢杜欽 子夏

論治河疏

漢賈讓

擇賢疏

漢王嘉 公仲

乞立虎符疏

漢杜詩 公君

諫征漁陽疏

漢伏湛 惠公

乞立左傳博士疏

漢陳元 長孫

論時政所宜疏

漢桓譚 君山

言信讖驗貴疏

漢張純 伯仁

定宗廟昭穆疏

漢范升 鼎卿

為祭遵請謚疏

班彪

乞優答北單于疏

東平王蒼

諫起陵邑疏

漢班超 仲升

請兵疏

五經章句取士疏

漢徐防 高卿

郎顗

漢陳忠伯始

漢左雄伯豪

漢黃瓊世英

漢陳蕃仲舉

漢襄楷公舉

蔡邕

蜀譙周允南

卷第二十九

疏五

晉劉毅仲雄

附錄

晉劉頌子雅

放

陸雲二首

1

王融

任昉

彈事席

漢王尊子

漢涓勲

漢程方進子

1

卷第三十

封事廣

漢張敞子高

劉向二首

漢書異奉少君

王嘉二首

漢何敞文高

漢袁安邵公

漢丁鴻孝公

吳

漢書列傳
黃射附陳宣

清馬嚴

卷第三十

議一廣

漢韓安國

漢桓寬

漢肅望之長

漢侯應

義二廣

受

谷朮

卷八

實

漢師丹

漢書卷之九

王國

漢張敞作

漢胡廣伯恭

劉陶

漢班勇

蔡邕

漢應劭

5-11

孔融

諸葛亮

100

漢夏侯氏太

卷第三十三

1111

漢曼敬

漢倪寬

漢中山靖王

漢吾仁壽王

漢終軍子雲

楚伍被

東方朔

董仲舒二首

10

蕭望之三首



11-11-11

公曹捐之

谷末

季子子長

杜鄴
子夏

天

孔子

卷

董仲舒

卷第三十四

1

龜錯

董仲舒三首

Introduc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卷第二十五

對策二

賢良對策	漢公孫弘
對日蝕地震賢良策	杜欽
對舉賢良方正策	漢申屠剛巨卿
對賢良時務策	漢李固子堅
大旱策	漢周舉宣光
賢良方正策	漢皇甫規威明
牋	
與劉璋牋	漢法正孝直
諫齊王舍牋	漢諸葛恪元遜
與會稽王牋	王羲之
與會稽王牋	晉范弘之長文
本唐書卷之四	
辭上降牋	謝朓
至洛陽成都王牋	陸機
薦唐書牋	庾闡
奏記	
詣公孫弘記室	董仲舒
奏記蕭望之	漢鄭朋
奏記霍光	漢丙吉火卿
奏記東平王蒼	班固
奏記大司空王邑	范升
奏記梁冀	漢朱穆公叔
奏記太尉宋山	何敞

奏記劉焉	蜀秦父子
奏記王暢	張敞
奏記太尉蔣濟	阮籍
卷第三十六	
書上	
與范宣子書	鄭公孫僑子產
貽子產書	晉羊舌肸叔向
絕秦書	晉呂相
遺燕將書	齊魯仲連
遺樂毅書	燕惠王
與淮南王書	漢薄昭
報李陵書	蘇武
與蕭寬饒書	王吉
遺公孫賢良書	漢鄒長倩
遺李軾書	漢馮異公孫
與楊廣書	馬援
與隗囂書	漢竇融周公
誠馬廖訓子弟書	漢楊恪子山
誠竇忠書	崔駰
與梁商書	李固二首
與黃琬書	
規竇武書	漢盧植子幹

答陳琳書	魏臧洪 <small>子原</small>
與公孫瓚書	魏袁紹 <small>本初</small>
獻袁譚書	魏審配 <small>正南</small>
諫諸葛書	漢楊顒
與曹公書	蜀許靖 <small>文休</small>
卷第三十七	
書二	
與劉封書	孟達
責袁術書	漢孫伯符 <small>弟</small>
與許靖書	魏王景興 <small>朗</small>
諫袁術借號書	吳孫權 <small>仲謀</small>
答陳思王書	吳質
爲劉表與袁尚書書	王粲
與阮步兵書	魏伏羲 <small>公表</small>
答伏羲書	阮籍
答車茂安書	陸雲 <small>二首</small>
移太常府薦張瞻書	
與桓秘書	晉習鑿齒 <small>度威</small>
答桓玄論四皓書	晉殷仲堪
遺殷法書	王羲之
與范甯書	晉徐蕃
報虞預書	晉賀彥先 <small>伯</small>

與沈約書	晉陸厥 <small>韓卿</small>
與湘東王書	晉庾子慎 <small>子慎</small>
卷第三十八	
檄	
告青徐檄	漢伏隆 <small>伯文</small>
答雍闓檄	漢呂凱
討桓玄檄	宋武帝
對問	
答壺遂問	司馬遷
對事	鄒炎
對臺詒辭	卽顗
問	
天問	屈原
遂古篇	江淹
卷第三十九	
設論上	
解難	楊雄
達旨	崔駰
應問	張衡
釋誨	蔡邕
抵疑	夏侯湛
卷第四十	

設論下	晉郭象 <small>子玄</small>
釋讖	王羲之
玄居釋	晉衛恒 <small>已山</small>
應讖	漢劉昭 <small>宣卿</small>
卜疑集	漢裴駰 <small>籠駒</small>
客傲	梁蕭統 <small>昭明太子</small>
釋勸論	劉彥和
對儒	曹毗
卷第四十一	
序一	
自序	司馬遷
敘傳	班固
戰國策序	劉向
漢紀序	漢荀悅 <small>仲舉</small>
人物志序	劉孔才
風俗通序	應劭
禹貢九州地域圖序	裴秀
卷第四十二	
序二	
穀梁傳序	晉范甯 <small>武子</small>
家語序	漢王子雍
爾雅序	郭璞 <small>二首</small>

方言序	晉郭象 <small>子玄</small>
莊子序	王羲之
蘭亭序	晉衛恒 <small>已山</small>
四體書勢序	漢劉昭 <small>宣卿</small>
後漢書註補志序	漢裴駰 <small>籠駒</small>
史記集解序	梁蕭統 <small>昭明太子</small>
陶淵明集序	劉彥和
文心雕龍序	沈約
志序	
記廣	
東封泰山碑記	漢光武
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	應劭
修西嶽廟記	王延壽
淮瀆廟記	諸葛亮
黃陵廟記 <small>簡文</small>	陶潛
桃花源記	
卷第四十三	
頌上	
山川頌	董仲舒
北征頌	班固
東巡頌	傅毅
東巡頌	蔡邕

祖德頌	京兆樊惠渠頌	廣成頌	河清頌	卷第四十四	頌下	武都太子李翁西狹頌	太廟頌	皇太子釋奠頌	釋奠頌	盛德頌	陸雲	蔡邕	王粲	漢楊戲 <small>文然</small> 二十三首	贊昭烈皇帝	諸葛丞相	張翼德	馬融	法華	龐七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黃漢升	董幼宰	鄧孔山	費賓伯	王文儀	劉子初	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李德昂	張君嗣	黃公衡	楊季休	趙子龍陳叔至	秦子初	馬季常	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	南龔德緒王義彊	程李然	白起贊	韓信贊	孫祭贊	閑遊贊
-----	-----	-----	-----	-----	-----	--------------	-----	-----	-----	-----	--------	-----	-----	-------------------	---------	-----	-----	-----	-----	-----

翟徵君贊

晉庾亮元規

高士贊

沈約

卷第四十五

符命

王命叙

漢傳幹彥林

魏受命述

邯鄲淳

史論一

十二諸侯年表論

司馬遷八首

秦楚之際月表論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論

外戚世家論

唐史目錄

王

儒林傳論

貨殖傳論

酷吏傳論

游侠傳論

卷第四十六

史論二

漢文帝紀贊論

班固六首

漢武帝紀贊論

異姓諸侯王表論

古今人表論

司馬遷傳論

楊雄傳論

班固傳論

宋范曄弱宗

王仲傳論

周黃徐姜傳論

左雄周黃傳論

黨錮傳論

史述贊

五帝紀贊

司馬遷九首

周紀贊

秦始皇紀贊

漢高祖紀贊

唐史目錄

王

孔子世家贊

楚元王世家贊

老莊申韓傳贊

屈原賈生傳贊

司馬相如傳贊

述文紀贊

班固六首

述宣紀贊

述藝文志贊

述蕭曹傳贊

述匈奴傳贊

述西域傳贊

明帝紀贊	范曄 <small>四首</small>
鄧寇傳贊	
崔駰傳贊	
鄭孔荀或傳贊	
卷第四十七	
傳上廣	
伯夷傳	司馬遷 <small>六首</small>
莊子傳	
孟子傳	
屈原傳	
循吏傳	范曄
司馬季主傳	莊固 <small>二首</small>
東方朔傳	
貨殖傳	范曄
郭太傳	
卷第四十八	
傳二	
周黃徐姜申屠傳	范曄
諸葛亮傳	陳壽 <small>二首</small>
王粲傳	
王弼傳	何劭
大人先生傳	阮籍

五柳先生傳	陶潛
陶潛傳	沈約
妙德先生傳	宋袁粲 <small>景倩</small>
卷第四十九	
論一	
過秦論	賈誼
六家指要論	漢司馬談
鹽鐵雜論	桓寬
騷騎論功	吾丘壽王
前史得失論	班彪
潛夫論 <small>五篇</small>	漢王符 <small>節信</small>
貴忠	班彪
浮侈	
實貢	
愛日	
述赦	
政論	漢崔寔 <small>子真</small>
崇厚論	朱穆
樂志論	仲長統
仁孝論	漢延篤 <small>叔堅</small>
昌言論 <small>三篇</small>	仲長統
理亂	

招益

去誠

卷第五十一

論二

明堂月令論

蔡邕

崇讓論

晉劉寔子真

辯和同論

漢劉梁曼山

遊俠論

荀悅

崇有論

晉裴頠逸民

仇國論

譙周

辯諱論

吳張昭子布

達性論

何承天一首

安邊論

諸葛亮論

漢袁孝居字真

神滅論

梁范縝字真

王何論

范甯

演慎論

傅亮

內刑論

袁宏

正交論

蔡邕

卷第五十一

論三

中論五篇

治學

法象

虛道

藝紀

曆數

通易論

阮籍三首

莊論

樂論

辯道論

曹植

公議論

晉王坦之文慶

辯謙論

晉韓伯康伯

安身論

潘尼

卷第五十二

論四

釋時論

晉王彥伯恭

文章流別論

擊虞

徙戎論

江統

聲無哀樂論

嵇康

錢神論

晉魯褒字道

卷第五十三

說廣

籍田說

曹植二首

爵體說

箴上

周虞人箴左傳

百官箴二千八百

楊雄

冀州牧箴

兖州牧箴

青州牧箴

徐州牧箴

揚州牧箴

荊州牧箴

豫州牧箴

益州牧箴

雍州牧箴

幽州牧箴

并州牧箴

交州牧箴

光祿勳箴

衛尉箴

太僕箴

廷尉箴

大鴻臚箴

宗正箴

太司農箴

少府箴

執金吾箴

將作大匠箴

城門校尉箴

上林苑令箴

司空箴

太常箴

尚書箴

博士箴

太尉諸箴

河南尹箴

司徒箴

大理箴

東觀諸箴

尚書箴

司隸校尉箴

外戚箴

侍中箴

贈第五永箴

大司馬箴

乘輿箴	潘尼
吏部尚書箴	傅玄
學箴	李尤
尚書令箴	張華
卷第五十四	
銘	
沛泗水亭銘	班固 十九首
十八侯銘	
鄴侯蕭何	
將軍舞陽侯樊噲	
將軍留侯張良	
太尉絳侯周勃	
將軍平陽侯曹參	
丞相戶牖侯陳平	
南宮侯張敖	
衛尉曲陽侯鄺商	
將軍潁陽侯灌嬰	
將軍汝陽侯夏侯嬰	
將軍陽陵侯傅寬	
將軍信武侯靳歙	
丞相安國侯王陵	
將軍襄平侯韓信	

將軍東津侯陳武	
曲成侯蟲達	
御史大夫汾陰侯唐昌	
將軍青陽侯王吸	
西嶽華山堂殿銘	漢張肱
孟津銘	李尤 三首
洛銘	
函谷關銘	
太平山銘	孫綽
凌煙樓銘	鮑照
桐柏山金庭館碑銘	沈約
金人銘	無名氏
鼎銘	宋正考父
杖銘	劉向
仲山甫鼎銘	崔駰
車左銘	傅毅 二首
車右銘	
漏刻銘	李尤
座右銘	漢嚴遵 君平
五熟釜銘	魏文帝
承露盤銘	曹植
無射鍾銘	王粲

反金人銘

孫楚

詩

孔子誄

魯哀公

明帝誄

傅毅二首

北海王誄

和帝誄

漢蘇順孝山
曹植二首

魏文帝誄

任誠王誄

吳丞相陸公誄

陸雲二首

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

卷第五十五

廣文選目錄

六十五

哀

文明王皇后哀策文

晉武帝二首

武元楊皇后哀策文

左貴嬪

晉武帝哀策文

張華

晉元帝哀策文

郭璞

哀辭廣

金敏哀辭

曹植二首

仲雍哀辭

陽城劉氏妹哀辭

潘岳二首

悲那生辭

吊文

吊吳齊文

王粲

吊孟嘗君文

潘岳

吊賈誼文

庾闡

吊周莊文

晉稽含君道

祭文

祭橋公文

魏武帝

祭墓文

王羲之

祭程氏妹文

陶潛三首

祭從弟敬遠文

自祭文

祭周居士文

謝惠連

祭高廟文

祭虞舜文

顏延之二首

祖祭弟文

祭難墳文

齊任孝恭

祝文廣

祭告天地群神文

漢光武

祭告天地神祇文

漢先主

墓誌

徵君何先生墓誌

范簡文帝

司徒章昭達墓誌

梁徐陵

行狀

齊司空曲江公行狀

任昉

齊司空柳世隆行狀

沈約

卷第五十六

碑文

楚相孫叔敖碑文

無名氏 七首

淳于長夏承碑

漢玄儒先生張壽碑

漢魯相賈孔子廟卒史碑文

漢魯相晨孔子廟碑文

魯相顏午乞復顏氏開官氏絳發碑文

漢西嶽華山廟碑文

桐柏廟碑文

王延壽

西嶽華山亭碑文

漢衛顗伯儒

光武濟陽宮碑

蔡邕 四首

汝南周巨勝碑文

京兆君樊陵碑文

九疑山碑文

張平子碑文

崔瑗

漢中侍樊君碑文

司馬遷

漢故金城守殷君碑

衛顗

陳君碑文

邯鄲淳

制命孔羨為宗聖侯奉家祀碑文

曹娥碑文

曹植

魏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平太守碑

嵇康

車騎將軍賀婁公碑文

庾信

卷第五十七

雜文上 廣

王會

汲冢周書 二首

周祝

春秋傳 八首

左丘明

鄭莊公叔段木末

晉耳出亡木末

晉楚郢城漢

晉楚戰郢

齊晉戰靡笄

晉楚戰鄢陵

向戌合晉楚成

吳公子請觀周樂

國語 六首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左丘明

襄王止晉殺衛侯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

定王辭羣列獻齊捷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

敬王告晉請城成周

卷第五十八

雜文二

弟子職

撰吏

湯政

政道

君道

賢道

農道

二注

三極一章

天瑞

雜篇天下

詛楚文

儒效

非相

說難

登鄒嶧山刻石文

登泰山刻石文

齊管仲 夷吾

周靈寵 熊一首

周元倉楚 四首

周尹喜 二首

周列禦寇

周莊周

秦惠王

荀况 二首

韓韓非

秦始皇 六首

登琅邪臺刻石文

祭之罘山刻石文

刻碣石門文

登會稽山刻石文

遇合

祭微

觀表

辨士

卷第五十九

雜文三

精神訓

紀論訓

泰族訓

禮書

卷第六十

律歷志

夾旨

孟子題辭

太玄攬

申鑒

釋愁文

立碣表閭文

秦呂不韋 四首

劉安 三首

司馬遷

班固 二首

漢趙岐 和

楊雄

荀悅

曹植

晉李興

頭責子羽文

晉張敏

昆弟詰

夏侯湛

訓諸生詰

晉虞溥九源

字勢

衛恒二首

隸勢

篆勢

蔡邕

草書勢

崔瑗

詩品三首

上

齊鍾嶸仲偉

中

下

廣文選目錄

廣文選目錄終

廣文選卷第一

丙部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終按直隸監察御史晉江陳憲按

賦

天地

天地賦

晉成公綏子安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而混成何一元之茫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天動以專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

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律覆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
六氣氤氲蛟行蠕動方衆類分鱗族別羽毛以群各
含精而豁治感愛於陶鈞何自之罔極兮偉造化
之至神若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耀五緯重光
河漢委蛇而帶天虹蜺偃蹇於昊蒼望舒彌節於九道
羲和正轡於中黃衆星回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白獸
鳴據於參代青龍垂尾於氐房玄龜匿首於女虛朱鳥
翬翼於星張帝皇正坐於紫宮輔臣列位於文昌垣屏
繚繹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鴈行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
昂峙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呈異交會薄飲抱暉

轉節銷騶駟應聲其佚則接芬錯芳檐祗纖延躡漫
秋發陽春羅儒吟吳公連眺朱顏離絳脣眇眇之熊咆
嗽出焉若其遊意魚戈郤公之徒相與如平陽類音巨
沼羅車百乘則會投宿觀者方隄行船競逐偃衍撇曳
絳索恍憶羅網瀾漫漫勿龍雕騶音布列枚孤
同旋多纖紫出驚離落芳高雄麗翔雖柱芳奔繁畢俎
飛騰沈然後別

論都賦

漢杜篤季雅

臣聞知而復知是為重知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畧
其梗概不敢具陳昔殷庚去奢行儉於毫成周之隆
乃即中洛遭時制都不常厥邑賢聖之慮蓋有優劣
霸王之姿明和相絕守國之勢同歸異術或棄去門
阨務處平易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或富貴思歸不
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即日車駕策由一卒
或知而不從久都樊城臣不韋有所懷竊見司馬相
如揚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
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

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獄推
天時順土極開闢入幽谷覲阨於峭岨周險於隴
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陽德舊京即詔京兆
趙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喟乎
以思諸夏之隆遂天旋雲遊造舟于渭北旋音涇流于

乘方轂萬騎駢羅街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墜后土禮
邠郊其歲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
宮六王邸高車駟於長安修理東都城門橋涇渭往往
繕離觀東臨霸澁西望昆明北登長平規龍首撫未央
順順平樂儀建章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
懼關門之反拒也客有為篤言彼培井之潢汙固不容
夫吞舟且洛邑之淳澹曷足以居乎萬乘哉咸陽守國
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姦萌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
大漢之崇世據靡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
意曰昔在疆秦爰初開畔霸自岐靡國富人衍卒以并
兼桀虐作亂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

廣文書

七

斬白蛇屯黑雲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蹈滄
海跨崑崙奮雪光埽項軍遂濟大難湯滌泗沂劉敬
建策初都長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躬履節儉側身行
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以農桑率下以約已曼靡
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佞邪之臣不列於
朝巧偽之物不鬻於市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
孝景功傳於後嗣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
鉤深圖遠之意採冒頰之罪校平城之雙遂命票騎勤
任衛青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卷
漠北叩勒祁連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燒剽帳繫閼氏燔
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馳阮岸獲昆彌膚傲偃驅

馬鞭駛駢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
守敦煌并威遠國一郡領方立候關北連護西羌橋驢
氏突厥狼印作南夷東靡烏桓蹂躪藏獬南羈鈎町水
劍疆殘夷文身海波沫血郡縣日南漂檠朱崖部尉
東南兼有黃支連綴耳瑣雕題惟天督率象犀椎蚌蛤
碎琉璃甲瑁瑁狀膚鰐於是同穴桑褐之域共川鼻飲
之國莫不祖耽稽顙失氣虜伏非大大漢之威世藉靡
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
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
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
二百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肯

廣文彙考

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義農
以來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衍
功戰士角難之場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原
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滄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
陸海蠶生萬類梗稊陶遂厥土之膏畝價一金田田相如
漸澤成川梗稻陶遂厥土之膏畝價一金田田相如
錯鑠株林火耕流種功淺得深既有蓄積阨塞四海西
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欽嚴關函守峽山東
道窮置列汧隴靡偃西戎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絕
津朔方無從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
東綜滄海西網流沙朔南聲諸夏是和城池百尺阨

廣文彙考

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一卒舉萬千夫沈滯一人
奮戟三軍沮敗地勢便利介冑剽悍可以守近利以攻
遠士卒易保人不肉袒聲十有二是為瞻腴用霸則兼
井先據則功殊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切也為政則
化上篡逆則難誅進攻則百尅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
之淵固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作
淵固莫器慢違徒以執便莫能卒危假之十八誅自
京師天界更始不能引維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海內雲
擾諸夏滅微群龍並戰未知是非于時聖帝赫然申威
荷天人之符乘不世之姿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立
號高邑塞旗四摩首策之臣運籌出奇號怒之旅如虎
如鷹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燭魚刺蛇莫之方斯大
呼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直鑠命騰太白親發狼狐
西平隴東據洛都乃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北
庭之塵靡遂興復乎大漢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
而王上方以邊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未遑於論都而
遺思靡州也方躬勞聖思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畧地疆
外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王
結左衽鑊錫之君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
制之隣靡不重譯納貢請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
意以為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畧荒裔之地不
如保殖五穀之淵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今

惠令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符重
愛育元元苟有便於上政者聖主納
物則抱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威則運陰
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

東平賦

晉阮籍

夫九州有方圓九野有形勢區域高下物有其制開之
則通塞之則否流之則行壅之則止崇之則成丘陵汗
之則為藪澤逶迤漫衍繞以大壑及至分之國邑樹之
表物四時儀其象陰陽暢其氣傍通迴遠有刑有德雲
升雷動一叫一默或由之安一作乃用一期一作感
若觀夫隅隈之缺幽荒之塗葱蘢之域窮野之都
奇偉譎詭不可勝圖乃有偏遊之士浩養之雅凌驚
躡浮霄清澗俱逝吉凶相招是以伶倫遊鳳於崑崙之
陽鄒子喻溫於黍谷之陰伯高登降於尚季之上美門
逍遙於三山之岑上教玄圃下遊鄧林鳳鳥自歌翔
自舞嘉穀蕃殖匪我稷黍其隄隄則有橫術之場鹿
之墟匪修之攸麗千穢累之所如西則首仰阿衡
通咸蒲桑一作上滌滌所廬三晉縱橫鄭衛
豪俊凌厲徒屬留居是以彈輶橫於戶牖怨毒
隅仍鄉一作飲而作應豈待久而發諸七

劉王是聚高危臨城窮川帶宇叔氏婚族實在其眉青
險向水垢汙多私是以其州間鄙邑莫言或非殄情戾
慮以殖厥資其土田則原壤蕪荒樹藝失時疇畝不辟
荆棘不治流潢餘唐洋溢靡之東當三齊西接鄒魯長
塗千里受茲商旅力間為率一作音師使以輔驕僕纖邑於
焉斯處川澤捷徑洞庭荆楚遺風是過是徑是宇由而
紹俗靡則靡觀一作觀非夷罔式導斯作殘是以其唱和
吟勢背理向姦尚氣逐利因一作因畏惟愆其居處雍
蔽寒窳遂非章倚以陵墓帶以曲房是故居之則心昏
言之則志哀悽罔徙易靡所寤懷其外有濁河繁其滄
清濟溢其樊其北有連岡施靡崎嶇山陵崔魏雲電相
十長風振厲蕭條太原其南則浮汶湛湛行潦成池深
利茂樹蕭蕭參差群鳥翔天百獸交馳雖黔首之不淑
當山澤之足彌古哲人之微一作微貴一作貴好政教之有
信彼玄真之所實一作實樂寂寞之無知咨閭閻之散感兮
因回風以揚聲瞻荒榛之蔓蔓兮顧東山之葱青甘丘
里之舊言兮發新詩以慰情信嚴霜之未滋兮豈丹木
之再榮比門悲於殷憂兮小井哀於獨誠鷗端一而以
慕仁兮何厚朴之靡逞彼羽儀之感志兮矧伊人之匪
靈時傲悃以還思兮飈飄飄以欲歸欽不遊於陵顛兮
舉斯群而競飛物脩一作化而神樂兮寧遐觀之可追
采松舟以載險兮雖無維而自繫騁驂駟於狹路兮

寒飈而弗及，奮章甫以遊越。見犀光而先入，被文纈而賈茂。芳識旗裘之必襲，泰淳德之平和。芳執斯邦之司集，將言歸於美俗。芳請王子與俱，遊激于液之滋怡。芳飲白水之清流，遂虛心而後已。芳又何懷乎患憂重。嘉年時之叔清，芳美春陽以肇夏。託思騰而載行，芳以形骸以成駕。遊門維維，而長驅。芳問迷罔於苑風，又雲興而四周。芳寒雨淪而下降，忽一蹶而喪軌。芳蹈空虛而遂征，扶搖散於合墟。芳咸也，照乎增城。欣煌煌之朝顯，芳真太陽之炎精。則虛舟以遑思，芳聊道。是於清涼，芳真之訓。芳想至人之有形，續靡觀其紛錯。芳虛彌而度道，並旋軼於咏澗。芳若空桑之可。

廣安集卷之

七

即言辭衍而莫止，芳心綿綿而未息。集舒一作詰以鑒戒，芳賜。衆誨之難測，神遙遙以抒歸。芳畏襲環之在側，客禽鳥之不群。芳悼悠悠之無極，感慕藿之易修。芳攝左右之相與，懼從風而永去。芳託韻頊於鮒隅，雖琴瑟之畢存，芳豈聲曲之復舒。慮邀遊以覲奇，芳彼上騰其焉如。紛騰暖以亂錯，芳漫浩漭而未靜。理都終而後據，芳疎端委而自整。制規矩以儀衡，芳占我邇以觀省。眺該典之所微，芳寔斯近。而匪遠，豈三年之無問。芳將一往而九反，顧果口之初開。芳馳曲陵而飾容，時零落之飄飄。芳試枯苑之必從，釋遼遠之閑度。芳習約結，常契巡襄城之間。收芳誦純一之遺誓，被風雨。

濡芳安敢軒翥而遊，署竊悄悄之眷。息芳泰恬淡而永世，豈淹留以爲感。芳將易乎殊方，乃擇高以登極。芳永欣欣而樂康。

郊祀

河東賦

楊雄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勅，崇垂鴻發，祥嘖祉欽。若神明者，威哉鑠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群臣齊法服，整靈輿，廼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掉弄星之流，旃張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玄施。被雲梢奮電鞭，驟雷輻鳴，洪鍾建五旗，義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颶拂，神騰鬼趨，千乘寔亂，萬騎屈。

廣安集卷之

七

拾遺噓旭旭天地，和敷歛丘。跳密涌渭，躍秦神下。躡蹻負沚，河靈豐躡。爪華蹈萊，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躡躡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叙。細緼玄黃，將昭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序介山，嘆之公而賤推。芳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蓄於豁清。芳攝九河於東，顧安六觀而遙望。芳聊游浮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芳喜虞氏之所畊，暇帝唐之嵩高。芳脈脈隆周之太寧，相低回而不能去。芳行慨下與彭城，歲南巢之次。何芳易而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芳陟西岳之嶢嶢，瞻雲霓而來迎。芳澤滲滴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滄泚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

盪盪其亡雙邊逝乎歸來以函夏之大漢之彼何足與
此功建乾坤之貞兆芳將悉總之以群龍麗鉤芒與
歲芳服玄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芳奮六經以聽
頌密諭於穆之緝熙芳過清廟之雖離軼五帝之遐述
芳躡三皇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芳誰謂路遠而不能
從

畋獵

諫格虎賦

漢孔臧

帝使亡諸大夫問乎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
車騎駢闐被行固密手格猛虎生縛獵行味爽而出見
星而還國政不恤此爲歡乃率于大夫曰下國鄙固

漢文選卷一

帝

不知帝者之事政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
之應因又言曰下國褊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爲
藪園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書則鳴囀夜則
嗥吟飛禽起而駭日走獸動而雷音犯之者其罪死驚
之者其刑深虛候苑令是掌厥禁於是分幕將士營遮
榛叢戴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蹤張且網
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鐘猛虎顛蹙奔走西東怖駭內懷
迷冒怔忡目目喪精值網而衝局然自縛或隻或雙車
徒扑讚咸稱曰工乃縛以絲組斬其爪牙支輪登較高
載歸家孟賁被髮瞋目蹂躐紛華故都邑百姓莫不于
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斯亦畋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

紀行

述行賦

漢蔡邕伯喈

延熹二年秋霜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
五侯擅貴於其所處又起顯明苑於城西人徒凍餓
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

漢文選卷一

五

行

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自朝廷勅陳留太守遣
余到候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託所過述而成
賦

余有行上京洛方遘淫雨之經時余連遭其憂連方潦
汙帶而爲災梁馬騰而不進方心鬱伊而憤思聊弘慮
以存古方宜幽情而屬詞久余宿于大梁方請無忘之
賦一神哀晉鄙之無辜方忽未亥之篡車歷中牟之舊
城方憎佛盼之不臣問甯越之裔胃方貌髣髴而無聞
經圃田而看北境方悟崇庫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歎方
愠叔民之啓商過漢初之所隘方吊紀信於滎陽降虎
牢之曲陰方路丘墟以盤蔡勒諸侯之遠戍方侈申子

之美城甚濤步之復惡兮陷夫人以大名登長坂以凌
高兮陟惡山之崑崙建撫體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
傾則峭峻以降門兮小阜寒其異形崗岑紆以連屬兮
豁豁夏其香實魄嵯峨以乖邪兮廓廖寥以崢嶸攢攢
撲而難撻格兮被荒蕪而羅布魯巖炎與與臺齒齒兮
綠增岸而結蓮行遊日以南望兮覽太室之威靈顧大
河于此限兮觀洛河之始并追劉定之攸儀兮美伯禹
之所營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尋脩軌以增
舉兮覽悠悠之才央山風泊以颺洞兮氣燥燥而厲涼
雲鬱雨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我
馬虺頽以玄霜移赤丘而稅駕兮陰晦晦而不陽采采

唐文選卷二

上

周之衰故兮眺瀕隈而增感念子帶之淫逆兮唁襄王
於壇坎悲龍一之為梗兮心惻愴而懷操操舫舟而
并湍浴兮浮清波以橫厲想文姬之靈光兮神幽隱以
替發實能耳之泉夜兮憶伊瀦與淵淵通渠源於京城
兮引職宜乎荒裔擇吳越其萬艘兮充王府而納最濟
西溪而容幽兮息華都而後逝敗簡公之失師兮疾于
朝之為害玄雲騰以凝結兮零雨集之泰泰路阻敗而
無軌兮塗澤溺而難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師而釋
勤壯旧橫之奉首兮義二士之夾墳行淹留以候露兮
感憂心之殷殷并日夜而遙思兮宵不寐以極晨俟風
雲之體勢兮天半端而無丈彌信宿而後關兮絲威道

以車遠陽九見之顯顯兮懷少弭而有欣命僕夫其就
駕兮將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而並集
貴寵扇以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戢前車覆而未遠兮後
車繼而競入窮變巧於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濕清嘉穀
子含饴兮下糠粃而無粒弘寬裕以便辟兮紕忠諫其
少急懷供品而黜逐兮道無因而獲入唐虞眇其既遠
兮常俗生於積習周道鞠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忽觀
風化之得失兮猶紛掌其多違無亮采以匡世兮亦何
為乎此畿甘衡門以寧神兮詠都人而思歸爰結蹤而
迴軌兮復邝族以自綏辭曰跋涉遐路艱以阻兮終其
永懷寤陰雨兮歷觀群都尋前緒兮考之舊聞厥事舉

唐文選卷二

上

兮登高斯賦義有取兮則善或惡豈云苟兮翩翩獨征
無儔與兮言旋言復我心胥兮

子淮賦

魏王粲仲宣

魏文帝賦序云建昌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
軍浮舟萬艘時余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觀師徒
觀旌帆赫威盛矣雖孝武威唐之并舳艫千里殆不
過也乃作斯賦云命繁同作
從王師以自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
馬丘之高濞泛洪槽于中洲兮馳輕舟乎濱濟建衆櫓
以成林兮臂無山之樹藝於是迅流與渾渾潏潏波動長
瀨鉦鼓若雷旌旗蔽日飛雲天迴蒼鷹飄逸滂沛涵溶

相競飛驚波以高驚馳駭浪而赴質加舟徒之巧
極美榜人之明疾白日未移前驅已屈群帥按部左右
就隊軸輻千里名卒億計運茲威以赫怒清海隅之帶
齊濟元勳於大舉垂休結于遠裔

思歸賦并序

晉陸機士衡

余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王師外征職典中兵與
聞軍政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懷歸之思憤而成篇
節運代序四時相推寒風蕭殺白露霑衣嗟行邁之彌
留感時過而懷悲彼離思之在人恒戚戚而無歡悲緣
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書輟食而發憤宵假寐而興
言美歸鴻以矯首挹谷風而如蘭歲靡靡而薄暮心悠
悠而增楚風罪罪而入室響冷冷而愁予既遨遊於川
止亦改駕乎山林伊我思之沈鬱愴感物而增深歎隨
風而上逝涕承纓而下尋冀王事之暇豫庶歸寧之有
時候涼風而驚策指孟冬而為期願靈暉之促景恒立
表以望之

去故鄉賦

梁江淹文通

日色暮兮隱吳山之丘墟北風枿枿兮絳花落流水
散兮翠葉各疎愛桂枝而不見悵浮雲而離居廼凌大
壑越滄洲云云積陵水橫斷山窮陰匝海平華帶天於
是泣故關之已盡傷故國之無際出汀洲而解冠入
浦而捐也視聽兼陵之蕭瑟知蕭瑟之江皋對江皋之

愛平海濱而傷歲撫尺書而無悅倚樽酒而
室宇而遠客尊蘆葦以為期情婢娟而未罷愁爛漫而
方滋切越瑟以橫涕吟燕笳而坐悲少歌曰芳洲之草
行欲暮桂水之波不可渡絕世獨立兮報君子之一顧
是時霜蕭蕭蕙芳風摧芷平原曉兮黃雲起寧歸肯於松
栢不買名於城市若濟河無梁兮沉此心於千里重曰
江南之杜蘅芳色以陳願使黃鶴兮報佳人橫羽觴而
淹望撫玉琴兮何泥瞻層山而蔽日流餘涕以沾巾恐
高臺之易晏而蜨蟻而為塵

廣文選卷第一

廣文選卷

元

廣文選卷第二

遊覽

遊居賦

漢班彪

夫何事於異州聊託公以遊居歷九土而觀風亦慙人之所虞遂發軔於京洛臨孟津而北屬想高甫之威虞以動作享鳥魚之瑞命瞻淇澳之園林善綠竹之猗猗望帝山之峩峩登北嶽而高遊嘉孝武之乾乾親節躬於伯姬建封禪於岱宗瘞玄玉於此丘徧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鄙臣恨不及事陪後乘之下僚今匹馬之獨遊斯樂之足娛且休精於敝邑聊卒歲以須臾

遊覽

魏曹植

夫何事於異州聊託公以遊居歷九土而觀風亦慙人之所虞遂發軔於京洛臨孟津而北屬想高甫之威虞以動作享鳥魚之瑞命瞻淇澳之園林善綠竹之猗猗望帝山之峩峩登北嶽而高遊嘉孝武之乾乾親節躬於伯姬建封禪於岱宗瘞玄玉於此丘徧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鄙臣恨不及事陪後乘之下僚今匹馬之獨遊斯樂之足娛且休精於敝邑聊卒歲以須臾

以盡觀聊永日而忘愁嗟羲和之奮策怨曜靈之無命之無常愈志蕩以淫遊非經國之大綱罷曲宴而旋服遂言歸乎舊房

登臺賦

晉陸雲

永寧中參大府之佐於鄴都以時事巡行鄴宮三臺登高有感因以言崇替通作賦云

承后皇之嘉惠兮翼聖宰之威靈肅言而述業兮乃啓行乎北京巡華室以周流兮登崇臺而上征攀凌砥而遂濟兮迄雲閣而少寧爾乃佇眄瑤軒滿目綺寮中原方華綠葉振翹嘉生民之豐亨兮望天畀之若若歷玉階而容與兮憩蘭堂以逍遙蒙紫庭之芳塵兮駭洞房之迴飈顧嚮逝而迁物兮傾冠舉而凌霄曲房繁而窈眇兮長廊邈而蕭條於是迥路逶夷遂宇玄芒深堂百室曾同臺千房闢南窓而蒙暑兮啓朔牖而履霜遊陽堂而冬溫兮步陰房而夏涼萬禽委蛇於潛室兮驚鳳矯翼而來翔紛譎譎於有象兮邈悠悠而無方于時南征司火朱明鬱遂縣轡車式徐曜靈西陸暑乘陰而增炎兮景望淵而曖昧玩瓊宇而情厭兮覽八方而思銳陋雨館之常規兮鄙鳴鶴之蔽市仰凌眇於天庭兮俛旁觀乎萬類北溟浩以揚波兮青林煥其興蔚扶桑細於毫末兮崑崙卑乎覆實於是忽焉俛仰而天地既翕

廣文選卷第二

千一

宇宙同區萬物為一原千變之常鈞兮齊億載於今日
仙陸中之側陋兮非吾黨之一室本達觀於無形兮今
何求而有質於是聊樂近遊薄言儻伴朝登金虎夕步
文昌綺疏列於東序朱戶立乎西廂經綦曄以披藻兮
椒塗覆而遺芳感舊物之咸存兮悲昔人之云亡憑虛
檻而遠想兮審歷命於斯堂於是精疲遊倦白日藏輝
鄙春登之有情兮惡荆臺之志歸聊弭節而駕言兮悵
將逝而徘徊感崇替之靡常兮悵廢興而永懷隆期啓
而雲升逝運靡其如頽長發惟祥天鑒在晉肅有命而
龍飛兮跼重斯而肇建嘉有勗之欽若兮鑒靈符而告
禪清文昌之離宮兮虛紫微而為獻委普天之光宅兮
贊率土之黎彥欽哉皇之承天兮集北顧於乃眷既洪
祚之遠期兮則斯年於有萬

宮殿

范園賦

漢吳枚乘

脩竹檀栾夾池水於苑園正地臨廣衍長坂故徑於崑
崙狼顧觀物焉馬子瞻行似千山西山門隱岫馬嵬
槐巷路移移峯巖綺綺從魏魏驕馬恭煙激揚塵埃蛇龍
奏林薄竹庭風颺馬秋風揚馬蒲席馬紛紛紆紆騰踊
雲亂枝葉暈散摩來愔愔焉谿谷沙石澗波沸日浸疾
東流連焉憐憐陰發緒非非閭閻謹擾昆雞蛙蛙蟄倉
庚齊切鶴別鳥相離哀鳴其中若乃附巢寒鷺吟之傳於列

軍珍寶之實舉國營之數年乃成設長夜之淫
作北里之新聲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小謀也
夕作此賦以諷之

日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澤建列藩於南楚芳等
威靈於二伯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達皇佐
之高敷兮馳仁聲之顯赫惠風春施神武電斷華夏肅
清五服攸亂旦再情於萬機兮夕回輦於門館設長夜
之歡飲兮展中情之懽懽四海之妙珍兮盡生人之
秘玩兩乃揚芳華於外從肉林登糟丘蘭肴山竦椒
酒淵流玄醕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以回
望兮冀彌日而消憂於是邦交如命湘娥齊倡列鄭女

漢文選卷一

五

羅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具歌繁手超於北里妙
舞麗於陽阿金石類聚絲竹群分被輕桂曳華文羅衣
飄飄如綺綰紛縱輕軀以迅赴若孤鶴之失群振華袂
以逶迤若遊龍之登雲於是微嫵既洽長夜向半琴瑟
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
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幹忽飄飄以輕逝兮似驚飛於
天漢舞舞無常態鼓無定節飄飄應修短靡跌長袖奮
而生風清氣激而繞結爾乃妍媚遽進巧弄相如俯仰
異容忽兮神化體迅輕鴻榮曜如雲如浮雲退如散
波雖復抑惠能不吝嗟於是天河既回淫樂未終清
發微激楚揚風於是音氣發於絃兮飛揚於耳

目應節而雙躍兮孤雌感聲而鳴雄美繁手之輕妙
嘉新聲之彌隆於是衆變已盡群樂既考歸平生風
之廣夏兮脩黃軒之要道携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嬙之
素肘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美儀操之姣麗
兮忽遺生而忘老爾乃清夜晨妙技單收導俎徹鼓盤
惘焉若醒撫劍而歎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
呂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湎於
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璫臺思夏禹之卑宮慕有虞之士
階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萊君明哲以知人官隨
任而處能百揆時序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繼
高陽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基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

六唐選卷三

大

大持爾乃育之以仁臨之以明致虔報於鬼神盡肅恭
乎上京馳淳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

學梁王兔園賦

江淹

或重古輕今者僕曰何為其然哉無知音則已矣聊
為古賦以奮枚叔之製焉

碧山倚嶸崎兮象海水碣石朝日晨霞兮絕紅壁仰望
沉寥兮數千尺磴硬嶮岷汨源成岫鈴呀而窟竇嚙礪
碑確紫蕪州駁苦點綺縹緲若斷若續如此者百有十處
奔水激集潏潏湏湏集潏潏吐吸跳波走浪濺沫而相及
滿漾長驚澆澆遠注無時息焉青樹玉葉瀟望成林亦
有輪囷礧砢一枝百葉共陰縹緲草州蘅江斷蔓荆

酩酊交布原滿隰平於是金塘涵演綠竹被坂縹緲青
翠近而復遠白砂如積實者焉碧石如圓玦者焉水鳥
駕鵝鸕鷀鵲鵲上飛衝陽下宿沉漢十五五忽合而
復散乃有綺雲之館頽霞之臺其樂足以乘國釋位遺
死忘歸也若夫墨翟商瞿之倫學兼師術才參道真方
駕運幹干沼之濱乃射宿餌鮒前綴鸕鷀青黏黃梁曜
龍載美臚狎狎焚窮燼極娛雲翺兮烟翔超然左覽蒼
梧右睨鄧林崩石梧岸嶺嶺藏陰逮至山頂丹壁肆平
靈木夾道神草列生俯瞰太一下視流星既投冠而棄
劍亦抗魄而還靈於是太夫之徒稱詩而歸春陽始映
朱華未希卒逢邯鄲之女蕙色玉質命知其麗攢連映

六唐選卷三

上

日綺裳下見錦衣上出難復守禮令人意失遂謠曰碧
玉作梳銀為盤一刻一鑲化雙鸞乃報歌曰美人不見
紫錦金黃泉應至何所禁妃因別曰見上客兮心歷亂
送短詩兮懷長歎中人望兮鸞既飢蹢躅暮兮思夜半

江山

首陽山賦

杜篤

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窟其盤曲面河源而抗巖隴瓊隈
而相屬長松落落卉木蒙蒙青蘿落莫而上覆冗溜滴
瀝而下通高岫帶乎巖側洞房隱於雲中忽吾觀兮二
老時採薇以從容於是乎乃訊其所求問其所脩州域
何樂而並茲遊矣二老乃答余曰

殷之遺民者也。厥胤孤竹，作瀋北涓，少名叔齊，長曰伯夷。聞西伯昌之善政，育年艾於黃帝，遂相推而隨之。冀壽命乎餘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而無方。昌伏事而畢，命于忽，觀其不祥，乃與師於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棄之而來遊，誓不步於其鄰。余閉口而不食，並卒命乎山傍。

終南山賦

漢班固 孟堅

伊彼終南，歸藏麟困，繁青宮觸紫宸，欽峯鬱律，萃千霞。芬曖曖，晦霏若鬼，若神傍吐，飛瀨上挺，修林立，泉落落。密陰沉沉，榮期綺季，此焉恬心。三春之垂，孟夏之初，天氣肅清，周覽八隅，皇靈驚驚，驚乃前驅，爾其珍惟碧玉。挺其阿，客房溜其巔，翔鳳哀鳴，集其上游，水泌流注，其前彭祖，宅以蟬蛻，安期餐以延年，唯至德之爲美，我皇應福以來，臻掃神壇，以告誠薦，珍馨以祈仙，嗟茲介福，永終億年。

溫泉賦

魏張衡 平子

余適驪山，觀溫泉，浴神井，美其澤之普施，乃爲賦云。陽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遠方，顧理有懷，遂適驪山，觀溫泉。浴神井，風中鬱壯，厥類而獨美，思在化之所原。覽中域之珍，惟無斯水之神，靈浴湯谷，乎瀛洲，濯日月乎中營，陸高山之北，延處幽井之間，清於是，殊方跋涉，駿奔來臻，士女睇其鱗萃，紛雜還具，如細亂曰：天地之德。

莫若生乎帝育，蒸人資厥成，兮六氣淫錯，有疾疢兮。泉汨焉以流，穢兮，獨除其惡，服中正兮，熙哉帝載，保休命兮。

漢津賦

蔡邕

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配名位乎天，漢披原上而載形，發源自乎蟠冢，引涑澧而東征，納陽谷之所吐，兮漢漢之殊名，總昧澮之群液，演西土之陰精。遇萬山以左迴，兮旋震陽而南，紫切大別之東，山兮與江相乎通，靈靈清源之體，勢兮澹澹，漢以安流，鱗甲育其萬類，兮蛟龍集以嬉遊，明珠胎于靈蚌，兮夜光潛于玄洲，雜神寶其允盈，兮豈魚龜之足收，於是遊目騁觀，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江湖，等財運貨，慈遷有無，既乃風雲蕭瑟，動焉並興，陽侯沛以奔驚，汎濫湧而沸騰，願乘流兮，上下窮滄浪，乎三涿，觀朝宗之形兆，看洞庭之交會。

靈河賦

魏應瑒 德璉

余靈川之遐源，兮于崑崙之神丘，凌增城之陰隅，兮順后土之潛流，衝積石之重險，兮披山麓之溢浮，蹶龍黃而南邁，兮紆鴻體而因流，涉津洛之坂泉，兮播九道之中州，分源湧而騰驚，兮恒疊疊而徂征，肇乘高而迅逝，兮陽侯沛而震驚，有漢中葉，兮金隄隴而軌于傾，萬乘而親務，兮董群后而來管，下淇園之豐稭，兮投璧玉。

而沈星若夫長杉峻櫓茂栝芬櫓扶疏灌列映水陰防
隆條動而暢清風白日顯而曜殊光

濠池池賦

晉張載 孟陽

麗華池之湛淡開重壤以停源激通渠於千金承瀝洛
之長川挹洪流之汪濊包素瀨之寒泉既乃北通醴泉
東入紫宮左面九市右帶閭風周鼎建乎其表洋洋迴
乎其幽瀟瀟集潛流獨注仰承河漢吐納雲霧緣以
采石殖以嘉樹水禽育而萬品珍魚產而無數蒼苔汎
濫脩條無餘綠葉覆水玄陰珍岸紅蓮煒而秀出繁葩
施以煥爛送龍躍翼而上征翔鳳因儀而下觀想白日
之納光觀洪暉之皓軒於是天子乘王輦時遨遊排金
門出千秋造綠池鏡清流翳華蓋以逍遙覽魚釣之所
收纖緒挂而鯉鮪來芳餌沉而鯉鯉浮豐夥踰於巨壑
信可樂以忘憂

大河賦

成公綬

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尚美於黃河滄崑崙之峻極兮出
積石之差義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與曲阿凌砥柱
激湍兮踰內洛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兮配靈漢於
穹蒼貫中夏之畿甸兮經朔狄之遐荒歷二周之北境
方流三晉之南鄉秦自西而啓壤兮齊據東而畫疆殷
徒涉而永固衛遷濟而遂強趙決流而却魏龐引溝而
城梁思先哲之攸歎何水德之難量

首陽山賦

阮籍

正元元年秋余尚爲中郎在大將軍府獨往南牆下
北首陽山賦曰

在茲年之末歲兮端旬首而重陰風庭回以曲至兮雨
旋轉而纖襟曉曉嗚乎東房兮題鳴號乎西林時將暮
而無倚兮慮懷陰而感心振沙衣而出門兮纓委絕而
靡尋步涉倚以遙思兮喟歎息而微吟將脩飾而欲往
兮衆離離而笑人靜寂寞而獨立兮亮孤植而靡因懷
分索之情一兮穢群偽之射真信可實而弗離兮寧高
舉而自儼仰仰首以廣頹兮瞻首陽之岡岑樹藂茂以
傾倚兮紛蕭爽而揚音下崎嶇而無薄兮上洞徹而無
依鳳翔過而不集兮鳴梟群而並棲屬遙逝而遠去兮
二老窮而來歸寔囚軋而處斯兮焉暇預而敢誹嘉粟
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採薇彼背殷而從昌兮投危敗
而弗遲此進而不合兮又何稱乎仁義肆壽夭而弗豫
兮競毀譽以爲度察前載之是云兮何美論之足慕苟
道求之在細兮焉子誕而多辭且清虛以守神兮豈懷
慨而言之

江上之山賦

江淹

潺湲湲湲兮楚水而吳江刻劃嶄嶄兮雲山而碧峯挂
青蘿兮萬仞堅丹石兮百重嵯峨兮品華如斷兮如削
巖巖兮尖出巖岍兮空靈波瀾兮吐納嶠峰兮積沓峒

方赤尾龍鱗兮匿匿見紅草之交生眺碧樹之四合
自然而千花樹無情而百色嗟大道之異茲牽憂
而來通惟爐炭於片景抱絲緒於一息每意遠而生短
日輪半而路及信懸天兮窈昧豈命於才力既群龍
之咸歸而衆狀之所極俗逐事而變化心應物而迴旋
國政皆上永悟亦繡繡而已遷伊人壽兮幾何譬流星
之墜天恨日暮兮吾有念臨江上之斷山雖不敏而無
標額蘭芬與玉堅亂曰折芙蓉兮蔽日異以壘夫憂
心不共愛此氣質何獨嗟乎景沉

物色

雲賦

趙荀允解

有物於世而周靜致下動則雲高以鉅圖者中規方
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竟萬物之靈而充盈乎太
宇之奇其極之遠也攝兮其相逐而反也中甲兮天下
之寒也德厚而不損伍采備而文生來情通于
大幽出於極真知其門天下之可謂之則存弟
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詞請訓意之曰此夫大而
寒者與充盈太宇而不塞入郊穴而不備者與
速而不可託託者與往來幣應而不可爲者與
而役傍而不億忘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爲者與
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月作暑

旱雲賦

漢賈誼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遙望白雲之蓬勃兮
滔滔澹澹而妄止運清濁之頡頏兮正重沓而並起鬼
陰崇以崔巍兮時彷彿而有似屈卷輪而中天兮象虎
驚與龍駭相搏據而俱興兮安倚儼而時有遂積聚而
合沓兮相紛薄而慷慨若飛翔之從橫兮揚波怒而澎
湃正雲布而雷動兮相擊衝而破碎或竄電而四塞兮
誠若雨而不墜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更惟倉楚而狼戾
終風解而霰散兮遂陵遲而堵潰或深潛而閉藏兮爭
離刺而並逝廓蕩蕩其若絲兮日灼灼而無穢隆盛暑
而無聊兮前砂石而爛熳湯風至而令熱兮群生悶滿
而愁憤賦賦枯槁而失澤兮壤石相聚而爲害農夫垂
拱而無聊兮釋其鋤耨而下涕憂疆畔之遇害兮痛皇
天之靡惠惟稚穉之旱天兮離天災而不遂懷怨而不
能已兮竊託於在位獨不聞唐虞之積烈兮與三代
之風氣時俗殊而不還兮恐功久而壞敗何操行之不
得兮政治失中而違節陰氣辟而留滯兮猷暴戾而沈
沒嗟乎惜旱大劇何辜于天恩澤弗宜霽夫寡德群生
不福來何暴也去何躁也孽孽望之其可悼也憐兮慄
兮以鬱怫兮念思白雲腸如結兮終怨不雨甚不仁兮
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對奈何人兮

月賦

漢公孫乘

月出瞰兮君子之光鵲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裳荷嗟明月當心而出隱員巖而似釣蔽脩堞而分鏡既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映炎日匪明皓璧非淨躔度運行陰陽以正文林端固小臣不佞

雲賦

漢楊又

天地定位淳和肇分剛柔初降陰陽細縕於是山澤通氣華岱興雲則縹緲繚繚鬱若升烟蕙繁紫以詰屈兮若虬龍之蹯躓疑岐岐以岳立兮狀有似乎列仙東西絡繹南北油裔隨風徘徊流行踰謁豁兮仰披杳兮四會疑寒永於朱夏飛素雪於玄冥酒膏液於天漢騰鴻臚於泰清乾坤以之交泰品物以之流形江海以之深

唐文選卷三

主一

喜霽賦

魏謝靈運

嗟四時之平分兮何陰陽之不均當夏至之勾萌兮或早乾以歷旬既大麥之方登兮泊注潦以成川忍下民之昏墊兮弃嘉穀于中田悼彼昊天兮勞魄后土育我黎苗兮降之伊祐既垂曜于辰角兮申勸之以九鴈何災沴之無常兮曾乘盛之弗顧覽唐氏之洪流兮悵侘以長懷日黃昏而不寐思達曙以獨哀白日時其皓

旭兮雲滂勃而交回雷隱隱而震其響兮雨霖霖而又積霰長霰之潏潏兮若龍門之未開賴我后之明聖兮獨克躬而罪已發一言而感靈兮人靡食其何恃咨天鑒之遙速兮猶影響之未彰也玄雲以束徂兮扇凱風以南翔空蒼皎其呈色兮羲和粲以揚光農夫欣以歛川田畯耕於封塲

愁霖賦

陸雲

永寧三年夏六月鄴都大霖旬有奇日稼穡沉湮生民愁瘁時文雅之士煥然並作同僚見命乃作賦曰在朱明之季月兮反極陽於重陰興介丘之膚寸兮墜崩雲而洪沅谷風扇而攸遂兮苦雨播而成淫天決漉

唐文選卷三

主一

以懷慘兮民嘯聲而愁霖於是天地發揮陰陽交烈萬物混而同波兮玄黃浩其無質雷憑虛以振厲兮電凌暉而輝室雷鼎沸以駭奔兮潦風驅而競疾豈南山之奔瀆兮將冥海之整濫隱隱填填若降自天高岸流其無畦兮平原蕩而為淵連渚回於凌河兮黍稷什於中田憤多稼於億庚兮虛風敬於祈年外薄郊甸內萃都城陰無晞景雷無輕聲纖波靡於前途兮微律隔於峻庭紛雲擾而霧塞兮漫天頽而地盈於是愁音比屋敷發屨自陽堂之暉明室無景望曾鳴雲之萬仞兮想白日之寸脛感虛無而思深兮對寂寞而言靖毒甚雨之未晞兮悲夏日之方永瞻人辰以頽息兮仰天衢而引

領愁情沉疾明發哀吟永言有懷感物傷心結南枝之
思思兮詠莊鳥之遺音美弁彼之歸飛兮寄予思乎江
陰渺天末以流目兮涕潺湲而沾襟何人生之倏忽痛
存亡之無期方千歲於天壤兮吾固已陋夫靈龜矧百
年之促節兮又莫登乎期願哀感客之易感兮悲歡顏
之難情兮傷懷於衆苦兮豈愁霖之足悲雲雲而疊
結兮雨淫淫而未散晞朱陽於崇朝兮悲此日之屢
晏劬勤隆於岳陽兮執赤松於神館命雲師以歲用兮
繼東龍於河漢照深泥之清暉兮炳扶桑之始旦考幽
明於人神兮妙萬物以達觀

雷賦

晉夏侯湛

宋明之季節兮暑燠赫以盛興扶桑煒以揚燎兮雷
火聯以南升大明黯其潛曜兮天地鬱以同蒸聖冊建
之詰琰兮奮迅雷之崇崇地杜音於天上兮激駭響於
地中徒觀其震電之所種擊火石之所燒鑠雲雨之所
流沃流潦之所淹濯當衝則摧破遇披則纖溺山陵爲
之崩盪群生爲之震辟是以大聖變於烈風小雅肅於
天高嗟乾坤之神祇兮信靈化之誕昭故先王制刑擬
雷霆於征伐恢文德以經化兮耀武義以崇烈苟不合
於大象兮焉濟道以成哲

風賦

湛方生

有氣曰風出自幽冥蕭然而起寂爾而停雖宇宙之宏

遠倏俄頃而屢經同神功於不疾等至道於無情胡馬
感而增思風母頌而復生起慘冬之潛蟄達青春之勾
萌因嚴霜以厲威順和澤以開榮故君德喻其靡草風
人假以爲名及其猛勢將奮屯雲結陰洪氣鬱佛殷雷
發音勃然鼓作拂高凌深天無澄景嶺無停林六鷁爲
之退飛萬竅爲之哀吟亦有飄冷之氣不疾不徐颺颺
微扇豐豐清舒王喬以之控鶴列子以之乘虛若乃春
惠始和重褐初釋遨步蘭皋遊眄平陌響詠空嶺朗吟
竹栢穆開林以流惠疎神襟以清條軒濠梁之逸興暢
方外之冥適

觀象賦

張鏡

陟秀峰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觀紫宮之環周嘉帝座
之獨標瞻華蓋之陸離何虛中之迢迢爾乃縱目遠覽
傍極四維北監辰極南視太微左則天紀槍櫛攝提大
用二咸防奢七公理獄右則少微軒轅專卑有秩御宮
與衣女史秉筆內率執禮以同邪天牢禁愆而察失遠
尋終古悠然獨詠美景星之繼書大唐堯之德盛嘉黃
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競歎榮感之舍心高宋景之守
正桀斬諫以星孛紂航荒而致彗恒星不見而周衰枉
矢蛇行而秦滅諒人事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誠庸王
之難悟故明君之所察克無爲而觀象况德非乎明哲

赤虹賦

江淹

東南嶠外爰有九石之山乃紅塵十里青萼百仞苔
滑臨水石險帶溪自非坐咸采藥群帝上下者皆歛
意焉於時夏蓮始舒春蓀未歇肅肅於波渚緩拽汀潭
正逢巖崖相炤而雲爛色俄而雄虹赫然暈光耀水
僂塞山頂鳥奕江湄僕追而察之實雨日陰陽之氣
信可觀也又憶昔登鑪峰上手接白雲今行九石下
親弄絳蛺二難再感而作賦曰

迤邐嶠嶺大極之連山網鱗虎豹兮王虺騰軒蓋夏
商之遺人處山中之虛迹擬仙草於危峰鑄神丹於
崩石不測之吐吞看龜梁之交積於是紫油上河絳

廣文選卷二

九

氣下漢白日無餘碧雲卷半殘雨蕭索元烟艷欄水學
金波石似環翠錯龜之峻峻繞蛟色之漫漫俄而赤
蜺電出蚺蚪神驤暖以變依條不常非虛非實乍陰
乍光赫赫山頂炤燎水陽雖圖緯之有載曠代識而未
逢既咨嗟而踟躕聊周流而從容想番禺之廣野意丹
山之喬峰稟傳說之一星乘夏后之兩龍彼靈物之詎
幾象火滅而出紅餘形可覽殘色未去耀葳蕤而在草
映青蔥而結樹昏青苔於丹渚暖朱草於石路霞晃朗
而下飛日通籠而上度俯形命之窘局哀時俗之不固
定赤鳥之易遺乃鼎湖之可慕既以鳥朱鬢白羣之駕
方瞳一角之人帝臺北荒之際弁山西海之濱流沙之

野折木之津雲或推綵煙或異鱗必雜蛺之氣陰陽之
神焉

廣文選卷第二

廣文選卷二

九

龍體從耳長義緩口舒膊急筋豹耳龍形蹄如結鈴
魚體成勢似凌青雲目若泉中星轉視流光朱耀赤
精震茹黃而憫宋鶴兮越妙古而揚名於是尋漏跡躍
遺踪形疾騰波勢如駭龍遡胡馬之輕機兮絕獸之
逸軌漂星流而景屬兮逾窈冥而騰起陵岡越壑橫山
超谷原無遁兔林無隱鹿顧正隰以嬉游兮步蘭皋而
騁足然後娛志苑園逍遙中路屬精采以待蹤逐東郭
之狡兔洋洋以衍衍逞妙觀於水路既迅捷其無前
又閑暇而有度樂極情遺逸足未彈抑武烈而就羅兮
順計麾而官旋歸功美於執綬兮其樂極之不虞感恩
養而懷德兮願效川於後田聆轡車之驚鑣兮逸獨矯
而盤桓

應騷賦

應騷

愍良騷之不遇兮何屯否之弘多抱天飛之神號兮悲
當世之莫知赴玄谷之漸塗兮陟高岡之峻崖懼僕夫
之嚴策兮載悚慄而奔馳懷殊姿而困遇兮願遠跡而
自舒思奮行而騷首兮叩繯絲之紛拏牽繁轡而增制
方心惱結而槃紆涉通達而方舉兮迫輿僕之我拘抱
精誠而不暢兮鬱神足而不據思薛翁於西土兮望伯
氏於東隅願浮軒於千里兮曜華軌乎天衢瞻前軌而
促節兮顧後乘而踟躕展心力於知己兮甘遠逐而忘
飢哀二哲之殊世兮時不邁乎良造制銜轡於常御兮

安獲騁於遐道

鳩賦

阮籍二首

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為狗所殺故為
作賦

伊嘉年之茂惠洪肇恍惚以發蒙有期綠之奇鳥以鳴
鳩之攸同翔彫木以胎隅寄增巢於喬松翕雲霧以消
息遊朝陽以相從踰旬時而育類嘉七子之脩容始載
翼而爾羽遭金風之蕭瑟既顛覆而靡救又振落而莫
弔陵桓山以徘徊臨舊鄉而思入揚哀鳴以相送悲一
往而不集終飄搖以流離傷鶉子之悼栗何依恃以育
養賴兄弟之親戚昔草萊以求仁託君子之靜室甘黍
稷之芳饌安戶牖之無疾潔文襟以交頸坑葦麗之艷
溢端妍姿以鑒飾好威儀之如一聊俛仰以逍遙求愛
媚於今日何飛翔之美慕顧投報而忘畢值狂大之暴
怒加楚害於微軀欲殘沒以糜滅遂捐棄而淪失

獼猴賦

昔禹平水土而使益驅禽獸蕩蕩川谷兮飾梳山林是以
神姦形於九鼎而異物來臻故豐狐文豹釋其表間尾
騶虞獻其珍夸父獨鹿被其豪青馬三騶棄其群此以
其壯而殘其生者也若夫熊羆之遊臨江兮見厥功以
乘危夔負淵以肆志兮揚震聲而震皮處間曠而或昭
兮何幽隱之罔隨履長逼以潛身兮穴神丘之重深終

或餌以求食兮鳥鑿之能禁誠有利而可欲兮雖希觀而為禽故近者不稱歲遠者不歷年大則有稱於萬年細者則為笑於目前夫獼猴直其微者也猶繫累於下陳體多似而匪類形乖殊而不純外察慧而內無度兮故人面而獸心性褊淺而干進兮似韓非之囚秦揚眉額而驟呻兮似巧言而偽真藩從後之繁衆兮猶伐樹而喪隣整衣冠而偉服兮懷項王之思歸就嗜慾而助視兮有長卿之妍姿舉頭吻而作態兮動可增而自新沐蘭湯而滋穢兮匪宋朝之媚人終蚩弄而處泄兮雖近習而不親多才伎其何為固受垢而貌侵姿便捷而好伎兮超起騰躍乎岑巖既 東避兮遂中岡而

被青縷微纒以拘制兮顧西山而長吟綠纒桶以容與兮志豈忘乎鄧林庶君子之嘉惠設奇視以盡心且湏臾以永日焉逸豫而自矜斯伏死於堂下長滅沒乎形神

螢賦

晉傅咸 長虞

余曾獨處夜不能寐顧見螢火遂有感於是執以自炤而為之賦其詞曰

潛空館之寂寂兮意進遙而靡寧夜耿耿而不寐兮憂悄悄而多傷哀斯火之烟滅兮近腐草而化生感詩人之悠懷兮覽熠燿於前庭不以資質之鄙薄兮欲增輝乎太清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照於陋形當朝陽而取

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於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諒有似於賢臣兮於疎外而盡誠蓋物小而翰大兮固作者之所旌假乃光而喻爾職兮庶有表乎忠貞

玄鳥賦

夏侯湛

觀羽族之群類美玄鳥之翔集順陰陽以出處隨寒暑而遊蟄擢翮翹之麗容揮連翩之玄翼挺參差之羞尾發緇素之鮮色及至大火西景而風吹衣遂匿形於深穴歛六翮而不飛含靜泊以充肌膚壅和之精粹瘡恬心以去欲故保生而不墮虞衆物之為害獨棄林而憑人不驚畏以自疏永歸馴而附親有安祥而呈祇故遺卵而生殷惟帝皇之嘉美置高祺以表神類鸞皇之知德象君子之安仁而乃銜泥濡實是傳桶積一喙而不已終累泥而成屋拾桑屨以自藉採懦毛以為薦吐清惠之冷音永吟鳴而自足

螢火賦

晉潘岳 安仁

羽太陰之玄昧抱夜光以清遊類若飛電之背逝嘒似移星之雲流動集陽暉灼如隋珠熠燿熒熒若用黃之照葩飄飄類若流金之在沙載飛載止光色孔嘉無聲無臭明影暢遐軟朝露於曠野底一葉之垂柯無干欲於萬物豈顧惜於網羅至夫重陰之夕風雨晦冥物眩惑翩翩獨征奇姿療朗在陰鬱猶賢於時昏昧而道明若蘭香之在幽越

以飄飄非飲食之是管間蠡斯之無忌希夷惠之清貞
美微虫之琦瑋授形筆以爲銘

寒蟬賦

陸雲

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者賦焉至於寒蟬才齊其美
獨未之思而莫斯述夫頭上有綏則其文也含氣飲
露則其清也黍稷不食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
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君子則
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余昔僑
處切有感焉興賦云爾

伊寒蟬之感運近嘉時以遊征令儀之和氣稟乾元
之清靈體貞精之淑質吐呼吸之哀聲希慶雲以優游

六庚集卷七

七

遁太陰以自寧於是靈岳幽峻長林參差爰蟬集止輕
羽差池清激微激德音孔嘉承南風而軒景附高松之
二華黍稷惟馨而匪享疎身晞陽乎靈和候乎其音翩
乎其翔容麗蜩蟬聲美官商颺如飛疾之遺驚風眇如
輕雲之麗太陽華靈鳳之羽儀睹皇都乎上京跨天路
於萬里豈蒼蠅之尋常爾乃振修綏以表首舒輕翅以
迅翰挹朝華之墜露含烟煴以夕食望北林以驚飛集
柰木而龍蟠彰淵信於巖時稟清誠乎自然翩眇微妙
綿蠻其形翔林附木一枝不盈黃鳥之敢希唯鴻毛
其猶輕憑綠葉之餘光哀秋華之方零思鳳居以翹竦
仰佇立而哀鳴若夫歲聿云暮上天其涼感運悲聲貧

士含傷或歌我行永久或詠之子無家原思歎於蓬室
孤竹吟於首陽不銜草以穢身不勤身以營巢志高於
鴻鳩節妙乎鵲鵲附枯枝以永處倚瓊林之迥條惟雨
雪之霏霏哀北風之飄颻既乃雕以金采圖我嘉容珍
景曜爛暉暉華豐奇侔黼黻艷比袞龍清和明潔群動
希蹤爾乃綴以玄冕增成首飾纓綬翩紛九沓容翼映
華蟲於朱衣表警音乎明德於是公侯常伯乃紆紫轂
執龍淵俯鳴佩玉仰撫貂蟬珍貴之多士光帝皇之
得人既騰儀像於雲閣望景曜乎通天邁休聲之五德
豈鳴雞之獨珍聊振思於幽澤聞令問以長存於是貧
居之士喟爾相與而俱歎曰寒蟬哀鳴其聲也悲四時

庚集卷七

八

云暮臨河徘徊感北門之憂幾歎卒歲之無衣望清泰
之巍巍思希光而無階簡嘉蹟於皇心冠神景乎紫微
詠清風以懷慨發哀歌以慰懷

鳥賦

成公綏

惟玄鳥之令鳥兮性自然之有識應炎陽之純精兮體
乾剛之至色望仁里之迴翔兮翩群鳴以拊翼差自託
於君子兮心雖適而不逼起彼高林集此叢灌棲息重
陰列巢布幹續紛會迴皇塵亂來若雨集去如雲散
哀鳴日夕鼓翼昧日噉啜相和音聲可玩嗟斯鳥之克
孝芳心識養而知慕同蓼莪之報德兮懷凱風之至素
雖既壯而能飛兮乃銜食而反哺遊朝霞而凌厲兮飄

輕翫於玄冥有崑山之奇類兮殊形於玉趾凌西極
以翺翔兮爲王母之所使時應德來儀兮介帝王之繁
祉入中州而武興兮集林木而軍起能休祥於有周兮
矧貞明于吉士嘉茲烏之叔良兮永缺樂而靡已

野鵝賦

宋鮑照明遠作

有獻野鵝於臨川王詩其樊繫命爲之賦其辭曰
集陳之隼以自遠而稱神栖漢之雀乃出幽而見珍此
璫禽其何取亦廁景而承仁捨小澤之驪逸對鍾鼓之
悲辛豈徇利而忘命將感愛而投身入長羅之逼脇悵
高繳之樊繫遡辭朋而別偶超烟鶩而風行跨日月以
遙逝忽瞻國而望城踐非迹於塗昇弱羽於丹庭瞰

東門賦

九

東西之繡戶眺左右之金局貌纖殺而含悴心翻越而
悲驚若將墜而墮谷恍不知其所寧惟君困之珍麗實
外物之所殷翔海澤之輕鷗巢天宿之鳴鶉鵲程材於
衆猛羣薦體之雕文旣敷容以照景亦避翮而排雲雖
居物以成偶終在我以非群望征雲而延悼顧委翼以
自傷無青雀之銜命之赤鴈之嘉祥空穢君之園也徒
慙君之稻梁願引身而翦迹抱末志以幽藏於是流歲
遂遠憐節方崇雲纏海岱風排嶠嶺飛雲馳霰飄沙舞
蓬視清池之初涸望綠林之始空立蒹蒲之寒渚託雙
影而爲雙宛援喙而掩皆悲結悵而滿胸處朝晝而雖
念假外見而遷排涉脩夜之長寂信專思而知哀風稍

昔而過樹月蒼蒼而照臺水依依岸而早結霜託草而先
散雙翮於水裔翹孤趾於林隈情無方而雨集事有
限而星垂在俄頃而猶悼矧窮生之所懷聞宿世之高
黃澤無微而不均育草木而明義愛禽鳥而昭仁全頌
卵而來鳳放乳麇而感麟雖陋生於萬物若沙漠之一
塵苟全軀而畢命庶魂報以自申

翡翠賦

江淹

彼二鳥之奇麗生金洲與炎山映銅陵之素氣灌碧磴
之紅泉石錦質而入海雲綺色而出天峰炎岳而蔽日
樹靜暝而臨泉霞輕重而成彩煙尺寸而作緒熱風翕
而起濤丹氣赫而爲暑對滄流之蛟龍衝汶漭之霧雨

東門賦

十

耀綠葉於夕岫鏡朱華於寒渚欽慕及馴心騫賴翼
與青羽終絕命於虞人充南琛於魯侯備寶帳之光儀
登美女之麗飾雜白玉以成文採紫金而爲色專妙綵
於五都擅精華於八極傳寶實於竹葉助深聲於百億
嗟乎雞鷺以稻梁攸憂虞雀以稻粱助愁既銜利之情
近又遁害之無由今乃使微火之絕垠出赤縣之紆州
遠人迹而獨立擎天倪而爲倚竟同獲於河鴈不俱忽
於海鷗必性命兮有當孰能合兮可求

草木篇

志憂館柳賦

枚乘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柳

賦路喬如鶴賦公孫詭文鹿賦鄒陽酒賦公孫乘月
賦羊勝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鄒陽
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緇人五疋

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透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
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蝸蟬
腐管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千嗟細柳流亂輕
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群英而翫之小臣瞽瞍與此陳詞
于樂樂兮於是罇盈縹王之酒爵賦金漿之醪度羞千
族盈滿六庖清絲清管與風霜而共彫鎗鏗啾唧蕭條
寂寥傳又英髦列傑聯袍小臣莫効於鴻毛空衡鮮而
啾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燎

楊柳賦

孔臧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樹
之中塘溉浸以時日引月長巨木然枝條脩遠揚天繞
地枝猗那其房或拳局以逮下而迹而接穹蒼綠華
累累鬱茂翳沐蒙籠交錯應風而鳴鵲集聚百變其
音爾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大陽北被宏陰西奄
梓園東覆果林規方冒乎半頃清室莫與比深於是朋
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觴散核紛新賦詩
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實恭謂慢事有紀綱洗解酌
樽兕觥並揚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常
主分別其樂難忘惟萬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

此楊樹依我以生未能一紀我賴以寧暑不御翼漢而
涼清內蔭我宇外及有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斯
賦以叙斯情

又木賦

漢中山王文

魯恭王得文本一枚伐以為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為
賦恭王大悅顧盼而笑賜駿馬二匹

麗木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橫日路而擢枝幼
雛羸穀單雄寡雌紛紜翔集嘈嗷鳴啼載重雪而梢勁
風將等歲於二儀巧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爾載斧
伐斯隱若天開豁如地裂花葉分披條枝摧折既剝既
刊見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距復似鸞集鳳翔青縹紫綬

唐李肇卷三

十二

環壁珪璋重山累嶂連波疊浪奔電屯雲薄霧濃霧靡
宗驥旅雞族雉群蠟繡為錦蓮藻文色比金而有裕
質參玉而無分裁為用器曲直舒卷脩竹映池高松植
巘制為樂器婉轉蟠結鳳將九子龍導五駒制為屏風
鬱拂穹窿制為杖几極麗窮美制為枕案文章璀璨彪
炳渙汗製為盤盂采玩蜘蛛螭猗歎君子其樂只且

柳賦

魏文帝二首

昔建安五年上與素紹戰於官渡時余始植斯柳自
彼迄今十有五載矣感物傷懷乃作斯賦

伊中國之偉木芳理姿妙其可珍臺臺祇之篤施芳與
造化乎相因四氣邁而代運芳去冬節而涉春彼庶卉

之未動兮因肇明而先辰威德遷而南移兮星鳥正而
司分應降時而繁育兮揚翠葉之青純脩幹偃蹇以虹
指兮柔條阿那而字紳上扶疎而施散兮下交錯而龍
鱗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
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邁忽疊疊以邁征昔周遊而處
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遺物而懷故俛惆悵以傷情於是
昭靈次乎鵲首兮景風扇而增暖豐弘陰而博覆兮躬
愷悌而弗倦四馬望而傾蓋兮行旅仰而迴瞻秉至德
而不伐兮豈簡卑而擇勝含精靈而奇生兮保休體之
豐衍惟尺斷而能植兮信永貞而可美

槐賦

廣文選卷三

主

文昌殿中槐樹盛暑之時余數遊其上下美而賦之
王燦直登賢門小閣外亦有槐樹乃就使試焉
有大邦之美樹惟令府之可佳託靈根于豐壤被日月
之光華周長廊而開趾夾通門而駢羅承文昌之遠宇
聖迎風之曲阿脩幹紛其淮錯綠葉葉而重陰上幽藹
而下覆下莖立而擢心伊暮春之既替即首夏之初期
鴻鴈遊而送節凱風翔而迎時天清和而溫潤氣恬淡
以安治違隆暑而適體誰謂此之不怡

桃賦

傅玄

有東園之珍果兮承陰陽之靈和結柔根以列樹兮豔
長畝而駢羅夏日先熟初進廟堂辛氏踐秋厥味益長

亦有冬桃冷伴冰霜放神適意恣口所嘗華升御於內
庭芳飾佳人之令顏實充虛而療飢兮信功烈之難原
嘉放牛於斯林兮悅萬國之又安望海島而慷慨兮懷
度朔之靈山何茲樹之獨茂兮條枝紛而麗閑根龍虬
而雲結兮彌萬里而屈盤禦百鬼之妖慝兮列神荼以
司奸辟凶邪而濟正兮豈唯榮美之足言

安石榴賦

晉張協景陽

考草木於方志覽華實於園囿窮六產於苞苴差英奇
於若榴耀靈葩於三春綴霜滋於九秋爾乃飛龍啓節
揚颺扇埃含和澤以滋生鬱敷萌以挺裁傾柯遠擢沉
根下盤繁葉密豐幹林攢揮長枝以揚綠披翠葉以

廣文選卷三

主

吐丹流暉俯散迴葩仰照爛若百枝並燃熒如烽燧俱
燎燉如朝日晃若龍燭晞絳綵於扶桑接朱光於若木
爾乃穎萼挺帶金牙承粧陰佳人之玄髻發窈窕之素
姿遊女一顧傾城無鹽化為南威於是天漢西流辰角
南傾芳實纍落月滿虧盈爰採爰收乃剖乃拆內憐幽
以含紫外滴瀝以霞赤柔膚水潔凝光玉瑩灌如冰碎
炫若珠迸含清冷之溫潤信和神以理性

浮萍賦

夏侯湛

步長渠以遊目兮覽隨波之微草紛漂漉以澄茂兮卷
孤生於靈沼因纖根以自滋兮乃逸蕩乎波表散圓葉
以舒形兮發翠綵以含縹陰脩魚之華鱗兮翳蘭池之

清潦既淡澹以順流兮又雍容以隨風有纏薄於崖側
兮或回滯乎湍中紛上下其靡常兮漂往來其無窮仰
熙陽曜俯憑綠水渟不安處行無定軌流息則寧濤援
則定浮輕善移勢危易竄似孤臣之介立隨排擠之所
往內一志以奉朝夕外結心以絕黨澤出水而主枯兮
士失據而身枉覩斯草而慷慨兮固知直道之難夷

瓜賦

陸機

佳哉瓜之為德邈衆果而莫賢殷中和之淳祐播滋榮
於甫田背芳春以初載迎朱夏而自延奮脩系之莫遺
延秀颀之綿綿赴廣武以長蔓繁煙接以雲連感嘉時
而促節蒙惠露而增鮮若乃紛敷雜錯鬱悅婆娑發彼

廣文選卷三

主一

適此迭相經過熙朗日以熠燿扇和風其如波有葛藟
之覃及相椒聊之衆多發金榮於秀翹結玉實於桑柯
蔽翠景以自育綴修莖而星羅夫其種族類數則有括
蔓定桃黃瓠白傳金文密簞小青大班玄肝素挽狸首
虎踞東陵出於秦谷桂髓起於巫山五色比象殊形異
端或濟貌以素內或惠心而醜顏或攄文而抱綠或披
素而懷丹氣洪細而俱分體修短而必圓芳郁烈其芳
堂味窮理而不餽德弘濟於飢渴道殷流乎貴賤若夫
濯以寒水淬以夏凌越氣外斂溫液密凝體猶握虛離
若剖水

廣文選卷第三

廣文選卷第四

草木二

靈丘竹賦

江淹三首

登崎嶇之碧嶽入朱宮之玲瓏臨曲江之迴盪望南山
之蔥青鬱朱華之石岸葩夏彩於沙汀遠亘紫林祕壑
近匝玉苑禁垣於是綠筠繞繞岫翠簞簞嶺參差黛色陸
離紺影上謐謐而留間下微微而停靖蒙朱霞之丹氣
暖白日之素景故非英非紫非香非馥而珍跨仙草實
踰靈木夾池水而檀栾繞園塘而櫺植既間霜而無凋
亦中暑而增肅每冠名於華戎將擅奇於水陸况有朝
雲之館行雨之宮窈窕崢嶸而綠色戶蜘蛛而臨空綺疏

廣文選卷四

蔽而停日朱簾開而留風被箇籬之窈窕結篠簹之溟
濛或產鵲鵲之右或居寒露之東此皆金輿之所出入
瑶輦之所周通

蓮花賦

余有蓮華一池愛之如金宇而之麗難息絕氣聊書
竹素儻不滅焉

揀水陸之具品閱山海之異名珍爾秀之不定乃天地
之精英殖東國以流詠出西極而擅名方翠羽而結葉
比碧石而為華葉金光而絕色藕冰折而玉清載紅蓮
以吐秀披絳華以舒英故香氣感俗淑氣參靈躑躅人
世茵蓋祇宜青桂羞烈沉水懸譽於是生平澤陂出乎

江陰見綵霞之夕照觀雕雲之畫隔既翕施於洲漲亦
映曉於川潯奪夜月及焚光掩朝日與絕火出金沙而
延曜波潯波而罩掩冠百草而絕群出異類之衆夥故
仙聖傳圖英隱流記一爲道診二爲世瑞發青蓮於王
宮驗奇花於陸地若其江淡澤分則照電燦日池光沼
綵則明壁洞室曜長洲而瓊文映青崖而火質或憑天
淵之清峭或道疏圃之蒙密故河北權歌之妹江南採
菱之女春水層兮棹潯溪秋風駛兮舟容與著縹緲兮
出波擘細蓮兮映渚迎佳人兮北燕送上客兮南楚知
荷華之將晏惜玉手之空佇爲誰曰秋鴈度兮芳草
殘琴柱急兮江上寒願一見兮道我意千里遠兮長路

難若其羣實各名根葉異辭既號夫渠亦曰澤芝麗詠
楚賦艷歌陳詩非獨瑞草是兼上藥味靈丹少氣驗青
霞乃可棄劍海岫龍舉雲臺臺殿兮霞蔚圖縑縑兮
炳燦永含靈於洲渚長不絕於川壑

青苔賦

余鑿山楹爲室有苔焉意之所之故爲是作云

嗟青苔之依依兮無色類而可方必居閒而就寂以幽
意之深傷故其處石則松栝交陰泉雨長注絕矚俯視
崩壁仰顧悲凹嶮兮唯流水而馳驚遂能崎屈上生班
駁下布異人貴其貞精道士悅其迴趣咀松屑以高想
捧丹經而永慕若其在水則鏡帶湖沼錦而也林春塘

秀色陽烏好陰青郊未謝兮白日照路貫千里兮
深迺生水而擢蕩遂出波而沉淫假青條兮總翠借
花兮舒金遊梁之客徒馬疲而不能去兔園之女雖
飢而不自禁至於脩臺廣廡幽閣閑楹流黃以織琴瑟
且鳴戶牖秘兮不可見履袂動兮覺人聲廼蕪階翠地
繞壁點牆春禽悲兮蘭蕙索秋虫吟兮蕙實畫畫遲遲
而不暮夜永永以空長零露下兮在梧楸有美一人兮
歛以傷若乃崩隍十仞毀家萬年當其志力雄俊才圖
驕堅錦衣被地駃馬耀天洪上相送江南採蓮妖童出
鄭美女生燕而頓死艷氣於一旦埋玉玦於窮泉宋兮
如何苔積網羅視青蘄之杳杳痛百代兮恨多故其所

詣必感所感必哀采以情起感以慈來魂應斷絕情念
徘徊者也彼木蘭與豫章既中繩而獲夭及辟荔與檉
蕪又懷分而見表至哉青苔之無用吾孰知其多少

枯樹賦

周庾信

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代異時移出爲東陽太守
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至如
白鹿貞松青生文梓根柢盤魄山崖表裏桂何事而銷
亡桐何爲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殖九畹移根開花建始
之殿洛實睢陽之園聲含嶺谷曲抱雲門將雛集鳳比
翼巢鷄臨風亭而吸鶴對月峽而吟猿乃有奉曲擁腫
盤桓反覆能彪顧眄魚龍起伏節堅山連文橫水感所

石驚視公輪眩目雕鏤始就剗剗仍加平鏤鏤甲落川
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真花紛披草樹散亂烟霞若夫
千古度平仲君遷森林梢百頃槎枿千年秦則大夫受
漢則將軍坐焉莫不苦埋齒壓焉刺蟲穿或低垂於霜
露或撼頓於風烟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
北陸以楊葉爲關南陵以梅根作冶小山則藁桂留人
扶風則長松繫馬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
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流血火入空
心膏流斷即橫洞口而歎卧頓山要礪而半折文斜者
百園冰碎理正者千尋瓦裂戴屢衡癰藏穿抱穴木悲
矚睽山精伏孽況復風雲不感羈旅無歸未能採
成食微沉淪窮巷無沒荆扉既傷落瀾嘆變
子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乃爲歌曰建章三月
黃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縣花
司馬聞而歎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提落
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志上

徵詠賦

楚宋玉

蔓馳年之騷思難但夜之悄憂念悅惘以淪忽心震愴
而勞流坐生悲其何念徒空詠以自憫于詠之爲情也
悵望兮若分江島素厓翔傷兮濫行雲弄清離浩宕弘
以廣度紛收息而淹儀既御聲以踟制又繫韻而發羈

芳春采香秋色陰兮白露商離烏翔兮山光開
流布芳林氣衰于時也深衷美緒孤響端音屬素
排滿吐致施英嘖肆懷以鴻暢慘輟意而相迎馮幽圖
以藉怨咀高華而寄聲體間悒而都靡心遊任而殊明
濯陵奇而森志舒容綺以昭情占風立候睨天發暉精
應方蕩中置忘歸慨矣挫歎默矣折機鐘石堦晚琴瑟
林帷重瀏愴以徐吟若變宮而下徵首廉麗以輕榮終
溫愛而調理層貞旋以弘觀留雅恨其誰止爾來承芳
遺則度律聞韶回白雲以金讀庚秋月而玉寥臨洪流
以浩汗履薄冰而心焦惻君子之叢秀鏡淑人之靈昭
日月會兮爭鶯媚兮兒兮玄塗極華兮開表安壇兮橫
蕪龍義驛兮終不昭松延陰兮意沈虛歡陽臺兮迅飛
路闕陰柳兮空長居去矣回復參差余身四脩匪聊亂
而剽越空含唱而動神亂曰蘭情撰至振玄和兮神宮
妙意賞山波兮鑿兮積軒非徒兮致命遂志實中阿
兮

士不遇賦

漢曹仲舒

嗚乎嗟乎遐哉邈矣時來曷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
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心之
憂歟不期祿矣皇皇匪寧抵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
矣下出戶庭庶無過矣重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
之末俗以辨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來雖

日三省於吾身兮，繇懷進退之惟谷。彼寔繁之有徒兮，指其白而爲黑。目信嫫而視眇兮，口信辨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遠惑。出門則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出其不谷。退洗心而內訟兮，亦未知其所從也。觀上古之清濁兮，廉士亦榮榮而周歸殷湯。有下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下隨務光遁跡於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使彼聖人其繇周遘兮，矧舉世而同迷。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無所復顧。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遊而終慕於吾儕之。嗟兮疑荒塗而難踐，憚君子之不行兮。誠三日而不飯，嗟天下之偕違兮。悵無與之偕返，孰若返身於素業。

六

大人賦

漢司馬相如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爲慘兮，曳彗星而爲髴。掉指橋以偃蹇兮，又猗猗以招搖。撫攬擅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紅沓眇以玄潛兮，疾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蛟略兮，委麗兮驂赤螭。青

虬之螭螭宛蜒低仰，天蟠裾以驕驚。兮詘折隆窮，躡以連卷。沛艾起蟻，佗以恰儼兮。放散畔岸，驤以屏頗。踳蹶以腰路兮，茂蒙踊躍騰而狂。越花楓，歎歎至雷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五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來徵靈囿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搖光。使五帝先導兮，友大乙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前長離而後裔皇。斯征伯僑而後美門兮，詔岐伯使尚方。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後行也。余車而萬乘兮，絳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娵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

七

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維遼膠輿以方馳，騷擾衝從其相紛。擊兮滂淅泱泱，麗以林離攢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瘳以陸離徑入雷室兮，碎礫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壘威甦徧覽八紘兮，而觀四海兮。燭度九江，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階。涉流沙，奄息熬煥。泥濘水妖兮，使靈嫗鼓琴而舞。馮夷時若，暖曖將混。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勿荒忽兮。徑馳乎三危，排閭闔而入帝宮兮。載王女而與之歸，登閭風而遙集兮。九鳥騰而止，低回陰山翔以舒。吾乃今日觀西王母，崑崙之丘。而穴處兮，亦有

以喜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
朝霞咀嚙芝英兮噉瓊華倏倏尋而高縱兮紛鳴鏜而
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溥騁遊道而修
兮驚遺霧而遠逝迫區中隘兮舒節出乎北垠濤屯
闕於玄關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嶮
而無天視眩浪而亡見兮聽激怳而亡聞乘虛亡而上
遐兮超無友而獨存

悲士不遇賦

漢司馬遷子長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恒克已而復禮懼志
行而無聞諒才難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勤雖有形而不
彰徒有能而不陳何窮達之易惑信美惡之難分時悠

廣文選卷四

悠而蕩蕩將遂屈而不伸使公於公者彼我同兮私於
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閼兮人理顯然相傾奪
兮好生惡死才之鄙也好貴美賤哲之亂也炤炤洞達
胸中割也昏昏罔覺内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付我
之言矣哲已能選沒世無聞古人惟耻朝聞夕死孰云
其否逆順還周乍沒乍起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
然終歸一矣

逐貧賦

楊雄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
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群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
六極投棄遐荒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穉嬉戲土

砂居非近隣接屋連家恩慳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
退不受呵父為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
皆稻粱我獨藜糲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為樂
不樂徒行負貧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
耔露體沾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為
今及是寔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
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栢舟爾復
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
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
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
為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世季縱其昏惑饕餮

廣文選卷四

之群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榭室屋崇
高流酒為池積肉為嶠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
謂予無辜處若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
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惑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
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休惕子獨無慮言辭既
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
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
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慰志賦

漢崔篆

嘉昔人之遯辰兮美伊傳之還時應規矩之淑質兮遇
班倕而裁之協隼獲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何天爵

於盛世兮超千載而垂績豈脩德之極致兮將天祚之
攸適感余生之不造兮丁漢氏之中微氛電鬱以橫厲
兮義和忽以潛暉六柄制于家門兮王綱摧以陵遲黎
共奮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睹慢藏而乘襲兮竊神
器之萬機思輔弼以媿存兮亦號咷以訓咨嗟三事之
我負兮乃迫余以天威豈無能僚之微介兮悼我生之
殲夷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遂翕異以委命
兮受符守乎良維恨遭閉而不隱兮違石門之高縱揚
蛾眉於復關兮犯孔戒之冶容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
駒之所從乃稱疾而屢復兮歷三祀而見許悠輕舉以
適道兮託喙吮以幽處蟬潛思於至賸兮騁六經之奧
府皇再命而紹邨兮乃眷乎建武運機拾以雷埽兮清
六合之士宇聖德滂以橫被兮黎庶愷以鼓舞關四門
以博兮彼幽牧之我舉兮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貴乎彼
辭苟遂懸車以繫馬兮絕時俗之進取歎暮春之成服
兮闔衡門以掃軌聊優游以永日兮守性命以盡齒貴
啓體之歸全兮庶不忝乎先子

顯志賦

漢馮衍敬通

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洎吾西征發軔新
豐兮裴回鎬京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悲時
俗之險阨兮哀好惡之無常乘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
而飛揚紛淪流於權利兮親雷同而妬真獨耿介而

古之賢時人之所 沮先聖之成論兮逸名賢之高風
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就遵大路而裴回兮履
孔德之窈冥固衆夫之所眩兮孰能觀於無形行動直
以離尤兮危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
弗改欣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
兮將以薄夫憂心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
沒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由陟雍時而消搖兮超略
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陟九嶷而
臨淺鮮兮聽涇渭之波聲顧鴻門而歎歎兮哀吾孤之
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
兮齋此恨而入冥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

廣文選卷四

士

九死而不眠兮恐余殃之有再淚沈瀾而雨集兮氣滂
淖而雲披心拂鬱而紆結兮意沈抑而內悲瞰太行之
嵯峨兮觀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穆之不
榮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耻功業之無成兮
赴原野而窮處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皇陶
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觀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
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韓盧抑而不
縱兮騁驥絆而不試猶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
甲衛賜之皐貨兮高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
收功於此路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
之所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

產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迹陟隴山以踰望
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覽
河華之決濤兮望秦晉之故國憤焉亭之不遂兮愠去
疾之遭惑流山岳而周覽兮循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
入海兮沂淮濟而上征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
都哀群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爲墟馳中夏而升降兮
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惛憶而紛紜惟天
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舜殛其蕩蕩兮禹承平
而革命并日夜而幽思兮終涂憚而洞疑高陽邈其超
遠兮世孰可與論茲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
頌成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歌聲思唐虞之晏晏兮揖

廣文選卷四

十一

稷契與爲則兮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昔三后
之純粹兮每季世而窮禍平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於
牧野詔伊尹於毫郊兮享呂望於鄆州功與日月齊光
兮名與三王爭流揚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
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
道之將崩援周唐之盛德兮招桓文之誦功忿戰國之
違禍兮憎權臣之擅疆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於漢
梁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
禽荀息於虞號誅犁鉏之介聖兮討滅介之愬知嬖子
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疾兵革之寢滋兮苦攻伐
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於長平惡輩巧之亂

廣文選卷四

十二

縱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涇水兮幽張儀於鬼谷
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燔商鞅之法術兮燒
井之說論謂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
之法則兮禍震淫而弘大援前聖以制中兮矯二主之
驕奢鮐女齊於絳臺兮饗椒舉於章華擗道德之光耀
兮匡衰世之眇風襲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披
仁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鄒僑於漆洧兮訪晏
嬰於營丘日瞻瞻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
之博大方迷不知路之南北駟素蚪而馳騁兮乘翠雲
而相伴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欵子高於中
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欽真人之美德兮淹躊躇而弗去
意斟湛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
許由於負黍輟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潁潁聞至言
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
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躍青龍於滄海
兮養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爲室兮託高陽以養僊神
雀翔於鴻厓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
秀之華英纂前修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勲披綺季之
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泱
泱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捷六枳而爲離兮
築蕙若而爲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衡於外術攢射
干椎靡蕪兮排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燭耀兮紛郁郁

而暢美華芳曄其發越兮時恍惚而莫實非惜身之增
軀兮伶衆美之憔悴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
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山峨峨而造天兮林
冥冥而暢茂鸞回翔索其群兮鹿哀鳴而求其友誦古
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
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彼山谷而閒
處兮守寂寞而存神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
於子陵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髮髯蓋隱約而得道兮差
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惟吾志
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淑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
容

思游賦

潘岳

有軒轅之遐胃兮氏仲壬之洪裔敷華穎於末葉兮
靈根於上世準乾坤以幹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
其焉行兮乘大虛而遙曳載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
明璫製文霓以爲衣兮襲衆雲以爲裳要華電之煜燐
兮珮玉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鑒形兮信煥曜而重光至
美詭好於九觀稀合而靡呈燕石縱橫以華國兮和
璣遙棄於南荆夏像輶塵乎市比方瓶豐抗方於兩楹
鸞皇耿介而偏棲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閑寒暑以練真
兮豈改容而爽情感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美
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

之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恐隕葉于凝露希前軌而
增驚兮眷後塵而旋顧往者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
而未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鳥逝
而時反兮夕景潛而且融晏三后之在天兮嘆聖哲之
永終諒道脩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戰冲握隋珠與蕙若
兮時莫悅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
委缺而投粲兮度分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實在
夜而愈光逼區內之迫習兮思攝翼乎八荒望雲階之
崇壯兮願輕舉而高翔造庖犧以問靈兮辨吉繇於姬
文將遠遊於太初兮覽形魄之未分四靈儼而爲衛兮
六氣紛以成群驂白獸於商風兮御蒼龍於景雲簡廡

廣文選卷四

十五

徒於靈囿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於游絲兮旌王子
於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影影而遂
遐兮氣靈靈而愈新挹玉膏於萊嶠兮掇芝英於瀛濱
揖太昊以傲颺兮聽賦政於三春汎鏡翁而復張兮百
卉開而靈曜王女之紛影兮執靈蓮於扶木覽玄象
之轉運兮仍騰躍乎陽谷吸朝霞以療饑兮降虞泉而
濯足將從轡以逍遙兮恨東極之路促詔織阿而右迴
方觀米明之赫戲位群神於夏庭兮迴蒼梧而結知纒
佳明以承旂兮驅天馬而高馳諛義和於丹丘兮誚倒
呂之亂儀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歲溽暑之
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聞碧鷄之長晨兮吾將往乎西

游與浮縹於弱水兮泊舳舻兮中流苟精粹之攸存兮
誠沈羽以沒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羗神漂而氣浮訊碩
老於金石兮采舊聞於前脩譏淪陰於危山兮問王母
於椒丘觀玄鳥之參跂兮會恨一之神籌撥蹇兔於月
窟兮詰如娥於薦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
東增永而遂濟兮凌固陰之所瀆探龜蛇於幽穴兮瞰
罔養之潛育哂條忽之躁狂兮喪中黃於耳目偃燭龍
而游衍兮窮大明於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廓而
凌虛登閭闔而遣養兮頰玄黃於地輿召黔雷以先導
兮觀天帝於清都觀渾儀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鑪爰
辨惑於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咨兮癸亂
常而感虛孔陣涕於西狩兮臧考祥於婁句跼肆暴而
保又兮顏履仁而風徂何吝泰之靡所兮眩榮辱之不
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乎不可為求之者勞兮欲
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且夫四位為五乾坤為
均而為物絪而為人陽降陰升一脊一曲流而為川
滯而為陵福不可履福不可徵其不有豫其泰兮有
數成用兮卷四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兮審性命
之靡求將登神而守卷四兮奚聽聽而遐游斐陳辭以告
退兮七情懼而不敢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而會難
願大寶以致好兮使息駕於一食會司儀於有始兮延
嘉賓於九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天鑠

其在手兮狼孤翔其斯寧晚曜大於帝側兮殪能罪於
靈軒爾乃清道夙蹕載輪脩祖班命受號輶輶整旅兆
司轡以扇路兮萬靈森而陳庭豐隆軒其警衆兮鈞陳
帥以屬兵堪輿疎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行抗蚩尤之
脩旃兮建雄虹之采旌乘雲車雷鞭之扶輿委移兮駕
應龍青虬之容裔陸離俯遊光逸景條燦微霍兮仰流
旌垂旄倏攸纖纒前湛湛而攝遠兮後傑傑而方馳且
啓行於重陽兮奄稅駕平少儀跨列缺兮闕乾坤揮玉
闕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崑崙經赤霄兮臨玄根觀品
物兮終復魂形已消兮氣猶存眺懸舟之離離兮懷舊
都之諠諠仍繁華而督引兮將過降而速邁華雲依霏
而翼衡兮日月炫晃而映蓋蹈烟燭兮辭天衢心闔翳
兮識故君卷四踰遠道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脩中和
兮崇彝倫大道繇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思
兮心恒娛

廣文選卷第五

志下

逸民賦

陸雲

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而古之逸民或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聖重於宇宙而恬貴於紛華者哉故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于其心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享無疆之休也乃為賦云

世有逸民兮栖遲乎於一丘委天形之外心兮淡浩然其何求陋此世之險隘兮又安足以盤遊杖短策而遂往兮乃枕石而漱流載管抱甕懷元執一傲物思寧妙

廣文選卷五

世自逸靜分響於永言滅絕景於無質相荒土而上居度山阿而考室晉丘翳莽穹谷重深叢木振頹葛藟垂陰游魚泳沚嬰鳥來吟仍疏圃於芝薄兮即蘭堂於芳林靡炎颯以赴節兮揮天籟而興音假樂器於神造兮詠幽人於鳴琴挹回源於別沼兮食秋菊於高岑蒙王泉以濯髮兮臨深谷以投簪寂然尸居儼焉山立遵渚龍見在林鳳戢遁綿野以宅心望空巖而凱入明發悟歌有懷在昔賔濮水之清淵兮儀磻溪之一壑毒萬物之誼譁兮聊漁釣於此澤爾乃薄言谷與式宴盤桓朝挹芳露夕玩幽蘭眇區外而放志兮眷天路而怡顏望靈嶽之清景兮想佳人於雲端悲滄浪之濁波兮舒

芳池之清蘭鄒終南之辱節兮肆伯陽之考槃眄清霄以寄傲兮沂凌風而頽歎玄微載晏何思何欲漂若行雲之浮泊若窮林之木咨有得之必喪兮蓋恬寵之名

一作辱

彼貪夫之死權兮固遺生以要祿竦戰兢而履

冰兮祗肅懷以臨谷亮據鼎之無慄兮在顛沛之必渥是故夫形魂者徵欲體壯者為犧雖明文而龍藻兮終俛首而受羈立脩名於禍始兮登全生於吳階資朝華之促節兮抱千載之長懷擠考終於遠期兮顛靈根而自摧殉有喪之假樂兮彼無身其孰哀美達人之玄覽

兮邈藏器於無為物自自運道無不可萬殊有同齊物無寡並家於國等朝於野禁在此而貴身兮神居形而忘我欽妙古之達言兮信懷莊而悅賈增一作既明於

廣文選卷五

天爵兮何撥於人禍陋國風之皇恤同明哲於大雅亂

曰乘白駒兮皎皎遊穹谷兮藹藹尋峻路兮崢嶸臨芳

水兮悠裔繫丘園兮暇豫翳翠葉兮重蓋瞻洪厓兮清

輝紛容與兮雲際欲凌霄兮從之恨穹天兮未泰詠歡

友兮清唱和爾音兮此世

感士不遇賦并序

晉陶潛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余嘗以三

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

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

斯興聞閭閻靡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

斯興聞閭閻靡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

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往
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
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
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
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
而垂名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於蒼生靡潛躍之非分
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羣分以相形密網裁
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處乃逃祿而歸耕
山巖巖而懷影川汪汪而載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
以辭榮淳源汨以長分美惡作以異途原百行之攸貴

小正集卷五

三

莫爲善之可娛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
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
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策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
至公而無猜卒蒙耻以受謗雖懷瑾而握蘭徒芳潔而
誰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獨祗脩以
自勸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怠無
爰生之晤言念張季之終蔽慙馮夷於郎署賴魏守以
納計雖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
三夫之獻說悼賈傳之秀朗紆遠轡於促界悲董相之
淵致屢乘危而幸濟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漓以洒袂承
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

治仁夷投老以長饑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柳
茹微而殞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
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澁伊
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廣結髮以從政不愧賞於
萬邑屈雄志於戚豎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後慟
衆人之悲泣商畫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奚良辰之
易傾胡害勝其乃急蒼旻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味疇
測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已既軒冕之非榮
豈緼袍之爲耻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
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

山居賦此篇攷之宋書多缺文

宋謝靈運

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
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黃屋
實不殊於汾陽即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
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楊子雲云詩人之
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
觀遊獵聲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
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觀以
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實
儼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託之
賞其辭曰

謝子卧疾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

可重故半為輕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質文
感其常合宮非縉雲之館衛室豈放勛之堂邁深心於
禹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成之却粒願追松以遠遊嘉
陶朱之鼓棹適語種以免憂判身名之有辨權榮素其
無留孰知牽犬之路既寡聽鶴之塗何由哉若夫巢穴
以風露貽患則大壯以棟宇祛弊宮室以瑤璇致美則
白賁以丘園殊世惟上缺於巖壑幸兼善而罔滯雖非
市朝而寒暑均也雖是築構而飭朴兩逝昔仲長願言
流水高山應璩作書邱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周員銅
陵之與卓氏克瓠裁木為瓠規裂帛為日觀之端金谷之釐石
子致音微之觀徒形域之蒼蔚惜事異於栖盤至若鳳
叢二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洲雖千乘之珍苑
孰嘉遜之所遊且山川之未備亦何議於兼求覽明達
之撫運乘機緘而理默指歲暮而歸休詠宏微於刊勒
狹三閭之喪江矜望諸之去國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棲
之意得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
保自事以乘閒愧班生之夙悟慙尚子之晚研年與疾
而偕來志乘拙而俱旋謝平生於知遊捷清曠於山川
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還江面山背阜東阻西傾抱含
吸吐款跨紆紆繫聯邪巨側直齊平近東則上田下湖
西谿南谷石塚石傍閼硯黃竹決飛泉於百仞森高薄
於千麓寫長源於遠江派深絕於近瀆近南則會以

流榮以三洲表裏回游離合山川嵒崩飛於東峭繁傍
薄於西阡拂青林而激波揮白沙而生連近西則楊賓
江竹綠浦以被綠石照澗而映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
柯以起風近北則二巫結湖兩智通沼橫石判盡休周
名二山分表引修隄之逶迤吐泉流之浩漶山巖下而回
澤瀨石上而開道遠東則天台桐栢方石太平二韭四
明五真三官表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靈支石橋之
葦苦賦南之約榮遠南則松箴棲鷄唐磁漫石崕嵒
對嶺南山分隔入極清而邇回迷不知其所適上
嶽崙而蒙籠下深沅而澆激遠西則缺四
遠北則長江永歸巨海
延納崐漲緬曠島嶼綢沓山縱橫以布護水迴沈而縈
浥信荒極之縣眇究風波之暎合徒觀其南術之缺
生機缺戍衍缺岸測深相者知淺洪濤滿則皆石
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興濤作水勢奔壯于歲春秋
在月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崩飛流灑淩凌
絕壁而起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天終倒底而
見壑此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慙於海若爾其舊居
曩宅今園紛缺權尚援基井具存曲術周乎前後直
陌盡其東西豈伊臨谿而傍沼迺抱阜而帶山考封域

有貸以善成欽鹿野之華苑美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
貞林希菴羅之芳園雖梓一作容之緬謂哀音之恒
存建招提於幽峯真振錫之息肩庶鑑王之贈席想香
積之惠餐事在而思通理匪絕而可溫爰初經略杖策
孤征入澗水涉登嶺山行峻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
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矩規非龜非筮擇良選奇
翦榛開運尋石竄崖四山周回雙流逶迤面南嶺建經
臺倚北阜築講堂傍危峯立禪室臨溪流列僧房對百
年之喬木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
長開麗塔於郊郭殊世間於城傍欣見素以抱樸果甘
露於道場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紹人徒心通世表是

唐文苑五

九

遊是憩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業真矯觀三世以其夢
撫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舍和理之窈窕指東山
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猶恨相遇之不
早賤物重已棄世希靈駭彼佻年愛是長生異浮丘之
誘接望安期之招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類形美
蟬蛻之匪日撫雲峴其若驚陵名山而屢憩過巖石而
披情雖未階於至道且緬絕於世纒指松菌而興言晨
未齊於鶴彭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資待各徒隨節競逐
陟嶺刊木除榛伐竹抽笋自篳擣窮于谷楊勝所拈
秋冬福子可獲野有藟草獵涉重莫亦醞山清介爾景
福苦以木成甘以梅熟慕樵高林剝及嚴板掘得陽崖

遊陰標盡見寒茅宵見索綯交振翦蒲以薦以焚既
泥既凝品收不一其灰咸各有律六月採蜜八月樸栗
借物爲繁略載靡悉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風瞻
雲方知厥所南山則夾渠工田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
谷異巘羣峯參差出其間連岫複陸成其坂衆流漑灌
以環近諸堤擁抑以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湍淩阜泛
波水往步還還回往往匝枉渚負巒俱地呈美表趣胡可
勝單抗北頂以其節殷南峯以啓軒羅曾崖於戶裏列
鏡瀾於憲前因丹霞以頽楣附碧雲以翠椽視奔星之
俯馳顧缺之未牽鷗鴻翻翥而莫及何但鸞雀之翻
還汎泉傍出潯潏於東檐榮壁對峙磴礧於西雷脩竹

唐文苑五

十

歲粦以翳曾濯木森沈以蒙茂蘿蔓延以攀援花芬薰
而媚秀日月投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嶺岫夏涼寒燠
隨時取適階基回互檣櫺乘隔此焉卜寢翫水美石適
即回眺終歲罔數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眇邈
逸於人羣長寄心於雲霓因以小湖鄰於其隈衆流所
奏萬泉所回汎濫異形首茲終肥別有山水路邈緬歸
求歸其路迺界北山棧道傾巖踰閣連卷復有水逕繚
繞回圓瀾瀾平湖泓泓澄淵狹岸疎秀長洲芊綿既瞻
既眺曠矣悠然及其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入險俱
會山首瀨排沙以積丘峯倚渚以起阜石傾瀾而稍巖
木映坡而結數逕南潯以橫前轉北崖而掩後隱叢灌

故悉晨暮遊歷有以矣在石川洞石外見水
異於前章亦列同於後廣其能而足崑川有清而無
濁石傍林而捕鯢泉協潤而谷淵轉清而散芳
沙而映竹草迎冬而結葩樹凝霜而振綠向陽則在寒
而納煦面陰則當暑而含雲連岡則積嶺以隱巖
則羣竦以截嶂浮泉飛流以瀉空沈波潛溢於洞穴凡
此皆異所而咸善殊節而俱悅春秋有待朝夕須資既
耕以飯亦桑寶衣藝菜常希採藥救頽自外何事順性
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歸研書賞理敷文奏懷凡厥意
謂揚較以揮且列于言誠特此推北山二園南山三苑
百果備列乍近乍遠羅行布株迎早候晚荷蔚溪澗森
疎林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批記
什物帶谷映渚樵梅流芳於回廊柳柳實於長清
明所各葉藉芳夢戴葵葵對非蘇蘇綠葵眷節以
懷露白薤感時而負霜寒慈憐倩以陵陰春藿吐苔以
近陽弱質難恒頽齡易衰撫髮生悲視顏自傷承清蔚
之有術無在衰之可壯尋名山之奇藥越靈波而憩輭
採石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擬會同嶺之細辛拔幽
澗之溪蓀訪鍾乳於洞穴訊丹陽於紅泉安居二時冬
夏三月遠僧有來近衆無關法鼓即響頌偈清發散花
罪難流香飛越析曠劫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
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啓善趣於南倡歸清暢於北机

非爲惡於予情謨金威勝君子山中予清寂羣紛予自
紀周覽方匪多得理芳俱悅寒風兮搔眉面陽兮常熱
炎光兮隆熾對陰兮霜雪惕會臺兮陟雲根坐澗下兮
越風穴在茲城而諧賞傳古今之永滅好生之篤以我
而觀懼命之盡各景之懼分一往之仁心拔萬族之險
難招驚魂於殆化收危形於將闌漾水性於江流吸雲
物於天端觀騰翰之頡頏視鼓鰓之往還馳騁者僅能
狂愈猜害者或可理攀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
啓滕劉裴見柱下之經二觀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
撲救已積於道術嗟夫六藝以宣聖教九流以判賢徒
國史以載前紀家傳以申世模篇章以陳美刺論難以
發有無兵技醫日龜筮筮夢之法風角家宅算數律曆
之書或平生之所流覽並於今而稟諸驗前識之喪
道抱一德而不渝伊昔齟齬實愛斯文援紙握管會性
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爰暨山
棲彌歷年紀幸多暇日自求諸已研精靜慮貞觀厥美
懷秋成章含笑奏理若迺乘攝持之告評養達之篇畏
絕迹之不遠懷行地之多艱均上皇之自昔忌下衰之
在旃投吾心於高人落賓名於聖賢廣子隱巖於崆峒
許由遁晉於箕山愚公假駒以表谷涓子隱巖於崆峒
萊子萊庇蒙以織畚畚而樓商而願志卿長寢茂而敷
詞鄭子別谷而永逝梁伯去羣而之會高子居唐而胥

宇臺時依崖而穴墀咸自得以窮年眇員思於所遺其窮究幽深寂寞虛遠事與情乖理與形反既耳目之靡端豈足跡之所踐蘊終古於三季侯通明於五眼權近慮以停筆抑淺知而絕情

酬德賦

齊謝朓玄暉

右衛沈侯以冠世偉才眷余以國士以建武二年余將南牧見贈五言余時病既以不堪蒞職又不獲復詩四年余奉役朱方又致一首迫東編冠亂良無暇日其夏還京師且事譏言米遠篇草之思沈侯之麗藻天逸固難以報章且欲卒之賦得盡其體物之旨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言既未敢為酬然

所報者寡於德耳故稱之酬德賦其辭曰

悲夫四游之代亭六龍驚而不息輕蓋靡於駿奔玉衡勞於拊翼嗟歲晏之眇歡曾陰默以悽惻玄武伏於重介宛虹潛以自匿覽斯物之用捨相羣方之動植吊悴軀於華省理衣簪而自救思披文而信道散膏肓於胃臆嗟民生之知用知莫深於知已彼知已之為深信懷之其何已牽弱葛之蔓延寄陵風於松杞指曲蓬之直達固有憑於原泉彼排虛與撫實又相鳴於林止興伐木於友生詩承筐於君子矧景行之在斯方寄言於同耻求相仁於積習寓神心於名理惟敦狎之旅歲實興齊之二六奉武運之方昌觀休風之未淑龍樓儼而洞

不虞文選卷五

開梁邱煥其重複君奉筆於帝儲我曳裾於皇穆藉風雲之化景申遊好於蘭菊結德言而為佩帶芳猷而為服援雅範以自綏懿前修之所易昔仲宣之發穎實中郎之倒屣及士衡之籍甚託壯武之高義有杞梓之貞心協丹采之輝被伊吾人之陋薄雖蔽藻之何實惟風雅之未變知雲網之不廓譬曾棟之將傾必華榱之先落翳明離以上賓屬傳體於纖萼周二輝而分崩擠九畀於重壑雖魚鳥之欲安駭風川而回薄微天道之布新嗟貞首其焉託余窘迹以多愧塊離尤而獨處君紆組於名邦貽話言於川渚悵分手於東津望徂舟而延佇慮古今之為隔豈山川之云阻賴先德之龍興奉英靈之電舉事紫泥之密勿腰青綬而容與沾後惠以竭來竟卒獲其笑語我艤舟以命徒將汨徂於南夏既勗余以炯戒又引之以風雅若笙簧之在聽雖舒憂而可假昔疢病於漳濱思繼歌而莫為恩靈降之未已奉京粉而作傳臨邦塗之永陌懷余馬於騏驎望平津而出宿登崇岡而興賦顧歸憶之南回引行鑣而東驅何瓌才之博侈申贈辭於萱樹指代匠而切偲比治素而引喻方含毫而報章迫紛埃之東鶩釋末位以言歸忽乘驛以南赴連篇章之莫訓欲寄言於往句類鍛翮之難矯似洞源之不注意搔搔以杼柚不寧竟營營而馳騁爾腰戟於戎禁我拂劍於郎關願同車以日夜城望昏

而掩扉時遊盤以未極曉落景之徂輝苦清顏之倏忽
名權賞之多違排重關而休告知南館之有依驂識門
以右轉僕望路其如歸忘清漏之不緩惜曉露之方晞
聞夫君之東守地隱蓄而懷仙登金華以問道得石室
之名篇悟寰中之迫脅欲輕舉而捨旃離寵辱於毀譽
去天伐於腥羶忽攜手以上征躋中皇之修迥巾帝車
之廣軾棹河舟之輕艇歷星街之熠燿浮天潢之漻漻
機九轉於玉漿練七明於神鼎吹萬化而不喧度千春
之可並齊天地於倏忽安事人間之紆綈哉

郊居賦

梁沈約 休文

惟至人之非已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泊咸得性
以爲場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陳恭窮而業泰
嬰居秋而德昌僑棲仁於東里鳳晦跡於西堂伊吾人
之偏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
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蒿
之蕭條從微豎而橫構亦風除而雨懷昔西漢之標
季余播遷之云始達利建於海昏創惟桑於江汜同河
濟之重世踰班生之十紀或辭祿而反耕或彈冠而來
仕連有晉之隆安集艱虞於天步世交爭而波逝民失
時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曝如莽於衢路大地曠而靡
容及人遠而誰訴伊皇祖之弱辰逢時艱之孔棘遠危
邦而寄寓訪安土而移即肇胥宇於朱方掩閑庭而晏

息值龍顏之鬱起乃憑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修
衢以騁力遷華鼎而來啓張高衡而徙植傍逸陌之脩
平而淮流之清直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宸隆縣四
代於茲日盈百祀於微躬嗟弊廬之難保若實籜之從
風或誅茅而翦棘或旣西而復東乍容身於白社亦寄
卒於伯通迹平生之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
念望東臯而長想本忘情於徇物徒羈紲於天壤應屢
歎於牽絲陸典言於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悄悄而無
爽路將殫而彌峭情薄暮而踰廣抱寸心其如蘭何斯
願之浩蕩詠歸歎而蹢躅眷巖阿而抵掌逢時君之喪
德何凶昏之孔熾乃戰牧所未陳實升陟所不記彼黎
元之業業將垂歎而爲餌瞻穹昊而無歸雖非牢而被
載始歎絛而未覩終道組而後值尋貽愛乎上天固非
民其莫甚授冥符於井翼實靈命之所稟當降監之初
辰值積惡之云稔寧方割於下墊廓重氛於上塲躬靡
暇於朝食常求衣於夜枕既牢籠於媯夏又驅馳乎軒
項德無遠而不被明無微而不燭鼓玄澤於大荒播仁
風於遐俗關終古而遠念億聖猷其如玉值銜圖之盛
世遇興聖之嘉期謝中消於初日叨光佐於此時闕投
石之猛志無飛矢之屢辭排陽鳥而命邑方河山而啓
基翼儲光於三善長靈職於百司兢鄙夫之易失懼寵
祿之難持伊前世之貴仕罕紆情於丘窟譬叢華於楚

趙每驕奢以相越築甲館於銅駝並高門於北闕關重
屬於華閭豈蓬蒿所能沒教傳嗣於境壤何安身於窮
地味先哲而爲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權於城市豈邀
名於屠肆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野
抵荒郊編霜莖寒葦構棲巢之所集築町疇之所交
因犯檐簷而刊樹由妨基而剪巢決渟渟之汀澹塞井
甃之淪坳藝芳枳於北渠樹脩楊於南浦遷甍牖於蘭
室同肩墻於華堵織宿楚以成門籍外扉而爲戶既取
陰於庭樾又因籬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旁
觀漸沼注於雷雷周塋陌於堂下其水草則蘋萍芡菱
菁蕒蕪菰石衣海髮黃荇綠蒲動紅荷於輕浪覆碧葉

卷五

於深湖食新實而却老振羽服於清都其陸升則紫蘿
綠蘿天蒼山韭鴈齒牛牛呼曉音布藻南池之陽爛
漫北樓之後或慕者而庇地或慕者而庇地若乃園宅
殊製田圃異區李簡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株並
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翫吐綠攢朱
羅窈映戶接雷承閣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華而九衢抽
紅英於紫蒂銜素藥於青跗其林鳥則翔泊韻頡頏音
下上鵲雀多名流鸞雜響或班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
頰好葉隱而枝藏乍聞關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鴈
天狗澤虞秋鷺寒鷗脩鷗短鳥曳參差之弱藻戲潏潏
之輕軀翅桴流而起沫鼉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

紡繼脩鉅鱗碧鱗朱尾脩頰偃頰小則鰕鰖或文大則
噴流揚白不與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它其竹則東南
獨秀九府擅奇不遷植於淇水豈分恨於樂池秋蛩吟
葉寒雀噪枝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垂訪什塗之
軫跡觀先識之情僞每誅空而索有皆指難以爲易不
自己而求足並尤物以興果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
所避也原農皇之攸始計厥播之云初肇變腥以粒食
乃人命之所儲尋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頗簞食
而樂在鄭高廩而空虛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
撫幽衷而踴念幸取給於庭廬繚東窗之故耜浸北畝
之新渠無寒燠於曉暮不抱怒於朝疏排外物以齊道

卷五

十六

獨爲累之在余安事千斯之積不羨汶陽之墟臨異維
而騁目即堆冢而流眄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
驅四牡之低昂響繁笳之清嘯羅方員而綺錯窮海陸
而兼薦奚一權之足偉委千金其如線試撫臆而爲言
豈斯風之可扇將通人之遠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
而徒睥識方阜於歸津帶修汀於桂渚肇舉鍾於彊秦
路榮吳而款越塗被海而通閩懷三鳥以長念伊故鄉
之可珍實寒期於晚歲非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瀾瀾
獨流涕於吾人謬參賢於昔代亟從游於茲所侍綵旄
而轡陪龍舟而導渚或列席而賦詩或班觴而宴語
總惟一朝冥漠西陵忽其慈楚望商飈而永歎每樂愷

於斯觀始則鍾石鏘鉉終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
浮白無算貴則丙魏蕭曹親則梁武周日莫不共霜露
而歇滅與風雲而消散眺孫后之墓田尋雄霸之遺武
實接漢之後王信開吳之英主指衡岳而作鎮苞江漢
而爲宇徒徵言於石柳遂延災於金縷忽蕪穢而不脩
同原陵之膺膺寧知螻蟻之與狐兔無論樵芻之與牧
豎蹄東嶽以流目心懷愴而不怡蓋昔儲之舊苑實博
望之餘基脩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風臺累
翼月榭重栴千櫨捷躒百拱相持阜輟林駕蘭柵水嬉
論三畝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歲遺漫以蕩條非古今
之異時回余眸於良域覲高館於茲嶺雖混成以無跡
寔遺訓之可秉始食霞而吐霧終陵虛而倒景駕雌蜺
之連卷泛天大一作江之悠水指咸池而一息望瑤
臺而高騁匪夷言以自矜冀神方之可請惟鍾石之隱
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其爲
狀也則巍嵯崇峯喬枝拂日崑崙岩臺墜石堆星岑峯
崑崙或坳或平盤散枕卧詭狀殊形孤磴橫插洞穴斜
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巨繞州邑款跨郊垌素烟晚帶
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觀二代
之塗兆觀摧殘之餘遂成顛沛於虛康欽於虛器
穆恭已於巖廟簡遊情於玄肆烈窮飲以致災安忘懷
受崇何宗祖之奇傑威橫天而陵地惟聖文之續武

殆隆平之可至余世德之所君仰遺封而掩淚神寢匪
一靈館相距席布駢駟堂流桂醑降紫皇於天闕延二
妃於湘渚浮蘭烟於桂棟召巫陽於南楚揚玉桴握椒
糈悅臨風以浩唱折瓊茅而延佇敬惟空路邈遠神蹤
遐闊念其驚飈生猶聚沫歸妙軫於一乘啓玄扉於三
達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後豁或結標於巖根或開
櫺於木末空閣蘿鳥檐梢松栢旣得理於兼謝固忘懷
於飢渴或攀枝獨遠或陵雲高蹈因豈茨以結名猶觀
空以表號得忘已於茲日豈則心於來報天假余以大
德荷茲賜之無彊受老夫之嘉稱班燕禮於上座無希
驥之秀質乏如珪之令望邀昔恩於舊主重匪報於今
皇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於夕陽勞蒙司而獲謝猶奉
職於春坊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翺翔棲余志於淨
國歸余心於道場默依墀而莫駭魚初沼而不綱旋迷
塗於去轍篤後念於徂光晚樹開花初英落葉或畧林
而分丹青乍因風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
微動其芳襲余風騷屑於園樹月籠連於池竹蔓長柯
於簷桂發黃華於庭菊水懸炤而帶垣雪縈松而被野
鳴也飛而不散鴈高翔而欲下並時物之可懷雖外來
而非假寔情性之所留滯亦志之而不能捨也傷余情
之類慕惟憂患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惟殊方而並失
時復託情魚鳥歸閑蓬華旁闕吳娃前無趙瑟以斯終

老於爲請目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靡迷徒于
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是愧心
之非一

知已賦

江淹 二首

陳國之華者故吏部郎殷孚其人也博而能通學無
不覽雅賞文章尤愛奇逸雖志隱巖石而名動京師
矣才多深見氣有遠度雖安期千里不能尚焉始於
北府相直傾善無已僕乃得罪嶠外遐路竊然始還
舊都會君尋卒故爲茲賦以寄深哀

順祗効寶漬靈會昌時雨種社山雲降祥承瑤葉之餘
暖系金枝之末光聳孤韻以風邁騫逸氣以烟翔故學

不常師而心鏡羣籍理不啓問而情炤諸密採圖辨緯

遊璣訪賢潛志百氏沈神六經冥析同義象該洽性靈

儒不隱迹墨無遁形既令道潤亦發才華采耀秋月文
麗冬震有體有艷光國光家識包上仁義兼高行如彼
清波可挹可鏡又象冲室惟清惟淨氣擬北海情方中
散風流未輟盛名猶慕英馳芬激譽流聲滿我筠心而
松性君金采而玉相伊邈迨之未遇裴契開於朱方丹
瓊譬而非寶綠蘭比而無芳每賞矜其如契貴懷允而
不忘亟開席芳惆悵屢緩帶而從容論十代芳興毀訪
五都芳異同談天理之開基辯人道之始終整龍圖及
鳳書傾蒼冊與篆字儲西國之闕文採東京之逸記閱

之舊詩謝靈運之新意對楚漢之澹墨覽魏晉之
以一作遠近之真假削古今以名實毋齊韻而等
其同懷而共術吐情志而深賞忘年齒而隆泰擬余
少前華比余文芳後彥余結袂於山石君憑神於寒
露何期之未從痛哉景其如電堂酒芳一塵暮燈芳
萬金草芳永祕朱丹芳何晨聞璫質芳可變知余采
芳一年雅華芳與芳暉芳爭日月而無沫

思北歸賦

伊小人之薄伎奉君子而輸力接河漢之雄才覽日月
之英色新雲氣而厲響負青天而撫翼德被命而不渝
恩淵身而無極何規矩之守任信愚陋而不肖愧金碧

之林思應再履之照曜樊天網而自離徒夜分而誰弔

降盛離草木而勿履誤街造於遠國

萬里之長帶帶封孤芳上景連雄虺芳蒼蒼春
風吹芳仲冬而遂徂寒兼陵於余馬傷
今余與翠華涉柱水與碧湍雲清冷而多風蕭條
而無端後之吟芳日光迥狎之啼芳月色寒究烟霞之
縹緲其林石之嶠屹於是臨虹蜺以築室鑿山楹以爲
止上高嵩以臨月下淫淫而愁雨奔水滌於遠谷汨木
石於深嶼鷹隼戰而櫓巢龜鼉怖而穴處若季冬之嚴
月風搖木而騷屑玄雲合而爲棟黃烟起而爲雲

踟而歛步蛟螭危而失穴至江
離兮始秀或杜衡兮初
茲桂兮香芳作葉藕生蓮芳吐
絲俯金波兮百丈見碧
沙兮來往露葢葦兮半出雲雜
錯兮飛上石矧爛兮各
色峯近遠兮異象及迴風之搖
蕙天潭潭而下露木蕭
梢而可哀草林離而欲暮夜燈
光之寥迥歷隱憂而不
入心湯湯而誰告魄寂寂而何
語情枯槁而不反神翻
覆而亡據夫以雄才不世之主
猶儲精於沛鄉奇略獨
出之君尚婉戀於樊陽滿去洛
而掩涕陸出吳而增傷
況北州之賤士為炎土之流人
共飄飄而相偶與蠅蚋
而為鄰秋露下兮點劍烏青
生兮綴衣巾步庭蕪兮
多蒿棘顧左右兮絕親賓憂而
填骨思兮亂神願歸靈
於上國雖坎軻而不惜身

廣文選卷五

五

廣文選卷第五

廣文選卷第六

哀傷

悼李夫人賦

漢武帝

美連娟以脩嫵兮命櫟絕而不長飭新宮以延貯兮泯
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
於山椒兮每將夜之不陽秋氣潛以淒涼兮桂枝落而
銷亡神靈氣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疆託沈陰以曠久
兮惜芳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
同自茲疾以俟風兮芳雖襲以彌章約容與以猗靡兮
縹緲姚虞愈莊嚴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既激
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離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
之泫泫忽遷化而不反方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
紛兮哀裴回以躊躇執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超
兮西征屑兮不見寢淫澈荒寂兮無音思若流波恒兮
在心亂曰佳使由光隕朱榮兮嫉妬關其將安程兮方
時隆盛年天傷兮弟子增歎淒淒悵兮悲愁於邑喧不
可止兮響不虛應亦云已兮嫵妍大息嘆稚子兮慟慄
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
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
哉想魂靈兮

遂初賦

漢劉歆子駿

遂初賦者劉歆所作也歆少通詩書能屬文成帝召

爲黃門侍郎中壘校尉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飲
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學官時諸儒不聽歆乃移書太
常博士責讓深切爲朝廷大臣非疾求山補吏爲河
內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是時朝
政已多失矣歆以論議見排擯志意不得之官經歷
故晉之威感今思古遂作斯賦以歎往事而寄已意
昔遂初之顯祿兮遭閭闔之開通躡三台而上征兮入
北辰之紫宮侍列宿於鉤陳兮擁太常之樞極總六龍
於駟房兮奉華蓋於帝側惟太階之侈闊兮機衡爲之
難運懼魁杓之前後兮遂隆集於河濱遭陽侯之豐沛
兮乘素波以聊戾得玄武之嘉兆兮守五原之烽燧二

廣文選卷六

二

非駕而既俟僕夫期而在涂馳太行之嚴防兮入天井
之喬關歷崗岑以升降兮馬龍騰以起據舞雙駟以優
游兮濟黎侯之舊居心滌蕩以慕遠兮迴高都而北征
劇彊秦之暴虐兮弔趙括於長平好周文之嘉德兮躬
尊賢而下士駕駟馬而觀風兮慶辛甲臥於長子縣哀
哀周之失權兮數辱而莫扶執孫臏于克留兮救王師
於余吾縣過下虎地名而歎息兮悲平公之作臺背宗周
而不卹兮苟偷樂而惰怠枝葉落而不省兮公族闕其
無人曰不悛而愈甚兮政委棄於家門載約屨而正朝
服兮降皮弁以爲履寶礫石於廟堂兮面隋和而不眠
嗣始建衰而造亂兮公室由此遂卑憐後君之寄寓兮

喧靖公之銅鞮越侯田而長驅兮釋叔向之飛惠悅善
人之有故兮勞和羹於太原何叔子之好直兮爲群邪
之所惡賴叔子之一言兮幾不免乎但落髮美不必爲
偶兮時有羞而不相及雖韞寶而求價兮嗟千載其焉
合昔仲尼之淑聖兮竟隘窮乎蔡陳彼屈原之貞專兮
卒放沉於湘淵何方直之難容兮柳下黜而三辱遽瑗
抑而再葬兮豈材知之不足揚蛾眉而見妬兮固醜女
之情也曲木惡直繩兮亦小人之誠也以夫子之博觀
兮何此道之必然空下時而瞻瞻世兮自命已之取患
悲積習之生常兮固明智之所別叔羣旣在阜隸兮六
御興而爲桀荀寅肆而顯恣兮吉射叛而擅兵憎人臣

廣文選卷六

三

之若茲兮責趙鞅於晉陽軼中國之都邑兮登句注山
以陵厲歷鴈門而入雲中兮超絕轍而遠逝濟臨沃而
遙思兮垂意乎邊都野蕭條以寥廓兮陵谷錯以盤紆
飄寂寥以荒聊兮沙埃起而杳冥迴風育其飄忽兮
迴颭颭之冷冷薄洶洶之凝滯兮弗谿谷之清涼漂積
雪之皚皚兮淅淅露之隆霜揚電靈之復一作陸兮慨
原泉之淩陰激流澌之寥涖兮窺九淵之潛淋颭懷愴
以慘怛兮悵風淒以冽寒獸望浪以穴窺兮鳥腸翼之
淩淩同山蕭瑟以鷗鳴兮樹木壞而哇吟地坼裂而憤
忽忽兮石捌破之崑崙天烈烈以厲高兮廖瑋憲以梟
空鷹鸇以遲遲兮野鶴鳴而嘯嘯望亭隧之微敞兮

之固百里之無家兮路脩遠之綿綿於其
而固守兮奮武靈之精誠據趙奢之策慮兮威
完乎金城外折衝以無虞兮內撫民以永寧既豈容
以自得兮唯惕懼於竺一作馬寒攸潛溫之玄室兮滌濁
於太清反情素於寂寞兮一作華體之冥冥玩書琴以
條暢兮考性命之變態運四時而覽陰陽兮總萬物之
性雖窮天地之極變兮曾何足乎留意長恬淡以惟
固賢聖之所喜亂曰處幽潛德含聖神兮抱奇內
自得且兮寵幸淳寄計無常兮寄之去留亦何傷兮
大人之度品物齊兮舍位之一作烈若遺兮求位得位固
其常兮守信保已比老彭兮

悼騷賦

漢梁竦 初載

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鳴邑兮
卒累誅於兩觀殷伊周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寧豈齊
其幾微兮徒信已以榮名雖右刀以奉命兮扶目眦
公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願於王庭圖往鏡來兮
關比在篇若名既泯沒兮後倅亦然屈平濯德兮潔顯
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
殞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
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
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勛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紱
芳騷騷路於徘徊歷蒼茫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修兮

哀濱之神林兮東勅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秉忠
孝以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傳其
達指兮河楊生之欺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大清之悠
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為期

九愁賦

曹植

嗟離思之難忘心慘毒而含傷哀踐有幾之末境越引
領之徘徊捲浮雲以太息顧離登而無階匪徇榮而愉
樂信舊都之可懷恨時王之謬聽受奸枉之虛辭揚天
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登高陵而反顧心懷愁而荒
忤念先龍之既隆哀後事之不遂雖危亡之不豫亮無
遠君之心刈桂蘭而秣馬舍余車於西林願接翼於歸

鴻嗟高飛而莫攀因流景而寄言響一絕而不還傷時
俗之趨險獨悵望而長愁感龍鸞而唐跡如吾身之不
留江介之瞻野獨眇眇而汎舟思孤客之可悲愍予
身之翩翔豈天監之孔明將時運之無常謂內思而自
策筭乃昔之愆殃以忠言而見黜信毋負於時王俗參
差而不齊豈毀譽之可同兢昏昏以營私害予身之奉
公共明重而妬賢俾予濟乎長江嗟大化之移易悲性
命之攸遭愁慊慊而繼懷惟慘慘而成晚曠年歲而不
同長去君乎修遠御飛龍之蜿蜒揚翠雷之華旌絕紫
霄而高望飄弭節於天庭披輕雲而下觀覽九土之殊
形顧南郢之邦壤咸蕪穢而倚傾瞻盤桓而思服仰御

驥以悲鳴紆予袂而收涕僕夫感以大聲復先王之正
路豈淫逕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耶干媚而求親顧旋
復之無軌長自棄於遐濱與麋鹿以爲羣宿林藪之步
莽野蕭條而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
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沉泥不爲濁路之飛塵踐踐隨
之危阻登岩堯之高岑見失羣之離獸覲偏棲之孤禽
懷憤激以切痛苦回忍一作之在心愁戚戚其無爲遊
綠林而道遙臨白水以悲嘯猿驚聽而失條亮無怨而
哀乃全行之所招

京江南賦

庾信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庾解余乃

廣文選卷六

六

窺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銷
窮于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大道周星
物極必反傳變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幸安之每念
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士杜元凱之平生並
有若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
賦先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親是流離至於
暮齒無救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
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食周粟下亭漂泊
高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爲
此賦時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詞唯以悲哀爲主日暮
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

蕭瑟荆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
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
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
以血釣臺移柳非王闢之可望華亭鶴唳非河橋之
可聞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纔一旅項籍用江東之
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
義師一割卷甲焚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
阻寧無藩籬之固頃會箕歛者合從締交鋤耨棘
榛者因利乘便焉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是知
併吞六合不免軼道之災況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
嗚呼山嶽崩頽旣覆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
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復舟楫路窮
星漢非乘槎可上風塵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
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
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我之掌使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
官席藁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
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於墻
壁路交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
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昨
土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
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新

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况乃少微真人天山
逸民皆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
德載誕真臣文詞高於甲觀模楷盛於漳濱嗟有道而
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既姦回之蠱毒匿終不悅於仁人
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
於崇賢遊存雷之講肆茲明離之宵筵既傾蠶而酌海
遂測管而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於武帳聽
雅曲於文絃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輟而
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拭玉於西河之
主于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為冠蓋門成鄒魯連茂
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

廣文堂

八

銅為柱橋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費浮玉南琛
沒羽吳歛越吟荆艷楚舞草木之遇陽春魚龍之逢風
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主歛為和親之侯世超為定遠
之使馬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將帥皆知山嶽開
然江湖潯沸漁陽有閭左成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
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賞之講學士林談劫燼之
灰飛辨常星之夜浴地干魚齒城危獸角計才于於榮
陽糾龍媒於平樂宇衡以于戈為見歲播紳以清談為
願譽乘漬水以膠船駁奔駒而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
屠子則方成猿鶴弊簞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
黃河之濁既而魴魚頰尾四郊多壘歟狎江鷗官鳴野

盧去國離羣失水思被髮於伊川知百年為幾
逆之戰盛矣遊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
鼻為獲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龍
望璫璫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為尚存欲於羈縻飲其
璫之酒宣其虎豹之皮見胡桐於大夏謝鳥卵於條
奔牙家厲速疾薄吹輾九轉而欲問聞三川而遂窺
則王子召戎姦臣介冑既官政而離邊遂師言而泄漏
望廷尉之連囚反淮南之窮寇出秋泉之蒼鳥起橫江
之困獸地則石謬鳴山天則金精動嶺北關龍吟東陵
麟關爾乃桀驁驍扇馮陵幾何擁狼牙於圖墳盧山
於永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優游廢朝單于長圍

尚安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竟遭夏
室之禍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
之戰陶侃空辛未船顧榮虛征羽扇將軍死綏路絕重
圍烽隨星落書還驚飛遂乃韓分趙裂鼓計旗折失羣
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
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
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二世為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
參末將兄弟二人義聲俱唱主辱臣死名有身喪敵人
歸元三軍懷愴尚書多筭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
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計墻大事去矣人之云亡
甲子奮發勇氣咆勃實愬元戎身先士卒宵落魚門兵

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大枉身名埋沒或以
佳翼鷄披虎威狐假沾濟鋒鏑膏原野兵弱廣強城
孤氣寡聞鶴唳而虛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戟
臨橫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
林顛覆長洲糜鹿潰潰沸騰茫茫慘禍天地離阻人神
慘酷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爭迴地軸探雀殼
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
曹杜之謀人有秦庭之哭爾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
之酬對逢鄂坂之譏嫌值而門之征稅乘白馬而不前
策青驄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游彼鋸牙
而鈎爪又巡江而習流排青龍之戰艦關飛鷺之船樓

廣文選卷六

十

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
而沉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沉於杜侯落帆黃鶴之浦
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陰
陵路絕釣臺斜趣望赤岸而沾衣轆鳥江而不渡雷池
柵浦鶴陵焚戌旅舍無烟巢禽無樹謂荆衡之杞梓庶
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
中而渡水屈十七澤濱于十死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
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裨佐學衛於中軍
誤尸承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離親同於河洛奉立
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方
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歆斜之小徑掩蓬

翟之荒隄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于時西華謁
王劍及繁陽麾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軸牙櫓
沉白馬而誓衆負黃龍而渡江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
車屯于石城戈船掩于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
荀瑩暮至剖巢燬穴奔虺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
於中冀然腹爲燈飲頭爲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
虎據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
而殄悴西瞻博望北臨玄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
於玉女窻扉繫馬於鳳凰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
書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繁表道高於
河上更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以愛子而托人知

廣文選卷六

十

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關之兵猶有靈臺之使司徒之表
裏經綸孤偃之惟王實勤橫胡戈而對霸主執金鞭而
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真
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杜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
蔡逐獵知之何晚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颺凜然水神遭
箭山靈見鞭是以贊熊傷馬浮蛟沒鳶才子併命俱非
百年中宗之夷酋靜亂人雪冤耻去代邸而承基遷唐
郊而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沉猜則方逞
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已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
旣而齊交北絕秦患四起况背闕而懷楚冀端委而開
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滎蒐乘巴渝

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刻之巫荆門遭廩延之戮夏口
濫達泉之誅茂因親以教愛忍和樂於彎弧既無謀於
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三端登
陽城而避險則砥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而
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地惟思子城猶彈
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豈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
移山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
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舍鄭怒
楚結秦寃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隣之責言俄而梯衝亂
舞冀馬雲屯棧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
連弩渡臨晉而橫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

庚子集卷六

十一

於六塵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涪陽兮極浦
熾火兮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王軸揚灰龍文折柱下
江餘成長林故管徒思掛馬之移未見燒牛之兵章慢
支以較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度關未曉而鷄
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偽遊之地
荒谷繼於莫敖治父囚於羣師硯穿捐拉鷹鷂批攢冤
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柴妃之泪水毒
秦淫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饑隨驚鷲暗逐流
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于時瓦解冰泮風飛電散渾然
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
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况復

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
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柳揚亭有離別之賦臨江
王有思思之歌別有飄飄武威羈旅金微班超生而望
返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鳬求去蘇武之一鴈空飛
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
之內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
戮於猶子荆山鵲飛而玉碎隨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亂
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
其何以昌有嫺之後將育於姜輸我神器居為讓王天
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仁用無賴之子弟舉江
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

庚子集卷六

十一

秦天何為而此醉且夫天道迴旋生民預焉余烈祖於
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泊余身而七葉文潛時而北遷提
挈老幼關河某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况復零落將盡
靈光端然日窮于紀歲將復始逼切危慮端憂暮齒踐
長樂之神皇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迴於
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鍾鼎
於金張聞絃歌於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
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

哀千里賦

江淹二首

蕭蕭江陰兮荆山之岑北繞瑯琊碣石南馳九疑桂林
山則巽嶺奇峯橫嶼帶江雜樹億尺紅霞萬重水明一

天相通浮雲共色云云無底澤不測其中險如五門
豁若長河參差巨石縱橫若乃夏后未鑿秦皇未
關斯若生岸迤邐成迹馳湍走浪漂沙擊石伊孟冬之
初立出首夏以歸來自出國而辭友永懷慕而抱哀竟
終朝以三奪心一夜而九摧徒望悲其何及銘此恨於
黃埃於時鴻鴈既鳴秋光亦窮水黯黯芳蓮葉動山蒼
蒼兮樹色紅思雲車兮沅北望蜺裳兮澧東惜重華之
已沒念芳草之坐空說而悄愴成憂惘惘自憐信規行
之未曠知矩步之已難離河北之英壇猶橘柚之不遷
及年歲之木晏願臣坐一作於霸山

傷友人賦

廣文選卷六

上

僕之神交者嘗有陳郡之袁炳焉有逸才有妙賞傳
學多聞明敏而識奇異僕以爲天下絕倫黯與秋草
同折今不復見才矣既而陳書有念橫瑟無從難乏
張范通靈之感庶同拙尚篤徒之哀乃爲辭曰

泫然沾衣兮悲袁友之英秀系神緒而作氏胤靈技而
啓胃轅四代而武昌泊十葉而克茂友人之生川岫降
明峻調迥韻惠志聰情倜儻遠度寂寥靈素文攀淵卿
史類遷固譬如冬雪既潔將似秋月至微乃上代而少
雙故叔世而曠絕弔蕙若之暫芳慟琬琰之永闕余既
好於斯友乃神交於一顧邈疇年之繾綣窮生平之遊
遇既遊遇兮可尋乃勵好兮契心懷愛重於素璧結分

珍於黃金拾一代而笑淺訪古人而求深故高術而共
運豈異袖而同襟爾挂情於霜栢我發意於東桂擊子
品之消散鏡百侯之哀替帶瑤玉而爭光握隋珠而比
麗披圖兮炤籍抽經兮閱史共檢兮雒書同析兮
河紀既思遊兮百說亦窮精兮萬微愛詩文之綺發賞
賦艷兮錦起聲古今之實寶輝竹素之琛奇信朝日之
徒吳蜀夜星之空移覽秋實於西苑摘春華於東池蚤
同歲於上京未滿年於下國爾湘水兮深沅我前山兮
耶點惟音華與書酒伊楚越兮南北余結韻兮梁門復
從官兮朱蒲何人遙而困阻而天道之匪存凋碧玉之
神樹銷紫石之靈根永遠書於江渚結深痛於爾寬寬
線味其若絕泣榮盈其兮結余妙賞之不留悼知音之
已逝金雖重而見鑄桂枝兮折百年一盡兮貴揚
蕤於後烈

論文

禮賦

荀况二首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
者以書死者以墓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
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敗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
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
同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其雅似者與匹夫
匹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至明而約

順而體請歸之禮

知賦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濬濬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躬以空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修潔之爲親而親之爲狹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舜禹而不能於道者邪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維精而無遺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四庫全書

楊雄

人賦

楊雄

歲時易之損益芳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芳察吉凶之同域饒饒者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陽寵以冒災芳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隆而輟息兮火猶一作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凡人事之所極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豐盈禍所積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燭翠羽嫩而歟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爲綱兮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沒而名滅豈若師由聃兮執玄靜於中谷納僞祿於江淮兮捐松喬於華嶽升崑崙以

石忽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兮舞馬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禦餓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閭闔以窺天庭兮騎騁騁以踟躕載美門與儷游兮永覽周乎八極亂曰甘餌含毒難數背兮麟而可羈近大羊兮騭鳳高翔戾青雲兮不掛網羅固足珍兮斯銘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姬罹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爲妻何足稱兮辭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於此執太玄兮湯然肆志不拘羣兮

音樂

四庫全書

宋玉

笛賦

宋玉

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篠異幹罕節間枝之叢生也其處磅礴千仞絕谿凌阜隆崛萬丈盤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其陰則積雪凝霜霧露生焉其東則朱天皓日素朝明焉其南則盛夏清微春陽榮焉其西則涼風遊旋吸逮存焉幹枝洞長桀出有良名高師曠將爲陽春北鄙白雪之曲假塗南國至此山望其叢生見其異形曰命陪乘取其雄焉宋意將送荆卿於易水之上得其雌焉於是乃使王爾公輪之徒合妙意角手遂以爲笛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午長頸奮玉手摘朱脣曜皓齒頰頰玉貌起吟清

追流徵歌伐檀號孤子發久轉舒積鬱其爲幽也甚乎
懷永抱絕喪夫天亡稚子纖悲微痛毒離肌腸腠理激
叫入青雲慷慨切窮士度山羊腸坂揆殃振奔逸游洪
志列絃節武毅發沈憂結呵厲揚叱太一聲淫淫以賄
騷氣旁合而爭出歌壯士之必往悲猛勇乎飄疾麥秀
漸漸兮鳥聲革翼招伯奇於源陰追申子於晉域夫奇
曲雅樂所以禁淫也錦繡黼黻所以禦暴也繹則泰過
是以檀卿刺鄭聲周人傷北里也亂曰芳林皓幹有奇
實方博人通明樂斯道兮紛衍澗漫終不老兮與枝間
絕鄭之遺韻南楚兮美風洋洋而暢茂兮嘉樂悠長俟

廣文選卷六
十七兮鹿鳴
我友兮安心隱志可長久兮

觀舞賦

張衡

客有觀舞於淮南者美而賦之曰音樂陳兮音酒施
靈鼓兮吹參差叛淫衍兮漫陸離於是飲昆醉日亦
既晏美人興而將舞乃脩容而改服襲羅綺之雜錯申
綢繆而自飾拊者嗽其齊列盤鼓煥以駢羅抗脩袖之
翳面展清聲而長歌歌曰驚雄遊兮孤雌翔臨歸
思故鄉擗纖腰以玄折嬋傾倚兮低昂增芙蓉之
芳光灼爍以發揚騰燁目以顧盼盼兮以流芳
絡繹乍續乍絕裾似飛鸞袖如迴雪
珠簾兮縹髮亂然後

駢奏合體齊聲進退無差若影追形

橫吹賦

江淹

驃騎公以劍卒十萬禦荆人於外郊鐵馬煩而人聳
色綵旄耀而士衝威軍容有橫吹僕感而爲之賦云
北陰之竹兮百尺而不見日石磴礧而成象山沓合而
爲一雲逕逕而孤去風時時而寒出木欽柯而攢抗草
騫葉而蕭瑟故左嶠巖右礧礧樹高聳水泓澄鎮雄蛟
及雌虺騰獨鳴與單鷹白山顥赤山赭匪流沙經西極
原陸窈窕深人聲絕馬迹沉寂然四顧增歎累吟雖
欲上而不能禁此竹方可爲器迺出天下之英音於是
帶以珉色扣以瓊文潤如沉水華若浮雲赤煖紫駁星

廣文選卷六

十九

含露分其聲也則軼鬱有意摧萃不群超遙衝山崎曲
抱津綿羣順序周流衍呂故西骨秦氣悲慙如懟北質
燕聲酸極無已斷絕百意絲繞萬情嗟黃柳及白草泣
虜軍與漢兵於是海外之雲處處而秋色河中之鴈一
一而學飛素野黯以風暮金天艷以霜威衣袂動兮霧
入冠弓刀勁兮馬毛寒五方軍兮出不及雜色騎兮往
來還瞻如雲兮志如星山可動兮石可銘功一堅兮迹
不奪竟既英兮鬼亦靈奏此吹兮有曲何歌盡而淚續
重一命而若烟知半氣之如燭美人戀而嬋媛壯夫去
而踟躕感魂傷情夜賞彌信妙語奇製見貴歷代所
以韻起西國響流東都浮江繞泗歷楚傳吳故函夏以

飾京關以爲戎儲至于具瞻象彌之威織文魚服
之容鄴山錫刃耶溪銅鋒皆陸斷犀象水斬蛟龍雲
旗之遠迤邐屯騎之溶溶吹寒亮於前衛陸離於後
陣視眈眈而或近聽察嘈而遠震奏白登之二曲起關
山之一引吐哀也則瓊瑛失綵街樂也則鈔聖生潤採
羨謝而自罷綠水慙而不進代能識此聲者長滅淫而
何益

情

擣素賦

漢班婕妤二首

測平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初臨見禽華以庶色聽霜鶴
之傳音佇風軒而結睥對愁雲之浮沉雖松梧之貞脆

廣文堂

子

豈榮鄙其異心若乃廣儲縣月暉水流清桂露朝滿涼
衿夕輕燕姜含蘭而未吐趙女抽簫而絕聲改容飾而
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新靡接珠珮之精明若
乃盼睐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風靡麗皎若明魄
之升崖煥若荷華之昭晰調鉛無以玉其貌凝朱不能
異其脣勝雲霞之適日似桃李之向春紅黛相媚綺組
流光笑移妍步步生芳兩靨如點雙眉如張頰肌柔
液音性閑良於是投香杵扣玳瑁聲爭鳳首梧因
虛而調遠柱由貞而響沉散繁輕而浮捷節踈亮而清
深含笙總筑比玉兼金不墮不撓匪瑟琴或旅環而
計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中還或已離而復合翔

鴻爲之徘徊落英爲之颯沓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
下之參差從風颺之遠近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
卷清慕驚之命羣哀離鶴之歸晚當是時也鍾期改聽
子池琴桑間絕響濮上傳音蕭史編管以擬吹周王
調笙以象吟若乃窈窕殊妙之年幽閑貞專之性符皎
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散米綠之章發東山之詠望明月
以撫心對秋風而掩鏡闊紋練之初成擇玄黃之妙匹
準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想嬌一作奢之或至許
椒蘭之多術慙陋製之無韻慮蛾眉之爲愧懷百憂之
盈抱空千里芳飲淚修長袖於妍袂綴半月於蘭襟表
纖手於微縫庶見跡而知心計脩路之遐遠怨芳非之
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慙行客而一作無
言還空房而掩咽

廣文堂

主

自悼賦

承祖考之遺德芳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芳兒
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芳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
之翕赫芳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芳竊庶幾乎
嘉時每懷悲而余息芳中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鑒
芳顧女史而問詩悲長婦之作戒芳哀衰閨之爲郵美
皇英之女虞芳榮姒之毋周雖遇屈其靡及芳敢舍
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芳閱蕃華之不滋痛陽祥與
柘諱芳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芳將天命之不

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晚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
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
共麗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
松栢之餘休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闔扃
華殿塵兮玉階落音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帷幄
暗芳離虛兮風冷冷感惟裳兮發紅羅紛綵絲兮統素
聲神眇眇兮窈窕處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
君兮顧基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
料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已過兮若浮已獨享兮
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
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六廣文選卷六

主

誚青衣賦

漢張超子並

彼何人斯悅此艷姿麗辭美譽雅句斐斐文則可佳志
卑意微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高岡可華何必棘茨醴泉
可飲何必濟池一作珠彈雀堂溪川葵鴛雛隸鼠何
異乎鵝雁觀古今禍福之階多由倖妄淫書戒牝雞
詩載哲婦三代之季皆由斯起晉音戎幾懷恭太子
子有負取音仍覆宗絕祀叔肝納申聽聲狼似穆子私
庚堅半餒已黃歇之敗從李園始曾受齊樂仲尼逝矣
文公懷安姜笑其鄙周漸將衰康王晏起卑公喟然深
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
消漸諷誨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晏嬰潔志不顧景

女乃情不疑奉霍不受見尊不迷况此麗豎三族無紀
綱不序蟹行索妃旁行求隅昏無媒理宗廟無主門
戶不名依其在所生女爲妾生男爲虜歲時酹祀詣其
先祖或於馬既厨間鼃下東向長跪投狎鴛酒悉請諸
靈辟邪無主多乞少出銅丸鐵柱積積累億皆來集聚
嫡嬖權心各有先後戚獲之類豈不足數古之贅壻尚
猶塵垢况明智者欲作奴父勤節君子無當自逸宜如
防木守之以一秦繆思魯故獲終吉

清思賦

阮籍

余以爲形之可見非色之美音之可聞非聲之善昔黃
帝登仙於荆山之上振咸池於南陽之岡鬼神其幽而

六廣文選卷六

主

變牙不聞其音一作女娃耀榮於東海之濱而翩翻於
洪西之旁林石之隕從而逢臺不照其光是以微妙無
形寂莫無聽然後乃可以窺窈窕而淑清故白日麗光
則季后不步其容鐘鼓闐鈴則延子不揚其聲夫清虛
寥廓則神物來集飄飄恍恍則洞幽貫冥水心玉質則
激潔思存恬淡無慾則奉志適情伊秉唐之道好兮又
焉處而靡逞寒風邁於黍穀兮誨子而遊鵲申孺悲而
母歸兮吳鴻哀而象生茲感激以達神豈浩養而弗管
志不覓一作而神正心不蕩而自誠固秉一而內修堪
與止之匪傾惟清朝而夕晏兮指濛汜以永寧是時羲
和既頽玄夜始屆望舒整轡素風來征輕帷連颺華茵

肅清彭蚌微吟螻蛄徐鳴望南山之崔嵬兮顧北林之
蒼青太陰潛平後房兮明月耀平前庭廼申展而缺寐
兮忽一悟而自驚焉長靈以遂寂兮將有歛乎所之意
流盈而改慮兮心震動而有思若有來而可接兮若有
去而不辭嗟博或作博賤而失庚情散越而靡治豈覺察
而明真兮誠靈夢其如茲驚奇聲之異兮鑑殊色之
在斯開丹桂之琴瑟兮聆崇陵之參差始徐唱而微響
兮情悄慧以蜺蛇遂招雲以致氣兮乃振動而大駭聲
總颺以洋洋若登崑崙而臨西海超遙或作遙不能究其
所在心滾滾而無所終薄兮思悠悠而未半鄧林殫於
大澤兮欽邪悲於遙岸徘徊夷由兮倚靡廣衍遊平圃
廣文選卷下
以長望兮乘脩水之華旂長思肅以永至兮滌平衢之
大夷循路曠以徑通兮辟闢闢而洞開美要眇之飄遊
兮倚東風以揚暉沐消淵以淑密兮體清潔而靡譏厭
白玉以為面兮披丹霞以為衣赫元英之曜精兮珮瑤
光以發微服儵煜以續紛兮絳紫采以相綏色媚媚以
流爛兮紛雜錯以歲幾象朝雲之一合兮似變化之相
依麾常儀使先好兮命河女以胥歸步容與而特進兮
眇兩楹而升墀振瑤谿而鳴玉兮播陵陽之斐斐蹈消
渙之危跡兮躡離散之輕微釋安朝之朱履兮踐席假
而集帷敷期來之在室兮乃飄忽之所唏馨香發而外
揚兮媚顏灼以顯姿清言籍其如蘭兮辭婉婉而靡違

之運會兮淨日月之餘暉假淳氣之精微兮辛
憊以自私願申愛於今夕兮尚有訪乎是非被芬芳
之芳兮將暫往而永歸觀悅懌而未靜兮言未究而
悲雲霓之可憑兮翻揮翼而俱飛棄中堂之局促
兮遺戶牖之不處帷幕張而靡御兮几筵設而莫輔
載雲輿之奄露兮乘夏后之兩龍折丹木以蔽陽兮
疎芝蓋之三重翮翼以左右兮紛悠悠以容容瞻朝
霞之相承兮似美人之懷憂采色雜以成文兮忽
散而不留若將言之未發兮又氣變而飄浮若垂
而失前兮飾未集而形消目流盼而自別兮心欲來而
貌遑紛綺靡而未盡兮先列宿之規矩時黨奔而陰
兮忽不識平舊年邁黃妖之崇臺兮雷師奮而下雨內
英哲與長年兮答離倫與膺賈摧翹而折鬼神兮
徑登乎所期歷四方而縱懷兮誰云顧乎或疑起高
而驚兮至北極而放之援間維以相示兮臨門而長辭
既不以萬物累心兮豈一女子之足思
廣文選卷下
閒情賦 陶潛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詞而宗澹泊
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
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觸類廣其詞
義余園閨多暇復染翰為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
者之意乎

何環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羣表傾城之艷色期有
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
內雅志於高雲悲展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
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發寒朱幃而正坐汎清瑟
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懷袖袖之續紛聯美目以流眄
含言笑而不分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
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
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爲僭待
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瀕更而
九遷願在衣而爲領承華首之餘芳悲離襟之宵離怨
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爲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

慶文惠公

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
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
閑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
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
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
在畫而爲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陰慨有時而
不同願在夜而爲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
滅景而藏明願在竹而爲扇含淒風於柔握悲白露之
棲寒願襟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爲桐作膝上之鳴琴悲
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以
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翳

慶文惠公

主一

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有覲交欣懼於中襟竟寂寞而
無見獨情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
徘徊以忘趣色慘悽而矜顏葉變變以去條氣淒淒而
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
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思宵夢以
從之神飄飄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棹臂綠厓而無攀手
特舉昂然軒北風淒淒悵悵不寐衆念徘徊起攝帶以
伺晨雲霜榮於素階鷄斂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
聞山而帶河迎清風以祛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
爲會誦召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越遙情於八遐
水上神女賦 江淹
江上丈人遊宦荆吳首衛國望燕途歷秦關出宋都遍
覽下蔡之女且悅淇上之姝未有粉白黛黑鬼神之所
無也迺造南中渡炎洲逕玉礪越金流路逶迤而無軌
野忽莽而渺傳山反覆而參錯水澆灌而繁薄石五采
而橫峯雲千色而承萼日炯炯而舒光雨屑屑而稍落
紫莖繞逕始參差紅荷綠水纔灼爍忽而精飛視亂意
走心移綺靡菱葦張望黃枝一麗女芳碧渚之崖腰曉
也非雲非霧如烟如霞諸光諸色雜卉雜華的的也象
珪象璧若虛若實綬錦共文瑤貝合質遂乃紅唇寫朱

真月學月美目艷起秀色爛發窈窕暫見偃寒還沒冶
異絕俗奇麗不常青娥羞艷素女慙光笑李后於漢主
耻西苑越王神繼覆而愉悅志離合而感傷女遂俯
整玉軼仰肅金鑣或採丹萼或拾翠條守明璣而爲誓
解琅玕而相要情乍合而還散色半親而復嬌併軒車
於水際亭雲霓於山椒奄人祗之似像共光氣而寂寥
於時也綠霞繞繞雲縵縵石瓊文而翕艷山龍鱗而
爛爛皆綠根而攢集草紅葩而舒散日炫晃以朧光樹
威難而葱榮無西海之浩蕩見若木之千尋非丹山之
赫曦聞琴瑟之空音理洞徹於俗聽物驚怪於世心恨
精影之不滯悼光景之難惜閱有無於俄頃變幻於
咫尺視空同而失貌察倏忽而亡迹野田田而虛翠水
湛湛而空碧迺唱桂櫂交衝波背櫓向板阿碑硯木
石洪濤蛟鼉顧顧而情饒巡左右而怨多弔石渚而
一欷悵沙洲而少歌苟懸天方有命永離矣若何退
以爲妙聲無形奇色非質麗於嬌情於琴瑟尋漢女
而空佩觀清角而無定嬈楊不足聞知雙牙馬匪委悉
何如明月之忌玄雲秋露之慙白日愁知形有之留滯
非英靈之所要術也

廣文選卷第

四

廣文選卷第七

賦

雜賦廣

蠶賦

荀况 二首

有物於此儼儼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
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爲而後存名號不
美與暴爲隣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
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
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
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
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溫而惡雨
蠶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
理

箴賦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
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雜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
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
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
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刺者邪頭銛達而剽趙繚
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
而事起尾邇而事已簪以爲父管以爲母旣以縫表又
以連裏夫是謂之箴理

大言賦

宋玉 三首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寡
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阿戮剝一世流血冲
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
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臯陶噓大笑至兮摧覆思
錫牙偃雲沛其大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爲
車圓天爲蓋長翹耿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
夷飲枯河海以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
據地盼天迫不得仰

小言賦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今諸人差唐勒宋玉等並

廣文彙卷七

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
偉矣抑未備也且一略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
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並照則小大備
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也能麗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
則上座者未足明賞賢人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
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致翼形微蚤鱗聿
遑躡躡之縱身經由鍼孔出入羅中飄妙翩綿乍見
乍泯唐勒曰析飛糠以爲輿剖糝糟以爲舟泛然投乎
杯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憑軾皆以顧盼附蟻螻而遊
微以無準原存亡而不憂又曰館於蠅蠅之宋
玉曰風脂切蟻肝會九族而同噉猶夢而不醒宋

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滅
景昧昧遺形超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蠶末
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
朱爲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
何如此之爲精王曰善賜以雲夢之田

釣賦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
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
奈何登徒子對曰夫玄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
餌若蛆蚋鈎如細鍼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豈
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挂綴鈎其意不可得退而

廣文彙卷七

牽行下觸清泥上則波颺玄洲因水勢而施之韻之顏
之委縱收歛與魚沉浮及其解池因而獲之襄王曰善
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爲
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釣者何玉曰臣所謂善釣
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鈎非鍼其餌非蠅也王曰願
遂聞之宋玉對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賢聖爲竿道
德爲綸仁義爲鈎祿利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釣道
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迅哉說乎其鈎不可見
也宋玉對曰其鈎易見王不可察爾昔殷湯以七十里
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
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初矣羣生

比澤民氓畏其罰其鈎可謂拘矣功成而不應名立而
下改其竿可謂強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鈎決波涌魚
生是則夏桀商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玄洲之釣也左
使魚躍石執稿竿立乎潢汗之涯倚平楊柳之間精不
離于魚家思不出乎鮒鮪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役
物薄才當賈斯乃水濱之役夫也君王又何稱焉王
若建寬舒之洪竿據禹湯之修綸投之於瀆視之於海
漫漶草生孰非吾有其為大王之鈎不亦樂乎

屏風賦

漢劉安淮南王

維茲屏風出自幽谷根深枝茂號為喬木孤生陋弱畏
金強族移根易土委伏清瀆飄飄始危靡安惜足思在
蓬蒿林有模倣然常無緣悲酸毒天啓我心遭遇微
祿收錄中郎緒理收拾捐朴大匠攻之刻雕削斷表
雖裂剝心實貞慈等化器類庇陰尊屋列在左右近君
頭足賴蒙成濟其恩弘篤何恩施遇分好沾渥不逢仁
人永為枯木

九宮賦

漢黃香文選

伊黃虛之典度存斗文之會官翳華蓋之葢鞋依上帝
以隆崇擇璇璣而布政揔四七而持綱和日月之光曜
均節度以運行序列宿之煥爛咸垂景以煌煌暨天陰
之晦暗陽玉石以炳明鏡大道之浩廣渤沆漭以坤北
眇加歷而銳銀廓峴峴以開圓即蹴縮以擬杓坎挺援

以消煬驪駟以差贏磋礫皓皓以駁樂銀佛律以順
游徑闔闔而出玉房謁五嶽而朝六宗對祝融而督勾
芒蕩翊翊以瞥降聊優游以尚羊蹀躞崙崙而蹈碣石跪
底柱而跨太行肘熊耳而據桐栢介嶧冢而持外方浣
彭蠡而洗北海淬五湖而漱華池粉白沙而嚙定容卷
南越以騰歷連明月以為縣剝駭鷄以為釵繞續組而
攝雲鬱垂綢繆而離桂載集爰而帶縹緲陶匏以
委蛇乘根車而駕神馬驤驤而捷窮竟織女驂乘
王良為之御三台執兵而奉引軒轅乘駟而先驅招
搖豐隆騁騁子而使轂各先後以為雲車左青龍而右
紫鵲前七星而後騰龍微太一而聚群神趣笑感而叱
太白東井輟曜而播灑慧慧佛仿以稍擊四微塵於干
道絕引者而警曜蚩尤之倫玢璢而要斑斕垂金干而
捷雄戟操巨鏃之礲齊齊佩機而鳴廓狼張鼓張而外
饗枉天持竿以竹罽迅衝風而突飛電振雲嶠岫而土
壘山蓬狡猾而蹶踐翟走札揭而療枯梗櫟略獲而突
列蟬稿肩一作屈而却梁黨叱巷漭而觸螟蜥扶璧磬
而扑一作雷公標擊缺而拂勃決奮雲旗而推鴻鐘聲
淳淪以純命四海澹而拓地梁碎太山而刺嵩高吸洪
河而瞰九江登蓬萊之瑤臺闕天門而閔帝宮享嘉命
而延壽樂斯宮之無窮

園基賦

漢馬融季長

畧觀圍基方於用兵三尺之局方爲戰鬪場陳聚士卒方兩敵相當拙者無功方弱者先亡自有中和方請說其方先據四道方保角依旁綠邊遮列方往往相望離離馬日方連連馬行踴度間置方徘徊中央遠闊奮龍方左右翺翔道狹敵衆方情無遠行基多無籍方如聚羣羊駱驛自保方先後來迎攻寬擊虛方踰降內房利則爲時方便則爲強狀於食方壞決垣墻堤潰不塞方之流遠長橫行陣亂方敵心駭惶迫兼基難方願棄其裝已下險口方鑿置清坑窮其中胃方如鼠入囊收死卒方無使相迎當食不食方反受其殃勝負之機方於言如髮乍緩乍急方上且未別白黑紛亂方於約如

廣文彙卷七

葛雜亂交錯方更相度越守規不固方爲所唐突深入貪地方殺亡士卒狂攘相救方先後沒上下離度方四面隔閉圍合窄散方所對哽咽韓信將兵方難通易絕自陷死地方設見權譎誘敵先行方往往一室捐基委食方遺三將士遲逐葵問方轉回同密商度道地方基相連結蔓延連閣方如火不滅扶疎布散方左右流溢浸淫不振方敵人懼慄迫促踧踖方惆悵自失計功相除方以時各訖事留變生方格基欲疾營感寤之方無令詐出深念遠慮方勝乃可必

夢賦

王延壽

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

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叙夢後人夢者讀誦以却鬼歟有驗臣不敢蔽其詞曰余宵夜寢息乃忽有非常之物其爲夢也悉觀鬼物之變惟則有蛇頭而四角魚尾而鳥身或三足而六眼或龍形而似人羣行而奮搖忽來則吾前伸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於是夢中驚忽膈臆紛紜曰吾含天地之淳和何妖孽之敢臻爾乃手振拳雷發電舒斲游光斬猛猪批蠻殺斫魅虛指瓶拂諸渠撞縱目打三顧撲茗堯扶夔攫搏現睨睨盱剖列履擊羯孽剝尖鼻踏赤古掣倉耗揮髯鬚鬚於手足但中提獵摧拉澎溟跌抗指倒批答強梁播將劇按捺予摠搜點施一作額贖抨橙軋一作於是羣邪

廣文彙卷七

七

衆群駭擾連遽煥衍叛散乍留乍去變形睜眦顧望猶豫吾於是更奮奇譎脉捧獲噴扼撓蜺捷啞嚶批搗於是三三四四相隨佞傍而歷僻確確磕磕揜齊亥布習習譽譽鬼驚魅怖或盤跚而欲走或拘牽而不能步或中瘡而宛轉或捧痛而號呼奄霧消而光散寂不知其何故嗟妖邪之怪物敢干真人之正度耳唧唧而外即忽屈伸而覺寤於是雞知天曙而奮羽忽嘈然而自鳴鬼聞之以逆失心惛怖而皆驚亂曰齊相夢物而以霸方武丁夜感得賢佐方周夢九齡年克百方晉文監

幽國以章方老子役鬼爲神將方轉禍爲福永無恙方

漢李尤伯仁

惟皇漢之休烈兮包八極以據中混無外之濶濶兮
唐典之極崇萬國喜而洞洽兮何天衢以流通襟要約
之險固兮制關鍵以擒并其南則有蒼梧荔浦離水謝
沐涯浦零中以窮海陸於北則有蕭居天井壺口石經
一作貫越代朝以臨胡庭緣邊邪詰一作陽會玉門凌
測龍堆或置於西則有隴隴武夷白水江零汚漢阻曲
關以游目惟夸闕之宏麗兮羗莫盛於函谷施雕甍以
作好建峻敞之堅重殊中外以隔別翼魏魏之高崇命
尉臣以執輪統羣類之所從嚴固守之猛厲操戈鉞而
管聰聽蕃鎮造而惕息侯伯過而震惶惟函谷之初設
險前有姬之苗流嘉尹喜之望氣知真人之西遊爰物
色以遮道為著書而肯留自周轍之東遷秦虎視乎中
州文馳齊而懼追譎鷄鳴於狗偷睢背魏而西逝托衾
衣以免搜大漢承弊以建德華厥舊而運脩准令宜以
就制因茲勞以立基蓋可以詰非司邪括執喉咽季末
荒戍墮闕有年天閔羣黎命我聖君稽符皇乾孔邁河
文中興再受二祖同勲永平承緒欽明奉循上羅三闕
下列九門會萬國之玉帛徠百蠻之貢琛冠蓋紛其雲
合車馬動而雷奔察言服以有譏捐繻傳而勿論予以
廓襟度於神聖法易簡於乾坤

疾邪賦

漢趙壹元叔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
故相反駁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
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
乃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于茲迄
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祗瘠結駟正色徒行
嫗嫗名勢撫拍豪強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攝逐物日
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
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
威權所好則錯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癰痕雖
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
之狺狺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欲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
桅積薪而待然與然選卷七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故
法禁屈撓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饑寒於堯舜之
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秉理雖死而非亡違義
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
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
錢伊優北堂上翫髀倚門邊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
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賢
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
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冢賦

張衡

載輿載步地勢是觀降此平土陟彼景山景從高也一升一

降乃心斯安爾乃噫孰山平險陸刊叢林鑿盤石起峻
壘構大廓一作高岡冠其南平原承其北列石限其壇
羅竹藩其域系以修墜洽以溝瀆曲折相連迤靡相屬
乃樹靈木靈木戎戎繁霜我我匪雕匪琢周旋顧盼亦
各有行乃相厥宇乃立厥堂直之以繩正之以日有覺
其材以構玄室奕奕將將崇棟廣宇在冬之涼在夏不
暑祭祀是居神明是處修墜之際亦有掖門掖門之西
十一餘半下有直渠上有平岸舟車之道交通舊館寒
塞淵慮弘存不忘亡恢厥廟壇祭我子孫宅兆之
形規矩之制希而望之方以麗踐而行之巧以廣幽墓
既美鬼神既寧降之以福如水之平如春之卉如日之

廣文選卷十

升

酒賦

曹植

余覽楊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
究其終始賦曰

嘉儀氏之造恩亮茲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協嘉號
於天辰穆生以醴而辭楚侯羸感辭而輕身其味有宜
城醪醴蒼梧縹青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潮
湧或素蟻浮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翺翔將承芳以接
意會陵雲於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
縱橫諠譁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或嘖嘖辭觴或奮
爵橫飛或歎駟駒既駕或稱朝露未晞於斯時也質者

或之剛者或仁卑者忘賤棄者忘貧於是矯俗先生
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
若耽于觴酌流情縱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

白髮賦

魏左思 太冲

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儀策名觀國以
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白髮將拔怒然目訢稟命
不幸值君年莫偏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覽明鏡惕然見
惡胡生書拔何罪之故予觀橘柚一皜一皜貴其素華
匪尚綠葉願哉子之手攝子之鑷咨爾白髮觀世之途
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聞蘭藹藹紫廬冠冠求仕
獻賦甘羅憂於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

廣文選卷十

士

此黑此自在吾白髮臨拔瞋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
羅自以辨慧兄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目以
子見異不以烏鬢而後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
周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
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者老今
薄舊齒齒皓皓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隨時
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
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元父賦

阮籍

吾嘗遊元一作父登其城使人愁思作賦以詠之
不足樂也

元父者九州之窮也先代之幽虛者也故其地郭卑小
局促危隘不遐其土田則汗除漸淤泥湮繁滂方池邊
屬苦容水滂沱穢菜惟產芳不食實多地下沉陰芳受
氣匪和太陽不周芳殖物靡嘉故其人民頑嚚櫛朽下
愚難化其區城連絕斷塞分迫旋淵終始同貫本末相
牽疇昔訖今曠世歷年鉅野渚其後窮齊盡其前蚘蚶
不暢垢濁寔繁不肖群聚屋空無賢故其民放散有亂
數竄澤居比跡康甕齊志豪樞一作是以其原壤不辟
樹蕪希疏算羣彌阜蚊童慘膚也于其遠險則右金鄉
而左高平崇陵崔巍深溪崢嶸美類不處熊虎是生故
人民被害嚼齧禽性獸情爾之近阻則鳴鳩鷹鷹其前曲

唐李選集

上

城發其後鳴鳥群翔之可悼豈有志於須臾故其人民
狼風缺氣熱電無厚南望春中東瞻孟嘗界薛邑境
邊山陽逆旅行舍姦盜所藏北臨平陸齊之西封捷徑
燕趙遯齒逍遙故其人民側匿頗僻隱蔽不公懷私抱
詐爽匪一作是從禮義不設淳化匪同先哲遺言有昭
有襲一作如何君子杳遲斯邦

歲暮賦

陸雲二首

余祗役京邑載離永父永寧二年春泰寵北郡其夏又
轉大將軍右司馬於鄴都自去故鄉荏苒六年惟姑與
姊仍見背棄爾痛萬里哀思傷毒而日月逝速歲聿云
暮感萬物之既改瞻天地而傷懷乃作賦以言情焉

夫何乾行之變通兮昏明迭而載路美飛轡之遠御兮
騰六龍於天步時赴節而漸流兮氣移數而改度揮促
節於短日兮振修策於長夜運儻忽其既周兮歲冉冉
而告暮變棘心之柔風兮滋豐草之湛露玄暉邈以峻
服兮黃裳皓而振素於是顓頊御時玄冥統官天廟既
底日月貞觀淪重陽於潛戶兮嚴徵積陰於司寒日回
天以滅景兮飈衝淵而無澗堅冰涸於川底兮白雪墮
於雲端普區宇之瘁景兮頻萬物之衰顏時稟戾其可
悲兮氣蕭索而傷心淒風愴其鳴條兮落葉翻而灑林
獸藏丘而絕迹兮鳥繫木而栖音山振枯於曾巖嶺
兮民懷慘於重襟寒與暑其代謝兮年冉冉其將老豐

唐李選集

上

顏曄而朝發玄髮繁其夕皓感芳華之志學兮悲時暮
而難考遠圖逝而辭懷兮密思集而盈抱美厚德之溥
載兮嘉豐化之大造懷盛來之苦晏兮悲衰至之常蚤
措晞露而怵心兮衍死生於靡草蒙時來之嘉運兮遊
上京而軌入委乘輅於紫宮兮剖金虎而底邑憑光
之發暉兮荷寵靈而來集望故疇之迥遼兮沂南風而
頽泣長歎息而永懷兮感逝物而傷悲哀年歲之攸往
兮伊行人之思歸結隆恩於朝日兮綴永念於紀暉表
寸陰而貞吝兮昭烈人其若遺嗟我行人之久永兮何
歸途之茫茫悲過津兮用勝攸逝兮江湘處孝敬於神
丘兮結祗慕於帷桑瞻山川而物存兮思六親而人亡

問二姑而背世兮及伯姊而淪喪尋餘蹤於空宇兮想
絕景於遺堂悲山林之杳藹兮痛華構之丘荒靖深情
以遐慕兮思纏綿而懷楚涕垂願以交頹兮哀凌心而
洞駭神尋路而窘逝兮形頻感乎其所心悠悠其若懸
片音既絕而復舉悲人生之有終兮何天造而罔極仰
悲谷之方中兮顧懸車而日昃百年迅於分釐兮千歲
疾於一息詠大椿之萬祀兮同蟪蛄於未識歲難停而
易逝兮情艱多而泰寡年有來而棄予兮時無算而非
我底生心於日頽兮雖呼吸其難假攝儼生於逆旅兮
欲淹留其焉可彼鑒寐之有時兮亦始卒之固然舒遠
懷於千載兮悵同感乎中山鑒通人之炯戒兮懼晏平

虞書卷七

之達言啓貞心以自責兮覽遺籍而問道亮爽鳩之既
徂兮故營丘之有紹在吾儕之陋心兮豈取樂於東表
苟長生而自得兮將奚待而有天考大德於天地兮知
斯言之益矯

南征賦

太安二年秋八月奸臣王玄之皇甫商敢行稱亂凌
逼乘輿天子蒙塵于外自秋徂冬大將軍敷命羣后
同恤社稷乃身統三軍以謀國難自義聲所及四海
之內朔漠之表蒸徒羸糧而請奮胡馬效寒而思征
四方之會眾以百萬軍旅之盛威靈之著自古以來
有也粵十月軍次于朝歌講武治戎以觀兵于

殷墟於是美義征之舉壯師徒之盛乃作南征賦
揚匡霸之勳云爾

有聖晉之霸后資濟哲之獻聖崇文德於緝熙濟武功
而保定應天鑑之昭華荷帝祐之休命步王衡以觀八
方在璿璣而齊七政芒芒神道化洽崇深仰戾天飛俯
洞淵沉振南箕以鼓物冒慶雲而崇陰宏天維以籠世
廓宇宙而宅心濟薄施之厚德鏗希聲之大音淵澤回
而泣注豪彥萃而為林九服惟清諸夏謐靜肅慎回首
沙漠引領天和時降地靈夙挺結芳林之奇幹垂珍禾
之神賴勵修德於億兆端澄形於萬景在中葉之不兢
遭皇家之毒亂悲國步之未夷仰風興而昧旦括廢方

虞書卷七

而大誥集率土而貞觀致天屬於王畿肅宵征而首難
爾乃建黃鉞之靈威樹戎輅之高蓋伐隱天之雷鼓振
凌霄之電旗介夫揮戈而夙興輕武摠千而啓萬振靈
韶之嘈嘈飛旗旄之諠諠虹旂沂風以委蛇霓旌蒙光
而容裔公徒十萬其會雲興修修華戎時罔不承爾乃
命屏翳以夕降式飛廉以朝升塗蒙雨而復清景帶天
而光澄陪武臣於彫軒列名僚於後乘猛將起而虎嘯
商飈肅其來應士馮威而嚮駭馬獻天而景凌臨川屯
於廣陸武騎被乎中陵類禡北京師徒經始桓桓先征
在河之涘順彼長道懸旌千里美王師之遵時茂七德
而發止爾乃稅駕殷墟我徒既閑順時講武薄狩于原

紛同方而類聚煥副翼而明分祗明刑以警衆習軍政
於舊聞儼山立以崇蒼粲煙驟而興紛若冥海之引回
流岱靈之吐行雲于時玄冬音時陰風戒絲山澤含哀
天地肅又閑夜刻以澄清中原曠而曖昧戎士肅而咸
戒三軍紛而雜遝長角哀叫以命旅金鼓隱而啓伐
景凌冥而四播音乘雲而上逝火烈具舉伐鼓淵淵朱
光俛而丹野炎暉仰而絳天曜靈翕赫以增熾憤氣睥
悅而凌煙狂飈起而妄駭行雲謁而羊眠色深旌旆翻
其猗靡警燧因而嬋娟爾乃洪音雷潰所向剋廣凌雲
發揮萬里振響聲馮虛而天回烈駭洞而地蕩映皓月
而望舒闇照重昏而大夜朗服縣炎揚而見儵飛烽戢

廣文選卷七

七

煜而決滂乃有熊羆之旅處闕之將雄聲泉湧逸氣風
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而成壯兆洪音於寂漠先無
形而高唱紛若屯雲渙若積波逝陰匿景靜言勿詳一
訖絕退寂其既收萬夫翕而咸和嚴鼓隱而重成景
暉而足羅烈業陰而叩假曜憑陽而登遐若扶桑之振
華葉皓天之散朝霞超燭龍之絕景豈比象於白華

函谷關賦

晉江統應元

登彼函谷爰覽丘陵地險逶迤山岡相承深窾累降修
衣重升下查冥而幽曖上穹從而高興帶以河洛重以
嶠阻經略封畿因固設險異服則呵奇言必檢消姦充
於未芽殿邪僞於萌漸及文仲之斯廢乃建仁而受貶

聖王制典蓋以防淫萬里順範壇場不侵撫四夷而守
境豈待阻於高岑彼桀紂以顛墜非山河而不深顧晉
平之愛險獲汝叔之忠箴鄙魏武之墜志嘉吳起之弘
心末代陵遲惡霸氏之叛渙乃因茲而自增下陵上替
山冢峯崩覽五當之獲免賴博愛而多寵惟七國之西
征仰斯阻而震恐豈險險之難犯將羣帥之無勇咨漢
祖之絕關又見敗於勅項尹喜爰處觀妙研情李老西
祖五千遺聲張祿既入穰侯乃傾管陵之出稟繁由生
缺及商喪宗摧名終軍棄繯擁節飛榮觀浮僞於末
俗思玄真乎大庭

鏡賦

傅玄

廣文選卷七

七

唯陰位於西裔採秋金之剛精醺祝融以致虔命歐冶
而是管晞日月之光烈儀厥象乎曜靈不有心於好醜
而衆形其必詳同實錄於良史隨善惡而是彰猗猗叔
媛我後妃眷眷榮之零悴懼玉顏之有衰眎清揚而
自鏡競崇姱以相暉若乃雲鬢亂於首頰黛渝於色設
有之於斯器兮孰厥貌之能飾與一作暗一作替而同
昧兮近有面而不識君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飾則內省
而自箴既見前而慮後則祗畏於幽深察明明之待
則以此而洗心睹日觀之有暇則稽訓於儒英夫然尚
何厥容之有慢而厥思之有淫

船賦

晉束縵道彦

伊河海之深廣吁嗟綿邈而無垠彼限隔而靡覩兮此由茲而莫聞雖后土之同載兮實殊代而乖分嘉聖王之神化兮理通微而達幽博生民之隔塞兮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被用兮因垂象以造舟濟凌波之絕軌兮越巨川之玄流水無深而不度兮路無廣而不由運重固之滯質雖載沉而載浮飄飄然於吳會轉金石於洪濤邈無涯之浩浩不抑進而輟留登陽侯之激浦兮方湧翔而龍游雖滔天而橫厲長抱樂而無憂乘流則逝遇抵而停受命若嚮唯時而征不辭勞而惡動不偷安而自宜木會財以徇功不愛力而欲輕豐儉隨乎質量所勝任乎木形雖不乘而長浮雖涉險而必正周遊

大

卷一

觀魚賦

晉摯虞 仲洽

觀鱗族於彪池兮睨羽羣於瀨涯乃有清泉之鯉濯陂之鯉灑灑涌躍沒浪赴遠集于曲渚之隈逐乎澹淡之深攢聚輻輳或躍或沉脩樂攸驛眩目驚心徒極觀而無獲兮美鮮肴之柔嘉於是六柱俱起參構橫羅編莞焉 木激波奔突轉薄流不及淵魚未驚而失行忽良達於急湍諒形勝之得勢曾有往而無反魚鱗膾鯉

以獻酬騁微巧於浮觴競機捷於迅流既歡豫而不倦願窮書而蕪夜獨臨川而慷慨感逝者之不捨惟脩名之求立戀景曜之所謝懼留連之敗德遂收歡而命駕是時也含懷湛道需丁酒食盤衍宴安歡情未極選興之言矯枉以直悅而不懌莫不歎息

洛楔賦

張協

夫何三春之令月嘉天氣之氤氳和風穆以布暢百卉輝而敷芬川流清泠以汪濊原隰葱翠以葩鱗游魚灑灑於淥波玄鳥鼓翼於高雲美節慶之動物悅羣生之樂欣故新服之既成將禋除於水濱於是縉紳先生肅儔命友攜朋接黨冠童八九主希孔墨賓慕顏柳臨涯

大

卷一

吟濯足揮手乃至都人士女并齊祁祁車駕岬岬充溢中塗粉葩翕習綠阿被媚振袖坐風接袵成幃若夫權戚之家豪侈之族采騎齊鑣華輪方設青蓋雲浮參差相屬集乎長洲之浦睢乎洛川之曲遂乃停輿蕙渚

火賦

晉潘尼 正叔

覽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烈負含太陽之靈暉體厚剛之正氣先聖仰觀通神悟靈窮物盡數研幾至精鑽燧造火陶冶羣形協和五味革變羶腥爾乃狄牙鼎膳百

品既陳和羹酉醪旨酒醱醱烹龍膏醢灼龜臠鱗若乃
流金化石鑠鐵融銅造制戎器以戒不恭砥鍊兵械整
飾市谷四海康乂邊境無寇輜弓戢劍解甲釋胃銷鏑
爲未信戈爲耨戰士反於耕農戎馬放乎外廐及至焚
野燎原陸火赫義林木摧拉沙粒並糜騰光絕覽雲散
霓披去若風驅疾若電逝芬輪紆轉倏忽橫厲震響達
乎八冥流光燭乎四裔

釣賦

抗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尋渭濱之遠跡且游釣
以自娛左援修竹右縱飛綸金鈎屬釣甘餌垂芬衆鯉
奔湧游鱗橫集觸餌見擒值釣被執長繳續紛輕竿翕
習雲往馳驅光飛電入躍靈未及警策蓋已獲其數十
且夫燔炙之鮮煎熬之味百品千變殊方異氣隨心適
好不可勝紀乃命宰夫膾此滑鯉電割星流芒散縷解
隨風離鏹雲翮雪裏西戎之祿南夷之薑酸醢調適齊
和有方和神安體易思難忘

酈酒賦

張載

惟賢聖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識亦應天
而順人擬酒旗於玄象造甘醴以順神雖賢愚之同好
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變獨居舊而彌新經盛衰
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醴醇酎秋發長安
春御樂浪夏設漂蟻萍布分香酷烈播殊美於聖載信

人神之所悅未聞瓊酒出於湘東不顯於皇都乃潛流
於吳邦往逢天地之否運今遭六合之開通宣至味
而大同匪徒法用之窮理信泉壤之所鍾故其爲酒也
殊功絕倫三事既節五齊必均造釀在秋告成在春備
味滋和體色淳清宣神御志道氣養形遣憂消患適性
順情言之者嘉其美味志之者棄事忘榮于是糾合同
好以邀以遊嘉賓雲會矩坐四周設金樽於南楹酌浮
觴以施流備鮮肴以綺進錯時膳之珍羞禮儀攸序是
獻是酬頽頽發溢脫思凱休德音晏弘此微猷咸得
志以自足願棲遲於一丘於是懽樂旣洽日薄西隅主
稱湛露賓歌驪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憑軾以廻軌
騁輕駟於通衢反衡門以隱跡覽前聖之典謨感夏禹
之防微悟儀氏之見疏鑒往事而作戒罔非酒而惟
哀秦穆之既醉殲良人而棄賢嘉衛武之能悔著屢舞
於初筵察成敗於往古垂將來於茲篇

觀漏賦

鮑照

客有觀於漏者退而歎曰夫及遠者箭也而定遠非
箭之功爲生者我也而制生非我之情故自箭而爲
心不可憑者絃因生以觀我不可恃者年憑其不可
恃故以悲哉況乎沈華密遠輕波潛耗而感神嬰慮
者又自外而傷壽以是思生亦勤矣乃爲賦云
佩流歎於馳年纓華思於奔月結蘭若以望楚弄參差

以歌越撫疑肌於遷滯鑑雕容於髮鬢豈有墜而易
憂無方而難歇歷攷階而升隩訪金壺之盈闕觀騰波
之吞寫視驚箭之登沒箭既沒而復登波長瀉而弗歸
注沈穴而海漏射懸塗而電飛墜戶牖而知天掩雲霧
而測暉創百齡於纖隱積千里於空微彼崢嶸而行溢
此冉冉而逾衰撫寸心而未改指分光而永違昔傷矢
之奔禽聞虛弦之顛仆徒雙刃而知懼豈落機之能覺
惟生經之霍亂亦悲長而催促恒證古而秉心抱空意
其如玉波沈沈而東注日溜溜而西屬落繁馨於纖草
殞曲華於喬木對吳離而後歌據窮蹊而方哭雖接薪
之更傳寧絕明之還續貫古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難

唐李賀

王

感物賦

晉傅亮 季文

余以暮秋之月迷職內禁夜清務隙遊目藝苑于時
風霜初戒蟄類尚繁飛蛾翔羽翩翻滿室赴軒幌集
明燭者必以燋滅為度雖則微物矜懷者久之退感
莊生異鵠之事與彼同迷而忘反鑒之道此先師所
以鄙智及齊客所以難目論也悵然有懷感物興思
遂賦之云爾

唐李賀

王

曷在予之克明豈知反之徒爾增情

遊後園賦

謝朓

積芳兮選木幽蘭兮翠竹上蕪蕪兮蔭景下田田兮被
谷左蕙晚兮彌望右芝園兮寫目山霞起而削成水積
明以經復於是蔽風闌之藹藹聳雲館之迢迢周步檐
以升降對玉堂之沉寥追夏德之方暮望秋清之始曉
藉宴私而遊衍時晤語而逍遙爾乃日栖榆柳霞照夕
陽孤蟬已散去鳥成行惠風湛兮帷殿肅清陰起兮池
館涼陳象設兮以玉填披蘭籍兮咀桂漿仰微塵兮美
無度奉英軌兮式如璋籍高文兮清談預含毫兮握芳
則觀海兮爲富乃游聖兮知方

燈賦

江淹 四首

淮南王信自華淫命綠女兮餌丹砂而學鳳音紫霞沒
白日沉挂明燈散玄陰顧謂小山儒士斯可賦乎於是
泛瑟而言曰若大王之燈者銅華金榮錯質鑲形碧爲
雲氣玉爲仙靈雙腕百枝艷帳充庭招錦地之文席映
繡柱之鴻筆恣靈修之浩盪釋心疑而未平茲侯服之
誇詡而處士所莫營也若庶人之燈者非珠非銀無藻
無緇心不貴美器窮於樸是以露令帷幔風結羅紈螢
光別桂蛾命辭蘭秋夜如歲秋情如絲怨此愁抱傷此
秋期必丹燈坐歎停說忘辭至夫霜封園桶冰裂池菰
雲雪無際河海方昏冬膏既凝冬節未度洎連冬心寂

歷冬暮亦復朱燈空明但爲傷故乃知燈之爲寶信可
賦也王遂讀善澄意歛神屈原才華宋玉英人恨不得
與之同時結佩共紳今予凝章挺秀近出嘉賓吐衞吐
蕙含瓊含珉摧駭離輦以愛國之有臣焉

丹砂可學賦

咸一曰金不可鑄僕不信也試爲此辭精思云爾
惟雲場之少折乃人選之多憂雖瑤笙及金瑟雜翠帳
與丹幃吞悲欣於得失銜哀樂於春秋煥如星絕黯如
火滅星絕難光火滅可傷故從師而問道冀幽路之或
暢測神宗之無緩踐雲根之不賒信名山及石室驗青
傾與丹硃搗五難之重滯擊九仙之輕華故抱魄寂處

疑神空居

七

疑神空居泯邈深窈鬱重虛覘炫耀而可見聽沉寥
而有餘於是乘河漢之光氣騎列星之綵色輟陰陽於
形有傳變化於心識浮恍惚而無涯泛靈恠而未極架
日月之精照驚蛟龍之毛翼遂乃氣穆肅而神奔骨竅
竊而鬼怪綬威蕤而成冠點雜錯而爲佩出涵泣而遐
驚貫濛鴻而上勵鳳之來兮蔽日鷺之集兮爲羣左昆
吾之炎景右崦嵫之卿雲爛七米之昭耀漫五色之緼
烟一作非世俗之實見焉鬼神之嘗聞既而暖碧臺之
錯落耀金宮之玲瓏幻蓮華於繡闌化蒲桃於錦屏起
丹光而電颺颺翠氛而杳冥軒傲憫於宛虹階佗條於
奔鯨感龍宮之殿稱迷切利之宮名故靈偃蹇兮蛟服

女嬋媚芳可觀秀青色之泯靡曼美目之波瀾襲日月
之繁組襲星宿之羅紉百味酒芳靈之集河供鯉芳靈
之繁組襲星宿之羅紉百味酒芳靈之集河供鯉芳靈
一宮殿於清都籀倉聲而遠近琴吐音而有無奏
圖非南風之能擬詎濮水之可摹於是流濬不一邀
無遂娥眉既散鍾鼓都捐乘綵霞於西海行雨於
以第年擬若木以寫意拾瑤草而悠然遂乃凝虛
子無以挫其芒原其恥市朝之失道疾譏變之不詳却
於一光故以鑄金為器升和為漿懸委既盡妖怨當忘
以師以為可學而公子謂之不良歟

金燈草賦

山華綺錯陸華錦名金燈草其氣清其色明其葉
露玉根升霜翠葉春媚繁榮長光其錦則之可謂
瑾之能方迺御秋風之獨秀值伏露之餘分出萬技而
更明冠翠葩而不併既艷溢於時暮方招麗於霜分是
以移續蘭畹徙色曲池軼長洲兮仕若跨幽渚兮芳
映霞光而燦燦懷風氣而參差故植君玉臺生君椒室
炎孽耀天朱英亂日永緒恨於君前不遺風霜之蕭瑟

藉綺帳與羅桂信草木之願畢

泣賦

秋日之光流兮以傷霧離披而殺草風清冷而繞堂視
左右而不睹具衣冠而自涼默而登高谷坐景山倚桐
相對石泉直視百里處處秋烟團寂以思情緒留連江
之末矣蓮欲紅南有喬木葉以窮心蒙蒙兮恍惚魄漫
漫兮西東詠河光之故俗眷徐揚之遺風眷徐揚兮阻
關梁詠河光兮路未央道尺折而寸斷竟十逝而九傷
歎清溪兮沫袖泣臨咽兮染裳若夫景公齊山荆卿燕
市孟嘗聞琴馬遷廢史少卿悼躬夷甫傷子皆泣緒如
絲詎能仰視鏡終古而若斯况余輩情之所使哉

文選卷第七

廣文選卷七

七

廣文選卷第八

詩

述德

漢廟登歌詩

漢東平王蒼

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又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
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於唐之文休以
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

歌魏德詩二首

魏文帝

亮任舜禹當復何為百獸率舞鳳皇來儀得人則安失
人則危唯賢知賢人不易知歌以永言誠不易移鳴條
之役萬舉必全德道通言降福自天

廣文選卷八

汎汎綠池中有浮萍寄身流波隨風靡傾美蓉含芳菡
萏垂榮胡采其實夕佩其英采之遺誰所思在庭雙魚
比目驚鶩交頸有美一人婉如青揚知音識曲善為樂
方

勸厲

侑詩

荀况

天下不治請陳侑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隕墜旦
暮晦盲幽暗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縱橫志愛
公利重拔跡堂無私罪人懲革二丘道德純備謹口將
將仁人詔約教暴擅強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擅蠓
蜺鳴梟為鳳皇比干見剗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

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排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
聞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
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相手時幾將矣與
愚亦疑願聞反辭其小駭也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
訓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般矣珌玉琕珠不知佩
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問鄭子舍莫之媒也鎡母刀父
是之喜也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鳴
呼上天曷維其周

戒子詩

漢東方朔

明者處世莫尚于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為拙柳
惠為工飽食安步以化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達才盡

廣文選卷八

身危好名得華有群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置自盡無
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元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
無有常家

自効詩

漢韋玄成

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惠伯有殷以綴厥績既昭車
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組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
至漢群后歷世肅肅楚傳輔翼元夷厥駟有庸惟慎惟
祗嗣上孔佚越遷于鄒五世廣寥至我節侯惟我節侯
顯德遐聞左右昭宣五品以訓既荷致位惟懿惟貞厥
賜祁祁百金泊館國彼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晉政謀
是從繹繹六轡是列是理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

穆是示是師四方遐邇觀國之輝茅上之繼在我俊兄
惟我俊兄是讓是刑於休厥德於赫有聲致我小子越
晉於京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媚彼車服黜此附庸赫赫
顯爾自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等之我
顏誰將遐征從之夷蠻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
終焉其度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度而嗟
我小子于貳其尤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四方群后我監
我祝威儀車服唯肅是履

戒子孫詩

於肅君子既令儀德服此溫恭棣棣其則咨予小子既
德靡逮曾是車服恭嫚以隊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

廣文選卷八

三

我遺恤我九列我既茲恤惟夙夜畏忌是申供事靡
惰天子我監登我三事顧我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此登
望我舊階先后茲度連連孔懷司直御事我與我盛群
公百僚我嘉我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三事惟藉莫我
肯矜赫赫三事刀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日昔我之
隊畏不此居今我度茲戚戚其懼嗟我後人命其靡常
靖共爾位瞻仰靡荒慎爾會同戒爾車服無媚爾儀以
保爾域爾無我視不慎不整我之此復惟祿之幸於戲
後人惟肅惟栗無忝顯位以蕃漢室

迪志詩

漢傳教武仲

咨爾庶士迨時斯勗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哀我經營

力靡及在茲弱冠靡所樹立於赫我祖顯于殷國貳迹
呵衡克光其則武丁興商伊宗皇士爰作股肱萬邦是
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保膺淑懿續修其道漢之中葉
俊又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勲緒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
我世烈自茲以隆誰能革濁清我濯漑誰能昭開啓我
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朋
友尋此舊則契濶夙夜庶不懈戒秋秩大猷紀綱庶式
匪勤匪昭匪壹匪剗農夫不怠越有黍稷誰能云作考
之居息二事敗業多疾我力如彼遵衢則罔所極貳志
靡成事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潤於音於戲君子無恒自
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行邁屢稅胡能有迄密勿朝夕
率同始卒

廣文選卷八

四

述志詩二首

漢仲長統公理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
上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沉滯
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
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

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繚繞委
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
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
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柁翱翔太清縱意容冶

矯志詩

曹植

芳樹雖香難以餌烹尸位素餐難以成名磁石引鐵於
命不連大朝舉士愚不聞焉抱壁塗乞無爲貴實履仁
違禍無爲貴道鴻離遠害不羞卑棲靈虬避難不耻汚
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濟濟唐朝
萬邦作孚逢蒙雖巧必得良弓聖主雖知必得英雄螳
螂見噬齊士輕戰越王執蛙國以死獻道遠知驥世僞
知賢獲之憐之順天之矩澤如凱風惠如時雨口爲禁
關舌爲發機門機之關括矢不追

言志詩

晉嵇康 叔夜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靈
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處順

廣文選卷八

故無累養德乃入神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哲人貴
識義大雅明底身莊生悟無爲老氏守其真天下皆得
一名實父相賓咸池饗爰居鍾鼓或愁辛柳惠善直道
孫登庶知人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

命詩

陶潛 凡十六首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爲虞賓歷世重光御龍勤夏家
韋臯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
隱於林幽人在丘逸蚪遶雲奔駭駭流天集有漢卷予
悠侯○於赫悠侯運常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書誓
山河啓上開封疊疊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源蔚蔚
洪柯群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因隆容在我中

晉樂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勲伊德天子疇我專征○
國功遂辭歸臨寵不祿孰謂斯心而近可得○肅矣我
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
寄迹風雲實茲愷喜○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髮
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爲急我誠念哉呌聞爾泣○
上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
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
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
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
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勸農詩 六首

廣文選卷八

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資
待靡因誰其瞻之實賴哲人○哲人伊何時爲后稷瞻
之伊何實曰播殖舜既躬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
始食○熙熙令音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穆紛紛
上女趨時競逐桑婦徃農夫野宿○氣節易過和澤
難久冀缺攜儷沮溺結耦扣彼賢達猶勤墾畝矧伊衆
庶曳耜拱干○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其莫
冀簞石不儲飢寒交至顧爾儔列能不懷愧○孔耽
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投跡高
敢不歛衽敬讚德美

獻詩

應詔詩二首

晉張華 茂先

赫赫大晉奄有萬方陶以仁化曜以天光二跡陝西實
在我王內鈺玉鉉外惟鷹揚四牡揚鑠玄輅振綬庶寮
群后餞飲洛湄感離懷慕德遲遲

崇選穆穆利建明德於顯穆親時惟我王嘉安自然金
質玉相光宅舊趙作鎮冀方休龍曲錫備物煥彰發軔
上京出自天邑百寮餞行摯紳具集軒冕我我冠蓋習
習慈德惟懷永嘆弗及

應詔詩

晉何劭 敬祖

穆穆聖王體此慈仁友于之至通于神明遊宴綢繆情
愔所親薄言戲之于洛之濱意建嚴嚴洪流湯湯春風

應詔詩

七

動於歸鴈和鳴我后饗客鼓瑟吹笙舉爵惟別聞樂傷
情嘉宴既終白日西歸群司告旋鸞輿整綬我呈重離
頓轡驂臨川禾敷酸涕霑願崇恩感物左右同悲

應詔詩二首

晉閻丘冲

暮春之月春服既成陽昇土潤冰渙川盈餘萌達壤嘉
木敷榮后皇宣遊既宴且寧光華赫譔譔從臣微風
扇穢朝露驛驛上蔭丹幄下藉文茵臨川浥盥濯故潔
新俯鏡清流仰睇天津藹藹華林嚴嚴景陽業業峻宇
奕奕飛梁出倒京若沉若翔

浩浩白水汎汎龍舟皇在靈沼百辟同遊擊擢清歌鼓
柝行酬聞樂咸和具醉斯柔在昔帝德被遐荒千戚

在庭苗民來王今我哲后古聖齊芳惠此中國以
方元首既明股肱惟良樂酒今日君子惟康

應詔詩

宋顏延之 延年

太儀在御皇聖居直旁緝民紀俗釋天經物育感變神
以瑞形川無遁寶山不闕靈亦既戒裝皇心載遠夕帳
亭阜晨儀禁苑神行景驚發自雲關對宴感分瞻秋悼
晚

應詔詩

沈約 二首

皇情悵東離羽飾拂南躔夏雲清朝景秋風揚早蟬
和陪下席論道光上筵

應詔詩

應詔詩

添若動龍驂參差疑鳳管金塘草未合玉池泉將滿

應詔詩

梁王筠

金版韜英玉牒蘊精帝德乃武土威有征軒習承矢夏
陳千戚周驚戎車漢馳羽檄我皇俊聖千年鍾武德洞
十門威加八柱金正圯德水行失道胡馬南牧戎徒西
保存食伊瀍整居澧鎬金關揚塵銅臺茂革命彼膳夫
爰詔協律樂舞出車絃操吉日王饌駢羅瓊漿之溢聖
德溫溫賓儀秩秩

應詔詩

梁劉孝綽

皇心眷將遠悵餞靈芝則是日青春獻林塘多秀色芳
卉疑綸組嘉樹似雕飾遊絲綴鸞領光風送綺翼下

朝既盈留宴景將共高辯競談端奇文爭筆力伊臣獨
無伎何由奉次息

公謙

元會詩

曾植

初會元祚吉日惟良乃為佳會宴此高堂衣裳鮮潔
輟玄黃珍膳雅選充溢圓方俯視文軒仰瞻華梁願保
茲喜一載為常歡笑盡娛樂哉未央皇家榮貴壽考無
疆

後園會詩

張華

暮春元日陽氣清明祁祁甘雨膏澤流盈習習祥風啓
滯導生禽鳥逸豫桑麻滋榮纖條被綠翠華含英於皇
我后欽若昊乾順時省物言觀中園讌及群辟乃命乃
延合樂華池後濯清川汎彼龍舟并游渚源

太子賜宴詩

陸機

明明隆晉茂德有赫思媚上帝配天光宅誕育皇儲儀
刑在昔微言時宣福祿來格勞謙降貴肆敬下臣肇彼
先驅翻成嘉賓

洛水詩

潘尼 二首

畧運無窮已時逝焉可追斗酒足為歡臨川胡獨悲暮
春春服成百草敷英裂聊為三日遊芳駕結龍旂廟廊
多豪俊都已已有艷姿朱軒蔭蘭皋翠幙暎洛湄臨崖濯
素手涉水寒輕衣沉釣出比目舉弋落雙飛羽暢乘波

進素卯隨流歸

侍皇太子宴玄圃詩

商風初發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木茂園芳
草被時於時我后以豫以遊

華林園詩

晉王濟 武子

泰爾長蛇存食江汜戎星神武汎舟萬里迅雷電邁弗
及掩耳思樂華林薄采其蘭皇居偉則芳園巨觀仁以
山悅水為智歡清池流爵秘樂通玄物以時序情以化
宣

侍宴西池詩

謝靈運

詳觀記牒鴻荒莫傳降及雲鳥曰聖則天虞承唐命周
襲商艱江之永矣皇心惟泰矧乃暮春時物芳衍鰲黿
逶迤周流蘭殿禮備朝容樂闋夕宴

詔宴西池詩

顏延之

河岳曜圖聖時利見於赫有聖中興聖武其恒載
通其變大哉人文至矣夫聖明之世慶繁明兩
紫宸景物乾元帝宇瞻萬惟城前慈雲永善瞻彤弓受
言飾館春宮從鍾書長建逶迤浮觴於江

侍華光殿為太子作

謝朓

傍求遂古逃聽鴻名大寶曰位得一為貞朱紱叶社經
字摘英升配同貫進讓殊榮大行將屬會昌已命
中阻震居膺慶聖劔克傳龜玉增映玄塞北靡丹墀

征浮羣駕風非冰非陟西京詞請東都濟清秋後濯流
春樸浮醴初吉云獻上除方啓昔駕陽類今帳雲陸嘉
樂舊矣芳宴在斯載留神矚有睂天儀龍精已映威仰
未移葉依黃鳥花落春池高殿弘敞禁林稠密青階
起丹樓間出翠葆隨風金戈動日惆悵清管徘徊輕
霸滲入筵河淇流昨燭若來往觴肴公汴歡飲有終清
光欲暮輕輶迴首華組徐步

九日侍宴樂游苑詩

齊丘遲

朱明已謝葺收司禮爰理秋祓備揚旌肇奉璋義義金
經濟濟上林弘敞離宮非一絲殿迴風丹樓映日隋珠
中帳屯衛周悉睂容徐動天儀澄謐雲物游颺光景高
麗枯葉未落寒花委砌絲桐激舞楚雅閑蕙參差繁
殷勤流諸

侍宴樂遊苑詩

齊任昉

帝德峻韶夏王功書頌平共貫汾五勝獨道邁三英我
皇撫歸運時來信告成一唱華鍾石再撫被絲笙黃草
歸維木梯山薦王榮時來濁河變瑞起溫洛清物色動
宸眷民豫降皇情

侍太子九日宴玄圃詩

齊王儵

明明儲后冲默其量徘徊禮樂優游風亮微言外融幾
仲內王就日齊暉儀雲等望本茂條榮源澄流潔漢種
問平周云魯衛咨我藩華方軼前軌秋日在房鴻鴈來

羽寥寥清景靈微霜草木搖落幽蘭獨芳眷言潛苑
尚想濛濛旣暢旨酒亦飽微猷有來斯悅無遠不柔

侍曲水宴詩

沈約

光遲蕙苑氣婉椒臺皇心愛矣帝曰遊哉王鸞徐鸞翠
鳳輕迴別殿廣臨離宮洞啓川祇奉壽河宗相禮清洛
漸筵長伊流陞迴盪嘉羞搖漾芳醴輕歌易繞弱舞難
持素雲留管玄鶴停絲引思爲歲歲亦陽止加服寶身
身亦昌止徒勤丹漆終愧文梓

侍太子九日宴詩

京風北起高鴈南翻葉浮楚水草折梁園淒清霜野惆
悵晨鵬雲輕寒樹日麗秋原三金廣設六羽高陳寒英

始獻凉酎初醇靡靡神襟銷群彥思媚儲猷洽和奉
宴恩暢蘭席歡同桂殿景遠樂推臨風以眷麗景天枝
位非德舉任伍辰階祚均河楚負岳未勝瞻雲難侶望

侍宴樂遊苑詩

齊王儵

憑玉宅海端宸御天上流飛整靜震騰川疑神貫極摘
道漏泉西服委和南風在弦暮之始綠年桂初丹上林
葉下滄池水寒霜露玉樹鴈動輕瀾停蹕玉陛徙衛琬
輝明箱鳳綵羽蓋鸞安虹旌迢遶翠華歲蕤禮弘灞內
義高洛湄

九日侍宴樂遊苑詩

梁劉勰

六郡良家子幽并遊俠兒立乘爭飲羽倒騎競紛馳
珂師華毛師日毛金鞍映玉羈騰看殫海陸和齊眠秋
宜雲飛雅琴奏風起洞簫吹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
微薄承嘉惠飲德良不貲取効績無紀感恩心自知

祖餞

別詩二首

應場

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行役懷舊土悲思不能言
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

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
遠適萬里道歸來未有由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

送別王世胃詩

潘岳

朱鑣既揚四轡既整駕言餞行告離苦領情有遷延日
無餘影迴轅南翔心焉北馳

送盧景宣詩

潘尼

楊朱焉所哭岐路重別離原何傷悲生離情獨哀知
命雖無憂名幸意低迴歎氣從中發灑淚隨襟頽九重
不常健聞園有時開愧無終永獻貽言取諸懷

從幸洛水餞王公歸國詩

晉王凌彭祖

聖主應期運至德敷彝倫神道垂大教玄化被無垠
欽若崇古制建侯屏四鄰皇輿迴羽蓋高會洛水濱
臨川講妙藝縱酒釣潛鱗八音以迭奏蘭羞備時珍
占人亦自言為國不思貧與家廟庭施幸得則太鉞群僚荷

澤朱頌獻春賦詩盡下情至感暢人神長流無含述
白日入西津奉辭慕華輦侍衛路無因馳情繫帷幃
心戀軌塵

贈妹九嬪悼離詩

左思

鬱鬱岱清海濱所經陰精以靈為祥為禎義我令妹應
斯誕生如蘭之芳如芝之榮總角岐嶷亂離成此德
古烈異世同聲惟我惟妹定惟同生早喪先妣百恩常
情女子有行實遠父兄骨肉之恩固有歸寧何語離枿
嘶隔以天庭自我不見于今二齡穆穆令妹有德有言
才麗藻班明則足獎默識記下筆成篇行顯中閨名
播外藩何以為贈勉以列圖何以為言申以詩書相去
在近上下歆歆全辭滿口鬱煩不舒

與廬陵王紹別

宋武帝

連歲矜離心今茲幸良集信宿寤晨暮開顏披所載未
盡歡晤懷已傷岐路及軸轡引江介飛甍背爾邑悄擾
徒旅戒團樂流景入遲遲分手念泫泫登路泣

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詩

鮑照三首

風起洲渚寒雲上日無輝連山眇煙霧長波迴難依依
鴈方南過浮客未西歸已經江海別復與親眷違
亦窮離袖安可揮懼觴為悲酌歌服成泣衣溫念終
不渝藻志遠存追役人多牽滯顧路慙奮飛昧心附遠
翰烟言藏佩草

贈傅都曹別詩

輕鴻戲江潭孤鴈集洲池邂逅兩相親緣念共無已風
雨好東西一隔頓萬里追憶栖宿時聲容滿心耳落日
川渚寒愁雲繞天起短翮不能翔徘徊煙霧裡

送盛侍郎餞候亭詩

霜霧襲冠帶驅駕越城關北臨出塞道南望入鄉津高
壙宿寒霧平野起秋塵君為坐堂子予乃負羈人欣悲
豈等志甘苦誠異身結涕園中草憔悴悲此春

臨岐贈別詩

謝朓

悵望南浦時徙倚北梁步華夏涼風初日隱輕霞暮荒
城迥易陰秋溪廣難渡沫泣豈徒然君子行多露

別蕭咨議詩

任昉

離燭有窮輝別念無終緒岐言未及申離目已先舉揆
景巫衡阿臨風長揪浦浮雲難嗣音徘徊悵誰與倘有
關外驛聊訪狎鷗渚

餞錢文學

沈約

漢池水如帶巫山雲似蓋潯汨背吳湖潯潯橫楚瀨一
望沮漳水寧思江海會以我徑寸心從君千里外

詠史

詠史詩

班固

三王德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逋長安城自
恨身無子困急獨荒荒小女痛父死死者不可生上書

諸闕下思古歌鷄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
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紫

詠史詩二首

魏阮瑀元瑜

誤哉秦穆公身沒從三良忠臣不達命隨軀就死亡低
頭闕墮戶仰視日月光誰謂此何處恩義不可忘路人
為流涕黃鳥鳴高桑

燕丹養勇士荆軻為上賓圖報盡匕首長驅西入秦素
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悲聲感路人舉坐
同咨嗟歎氣若青雲

秋胡詩

傅玄

秋胡納今室三日官他鄉皎皎潔婦姿冷令守空房爇

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積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
悅令顏借息此樹傍言以逢鄉喻遂下黃金裝

詠史詩二首

晉袁宏彦伯

周昌梗槩臣辭達不為訥汲黯仕稷器棟梁表天骨陸
賈厭解分時與酒擣机婉轉將相門一言和平勃趨舍
各有之俱令道不沒

無名因螻蟻有名世所疑中庸難為體狂狷不及時楊
惲非忌貴知及有餘辭躬耕南山下蕪穢不遑治趙瑟
奏哀音秦聲歌新詩吐音非凡唱負此欲何之

詠荆軻詩

陶潛四首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

子死知已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
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
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
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
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遙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
主正怔營惜哉劒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
有餘情

詠三良詩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
情謬獲露遂爲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
嚮已從計議初無窮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
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固惟疑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
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泣然沾我衣

詠二疏詩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游
目漢庭中二疏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傳餞送
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
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
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
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

桃源詩

嬴秦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

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
垂餘蔭夕穰隨時蕪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暖
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從行
歌斑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
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
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
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和南海王詠秋胡妻詩七首 齊王融元長

日月共爲照松筠俱以真佩紛甘自遠結鏡待君明且
協金蘭好方愉琴瑟情佳人忽千里幽閨積思生
景落中軒坐悠悠望城關高樹升夕煙層樓滿初月光

唐詩卷八

十八

陰非或異山川屢難越輟泣拚衾姿擢首亂雲髮
傾魄屬祖人提念待方秋涼氣承宇結明燭僚暗流三
星亦虛映四屋慘多愁思君如萱草一見乃忘憂
杼軸鬱不諧梁闌彌新故朔風欄上發寒鳥林間度客
遠之衣裘歲暮饒霜露參差典別緒依遲起離慕
願言如可信行邁亦云反睇景不告勞瞻途寧遽遠何
以淹歸轍軼事春晚送目亂前華馳心迷舊婉
椒珮客有結振芳跂路隅黃金徒以賦白珪終不渝明
心良自皎安用久踟躕過車及粉巷流日下西虞
披帷惕有志出門遲所欲彼美後來儀慙顏變欣矚蘭
艾隔芳臭涇渭分清濁去去夫人子請殉川之曲

百一

百一詩

晉應璩休

年命在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命遲速不敢辭斗
酒多為樂無為待來茲室廣致凝陰毫高來積陰奈何
季世人侈靡在宮牆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
四海雅意猶未康

廣文選卷第八

廣文選卷八

文

廣文選卷第九

詩

遊仙

遊仙詩

魏文帝

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
我一丸藥光曜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胃臆生羽翼輕舉
生風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

遊仙詩

曹植二首

人生不滿百歲歲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霧凌紫虛蟬
蛻同松喬翻跡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馳騁遠行遊東觀
扶桑曜西臨瀛水流比極玄天渚南翔陟丹丘

五游詩

廣文選卷九

文

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逍遙八極外游目歷遐荒披
我丹書受真經素霓裳華蓋分曉霧六龍仰天驕擢靈
未移後倏忽追吳蒼閭闔啓丹扉雙闕曜朱光徘徊文
昌殿終詣太微堂上帝休西極群后集東廂帶我瑤華
珮漱我沆瀣漿踟躕玩靈芝徙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
美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

遊仙詩

嵇康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葱自過一何高獨立迥無雙願
相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棄我去乘雲駕六龍飄飄
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白雲道曠若發童蒙採藥鍾

山隅服食改姿容，蜚蜺棄穢累結友。板桐臨觴奏九
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

遊仙詩

張華

霓霓垂藻旒，羽袿揚輕裾。飄登清雲間，論道神皇廬。
蕭蕭登鳳音，王后吹鳴竽。守精味玄妙，逍遙無爲墟。

遊仙詩

晉郭璞

璇臺冠崑崙，西海瀕招搖。瓊林籠藻映，碧樹疏英翹。
丹泉漂朱沫，黑水漱玄漚。壽尋仙萬餘，日今乃見子。
喬振髮晞，翠雲緇。緇被絳繡，總總臨少廣。鸞舞雲輶，永偕帝鄉。
仙侶千陽共逍遙。

遊仙詩

成公綏

盛年無幾時，奄忽行欲老。邪得赤松子，從學度世道。
西華陰山求得神芝草，珠玉猶糞土。何惜千金寶，但願
壽無窮。與君長相保。

遊仙詩五首

王融

曉步金臺，暮節常恐秋蓬根連翩。因風雪習
道，遍視岷岷。仙度瑤瑤，綠帙啓真詞。丹經流妙說，長河
日已榮。曾山方可礪。
獻歲和風起，日出東南隅。鳳旂亂煙道，龍駕溢雲區。
結實自雲嶠，移燕乃方壺。金芝浮水翠，玉笋挹泉珠。
徒用霜露改終然，天地俱。

爲瑤瑤池隈過，息羸女臺長袖。何靡靡，清且哀。

門涼月舉珠殿，秋風迴清鳥驚高羽。王母停玉不舉手，
將爲別千年將復來。

湘沅有蘭芷，泊吾欲南征。遺珮出長浦，舉袂望瑤城。朱

霞拂綺樹，白雲照金楹。五芝多秀色，八桂常冬榮。彌節

且夷與參差，聞鳳笙。

命駕隨所卽，燭龍導輕驪。沙澤振寒草，弱水駕冰潮。遠

翔馳聲響流，雪自飄飄忽。與若人遇，長舉入雲霄。羅繹

徒有睨，鶴鳴已寥寥。

和竟陵王遊仙詩二首

沈約

天嶠乘絳仙，螭衣方陸離。玉鑿隱雲霧，落紛上馳瑤。
臺風不息赤，水正漣漪。崢嶸玄圃上，聊攀瓊樹枝。

朝止閭闔宮，暮宴清都闕。騰蓋隱奔星，低懸避行月。九

疑紛相從，虹旌乍升沒。青鳥去復還，高堂雲不歇。若華

有餘照，淹留且晞髮。

招隱詩

張載

招隱詩

張載

出處雖殊塗，居然有輕易。山林有忤恡，人間實多累。鷄
鶩翔窮溟，蒲且不能視。鶴鷺遵皇渚，數爲矰所繫。隱顯
雖在心，彼我共一地。不見巫山火，芝艾豈相離。去來捐
時俗，超然辭世僞。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

招隱詩

張協

結宇窮風曲，耦耕幽數陰。荒庭寂以閑，山岫峭且深。淒

風起東谷有奔興南本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維
登蓮確寒猿擁條吟溪壑無人迹荒楚鬱鬱森投未修
岸垂時聞樵採音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養貞尚無
爲道勝貴陸沉遊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遊覽

遊宴詩

魏文帝 六首

置酒坐飛閣遙臨華池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綠
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月出照園中冠佩相追隨客從
南楚來爲我吹參差淵魚求伏浦聽者未云疲高文一
何綺小儒安足爲肅肅廢陰雀聲愁北來衆賓還城
邑何以慰思

於玄武陂作

兄弟共行遊駟車出西城野田廣開闢川渠互相經黍
稷何鬱鬱流波激悲聲菱芡覆綠水芙蓉發丹榮柳垂
重蔭綠向我池邊生乘渚望長洲群鳥譁譁鳴洋洋漭漭
泛浮澹澹隨風傾忘憂共容與暢此千秋情

黎陽作 二首

朝發鄴城夕宿韓陵霖雨載塗輿人困窮載馳載驅冰
雨櫛風舍我高殿何爲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載主
而征救民塗炭彼此一時惟天所讚我獨何人餘不靜
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遵彼洹湄

刈其楚班之中路塗潦是御輶輶大車載低載昂嗽嗽
僕夫載什載僮家塗膏雨霑衣霑裳

清河作

方舟戲長水湛淡自浮沈絃歌發中流悲響有餘音音
聲入君懷悽愴傷人心心傷安所念但顧恩情深願爲
晨風鳥雙飛翔北林

銅雀園詩

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大首奉甘醪獸人獻嘉禽齊
倡發東舞秦箏奏西音飛鳥翻翔舞悲鳴集北林樂極
哀情來慘恨摧肝心

清河作 二首

王粲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城
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崔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遊客
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詩人美
樂土雖客猶願留

列車息衆駕相伴綠水湄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百
鳥何續翻振翼群相追投網引潛鯉強弩下高飛白日
已西邁歡樂忽忘歸

遊覽詩 二首

魏陳琳 孔璋

高會時不娛羈客難爲心慙懷從中發悲感激清音投
觴罷歡坐逍遙步長林蕭蕭山谷風默默天路陰惆悵
忘旋反歔歔涕霑襟

節運時氣舒秋風涼且清閑居心不娛駕言從友生
翔戲長流道遙登高城東望看嘯野迴顧覽園庭嘉木
凋綠葉芳草纖紅榮騁哉日月遠年命將西傾建功不
及時鍾鼎何所銘收念還房寢慷慨詠墳經庶幾及君
在立德垂功名

登成都白菟樓

張載

重城結曲阿飛宇起層樓雲出雲表曉樂臨太虛高
軒啓朱扉迴望暢八隅西瞻岷山嶺差我似荆巫躡臨
蔽地生原隰殖嘉蔬雖遇堯湯世民食恒有餘鬱鬱小
城中岌岌百族居街衢紛綺錯高甍夾長衢借問楊子
含想見長卿廬

華林園詩

晉武帝 炎

習習春陽帝出乎震天施地生以應仲春思文聖皇順
時秉仁欽若靈則飲御嘉賓洪恩晉暢慶乃衆臣其慶
維何錫以帝祉肆觀群后存咨戾止外納要荒內延卿
士簫管詠德八音咸理豈樂飲酒莫不燕喜

三月三日詩

晉王讚 正長

招搖啓運寒暑代新慶不舎如彼行雲倚倚季月穆
穆和春皇儲降止宴及家賓家賓伊何且惟姻族如彼
萬籟衍于松木郁郁近侍嚴嚴台嶽庶寮鱗次以崇天
祿如彼崑山到此珞玉巍巍天階亦降列宿右戴元首
左光儲副大祚無窮天地爲壽

上巳會詩

晉阮脩 宣

三春之季歲惟嘉時靈雨旣零風以散之英華扇耀祥
鳥群嬉澄澄綠水滄滄其波修岸逶迤長川相過聊且
逍遙其樂如何坐此修筵臨彼清流嘉肴既設舉爵獻
酬彈箏弄琴新聲上浮水有七德智者所娛清瀨潺湲
菱葭芬敷沉此芳鈞引彼潛魚委餌芳美君子戎諸

蘭亭集詩

晉謝安 安石

相與欣佳節率爾同寮裳薄雲羅景物微風翼輕航醇
醪陶丹府兀若遊羲唐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

蘭亭集詩

晉王羲之 逸少

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闊無涯觀萬目理自陳大
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群類雖參差適我無非親

蘭亭詩

晉孫綽 興公

流風拂枉渚絀停雲陰九臯鸞語吟修竹游鱗戲瀾濤
携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

曲水集詩

宋謝惠連

四時著平分三春稟融燠遲遲和景煥夭夭園桃灼灼
朋斯郊野昧旦辭壇郭裘雲興翠嶺芳艸起華薄解纜
偃崇丘藉草繞迴壑際渚羅時款託波汎輕爵

遊覽詩

裴據

矯足登雲閣相伴步九華徙倚憑高山仰攀桂樹柯延
首觀神州迴瞻眇曲阿芳林挺修幹一歲再三花何以

不朽嘯吸漱朝霞重若吐神溜傾腸挹涌波恢恢大
道間人半足為多

時運詩四首

陶潛五首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條餘霸宇
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
邈遐景載欣載囑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揮茲一觴陶然
自樂○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濟業間詠以歸我愛
其靜寤寐交輝但恨殊世邈不可追○斯晨斯夕言息
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床濁酒半盞黃唐莫
逮慨獨在余

遊斜川詩有叙

史記曰黃帝為有
陳帝虎馬陶唐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開美與二三隣曲同
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鮪鯉躍於將父水鷗乘和
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為嗟嘆若夫曾
城傍無依接獨秀中臯遙想山有愛嘉名欣對不
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
紀鄉里以記其時日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遊氣
和天作澄瑩坐係遠流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迥澤
散游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
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遙
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東山望海詩

謝靈運

開春獻初歲白日悠悠悠蕩志將愉樂暇海庶忘憂策
馬度蘭皋縹緲息椒丘采蕙遵大浦攀茗履長洲白花
隔陽林紫翹燁春流非徒不彌忘覽物情彌適宣辭始
無畏寂寞終可求

登永嘉綠嶂山詩

裹糧杖輕策懷遲上幽室行源徑轉遠距陸情未畢澹
歛結寒姿團團藥澗霜質澗委水屢迷林迥巖逾密卷西
謂初月顧東疑落日殘夕奄昏曙蔽翳皆周悉蠱上貴
不事履二美貞吉幽人常坦步高尚邈難匹願阿竟何
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已交締性自此出

遊嶺門山人詩

廣文選卷九

九

列下

西京誰修政龔汲稱良史君子豈定所清塵慮不嗣早
莅建德鄉民懷虞尚意海岸常寥寥空館盈清思協以
上冬月晨遊肆所喜千圻邈不同萬嶺狀皆異威摧三
山峭蒼汨兩江駛漁舟豈安流樵拾謝西芑人生誰云
樂貴不屈所志

石室山詩

清旦索幽異放舟越桐鄉郊薈蒹蘭渚急競競若領高石
室冠林陬飛泉發山椒虛泛徑千載崢嶸非一朝鄉村
絕聞見樵蘇限風霄微戎無遠覽總并美升喬靈域久
韜隱如與心賞交谷歡不容言摘芳弄寒條

登上戍石鼓山詩

旅人心長久憂憂自相接故鄉路遙遠川陸不可涉
汨莫與娛發春托登躡歡願既無並戚慮庶有協極目
眺左濶迴顧眺右狹日末潤增波雲生嶺逾疊白芷競
新省綠蘋齊初葉摘芳芳靡緩愉樂樂不愛佳期緬無
像騁望誰云愜

春遊詩

張公庭

勾芒御春正衡紀運玉璣明庶起祥風和氣翕來征慶
雲陰八極甘雨潤四垓昊天降靈澤朝日耀華精嘉苗
布原野百卉敷時榮鳩鵲與鶯黃問關相和鳴葦萍覆
靈沼香花揚芳馨春遊誠可樂感此白日傾休否有終

極落葉思本莖臨川悲遊者節變動中情

登景陽樓詩

宋劉義恭

丹墀設金屏瑤榭陳玉床溫宮冬開煥清殿夏含霜
弱縵布遐馥輕葉振遠芳彌望少無際肆睇周華穠象闕
對馳道飛廉矚方塘邱寺送暉曜槐柳自成行通川溢
輕爐長街盈方箱顧此燭火微胡顏廁天光

遊邸園詩

王融

道勝業茲遠心閑地能隙桂嶺鬱初裁蘭墀坦將闢
虛脩對長嶼高軒臨廣液芳草列成行嘉樹紛如積流風
轉還逕還音旋調清煙泛喬石日汨山照紅松映水華

影映水華

登高望春詩

沈約

登高眺京洛街巷何紛紛迴首望長安城關鬱盤桓
齊童躡朱履趙女揚翠翰春風搖雜樹歲蕤綵且丹寶瑟
玫瑰柱金羈玳瑁鞍淹留宿下蔡置酒過上蘭日出照
鈿黛風過動羅紈

望湖北詩

梁劉孝威二首

紫川通太液丹岑聯少華堂皇更隱映松灌雜交加
衍浦浮新葉漁舟繞落花浴童爭淺岸漂女擇平沙極望
傷春日迴車歸狹邪

出新林詩

芒山眈洛邑函谷望秦京遙分承露掌遠見長安城故

唐文選卷九

鄉已可識遊子必勞情霧罷前村見風息蒲川平坐觀
暮潮落漸見夕煙生無由一羽化想風御輕

江州還入石頭詩

梁劉峻

鼓枻浮大川延睇洛城觀洛城何鬱鬱香與雲霄半前
望蒼龍門斜瞻白鶴館槐垂御溝道柳綴金隄岸迅馬
晨風趨輕輿流水散高歌梁塵下絙瑟荆禽亂我思江
海遊曾無朝市玩忽寄靈臺宿空軫及關數仲子入南
楚伯鸞出東漢何能栖樹枝取斃王孫彈

東亭極望詩

梁蕭子範

晚流稍東急暝景促西暉水鳥銜魚望蓮舟排芰歸郊
原共超遠林野雜依非從君採蘿萐寧復想輕肥

應教使客春遊詩

梁蕭子暉

上林看草色河橋望日暉洛陽城閉晚金鞍橫路歸

詠懷

在鄒詩

漢韋孟

微微小子既苟且陋豈不牽位穢我王朝王朝肅清唯
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
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縣車之義以洎小
臣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既去襁祖
惟懷惟顧祁祁我徒戴負盈路爰戾于鄒鬚茅作堂我
從我環築室于牆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漬上立于
王朝其夢如何夢乎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躬寤其外
邦嘆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微微老夫咨既遷絕
洋洋仲尼視我遺烈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絃歌異
於他邦我雖鄙考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

見志詩二首

漢鄧炎文勝

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無卑栖遠趾不步局舒
吾陵雷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
豈常類稟性在清濁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通塞苟
由已志士不相上陳平傲里社韓信釣河曲終居天下
宰食此萬鍾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嶽

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悴其柯哀
哉二芳不長泰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

臨衡宰謂宜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抱玉乘
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

臨終詩

漢孔融文舉

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河潰蟻孔端山壞由微穴消
涓江漢流天窓通冥室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靡靡
無忠誠華繁竟不實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為一三人成
市虎浸漬解膠漆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

懷德詩

王粲

伊昔伯世亂徠為辭帝京既傷蔓草別方知扶社情
幽復正墟墓關緬緬橫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蟋蟀
依桑野嚴風吹若葉鴈鷗在幽草客子決已零去鄉

廣文選卷九

三

上載昔遭天下平賢主降嘉賞金貂服玄纓侍宴山河
曲飛蓋遊鄴城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君子篤惠義
柯葉終不傾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

感遇詩

魏劉楨公幹

蒼蒼山中桂團圓霜露色霜露一何繁桂枝生自直
拙在南國因君為羽翼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丹采
既已過敢不自彫飾華月照芳池坐列金殿側微臣固
受賜鴻恩良未測

述志詩二首

嵇康

潛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蹕足俟皇羲慶
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我匹疇肯應俗宜殊類

難徧問鄙議紛流離軻丁恤客雅志不得施耕耨感
竊越馬席激張儀近將離群侶杖策追洪崖焦鵬振六
翮羅者安所羈浮遊太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雲漢
飲露食瓊枝多念世間人夙駕成驅馳冲靜得自然榮
華安足爲

斥鷃擅蒿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蟾蜍宅神龜安所歸悵
自用身拙任意多求思遠實與世殊義舉非所希往事
既已謬來者猶可追何爲人事間自令心不爽慷慨思
古人夢想見容輝願與知己遇舒憤啓其微巖穴多隱
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巔日夕不知饑玄居養營魄
千載長自綴

情詩

懷遠卷九

魏徐幹 偉長

高殿鬱崇崇廣廈凄冷冷微風起闔闔落日照階庭踟
躕雲屋下笑歌倚華楹君行殊不返我節爲誰榮鑪薰
闔不用鏡匣上塵生綺羅失常色金翠暗無精嘉肴既
忘御旨酒亦常清顧瞻空寂寂唯聞燕雀聲憂思相連
屬中心如宿酲

詠懷詩十九首

阮籍

縣軍在西南義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
爲咸池暉蒙汜受其榮豈知窮達士一死不再生視彼
桃李花誰能久榮榮君子在何許歎息未合分瞻仰景
山松可以慰孤情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被雙璫修
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寄顏
雲霄間揮袖凌虛翔飄飄恍惚中流盼顧我傍恍惻未
交接晤言用感傷

東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陽六龍服氣輿雲蓋覆天綱仙
者五六人逍遙晏蘭房寢息一純和呼翕成露霜沐浴
丹淵中炤耀日月光豈安通靈臺游瀛去高翔

殷勤令志結怵惕常若驚逍遙未終宴朱華忽西傾蟋
蟀在戶牖螭蛄號中庭心腸未相好誰云亮我情願爲
雲間鳥千里一哀鳴三芝延瀛洲遠遊可長生

炎光延萬里洪川湧湍瀨學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泰

懷遠卷九

十五

長

山成砥礪黃河爲裳帶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捐身
奔中野烏鳶作患害豈若雄傑士功名從此大

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良
弓挾烏號明甲有精光臨難不顧生身死魂飛揚豈爲
全軀士效命爭戰場忠爲百世榮義使令名彰垂聲謝

後世氣節故有常

若木耀四海扶桑翳瀛洲日月經天塗明暗不相投窮
達自有常得失又何求豈效路上童携手共遨遊陰陽
有變化誰云沉不浮朱鬣躍飛泉夜飛過吳洲俛仰連
天地再撫四海流擊壤名利場驚駭同一轡豈若遺耳
目升遐去殷憂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蕭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
士食糟糠賢者處高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林夾
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爲土灰

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
言若塵路天道日悠悠齊景升丘山涕泗紛交流孔孟
臨長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願登太
華山上與松子遊漁父知世惠乘流泛輕舟

混元生兩儀四象運衡機曠日布炎精素月垂景輝
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飄若風塵逝忽若慶雲晞修齡
適余願光寵非已威安期步天路松子與世違焉得凌
霄翼飄飄登雲謁嗟哉尼父志何爲居九夷

廣文選卷九

上

庚

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隨波紛綸客汎汎若鳬鷖生
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齡養志在冲虛飄飄
雲日間邈與世路殊榮名非已實聲色焉足娛採藥無
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感令我多躊躇

王業須良輔建功俟英雄元凱康哉美多士頌聲隆陰
陽有舛錯日月不常融天時有否泰人事多盈冲園綺
遜南岳伯陽隱西戎保身念道真寵耀焉足崇人誰不
善始尠能克厥終休哉上世士萬載垂清風

鴻鵠相隨飛浩渺運荒裔揮翮凌長風須臾萬里逝朝
餐琅玕實夕栖丹山際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豈與
鄉曲士攜手共言誓

拔劍臨白刃安能相中傷但畏工言子稱我三江旁飛
泉流玉山懸車栖扶桑日月徑千里素風發微霜世路
異窮達咨嗟安可長

朝登洪波顛日夕望西山荆棘破原野群鳥飛翩翩
驚時栖宿性命有自然庭木誰能近秋月復嬋娟不見
林中葛延蔓相勾連

驅車出門去意欲遠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與名夸
名不在已但願適中情單帷蔽皎日高樹隔微聲讒邪
使交流浮雲令晝真熾婉同衣裳一顧傾人城從容在
一時繁華不再榮晨朝奄復暮不見所歡形黃鳥東南
飛寄言謝友生

廣文選卷九

金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胃
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理知謀苦不饒但恐
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飄淪臨
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願耕
東臯陽誰與守其真愁苦在一時高行傷微身曲直何
所爲龍蛇爲我憐

世務何續紛人道苦不遑壯年以時逝朝露待太陽願
攬羲和轡白日不移光天階路殊絕雲漢邈無梁濯髮
陽谷濱遠遊崑岳傍登彼列仙岵採此秋蘭芳時路烏
足爭太極可翱翔

情詩二首

張華

北方有佳人端坐鼓鳴琴終晨撫管絃日夕不成音
來結不解我思存所欽君子昇時役幽妾懷苦心初爲
三載別於今久滯滯若耶生戶牖庭內自成陰翔鳥鳴
翠偶草虫相和吟心悲易感激俛仰淚流矜願託晨風
翼束帶侍衣衾

明月曜清景曉光照玄墀幽人守靜夜迴身入空帷束
帶俟將朝廓落晨星稀寐假交精爽覲我佳人姿巧笑
媚懽懽聯始昨與眉寤言增長嘆懷然心獨悲

榮木詩四首

陶潛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顛

榮木詩四首

十八

顛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采采榮木于茲託根繁
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
奚敦○嗟余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
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懷矣恒焉內疚○先師遺訓余豈
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
遙孰敢不至

哀傷

怨詩

漢王嬌

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榮養育毛羽形
容生光既得升雲上遊曲房離宮絕瞻身體摧殘志
抑沉不得頡頏雖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交往

常翩翩之鸞遠集西苑高山我我河水泱泱父兮母兮
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悲憤詩二首

漢蔡琰文姬

嗟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畧兮入西關
歷險阻兮之羗蠻山谷眇兮路漫漫春東顧兮但悲歎
真當寢兮不能安饑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背不乾
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
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雍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
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堯離兮狀窮停歲暮暮兮時邁征
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黃庭
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冷冷胡笳動兮邊馬鳴
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琴音相和兮悲且清
心吐思兮胸憤盈欲舒氣兮恐被驚令哀咽兮涕沾頸
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號失聲
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筑筑頓復起兮毀顏形
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
迫遷舊邦擁主以自疆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
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吾羗獵野園
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遺尸骸相穿拒馬邊縣男
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
肝脾爲爛腐所畧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

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
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言罵或便加捶杖毒痛參
井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
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
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
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
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邇近微時賴骨肉來迎已自得自
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乖乖
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入言母當去
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柰
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

廣安集卷九

七

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
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輟觀者皆歎欷行路亦嗚
咽去去割情戀過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
念我出腹子胃腹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
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
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筑筑對孤景但吃糜肝肺登高遠
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疆視
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勸厲流離成鄙賤
常恐復損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怨婦詩

張衡

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朕

美稱嘉之子云遠我勞如何

七哀詩

阮瑀

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爲土灰真
寘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迴嘉散
設不御旨酒忽觴杯出曠望故鄉但見蒿萊

思慕詩

魏都督李重

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
蒙聖主恩榮爵與衆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意
中見弁弁我就黃墟筑筑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
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狹仰庶幾烈丈夫

哀詩

潘岳

廣安集卷九

清

濯如葉落樹飄若雨絕天雨絕有歸雲葉落何連山時
氣冑冑領長風鼓松柏堂虛聞鳥聲室暗如日夕晝愁
奄逮昏夜思忽終昔展轉獨悲窮泣下沾枕席人居天
地間飄若遠行客先後詎能幾誰能弊金石

表哀詩

孫綽

茫茫太極賦受理殊吝生不辰仁考夙徂微微冲弱眇
眇偏孤中心憂痛貫貫黃墟肅我以義鞠我以仁嚴邁
商風恩洽陽春昔聞鄰母勒教善分懿矣慈妣曠世齊
運嗟予小子譬彼土糞俯愧陋質仰忝高訓悠悠玄運
四氣錯序自我酷痛載離寒暑寥寥空堂寂寂響戶塵
蒙几筵風生棟宇感昔有侍望晨遲顏婉孌懷袖極願

盡歡奈何茲妣歸體幽挺酷矣痛深剖臍摧肝

悲從弟仲德詩

陶潛

銜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爲誰悲懷人在九冥禮服名群從恩愛若同生門前執手時何意爾先傾在數竟不免爲山不及成慈母沈哀痛二胤纔數齡雙位委空館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坐宿草旅前庭階除曠遊迹園林獨餘情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盈

廣文選卷第九

廣文選卷九

廣文選卷第十

詩

贈答上

錄別詩六首

漢李陵少卿

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朝發天北隅暮聞日南陵欲寄一言辭託之幾綵綰因風附輕翼以遺心蘊蒸鳥辭路悠長羽翼不能勝意欲從鳥逝駕馬不可乘

燦燦三光初生寒京應節至蟋蟀夜悲鳴晨風動喬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聲豺狼鳴後園虎豹步前庭遠處天隅苦困獨零丁親人隨風散歷歷如流星三革離不

結思心獨屏營願得萱草枝以解懷渴情

寂寂君子坐奕奕合衆芳何憊憊因風動馨香清言振東序良時著西序乃命絲竹列席無高唱悲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揚長哀發華屋四座莫不傷

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願言寄相思日暮不垂帷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耀夜過庭髮髯能復飛塞裳路踟躕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饑

陟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陽爾行西南游我獨東北翔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雙鳥相背飛相過日已長遠望雲中路相見來瑋璋萬里遙相思何益心獨傷隨時愛

景福願言莫相忘

鍾子歌南音仲尼歎歸與戎馬悲邊鳴遊子戀故廬陽
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身無
凶凶罪何爲天一隅與其苦筋力必欲榮薄軀不如及
清時策名於天衢

答別詩二首

漢蘇武子卿

章童孤生柳寄根河水沈沈遊客子于冬服涼衣去
家千里餘一身常渴寒夜立清庭仰瞻天漢湄寒風
吹我骨嚴霜切我肌憂心常慘戚晨風爲我悲瑤光游
何速行願菱荷遲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低頭還自
憐盛年行已衰依依戀明世愴愴難久懷

廣文選卷十

雙鳬俱北飛一鳬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
別如秦胡會見何詎與愴恨切中懷不覺淚沾裳願子
長努力言笑莫相忘

贈婦詩三首

漢秦嘉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不歡會常苦晚念
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下書
情悽愴臨食不能飮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
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卷

皇靈無私親爲等荷天祿傷我與爾身少小罹筑獨既
結大義歡樂苦不足念當遠離別思念叙歎山河
梁近近隔丘陸臨路懷惆悵中駕正蹢躅浮雲起

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迴轡輕車不轉轂針藥可屢
進思難爲數貞士篤終始因義不可促

肅肅僕夫征爾爾揚和鈴清晨當引邁束帶待鷄鳴顧
看空室中髣髴想妾形一別懷遠恨起坐爲不寧何用
叙我心遺思致歎誠實叙好耀首明鏡可鑒形芳香去
垢穢素琴有清聲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瑤瓊愧彼贈我
厚慙此往物輕雖知未足報貴用叙我情

答秦嘉詩

漢徐淑

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沉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
廢兮侍親情勞兮有違君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
兮離別無因兮叙懷瞻望兮踟躕佇立兮徘徊思君兮
感結夢想兮容輝君發兮引邁去我兮日乖恨無兮羽
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求歎淚下兮沾衣

答元式詩

蔡邕

伊余有行爰展茲邦先進博學同類率從濟濟群彥如
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

答劉公幹詩

徐幹

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句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雖
路在咫尺難涉如九關陶陶諸夏別草木昌且繁

贈丹丘儉詩

魏杜摯

騏驎馬不試婆娑槽檻間壯士志未申坎圻多辛酸伊
望爲腰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甯戚對牛嘆食其

唐臨門淮陰饑不餐買臣老負薪東叛呼不還釋之
十年位不增故官本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
此袁盎未有言彼此屬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衆藥
信來給一丸

答杜摯詩

親母丘儉 仲華

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爲聖世出德音何不怡八
子未際遇今者遭明時胡康出壘畝楊偉無根基飛騰
冲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驥骨法思伯樂觀知之但賞養
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能問良醫聯翩輕栖
集還爲燕雀嗤韓衆藥雖良恐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
薄言答嘉詩信心感諸中中賞不在辭

贈梅公明詩

魏繁欽 休伯

瞻我北國有條者桑遶此春景既茂且長氤氲吐葉柔
潤有光黃條蔓衍青鳥來翔日月其邁時不可忘公子
瞻旃勳名乃彰

答贈詩

魏耶鄆 淳子叔

我受上命來隨臨留與君子處曾未盈暮見召本朝驚
言趣期群子重離首命于時餞我路隅贈我嘉辭既受
德音敢不答之余惟薄德既局且鄙見養賢侯於今四
祀既庇西伯永誓沒齒今也被命義在不俟瞻戀我侯
又慕君子行道運運體逝情止豈無好辭懼不我與聖
主受命千載一遇攀龍附鳳必在初舉行矣去矣別矣

難自強不息人誰獲安願子大夫勉贊成山天什
至萬福爾臻

答二郭詩 三首

嵇康 五首

天下悠悠者下京趨上京二郭懷不群超然來北征樂
道託業廬雅志無所營良時講其願遂結歡愛情君子
義是親恩好篤平生寡志自生災屢使衆累成豫子匿
梁側最政變其形傾此懷怛惕慮在苟自寧今當寄他
域嚴駕不得停本圖終宴婉今更不克并三子贈嘉詩
馥如幽蘭馨戀土思所親不知氣憤盈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跡遂成懶寢跡北山阿但
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良辰不我期當年值紛華坎壈

唐文選卷十

五

趣世教常恐嬰網羅義農遠已遠拊膺獨咨嗟朔戒責
尚容漁父好揚波雖逸亦以難非余心所慕若翔區
外食瓊漱朝霞遺物棄鄙累逍遙游太和結友集靈岳
彈琴登清歌有能從此者古人何足多

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
路值枳棘安步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鸞鳳
避爵羅遠託崑崙墟莊周悼靈龜越稷嗟王興至人存
諸已隱璞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所好亮若
茲楊氏歎交衢去去從所志敢謝道不俱

與阮德如詩

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遊數子談慰莫如蘭疇

背恨不早既面伴舊歡不悟卒求難念隔長夢數事
無不有別易會良難鄙人忽已逝匠石寢不言澤雉窮
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未若捐外
不肆志養浩然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消彭獨何人
雅志在所安漸漬病近欲一往不可攀生生在豫積勿
以休自寬南土早不涼計宜早完君其愛德素行路
慎風寒自力致所懷臨文情辛酸

贈秀才入軍詩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為一四
海同宅與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世故
紛紜棄之八成澤雖饑不願園林安能服御勞形苦

懷素

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

答程曉詩

傅玄

奕奕兩儀昭昭太陽四氣代升三朝受祥濟濟群后我
義聖皇元服肇御配天垂光伊周作弼王室惟康顯顯
兆民蠢蠢戎羶率土充庭萬國奉蕃皇澤雲行神化風
宣六合咸熙遐邇同歡赫赫明明天人合和下罔遺滯
焦朽斯華矧我良朋如玉之嘉穆穆雖與頌作歌

贈長安令劉正伯詩

潘尼四首

遊覽憑天虛騰鱗託浮霄過蒙嘉時會假翼陵扶搖疲
憊危時乏及余再同僚並跡侍儲官攜手登皇朝劉侯
撫西都邁績參豹喬德厚化必深政明姦自消萬事由

續齊千里一步超爾其馳逸軌遠塗固可要

又贈龍西太守張正治詩

二八由唐顯周以多士隆群靈感韶運理嗣應翔風張
生拔幽華蘋繁登二宮未幾振朱錦剖符撫西戎及子
仍同僚贈言貽爾躬威刑有時用唯德可令終

答傅咸詩

悠悠群吏非子不整敬敬眾議非子不靖勿荷累經握
網提領矯矯貞臣惟國之屏

答陸士衡詩

顧茲連茹根蘭腋膏澤雖均華不足披逮春不茂未
秋先萎子澤藹翼我儀儀儀言雖常載合載離昔

禁閨祇畏夕陽今放丘園縱心夷易口詠新詩日玩文
跡子志耕圃爾勤王役慙無琬琰以酬爾尺璧

贈潘岳詩

陸機

水會于海雲翔于天道之所混孰後孰先及子雖殊同
升太玄舍被玄冕雲冠遺情市朝永志丘園靜猶
幽谷動若揮

贈傅咸詩

晉程曉季明

筑筑獨夫寂寂靜處酒不盈觴有不掩沮厥客伊何許
由巢父厥醴伊何玄酒孰脯

贈褚武良詩

傅咸四首

爰暨于褚惟晉之禎肇振鳳翼羽儀上京聿作喉舌納

光贊帝道敷皇之明方任之重實在江揚乃授
八官曜威靈終悠遐邁東夏千征

又贈崔伏二郎詩

妙之選二生之授顯顯兩城歡德之茂君子所居九
非陋無狹百里而不垂覆人之好我贈我清詩示我
周行心與道期誠發自忠義形於辭古人辭謹豈不爾
思

又與尚書同僚詩

聖之寵加于已猥授非據奄司萬里煌煌朱軒服
職餘暉暉初呈肅肅臣僕暉光顯赫衆目所屬斯之
弗稱非榮伊厚質弱尚甫受任膺揚德非樊仲王命是

廣文選卷十

將可成或遣無能有匡一州之矜將弛其綱得意忘言
言在道後夫惟神交可以長久我心之孚有盈于正與
于信者豈曰執手出司萬里牧彼朔濱服冕乘軒六轡
既均威風先邁百城肅震

又答潘尼詩

貽我妙文繁春之榮匪榮斯尚乃新其聲吉甫作頌有
馥其馨寔由樊仲其德克明授此瓦礫則彼璚瓊既非
其喻聞寵若驚

答孫楚詩

晉董威輦

獨處無娛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餐何為栖栖自
使疲卑玄鳥紆幘而不被害鴈隼遠集咸以欲死盼彼

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嗟呼魚鳥萬世不
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知哉達人深穆其度

贈裴膺詩

晉石崇 李倫

久官無成績栖遲於徐方寂寂守空城悠悠思故鄉惻
惻二三賢身遠屈龍光攜手沂泗間遂登舞雩堂文藻
譬春華談話猶蘭芳消憂以觴醴娛耳以名娼博奕逞
妙思弓矢咸還疆

贈石崇詩

晉曹摅 顧連

涓涓谷中泉鬱鬱若下林泄泄群雀飛咬春鳥吟野
犬何寂寞薄暮愁人心三軍望衛蓋數息有餘音臨看
忘肉味對酒不能斟人言重別離斯情效於今

廣文選卷十

九

答石崇詩

晉裴膺 玄方

昔我不造備嘗顛沛后土傾基皇天隕蓋少懷蒙昧長
無耿介遺訓莫聞出入靡賴我舅敷命于彼徐方載誅
陸圖言念涓陽乃沂洪流汎身餘艱宵寢晨逝曷路之
長亦既至止願言以寫爰有石侯作鎮東夏寬以撫戎
從容柔雅我聞有言居安思危位極則遷勢至必移上
德無欲貴道不為妙識先覺通夢皇靈竊覩堂奧欽蹈
明規

贈盧顯度詩

張協

疇昔協蘭房繡綬在華年嘉好結平素分著寮友前謂
得終遐日綢繆永周旋吾子遭不造遽聞丁憂艱伴我

良朋誰與吐語言一日為三秋歲况乃三年離居一
何關結思如迴川

贈李處詩

晉杜育

之子于歸言林其駒矧乃斯人乃邁乃徂雖非顯甫餞
彼百壺雖非張仲將贈河魚人亦有言貴在同音雖曰
翻飛曾未異林顧戀同枝增其慨心望爾不遐無金玉
音

答杜育詩

摯虞

越有杜生既文且哲龍躍潁豫有聲彰耀賴茲三益如
琢如切好以義結友以文會豈伊在高分定傾蓋其人
如玉美彼生芻鍾鼓匪樂安用百壺老夫濯濯離群索

廣文選卷上

居懷戀結好心焉悵如

答襄陽詩

晉歐陽建 堅石

於鑠我舅明德來遠俾扞東藩在徐之邳載播其惠載
揚其威濟寬以猛方夏以綏光啓先業增耀重暉咨余
中人艱苦攸離過庭無聞頑固匪移定賴茲誨導之軌
儀仰遵嘉訓俯蹈明規如葛斯蔓如穆斯垂我邁君子
仰之彌高巖巖其高即之惟溫居盈思冲在貴忘尊縱
酒嘉醴自明及昏無幽不研靡與下論人樂其量士感
其敦

贈海法師

梁蕭子雲

直心好丘壑偏悅幽栖人忽開甌山旅萬里自相親沉

寥晚霖霖重疊晴雲新秋至蟬鳴柳風高露起塵動予
憶山思惆悵惜荷巾

贈答下

贈長沙公詩 四首

陶潛 十九首

同源分流人易世踈慨然寐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
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然躊躇○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諸
氣冬暄映懷珪璋爰采春花載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
之光○伊余云邁在長忘同笑言未久逝焉西東遙遙
三湘滔滔九江山川阻遠行李時通○何以寫心貽此
語言進實雖微終焉為山敬哉離人臨路悵然款襟或
遼音問其先

廣文選卷上

酬丁柴桑詩 二首

有客有客爰來爰止秉直司聰于惠自甲食勝如歸聆
善若始○匪惟諧也屢有良由載言載馳以寫我憂放
歡一遇既醉還休寔欣心則方從我遊

答龐參軍詩 六首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
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人之所寶尚或未珍不
有同愛云胡以親我求良友寔觀懷人懼心孔洽棟宇
惟隣○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
好言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思○嘉遊未數誓將
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依暫楚邈邈西雪之子之

遠良話曷聞○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
零大藩有命作使上京豈忘夏安王事靡寧○慘慘寒
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裔江中勗哉征人在始思終
敬茲良辰以保爾躬

和劉崇素詩

山澤文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安居良
旅人寄懷望杖還西廬荒途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
已就新疇復應禽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饑劬弱女雖
甘思恩情良勝無栖栖世中事歲月共相疎耕織稱其
用過此奚所須去云百年外身名何翳如

和郭主簿詩二首

唐文選卷下

十三

藹藹堂前林中夏時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颺開我襟息
交遊閑業計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已
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林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
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望白
雲懷古一何深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游氣天高風景澈陵
岑聳逸風進曉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
直秀姿章為霜下條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決檢素不
獲展厭厭竟良月

贈羊長史詩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

賢留餘迹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
甫已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病不獲俱路若經
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
採深谷久應無駟馬無貫患貧賤有交娛清誼結心曲
人乘運見疎擁懷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和胡西曹詩

難言五月中清涼起南颺之駛亦不遲飄飄吹我衣重
雲蔽白日閑雨紛微微流目視西園曄曄榮紫葵於今
其可憂奈何當復慕感物願及時每恨靡所揮悠悠待
秋稼寒落時遲遲想不可淹留獨長悲

示周祖謝三郎詩

唐文選卷下

十三

負病頽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閑念我意中人相
去不尋常道路遙何因周生述孔業但謝譽然臻道喪
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老夫有
所愛思與爾為鄰願言誨諸子從我頽水濱

與從弟敬遠詩

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眄莫誰知荆扉晝常闔妻
妻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勁氣
侵襟袖簾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一無一可悅歷覽
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節平津苟不
由栖遲詎為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

答王僧達詩

顏延之

王水記方流琬原載圓折蓄寶每希聲雖秘猶彰教聆
龍際九州聞鳳窺卅穴歷聽豈多士唯然觀時哲舒文
廣國華敷言遠朝烈德輝灼光茂芳風被鄉耆側同幽
人居郊扉常畫閨林間時晏開迴長者輟庭昏見野
陰山明望松雪靜性決群化徂生入窮節豫往誠歡聚
悲來非樂閑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

贈馬子喬詩

鮑照二首

雙劍將離別先在匣中鳴煙雨交將夕從此忽分形雌
沈吳江東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闕有崇扃一為
天地別豈有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并

贈荀承詩

庾信

十四

旅人乏愉樂薄暮增思深日落嶺雲歸延頸望江陰亂
流濃大霧長霧匝高林林際無窮極雲邊不可尋惟見
獨飛鳥千里一揚音推其感物情則知遊子心君居帝
京內高會日揮金豈念慕群客咨嗟戀景沉

贈顧舍曹詩

齊王僧孺

洛陽十二門樓闕似西崑暖曖梁恩下相望隔畫垣畫
垣向阿閣栖鳳復栖鴛五曹均趨奏六尚等便煩朝爐
何馥馥夜錦有餘溫日中驅上駟驥首遍京宛夙昔今
何在生平棄不論譬如卷施草心謝葉空存誰復三承
睫獨念九飛魂

奉賀隨王詩二首

謝朓五首

星回夜朱文洞房凝遠情雲陰滿池榭中月懸高城
木含風霧行鴈飛且鳴平臺盛文雅西園富群英芳慶
良永矣君王嗣德聲眷此伊洛詠載懷汾水情顧已非
麗則恭惠奉仁明觀溜詠已失憮然愧簪纓
神心遺魏闕冲想顧汾陽肅景懷辰豫捐玦剪山楊時
惟清夏始雲景暖含芳月陰洞野色日華麗池光草
亭臯遠霞生川路長端坐聞鶴引靜瑟愴復傷懷哉泉
石思歌詠鬱瓊相春塘多迭駕言從伊與商衮職眷英
覽獨善伊何忘願輟東都遠弘道侍雲梁

夏始和劉孱陵詩

庾信

十五

威仰弛蒼郊龍曜表皇臨春色春遲旬炎光麗近邑白
頻望已聘湘荷紛可襲徒願尺波旋終伶寸景戢對窓
斜日過洞幌鮮麗入浮雲去欲窮暮鳥飛相及柔翰鎮
芳塵清源非易過迴江難絕濟云誰暢佇立良宰勗夜
漁出入事朝沒積羽余既蒙更賦子盈粒椅梧何必零
歸來共栖集

和沈右率諸君餞謝文學詩

春夜別清樽江潭復為客歎息東流水如何故鄉陌重
樹始芬藍芳洲轉如積望望荆臺下歸夢相思夕

答張齊詩

荆山從百里漢廣流無極北馳星斗正南望朝雲色子
肅兩岐功我滯三冬賦誰知京洛念彷彿昆山側向夕

登城濠池隱復直地迥聞遙蟬天長望歸翼清文忽
景麗思泉紛寶飾勿言脩路阻勉于康衢力留厓寂且
寥歸軫折言步

贈族叔衛軍詩

王融

台曜澄華鉞岳截蛟經天為象麗地作鎮不器甘德有
斐斯文質超瑚璉才逸卿雲操筆泉瀉動詠雲紛德馨
伊何如蘭之宣貞筠抽箭潤嶺陳山六樂畢該五禮備
曾七訓是敷三英有粲惟旦惟公惟公惟旦

行旅

行詩二首

阮瑀

臨川多悲風秋日苦清涼客子易為戚感此用哀傷攬
不起踟躕上觀心與房三星守故人明月未收光鷄鳴
常何時朝晨尚未央還坐長歎息憂憂安可忘

廣文選卷上

十六

章

我行自導秋季久乃來歸置酒高堂上友朋集光輝念
當復離別涉路險且夷思慮甚惆悵淚下沾裳衣

帆入南浦詩

湛方主

彭蠡紀江廬岳主衆阜白沙淨川路青松蔚巖首此
水何時流此山何時有人運互推遷茲器獨長久悠悠
宇宙中古今迭先後

行詩

成公綏

洋洋能耳流魏魏伊闕山高岡碣隄鬼雙阜夾長川素
石河磷磷水禽何翩翩遠涉許穎路顧思邈綿綿鬱陶

懷所親引領情緬然

入東道路詩

謝靈運五首

整駕辭金門命旅惟詰朝懷居顧歸雲指塗汙行飈屬
值清明節榮華感和韶陵隰繁綠杞墟固繁紅桃鶯鶯
暈方維纖纖麥垂苗隱軫邑里密緬邈江海遼滿目皆
古事心賞貴所高曾連謝千金延州權去朝行路既經
見願言寄吟詠

登歸瀨三瀑亭望兩溪詩

我行乘日垂放舟候月圓朶江免風濤涉清弄漪連積
石疎雨溪飛泉劍三山亦既窮登陟荒謫橫目前窺巖
不覩景披林豈見天陽鳥尚傾翰幽篁未為還退尋平
常時安知巢穴難風雨非攸悵擁志誰與宣倘有同枝
條此日即千年

廣文選卷上

十七

章

過白岸亭詩

拂衣遵沙垣緩步入蓬屋近澗洄窅石遠山映疎木空
翠難強名漁釣易為曲接蘿聆青崖春心自相屬交交
止羽黃吻吻食萍鹿傷彼人百哀嘉爾承筐樂榮悴迭
去來窮通成休戚未若長疎散萬事恒抱朴

行田登海口盤嶼山詩

羈苦孰云慰觀海藉朝風莫辯洪波極誰知大壑東依
稀採菱歌彷彿含嘯容遨遊碧沙渚遊衍丹山峯

夜宿石門詩

朝寒苑中蘭畏彼霜下歇
曉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鳥
鳴識夜棲木落知秋發異音同至聽殊響俱清越妙物
莫爲賞芳醕誰與伐美人竟不來鳴珂徒啼髮

北邙客舍詩

晉劉伶 伯倫

決淋望舒隱黯黯玄夜陰寒爲思天曙擁翅吹長音蚊
蚋歸豐草枯葉散蕭林陳醴發悴顏已歛暢真心緼被
終不曉斯嘆信難任何以除斯嘆付之與瑟琴長笛響
中夕聞此消胸襟

宿南洲浦詩

梁何遜 傳言

幽栖多暇豫從役知辛苦解纜及朝風落帆依暝浦蓬
鄉已信次江月初三五沉沉夜看流淵淵朝聽鼓霜洲

唐文選卷十

太

渡旅鴈胡應吹宿暮夜淚生淫淫是節偏懷土

將命至鄴詩

庾信 傳言

大國修聘禮親隣自此敦張廬事原臨負展報成言西
過犯風露北指度輓轅交歡值公子展禮觀王孫何以
譽嘉樹徒欣賦采葉西望三獻滿壘樽人臣無
境外何由欣此風露况險阻山河不復論無因旅南
館空欲際西門春然惟此別風期幸共存

軍戎

從軍詩

李陵

樽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悠
悠清川水嘉飭得所薦而我任萬里結髮不相見袖中

有短書願寄雙飛燕

安封侯詩

漢崔駰 傳言

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志身命被光甲兮跨良馬
揮長戟兮殺強弩

廣陵觀兵詩

魏文帝

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幽林玄甲耀日光猛
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誰云江水廣一昔可以航不戰
屈敵虜戰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獻營
虎牢鄭人懼隋額充國務耕殖先零自破亡典農淮泗
間無室都徐方量宜運權畧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
悠悠多憂傷

唐文選卷十

沈

遠戍勸戒詩

繁欽

肅將王事集此揚土凡我同盟既文既武郁郁桓桓有
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共垢各竟其心爲國蕃輔閭閻
衍衍非法不語可否相濟關則云補

贈兄公穆入軍詩八首

嵇康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臨陽振羽儀長
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經塵埃終始永不虧何意
世多艱虞人來我疑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
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爲時所羈單雄翻羽
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儕侶慷慨高山陂鳥盡良弓藏
謀極身心危吉凶雖在已世路多險巇安得反初服抱

玉寶六奇逍遙遊太清攜手長相隨

鴛鴦下飛蕭蕭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嗚和鳴顧

盼儔侶俛仰慷慨優游容與

鴛鴦于飛嘯侶命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容

與清流咀嚙蘭蕙俛仰優游

沫彼長川言息其涉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征邁獨

行踽踽仰彼凱風涕泣如雨

沫彼長川言息其涉彼高岡言刈其把嗟我獨征靡

瞻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

穆穆惠風扇彼輕塵奔奔素波轉此遊鱗伊我之勞有

懷佳人寤言永思實鍾所親

廣文選卷十

二十

文

所親安在舍我遠邁棄此孫芷襲彼蕭艾雖曰幽深豈

無顛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

凌高遠盼俯仰咨嗟怨彼幽摯邈爾路遐雖有好音誰

與清歌雖有姝顏誰與發華仰訊高雲俯託輕波乘流

遠遁抱恨山阿

命將出征詩

張華

重華降帝道戎蠻咸來賓徐夷輒有周鬼方亦違殷今

在盛明世寇虐動四垓簞醪豈無味挾纊感至仁

北戎琅琊城詩

江孝嗣

驅馬一連翩日下情不息芳樹似佳人惆悵余何極薄

暮苦羈愁終朝傷旅食丈夫許人世安得顧心臆按劍

勿復言誰能耕與織

和江丞北戎琅琊城詩

謝朓

秦城麗白日阿閣跨層樓蒼江忽渺渺驅馬復悠悠京
洛多塵霧淮濟未安流豈不思撫劍惜哉無輕舟夫君
良自勉歲暮勿淹留

廣文選卷第十

廣文選卷十

廣文選卷第十一

詩

郊廟

靈芝歌

古辭

因靈寶方產靈芝象三德兮瑞應圖延壽命兮光此都
配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揚光輝

漢安世房中歌

唐山夫人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庭芬樹羽林
小章齊其金文秀華庶旌翠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
來宴娛庶幾是聽

廣文選卷十一

經緯章其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教身齊成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
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海爰轉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豈矣皇帝孝德竟
全大功撫安四極

海內有茲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侯承德行樂交逆蕭
勾群愚肅為濟哉蓋定燕國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太山崔百卉殖民
何貴貴有德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
樂民人

草蓂女羅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
破無極

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
威相保德施大世曼壽

都荔遂芳育宸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玄四龍回
馳北行羽旄殷威芬哉芒芒孝道隨世我署文章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
若休德香查冥冥克綽永福

磬磬即即師象山則鳴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
來敬福聚臨是愛終無其華

嘉薦芳矣告靈靈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
侯之常承保天休今問不忘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
民之則

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

帝之光嘉薦令芳嘉芳不忘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

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漢郊祀歌十九首

無名氏

練時日

練時日侯有聖炳燭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旂垂惠

鴻佑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
左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
慶陰陰相攸弗震潛心靈已坐五音斷虞至旦承靈德
性幽崇秉誠不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徧觀此
眺壇堂衆舞並綽奇麗顏如茶光逐靡被華文刷霧毅
曳阿錫佩珠上俠嘉夜蒞蘭芳騰容與獻嘉觴

帝臨

帝臨中坤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
教以五海內安寧典文偃武后土富媪昭明三光穆穆
優游嘉服上黃

青陽

青陽開動根莖以遂膏潤并愛歧行畢逮霆聲發榮壠
處頃聽枯槁復產乃成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天胎群生
嘒嘒惟春之祺

朱明

朱明盛長敷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詘敷華就實
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廣太廷祀肅雍不忘神若
宥之傳世無疆

西顓

西顓沈陽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續不廢茲儻不萌伏
孽伏息開辟越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
不矯正心翊翊

玄冥

玄冥陵陰蟄蟲蓋藏草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
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歛
之時掩收嘉穀

惟泰元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
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
蕃滋成循厥緒繼統共攀勅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不
眩飾嘉遘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鐘鼓等
笙雲舞翔翔招招靈旗九夷賓將

天地

天地並況惟余有慕爰肥紫壇思求厥路恭承禋祀緼
豫爲紛繡繡周張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佾合好效
歡虞泰一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瑟會軒朱珎磬金
鼓靈其有喜百官濟濟各敬事歲時實祖進聞音神
奄留臨頂搖長麗鉅前揆光昭寒暑不感況皇章展
詩應律銅玉鳴合宮吐角徵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造
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翔神夕布虛蓋孔享

日出入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泰非我春夏非我夏秋
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並徧觀是邪謂何吾知
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君豈貴其何不徠下

天馬

太一況天馬下霜赤汗沫流緒志似儻精權奇爾浮雲
曉上馳體容與世萬里今安匹龍馬友天馬徠從西極
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
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提舉誰與期
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崙天馬徠龍之媒游閭闔
觀玉臺

天門

天門開談蕩蕩穆並駟以臨餐光夜燭德音著靈寢
而鴻長生豫大朱涂廣夷石爲堂飾玉梢以舞歌體招
搖若永望星帝俞塞隕光照紫帷珠熾熾比被回集

廣文選卷十一

五

五

貳雙飛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假清風軋
忽激長至重腸神裴回若留放遺冀親以肆章幽蒙祉
福常若期寂寥上天知厥時泛泛真瀛從高旂殷勤此
路臚所求匪正嘉吉弘以昌休嘉碑隱流四方專精厲
逝九閭紛云六幕浮大海

景星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日親以琴瑟作開闔爰
推本紀汾雖出鼎皇祐元始五音六律依章饗昭雜變
並會雅聲遠姚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殷
殷鍾石羽籥鳴河龍供鯉醴犧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
澤柘槩析朝醒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

穰復正直往甯鴻鰲切和疏寫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
穰豐年四時榮

齊房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效異披圖案譟玄氣之精回
復此都蔓蔓日茂之成靈華

后皇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祉福沈沈四塞假
秋合處經替萬億咸遂厥宇

華曜輝

華曜輝固靈根神之存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神之出
排玉房周流雜技蘭室神之行旌容容騎杳杳般從從

廣文選卷十一

六

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愉臨壇宇九疑賔
夢龍舞神安坐鷄吉時共翊翊合所思神嘉虞申貳觴
福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泰河奔若雲
增揚波徧臚驪騰天歌

五神

五神相包四鄰土地廣揚浮雲屹嘉壇椒蘭芳璧玉精
靈華光益億年美始興交於神若有承廣宣延咸畢觴
靈輿位偃蹇驂丹泊臚析奚遺淫澤澤淫然歸

朝隴首

朝隴首覽西垠雷電發獲白麟爰五止顯黃德圖勾盾
重驚殛闕流離抑不許賓百僚山河饗掩回轅轅長馳

騰雨師洒路岐流星隕感惟風爾歸雲撫懷心

象載瑜

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雲泉赤鴈集六紛員殊翕雜
五采文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

赤蛟

赤蛟綏黃華蓋露夜雲晝晦蓋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
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靈殷殷爛揚光
延壽命永未央宮冥冥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靈德稔
象黼黻雲袂遊旗透蛇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無衰

晉郊祀歌 五首

傅玄十首

夕牲歌

天命有晉穆穆明明我其夙夜祇事上帝于時假迄
用有成於慶玄牡進夕其牲作樂神祇是聽

迎送神歌

宣文是哉日靖四方永信保之夙夜匪康光天之命上
帝是皇嘉樂殷薦靈祚景祥神祇隆假享福無疆

饗神歌

天祚有晉其命惟新受終于魏奄有兆民燕及皇天懷
柔百神不顯遺烈之德之純享其玄牡式用肇禋神祇
來祿福祿是臻

饗神歌 二首

時邁其猶昊天予之祐享有晉兆民戴之畏天之威敬

授人時不顯不承於猶繹思皇極斯建庶績咸熙庶幾
夙夜惟晉之祺

宣文惟后克配彼天撫寧四海保有康年於乎緝熙肆
用靖民爰立典制爰修禮紀作民之極莫匪資始克昌

厥後永言保之

晉天地郊明堂歌 五首

夕牲歌

皇矣有晉時邁其德受終于天光濟萬國萬國既先神
定厥祥虔于郊祀祇事上帝祇事上帝百福是臻魏魏
祖考克配彼天嘉牲匪訥德馨惟饗受天之祐神化四
方

降神歌

於赫大晉膺天景祥二帝邁德宣茲重光我皇受命奄
有萬方郊祀配享禮樂孔章神祇嘉饗祖考是皇克昌
厥後保祚無疆

天郊饗神歌

整泰壇祀皇神精氣感百靈宿繇朱火燎芳新紫煙遊
冠青雲神之體靡象形曠無方幽以清神之來光景照
聽無聞視無兆神之至舉歆歆靈爽協動余心神之坐
同歡娛澤雲翔化風舒嘉樂奏文中聲八音諧神是聽
咸潔齊並芬芳享於牲享王觴神悅饗歆禮祀祐太晉
降繁祉祚京邑行四海保天年窮地紀

地郊饗神歌

整泰圻埃皇祇衆神感群靈儀陰祀設吉禮施夜將極
時未移祇之體無形象潛泰幽洞忽荒祇之出夢若有
靈無遠天下毋祇之來遺光景昭若存終冥真祇之至
舉欣欣舞象德歌成文祇之坐同歡豫澤雨施化雲布
樂八變聲教敷物咸享祇是娛齊既潔侍者肅玉觴進
咸穆穆饗嘉祭歡德馨祚有晉暨群生溢九壤格天旌
保萬壽延億齡

明堂饗神歌

經始明堂享祀匪懈於皇烈考光配上帝赫赫上帝既
高既崇聖考是配明堂顯融率土敬職萬方來祭常于
時假保祚永世

晉江左宗廟歌

晉曹毗輔佐

四時祠祀歌

肅肅清廟巍巍聖功萬國來賓禮儀有容鍾鼓振金石
熙宣兆祚武開基神斯樂兮理管絃有來斯和說功德
吐清歌神斯樂兮洋洋玄化潤被九壤民無不悅道無
不往禮有儀樂有式詠九功永無極神斯樂兮

宋南郊登歌

顏延之

饗神歌

營泰時定天衷思心睿謀從建表絕設郊宮田燭置
燔火通曆元旬律首吉飾紫壇吹列室中星兆六宗秩

乾宇是地區謚大孝昭祭禮供牲日展威自躬具陳
備禮容形儼綴被歌鍾聖帝聞聲神踴靈之來辰光瀉
潔柔酌娛太一明輝夜華哲日裸既始獻又終烟籙宅
報清穹饗宋德祚王功休命永福履充

宋明堂歌九首

宋謝莊希逸

迎神歌

地紐謐乾樞回華蓋動紫微開旌蔽日車若雲駕六龍
乘網緼曄帝京輝天邑聖祖降五靈集構瑤祀聳珠簾
漢拂幌月棲檐舞綴綴暢鍾石融駐飛景鬱行風懋柔盛
潔牲牲百禮肅群司虔皇德遠大孝昌貫九幽洞三光
神之安解玉璽萬萬歡

晉歌

維晉朝澤宮綽服潔火夕照明水朝陳六瑚賁室八
羽華庭昭事先聖懷濡上靈肆夏戒敬升歌發德永固
鴻基以綏萬國

歌太祖文皇帝

維天爲大維聖祖是則辰居萬寓下國內靈八輔
外光四瀛高宮仰蓋日館希旌復殿留景重輝結風拈
楹接緯達嚮承虹設業設虛在王庭肇裡祀克配乎靈
茂將我享維岳之春以孝以敬以立我蒸民

歌青帝

維天爲大維聖祖是則辰居萬寓下國內靈八輔
外光四瀛高宮仰蓋日館希旌復殿留景重輝結風拈
楹接緯達嚮承虹設業設虛在王庭肇裡祀克配乎靈
茂將我享維岳之春以孝以敬以立我蒸民

暄光運動達萬品新潤無際澤無垠

歌赤帝

龍精初見大火中朱光北至圭景同帝在南離是司衡
水山方降木槿榮庶物盛長咸殷阜恩覃四冥被九有

歌黃帝

殿建宅中寓司繩御四方裁化遍寒燠布政周炎涼景
麗條可結霜明水可折凱風扇朱唇白雲流素節分至
乘結聖啓閉集恒度帝運緝萬有皇靈登國步

歌白帝

百川如鏡天地爽且明雲冲氣舉德盛在素精木葉初
下洞庭始揚波夜光徹地耀霜照懸河度類收成歲功
行欲寧漢地奉渥聲宇承秋靈

歌黑帝

歲月既安方馳靈飛坎德司規玄雲合晦鳥路白雲繁
巨天涯雷在地時木光飾國曲閉關梁四節遍萬物殿
福九域時八鄉晨晷從夕漏延太陰極微陽宣鵲將巢
冰已解氣濡水風動泉

送和歌

蘊禮容餘樂度靈方留景欲暮開九重肅五達鳳參差
龍已沐雲既動河既梁萬里照四空香神之車歸清都
璇庭寂玉殿虛廓化凝孝風熾顧靈心結皇思

齊雲祭樂歌

謝朓

清明暢禮樂新候龍景選真辰解陽律亢陰晷伏耕下
土荐稯程二宸儀警王度宣瞻雲漢望旻天三張盛樂
奏雲儼集五精延帝祖四雲有飄縈有秩拒覽芬圭瓚
必解靈之來帝闈開車煜耀吹徘徊六停龍轡徧觀此
凍雨飛祥風靡七壇可臨奠可歆對八社鑒皇心八解

右迎神八章章四句

濬哲維祖長發其武帝出自震重光御寓七德攸宣九
疇咸叙靜難荆衡凝威肅浦

昧旦丕承夕惕刑政化一車書德馨燄盛昭星夜景霏
雲曉慶衛室成陰璧水如鏡

禮克玉帛樂被匏絃於鑠在詠陟配于天自古祖兆靡
愛牲牲我將我享末祚豐年

右世祖武皇帝歌三章章八句

營翼日鳥殷宵凝水泮玄蟄昭

景陽陽風習習女夷歌東皇集

莫春酒秉青珪命田祖渥羣黎

右青帝歌三章章四句

惟此夏德德恢台兩龍在御炎精來

火景方中南訛秩靡草云黃含桃實

族雲翳鬱溫風煽興雨祁祁黍苗徧

右赤帝歌三章章二句

稟火自高明毓金挺剛克涼燠資成化羣方載厚德

陽季勾萌淫炎徂渚暑融商暑百工止歲極凌陰冲
泉流疏已清原隰遠而一作平咸言祚惟億敦民保高
京

右黃帝歌三章章四句

帝說于允軌矩固司藏百川收潦精景應金方
嘉樹離披掄闕命賓鳥夜月初霜金風方弱弱
商陰肅殺萬寶咸迹道勞哉望歲場功冀可收

右白帝歌三章章二句

白日短玄夜深招搖轉移太陰霜鐘鳴冥陵起星回天
月窮紀

聽嚴風來不息望玄雲黝無色曾水冽積羽幽飛雲至

天山側

廣文選卷二

十三

關梁閉方不巡合國吹饗蜡賓統微陽究終始百禮洽

萬祚臻

右黑帝歌三章章四句

敬如在禮將周神之駕不少留

躍龍鑪轉金蓋紛上馳雲之外

警七曜詔人神排闥闔渡天津

有滄興膚十積雨冥冥又終久

俾栖糧惟萬箱皇情暢景命昌

右送神歌五章章四句

梁宗廟登歌七首

沈約

明同致茫茫億兆無思不遂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殷光王薩周始邪王於赫文祖基我太梁肇土七十奄

有四方帝軒百祀人思未忘永言聖烈祚我無疆

有夏多罪殷人塗炭四海倒懸十室思亂自天命我殲

幽殄難既躍乃飛言登天漢爰響爰祀福祿攸贊

儀象既飾龍祖斯具我鬱載馨黃流乃注義義卿士駿

奔是份賦上鳴諧纓還拂樹悠悠億兆天臨日煦

絳敷至德光被黔首鑄鐸蒼昊甄陶區有虔恭三獻對

揚萬壽比屋可封合生無咎匪徒七百天長地久

有命自天於皇后帝悠悠四海莫不來祭繁祉具膺八

神聳衛福至有兆慶來無際揣此餘休于彼荒裔

祀典昭絜我禮莫違八簋九賓六龍解駢神宮肅肅靈

寢微微嘉薦自養景福攸歸至德光被洪祚載輝

梁雅樂歌

滌雅

將修盛禮其儀孔熾有斯斯牲國司是置不黎不癘靡

行靡忌呈肌獻體永言昭事俯休呈德仰綏靈志百福

具膺嘉祥允洎駿奔伊在慶單遐嗣

牲雅

反本興敬復古昭誠禮容宿設祀事孔明華俎特獻崇

隆牲充哉肅握肅矣綏綏其膺既啓我豆既盈庖丁

游刃葛盧驗聲多祉攸集景福來并

誠雅三首

懷忽慌瞻浩蕩盡誠潔致虔想出杳冥隆無象皇情肅
具僚仰人禮感神途敞俊明靈申敬享威蒼極洞玄象

二

地德溥崑丘峻揚羽翟鼓應陳出尊祇展誠信招海賈
羅嶽鎮惟福祉咸昭晉

三

我有明德馨非黍稷牲王孔備嘉薦惟旅金縣宿設和
樂具舉禮達幽明敬行尊俎鼓鍾云送遐福是與

周祀方澤歌四首

庚信八首

昭夏

振功陰澤展禮玄郊平琮鎮瑞方鼎升庖調歌絲
竹縮酒江茅聲舒鍾鼓器寶陶匏列耀秀華凝芳都芳
川澤茂祉丘陵容衛雲飾山壘蘭浮汎齊日至之禮
茲大祭

昭夏

曰若厚載欽明方澤敢以敬恭陳之玉帛德包含
藏靈迹斯箱既千子孫則百

登歌

贊明孝敬求陰順陽壇有四陛琮分八方牲饗
合馨香和鑾戾止振鷺來翔威儀簡簡鐘鼓喤

孤竹韻入空桑封中雲氣坎上神光下元之主功深蓋

皇夏

司筵撤席掌禮移次迴顧封壇恭臨坎位瘞玉埋俎藏
芬歆氣是白就幽成此地意

周宗廟歌二首

皇夏

肅肅清廟嚴嚴寢門敬器防滿金人戒言應陳
崇牙樹羽階夢升歌庭紛象舞閑安象設緝熙清莫春
緇初登新萍先薦倏然入室儼乎在位悽愴履之非寒
之謂

昭夏

永維祖武潛慶靈長龍圖革命鳳曆歸昌功移上塲
德耀中陽清廟肅肅猛虞煌煌曲高大夏聲和盛唐牲
牲蕩滌肅合聲齊和鑾戾止振鷺來翔未數萬國是則
四方

周大洽歌二首

昭夏

律在夾鍾服居蒼黍杳杳清思綿綿長遠就祭於合班
神於本來庭有序助祭有章樂舞六代賓歌二王和鈴
以節隆華斯緝齊宮饌王饗尊浮金洞庭鍾鼓龍門瑟
琴其變已變惟神是臨

登歌

神惟顯思不言而令玉帛之禮敢陳莊敬奉如弗勝薦如受命交於神明慈於言行

廣文選卷第十一

廣文選卷第十二

詩

樂府一

鼓吹鏡歌曲十首

上之回

古辭

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甘泉宮寒暑德游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令從百官疾驅馳千秋萬歲樂無極

戰城南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真真巢騎戰關死驚馬徘徊梁築室何以南梁何北禾黍不獲君何食願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

巫山高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為我集無高更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沾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上陵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為君船青絲為君笮木蘭為君櫂黃金錯其間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鴈隨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

泉之水光澤何蔚蔚之爲車龍爲馬覽遨遊四海外甘
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驪蔡有赭美
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車馳
馬佳人安終極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
絲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
今已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鷄鳴狗吠兄嫂當知之
妃呼豨秋風蕭蕭晨風颼颼東方須臾高知之

聖人出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佳人來駢離哉何駕六
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護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甘星
筮樂甫始美人于今四海

上邪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又
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臨高臺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日以蘭
高飛離哉翻關兮射鵠兮我主壽萬年收中吉

遠如期

遠如期益如壽處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無極雅樂陳
佳哉紛單于自歸動如驚心虞心大佳萬人還來謁考
引鄉殷陳累世未嘗聞之增壽萬年亦誠哉

臨高臺

魏文帝

臨臺行高高以軒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黃鵠往且翻行
爲臣當盡忠願令皇帝陛下三千歲宜居此宮鵠欲南
遊唯不能隨我欲躬銜汝口噤不能開欲負之毛衣摧
頽五里一顧六里徘徊

魏鼓吹曲三首

終曩

楚之平

楚之平義兵征神武奮金鼓鳴武德揚洪名漢室徽
社稷傾皇道失和與靈閣官熾群煩半邊轉起亂金城
中國擾無紀經赫武皇起旗旆麾天下天下平濟九州
九州寧創武功武功成禮樂定紀綱善日月齊輝光

戰榮陽

戰榮陽汴水陂戎士憤怒貫甲馳陣未成退徐榮二萬
騎塹壘平戎馬傷六軍警勢不集衆幾傾白日沒時晦
真顧中牟心屏營同盟疑計無成賴我武皇萬國寧

邕熙

邕熙君臣念德天下洽帝道獲瑞寶頌聲並作洋洋
浩浩吉日臨高堂置酒列名倡歌聲一何紆餘雜笙簧
八音諧有紀綱子孫永建萬國壽考樂無央

聖鼓吹曲 二首

吳常昭弘編

炎精缺

炎精缺漢道微皇綱弛政德違衆姦熾民罔依赫赫烈
越龍飛陟天衢耀靈威鳴雷鼓抗電麾撫乾衡鎮地機
厲虎旅騁熊羆發神聽吐英奇張角破邊韓羈宛賴平
南土綏神武章渥澤施金澤震仁風馳顯高門啓皇基
統罔極垂將來

克皖城

克滅皖城遏寇賊惡此凶孽阻姦慝王師赫征衆傾覆
除穢去暴戢丘革民得就農邊境息誅君弔民昭至德

晉鼓吹曲 三首

傅玄

金靈運

金靈運天符發聖徵兄參日月惟我皇體神聖受魏禪
應天命皇之典靈有徵登太麓御萬乘皇之輔若闕虎
牙爪奮莫之禦皇之佐贊清化百事理萬邦賀神祇應
嘉瑞章恭享祀薦先王樂時奏磬管鏘鼓淵淵鍾煌煌
奠樽俎實王觴神歆饗咸悅康宴孫子祐無疆大孝蒸
烝德教被萬方

玄雲

玄雲起丘山祥氣萬里會龍飛何蜿蜒鳳翔何翾翾昔
在唐虞朝時見青雲際今親遊萬國流光溢天外鶴鳴
在後園清音隨風邁成湯隆顯命伊摯來如飛周文獵

渭濱遂載呂望歸符合如影響先天天弗違輟耕綜時
綱解褐矜天維元功配三王芬馨世所稀我皇叙群才
洪烈何巍巍桓桓征四表齊濟理萬機神化感無方髦
才盈帝畿不顯惟昧旦日新孔所咨茂哉明聖德日月
同光輝

釣竿

釣竿何冉冉甘餌芳且鮮臨川運思心微綸沉九淵太
公實此術乃在靈祕篇機變隨物移精妙實未然游魚
驚若釣潛龍飛戾天戾天安所至撫翼翔太清太清一
何異兩儀出渾成玉衡正三辰造化賦群形退願輔聖
君與神合其靈我君弘遠略天人不足并天人初并時

宋鼓吹曲 六首

五

下

時時西華日月有徵兆文象興三皇重尤亂生民黃
帝用兵征萬方遠夏禹不及虞與唐我皇受魏禪卽祚
百禱保無極永泰平

宋鼓吹曲 六首

宋何承天

宋路篇

宋路揚和鸞翠蓋耀金華玄牡飾焚纓流旌拂飛霞雄
戟闢曠塗班劍翼高車三軍且莫喧聽我奏饒歌清鞞
驚短簫朗鼓節鳴笳人心惟愷豫茲音亮且和輕風起
紅塵浮瀾發微波逸韻騰天路續響結城阿仁聲被八
表威靈振九遐嗟嗟介冑士勗哉念皇家

思悲公篇

思悲公懷袞衣東國何悲公西歸公西歸流三叔幼主
既悟偃禾復偃禾復聖志申營都新邑從斯民從斯民
德惟明制禮作樂興頌聲興頌聲致嘉祥鳴鳳爰集萬
國康萬國康猶弗已握髮吐食下群士惟我君繼伊周
親覲盛世復何求

將進酒篇

將進酒慶三朝備繁禮慶嘉有榮枯換霜霧交緩春帶
命朋僚車等旗馬齊鑣懷溫克樂林豪士失志愠情勞
思旨酒寄遊遨敗德人甘醇膠耽長夜或淫妖興屢舞
厲哇謠形倅倅聲號呶首既濡志亦荒性命天國家亡
嗟後生節酣觴匪酒辜孰爲歟

上邪篇

上邪下難正衆枉不可矯音和響必清端形緣直表大
化揚仁風齊人猶偃草聖王既已沒誰能弘至道開春
湛柔露代終肅嚴霜承平貴孔孟政弊侯申商孝公明
賞罰六世猶克昌李斯肆濫刑秦民所以亡漢宣隆中
興魏祖寧三方譬彼針與石效疾而稱良行葦非不厚
悠悠何詎央琴瑟時未調改弦當更張矧乃治天下此
要安可忘

臨高臺篇

臨高臺望天衢飄然輕舉陵太虛攜列子超帝鄉雲衣

雨帶乘風翔肅龍駕會瑤臺清暉浮景溢蓬萊濟西海
濯洧盤佇立雲岳結幽蘭馳迅風遊炎州願言桑梓思
舊遊傾霄蓋靡電旌降彼天塗積窈冥辭仙族歸人群
懷忠抱義奉明君任窮達隨所遭何爲遠想令心勞

石流篇

石上流水湔湔其波發源幽岫永歸長河瞻彼逝者歲
月其偕子在川上惟以增懷嗟我殷憂載勞寤寐遘此
百罹有志不遂行年倏忽長勤是嬰永言沒世悼茲無
成幸遇開泰沐浴嘉運緩帶安寢亦又何愠古之爲仁
自求諸已虛情遙慕終於徒已

梁鼓吹曲 五首

沈約

木紀謝

木紀謝火運昌炳南陸耀炎光民去癸鼎歸梁鮫魚出
慶雲翔德無外化溥將仁蕩蕩義湯湯浸金石達昊蒼
橫四海被八荒舞干戚垂衣裳對天春坐巖廊胤有錫
祚無疆風教遠禮容盛感人神宣舞詠降繁祉延嘉慶

峴首山

賢首山險而峻乘峴憑臨胡陣騁奇謀奮卒徒斷白馬
塞飛狐殪日逐殲骨都刃谷蠡敵林胡草既潤原亦塗
輪無反幕有烏掃殘孽震戎逋揚凱奏展歡酺詠杖杜
旋京吳

桐柏山

洞柏山淮之首肇基帝迹遂光區有大震遠開殫獵
農既勸民惟阜穗充庭稼盈畝迨嘉辰慶芳糗納寒場
為春酒昭景福介眉壽天斯長地斯久化無極功無朽

漢東流

漢東流江之內逆徒蜂聚旌旗紛蔽仰震威靈乘高騁
銳至仁解網窮鳥入懷因此龍躍言登泰階

於穆

於穆君臣君臣和以肅關王道天保樂均靈囿宴同
在鎬前庭懸鼓鍾左右列笙鏞纓佩俯仰有則備禮容
翔振鷺騁群龍隆周何足擬遠與唐比蹤

前緩聲歌

古辭 二十二首

廣文選卷三

水中之馬必有陸地之船但有意氣不能自前心非木
石荆拔株數得覆蓋天當復思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
魚不在大小但有朝於復來長笛續短笛欲令皇帝陛
下三千萬

東光

東光平蒼梧何不平蒼梧多腐粟無非諸軍糧諸軍遊
蕩子早行多悲傷

城上烏

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
入河間河間姪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
春黃梁梁下有懸醵我欲擊之丞卿怒

鷄鳴

鷄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
法非有貸柔協正亂名黃金為君門碧玉為軒堂上有
雙樽酒作使邯鄲倡劉王碧青甃後出郭門王舍後有
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
啾聞我殿東廂兄弟四五人皆為侍中郎五日一時來
觀者滿路旁黃金絡馬頭頰頰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
樹生桃旁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殤樹木身相代兄弟
還相忘

王子喬

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參駕白鹿雲中遨下遊來王
子喬參駕白鹿上至雲戲遊遨上建連陰廣里踐近高
結仙宮過謁三台東遊四海五嶽山過蓬萊紫雲臺三
王五帝不足令令我聖朝應太平養民君子事父明當
究天祿永康寧王女羅坐吹笛簫嗟行聖人遊八極鳴
吐街福翔殿側聖主享萬年悲吟皇帝延壽命

董逃行

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道路難遙望五嶽端黃金
為關班隣但見芝草葉落紛紛解一百鳥集來如煙山獸
紛綸麟碎邪其端鳴鷄聲鳴但見山獸援戲相拘攀解
小復前行玉堂未心懷流還傳教出門來門外人何求
所言欲從聖道求一得命延解教救凡吏受言採取神

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搗藥蝦蟆丸奉上陛下玉祥服
此藥可得神仙細服爾神藥莫不歡喜陛下長生老壽
四面肅肅稽首天神擁護左右陛下長與天相保守

西門行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夫為樂為樂
當及時何能坐愁鬱當復待來茲解飲醇酒炙肥牛
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解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
命難與期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解人壽
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為後世嗤解

東門行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欲悲益中無千儲還視桁上
無懸衣一振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
妾與君共舖糜解共舖糜上用滄浪天故下為黃口小
兒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意為非解今時清廉
難犯教言君復自愛意為非行吾去為遲平慎行望君
歸解

滿歌行

為樂未幾時遭世險巖逢此百罹伶丁奈毒愁苦難為
逞望極辰天曉月移憂來填心誰當我知解戚戚多思
慮耿耿殊不寧禍福無形忤念古人遜位躬耕遂我所
願以茲自寧自鄙棲棲守此末榮解春秋刻風昔蹈

海心不能安攬衣瞻夜北斗闌千星漢照我去自無他
奉事二親勞心可言解窮達天為智者不愁多為少憂
安貧樂道師彼莊周遺名者貴子遐同遊往者二賢名
垂千秋解飲酒歌舞樂復何須照視日月日月馳驅
軻人間何有何無貪財惜費此一何愚鑒石見火唐代
幾時為當懼樂心得所喜安神養性得保遐期

筌篲引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鱖相教慎出入

獨漉篇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雅雅雙鴈游
戲田畔我欲射鴈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風搖輕我心
何合與之同并空牀低帷誰知無人夜衣錦繡誰別偽
真刀鳴鞘中倚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為猛虎班班
遊戲山間虎欲齧人不避豪賢

善哉行

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和樂皆當喜歡解經歷名山
芝草翻翻仙人王喬奉藥一丸解自惜袖短內手知寒
慚無靈輒以報趙宣解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
飢不及殮解歡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彈箏酒
五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遊戲雲端解

白鳩篇

翩翩白鳩載飛載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翔庭舞翼以應仁乾交交鳴鳩或丹或黃樂我君惠振羽來翔東壁餘光魚在江湖惠而不費敬我微軀策我良駟習我驅馳與君周旋樂道亡餘我心虛靜我志霑霑彈琴鼓瑟聊以自娛凌雲登臺浮遊太清拔龍附鳳目望身輕

怨詩行

天德悠且長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幾時奄若風吹燭嘉賓難再遇人命不可續齊度遊四方各繫太山錄人間樂未史忽然歸東嶽當須盡中情遊心恣所欲

艷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石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賴有賢主人覽服為吾組夫婿從門來斜柯西北隅語卿且勿嘲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繫繫遠行不如歸

南山石鬼鬼松柏何離離上枝拂青雲中心十數圍洛陽乏中梁松樹竊自悲斧鋸截是松松樹東西摧特作四輪車載至洛陽宮觀者莫不嘆問是何山材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被之用丹漆薰用蘇合香木自南山松今為宮殿梁

艷歌何嘗行

飛來雙白鴿乃從西北來十五五羅列成行解妻一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解吾欲對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頽解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躊躇顧群侶淚下不自知解念與君離別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遠道歸還難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若生當相見亡者曾青泉今日樂相樂萬歲期延年

白頭吟

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解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解今日斗酒會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解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

相逢行

親為詔驕三妻妻重妻妻嫁與亦不啼領得人心白頭不相離解竹竿何娟娟魚尾何隨解男兒欲知何用錢刀為解如字或下馬歌解高士嬉今日相對樂延年萬歲期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旁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嗶嗶鸛鳴東西廂大婦織

婦織流黃少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夫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

隴西行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隴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爲樂甚獨殊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腴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請客此堂上坐客觀麗麗清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後持一盃談笑未及竟左顧救中厨促令辦麴飲使積廢禮送客出盆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取婦得如此齊美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

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織紵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繫桂枝爲籠飾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細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行者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耰來歸相怨怒但使願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妹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同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解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

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附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車城居爲人潔白皙鬢鬢頗有鬚多爲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解

羽林郎

辛延年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煜金盤鱠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從區區

冉冉孤生竹

古辭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更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亮君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淮南王篇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絕天我欲渡河河無梁願化雙黃鵠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舞奇聲無不泰排

游天外

長歌行

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導我上太華，攬芝獲赤幢。來
到主人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一日康。羈髮
白，更黑。延年壽命長。崑崙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便
心思，遊子戀所生。驅車出北門，遙觀洛陽城。凱風吹長
棘，天天枝葉傾。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竚立望西河，
泣下沾羅纓。

悲歌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鬱累欲
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折楊柳

默然施行，違厥罰。隨事來妹，喜殺龍達。榮放於鳴條，
祖伊言不用，紂頭懸白旄。指鹿用為馬，胡亥以喪軀。
夫差臨命絕，乃云負子胥。戎王納女樂，以亡其由余。璧
馬禍及號，二國俱為墟。三夫成市虎，慈母投杼趨。十
和之，則足接輿歸草廬。

驅車上東門行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
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
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
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

酒被服紉與素

步出夏門行

邪徑過空廬，好人常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天相扶。過
謁王父母，乃在太山隅。離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攬轡。
為我御將吾，上天遊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
道生。青龍對伏趺。

木蘭辭二首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問
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
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
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

廣文選卷二

馬，西市買鞍轡。南市買纏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娘去，
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咽聲。
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
胡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
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
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彊。可汗問所欲，木蘭不
用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娘聞女來，出郭
相扶將。阿妹聞姊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
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脫我戰時袍，著我
舊時裳。當窗理雲鬢，挂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
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

眠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木蘭抱杼嗟借問復為誰欲聞所憾憾感激疆其願老
父隸兵籍氣力日衰耗豈足萬里行有子復尚少胡沙
沒馬足朔風裂人膚老人舊羸病何以強自扶木蘭代
父去秣馬備戎行易却統綺裳洗却鉛粉妝馳馬赴軍
幕慷慨携干將朝屯雪山下暮宿青海傍夜襲月支虜
更携千闐寇將軍得勝歸士卒還故鄉父母見木蘭喜
極成悲傷木蘭能承父母顏却卸巾幘理絲簪昔為烈
上雄今復嬌子容親戚持酒賀父母始知生女與男同
門前舊軍都十年共崎嶇木結兄弟交死戰誓不渝今
也是木蘭言聲雖是遊貌殊驚愕不敢前歎重徒嘻吁

滅

世有臣子心能如木蘭節忠孝兩不渝千古之名焉可

西洲曲

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單衫杏子紅雙鬢鴉鵲色西
洲在何處兩漿橋頭渡日暮伯勞飛風吹烏桕樹樹下
郎門前門中露翠鈿開門郎不至出門採紅蓮採蓮南
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置蓮懷袖
中蓮花徹底紅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鴻飛滿西洲
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欄干頭欄干十二曲垂
手明如玉卷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海水夢悠悠君愁
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

長干曲

道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搖妾家楊子任便弄廣陵朝

廣文選卷第十二

廣文選卷十二

19

廣文選卷第十三

詩

樂府二

同聲歌

張衡

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懷若採湯不
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禮助丞嘗思惟
苑菊席在下蔽匡牀願得羅衾情在上衛風霜灑掃清
枕席鞆芬以秋香重戶納金匳高下華燈光衣解巾粉
御列圖陳枕張素女曲即願容萬方衆夫所希見
天老教軒皇樂莫思使樂人商馬可忘

董嬌饒

漢末子侯

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春
風東北起花葉正低昂不知誰家子提籠行採桑纖手
折其枝花落何飄颻請君彼妹何爲見損傷高秋八
九月白露變爲霜終年會飄障安得夕馨香秋時自零
落春月自芬芳何時盛年去惜芳求相忘吾欲竟此曲
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快瑟上高堂

梁甫吟

漢諸葛亮孔明

步出齊城門遙望滄陰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問
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
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

碣石篇

魏武帝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
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
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觀滄海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鷄晨鳴鴈
過南鴈爲鳥潛藏能罷宿棲錢鍾停置農收積場逆旅
整旅以通商賈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孟冬十月

鄉土不同河洲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維不入地豐
積深與水竭不流水堅可蹈土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
歎然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土不同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伏櫪
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
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龜雖壽

陌上桑

駕虹蜺乘赤雲登彼九疑歷玉門濟天漢至崑崙見西
王母謁東君交赤松及美門受要秘道愛精神食芝英
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絕人事遊渾元若疾風遊歛
飄飄景未移行數數千壽如南山不忘愆

度關山

天地間人為貴立君牧民為之軌則車轍馬迹
極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鑠賢聖撫統邦域封建
井田刑獄有燔丹書無普救贖臯陶甫侯何有失職
哉後世改制易律勞民為君役賦其力舜漆食器畔者
十國不及唐堯米祿不斷世嘆伯夷欲以厲俗後惡之
大儉為其德許由推讓豈有訟曲兼愛尚同疏者為戚

短歌行

周西伯昌懷此聖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貢獻
節不墜崇侯諶之是以拘繫後見赦原賜之斧鉞
使征伐為仲尼所稱逮及德行猶奉事殷論敘其美
齊桓之功為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

廣文選卷十三

以兵車正而不譎其德傳稱孔子所歎并稱夷吾民
受其恩賜與廟胙命無下拜小白不敢爾天威在顏
尺解晉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賜珪璜和鬯彤弓矢
千虎賁三百人解威服諸侯師之者尊八方聞之名亞
齊桓河陽之會詐稱周王是其名紛解六

善哉行

古公亶甫積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於幽解一太伯仲雍
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斷髮文身解二伯夷叔齊古之遺賢
讓國不用餓殍首山解三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
累我聖賢解四齊桓之霸賴得仲父後任豎刁蟲流出戶
解五晏子平仲積德兼仁與世沈德未必思命解六仲尼之

世王國為君隨制飲酒揚波便官解七

對酒

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
良咸禮讓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倉穀滿盈斑
白不負戴雨澤如此百穀用成却走馬以糞其土田爵
公侯伯子男咸愛其民以黜陟幽明子養有若父與兄
犯禮法輕重隨其刑路無拾遺之私囹圄空虛冬節不
斷人老耄皆得以壽終恩德廣及草木昆蟲

秋胡行

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經
歷崑崙山到蓬萊飄飄八極與神人俱思得神藥萬歲

廣文選卷十三

為期歌以言志願登泰華山解一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
短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陽殊不知老赤松
王喬亦云得道得之未聞庶以壽考歌以言志天地何
長久解二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照明明日月光何所不
光昭二儀合聖化貴者獨人不萬或率土莫非王臣仁
義為名禮樂為樂歌以言志明明明日月光解三四時更逝
去晝夜以成歲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大人先天而
天弗違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為重歌以
言志明四時更逝去解四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壯盛智
惠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誰汎汎放逸亦同何為
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解五

却東西門行

鴻鴈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里餘行止自成行冬
節食南稻春日復北翔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長與
故根絕萬歲不相當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馬不
解鞍鎧甲不離旁非老將至何時返故鄉神龍藏深
泉猛獸步高岡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

精列

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莫不有終期聖賢不
能免何為懷此憂願蠅龍之駕思想崑崙居思想崑崙
居見敗於迂惟志意在蓬萊志意在蓬萊周孔聖祖落
會稽以墳丘會稽以墳丘陶陶誰家度君子以弗憂年
之暮奈何時過暗來微

善哉行

魏文帝 十二首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妍姿巧笑和媚心腸知音識曲善
為樂方哀弦微妙清氣含芳流鄭激楚度宮中商感心
動耳綺麗難忘離鳥夕宿在彼中洲延頸鼓翼悲鳴相
求眷然顧之使我心愁嗟爾昔人何以忘憂

燕歌行

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鬱陶思君未敢言
寄書浮雲往不還涕零雨面毀容顏誰能懷憂獨不嘆
清歌聊自寬舉往哀來摧肺肝耿耿伏枕不能眠
出門步東西悲風清厲秋氣寒羅帷徐動經秦軒

仰看星月觀雲間飛鳥晨鳴聲可憐留連顧懷不能存

上留田行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粟上留田貧子食
糟與糠上留田貧賤一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
留田今爾嘆息將欲誰怨上留田

短歌行

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解神靈倏忽
棄我遠遊靡瞻靡恃泣涕連連解呦呦遊鹿街草鳴麕
解我知能知人亦有言憂令人老嗟我白髮生一何早
解長吟永歎懷我聖考曰仁者壽胡不是保解

折楊柳行

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僂僂不飲亦不食
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解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
舉乘浮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解
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于今竟不還王
假虛辭亦松垂空言解達人識真偽愚夫好妄傳追念
往古事憤憤千萬端百家多迂怪聖道我所瞻解

煌煌京洛行

大天園桃無子空長虛美難假偏輪不行解
鳥得弓藏保身全名獨有子房大憤不收解
祇今事敗解蘇秦之說六國以二傾

其固當賢矣陳軫忠而有謀楚懷不從禍卒不救解
夫吳起智小謀大西河何健伏尸何劣解解彼郭生古
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謂得臣我仲連齊之高士北辭
千金東蹈滄海解

秋胡行

竟任舜禹當復何為百獸率舞鳳皇來儀得人則安失
人則危惟賢知賢人不易知歌以詠言誠不易移鳴條
之役萬舉必全明德通靈降福自天

丹霞蔽日

丹霞蔽日采虹垂天谷水潺潺木落翩翩孤禽失群悲
鳴雲間月盈則冲華不再繁古來有之嗟我何言

十五

唐文選卷十三

登山而遠望豁谷多所有梗枿千餘人衆草之盛茂華
葉耀人目五色難可紀雉雄山鷄鳴虎窟谷風起號罷
當我道狂顧動牙齒

佳人期

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嘉肴不嘗酒停盃寄言飛
鳥告余不能俯折蘭黃仰結佳枝佳人不結之何為
從爾何所之乃在大海隅靈若道言貽爾明珠企予望
之步立踟躕佳人不來何得斯頂

陌上桑

棄故鄉離室宅遠從軍旅萬里客披荆棘求阡陌側足

獨窘步路局窄虎豹舉動鷄鶩禽失羣鳴相索登南山
奈何蹈盤石樹木叢生鬱羗錯寢蒿草蔭松柏涕泣雨
面露枕席伴旅單稍稍田零落惆悵竊自怜相痛惜

豔歌何嘗行

何嘗快獨無憂但當飲醇酒炙肥牛解長兄為二千石
中兄被貂裘解小弟雖無官爵鞍馬駢駢往來王侯長
者遊解但當在王侯殿上快獨博蒲六博坐對彈碁解
男兒居世各當努力賊迫日暮殊不久留解少小相觸
抵寒苦常相隨念惠安足諍吾中道與卿共別離約身
奉事若禮節不可虧上慙滄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奈
何復老心皇皇獨悲誰能知

唐上行

唐文選卷十三

魏甄后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旁能行仁義莫若妾自知衆
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秋常苦悲想見
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
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慈與羣莫以麻枲
賤棄捐管束肅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
樹木何脩脩從君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權歌行

魏明帝

王者布大化配乾稽后祗陽育則陰殺晷景應度移
文德以時振武功伐不隨重華舞干戚有苗服從解
蘇爾吳中虜憑江棲山阻哀哉王士民瞻仰靡依解

皇上悼愍斯宿奮天怒發我許昌宮列舟于長浦
翌日乘波揚棹歌悲且涼太常拂白日旗幟紛設張
將抗旄與鉞耀威於彼方伐罪以吊民清我東南疆

種瓜篇

種瓜東井上井井自踰垣與君新爲婚瓜葛相結連寄
託不肖軀有如倚泰山兔絲無根株蔓延自登綠萍藻
託清流常恐身不全被蒙丘山惠賤妾執拳拳天日照
知之想君亦俱然

善哉行

我祖我征伐彼蠻虜練師簡卒爰正其旅輕舟竟川初
鴻俎浦桓桓猛毅如龍如虎發枹若雷吐氣如雨旄

廣文選卷十三

九

旄指麾進退應矩百馬齊轡御由造父休休六軍咸同
斯武兼塗星邁亮茲行阻行行日遠而音京許遊弗淹
旬遂屆揚土奔寇震懼莫敢當御定列將拂鬱充怒
淮泗肅清奮揚微所運德曜威惟鎮撫反旆言歸旆
入皇祖

燕歌行

白日晼晼忽西傾霜露慘淒塗階庭秋草捲葉摧枝莖
翩翩飛蓬常獨征有似遊子不遑寧

長歌行

靜夜不能寐耳聽衆禽鳴大城育狐兔高墉多鳥聲壞
宇何寥廓宿屋歌草生中心感時物撫劍下前庭翔祥

階際景星一何明仰首觀靈宿北辰奮休榮哀彼失
群燕喪偶獨筑筑單心誰與侶造房孰與成徒然喟有
悲慘傷人情餘情偏易感懷往增憤盈吐吟音不徹
泣涕沾羅纓

步出夏門行

步出夏門東登首陽山嗟哉夷叔仲尼稱賢君子退讓
小人爭先惟斯二子于今稱傳林鍾受謝節改時遷日
月不居誰得久存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情解商風夕起
悲彼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乃眷西顧雲霧相連丹
靄蔽日彩虹帶天弱水潺湲落翩翾孤禽失群悲鳴
其間善哉殊復善悲鳴在其間朝遊青冷日暮嗟歸

廣文選卷十三

十

賊迫日暮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卒逢風雨樹
折枝摧雄來驚雌雌獨愁棲夜失群侶悲鳴徘徊茫茫
荆棘蒿生綿綿感彼風人惆悵自憐月盈則冲華不再
繁古來之說嗟哉一言

樂府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
風衝闥闥羅帷自飄颻攬衣曳長帶縱徒下高堂東西
安所之徘徊以傍徨春鳥何南飛翩翩獨翔悲聲命
倚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沾裳佇立吐高
吟舒憤訴等蒼

短歌行

羽翮春鷺端集余堂陰匿陽顯即運息帛厥貌淑美玄
衣素裳歸仁服德雌雄頡頏執志精專潔行馴良銜土
繕巢有式官房不規自圓無矩而方

桂之樹行

曹植十三首

桂之樹桂之樹桂生一何麗佳樹朱華而翠葉流芳布
天涯上有棲鸞下有盤螭桂之樹得道之真人咸來會
講僊教爾服食日精要道甚有不煩淡泊無為自然乘
騰萬里之外去留隨意所欲存向高上際於衆外下下
乃窮極地天

驅車篇

驅車掉驚馬東到奉高城神哉彼泰山五嶽專其名隆

廣文選卷十三

十二

高貫雲霓差我出太清周流二六候間置十二亭上有
涌醴泉王石揚華英東北望吳野西眺觀日精鬼神所
繫屬逝者感斯征王者以歸天效厥元功成歷代無不
遵禮記有品程探策或長短唯德亨利貞封者七十帝
軒皇元獨靈養靈漱亢壑毛羽被身形發舉蹈虛廓徑
廷升窈冥同壽東父年曠代末長生

怨歌行

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
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
居東國泣涕常流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
秋稼大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倍其端公且事

顯成王乃哀嘆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
別後莫相忘

遠遊篇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承浪相經過靈
轡戴方丈神嶽儼峨峨仙人翔其隅王女戲其阿瓊蓋
可療饑仰首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謁
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
敝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浮萍篇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來為君子仇恪
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在昔蒙恩惠和樂如瑟琴何意

廣文選卷十三

十二

今摧頽曠若商與參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
可愛不若故所懷行雲有返期君恩儻中還慊慊仰天
嘆愁心將何訴日月不恒處人生忽若寓悲風來入帷
淚下如垂露發篋造新衣裁縫統與素

僊人篇

僊人攬六著對博大山隅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王
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韓終
與王喬要我於天衢萬里不足步輕舉凌太虛飛騰踰
景雲高風吹我颺迴駕觀紫微與帝合靈符閭闔自差
我雙闕萬丈餘玉樹扶道生白虎夾門樞驅風游四海
東過王母盧仝觀五嶽間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進

趨且徐徐不見軒輶氏乘龍出鼎湖徘徊九天上與爾
長相須

惟漢篇

太極定二儀清濁始以形三光昭八極天道甚著明爲
人立君長欲以遂其生行仁章以瑞變收誠驕盈神高
而聽卑報若響應聲明主敬細微三季膏天經三皇稱
至化盛哉唐虞庭禹湯繼厥德周亦致太平在昔懷帝
京口只不敢寧濟濟在公朝萬載馳其名

飛龍篇

晨遊泰山雲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
翳芝草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西登玉堂金樓複道授我
仙藥神皇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金石永世難
老

吁嗟篇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風疾無休間東
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八雲間自謂
終天路忽然下沉淵驚飈接我去故歸彼中田當南而
更北謂東而反西宕若當何依忽亡而反仔飄飄周八
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五苦艱願爲中林草
秋隨野火燼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葉連

種葛篇

南山下葛藟自成陰與君初婚時結髮思義深

夢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竊慕棠棣福好樂和瑟琴行年
將晚莫佳人懷異心思紀曠不接我情遂抑沉出門當
何顧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頸默仰見雙棲禽盤枝長嘆
息淚下霑羅襟良馬知我悲延頸代我吟昔爲同池魚
今爲商與參往古皆歡遇我獨困於今垂置爲天命悠
悠安可任

謝鷄篇

遊目極妙位清曉鳳皇前王人寂無爲衆賓進樂方長
逆生獻客開舞閣房群植正翕林雙翅自飛揚揮羽
激清風悍目發朱光落輕毛散嚴距往往優長鳴入
青雲扇翼揚明扇蒙狸膏所常得擅此場

哀薄命二首

攜玉手喜同車北上雲閣飛除釣臺登座清虛池塘靈
沼可娛仰泛龍舟綠波俯擢神草枝柯想彼交妃洛河
退詠渾女湘娥

日月既逝西藏更命蘭室洞房華燈步障舒光皎若日
出扶桑促樽合坐行觴主人起舞流盤能者穴觸別端
騰觚飛爵闌干同是色色無意意爲所歡朱顏發
外形蘭袖隨禮容情妙舞僊僊體輕柔解履遺絕綰
俛仰笑喧無言曉侍佳人玉顏發金爵翠盤手形羅
袖良難脫弱不勝珠環坐者嘆曰詩顏御巾裏粉君傍
中有霍納都梁鷄舌五味雜香進者何人齊姜恩重愛

深難忘召延親好宴私但歌杯來何遲客
主人稱露未晞

樂府

飲馬長城窟行

陳琳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
卒官作自有程舉葉諸汝聲男兒寧當格鬪死何能憐
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
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時時念
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
何爲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
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君懷慊心竟關邊
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秋胡行

嵇康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人所
懼而屋宇家人害其上獸惡罔羅惟有貧賤可以無他
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易居貴戚難爲工貧賤易居貴戚難爲工耻佞直
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榮貴人其甚之從
歌以言之貴戚難爲工

勞謙有悔忠信可久安勞謙有悔忠信可久安天道害
盈好勝者殘彊梁致災多招禍患欲得安樂獨有無憂
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役神者弊極欲疾枯役神者弊極欲疾枯顏回短折不
足重鳥縱體淫恣莫不早徂酒色何物今自不辜歌以
言之酒色令人枯

紀智棄學遊心於玄默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過而悔
不自得垂釣一壑所樂一國被髮行歌和者四塞歌
以言之遊心於玄默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凌厲五
嶽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鍊形易色
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上蔭華
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遙天衢千載長生
歌以言之徘徊於層城

遊俠篇

張華

翩翩四公子濁世稱賢明龍虎相交爭七國并抗衡食
客三千餘門下多豪英遊說朝夕至辯士自縱橫孟嘗
出東關濟身由鷄鳴信陵西反魏秦人不窺兵趙勝南
詛楚乃與毛遂行黃歇北適秦太子還入荆美哉遊俠
士何以尚四卿我則異於是好古師老彭

壯士篇

天地相震蕩向薄不知窮人物稟常格有始必有終年
時既過功名宜速崇壯士懷憤激安能守虛冲乘我
大馬馬撫我繁弱弓長劍橫九野高冠拂玄穹慷慨成

素霓嘯咤起清風震響駭八荒奮威曜四戎濯鱗滄海
畔馳騁大漢中獨步聖明世四海稱英雄

輕薄篇

木世多輕薄驕或好浮華志氣能放逸貲財亦豐者被
服極纖麗肴饌盡嘉饈僕餘梁肉婢妾踏綾羅文軒
闌羽蓋乘馬鳴玉珂橫簪刻玳瑁長鞭錯象牙足下金
鐔履手中雙莫邪賓從煥絡繹侍御何芬葩朝與金張
期暮宿許史家甲第面長街朱門赫蒼梧竹葉清
宜城九醞醺醺隨觴轉素蟻自跳波美女與齊趙妍
唱出西巴一顧傾國城千金不足多北里獻奇舞大陵
奏名歌新聲踰激楚妙妓絕陽阿玄鶴降浮雲鱗魚躍

唐書卷十三

七

中河墨翟且停車展季猶咨嗟淳于前行酒雅門坐相
和孟公結重關賓客不得蹉三雅來何遲耳熱眼中花
盤按互交錯坐席咸喧譁簪珥或墮落冠冕皆傾邪酣
飲終日夜明燈繼朝霞絕纓尚不尤安能復顧他留連
彌信宿此歡難可過人生若浮寄年時踟躕促促朝
露期榮樂遽幾何念此腸中悲涕下自滂沱但畏執法
吏禮防且切磋

景龍飛

傅玄十六首

景龍飛仰天威聰鑒玄察動與神明協機從之者顯逆
之者滅夷文教敷武功魏晉被四海萬邦望風莫不來
綏聖德潛斷先天弗違祥乎世永長猛以致寬道化光

赤明明祚隆無疆帝績惟期有命既集崇此洪基

董逃行歷九秋篇

歷九秋兮三春遺貴客兮遠賓顧多君心所親乃命妙
妓才人炳若日月星辰一序金壘芳玉觴賓主遞起鴈
行杯若飛電絕光交觴接卮結棠懷慨歎萬方二奏
新詩芳夫君爛然虎變龍文渾如天地未分齊謳楚舞
紛紛歌聲上激青雲三窮八音兮異倫前聲靡靡每新
微披素齒用唇逸響飛薄梁塵精爽眇眇入神四坐咸
醉方沾歡引樽促席臨軒進爵獻壽翻翻千秋要君一
言願愛不移若山五君恩愛兮不竭譬若朝日夕月此
景萬里不絕長保初醺結髮何憂坐隔胡越六其攜弱手

唐書卷十三

六

兮金環上遊飛閣雲間穆若鴛鳳雙鸞還幸蘭房自安
娛心樂意難原七樂既極兮多懷感時忽逝若頽寒暑
革御景迴春榮隨風飄摧感物動心增哀八妾受命兮
孤虛男兒墮地稱姝女弱難存若無骨肉至親更疏奉
事他人託軀九君如影兮隨形賤妾如水浮萍明月不
能常盈誰能無根保榮長時冉冉代征十顧繡領兮含
暉皎日迴光則微朱華忽是漸衰影欲捨形高飛誰言
往思可追十一齊與麥兮夏零蘭桂踐霜逾馨祿命懸
天難明妾心結意丹青何憂君心中傾二

車遥遥篇

車遥遥兮馬洋洋追思君兮不可忘君安遊兮西入秦

願為影兮隨君身君在陰兮影不見君依光兮妾所願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邊草悠悠萬里道草生在春時遠道還期春至草不生期盡歡無聲感物懷思心夢想發中情夢君如鴛鴦比翼雲間翔既覺寂無見曠若參與商

豫章行

苦相身為女卑陋難再陳兒男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女育無欣愛不為家所珍長大逃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忽如雨絕雲低頭和顏色素領結朱唇晚拜無復數婢妾如嚴賓情合雙雲漢葵藿仰陽春心乖甚水火百惡集其身玉顏隨年變

廣文選卷十三

十九

丈夫多好新昔為形與影今為胡與秦胡秦時相見一絕踰參辰

有女篇

有女懷芬芳提提步東廂蛾眉分翠羽明眸發清揚丹唇翳皓齒秀色若瑤璋巧笑露權厖舉媚不可詳容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頭安金步搖耳繫明月璫珠環約素腕翠鬋垂鮮光文袍綴藻黼玉體映羅裳容華既以艷志節擬秋霜微音冠青雲聲響流四方妙哉英媛德宜配侯與王靈應萬世合日月時相望媒氏陳東帛羔鴈鳴前堂百兩盈中路起若鸞鳳翔凡夫徒踴躍望絕殊參商

朝時篇

昭昭朝時日皎皎晨明月十五入君門一別終華髮同心忽異離曠如胡與越胡越有會時參辰遠且濶形影雖髣髴音聲寂無達纖絃感促柱觸之哀聲發情思如循環憂來不可遏塗山有餘恨詩人詠採芣蟋蟀吟牀下迴風起幽闌春榮隨露落芙蓉生木末自傷命不過良辰有乖別已爾可奈何譬如紉素裂孤雌翔故巢星流光景絕魂神馳萬里甘心要同穴

明月篇

皎皎明月光灼灼朝日輝昔為春蠶絲今為秋女衣丹房列素齒翠彩發蛾眉嬌子多好言歡合易為姿玉顏盛有時秀色隨年衰常恐新開舊變故與細微浮萍無根本非水將何依憂喜更相接樂極還自悲

廣文選卷十三

二十

艷歌行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字為羅敷首戴金翠飾耳綴明月珠白素為下裾丹霞為上襦一顧傾朝市再顧國為虛問女居安在堂在城南居青樓臨大巷幽門結重樞使君自南來驅馬立踟躕遣吏謝賢女豈可用行車斯女長跪對使君言何殊使君自有婦賤妾有鄙夫天地正厥位願君改其圖

長歌行

同根同源下有甘鈞義門近橫塘獸口出通侯撫

劔安所趨蠻方未順流蜀賊阻石城吳寇馮龍舟二軍
多壯士聞賊如見警投身効知已徒生心所羞鷹隼厲
天翼耻與鷺雀遊成敗在縱者無令鷺鳥憂

短歌行

長安高城曾樓亭亭千雲四起上貫天庭蟬蛸何整行
如軍征蟋蟀何感中夜哀鳴蚍蜉愉樂聚聚其榮寤寐
念之誰知我情昔君視我如掌中珠何意一朝棄我溝
渠昔君與我如影如形何意一去心如流星昔君與我
兩心相結何意今日忽然兩絕

雲中白子高行

陵陽子來明意欲作天與仙人遊超登元氣攀日月遂

廣文選卷七十三

廿一

造天門將上謁閭闔見紫微終闕紫宮崔嵬高殿嵯
峨幾闕萬丈玉樹羅童女聖童男挽雷車雲漢隨天
流浩浩如江河因王長公謁上皇約天樂作不可詳龍
仙神仙教我靈秘八風子儀與遊我祥我何戚戚思
故鄉俯看故鄉二儀設張樂哉二儀日月運移地東南
傾天西北馳鶴五氣所補驚四足所支齊駕飛龍驟赤
螭逍遙五嶽間東西馳期與天地並復何為復何為

牆上難為趨

門有車馬客驟服若騰飛革組結玉佩繁藻紛歲鞋馮
軾垂長纓顧盼不餘輝貧王屣屐履整比藍縷衣客曰
嘉病乎正色意無疑吐言若覆水搖舌不可追渭濱漁

釣翁乃為周所諂顏回處陋巷大聖稱庶幾苟富不知
度千駟賤采薇李孫由儉顯管仲病三歸夫差耽淫侈
終為越所圍遺身外榮利然後享魏魏迷者一何衆孔
顏知德希甚美致憔悴不如豚豕肥楊朱泣路岐失道
令人悲于貢欲自矜原憲知其非屈伸各異勢窮達不
同資夫唯體中庸先天天不違

西長安行

所思兮何在乃在西長安何用存問妾香燭雙珠環何
用重存問羽爵翠琅玕今我兮問君更有芳異心香亦
不可燒環亦不可沈香燒日有歇環沈日自深

昔思君

廣文選卷七十三

三十二

昔君與我兮形影潛結今君與我兮雲飛雨絕昔君與
我兮音響相和今君與我兮落葉去柯昔君與我兮金
石無虧今君與我兮星滅光離

惟漢行

危哉鴻門會沛公幾不還輕裝入人軍投身湯火間兩
雄不俱立亞父見此權項莊奮劍起白刃何翩翩伯身
雖為敵事從不及旋張良憎坐側高祖變龍顏賴得樊
將軍默然作叱項王前頃目駭三軍磨牙咀豚肩空庖
讓霸上臨急吐奇言威凌萬乘主拈顧回秦山神龍困
鼎鑊非喻豈得全狗屠登上將功業信不原健兒寔可
不腐儒安足數

思歸引

石崇
二首

思歸引歸河陽假余翼鴻鶴高飛翔經芒阜濟河梁望
我莊歸心悅康清渠激魚彷徨鴈驚波群相將終日
周覽樂無方登靈閣列姬姜捐絲竹叩宮商宴華池酌

楚妃嘆

蕩蕩大楚跨十萬里北據方城南接交趾西撫巴漢東
被海濊五侯九伯是疆是理矯矯壯王淵停嶽峙冕旒
垂精克纘琴耳勒光嚴耀潛默恭已內委樊姬外任孫
子猗猗樊姬體道履信既紬虞丘九女是進杜絕邪佞
廣啓令胤割歡抑寵居之不吝不吝實難可謂知幾化

西
寶
不
遠
來
三

154

自近始著於閭閻光佐霸業邁德揚威群后列辟式瞻
洪規譬彼江海百川咸歸萬邦作歌身沒名飛

鞠歌行

陸機

朝雲升應龍攀乘風遠遊騰雲竚鼓鐘歌豈自歡急弦
高張思和彈時希值年夙愆循已雖易人知難王陽登
貢公歡罕生旣沒國子歎塞千載豈虛言邈矣遠念情
愴然

董逃行

和風習習薄林柔條布葉垂陰鳴鳩拂羽相尋倉庚啾
啾弄音感時悼逝傷心日月相追周旋萬里條忽幾
人皆冉冉西遷盛時一往不還慷慨乖念悽然言爲小

年無憂常恠秉燭夜遊翩翩宵征何求於今知此有由
曰爲老去年道盛固有衰不疑長夜冥冥無期何不驅
馳及時聊樂永日自怡齋此遺情何之人生居世爲安
竟若及時爲歡世道多故萬端憂慮紛錯交顏老行及
之長嘆

折楊柳

邈矣垂天景，壯哉奮地雷。豐隆宣文轡，華光但西隤。日
落似有竟，時逝恒若催。仰悲朗月運，生觀璇蓋迴。盛門
無再入，哀房莫昔開。人生固已短，出處無爲階。慷慨惟
昔人，興此千載懷。升龍悲絕處，萬萬變條枚。寤寐豈虛
嘆，曾是感斯推。用意無足歡，願言有餘哀。

胡姬年十五

劉琨越石

虹梁照曉日。渌水泛香蓮。如何十五少。含笑酒壚前。
花將面自許。人共影相連。回頭堪百萬。價重爲時年。

怨詩行

陶潜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僊俛五十
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蝗蠹恣中田
風雨縱橫至收歛不盈屢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
夕思鷄鳴及晨願烏遷在已亦何怨一作何天離憂悽目
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慷慨激一作獨悲歌鍾期信
爲賢

廣文選卷第十二

唐文選卷第十四

詩

樂府五

君子有所思行

謝靈運八首

總駕越鍾陵遙顧望京畿躑躅周名都遊目倦忘歸市
鄧無阨室世俗有高闌密親麗華苑軒臺飾通達孰是
金張樂諒由燕趙詩長夜忽酣飲窮年弄音徽盛往速
露墜衰來疾風飛餘生不飲娛何以竟暮歸寂寥曲肱
子瓢飲燕朝饑所秉自天性貴富豈相譏

悲哉行

萋萋春草生王孫遊有情差池驚始飛天長柳始榮灼

唐文選卷十四

灼桃悅色飛飛驚弄聲檐上雲結陰澗下風吹清幽樹
雖改觀終始在初生松蒿歡曼延樛葛欣蔓蔓然遊
宦子晤言時未并鼻感改朝氣眼傷變節繁侘僂豈徒
然漶漫絕音形風來不可托鳥去豈爲聽

折楊柳行二首

鬱鬱河邊樹青青野田草令我故鄉客將適萬里道妻
妾牽衣袂投淚沾懷抱還拊幼童子顧托兄與嫂辭訣
未及終嚴駕一何早負笻引文舟饑渴常不飽誰令爾
貧賤咨嗟何所道

出穴風揮霍見日雪颼颼無久擢皎皎幾時潔未
覺泮春冰已復謝秋節空對尺素遠獨視寸陰滅否桑

未易繫春草難重拔桑芽迭生運語默寄前哲

善哉行

陽谷躍升虞淵引落景曜東隅晚西薄三春燠敷九
秋蕭索涼來溫謝寒往暑却居德斯順積善殖陰澤
陽叢凋華墮零歡去易慘悲至難鑠激涕當歌對酒當
酌鄙哉愚人戚戚懷瘼善哉達士滔滔處樂

上留田行

薄遊出彼東道田田薄遊出彼東道上留田循聽一
何應藉上留田田田一何皎皎上留田悠哉傷矣征夫
上留田悠哉傷矣上留田此別既久無適上留田此別既
舫舟下遊颺颺上留田此別既久無適上留田此別既

唐文選卷十四

久無適上留田寸心繫在萬里上留田尺素遵此千夕
上留田秋冬迭相去就上留田秋冬迭相去就上留田
素雪紛紛鶴委上留田清風颼颼入袖上留田歲云暮
矣增憂上留田誠知運來詎抑上留田熟視年往莫留
上留田

燕歌行

孟冬初寒節氣成悲風入闌霜依庭秋蟬噪柳驚樓檻
念君行役怨遠城君何崎嶇久徂征豈無膏沐感鶴鳴
對君不樂淚沾纓闌牕開幌弄秦箏調絃促柱多哀聲
遲夜明月鑒帷屏誰知河漢淺且清展轉思服悲明星
長歌行

星流昱奕朝露團聚聚鳥有停法法豈豈
上飛電積節驚驚而覽物起悲緒願已識憂端朽
以鮮色悴容變柔顏變改荷催促容色烏盤相疊疊
則迫靡靡壯志剛既慙誠孫慨復愧楊子歎寸陰果有
逝尺素竟無觀幸賒道念戚且取長歌權

隴西行

謝惠連七首

運有榮枯道有舒屈潛保黃裳顯服朱散誰能守靜
華辭榮窮谷是處考槃是營千金不迴百代傳名厥包
者袖忘憂者宣何為有用自乖中原實賴柯推葉頌條
煩

猛虎行

貧不攻九疑玉倦不愁三危九疑有或號三危無安
容美物標貴用志士厲奇難如世遠役王命宜肅恭
伐鼓功未著振旅何時從

塘上行

芳草秀陵阿菲質不足當幸有忘憂用移根託君庭垂
穎臨清池擢彩仰華臺露渥雲雨潤歲對吐芳馨願君
眷傾葉留景東餘明

燕歌行

四時推遷迅不停三秋蕭瑟葉解輕飛霜被野鴈南征
念君客遊羈思盈何為淹留無歸聲愛而不見傷心惜
期日昔輝華燭明林鵲同栖渚鴻并接翩偶羽交蓬蓬

仇依旅類和和鳴余獨何為志無成憂緣物感淚沾纒

鞠歌行

翔馳騎伯樂不舉誰能知南荆璧萬金貫下和不斷與
石離年難留時易隕厲志莫賞徒勞疲沮齊音溺趙吹
匠石善運郢不危古綿眇理參差單心慷慨淚垂垂

相逢行

行行即長道道長息班草邇追賞心人與我傾懷抱夷
世信難值憂來傷人平生不可保陽華與春渥陰柯長
秋稿心慨榮去速情苦憂來早日暮難久居憂來傷人
諄諄亦至老親黨近邱底昵君不常好九族悲素霰三
良怨黃鳥邇來白即頽憂來傷人近緒潔必造水流理

廣文選卷十四

就濕火炎同歸燥賞契少能諧斷金斷可寶千計莫適
從萬端信紛縈集林宜擇木結友使心曉心曉形迹畧
畧邇誰能了相逢既若舊憂來傷人片言代紆編

悲哉行

羈人感淑節緣感欲回轍我行詎幾時華實驟舒結親
實情有悲瞻華意無悅覽物懷同志如何復乖別翩翩
翔禽羅關關鳴鳥列翔禽常時偶所歎獨乖絕

相逢狹路間

宋孔欣

相逢狹路間道狹正踟躕如何不群士行吟戲路衢輟
步相與言君行欲馬如淳朴久已凋榮利迭相驅流落
風波人情多遷渝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虛競起管

不暇誰肯眷桑樞無爲歸獨往只將困淪胥未若及
九携手歸田廬躬耕東山畔樂道詠玄書狹路安足遊
方外可寄娛

從軍行

顏延之

苦哉遠征人畢力幹時艱秦初曷揚越漢世爭陰山地
廣旁無界品阿上虧天嶠霧下高鳥冰沙固流川秋颺
冬未至春液夏不消閩烽折荆吳胡埃屬幽燕橫海咸
飛驪絕漠皆控弦馳激發章表軍書交塞邊接鐃赴陣
首卷甲起行前羽驛馳無絕旌旗晝夜懸以伺金析響
起候亭燧煙迅矣遠征人惜哉私自憐

寒夜怨

宋陶弘景 道明

夜雲生夜鴻驚樓切嘹唳傷夜情空山霜滿高煙平鉛
華沈照帳孤明寒日微寒風緊愁心絕愁淚盡情人不
勝怨思來誰能忍

白馬篇

鮑照 十八首

白馬駢角弓鳴鞭乘北風要途問邊急難虜入雲中閉
壁自往夏清野逐還冬僞裝多關絕旅服少裁縫埋身
守漢境沉命對胡封薄暮塞雲起飛沙披遠松含悲望
兩都楚歌登四墉丈夫設計誤懷恨逐邊戎棄別中國
愛要冀胡馬功去來今何道單賤生所終但令塞上兒
知我獨爲雄

煌煌京洛行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牕繡栢金蓮花柱柱玉盤龍珠
廉無隔路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千所爲爾一朝容揚芬
紫煙上再綵綠雲中春吹回白日霜歌落寒鴻但懼秋
塵起感愛逐衰蓬坐視青苔滿川對錦筵空琴瑟縱橫
散舞衣不復縫古來共歇薄君意良獨濃唯見雙黃鵠
千里一相從

君子有所思行

西上登雀臺東下望雲關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繡
霓結飛霞璇題納明月築山擬蓬壺穿地類溟渤還色
徧齊代微聲匝叩赴陳鍾陪夕宴笙歌待明發年貌不
可留身意會盈歎蟻壤漏山河絲淚毀金骨器惡含滿

廣文選卷十四

六

歌物忌厚生沒智哉衆多士服辨昭晰

空城雀

雀乳四穀空城之阿朝拾遺夕飲水河高飛畏鴟鳶
下飛畏網羅辛傷伊何言良已多誠不及青鳥遠
食玉山禾猶勝吳宮鴛無罪得焚巢賦命有厚薄長嘆
欲如何

行路難 三首

奉君金卮之美酒璚瑁玉匣之彫琴七絲芙蓉之羽帳
九華蒲萄之錦衾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沈
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抵節行路吟不見栢梁銅雀上
聞古時清吹音

馮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
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
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劉藥染黃絲黃絲歷亂不可治我昔與君始相值爾時
自謂可君意結帶與我言死生好惡不相置今日見我
顏色衰意中索寞與先異還君金釵瑋瑋簪不忍見之
益愁思

白紵歌六首

朱脣動素袖星洛陽少年一作邯鄲女古稱綠水今白
紵能經幾度為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鴈天雨
蕭條長酒多樂未央

六廣文選卷五

春風澹蕩依思多天色淨綠氣妍和含紅蔓蘭紫牙
朝日灼燦發園華卷帆結帷羅王庭齊謳秦吹盧女絃
千金佳笑買芳年

吳刀楚製為佩褱纖羅霧縠垂羽衣含商咀徵歌露晞
珠履颯香紉袖飛淩風夏起素雲迴車怠馬煩客忘歸
蘭膏明燭承夜暉

桂宮柏梁擬天居朱爵文牕綺綺疏象床瑤席鎮犀渠
雕屏隱阻組帷舒秦箏趙瑟挾笙竿垂璫散珮盈玉
停觴不語欲誰須

三月參差露沾濕絃悲管清月將入寒光蕭條候
王流歡楚妃泣紅顏漸長時易散凝華結

卷之四 安集

山中赤繩庖所拍琴高乘雲騰上天命逢福世下溢恩
新綺綺升曲筵思君厚德委如山絮誠洗志期暮年
烏白馬角寧足言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問君何鄉士捷步往和訊果得舊隣里悽
悽聲中情慙慙增下俚語昔有故悲論今無新喜清晨
相訪慰日暮不能已歡戚競尋緒談調何終止辭端境
未究忽唱分途始前悲尚未別後戚方復起嘶聲盈我
口談言在君耳手跡可傳心願爾萬行李

淮南王

六廣文選卷十四

淮南王好長生服食鍊氣讀仙經琉璃藥枕牙作盤金
鼎玉七合神丹合神丹賜紫房一方綠女弄明璫鸞歌
鳳舞斷君腸朱城九重門九月遂明月入君懷入君
懷結君佩怨君恨君恃君愛思堅劍思利同感同
衰莫相棄

北風行

北風京雨雪零京洛女兒多嚴妝遙豔帷中自悲傷沉
吟不語若為忘問君何行何當歸苦使妾坐自傷悲慮
年至慮顏衰情易復恨難追

朗月行

朗月出東山照我綺窓前窓中多佳人被服妖且妍

妝坐帷裏當戶弄清絃
衛女迅體絕能燕先爲君
歌一曲當作朗月篇
酒至顏自解聲和心亦宣
千金何足重所存意氣間

堂上歌行

四坐且莫諠聽我堂上歌
昔仕京洛時高門臨長河
出入重宮裏結友曹與何
車馬相馳逐賓朋好容華
陽和孟春月朝光散流霞
輕步逐芳風言笑弄丹葩
暉暉朱顏酡紛紛織女梭
滿堂皆美人目成對湘娥
雖謝侍君門妝帶綺羅筆
笛更彈吹高唱好相和
萬曲不關情一曲動情多
欲知情厚薄更聽此聲過

長相思

宋吳邁遠六首

晨有行路客依依造門端
人馬風塵色知從何塞還
時我有同棲結宦遊邯鄲
將不異客子分饑復共寒
煩君尺帛書寸心從此殫
遺妾長憔悴豈復歌笑顏
蒼隱千霜樹庭枯十載蘭
經春不舉袖秋落寧復看
一見願道意君門已九關
虞卿棄相印擔簦爲同歡
閨陰欲早霜何事空盤桓

杞梁妻

燈燭從初明蘭獨由早薰
扼腕非一代千載炳遺文
貞夫淪莒役杜帛結齊君
驚心眩白日長洲朋秋雲
精微貫兮曼高城爲階墳
行人旣迷徑飛鳥亦失群
壯哉金石軀出門形影分
一隨塵壤消聲譽誰共論

陽春曲

日里望咸陽知是帝京邑
綠樹搖暈光春城起風色
佳人愛華景流塵園塘側
妍姿艷月映羅衣飄蟬翼
宋玉歌陽春巴人長歎息
郢鄭不同賞那今君愴惻
生平重愛惠私自憐何極

雙鵲篇

可憐雙白鵲雙雙絕塵氛
連翩弄光景交頸遊青雲
蓬羅復逢嫩雌雄一旦分
哀聲流海內孤叫絕江濱
豈不慕前侶爲爾不及群
步步一零淚千里猶待君
樂哉心相知悲哉生別離
持此百年命共逐寸陰移
譬如空山草零落心自知

權歌行

十三爲漢使孤劍出皇蘭
西南窮天險東北畢地關
岷山高以峻燕水清且寒
一去千里孤邊馬何時還
遙望煙嶂外瘴氣鬱雲端
始知身死處平生從此殘

長別離

生離不可聞况復長相思
如何與君別當我少年時
蕐每搖蕩妾心長自持
榮乏草木歡悴極霜露悲
富貴貌一作難變貧賤顏
易衰持此斷君腸君亦宜
自疑隄陰有逸將折羽不
曾飛楚有扛鼎士出門不
得歸正爲隆準公仗劍入
紫微君才定何如白日下
爭暉

較獵曲

謝朓五首

凝霜冬十月殺盛涼颺開原澤曠千里騰騎紛往來平
望望煙合烈火從風回磴獸聲容浦張樂荆山臺虞人
昔有喻明哲時戒哉

銅雀悲

落日高城二餘光入總帷寂寂深松晚寧知琴瑟悲

有所思

佳期期未歸望望下鳴機徘徊東陌上月出行人稀

邯鄲才人嫁為斷養卒婦

生平官閭裏出入侍丹墀開箭方羅鏡窺鏡比蛾眉初
別意未解去久日生悲顚顚不自識嬌羞餘故姿夢中
忽髮髯猶言承燕私

王孫遊

綠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

有所思

齊劉繪士章

別離安可再而我更重之佳人不相見明月空在帷共

御清涼獨歛向隅眉中心亂如雲寧知有所思

有所思

王融二首

如何有所思而無相見時宿昔夢顏色階庭尋履慕高
歌更何已引清終自歌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

淶水曲

湛露改寒司交鶯變春旭瓊樹落宸紅瑤塘水初淶日
霽沙渚明風動泉華燭薄渚泛蘭觴乘清曲斗酒

金輕寸陰百年促何用盡歡娛王度式如玉

古別離

江淹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重疊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
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圓不惜蕙草晚所悲道路寒君在
天一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兔絲及
水萍所寄終不移

烏生八九子

劉孝威

一年生九雛枝輕巢本狹風多葉早枯辭毛不
異燕相呼金析嚴芳翠樓蕭瑟辟光芳椒泥覆
周王屋莫啼城上寒猶賢野間宿羽成翮備各西

廣文選卷五

十一

東門年賦命有窮通不見高飛帝輦遠託日輪終尚
逢王吉箭猶嬰夏羿豈如變彩救燕質入夢祚昭公
留聲表師退集幕示管空臺臺已鑄像流蘇時候風

臨高臺

沈約十首

高臺不可望遠望使人愁連山無斷絕河水復悠悠所
思暖何在洛陽南陌頭可望不可至何用解人憂

日出東南隅行

朝日出邯鄲照我叢臺端中有傾國豔顧影纖羅紈延
軀以纖約遺視若回瀾瑤妝映層綺金服炫彫藥幸有
同匡好西仕服泰官寶劍垂玉具漢馬飾金鞍繁場類
轉雪逸控似騰鸞羅衣夕解帶玉釵簪垂冠

塘上行

澤蘭被荒徑孤芳豈自通幸逢瑤池曠得與金步躡
承紫臺露夕潤淥池風既美脩嫋女復悅繁華童鳳昔
玉霜消日暮翠條空葉飄儲胥古芳歇露寒冬紀元
盈易俗志信類隆財殫交易絕華落色難終所惜改
盼豈恨逐征蓬願回昭陽景時照長門宮

長歌行二首

連連舟輕改微微市朝變來功嗣往迹莫武祖升彥局
策留懼限奔前指戚狀驚瀾循休擬回電歲夫
夕願連年來苦心薦春貌既移紅秋林豈停舊一倍茂
陵道寧思柏梁宴長戢兇園情永別金華殿聲微無感

廣寒集卷中

簡丹青有餘絢幽篇且未調無使長歌倦

春隱美綠柳寒塢積皓雪依依往紀盈霏霏來思結思
結纏歲晏曾是掩初節初節曾不掩浮榮逐弦缺弦缺
更圓合浮榮永沉滅色隨夏運變能與秋霜考道迫無
異期賢愚有同絕衍恨豈云忘天道無甄別功名識所
職竹帛尋摧裂生外苟難尋吐為長歎設

梁甫吟

龍駕有馳策日御不停陰星篇亟迴變氣化坐盈侵寒
光稍眇眇秋寒日沉沉高窓灰餘火傾河駕騰參飈風
折暮草驚羊霄層林時雲霓遠淵水結清深奔樞豈
易細珠庭不可臨懷仁每多音履順孰能禁露清一唯

促緩志且移心京歌步梁甫歎絕有遺音

君子有所思行

晨策終南首顧望咸陽川戚里朔眉闕甲館負崇軒複
塗希紫閣重臺擬望仙巴姬幽蘭奏鄭女陽春絃共矜
紅顏日俱忘白髮年寂寥茂陵宅照曜未央蟬無以五
鼎盛頽頽三經玄

白馬篇

白馬紫金鞍停鑣過上蘭寄言狹斜子詎知隴道難亦
坂途三折龍堆路九盤水生肌裹冷風起骨中寒功名
志所急日暮不遑食長驅入右地輕舉出樓蘭直去已
番涕寧可望長安匪期定遠封無羨輕車官唯見恩義

廣寒集卷中

重宣覽衣裳單本持軀命客幸遇身名完

前緩聲歌

羽人廣宵宴帳集瑤池東開霞泛綵露澄霧迎香風龍
駕出黃苑帝服起河宮九疑轡煙雨三山馭螭鴻玉鑾
乃排月瑤輶信凌空神行燭玄漠帝旆委曾虹簫歌妙
羸女笙吹悅姬童瓊漿且未洽羽轡已騰空息鳳曾城
曲滅景清都中降祐集皇代委祚溢華嵩

長安有狹斜行

長安有狹斜斜斜不容車適逢兩少年夾轂問君家君
家新市旁易知復難忘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即小子
無官職衣冠仕洛陽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婦織

綺紵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瑟上高堂丈人月徐
徐調絃詎未央

操廣

履霜操

周尹伯奇

朝履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讒言孤恩離別兮
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說
顧兮知此冤

雉朝飛操

齊牧犢子

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群遊兮山阿我獨何命兮
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奈若何

別鶴操

商陵穆子

將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遠兮路漫漫攬余不寐兮
食忘餐

採芝操

漢四皓

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莫莫高山崔嵬巖居穴處以
爲幄因曄曄紫芝可以療饑疴庶幾安歸

八公操

劉安

煌煌上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予生
毛羽兮超騰青雲蹈梁甫兮觀見瑤光過北斗兮馳乘
風雲使玉女兮含精吐氣嚼芝草兮悠悠將天相保
兮

操補

胡笳十八拍

蔡琰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天不仁兮降亂離
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干戈日尋兮道路危民卒流亡
兮共哀悲煙塵蔽野兮胡虜盛志意乖兮節義虧對殊
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茹一會兮琴一拍心憤
怨兮無人知

戎羯逼我兮爲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雲山萬重兮歸
路遐疾風千里兮揚塵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被
甲兮爲驕奢兩拍張弦兮絃欲絕志摧心折兮自悲嗟
越漢國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無生種義爲豪兮
骨肉震驚錫羶爲味兮杜遏我情鞞鼓喧兮從夜達明

廣受選卷七

上

胡風浩浩兮暗塞昏營傷今感昔兮三拍成嘶悲畜恨
兮何時平

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稟氣含生兮莫過我最苦天
災國亂兮人無主唯我薄命兮沒戎虜殊俗心異兮身
難處嗜欲不同兮誰可與語尋思涉歷兮多難阻四拍
成兮荒悽楚

鴈南征兮欲寄邊聲鴈北歸兮爲得漢音鴈飛高兮
難尋空斷腸兮思情惜攢眉向月兮撫雅琴五拍冷吟
兮意彌深

永霜凜凜兮身苦寒饑對肉酪兮不能餐夜聞隴水兮
聲嗚咽朝見長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李難六拍

悲來兮欲罷彈

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是原野蕭條兮烽火萬里俗賤老弱兮少壯爲美逐有水草兮安家草壘牛羊滿野兮聚如蜂蟻草盡水竭兮羊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於此

爲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爲神有靈兮何事處我天南海北頃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負神兮神何報我越荒州製斯八拍兮擬掛憂何知曲成兮心轉悲

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人生倏忽兮如白駒之過隙然不復收兮當我之盛年怨兮欲問天天

廣安通卷十

蒼蒼兮上無緣舉頭仰望兮空雲煙慨懷情兮誰與傳城頭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將咽一生苦兮緣離別十拍悲深兮淚成血

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損身兮心石以生仍冀得兮歸桑梓死當埋骨兮長已矣日居月諸兮在我壘胡人寵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耻愍之念之兮生長邊鄙十有一拍兮因茲起哀響纏綿兮徹心髓

東風應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羌胡蹈舞兮共謳歌兩國交情兮罷兵戈忽遇漢使兮稱近詔遣千金兮贖妾身喜得生還兮逢聖君嗟別稚子兮會

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住兩情兮難具陳

不謂殘生兮却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牡駢駢胡兒號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翼羽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更消影絕兮恩愛遺十有三拍兮絃急調悲肝腸攪刺兮人莫我知

身歸國兮兒莫之隨心懸懸兮長如饑四時萬物兮有盛衰唯我愁苦兮不暫移山高地闊兮見汝無期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夢中執手兮一喜一悲覺後痛吾心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兮涕泣交垂河水東流兮心是思

廣安通卷十

十五拍兮節調促氣填胸兮誰識曲處兮虛兮偶殊俗願得歸來兮天從欲再還國兮惟心足心有懷兮愁轉深日月無私兮曾不照臨子母分離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相知兮何處尋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隨兮空斷腸對萱草兮憂不忘彈鳴琴兮情何傷今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怨長泣血仰頭兮訴蒼蒼胡爲生兮獨罹此殃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脩兮行路難去時懷土兮心無緒來時別兒兮思漫漫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沙場白骨兮刀痕箭瘢風霜凜冽兮春夏寒人馬饑飢兮飽

夕草豈知重得芳入長安歎息欲絕芳淚闌干
胡笳本出自胡中綠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芳曲雖終
響有餘芳思無窮是知絲竹微妙芳均造化之功哀樂
各隨人心芳有變則通胡與漢芳異域殊風天與地隔
芳子西母東昔我怨氣芳浩於長空六合雖廣芳受之
應不容

挽歌

薤露

魏武帝

惟漢二十二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疆
猶豫不敢斷因符執君王白虹為貫日已亦先受殃賊
臣執國柄殺主滅宇京湯覆帝基業宗廟以燭喪播越

廣文堂

元

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薤露

曹植

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願
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鱗介
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獸猶知德何況於士人孔子刪
詩書王業燦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

薤露

魏武帝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
合力不齊躊躇而鴈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
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鎡甲生蟣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
於野千里無鷄鳴生民百遺一念之絕人腸

薤露

鮑照

幽山駕去此滿堂親虛容遺劍佩實貌戢衣巾斗酒
安可酌尺書誰復陳年代稍推遠懷抱日幽淪人生良
自劇天道與何人齊我長恨意歸為孤鬼塵

挽歌

陶潛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寬
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拊我哭得失
不復知是非安能寬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
世時飲酒恒不足

挽歌

鮑照

獨處重冥下憶昔登高臺傲岸平生中不為物所裁埏
門只復閉白蟻相將來生時芳蘭體小蟲今為災玄髮
無復根枯體依青昔憶昔好飲酒素盤進青梅彭韓及
廉蘭疇昔已成灰壯士皆死盡餘人安在哉

挽歌

齊祖珽

昔日驅駟馬謂帝長楊宮旌懸白雲外騎獵紅塵中今
來向漳浦素蓋轉悲風榮華與歌笑萬事盡成空

雜歌

飯牛歌

齊寧戚

南山燦一作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短布單衣適至
行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龍蛇歌

晉介子推

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及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

河激歌

女娟趙簡子夫人河津吏之女也

升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方冒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漬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擢兮行勿疑

楚商歌

楚優孟

貪吏不可為而可為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當時有污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賣新食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

成相三首

荀况

請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依依○請布基慎聖人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群臣莫諫必逢災○論臣過反其施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曷謂罷國多私比周還主黨與施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曷謂賢明君臣上能尊主下愛民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內賓○主之尊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蹙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世之災妬賢能飛廉執政任惡來卑其志意大

其園囿高其臺○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不武

王善之封之于宋立其祖○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剗箕子累武王誅之呂尚招麾蔽民懷○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穆公得之強配五伯六卿施○世之

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緇春申道綴基畢輸○請收基賢者思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基必施辨賢罷音文武之道同伏羲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焉○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祥○治復一脩之吉

君子執之心如結衆人貳之讒夫棄之形是詰○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欽而有勢直而用拙必參天○世無王窮賢良暴人劓秦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執富君子誠之好以待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爲聖人○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

○成相竭辭不墜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良辨其妖孽

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堯讓賢以爲民汜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

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堯不德舜不辭妻以三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惟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竟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畝畝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穀殖穰為樂正鳥獸服契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其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敷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章直成為輔○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天乙湯論舉當身讓下隨舉牟○光道古賢聖其必張頌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隱諱疾賢○由姦詐鮮無災患難

哉阪為先聖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虞時○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忠不上達蒙瞶耳目塞門戶○門戶塞大迷惑惛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正是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已無尤人我獨自美豈無故○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肯悔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妬功毀賢下斂黨與上匿蔽○上壅蔽失輔執任用讒夫不能制執郭或作公長父之難厲丁流于莛○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欲秉對言不從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劉以獨鹿棄之江○觀往事以自戒

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

請成相言治方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守其職足衣食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仰上莫得擅與執私得○君法明論有常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執私王○君法儀禁不為莫不說教名不移脩之者榮離之者辱孰它師○刑稱陳守其銀下不得用輕私門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請牧祺用有基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聽之經明其情參伍明謹施賞刑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言有節稽其實信誣以

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觀法不法見不視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君數出行有律吏謹將之無餒滑音下不私請各以所舍巧拙○臣謹修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

雜歌下

越人歌

榜柁越人

今夕何夕兮塞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耻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欲君兮君不知

黃鵠歌

陶真妻名嬰

悲夫昔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死頸獨宿兮不與衆同
夜半悲鳴兮悲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其婦念
此兮泣下數行鳴咽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
況於貞臣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

紫玉歌

吳夫差女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意欲從君謹言孔多悲結成疹歿
身黃盧命之不造宛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
失雄三年成瘕雖有衆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
光身遠心近何曾暫忘

采芝歌

四皓

漠漠商洛深谷逶迤瞻瞻紫芝可以療饑皇農邈遠吾
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其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
輕世

鴻鵠歌

漢高帝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
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軻子歌

漢武帝二首

軻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
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鉅野兮
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游歸舊川兮
神哉沛不封禪兮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兮
不止兮愁吾人鬻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

河湯湯兮激潏潏北渡回兮迅流難塞長美兮湛美玉
河伯許兮新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
以禦水隤林竹兮捷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

蒲稍天馬歌

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障外國
涉流沙兮四夷服

落葉哀蟬曲

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兮而寂黃落葉依於重
肩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

烏孫公主歌

劉安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

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
黃鵠兮歸故鄉

琴歌

漢霍去病

四夷既復諸夏康兮國家康寧樂無央兮載戢干戈兮
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親親
百年各延長兮

處女吟

魯處女

菁菁茂木隱猷猷兮變化垂枝含蕤英兮修身養志建
令女兮厥道不同善惡并兮屈身身濁去微清兮懷忠
見疑何貪生兮

黃鵠歌

漢昭帝二首

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蕭蕭兮行踰踰金為衣兮菊為裳
嗟喋荷行出入蕪葭自顧非薄愧爾嘉祥

林池歌

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菱荷涼風淒淒揚棹歌
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為樂豈云多

馮君歌

無名氏

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
魯衛德化鈞同公康叔猶二君

五憶歌

漢梁鴻伯鸞

陟彼北邙兮憶顧瞻帝京兮噫宮闈佳苑兮噫民之劬
勞兮噫遼遼未央兮意

定情歌

張衡

大火流兮草中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為期兮時已正
思美人兮愁屏營

作都夷歌

無名氏

遠夷樂德歌

大漢是治與天合意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
見奇異多賜綽布甘美酒食昌樂肉飛屈申悉備馨香
貧薄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

遠夷慕德歌

蠻夷所處日出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恩
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溫時適部人多有涉

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

遠夷懷德歌

荒服之外土地墮殖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
漢安樂攜負歸仁觸冒險終高山峻緣崖磻石木薄
發家有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四帛傳告種人長願臣
僕

京州歌

游子常苦貧方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
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哉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魏郡輿人歌

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蠹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
下生璧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不斯時矣矣

岑君於戲休茲

蔡伯喈歌

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
情志汨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躋宇宙而遺俗兮
少翮翮而獨征

視刀鏐歌

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視脉脉動人言

燕人歌

傅玄

燕人美兮越女佳其室則邇兮限留崖雲為車兮風為
馬玉在山兮蘭在野雲無助兮風有止思多端兮誰能

廣文選卷第十四

廣文選卷第十五

詩

雜詩

栢梁體詩

漢武帝六首

日月星辰和四時武驂駕駟馬從梁來王郡國士馬羽

林材大司馬霍去病擢領天下誠難治丞相和撫四夷不易哉

大將軍刀筆之吏臣執之御史大撞鐘伐鼓聲中詩常

周建宗室廣大日益滋安宗工劉周衛交戰禁不時衛尉

德總領從官栢梁臺孫賀郡國吏功差次之大為國乘興

飾輿馬待駕來太僕公郡國吏功差次之大為國乘興

御物主治之少府王陳栗萬石揚宮箕張成徹道宮

下隨討治執金吾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馬卿盜阻南山

為民災李成信外家公主不可治尹京兆椒房率領更其

材應事寶夷朝賀常會其國柱枅樽櫨相枝持匠大批

把橋栗桃李梅大宦走狗走東張果且上林齧妃女唇

甘如飴郭舍迫窘詰屈幾窮東方

古詩

上山採靡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

人雖言好未若故人殊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

從門入故人從門去新人工織練故人工織素織練日

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練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四坐且莫誼願聽歌一言請說銅爐器崔嵬象南山上

枝似松栢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目相聯誰能
爲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從風入
君懷四坐且莫歡香風難久居空令意草殘

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贈子以自愛道遠會見難人
生無幾時顛沛在其間念子棄我去新心有所歡結志
青雲上何時復來還

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衣裾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朝
登津梁山褰裳望所思安得抱柱言皎日以爲期

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蕊願言追昔愛情欸感四時美
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夜光照玄陰長嘆念所思誰謂

我無憂積念發狂癡

雜詩二首

孔融

巖巖終山首赫赫炎天路高明曜靈門遠景灼寒素昂
昂累世上結根在所固呂望老匹夫苟爲因世故管仲
小囚臣獨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幸託不
肖軀且當猛虎步安能苦一身與世同舉措由不慎小
節庸夫笑我度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

遠送新行客歲暮乃來歸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悲聞
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孤墳在西北常念君來遲寒
上虛丘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泉肥體乘塵飛生時不
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飄安所依人生圖厚
嗣息爾死我念追俛仰內傷心不覺淚沾衣人生自有

命但恨生日希

閨情詩

曹植二首

攬衣出中閨逍遙步兩楹蘭房何寂寥綠草被堦庭空
穴一作自生風百鳥翩南征春思安可忘憂戚與君并
佳人在遠道妾身單且笑歡會難再逢一作蘭芝不重
榮人皆棄舊愛君豈若平生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
齋身奉衿帶朝夕不墮傾儻終顧盼思永副我中情

雜詩

悠悠遠行客去家千餘里出亦無所之入亦無所止浮
雲翳日光悲風動地起

雜詩四首

王粲

吉日簡清時從君出西園方軌策良馬並驅厲中原北
臨清漳水西看栢楊山回翔遊廣園逍遙波水間
列車魚衆駕相伴綠水湄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百
鳥何續翻振翼群相追投網引潛魚強弩下高飛白日
已西邁歡樂忽忘歸

聯翩飛鸞鳥獨遊無所因毛羽照野草哀鳴入層雲我
尚假羽翼飛覩爾形身願及春陽會交頸觀殷勤
驚鳥化爲鳩遠竄江漢邊遭遇風雲會託身鸞鳳間天
姿旣否戾受性又不閑邂逅見逼追俛仰不得言

雜詩五首

徐幹六首

沉陰結愁憂愁憂爲誰興念與君相別各在天一方良

會未有期中心摧且傷不聊憂食惟憊常飢空端坐而無爲髣髴君容光

峩峩高山首悠悠萬里道君去日已遠鬱結令人老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時不可再得何爲自愁腸每誦昔鴻恩賤軀焉自保

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飄飄不可寄徒倚徒相思人離皆復會君獨無反期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慄慄時節盡蘭華凋復零喟然長嘆息君期慰我情展轉不能寐長夜何綿綿躑躅履起出戶仰觀三星連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涌泉

廣運卷十五

四十一

元

思君見巾櫛以益我勞勩安得鴻雁羽觀此心中人誠心亮不遂搔首立悵悵何言不見復會無因緣故然比日惠今隔如參辰

室思詩

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別來歷年歲惜恩何可期重新而忘故君子所猶機寄身雖在遠豈忘君須臾既厚不爲薄想君時見思

大蜡詩

晉裴秀

日躔星紀大呂司辰立象改次度衆更新歲事告成八蜡報勩告成伊何年豐物阜豐稔孝祀介茲景福報勩伊何農功是歸穆穆我后於茲蒸黍饗饗清祀四方來

綏无物郊甸鱗集京師交蜡質遷紛葩相追摻袂成幕連衽成帷有肉如丘有酒如泉有肴如林有貨如山率土同懽和氣來臻朔風叶順降祉自天方隅清謐嘉祚日延與人優游享壽萬年

雜詩

應瑒

細微可不慎隄潰白蟻穴腠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覩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見竄焦爛爲上客思願獻良規江海倘不逆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鷄脇鷄脇食不已齊王爲肥澤

雜詩二首

傅玄

廣運卷十五

五

續

鵲巢丘城側雀汝乳井中居不附龍鳳而畏蛇與虫依賢義不忍近暴自當窮閑夜微風起明月照高臺清響呼不應玄景招不來厨人進藿茹有酒不盈杯安貧福所與富貴爲禍媒金玉雖高堂於我賤蒿萊

雜詩二首

張華

逍遙遊春空容與綠池阿白蘋開素葉朱草茂丹華微風搖蔭若增波動菱荷榮彩曜中林流馨入綺羅王孫遊不歸修路邈以遐誰與託遺芳佇立獨咨嗟

荏苒日月運寒暑忽流易同好逝不存若君遠離析房帷自來風戶庭無行迹兼葭生床下蛛蝥網四壁懷恩感物重鬱積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翩來哉

君子無愁徒自隔

雜詩

晉司馬彪

百草應節生，含氣有深淺。秋蓬獨何辜，飄飄隨風轉。長
飈臺飛薄，吹我之四遠。搔首望故林，邈然無由返。

雜詩

晉陸冲

命駕遵長途，綿邈塗難尋。我行一何艱，山川阻且深。淒
澤無夷軌，重巒有層陰。零雨淹中路，玄雲蔽高岑。俯悼
孤行獸，仰嘆偏翔禽。空谷回悲響，涼風漂哀音。羈旅淹
留久，悵望愁我心。

停雲詩四首

陶潛三十五首

雷霜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阻靜，寄東軒春

八廣文選卷十五

六

獨撫良朋，悠逸搔首。延佇○停雲，雷霜時雨。濛濛八
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窓。願言懷人，舟車
靡從。○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
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翩翩飛鳥，息我
庭柯。歛翮閒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寔多。願言不
獲，抱恨如何。

歸鳥詩四首

翼翼歸鳥，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和風不洽，翻
翻求心。顧儔相鳴，景庇清陰。○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
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頡頏，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
無遺。○翼翼歸鳥，馴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舊棲。雖無

昔倡衆聲，每諧日夕。氣清悠然，其懷○翼翼歸鳥，戢羽
寒條。游不曠林，宿則森標。晨風清興，好音時交。矰繳奚
施，已卷安勞。

九日閑居

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
漙漙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鴈有餘聲。酒能
祛百慮，菊爲制頽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塵爵耻
虛醴，寒華徒自榮。歛襟獨閑詠，絢焉起深情。栖遲固多
娛，淹留豈無成。

歸田園居五首

八廣文選卷十五

七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
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宅
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陰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
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
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
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
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
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
丘壑間，依依昔人居。井甕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

新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
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日入室中聞荆新代明燭歡來
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移居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
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
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生日登高賦新詩過我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
務各自歸開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
將不勝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歲暮和張常侍

市朝傳舊人驛驢感悲泉明日非今日歲暮余何言素
顏斂光潤白髮一已繁闊哉秦穆談旅力豈未徂向夕
長風起寒雲沒西山厲氣遂嚴紛紛飛鳥還民生鮮
常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醕至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
慮顛顚由化遷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草廬寄窮巷廿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一
宅無遺宇舫舟陰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果菜
始復生驚鳥尚未還中宵竚遙念一眴周九天總髮抱

孤念奮出四十年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閑真剛自有
質玉石乃非堅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
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西園

已酉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清
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水蟬無歸響叢鴈鳴雲霄萬化
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
我情濁酒且一作日陶十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始春懷古田園

先師有遺訓遺訓不盡言時遊難連轉欲志長勤秉
耒耨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其苗亦懷新雖未
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
與歸意近隣長吟掩柴門聊為靜心民

西田獲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管而以求自安開
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
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
乃疲庶無異患千斯濯自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
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雜詩八首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
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

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
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
無子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
悲悽終晚不能靜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爲三春藥今作秋蓮房嚴
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有環周我去不再陽蒼蒼
往昔時憶此斷人腸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
絃肆朝日尊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孰若
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

西漢書卷十五

十一

別用

憶我少壯時無禁自放豫猛志逸四海鸞鶴思遠翥存
再歲月頽此心稍已去值數無復娛憂多憂慮氣力
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寧用無事引我不待任前途當
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昔聞長者言輕年事不貴奈何五十已親此事求
我歲中飲一毫復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傾家
時作樂竟此歲月家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弱
質與運俱衰草已白素標插人頭前途漸就窄家爲
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代詩下十上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枯槁豈

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粗絺以應陽正爾
不能得衰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
奈何且爲陶一觴

誄貧士六首

淒厲歲云暮擁褐襟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
壺絕餘滙闕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具不遑研閑居
非陳厄竊有愠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高音重
舉去我父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藿常乏斟豈忘
饑輟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辨乃不見吾心

漢書卷十五

十一

里

旦壽命盡敝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
將下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哀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窮
榮有常溫採芣是朝餐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飢寒貧富
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間清節映西關

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詩頗能工舉
世無知者止有一劉蕀此士胡獨然寔由罕所同介焉

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已拙聊得長相從
昔在黃子廬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年
飢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爲兒女憂惠孫
一晤歎腴贈竟草酬誰云固窮難遜哉此前修

雜詩

鮑昭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弱冠參多士飛步遊春宮側
覩君子論預見古人風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羞當
白璧既耻受聊城功晚節從世務乘郭遠和戎解珮襲
犀渠卷帙奉盧弓始願力不及安知命不終

居山營室

劉峻

自昔厭譴囂執志好栖息嘯歌棄城市歸來學耕鑿
戶窺嵯峨開軒望嶺嶺激水簷前溜脩竹堂陰植香風
鳴紫鸞高梧巢綠翼泉脉洞沓沓流波下不及髮墜玉
山隈響像瑤池側夜誦神仙記旦吸雲霞色將馭六龍
輿行從三鳥食誰與金門士撫心論胸臆

山中懷故人

梁范雲

終朝吐祥霧薄晚孕奇煙洞澗生芝草重崖出醴泉中
有懷貞士被褐守冲玄石戶栖十秘金壇謁九僊乘鶴
方履漢鸞鶴上騰天

還山二首

梁吳筠

山際見來煙竹中窺落日鳥向簷上飛雲從窻裏出
綠竹可充食女蘿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樹籠青雲

春夜山庭

梁江總二首

春夜芳時晚幽庭野氣深山疑刻削意樹接縱橫陰戶
對忘憂草池驚旅浴禽樽中良得性物外知余心

夏日山庭

雜詩下

秦嘉

獨於幽栖地山庭暗女蘿澗清長低篠池開半卷荷野
花朝暝落盤根歲月多停憚無賞慰狎鳥自經過

述昏詩

秦嘉

群祥既集二族交歡敬茲新昏六禮不愆羔鴈總備玉
帛菱菱君子將事威儀孔閑猗兮容兮穆矣其言紛彼
婚姻禍患之由衛女興齊衰似滅周戰兢兢懼德不
仇神啓其吉果獲令攸我之愛夫荷天之休

翠鳥詩

蔡邕

庭阪有若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脩形容迴
顧生碧色動搖揚縹青幸脫虞人機得親君子庭馴心

托君素雌雄保百齡

王粲

爲潘文則思親詩

王粲

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仙姑志倖姜似躬此勞瘁鞠
予小子小子之生遭世罔寧烈考勤時從之千征奄邁
不造殷憂是嬰昧予靡及退守桃符五服荒離四國分
爭禍難斯逼投死於頸嗟我懷歸弗克弗逞聖善獨勞
莫慰其心春秋代逝于茲九齡緬彼行路焉託予誠予
誠既否委之於天度我顯妣克保遐年豐豐惟懼心乎
如懸如何不弔早世祖顛於存弗養於後弗臨遺行在
體慘痛切心形景尸立魂爽飛沉在昔夢我哀有餘音
我之此譬憂其猶深胡寧視息以濟于今嚴嚴聚陰則

不可催仰瞻歸雲俯聆颺回飛馬靡翼超馬靡階思
流波情似抵頰詩之作矣情以告哀

意詠詩

繁欽

蕙草生山北托身失所依植根陰崖側夙夜懼危顛寒
泉浸我根淒風常徘徊三光照八極獨不蒙餘暉葩葉
永彫悴凝霜不暇晷百草皆含榮已獨失時姿比我英
芳發鷓鴣鳴已哀

為挽船上與新妻別詩

徐幹

與君結新婚前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別
列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
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女可知願為鸞
黃鵠悲鳴感清也

思親詩

嵇康七首

奈何愁兮愁無聊恒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
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榮筑內自悼兮啼失聲
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烈裂嗟母兄兮永潛藏
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
望南山兮發哀嘆感机杖兮涕汎瀾念疇昔兮母兄在
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心崩摧中夜悲兮當誰告
獨攬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思予心戀所生兮淚不禁
慈母歿兮誰予驕顧自憐兮心忉忉訴蒼天兮天不聞
淚如雨兮嘆青雲欲飛憂兮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酒會詩六首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汎汎栢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鼓
掀容裔放懼投竿優游卒歲

婉彼鴛鴦戢翼而遊俯啜綠藻託身洪流朝翔素瀨夕
棲靈洲搖蕩清波與之沉浮

原嶽蘭也和聲激朗操縵清商遊心大象傾昧脩身惠
音遺響鍾期不存我志誰賞

欽欽散思遊釣九淵重流千仞或餌者懸猗與莊老棲
遲永年寔惟龍化蕩志浩然

肅肅冬風分生江涓却背華林俯沂丹坻含陽吐英履
霜不衰嗟我殊觀百卉具腓心之憂矣孰識玄機

荷荷蘭蕙殖彼中原綠葉幽茂麗葉濃繁馥馥蕙芳順
風而宣將御椒房吐薰龍軒瞻彼秋草悵矣惟騫

比芒客舍詩

劉伶

泱泱望舒隱躡躡玄夜陰寒鷄思天曙擁翅吹長音蚊
蚋歸豐草枯葉散蕭林陳醴發悴顏色飲暢真心緼被
終不曉斯嘆信難任何以除斯歎付之與瑟琴長笛響
中夕聞此消胸襟

擣衣詩

曹毗

寒興御絢素佳人治衣襟冬夜清且永皓月照堂
千疊輕素朗杵叩鳴砧清風流繁節迴颺灑微
嘉運速悼彼幽滯心二物感余懷豈不聲與音

內顧詩

潘尼

靜居懷所歡登城望四澤春草鬱青青桑者何奕奕若
華川榮淥水激素石初征永未泮忽焉振絺綌漫漫
十里迢迢遠行客馳情忘朱顏寸陰過盈尺夜愁極
清夜朝悲終日夕山川自悠永願言良不獲別領新歸
期雲沉不可釋

贈處士詩

同王褒

我行無歲月征馬屢盤桓峭曲三危阻關重九折難
猶持漢使節尚服楚臣冠巢穴疑上幕驚羽畏霜
飛蓬去不已客思漸無端壯心與時歇生年隨事
百齡悲促命數刻念餘懽雲壘坱圠黑桑疎北寒
鳥道無蹊徑清談有波瀾思君化羽翮要我鑄金
丹

秋日詩

孫綽

蕭瑟仲秋月飈吹風雲高山居感時變遠客興長
踈林積涼風虛岫結凝霄湛露漙庭林密葉辭繁
條撫園悲先落鬱松美後凋垂綸在林野交情遠
市朝澹然古懷心濠上起伊遙

形影神

陶潛二十三首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其惑焉故極陳形影
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贈影

天地常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
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
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懷沛我無騰
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昆華邈然茲道絕與
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甜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
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
遺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神釋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
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三皇
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壽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
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
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連雨獨飲詩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間故
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
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
茲獨僂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飲酒詩十八首

裴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爾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九

十行帶索饑寒况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願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條如流電驚鴻

百年內持此欲何成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自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陰獨不哀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廣文選卷十五

六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定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三季多此事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惡且當從黃綺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奇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挂寒柯遠望時復爲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繼續茅簷下未足爲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遠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迢迢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爲餓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

非名計息駕歸蘭居

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于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客養千金臨臨化消其實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一往便當已何爲復狐疑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

有客常同止趨捨邈異境一上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秉

廣文選卷十五

九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竹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迹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克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鷄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觴

來爲之盡是謬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
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疇昔苦長饑投未去學仕將養不得節東餒固經已是
時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冉冉
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靡悠悠揚朱所以止雖無揮
金事濁酒聊可恃

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
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
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
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
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述酒詩

中離昭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
礫品脩渚南嶽無餘雲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
抱中歎傾耳聽司晨神州獻嘉粟西靈爲我馴諸梁董
師旅羊勝喪其身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卜生善斯
牧安樂不爲君平王去舊京峽中納遺董雙陵甫云育
三趾顯奇文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箇間
居離世紛義義西嶺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
非等倫

種桑詩

詩人陳條柯亦有美穰別前脩爲誰故後事資紆結

謝靈運

佩智方誠愧微富教益浮陽驚嘉月藝桑迄間陳疎欄
發近郭長行達廣場曠流始忘泉河塗猶跬跡俾此將
長成慰我海外役

雜擬

擬古

魏何晏 平叔

雙鶴比翼遊群飛戲太清常恐天網羅憂禍一旦并豈
若集五湖順流嗟浮萍逍遙放志意何爲怵惕驚

擬古八首

陶潛

榮榮牕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
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蘭枯
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

人命離隔復何有

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
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
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翩翩
翻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
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莫作歸雲宅朝爲飛鳥堂山
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
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栢爲人伐高墳互低昂頽基無
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
勤無此比常有好奇願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
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上弦驚
別鶴下弦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強與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
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裝束
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怨道
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為世笑之伊懷難具
道為君作此詩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饑
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路邊

唐文選卷十五

三十二

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
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
值高原今日復何悔

華林園效柏梁體詩

宋武帝

九宮盛事子旋纘宋孝武帝三輔務根誠難亮揚州刺史江
策拙粉鄉慙恩望竟陵王臣折衡莫效與民謗將軍
臣元侍禁衛儲恩踰量太子右臣謬叨寵九流曠尚書
臣候膺廢職方思讓臣臣明筆直綱天威諒臣臣伯

學劉公幹體

鮑照四首

白日正中時天下共光明北園有細草當畫正含霜

學頗如此何用獨發芳抽琴為爾聲絃斷不成章

擬阮公夜中不能寐

漏分不能計酌酒亂繁憂惠惠氣憑夜清素景綵隙流鳴
鶴時一聞千里絕無憐佇立為誰久寂寞空自愁

學陶公體

長憂非生意短願不須多但使樽酒滿朋舊數相過秋
風七八月清露初綺羅肅悲當戶坐歎息望天河保此
無傾動復滯風波

擬古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戲帶佩雙鞬象旅插雕服獸
肥春草短飛輕越平陸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石梁

不復更遠卷十五

五十三

有餘勁驚雀無全目漢虜方未和邊城累翻覆留我一
白羽將以分虎竹

擬客從遠方來

宋鮑令暉

客從遠方來贈我漆鳴琴木有相思文絃有別離音終
身執此調歲寒不改心願作陽春曲官商長相尋

清晨殿效柏梁體

梁武帝

居中負康寄縵綬帝言慙輻湊政無術任至德無
堪愧違弼余勳中變贊京河豈微物列陽至竊侍兩宮慙
樞密黃門侍清通簡要臣豈汨中出帷帳溫榮
秩侍中復道龍樓歌林實太子中空班獨坐慙手贊
承陸果嗣以書記臣敢匹右王主和鼎講畫一使

謝冷鼎味參和臣多匱同徒左西

效古

沈約二首

可憐桂樹枝單離憶故嶂歲暮異種宿春至猶別離山
河隔長路遠絕容儀豈云無我匹寸心終不移

戲作謝惠連

雜蕊映南庭庭中光景媚可憐枝上花早得春風意春
風復有情拂慢且開極盈盈開碧煙拂慢復垂簾偏使
紅花散飄揚落眼前眼亦多無況參差鬱相望珠繩翳
翠帷綺幕芙蓉帳香煙出牕裏落月斜階上日影去遲
遲節花成在茲桃枝紅若點柳葉亂如絲綠條轉暮光
影落暮光長春燕雙雙舞舞春心處處揚酒滿心聊足賞

枝愁不忘

效阮公體三首

江淹

夏后乘兩龍高會在帝臺榮光河雒出白雲蒼梧來侍
御多賢聖升降有群才四時有變化威明不徘徊高陽
邈已遠竚立誰語哉

昔余登大梁西南望洪河時寒原野曠風急霜露多仲
冬正慘切日月少光華落葉縱橫起飛鳥時相過搔首
廣川陰懷歸思如何常願反初服閑步掘水阿
從軍出隴北長望陰山雲涇渭各異流恩情於此分故
人贈寶劍鑲以瑤草文一言風獨立再說驚無群何得
晨風起依哉凌翠氛羣鵠去千里垂涕爲報君

廣文選卷第十五

廣文選卷第十五

二十五

卷

廣文選卷第十六

騷上

九歌 五首

大司命

楚屈原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

灑塵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紛總總兮九州何

時天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

齊速導帝之兮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一陰兮

陽衆莫知兮余所爲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老冉冉兮既極不復近兮愈疏乘龍兮轡驂高馳兮冲

天結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

方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東君

瞰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

兮既明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

心低徊兮顧懷寃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繼瑟兮

交鼓蕭鐘兮瑶簫鳴飈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翔飛

兮翠曾闕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

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

北斗兮酌桂漿援余轡兮高馳翔查冥冥兮以東行

河伯

與女同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重駕

與女同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重駕

與女同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重駕

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

悵志歸惟極浦兮寤寐兮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

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雲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

斯紛兮將來下子交子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

兮來迎離騷兮騰予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

矢交隊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騂殪兮右及傷

霾兩輪兮景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

怒嚴殺兮重厚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

遠帶長河兮挾秦兮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

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

雄

禮魂

成禮兮會鼓傳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鞠

陶長無絕兮終古

惜誦

惜誦以致哀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

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鸞服俾山川以備

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辟而贅旒

忘保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述兮情

與女同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重駕

與女同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重駕

與女同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重駕

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誼先
君而後身兮羣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
兆之所讐也壹心而不豫兮羗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
他兮有招禍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
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
余之所志也行不群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咤也紛逢
尤以離謗兮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
之白也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
可結而諒方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
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感兮中悶奮之怵怵昔余夢
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

廣文選卷十六

三

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
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熱羨而吹竽兮何不變此志
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翼之態也衆駭遠以離心兮
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晉
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作直而不豫方鮫功
用而不就君聞作忠以逃然方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
成醫方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矧弋機而在上兮罾羅張
而在下設張罾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儻何以干
祭方思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
欲橫解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臂以交痛方心
鬱結而紆軫擣木蘭以矯蕙兮繫申椒以爲糧播江離

以自明擣茲媚以私處方願曾思而遠身

哀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怒民離散而相失方
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方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
而軫懷方申之鼃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怆荒忽其
馬極摧齊陽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
息方涕淫淫其若霰過江夏首而西浮方顧龍門而不見
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如其所躡順風波以從流方焉
洋洋而爲客凌陽侯之汜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結結
而不解方思靈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方上洞庭而

廣文選卷十六

四

下江表終古之所居方今道遠而來東卷靈魂之欲歸
兮何遠更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方哀故都之日遠登
大墳以遠望方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方悲江
介之遺風當陵陽之馬至方森南渡之馬如曾不知夏
之爲丘方孰兩東門之可無心不怡之長久方憂與愁
其相接惟郢路之遠遠方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
信方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開一作方蹇侘傺
而含戚外承歡之約約方謀存弱而難持忠湛湛而
願進方妬被離而鄣之彼堯舜之抗行方瞭杳杳而薄
天衆讒人之嫉妬方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愷倫之修美
好夫人之忼慨衆踳踳而日進方美超遠而踰遠亂

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孤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抽思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蹇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孫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悽悽願搖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卷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橋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而造怒願承間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悽悽茲歷情以陳辭兮孫伴壘而不

廣文選卷七

五

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為患初吾所陳之耿著方豈不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蹇蹇兮願孫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自報兮孰不實而有獲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僑吾以其美好兮教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牂牁獨處此異域既惻獨而不群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往而不可

得兮魂識路之管管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亂曰長瀨湍流汨一作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歲蹇吾願兮超回忘度行隱進兮低徊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督容實沛但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良媒兮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思美人

思美人兮惝涕而野貽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寃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羗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戚兮遭玄鳥而致詒欲

廣文選卷十六

太

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敗兮羗羗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驎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遷遂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昔指嶠冢之西隈兮與陳黃以為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曄大薄之芳蔭兮牽長州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篇薄與雜菜兮備以為交佩佩續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憊憊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中心兮揚厥憑而不跋芳與澤其雜糅兮羗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播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

信可保兮羗居蔽而聞章令辭荔以為理兮憚舉則
緣木因芙蓉而為媒兮憚寒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
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
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能兮願及白日之未
暮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懷沙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
眴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愁而長鞠撫情効志兮
俛屈以自抑利方以為園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
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
巧倖不斷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

懷沙

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
鳳皇在笱兮鷄鳴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
惟黨人之鄙固兮羗不知余之所藏任重載盛兮陷滯
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恠
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
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
為豐重華不可遷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
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懲違改忿兮抑心而
自強離愁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
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
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

受驥馬程兮人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
懼兮曾傷憂哀永嘆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
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
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嫉
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龐而不泄兮遭讒人
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激其然否蔽晦君之聰
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
信讒諛之溷濁兮感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罪兮被
謫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

懷沙

懷沙

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
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
兮恬死亡而不聊獨彰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聞
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厨呂望屠於朝歌兮寧戚
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相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
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兮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
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
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詭譎而不疑
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詞芳與澤其雜糅兮孰
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不聰
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意若

其不可佩妬佳冶之芬芳兮慕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妬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騏驎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汜汜兮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青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暉枝剌棘圓果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群兮章直比而不芳魚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晦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求都兮更統世而自貶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佯介耿志之所感兮

竊賦詩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增歎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漫漫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歎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紕思心以為縲兮綿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髮髯而不見兮心踴躍其若湯撫佩衽以索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習習而若其類兮昔亦冉冉而將至頽頽蘅槁而節離兮芳以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喏而投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璣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然入景嚮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機羈而不開兮氣絳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蒼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選漫漫之不可量兮縵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洋兮虞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據虹兮遂條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零露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焉音岸崙以激靈兮隱岷山以清江憚滂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

右汜滴瀝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
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
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
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
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愁怨陽浮江注而入海兮從子胥
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
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結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鉞之陸離兮冠
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
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驤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瑶
之圃登崑崙兮望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
光哀南夷之莫知兮哀余將濟乎江湖乘鄂渚而反
顧兮欽欸秋風之蕭瑟步余馬兮山皋馳余車兮方林
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
回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
雖僻遠其何傷入淑浦余憊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
杳以冥冥兮乃援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
以多雨霏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無
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
而終窮接輿負首兮桑扈贏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
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

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
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
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
侘傺忽乎將行兮

遠遊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非薄而無因兮焉
託乘而上浮遭沉溺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炯炯
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
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
惝惝而來懷意荒忽而涼蕩兮心愁悵而增悲神憊
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

廣文選卷十六

十一

所由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
兮願承風乎遺則貴貞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僊與
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
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群而道逸因氣變
而遂曾舉兮忽神輶而鬼恠時勢窮以遙見兮精皎皎
以往來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
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臺而西征
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求
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向風而舒情高陽
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
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食六氣

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淨兮精氣
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
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
內兮其大無垠無滯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
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
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
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目兮九陽吸飛
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頽兮以晚顏兮精
粹而始壯質銷鑠以灼灼兮和要眇以遙放嘉南州
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寞乎
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閭其開關

卷十六

三

方排閭闔而望兮忽遭降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
重陽入帝宮兮之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
始臨乎於微闕中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
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迤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
雜而炫燿服儼以低昂兮騰車以驕驚騎膠葛以
雜亂兮班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勾
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朱光兮
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凰
翼其承旂兮過薄收乎西皇擘其星以爲旂兮舉斗
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騫霧之流波兮曖曖其
曠蒼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方選若神以

並轂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
兮右雷公以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闔揭
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嬉娛以自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
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
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
以自弭指從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兮外之荒
忽兮沛涸濤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駕迎宓
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
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轆虬而逶迤雖蜺
便娟以增曄曄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行無終極
兮焉乃近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騫兮連絕垠乎寒門軼
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
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經營四
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
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
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卷十六

古

九辯 四首

宋玉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雲霧霖霖其增
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微幸而有待兮泊奔奔兮與
壘草同死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
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揆而學
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

感兮悲時世之不同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敗鑿
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
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貞食
不餚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
託志乎素餐寒充飢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不遂
以禦冬兮恐溢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靚秒秋之遙夜兮心繚悵而有哀春秋遑遑而日高兮
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儼偕
白日曉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歲忽忽而道盡
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恍而日幸兮然悵悵而無冀中
惻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歎洋洋以日往兮老嚶

唐文選卷十七

五

廓而無處事重疊而觀進方塞淹留而躊躇

何汜濫之浮雲兮疾驟驟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
然露凝曉而草遠願借日之顯行兮雲濛濛而蔽之竊
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默點而汗之亮時之抗行兮瞻冥
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彼日月
之照朗兮尚黯黯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
膠加被荷稠之憂憂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
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溫倫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
衆踐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
愚田野之蕪穢事綿綿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
因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

以竄藏願寄言夫流雲兮羗條忽而難常聖蔽此浮
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於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
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驎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
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遭翼翼而無終兮悵悵
惻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効願沈滯而
無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恂恂
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
不知東兮焉皇皇而更索窳窳謁於車下兮桓公聞而
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處
兮惟著意而得之紛純純之願忠兮如被離而郭之願
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搏搏
兮驚諸神之湛湛驟白霓之習習兮歷群靈之豐品左
朱雀之友友兮右蒼龍之躍躍音躍音雷師之聞聞兮通
飛廉之衙衙前輕鯨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
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
而為城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唐文選卷十七

六

唐文選卷第十六

廣文選卷第十七

騷中

大招

楚景差

青春受謝白日照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真凌決行魂
無迷只魂魄歸來無遠遙只魂乎歸來無東無西無南
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放波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
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宋只魂乎無南
有炎火千里腹蛇蜺只山林陰險虎豹蛇只鰐鰕短狐
王也馳騫只魂乎無南蜺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
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鬢只長爪踞牙談笑狂只
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遵龍施只伐

廣文選卷十七

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顓顓寒凝凝只魂乎無往
盈北極只魂魄歸來閒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
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安樂年壽延只魂乎歸來樂不
可言只五穀六仞設旅梁只鼎臠盈望和致芳只內鵠
鵠鵠味豺羹只魂歸來恣所嘗只鮮鵠甘鵠和楚
酪只醢豚苦狗膳只尊只吳酸蒿蕘不沾薄只魂兮歸
徠恣所擇只多鵠承鳧點鵠鵠只煎鵠臠鵠雀渡爽
存只魂乎歸來麗以先只四酎并執鵠不盈嗑只清馨
東斂不歎役只吳醴白藥和楚醴只魂乎歸來不遽惕
只代秦鄭衛鳴竿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
趙蕭倡只魂乎歸來定空桑只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叩

調聲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來聽歌
謠只朱唇皓齒婢以娉只止德好間習以都只豐肉微
骨調以娛只魂乎歸來安以舒只嫋目宜笑蛾眉曼只
容則秀雅推朱顏只魂乎歸來靜以安只娉脩滂浩麗
以佳只管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妓麗施只小腰
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來思怨移只易中和心以動作
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來
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嫺只嬌輔奇牙宜笑嚙只豐
肉微骨體便媚只魂乎歸來恣所便只夏屋廣大沙
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甯只曲屋步櫺宜覆蓋只騰駕
步遊獵春圃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龍蘭桂樹鬱彌路

廣文選卷十七

只魂乎歸來恣恣慮只孔雀盈園魚鰕皇只鵠鵠群居
雜鵠鵠只鵠鵠代遊曼鵠鵠只魂乎歸來鳳皇翔只受
澤怡而氣威只未宜戾身得壽命只室家盈庭爵祿
盛只魂乎歸來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
侯監羣神只察鵠天隱孤寡存只魂兮歸來正始昆只
田邑千畝人阜昌只美胃眾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
美明只魂乎歸來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馨
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薄羊腸東窮海
只魂乎歸來尚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陸
誅讎罷只直羸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
乎徠歸國家為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

堂只諸笑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抄矢揖辭讓只魂平徠歸尚三王只

惜誓

賈誼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克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蒼龍蚺虬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爲右騑建日月以爲蓋兮載王女於後車馳騫於杳冥之中兮休息虥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歇兮願從容虛神明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闊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飈乎尚

廣文彙編卷七

三

年乃至少原之壘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翔翺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余之故鄉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鷗梟群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况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兮固憊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槩而就衡或推遷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謬謬誠是之不察兮并紉茅絲以爲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

小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太皇之櫺闥四極而四周兮見威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淵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序犬羊

七諫

東方朔 七首

平生於國兮長於原登言語訥譚兮又無彊輔淺智陋能兮聞見又寡故言使事兮見怨門下王不察其利兮卒見棄乎原懷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群衆成朋兮上浸以惑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堯舜聖已沒兮孰爲忠直高山崔嵬兮水流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塊鞠兮當道宿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斥逐鴻鵠兮近習鷗梟斬伐橘柚兮列樹苦桃便娟之脩竹兮寄生乎江潭上歲斁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孰知其不介兮若竹柏之異心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竊怨君之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已

初放

惟往古之得失兮覽私微之所傷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稱而弗忘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獻惠於嬖姪兮申生孝而被殃偃王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徐亡紂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修往古以行恩

兮封比干之丘隴賢俊慕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明
法令而修理兮蘭芷幽而有芳苦衆人之妬予兮其子
寤而佯狂不顧地以貪名兮心怫鬱而內傷聯意正以
爲佩兮過鮑肆而失香正臣端其操行兮反離謗而見
攘世俗更而變化兮伯夷餓於首陽獨廉潔而不容兮
叔齊久而逾明浮雲陳而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忠臣
貞而欲諫兮讒諛毀而在旁秋草榮其將實兮微霜下
而夜降西風蕭而害生兮百草育而不長衆並諧以妬
賢兮孤聖特而易傷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
藏成功聚而不卒兮子胥死而不葬世從俗而變化兮
隨風靡而成行信直退而毀敗兮虛僞進而得當追悔
過之無及兮蓋忠而有功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
而去公終不變而死節兮惜年齒之未央將方丹而下
流兮冀幸君之發矇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之沈江
願悉心之所聞兮遭值君之不聰不開寤而難道兮不
別橫之與縱聽奸臣之浮說兮絕國家之久長滅規矩
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離憂患而乃寤兮若縱火於
秋蓬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凶彼離畔而朋黨
兮獨行之士其何望日漸染而不自知兮秋毫微哉而
變容衆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難而累重赴湘沅之流漸
兮恐逐波而復東慄沙礫而自沉兮不忍見君之蔽塞

沈江

世沉淖而難論兮俗崢嶸而嵒嵒清冷而穢滅兮泗
淇湛而日多梟鶚既以成群兮玄鶴弭翼而屏移蓬艾
親入御於床第音子兮馬蘭踈蹕而日加棄捐約正與杜
衡兮余奈世之不知方何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
險巖高陽無故而委靡兮唐虞黜灼而毀議誰使正其
真是兮雖有八師而不可爲皇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
久服青白以道選兮偏與乎玄英異色西施媼媼而不
得見兮莫母勃屑而日侍桂蠹不知所淹留焉蓼蟲不
知徙乎葵菜處潛潛之濁世兮今安所達乎吾志意有
所載而遠逝兮固非衆人之所識驥躡蹻於弊輦兮遇
孫陽而得代音至兮望窮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審
威飯牛而商歌兮桓公聞而弗置路室女之方暴兮孔
子過之以自侍吾獨乖刺而無當兮心悼怵而耄思思
比干之悱悱兮哀子胥之慎事悲楚人之和氏兮獻寶
王以爲石遇厲武之不察兮羗兩足以畢斯小人之居
勢兮視中正之何若改前聖之法度兮喜囁嚅而妄作
親讒諛而疏賢聖兮訟謂閭閻音美爲醜惡偷近習而蔽
遠兮孰知察其黑白卒不得效其心容兮安眇眇而無
所歸薄專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年既已過太
半兮然輜輶而留滯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固而滅敗
獨冤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皇天既不純命兮余
生終無所依願自沈於江流兮絕橫流而徑逝寧爲江

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

怨世

賢士窮而隱處兮廉方正而不容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剖而飢嗣君兮德日忘而怨深行明白而曰黑兮荆棘聚而成林江離棄於窮巷兮荻藜憂乎東廂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進而相朋梟鴞並進而俱鳴兮鳳皇飛而高翔願壹往而徑逝兮道壅絕而不通

怨思

居愁歎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內自省而不慙兮操愈堅而不衰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頽憫余身

唐李賀集卷十七

七

不足以卒意兮異一見而復歸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身被疾而不問兮心沸熱其若湯冰炭不可以相並兮吾固知乎命之不長哀獨苦短之無樂兮惜余年之未央悲不反余之所居兮恨離予之故鄉鳥獸驚而失群兮猶高飛而哀鳴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真情故人疏而日忘兮新人近而俞好莫能行於杳冥兮孰能施於無報若衆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凌恒山其若陋兮聊愉娛以忘憂悲虛言之無實兮若衆口之鑠金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歔歔而霑衿厭白玉以為面兮懷琬琰以為心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而外淫何青雲之流瀾兮微霜降之蒙蒙徐風

至而徘徊兮疾風過之湯湯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至會稽而且止見韓衆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借浮雲以送予兮載雌霓而為旌駕青龍以馳驚兮班衍衍之冥冥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苦衆人之難信兮願離群而遠舉登壽山而遠望兮好桂樹之冬榮觀天火之炎陽兮聽大壑之波聲引八維以自道兮含沆瀣以長生居不樂以時思兮食草木之秋實飲菌若之朝露兮構桂木而為室雜橘柚以為園兮列新夷與椒楨鵲鶴孤而夜號兮哀居者之誠貞

自悲

哀時命之不兮傷楚國之多憂內懷情之潔白兮遭亂世而離尤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濁而不知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離測汨羅之湘水兮知時固而不反傷離散之交亂兮遂側身而既遠處玄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伏從水蛟而為徒兮與神龍乎休息何山之蘄嚴兮靈魂屈而便棄兮哀余之深兮日眇眇而既遠哀形體之離解兮神固固而無舍惟椒蘭之不反兮魂迷惑而不知路願無過之設行兮雖滅沒之自樂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脩之過到固時俗之溷濁兮志替迷而不知路念私門之正匹兮遙涉江而遠去念女嬃之嬋媛兮涕泣流乎於悷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何及戲疾瀨之素水兮望高山之寒產哀

唐李賀集卷十七

八

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不反

哀命

怨靈修之浩蕩兮夫何執操之不固悲泰山之爲隍兮
孰江河之可涸願承間而效志兮恐犯忌而干諱卒撫
情以寂寞兮然悵悵而自悲王與石而同價兮貫魚眼
與珠璣焉駸雜而不分兮服罷牛而驂驥年滔滔而日
遠兮壽冉冉而愈衰心惓惓而煩冤兮蹇超搖而無冀
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錯却騏驎而不乘兮策
鴛鴦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驎兮誠無王良之善馭見執
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不量鑿而正柝兮恐衆
矧之不同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孤兮施而
不張兮孰云知其所至無傾危之患難兮焉知賢士之
所死俗推佞而進富兮節行張而不著賢良蔽而不群
兮朋曹比而黨譽邪枉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
直士隱而辟匿兮讒諛登乎明堂棄彭咸之娛樂兮廢
巧僂之繩墨直路雜於叢莽兮機逢矢以射革駕蹇驢
而無策兮又何路之能極以直鍼而爲釣兮又何魚之
能得伯牙之絕弦兮無鍾子期而聽之和抱璞而泣血
兮安得良工而剖之同音者相和兮同類者相似飛鳥
號其群兮鹿鳴求其友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動
虎嘯而谷風至兮龍舉而景雲往音聲之和和兮言物
類之相感也夫方圓之異形兮勢不可以相錯列子隱

身而窮處兮世莫可以寄託衆鳥皆有行列兮鳳有翔
翔而無所薄經濁世而不得志兮願側身巖穴而自託
欲闔口而無言兮嘗被君之厚德獨便悄而懷毒兮愁
鬱鬱之焉極念三年之積思兮願壹見而陳詞不及君
而聘說兮世孰可爲明之身寢疾而日愁兮情沉抑而
不揚衆人莫可與論道兮悲精神之不通

謬諫

亂曰鸞皇孔鳳日以遠兮畜鳥爲鵠鵲滿堂壇兮龜
龜游乎華池要褻奔亡兮騰駕橐駝鈐刀進御兮遙棄
太阿拔寒玄之兮列樹羊荷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
登於明堂兮周鼎潛乎深淵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

悲乎今之人

哀時命

梁丘惠

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子生之不遇時者不可
振振兮倏者不可與期志憾恨而不達兮行中情而屬
詩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心鬱鬱而無告兮
衆孰可與深謀慮愁悴而委情兮尤冉冉而連之層處
愁以隱約兮志沈抑而不揚道壅塞而不通兮江河東
而無梁願至蓬蒿之懸圃兮采鍾山之玉黃寧瑤木
揮枝兮望閭風之板桐騎水泚其爲難兮路中斷而
通勢不能凌波以徑度兮又無羽翼而高翔然隱隱
不達兮獨徙倚而彷徨悵悵罔日永思兮心紆紆而

傷倚躊躇以淹留兮日飢饉而絕糧廓抱景而獨倚兮
思乎故鄉廓落寂而無友兮誰可與玩此遺芳白
日晚晚其將入兮哀余壽之弗將車既弊而馬罷兮蹇
蹇迴而不能行身既不容於濁世兮不知進退之宜當
冠崔嵬而切雲兮劒林離而從橫衣攝葉以儲與兮左
祛挂於樽桑右袂拂於不周兮六合不足以肆行上同
鑿枘於伏戲兮下合矩矱於虞唐願尊節而式高兮志
猶卑夫禹湯雖知困其不改操兮終不以邪枉而害方
世並舉而好朋兮壹斗斛而相量衆比周以肩迫兮賢
者遠而隱藏為鳳皇作鴝鵒兮雖翕翕其不容靈皇其
不寤知兮焉陳詞而効忠俗嫉妬而蔽賢兮孰知余之

六書通卷七

上

從容願舒志而抽馮兮庸詎知其吉凶璋珪雜於甌窰
兮龍廉嬖與孟姬同宮舉世以為恒俗兮固將愁苦而
終窮幽獨轉而不寐兮惟煩懣而盈胸魂耿耿而馳騁
兮心煩寃之懣懣志欲憾而不憊兮路幽昧而其難塊
獨守此曲隅兮然欲切而永歎愁修夜而宛轉兮氣涸
瀉其若波握剗剗而不用兮操規矩而無所施騁騁
騁於中庭兮焉能極夫遠道置援杭于櫺檻兮夫何以
責其捷巧駟跛鼈而上山兮吾固知其不能陸釋管晏
而任臧獲兮何權衡之能稱篋路維於靡靡蒸兮機蓬
矢以象革負簪荷以丈尺兮欲伸要而不可得外迫脅
於機臂兮上牽聯於矰維肩傾側而不容兮固壓腹而

不得息務光自投於深淵兮不獲世之塵垢孰能摧
之可久兮願退身而窮處鑿山楹而為室兮下被衣於
水渚慕露潔深其晨降兮雲依斐而承宇虹霓紛其朝
霞兮夕淫淫而淋雨怊怊茫茫而無歸兮悵遠望此曠野
下垂釣於谿谷兮上要求於僊者與赤松而結友兮比
王儔而為耦使巢楊仙先導兮白虎為之前後浮雲霧
而入冥兮騎白鹿而容與魂耽耽以寄獨兮汨徂往而
不歸兮卓卓而日遠兮志浩蕩而傷懷鸞鳳翔於蒼雲
兮故鸞徽而不能加蛟龍潛於旋淵兮身不挂於網羅
知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靈幽隱以遠禍兮
孰能辱之可為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沈於汨羅雖體

六書通卷七

上

解其不變兮竟忠信之可化志怛怛而內直兮履繩墨
而不頗執權衡而無私兮稱輕重而不差擬庶圻之任
攘兮除穢累而反真形體白而質素兮中皎潔而淑清
時狀飢而不用兮且隱伏而遠身聊窺端而匿迹兮嘆
寂默而無聲獨便憤而煩毒兮焉發憤而舒情時曖曖
其將罷兮遂悶歎而無名伯夷死於首陽兮卒天隱而
不榮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懷瑾象而佩
璜兮願陳列而無正生天墜魄之若過兮忽爛漫而無
成邪氣襲余之形體兮疾憊怛而萌生願壹見陽春之
日兮恐不終乎永年

九懷

漢王褒子淵

極運兮不中來將屈兮困窮余深愁兮慘怛願一列兮
無從乘日月兮上征願遊心兮鄙鄙爾覽兮九閭彷徨
兮蘭皋止問兮葑房奮搖兮衆芳爾聞兮意樓觀道兮
從橫寶金兮委積美玉兮盈室桂水兮潺湲涉流兮洋
洋著蔡兮踴躍孔鶴兮回翔撫檻兮遠望念君兮不忘
佛鬱兮莫陳永懷兮內傷

匡機

大門兮鑿地戶孰由兮賢者無正兮溷廁懷德兮何覩
候時兮懸斯詩可與兮寤語痛鳳兮遠逝畜鴟兮近處
鯨鱓兮幽潛從蝦兮遊階乘虬兮登陽載象兮上行朝
發兮急須夕至兮明光北飲兮飛泉南采兮之英宜遊

兮到宿順兮彷彿紅采兮駢衣翠縹兮爲裳舒佩兮
緋纓練余劒兮千斯騰蛇兮後從飛距兮步旁微觀兮
玄圃覽察兮瑤光啓墮兮探策悲命兮相當紉蕙兮永
詞將離兮所思兮容與道余兮何之遠望兮千眠
絕深開雷兮聞闔陰憂兮感余惻悵兮自伶

通路

林不容兮鳴蜩余何留兮中州陶嘉月兮總駕攀玉英
兮自修結榮莖兮逶迤將去承兮遠遊徑岱土兮魏闕
歷九曲兮牽牛聊假日兮相伴遺光輝兮周流望太一
兮淹息紆余纒兮自休晞白日兮皎皎彌遠路兮悠悠
顧列字兮縹緲觀幽雲兮陳浮鉅寶遷兮粉礪維咸離

方相求決莽莽兮究志慎吾心兮憐憐步余馬兮飛杜
兮可與兮匹儔卒莫有兮纖介永余思兮怕怕

危俊

世溷兮冥昏遠君兮歸真乘龍兮偃蹇高回翔兮上臻
襲英衣兮綖綃披華裳兮芳芬登羊角兮扶輿浮雲漠
兮自娛握精神兮莊容與神人兮相胥流星墜兮成雨
進瞋盼兮上丘墟覽舊邦兮消鬱余安能兮久居志懷
逝兮心惻慄紆余纒兮躊躇聞素女兮微歌聽王后兮
吹竽魂懷愴兮感哀腸回回兮盤紆撫余佩兮續紛高
大息兮自憐使祝融兮先行令昭明兮開門馳六蛟兮
上征竦余駕兮入冥歷九州兮索合誰可與兮終生忽
反顧兮西園觀軫丘兮崎傾橫垂涕兮泣流悲余后兮
失靈

昭世

季春兮陽陽列草兮成行余悲兮蘭生委積兮從橫
江離兮遺捐辛夷兮擠臧伊思兮往古亦多兮連殃位
胥兮浮江屈子兮沈湘運余兮念茲心內兮懷傷聖淮
兮沛沛濱流兮則逝榜舫兮下流東注兮磻磻蛟龍兮
導引文魚兮上瀨抽蒲兮陳坐援美葉兮爲蓋水躍兮
余旌纒以兮微榮雲旗兮雷驚儼忽兮容裔河伯兮開
門迎余兮歡欣顧念兮舊都懷恨兮艱難竊哀兮浮萍
汎淫兮無根

專嘉

秋風兮蕭蕭舒兮兮振條微霜兮眇眇病妖兮鳴蜩玄
鳥兮辭歸飛翔兮靈丘望露兮滄鬱能罷兮响肆唐虞
兮不存何故兮久留臨淵兮汪洋顧林兮忽荒修余兮
往衣騎霓兮南上渠雲兮回回置置兮自強將息兮
蘭皋失志兮悠悠紛縷兮微驚思君兮無聊身去兮意
存愴恨兮陳悲

苦思

登九靈兮遊神靜女歌兮微晨悲皇丘兮積萬衆體錯
兮交紛貞袂抑兮枯槁枉車登兮慶雲感余志兮慘慄
心愴愴兮白憐駕玄螭兮北征鄉吾路兮葱嶺連五宿

廣文選卷十七

五

兮建旄揚氛氣兮為旌歷廣漠兮馳驚覽中國兮真真
玄武步兮水母與古期兮南榮登華蓋兮乘陽聊逍遙
兮播光抽庫婁兮酌醴援爬瓜兮接糧畢休息兮遠逝
發王軻兮西行惟時俗兮疾正非可久兮此方寤辟標
兮永思心怫鬱兮內傷

思忠

覽杳杳兮世惟余惆悵兮何歸傷時俗兮溷亂將奮翼
兮高飛駕六龍兮連蜺建虹旌兮威夷觀中宇兮浩浩
紛翼翼兮上躋浮瀛水兮舒光淹低徊兮京社屯余
兮索反觀皇公兮問師道莫遺兮歸真美余術兮可
兮乃逝兮南娛道幽路兮九疑越炎火兮萬里過

兮嶷嶷濟江海兮蟬蛻絕北梁兮永辭浮雲騰兮書
靈土忽兮歷歷息陽城兮廣夏衰色罔兮中怠意曉暢
兮燦燦乃息軫兮存茲思堯舜兮襲典幸後孫兮獲謀
悲九州兮靡君撫軼歎兮作詩

陶璽

悲哉干嗟兮心內切嗟歎冬而生兮凋彼葉柯瓦礫進
寶兮捐棄隨和鈐刀厲御兮頓棄太阿驥垂兩耳兮中
阪蹉跎寒驅服駕兮無用日多修潔處幽兮貴寵沙凋
鳳皇不翔兮鶉鷃飛揚乘虹驂蜺兮載雲霓化鵬鸞開
路兮後屬青蛇步驟挂林兮超驥卷阿丘陽翔麟兮谿
谷悲歌神章靈篇兮赴曲相和余私怨茲兮孰哉復加

廣文選卷十七

六

林昭

還顧世俗兮壞敗罔羅袞佩將逝兮涕流滂池
亂曰皇門開兮照下土林穢除兮蘭芷觀四佞放兮後
得禹聖舜攝兮昭堯緒孰能若兮願為輔

廣文選卷第十七

廣文選卷第

騷下

九歎九首

漢劉向子政

伊伯庸之末胃兮諒皇直之屈原云余肇祖于高陽兮
惟楚懷之嬋連原生受命于貞節兮鴻永路有嘉名齊
名字於天地兮並光明於列星吸精粹而吐氛濁兮橫
邪世而不取容行扣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后聽
虛而黜實兮不吾理而順情腸憤憤而含怒兮志遷蹇
而左傾心懷疏而不我與兮躬速速而不吾親辭靈修
而隕兮吟澤畔之江濱椒桂羅以陳兮有竭信而
歸誠讒夫諂諂而曼兮曷其不舒予情始結言於廟

廣文選卷八

堂兮信中途而叛之懷蘭蕙與薜芷兮行中壟而散之
聲哀哀而懷高丘兮心愁愁而思舊邦願承間而自恃
兮徑淫暄而道塵顏微薰以沮敗兮精越裂而哀羣
檐檐而含風兮衣納納而掩露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流
湊而下降徐徘徊於山阿兮飄風來之洶洶馳余車兮
玄石步余馬兮洞庭平明發兮蒼梧夕投宿兮石城
蒼蓋而蔽華車兮紫貝闕而玉堂群荔飾而陸離薦
魚鱗衣而白蜺裳登逢龍而下隕兮違故都之漫漫思
南郢之舊俗兮腸一夕而九運揚流波之潢潢兮體溶
溶而東回心悵悵以永思兮意睡睡而自頽白露紛
以塗塗兮秋風瀏瀏以蕭蕭身永流而不還兮魂長也

靈懷其不吾知兮靈懷其不吾聞就靈懷之皇祖兮
靈懷之鬼神靈懷曾不吾知兮即聽夫讒人之諛辭
辭上參於天墜兮旁引之於四時指日月使延照兮
招搖以質正立師曠俾端詞兮命咎繇使並聽屯出
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余幼既有此鴻節兮長愈固
而彌純不從俗而設行兮直躬指而信志不枉繩以追
曲兮屈情素以從事端余行其如玉兮述皇輿之踵跡

逢紛

廣文選卷八

群阿容以晦光兮皇輿覆以幽辟輿中塗以回畔兮駟
馬驚而橫轡執組者不能制兮必折軛而摧轅斷鑣衡
以馳驚兮暮去次而敢止路蕩蕩其無人兮遂不禦乎
千里身衡陷而下沈兮不可獲而復登不顧身之卑賤
兮惜皇輿之不興出國門而端指兮方冀壹寤而錫還
哀僕夫之坎毒兮屢離憂而逢患九年之中不吾反兮
思彭咸之水遊惜師延之浮渚兮赴汨羅之長流遵曲
江之逶迤兮觸石碣而衡遊波澧澧而揚澆兮順長賴
之濁流凌黃泥而下低兮思還流而復反玄輿馳而並
集兮身容與而日遠擢舟航以橫瀾兮濟湘流而南極
立江界而長吟兮愁哀哀而累息情慌忽以忘歸兮神

浮遊以高厲志望而懷顧兮魂眷眷而獨逝歎曰余
思舊邦心依違兮日暮黃昏嗟幽悲兮去郢東遷余誰
慕兮謫夫黨旅其以茲故兮河水淫淫情所願兮顧瞻
郢路終不返兮

靈懷

惟鬱鬱之憂毒兮志坎壈而不違身憔悴而考旦兮日
黃昏而長悲悶空宇之孤子兮哀枯楊之冤離孤雌吟
於高墉兮鳴鳩棲於桑榆玄媛離失於落林兮獨偏棄
而遠放征夫勞於周行兮處婦憤而長望申誠信而罔
違兮情素潔於幼帛光明齊於日月兮文采耀於玉石
傷厭次而不發兮思沈抑而不揚芳懿懿而終敗兮名

廣文選卷八

三

靡散而不彰背玉門以奔驚兮蹇離尤而干詬若龍逢
之沈首兮王丁比干之逢醢念社稷之幾危兮反爲讐
而見怨思國家之離沮兮躬獲愆而結難若青蠅之僞
質兮晉驪姬之反情恐登階之逢殆兮故退伏於末庭
孽子之號咷兮本朝蕪而不治犯顏色而觸諫兮反蒙
辜而被疑苑蕪蕪與菌若兮漸棄本於誇瀆淹芳芷於
腐井兮弃雞駭於篋籠執業路以荆蓬兮秉干將以割
肉篋澤瀉以豹鄴兮破荆和以繼築時溷濁猶未清兮
世殺亂猶未察欲容與以娛時兮懼年歲之既晏顧屈
節以從流兮心羣羣而不夷寧浮沅而馳騁兮下江湘
以迴迴歎曰山中檻檻余傷懷兮征夫皇皇其孰依兮

經營原野杳冥冥兮乘騏驎舒吾情兮歸骸舊邦莫
謂語兮長辭遠逝乘湘去兮

離世

志隱隱而鬱鬱兮愁獨哀而冤結腸紛紜以繚轉兮涕
漸漸其若屑情慨慨而長懷兮信上皇而質正合五嶽
與八靈兮訊九魁與六神指列宿以白情兮訴五帝以
置詞北斗爲我質中兮太一爲余聽之云服陰陽之正
道兮御后土之中和佩蒼龍之蚺虬兮帶隱虹之透蛇
曳彗星之皓旰兮撫朱爵與鷄鵲遊清霧之颯戾兮服
雲衣之披披杖王靈與衆兮再明月之玄珠舉霓旌
之璫翳兮建黃麾之總旄躬純粹而罔愆兮承皇考之

廣文選卷八

四

妙儀惜往事之不合兮橫汨羅而下厲乘隆波而南度
兮逐江湘之順流赴陽侯之潢洋兮下石瀨而登洲陸
魁堆以蔽視兮雲冥冥而闇前山峻高以無垠兮遂曾
閭而迫身雪雰雰而薄木兮雲霏霏而隕集阜隘狹而
幽險兮石嵯峨以翳日悲故鄉而發忿兮去余邦之彌
久背龍門而入河兮登大墳而望夏首橫舟航而濟湘
兮耳聊啾而懷慌波淫淫而周流兮鴻溶溢而滔蕩路
曼曼其無端兮周容容而無識引日月以指極兮少須
臾而釋思水波遠以冥冥兮眇不睹其東西順風波以
南北兮霧宵晦以紛紛日杳杳以西頽兮路長遠而窘
迫欲酌醴以樂意兮寒飈颼而不釋歎曰飄風蓬龍疾

拂拂兮木槿落時稿悴兮遭傾遇禍不可救兮長吟
永歎涕洟兮舒情嘯詩冀以自免兮頽流下逝身日
以遠兮

怨思

悲余性之不可改兮屢懲艾而不遂服覺酷以殊俗
兮貌揭揭以魏魏譬若王儵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
清欲與天地參壽兮與日月而比榮登崑崙而北首兮
悉靈閣而來謁選見神於太陰兮登閭闔於玄闕回朕
車俾西引兮寒虹旗於玉門馳六龍於三危兮朝四靈
於九嶷結余軫於西山兮橫飛谷以南征絕都廣以直
指兮歷祝融於朱冥枉玉衡於炎火兮委兩館於咸唐

廣文選卷六

五

貫溟濛曰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周流覽於四海兮志
升降曰高馳徵九神於回極兮建虹采曰招指駕鸞鳳
曰上遊兮從玄鶴與鵠鵬孔鳥飛而送迎兮騰群鶴於
瑤光排帝宮與維罔兮升縣圃曰眩滅結璣枝曰雜佩
兮立長庚曰繼日凌驚雷曰收駭電兮綴鬼谷於北辰
鞭風伯使先驅兮囚靈玄於虛淵愬高風以徘徊兮覽
周流於朔方就顓頊而嘯詞兮考玄冥於空桑旋車逝
於崇山兮奏虞舜於蒼梧濟揚舟於會稽兮就申胥於
五湖見南郢之流風兮殞余躬於沅湘望舊邦之黯黯
兮時溷濁猶未央懷蘭茝之芬芳兮妬被離而折之張
絳帷曰檐檐兮風邑邑而蔽之日暝暝其西舍兮陽

炎而復顧聊假日以須臾兮何騷騷而自故歎曰譬彼
蛟龍乘雲浮兮汎淫瀕落紛若霧兮滂溼輾轉雷動電
發駭高舉兮升虛凌冥沛濁浮清入帝宮兮推翹奮羽
馳風騁雨遊無窮兮

遠逝

覽屈氏之離騷兮心哀哀而怫鬱聲嗷嗷以寂寥兮顧
僕夫之憔悴撥諂諛而匡邪兮切涕泗之流俗盪濃淩
之姦欲兮夷蕞蕞之溷濁懷芬香而挾蕙兮佩江離之
菲菲批中椒與杜若兮冠浮雲之飄飄登長陵而四望
兮覽芷圃之蘼蘼遊蘭皋與惠林兮睨王石之嶙峋揚
精華以眩耀兮芳鬱渥而純美結桂樹之旖旎兮紉荃

廣文選卷六

六

蕙與辛夷芳若茲而不御兮捐林薄而菴死驅子儵之
奔走兮申徒狄之赴淵若夷由之純美兮介于推之隱
山晉申生之離殃兮荆和氏之泣血吳子胥之抉眼兮
王子比干之橫廢欲卑身而下體兮心隱惻而不置方
圓殊而不合兮鉤繩用而異態欲俟時於須臾兮日陰
曠其將暮時遲遲其日進兮年忽忽而日度妄周容而
入世兮內距閉而不開歟時風之清激兮愈氛霧其如
塵進雄鳩之耿耿兮譏紛紛而蔽之默順風以偃仰兮
尚由由而進之心憤恨以冤結兮情舛錯以曼曼蹇蹇
蒹於山野兮采撷於中州望高丘而歎涕兮悲吸吸
而長懷孰契契而委棟兮日晡晡而下頽歎曰油油江

湘長流汨兮挑揄揚波盪迅疾兮憂心展轉愁悵鬱兮
冤結未舒長隱怨兮下曉連殃孰可奈何兮勞心悵悵
涕滂沱兮

惜賢

悲余心之悵悵兮哀故邦之逢殃辭九年而不復兮獨
焚焚而南行思余俗之流風兮心紛錯而不受遵壘奔
以呼風兮步從容於山藪巡陸吏之曲行兮幽空虛以
寂寞倚石巖以流涕兮憂惟悴而無樂登巘岵以長企
兮望南郢而闌之山修遠其遼遠兮塗漫漫其無時聽
文鶴之晨鳴兮下高岡之寒我獨憤積而哀娛兮翔江
洲而安歌三鳥飛飛以自南兮覽其志而欲北願寄言

廣文選卷十八

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欲遷志而改操兮心紛結
而未離外彷徨而遊覽兮內惻隱而含哀聊消史以時
忘兮心漸漸其煩錯願假簪以紆憂兮志紆鬱其難釋
歎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長嘯吸以於悒兮涕
橫集而成行傷明珠之赴泥兮魚眼璣之堅藏同鴛鴦
與重軻兮雜班駘與蘭茸葛藟藟於桂樹兮鴟鴞集於
木蘭偃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間惡虐氏之蕭韶
兮好遺風之激楚潛周鼎於江淮兮變土鬻於中宇且
人心之有雙兮而不可保長還彼南道兮以征夫宵行
思念鄢路兮還顧睠睠涕流交集兮泣下漣漣歎曰登
山長望中心悲兮宛彼青青泣如頽兮留思北顧涕漸

憂苦

鏡掛粉粉淚汨 湘兮念我焚焚魂誰求兮僕夫

憂苦

昔昔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賢情純潔而罔歲兮姿
感質而無怨茲佞人與諂諛兮斥讒夫與便嬖親忠正
之惻誠兮招貞良與明智心溶溶其不可量兮情澹澹
其若淵回邪辟而不能入兮誠願藏而不可遷逐下妖
於後堂兮必妃於伊維刺讒賊於中廟兮選呂管
於榛蕪叢林之下無怨士兮江河之畔無隱夫三苗之
徒以放逐兮伊臯之倫以充廬今反表以爲裏兮顛裳
以爲衣戚宋萬於兩楹兮廢周邵於遐夷却騏驎以轉

廣文選卷十八

運兮騰驤羸以馳逐蔡女馳而出帷兮戎婦入而綵繡
慶忌囚於阱室兮陳不占戰而赴圍破伯牙之遽鍾
兮挾大箏而彈緯藏璫石於金匱兮捐赤瑾於中庭
信蒙於介冑兮行夫將而攻城莞芳棄於澤州兮胞
歸於篋簞麒麟奔於九臯兮能罷群而逸困折芳枝
與蘭華兮樹枳棘與新柴掘荃蕙與射干兮耘藜藿與
藟荷惜今世其何殊兮遠近思而不同或沉淪其無所
逢兮或清激其無所通哀余生之不當兮獨蒙毒而逢
離害害以申志兮君垂差而屏之誠惜芳之非非兮
以茲爲腐也懷椒聊之謫謫兮乃逢紛以罹謫數日
靡皇既歿終不返兮山中幽險郢路遠兮謫人謫謫

怨兮征大閭極誰可語兮行吟累歎聲喟喟兮懷憂
含戚何能條兮

悲命

宜宜深林兮樹木鬱鬱山參差以嶄巖兮阜杳杳以蔽
日悲予心之悄悄兮日杪杪而遺泣風騷屑以搖木兮
雲吸吸以湫戾悲予生之無歡兮愁倥偬於山陸旦徘徊於長阪兮夕彷徨而獨宿髮披披以鬢髮兮躬劬勞而瘠悴魂旌旌而南行兮泣悲襟而濡袂心嬋媛而我
兮口噤閉而不言道都之舊聞兮回湘沅而遠遷念余邦之橫絕兮寄鬼神之無次問北嗣之中絕兮心惺惺而自悲卿浮遊於山陬兮步周流於江畔臨深水而長嘯兮且徜徉而祀觀興亡兮興衰修之
壹悟還余車於南郢兮復從道修遠其難還兮傷余心之不能已肯三五之
描規矩以背度兮錯權衡以背度兮絕洪範之辟紀
容幸而侍側甘棠枯於
於北宮兮此惟倚於彌楹焉獲厥而樂乘兮燕公操於馬園刺蹟登於清府兮
兮欲登陸而狐疑乘白木而高驚兮因徙弛而長詞歎
日徜徉墟阪沼水深兮容與漢渚涕淫淫兮鍾牙已死誰爲聲兮絃阿不遇焉舒情兮曾哀懷歎心離離兮還顧高丘泣如灑兮

反騷

楊雄

有周氏之嬋嫣兮或鼻祖於汾陽靈宗初諱伯儵兮流於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淳皇波因江潭而泯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潔而離紛紛縈以其泚忍兮暗縈以其綰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提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壘承彼洪族兮又覽縈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機槍以爲基縈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麗音資姬娃之珍髦兮驚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階兮豈駕鵠之能捷騁騁以曲蘗兮驅騾連塞而齊足根棘之榛榛兮蟻豸擬而不敢下靈修既信椒蘭之咬佞兮吾縈

忽焉而不早睹矜艾加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兮酷烈而莫聞兮不如縈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衆嬈之嫉妬兮何必颺縈之娥眉懿神龍之淵潛兮族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怒吾縈之衆芳兮賜燿燿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頽而喪榮橫江湘以南泝兮云走乎彼倉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累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縈之獨見許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墮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驚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若惠兮臨湘淵

而投之棍大東申叔與南桂子赴江湖而漚之費椒以要而又勤素彼瓊子違靈氛而不從子反湛身於江皋子繁既子仲子夫傳說子矣不信而遂行徒恐子之將鳴子願子元百草為不芳初繁子彼處妃子更思子之逸女子揮子以作媒子何百離而曾不子壹耦乘雲霓之旖旎子青崑崙以穆流覽子四荒而顧懷子矣必云子女被子高子既子驚子車之幽謁子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而掩涕子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子固時而之所有雖端子以於邑子吾恐靈修之不累改昔仲之去魯子非子遲遲而周道終回復於舊都子何必湘淵與濤瀾子漁父之舖歌子潔沐浴之振衣棄由聯

之所珍子蹶子感之所遺

九思

王叔師九首

悲子愁哀子天生我子當閭時被詠子諧子虛獲九心煩憤子意無子嚴載子駕子出戲遊周八極子歷九州求軒轅子索重子世既卓子遠眇眇握佩玖子中路躇美皇繇子建典子懿風后子受瑞圖子愆余命子遭六極委玉質子於泥子遽倬違子驅林澤步屏營子行丘阿車軌折子馬馳子懸張立子涕滂沲思子下文子聖明哲子平差子迷謬子官傳舉子殷周興子忘子謬子鄂吳子長嘆子氣餒子恒惴惴絕子活復蘇虎兒爭子於廷子浪闊子我子問雲霧會子日宜脩子飄風起子於

聖子之子作東西欲竄伏子其焉如念靈蘭子與重深輒子節子隔無由望舊邦子路委隨憂心悄子志勤劬子現子梵子不違寐目眩眩子寤終朝

逢尤

令尹子警警郡司子謫子讓子哀哉子涸涸上下子同流子哀子臨子蔓衍子芳子誰子挂枯朱紫子雜亂曾莫子別諸倚此子方巖子允承思子窮悠子懷子眩惑用志子不昭將喪子玉斗遺失子鈕子樞我子心子煎熬惟是子周憂集子暴子九句退顧子彭務擬斯子二蹤未知子所投謚子吟子中樞上察子璇璣大火子方西睨攝提子連低雷子霆子破磻子靈子霏霏奔電子光子晃涼風子愴悽鳥獸子驚駭相從

兮宿棲子鴛鴦子囉囉孤狸子兮嶽嶽子哀吾子介特獨處子兮罔依子蜨蛄子鳴東蠹戴子兮號西戴子綠子我裳蠲入子兮我懷蟲子兮交余惆悵子兮自悲行立子兮初怛心結子緝子折摧

怨上

周徘徊子漢渚求冰神子靈女嗟此國子無良謀女詘子兮謫謫子鵲列子兮譁譁子鵲鳴子兮聒余抱昭華子寶璋欲銜子鸞子莫取言逝邁子兮北徂子叫子我友子兮配耦子日陰暄子兮未光子閨子雲子靡睹子紛載驅子兮高馳將諮詢子兮皇義子遵河臯子周流路變易子兮時乖子瀕滄海子兮東遊沐蘭浴子兮天池訪太昊子兮道要子云靡貴子兮仁義志欣樂子兮反征

就月之哀州城東王墓兮結書目欲暮兮心悲惟天
不冉背我信兮白蓮踰龍堆兮渡漠過桂車兮合
崑山兮卑驛從虛教兮樓遲吹玉液兮止渴齋之華
方潦飢居嶢耶兮渺遠望梁昌兮幾迷望江漢兮渡
心素秦兮傷懷時脯脯兮且旦塵漠漠兮未晞愛不眠
寢食托增歎兮如雷

疾世

多世兮碌碌談議兮嗟喔衆多兮阿媚訛靡兮成俗貪
枉兮黨比貞良兮梵獨鶴鼠兮枳棘鴉集兮惟惺惺
方青志棄本兮泰落視斯兮偽惑心遠兮隔錯遂巡方
圖數率彼方吟陌川谷兮淵淵山阜兮磳磳叢林兮

廣文選卷九

崑林榛兮岳岳霜雪兮淮澄水東兮洛澤東西兮南北
因所兮歸薄庇摩兮枯樹間司兮落石踰兮寒局數
獨處兮志不申年齒盡兮命迫促慰靈擠推兮常困辱
含憂強老兮愁無樂鬚髮鬢兮顛鬢白思雲澤兮一
青沐懷蘭英兮把瓊若待天明兮立躑躅雲濤兮
修燦孤鷗驚兮鳴响响思怫鬱兮肝切剝念情悵兮乾
訴告

憫上

悼屈子兮遭厄泥王貽兮湘汨何楚國兮難化也于今
兮不易士莫志兮羔裘我懷兮諫閱閱指正事兮爲
曲訛望王兮爲石鵲鵲兮華屋鵲鳩棲兮柴桑起奮

迅兮奔走違群小兮囊囊載背雲兮上界適昭明兮所
處躡天衢兮長驅踵九陽兮戲湯越雲漢兮南溟秣余
馬兮河鼓霄寬紛兮晦翳參辰回兮顛側逢流星兮問
路顧指我兮從左徑姬箭兮直馳御者迷兮失軌遂踴
達兮邪造與日月兮殊道志闊絕兮安如哀所求兮不
耦攀天階兮下視見鄢郢兮舊宇意逍遙兮欲歸衆穢
盛兮杳杳思哽饒兮詰詘涕流瀾兮如雨

遭厄

嗟嗟兮悲夫教亂兮紛筆茅絲兮同縲冠履兮共絢督
萬兮侍宴周邵兮負芻白龍兮見狀靈龜兮執拘仲尼
方困厄鄉衍兮幽囚伊余兮念茲奔遁兮隱居將升兮
高山上有兮猱猿欲入兮深谷下有兮虺蛇左見兮鳴
鵲右睹兮呼采樵悵兮太氣踴躍兮距跳便旋兮中原
仰天兮增歎哀制兮鬱鬱蒼蒼兮平眼應蹶兮斷斷
貉兮蟬蟬兮鳴兮軒軒鸛鸛兮慨慨哀我兮寡獨靡有
兮匹倫欲欲兮泣吟迫日兮黃昏女鶴兮高飛增逝兮
青真鶴鶴兮喈喈山鵲兮嚶嚶鴻鶴兮振翅歸鴈兮未
征吾志兮覺悟懷我兮聖京垂履兮將起踉蹌兮湏明

悼亂

惟昊天兮昭靈陽氣發兮清明風習習兮蘇煖百草萌
兮華榮黃荼茂兮敷疏蘅止彫兮瑩頰懸貞良兮遇害
將天折兮碎糜時泥泥兮流飢哀當世兮莫知覽往昔

兮俊彦亦調辱兮係繫管束縛兮桎梏百貨易兮傳
遭相繆兮識舉才德用兮列施且從容兮自慰玩琴書
兮遊戲迫中國兮迤邐吾欲之兮九夷超五嶺兮嶢峨
觀浮石兮佳鬼陟丹山兮炎野屯余車兮黃支就祝融
兮稽疑嘉已行兮無爲乃回揭兮北逝遇神媯兮冥娛
欲靜居兮日娛心愁感兮不能放余轡兮策駟忽風騰
兮雲浮蹀躞兮杭兮越海從安期兮蓬萊緣天梯兮北上
登太一兮一臺使素女兮鼓簧乘茂辭兮謳謠聲噉詭
兮清和音且衍兮要姪咸欣欣兮酬樂余眷眷兮獨悲
顧章華兮一息志戀戀兮依依

傷時

昊天兮清涼玄氣兮高朗北風兮淅烈草木兮蒼唐蚺
蚺兮唯唯蚺蚺兮穰穰歲忽忽兮惟暮余感時兮悽愴
傷俗兮泥濁瞭蔽兮不章實彼兮沙礫捐此兮夜光椒
瑛兮涅汗葦耳兮充房攝衣兮緩帶操我兮墨陽昇車
兮命僕將馳兮四荒下堂兮見蠹出門兮觸蠹甚有兮
蚺蚺也多兮蠹蠹脂斯兮嫉賊心爲兮切傷俛念兮子
胥仰憐兮比干投劍兮脫冕龍屈兮蛟蠅潛藏兮山澤
匍匐兮叢攢窺見兮溪澗流水兮云云鼃鼃兮欣欣
鮎兮延延群行兮上下駢羅兮列陳自恨兮無友特
兮幾幾夜兮陶陶雨雪兮冥冥神光兮煩煩鬼火兮
幾幾德兮困控愁不聊兮遑生憂紅兮鬱鬱惡所兮

寫情

哀歲

陟玉璫兮逍遙覽高岡兮峴峴桂樹列兮紛敷吐紫華
兮布條實孔鸞兮所居今其集兮惟鴉烏鵲驚兮啞啞
余顧瞻兮怛怛彼日月兮闇昧障覆天兮侵氛伊我后
兮不聰焉陳誠兮効忠摠羽翮兮超俗遊陶遂兮養神
乘六蛟兮蠅蟬遂馳騁兮陞雲揚華光兮爲旗秉電策
鞭朝晨發兮鄢郢食時至兮增泉繞曲阿兮北次造我
車兮南端謁玄黃兮納贊崇忠貞兮彌堅歷九宮兮徧
觀睹祕藏兮寶珍就傳說兮騎龍與織女兮合婚舉天
畢兮掩邪殺天孤兮疾姦隨真人兮翔翔食元氣兮長
存望太微兮穆穆睨三階兮炳分相輔政兮成化建烈
業兮垂勳日警警兮西沒道遐迥兮阻歎志稽積兮未
通悵微聞兮自辟

守志

亂曰天庭明兮雲霓蔽三光朗兮鏡萬方斥蚺蚺兮進
龜龍策謀從兮翼機衡配稷契兮恢唐功嗟英俊兮未
爲雙

九愍

陸雲九首

昔屈原放逐而離騷之辭興自今及古文雅之士莫
不以其情而玩其辭而表意焉遂廁作者之末而述
九愍

高皇聖之豐祐膺萬乘之多福真龍暉以底載啓元辰
而誕育考度中以錫命端嘉令而自肅蘭情韻以芬香
變懷鼓其如玉希千載以遙想迢遠思而自怡範方地
而式矩儀穹天而承規結丹欵於璇璣協朱誠於四時
咨中心之信脩佩日月以爲旌悲年歲之晚暮徇脩名
而競心仰歎華之耿暉詠三辟之遐音掘遺芳而自玩
挹浩露於蘭林陰雲紛以興靄颼風起而回波黨朋淫
以惡美疾傾宮之揚娥樹椒蘭於瑤圃掩夜光於瓊華
違貞心以推或毀玉臂而蒙瑕甘芳言而棄予忽遐放
其若遺瞻前軌而我生後乘而駕遲導荒塗而伏軾
撫鳴鸞而稱悲感瞻鳥之有集嗟離鴈之焉歸靜沉思
以自瘁願凌雲而天飛

修身

逢天怒而離紛違時咎於惟塵端周誠以恪民祗後命
而自寅悲護口之罔極高離情於參辰豈三錫之又晞
乃喬予於遐濱運羽權以涉江浮鄂渚而駕言背夏首
以窘逝兮汭行川而末歎結風回而薄水兮源波榮而
重瀾情懷眷以疊結舟淹流而中盤起愁心以自邁肅
榜人而曾驅詔河馮以清川命湘娥而安流濟南詔以
佇望野蕭條而振嘯獸悲號以命旅鳥狂顧而鳴仇悲
我行之悠悠怨同懷之莫求發辰陽而往彼緣湘沅而
來假亦芳樹於縣車秣梁苗於樊馬山嵩高以藏景雲

騰霄而荒野鳥拊翼於甍嶺水回波於宇下指明星以
脉路景即陰而無旅隨長川以問津響修聲而和予聽
歸音以自聞踐無迹以窮處雖遘愍之既多亦顛沛其
何侮仰衆芳之遺情希絕風之延行

涉江

亂曰有鳥譏飛集江湘兮彼美一人莫予將兮念茲涉
江懷故鄉兮生日何短感日長兮顧我愁景惟永傷兮
積沉疴於古心馳憑虛以飄蕩形息景於重陰虎鳴颼
以拂谷鳴回雲而結林操土音以懷鄂涕頻代而盈襟
辭終古之舊墟望茲邦而遙集望龍門而屢顧攀惟桑
而祗泣悲惠心之離狀振枯形而獨立撫彫容之日頽
怊惘思而弗及聞先黎之遺教固積善於遠慶晞明休
而受言想介福之保定靡心貞以祗服沂大順而委命
君在初之嘉惠每成言而求日怨谷風之攸歎彌九齡
而未徹願自獻於采問悲黨人之造膝舒幽情其曷訴
卷永懷而淹恤嗟哲士之足歎傷邦家之殄瘁痛靈修
之匪懷頽九成於一簣志太寶之勿假輕擊旒之守器
仰剪翮於凌霄俯歸飛於矰罟毀方城於秦川投江漢
於泥渭悲彼黍之在郢悼宗楚之莫飢撫傷心以告哀
將斯情之執慰

悲郢

登高山以遐望悲悠處以淹流豈大川之難濟悲利涉

之莫由申修誠以底節及肉鑒而自求考余心其焉可
往稽度於神謀訪斯言以卜居想貞龜以告猷將矯翼
而塗險思振清而世濁鬼釋英而評子諒不疑其何一
朝彈冠以晞髮夕振裳而濯足有懷沙以赴淵無抱素
而蒙瘁愁纏綿以宅心長歎息而飲淚步江潭以彷徨
頻行吟而含瘁遇漁父之戾止興讜言而來憩雖懷芳
而握瑜懼惟塵之我穢顧虛景而端形矧同波於其醉
迨伊人之逍遙聊仰葉於林側懷達心以遠寤怡哀顏
而表色仰班荆之遺情想嘉訊而良食若有言而未吐
忽棄予而凌波揮龍榜以鼓汰遺芬馨而清歌俟滄浪
之濯纓悲余壽之幾何愧福心之數俞恨爾謁之莫和
捐江魚之言志管公寢於汨羅苟懷忠而死節豈有生
之足嘉

行吟

悲怨思之多感情惆悵而遠慕世玄黃而既淪心居貞
而抱素冀斯氣之一清要佳人於天路考年載以遲之
悲歲律之已暮攬豐草於朝日思先晞於湛露覩法圓
而天象矩則方於地形祗信順以自範邀式穀於神聰
悲登魂之無抗託貞夢而還靈悔相道而懷顧悲實蕃
之已盈頰椒止而息駕振初服而翔翔結瓊鞋之芳襟
襲凌華之藻裳懷瑤林之珍秀握蘭野之芳香命巫咸
以啓期訪百神而考祥靖永言以聽命欽靈許而肅邁

振華冕之玉藻樹象軒之高蓋率假翼以鳴和霓揮景
而縈旒芳塵穆以煙煴彤雲起而深藹遊八極以大觀
解飛轡以長想將結軌而世狹願援楫而川廣雖我服
之方壯思振策其安往舒遠懷以弭節褰世羅於天網

紆思

亂曰荷荷芳華殖山阿兮朝日來照發豐華兮秋風蕭
瑟凝霜加兮傾葉懷秦猶侯河兮徧周流而無過悲窮
思之永久聽幽荒而問語蒼寥廓而無友沉流液於繩
樞逝回輒於瓊牖呼寂寞而靡應瞻虛無其何有神悠
悠而求念憂細繆而為室哀惻心而響起時葉予而景
逸招逝運其難徵儀遺範而無律雖方林之將替蘭

廣文選卷八

十一

響之可謐晞馥風於曠野思同芬而靡質命險太其靡
常道離隆而匪易紆幽情而思古援在昔而立辟改
華以同道悲其瑣圃之難適舟登陸其焉濟輪涉淵而無
迹悲荒途之既舛曉遵渚而投策欲隨波以周流恨離
石之難離將從風而卷舒悲直矢之辭懷貞明志而土
折厲勁心而蘭摧喟我懷以寤歎闕前鑒而自融忠與
邪其莫可豈余命之所窮俯投迹而世冷仰晞志而道
隆耻蒙始於同塵思振揮於別風明爽心以畢志考吾
道以自終

考志

天機偏其挺蓋玉衡運而回裏景彌修而日短時愈促

而夜長和音變而改律乘風革而為商感秋林之風暮
悲芳草之中霜存倏忽而風過逝揮霍而雲散方輕姦
而炯遲比收電而景冥將愉樂以夙興迢良日於昧旦
痛予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多難將謁謁而未錫世渾渾
其難澄風頽山以離谷波平淵以為陵道曠世而朴散
化固滯而物凝恨輶德以莫舉悲民鮮之孰勝景照明
以妙見昔振響而攄聞金聲堅以示斷芭靡質而效芬
聲貞規以殉節反蒙謫於明辟咨小心以惴惴悲江草
之芸芸

感逝

亂曰浮雲晦藹天明息兮矧羅重設鳳矯翼兮梧桐逝

矣樹榛棘兮思我芳林喟嘆息兮哀時命之險薄懷斯
類以結憂手相膺而求歎形顧景而長愁生遺年而有
盡居靜言其何須將輕舉以遠覽眇天路而高遊結垂
雲之翠虬駕琬琰之玉輿揮采旄以煙指靡華旌而電
舒命日月以清大吾將遊乎九閼命屏翳以夕降式飛
廉以朝興塗蒙雨而後清景貞暉而先登陪湘妃於彫
輅列漢女以後乘瓊娥起而清嘯神風穆其來應駢邁
雲而響駭驟嘯天而景凌望紫微以振策墀太階而遂
升飛芝蓋之翼翼回雲車之轡轡朝總轡於扶桑夕飲
馬於天津伐河鼓以解微迄昆崙而凱振軌凌虛而遺
迹塵蒙塵而絕輪豈遠遊之無樂懷故都而傷情靡龍

首以還顧轉璿衡而回紫汭凱風以流盼悲舊邦之穢
傾卷南雲以興悲蒙東雨而涕零凌百川而絕蹈仰濯
髮於崢嶸豈沉瘁之足弭將蟬蛻於長生

征

痛世路之隘狹詠遂古而長悲鏡端形於三接照直影
於太微祗中懷以眷慕豈繫寐而忘歸悼天朝之遂晦
稱貝錦於繁文後南箕以鼓物藹清陽而播分迹同塵
而壤絕景和光而天分俯墮息於縈波仰頽歎而崩雲
折若華以翳日時靡靡而難停食秋霜以照老年冉冉
其既盈欲假翼以入飛怨曾離之衣經思前以道沼
悲沉網之在淵有江清而志得挫千載之長年擗哀響
於頽風寓悲音於絕弦安有主之死固逸我以自休
彼達人之遺物甘寒裳而赴清 古情之沉淪資有主
以連憂隱居世具何感固形存 尤想百年之促則
悲樂少而難多修與短其足差甚久沉於淵羅按淵淵
而了不涉清湘以懷沙臨恒流而自墜蒙濬壑之隆波
接申胥於南江鼓冕雲以攜手仰接景而登遐

廣文選卷第十九

詔上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漢高帝三首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歿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

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

廣文選卷十九

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都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瘡病勿遣

獄讞詔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

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答有司請建太子詔

漢文帝十二首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愿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

議犯法相坐詔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其弗取其議朕聞之法正則民慈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

議振貸詔

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陷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養老詔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御史稟當受賜者或以陳粟當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

日食詔

朕聞之天生斯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下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苟可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大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勸農詔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千歲勸民種植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

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閭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犯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毋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

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曆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在賢

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祀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嚮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議佐百姓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荒畝而計民非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甚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遺詔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

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海內安寧靡有丘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母布車及兵器母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他不在令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如其故毋有所改

立孝文廟樂舞詔

漢景帝 三首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群生減省欲不受獻罪人不帑釋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

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采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桑有畜積以備災害疆母攘弱衆母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更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其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禁采黃金珠玉詔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

漢書卷九

七

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復高年子孫詔

漢武帝 五首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遺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

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族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精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廉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闕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造太初曆詔

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

廣文選卷十九

詹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決業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綏績日分率應上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鍾為宮林鐘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

令禮官勸學詔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道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博士弟子崇鄉黨

之化以厲賢材焉

止田輪臺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寡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闐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驘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所留甚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

廣文選卷十九

九

句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其哉或以爲欲以見疆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大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朔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朔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繆

馬者詛軍事也又上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嘗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漢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關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之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關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

廣文選卷十九

十一

頌繫老幼等詔

漢景帝 三首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

獄獄詔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獄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獄而後不當獄者不爲失飲令治獄者務先寬

舉賢良文學詔

漢昭帝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夜寐修古帝王之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

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詔下

置廷平詔

漢宣帝九首

間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掾獄任輕祿薄其爲廷平秩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

議孝武廟樂詔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邁平氏荒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威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職奏

有喪者勿繇事詔

道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喪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地震詔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輔入常內郡國舉賢

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下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令郡國舉孝弟等詔

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褒黃霸詔

潁川太守霸宣帝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

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分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議律令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罷擊珠厓詔

漢元帝 五言

珠厓虜殺吏民昔時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

廣漢書卷九

十三

行則欲誅之狐疑辭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磬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內屬便處之不欲勿疆

罷甘泉建章宮衛等詔

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間者陰陽錯繆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度幾群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媿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承度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

有所諱有司勉之母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議罷郡國廟詔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議廟禮詔

不廣漢書卷九

十四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群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止禮儀

日食求直言詔

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群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晦干大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

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
元安所歸命哉乃六月晦日有食之詩不云乎今此下
民亦孔之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
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減死刑詔

漢成帝 三首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
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苛請他比日以益
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
羅元元之民天絕無辜豈不哀哉其令中二千石二千
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
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克之務準古
法朕將盡心覽焉

八廣文選卷十九

十五

罷昌陵詔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
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毀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
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
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
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立太子詔

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自
姓怨恨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
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於

朕爲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
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封中山國三萬
戶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三
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

封卓茂詔

漢光武 五首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
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責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
表商容之間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日食詔

吾德薄不明冠賊爲害疆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
告凶不用其行求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勅公卿舉賢良
公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務遵
法度

八廣文選卷十九

十六

令太官勿受異味詔

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
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
復受明勅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地震詔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
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民朕
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勿稿遣謁者案行其
死罪繫囚在戌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絛

案賜郡中居民壓死者棺錢入三千其口賦通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吏民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贏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

作壽陵詔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不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行養老禮詔

漢明帝三首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養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人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駟輪供綬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祖割執爵而酌祝嘏在前祝嘏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敗無忘厥心三老孺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者耄恤幼孤惠綏寡稱朕意焉

有司順時勸農詔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違人食寡政失於

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蟻以及螣賊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引外詔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識所為至譴求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又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黜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其應門失守開雕剗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永覽前戒疎劣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尊師傳詔

漢章帝五首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大尉事節卿侯惠三世在位為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忘其以意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達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講議五經同異詔

蓋三代傳人教學為本漢承秦暴秦廢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帝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

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
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條奏
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令學者
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

地震詔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
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
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
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
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

廣文選卷五

十九

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
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剛直不繫閭閻敷
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
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選高才生受學詔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
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選高才
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
義焉

蠲除禁錮詔

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
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
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
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
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告諭伐魏詔

漢後主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
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漢者漢祚
中微網漏凶惡並卓造難震蕩京畿昔操借禍竊執天
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賤敢尋亂階益據神
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王

廣文選卷五

二十

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獻之德光濟文武
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
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不承天序補弊興衰存
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靖早世遐殂朕以
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傳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
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
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
用勸分稼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參其聽斷思降意
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隕
喪斯所謂不焚我新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
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

託以天下，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冀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搃一疆衆，跨州兼土，所徼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倣尤，天人所忿，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未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旄麾首

八廣文選卷第十九

生

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前葉邪從正，簞食盡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爵大小，各有品級，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管氏，而蒙公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固有所救。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廣文選卷第十九

廣文選卷第二十

聖書廣

答龍錯聖書

漢文帝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其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賜燕王口聖書

漢昭帝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太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鄧薌灌攜

八廣文選卷第二十

一

劍摧鋒從高皇帝親臨除害標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勦苦至矣然其賞不過日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恭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廼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恃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向日復奉齋酎兄高祖之廟乎

賜馮奉世聖書

漢元帝二首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寇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羞以昔不聞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

也朕甚悔之上書言彘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禦善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為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攸飛殺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索等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則合擊虜

賜淮陽王欽重書

漢文皇帝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調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罪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

賜寶融重書

漢光武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疆倉廩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以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

有隙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蠶效鵲作鴆代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賜書廣

賜南粵王佗書

漢文帝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并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

漢文皇帝

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詩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廼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史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隆慮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

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
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
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并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
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爲寇災矣上褚五
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
問鄰國

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庫淺遺朕書云願震
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
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
厚昔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

漢書卷九十四

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有約有信敬
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
袷衣長襦錦袍各一疋踈一黃金飭且帶一黃金犀
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繡各四十四匹使中大夫
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
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比引弓之
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
織射獵衣食父子母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漂惡
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
事已在前夫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

馬世世昌樂翁然更始朕甚嘉之聖德日新改作更始
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
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
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
降故詔吏遺單于秣藥並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
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
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
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
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
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
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母

漢書卷九十四

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
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賜嚴助書

漢武帝

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
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比枕大江間者閩焉
久不聞問且以春秋對母以蘇秦縱橫

賜趙充國書五首

漢宣帝

皇帝問後將軍趙充國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羌
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燉煌寇
邊少兵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斛糴
束數千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

秋其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摩
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戰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
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
寇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
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姑月氏兵四千人亡慮
萬二千人齎三十口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寇入鮮
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
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
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
詔中郎將印胡越欽飛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
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

漢書卷六

六

八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
一必全勿復有疑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
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寇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
因天時地利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寇即疾劇留
屯母行獨遣破寇將軍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
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
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
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

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
雲所在兵不往擊又留得亡校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
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
孰計復奏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寇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
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疆食慎兵事
自愛

策廣

封齊王策

漢武帝三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
為齊王嗚呼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

廣文選卷十

七

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
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忌惡
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愆不滅廼凶于廼國害于
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
輔嗚呼董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朕命將率徂征
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董鬻徙域
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母作孽德母乃廢備非教士
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
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
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泰
廼順毋相好逸毋適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
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賜史丹策

漢成帝

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
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
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

賜鄧禹爲大司徒策

漢光武

制詔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謀帷幄決勝千里

漢文選卷十

孔子曰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
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今
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爲鄼侯食邑萬戶敬之哉

封張飛策

漢先主二首

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
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坦然坐不安席食
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倅蹤召虎名宣
遐邇故特顯命高壙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
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
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

封馬超策

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
用慘怛疾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于氏寇率服
獲驚慕義以君信著比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
勳虎兼重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
慎賞罰以篤漢祚以對于天下

復諸葛亮丞相策

漢後主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
順所守前年耀師敵斬王雙今歲爰征鄧淮遁走降集
氏寇輒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
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罷損非所以光揚
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漢文選卷十

救廣

九

救太子

漢高祖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泊踐祚以來時
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又云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爲不惜天下
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况天下耶吾以爾是
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爲
汝來爲可任人事也今定汝爲嗣
又云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
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勤學習每
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又云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

又云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自足立哀此兒猶小也

救青楊僕

漢武帝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陬非有斬將奪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一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伎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官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

救東平王傳相

漢元帝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率於者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傳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諭

遣嚴助諭淮南王

漢武帝

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菑害衆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饑寒之民南夷相攘使邊疆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夫稱三代至威厥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賡服親然其懋嘉王之意雖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

使車騎將軍安國單于

漢元帝

單于上書願罷兵還吏士也成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其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開塞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恠其不能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諭單于

廣文選卷第二十

慶文選卷第二十一

令

明罰令

魏武帝

開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
為介子推且北方汝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
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
長奪一月休

黃初五年令

曹植二首

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
堯猶病諸謬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與小人為
難養也近之則不遠遠之則有怨詩云憂心悄悄惓惓

諸葛亮

群小自世間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入叛違顧左
右瞻然無信大嚼者昨斷其舌右手執斧左手執鉞傷
夷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況於人乎唯無深瑕潛釁隱
過匿愆乃可以為人諺曰穀于鴛不如養一驢穀驚養
虎大無益也乃知韓昭侯之弊袴良有以也使臣有三
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惠驅者不足以導之則
當以刑罰使之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主所不畜故
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
臣九折臂知為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在
位孤推一槩之平功之宜賞於跡必與罪之宜戮在親
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皎日於戲群臣其覽之哉

黃初六年令

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遠自
師之典議舍三千之首反我舊章曩我初服雲雨之
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賜富而不悛寵至不驕
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為戚何者將恐簡
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
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庶天使孤心常存此地將
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眾
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教

與群下教

諸葛亮

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關
損失遠而得中猶棄弊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
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
至十以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
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服膺大
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使事
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安性鄙暗不能悉納然以此四子
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與李豐教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祐非但人知之
也表都護曲漢中委君於重寄者不與八也謂至心

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紉亦乃克復恩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勒追前關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恩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逃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爲錄公拜揚州恩教

謝朓

昔召南分陝派甘棠之德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忝屬負荷任總侯伯受餞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雜會四方是則而向隅之吟斯積納隍之歎猶繁興念下車無忘待旦有齊禮導德教之仁壽弘漏網之寬申在宥

之澤

爲宋建平王聘逸士教

宋江仲通

府州國綱紀雖周德之富猶有漁潭之士淨教之隆亦見西山之夫迹絕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鸞驥首早虬來儀是以清風扇百代餘烈激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

策問

賢良策詔

漢文帝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勅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開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

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止三選之要及承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匡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閑之願直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表

上銅馬式表

漢馬援文淵

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親見不如察形

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擗外吞天下內殘群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已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

上漢帝表

漢先主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

廣文選卷二十一

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群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賊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効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求歎夕惕若厲今臣群寮以為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

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効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群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卒齊群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

辭先王表

漢孟達

廣文選卷二十一

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觀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見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醜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舅犯誅罪逡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勲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耻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章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

悟忠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
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
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
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
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
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
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
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
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
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祖謀臣不如
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
繇則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眾難
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
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難孫吳
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伯山
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
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
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
曹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弩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

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蒼年矣然喪趙雲陽群馬玉
關芝丁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
將無前寶嬰青龍散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
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
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
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往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
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
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榮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
定然後先帝東運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
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敗
稀歸跡跡曾不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
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

乞立諸葛亮廟表

蜀督陸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
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
者多矣况亮之德乎亮之德也亮之德也亮之德也
人是賴而永當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祭
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
民心則禮而無曲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惟
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陽使所親屬以
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
崇正禮

荀或功表

魏武帝

昔袁紹作逆連兵官渡時衆寡糧草圖欲還許尚書令荀或深建宜往之便遠恢進討之畧起發臣心非易思慮堅營固守徵其軍實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或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士克平四州向使臣退軍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敵人懷利以自百臣衆怯沮以喪氣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勢復若南征劉表委棄荒陲深入踰越江河利既難要將失木據而或建二策以亡爲存以禍爲福殊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拙蹤之功薄博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內未諭其狀所受不侔其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

求自試表

曹植二首

五帝之世非皆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叙百揆稷契夔龍是矣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廣邦境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之爲滕臣至賤也呂尚之處漁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湯文誠合志同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發騁驥於吳越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子遇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伯樂當御馬明君善御臣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昔段干木

脩德於閭閻秦師爲之輟攻而文侯以安穰苴授節於邦境燕晉爲之退師而景公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宗傳席之明以顯中興之功

陳伐遼東表

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執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待饑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或尅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不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

廣文選卷三十一

十三

道路緘封東有待囂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越東南則荆揚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三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饑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歛勸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恤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薦關内侯季直表

魏鍾繇元常

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系列腹心爰自建安之初至師

破賊關東時年荒穀貴郡縣殘毀三軍餽餒朝不及夕
先帝神畧奇計委任得人深山窮谷民獻米豆道路不
絕遂使疆敵喪膽我衆作氣旬月之間廓清蟻聚當時
實用故山陽太守關內侯季直之策尅期成事不差毫
髮先帝賞以封爵授以劇郡今直罷任旅食許下素爲
廉吏衣食不充臣愚欲望聖德錄其舊勳矜其老困復
畀一州俾圖報效直力氣尚壯必能夙夜保養人民臣
受國家罪恩不敢雷同見事不言

進諸葛亮集表

晉陳壽承祚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
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

唐文選卷二十一

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
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已來未之有倫也
慨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
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
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
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
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
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錫之地亮
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
仰備又器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
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

唐文選卷二十一

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亮
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
皆專之于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
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
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
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
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
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敢屢耀其
武然亮才于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略
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
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
付已之長未能兼有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
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功業陵遲大義不及
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
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
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
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足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
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
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
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謦略而雅周公之詰煩
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纂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
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

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
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放
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
之道也

辭長沙郡公表

晉陶侃士行

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之恩陛下睿鑒
龍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
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
陵未反所以憤憤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
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
舊葬今在潯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脩遷改

廣文選卷十一

十五

清

之事刻以來秋奉迎寔寔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
患遂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聞者猶爲犬馬之
齒尚可少延欲爲陛下西望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
母丘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叙於此長乖此
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
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安天
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群僚司徒導鑒識經遠光
輔三世司空璽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
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諮敷融政道
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
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加江州刺史印傳檄戰仰

天恩悲酸感結

理劉司空表

晉庾湛子京

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宗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貞關
塞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
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現在惠帝搜擿之際值群后
鼎沸之難勦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
超授首已朗面縛社稷克寧鑿與反駕奉迎之勳現實
爲隆此現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瀛公騰以
晉川荒廩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
屬承其獎到官之日貴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
生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

廣文選卷十一

十六

守群逆縱逸邊鄙顛仆尚懷宴安咸以爲并州之地四
塞爲固且可閉關守險資養徒現抗辭驅聲中亮奮發
以爲天子沉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
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潰潰又母罹屠戮之殃
門族受戮夷之禍而使現從州人之心爲自守之計則
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
奔現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璽澹又以爲此雖晉人久
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
澹議倫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
自以備位方獄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
以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今

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碑使榮期一時俱發又匹碑以琨至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至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碑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勅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碑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遼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出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碑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藥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田案方陰圖作亂

廣文選卷三

七

文

欲害其從叔驎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碑親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距之匹碑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碑已沒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碑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碑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厥次南遷朝廷匹碑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碑必有禍心語臣等云愛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碑既害琨橫加誣謗言琨欲闢神菴謀圖不軌琨無述置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踣蹙亂亡之際夾

廣文選卷三

十

有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滅獲之愚斯養之智猶不爲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碑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曲替之根咸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閑故也而匹碑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虎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碑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非虛言矣自

謝封康樂侯表

謝靈運

昔強互暴虐恃僭曆紀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浚

河傾覆南漢凌藉紀郢跨越淮泗于時策畫惟疑地險已謝威懼君臣同泯有生無餘亡祖奉國威靈重符戎重盡心所事尅黜禍亂功參盤鼎昨土南服逮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改暉榮落代運輸稅唐化生幸無已不悟天道下濟鴻鈞曲成乃眷遐績式是興徵分虎鉅龜復顯茅土鳴玉拖紱班景元勳澤洽往德恩覃來胤永惟先蹤遠感崩結豈臣虺弱所當奉承臣聞至公無私甄善則一皇恩遠被殊代可作是以信陵之賢簡在高祖之心望諸之道復獲隆漢之封觀史歎古欽茲盛美豈謂榮渥近電微躬傾示殞元心識其會淵恩答厚罔知所由

廣文選卷二十一

上三國志注表

晉裴松之

臣聞智周則萬里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羣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極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蹟猶復降懷近誠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叙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書所不載事實有

者則固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不一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訛謬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續事以紫色成文案盡以朱采為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肅本質臣寔頑乏顧慙二物雖自盤勵分絕藻績既謝淮南食時之斂又微狂而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

廣文選卷第二十一

廣文選卷二十一

二十一

廣文選卷第二十二

上書上

報燕惠王書

燕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

廣文選卷第二十二

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發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廟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

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弃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

廣文選卷第二十二

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留意焉

論趙高書

秦李斯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竊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

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
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
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珣
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

王言

漢賈山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
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
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
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
百姓任罷耆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
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

漢文選卷三

三

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
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
羅騎四馬騶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
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
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
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
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
十萬人曠日十年不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
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
葬之後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
秦以能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爲

原缺第四葉

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
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
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
之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
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
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
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
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
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
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
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

漢文選卷三

五

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
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者其功自以爲過
堯舜統縣石鑄鐘虡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
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
紂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
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
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
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
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宇廟滅絕矣秦
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
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

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
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
已潰而莫之告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
諧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
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
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
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
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
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
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
食肉未葬不舉樂當示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古之君

唐書卷三十一

七

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顏色然後
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
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思念祖考述追厥功圖所以
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
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
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
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
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
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
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餘萬以
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子

賜天下男子爵次店其直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
亡不被澤者赦罪及解其直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
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
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
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
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瘠
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
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傑之臣方正之
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
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
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行

唐書卷三十一

七

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媒
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
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
則群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
之道遠矣夫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
則行日遠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
之廷臣竊恐陛下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
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

稱臣書

漢南粵王佗

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
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高

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讓臣別異囊裏出令曰毋予蠻夷外舉金鐵田器馬牛羊老夫使內史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於天下也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十萬里帶甲百萬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後故遣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

言兵事書

漢書錯三首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師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

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蕭草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土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此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

材官驍發天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
下馬地關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畢能給也
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
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
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
以疆爲弱在倏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
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
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
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
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
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軍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
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
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

廣文選卷三

十

上守邊備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
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
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
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
三寸水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羣毛其性
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
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
以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更有謫

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
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畔
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
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國以富家室
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
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
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
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
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
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
獸於廣林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

廣文選卷三

七

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
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
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
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
縱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
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
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
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
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關石布渠谷復爲一城其內
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
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罪人及免徒復

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廣文選卷三

十二

募民徙塞下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輪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或作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植畜長室屋完安此所

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諳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或作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勿別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書戰日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實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宜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謹識惟陛下財察

廣文選卷三

諫代關越書

劉安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或作者振墮之威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其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劓髮越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越不與受正朔非疆邦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侯服侯衛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事也或作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

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篳路之中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以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豈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

廣文選卷五

古

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責爵養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而輪而陷領花丹而入水行數百十里夷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蛟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檣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露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遠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且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

廣文選卷五

主一

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桀邊城何且越人餘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蛟蛇蠱生疾疫多作兵未血刀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

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雖免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

廣文選卷三

十六

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威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微幸以逆執事之頗行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數爲固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屨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

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身之死而不罪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廣文選卷第二十二

廣文選卷三

五

上書中

論伐匈奴書

漢王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言而慎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獄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

廣選卷第二十三

文

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無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北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糴餉女子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塗相望

天下始叛也及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

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威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奉嘗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無信義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有虞夏殷周固不程遠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又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周書曰安危存亡在所用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

言世務書

漢嚴安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頌之去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靡本而徵末矣不可以徒得故措之不得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容而世不知姦故

浸長夫佳麗珍惟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
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
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
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
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
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
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
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
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
尊天子五伯既沒聖賢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
恣行疆陵弱衆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
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脩守台從連衡馳車
轂擊介冑生蟻蠹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
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
以爲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
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
義賤權利上篤厚下倂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
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
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
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疆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
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
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之

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
時南越比諸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
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
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
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
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
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
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
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
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狗南夷
朝夜郎降羌楚略歲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
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今中國無狗吠之
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
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罕而
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
今天下戢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
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
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東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
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
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
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
矜之川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論土崩瓦解書

漢徐樂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之賤隸而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擲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廟堂之上而銷米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

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商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卑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救太子書

漢壽關三老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廼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廼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苦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間闖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釐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

比心起而殺充恐懼通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悵悵君子無信讒言讒言固極交亂四國往者江亢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威怒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聞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平聲比于盡仁而遺其身也臣竭誠不顧斧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出母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慙慙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諫擊匈奴書

漢魏相 弱翁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

元帝才早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一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尚德緩刑書

漢路溫舒 長君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驕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承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實如大賈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足以固圉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亂其心遂以自亡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朝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嗣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王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祿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著文學好武畧賤仁義之士貴治獄

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戚服先王
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骨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
美熏心實禍蔽塞此廼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
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
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
者不可復生竊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
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
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
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
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搗楚之

六
卷之三

下何求而不待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
判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秦則劓劓而周內之蓋
秦當之成雖答縣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
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
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
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
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
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鵲之卵不毀而後
鳳凰集訓誨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數
藏疾川澤納汙穢喻惡國君含詭惟陛下除誹謗以
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

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
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訟王尊書

漢公乘典

尊治京兆功効日著徙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
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
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群盜浸疆吏
氣傷汎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
全爵重賞關內侯竟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
群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
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
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

六
卷之三

循貧弱鉏耰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
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
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
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
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
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直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
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永楊輔故為尊
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嘗醉
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博其類兄子閔拔刀欲刺之輔
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

書為此議傳致秦政浸潤如評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譏久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譏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聽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緊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國家小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伎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靜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惟明王恭詳使白黑分別

救劉輔書

漢谷永 子雲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正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譴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咎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

將令求見推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說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諫將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諍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干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喪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

訟陳湯書

漢耿育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計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有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妬妬有功使湯覲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

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
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奉使外蠻者未嘗不
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
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
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蓄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
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
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
曾未久反聽邪臣輟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
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
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骸體猶復制於脣
舌爲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論王氏書

漢梅福子真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
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跡其家而畔其
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君不及從諫若轉圓聽
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
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
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
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
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
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
此之時天下幾平跡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

亂何者秦爲亡道削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
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
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薦茂慶賜不須
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衛鬻者
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
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
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
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殫窺國家之隙見
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合之群蹈藉名都
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
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

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詩

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
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策術
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持九九也陛
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致也昔秦武王好力
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
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
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
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
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
其僞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

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鬻祿束帛者天下之底
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歐除倒持秦
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
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闢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
伯者之道廼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
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
平之過而獲其謀曹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於時
不似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醅白黑雜
合謂之醕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
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
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闇者愚民
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湯朔以來
天下以言爲譴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
何以明其然也取民間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
廷尉必曰非所言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
王章資實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其臣
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
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
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
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

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
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
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
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變言之三倍春秋水
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
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
右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
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
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
始庸庸書作炎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國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
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
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
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
侯奉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
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
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
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
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
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
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諫不受單于朝書

楊雄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
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
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
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
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
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
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
食時奇譎之士石畫言畫策也固如石也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
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廷議樊噲
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

是大臣惟此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患
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
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
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陁
地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且不可得見况單
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廼大興
師數十萬載使衛青霍去病探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
西河絕大幕後實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
居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
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
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
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
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
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
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
西皆至質也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
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諫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
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
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
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願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
不欲者不羈何者外國天性忿鬻形容魁健負力怙氣
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訓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

勞師遠攻傾國殲賊伏於流血破堅援敵如彼之難也
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
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
音紫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
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
徹席卷後無餘蓄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
番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
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
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
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
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綠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
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為得大憂乎夫明
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
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
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勞
心於內辯者數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
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
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
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受一臣竊為國不安
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諫伐匈奴書

漢嚴尤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

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
策漢得下策秦無策而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
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蠱之螫
殿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
蕭輕糧深入遠戍雖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
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
策秦始皇不忍小耻三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
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
為無策今天下遺陽之危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
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接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
計其道里一年尚未能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
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
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
非牛力不能勝牛又豈自食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
鹵多乏水草以往事城之草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
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
甚風多齋舖復薪炭重不可勝食精飲水以歷四時師
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
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輜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
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退險阻衛足指
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夫匈奴之為功不
立臣伏憂之

廣文選卷二十三

廣文選卷第二十四

上書下

訟馬援書

漢朱勃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韓田橫大臣瞻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口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求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開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群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徵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計隗囂國計孤疑

唐文選卷二十四

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還衆乃招集豪傑曉諭羗戎謀如涌泉知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極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區怒方戰飛矢貫脰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微創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

唐文選卷二十四

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天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唯陛下留思堅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水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宣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藥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廷

論東宮師保書

班彪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闕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

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嫌黜廣其敬也

上誹謗書

漢孔仲和

言之惡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考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且說書傳實傳實事非虛謗也太帝者為善則天下之

善成歸焉其為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見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後改僅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取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

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昭管仲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並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攝銜恨蒙枉

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掩以陛下過察之明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請闕伏謁

乞徵黃瓊李固并消弭災書 漢郎顗 雅光

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忤管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剗舟剗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為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阼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致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為功

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數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青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青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如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一作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為國三年乃立天下

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惟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潔白之節情同敵目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稱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爲此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顓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誠不共歎願汎問百條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四事附奏於左

廣文選卷三十四

五

一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霍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惟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

之所陳輒以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廣文選卷三十四

六

三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諸牙辟陰除害萬物頑蠹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宗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當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昭祀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用黜以安黎元則大結悅和雷聲乃發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大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水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

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饑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

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井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祿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病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防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

錢

論臣官女寵書

漢劉瑜 季節

臣喻目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陽東知臣竊闕曲藉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東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連如幸得引針備各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發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姒有序可圖援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元食空官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災詩云五日為期六月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初至長幽藏殺身又當寄黃門亦庸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貴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人復置轉相驚懼孰有悲然無緣空生此訟謝衍四未紀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况乃群車恣意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法正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及情賕賂皆為吏餽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助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事季相視分裂窮之如此豈

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家私幸宦官之舍廣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比肩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慙慙推情言不足採懼忤忤營懼忤上

薦謝該書

孔融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諸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克

清文選卷十四

九

案

運三年乃謹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驚群凶破珍始有繫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無商偃之文學博通群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胥出吳集陳庭黃能足驚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令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文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剋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

人曰係卿之去國漢朝追臣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救朱穆書

漢劉陶

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網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患疾謗議煩興隙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而後被其絛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嶺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黔首而穆獨兀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

救第五種書

漢臧旻

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管仲錯行於召忽也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逢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威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讐勲効值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流名於溝壑當何由得中一補過之功乎伏見故兖州刺史第五種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

方不回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爲上序直士以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罪至微徒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仁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

獄中上書

江淹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幾告天振風襲於齊堂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鑒下官本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爲門下之有備鳴盜狗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使之末大王惠以恩光賜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綬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吊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尤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挺

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廣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譏摩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十猶或如此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如下官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于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巷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

廣文選卷二十四

十三

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雒榮光塞河西北臨眺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園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心既照死且不朽

廣文選卷第二十四

廣文選卷第二十五

疏一廣

論時政疏

賈誼三首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備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過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捨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樂固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

廣文選卷第二十五

之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近爲明神名舉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頽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以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

臣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宮之禍見之于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下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承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竟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衰操刀必割今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割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執以讓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墮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千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

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
誘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
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
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臣
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
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辜
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
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
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
其口七首已陷其匈應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
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

廣文選卷五

三

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微
矣其執盡又復然歟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
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
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龍髯之所非斤
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
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龍髯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
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
竊跡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
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
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
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

其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城
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
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
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道醢則莫若令如樊
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兵力少則
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
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
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
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
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

廣文選卷五

四

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前頗入漢者爲徙其侯
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爲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
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
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
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
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則赤子天下之上而安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
而王一幸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
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
二指憤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不

能爲已病非徒瀘也又苦敗整元王之子弟之從弟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
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
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瀘也又苦跋盪可爲痛哭者此病
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
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娼婦侵掠至不敬也
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
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其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
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置
同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痲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
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對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

廣文選卷五

五

輕得息片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
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
何忍以帝王之號而爲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既不息
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其甚矣臣
切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
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
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
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
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兔說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
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
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

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
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純之裏縷以備諸美者繡
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
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
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
自衣卑絺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
人嬖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
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
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
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
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

廣文選卷五

六

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誼棄
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
壯則出分家貧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
箕帚而語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僂婦姑不相說則反
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
赴時猶曰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
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
掩寡智欺愚剪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
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
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
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

非禪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塞兩
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
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
先一作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
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惟慮不動於耳
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
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
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
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
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堯子曰禮
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堯子愚人

廣文選卷五

七

則可堯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
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
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
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
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
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
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
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
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
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
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

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
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
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緦抱之中召公為太保
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
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
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
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
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
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
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
正猶生長於春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
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
必先受業廼得習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
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一作好
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一作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
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
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
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
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
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
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
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

廣文選卷五

八

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
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言切砥而
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
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轡而親餽之所以
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
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
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義者以
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
也所以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
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剔人則夷人之三
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

卷之三

九

深計者謂之讒言其視殺人石艾豈當然豈唯胡亥之
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
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
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
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
覆也夫存亡之變安危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
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
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
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學之人生而同聲者
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
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

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昔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
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
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若夫
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
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
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
使民日遷善遠惡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
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
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

卷之三

十

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
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
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嚴之
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嚴之以法令
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
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
七百載而不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
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
大器也不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
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
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

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讐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

廣文選卷三五

士

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王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楚其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君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刑笞僇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忝迫辱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辱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

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擊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

廣文選卷三五

士

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王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集胡結詬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奉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一作於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蓋益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

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惠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過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

廣文彙纂卷三十五

十三

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論積貯疏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

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待今背本而趨末食之者甚眾是天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音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蓄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人謂當子之謂耳矣安有為天下貼危者若是而上不為者世之不饑饉天之行之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太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夫靡老易子而較其骨政治未畢逼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

廣文彙纂卷三十五

十四

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者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

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志而不制家植而太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臣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而強敵焉鄰國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庶如之者而適足以飾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

制在陛下制國而今乎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維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速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

廣文選卷五

五

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及帝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順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王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裁幸

論貴粟疏

晁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

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辟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饑饉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

廣文選卷五

六

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

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子重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井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

唐文選卷三十五

上

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

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諫起上林苑疏

東方朔

臣聞謙遜靜慈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廊之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盤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

唐文選卷三十五

上

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姓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粱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

不足以危無隄之與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論限民名田疏

董仲舒

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詔大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錘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澤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

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廣文選卷第二十五

廣文選卷第二十五

子

廣文選卷第二十六

薛二原

明堂月令疏

魏相

臣相幸得備育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矣常歲不復相干寒暑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與兌治則饑秋與震治則華冬與離治則泄夏與坎治則雹明王謹于時天恒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長民事君動靜

廣文選卷二十六

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時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天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遠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傷則民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

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未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竟舉春李薌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草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言得失疏

漢王吉 子陽

廣文選卷二十六

陛下躬聖德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吏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不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鼎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

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民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實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六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敝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六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

書文選卷五

三一

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寢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鰲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瑯琊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

此

上屯田疏

漢趙克國翁孫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使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交關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絲沒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猝攻言急也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亶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十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

書文選卷五

四

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九萬一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隍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屯田第二疏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

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骨肉心離
有畔志而明王殷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
待可勝之虞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荒虜瓦解
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
解荒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
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
也又因排折荒虜令不得歸肥饒之饒饒貧破其衆以
成荒虜和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
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
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殺至臨羌以跡荒虜場威武
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間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

廣文選卷二十六

七

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
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隨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
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
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生他變
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
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縣役豫息以戒
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克國
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策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屯田第三疏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荒虜兵今餘不
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卑開莫須驍又頗暴

其羸弱童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
貴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歟曰兵決可
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
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
留步十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
保爲壘壘木樵校林四聯不絕便兵擊關具烽火幸
通勢及并力以巡待勞兵之利者也臣以爲屯田內
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仍見萬人留田
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公蓋二月虜馬
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
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

廣文選卷二十六

六

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
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
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
不能滅先零寬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
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
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
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縣役復大發也且匈奴不
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
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
幣撫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
校五年宜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省惟念奉詔出

塞引軍遠擊窮天下之禁兵散軍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始得避嫌之便而亡後世餘責此人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齎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諫節儉疏

漢貢禹 少翁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墻塗而不瑀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書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

唐書卷五十六

七

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絺履革器亡瑀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絳刀劍亂於王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費五百萬三工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

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畫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又不葬爲犬猪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安多藏金錢財物爲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吳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

唐書卷五十六

八

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棄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母二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

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

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忠

上政治得失疏

漢匡衡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閭閻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切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榮色尚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倖以身

漢書卷五十六

九

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一囑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槓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尚節則民耻行寬柔則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威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侵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暴執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

漢書卷五十六

十

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邪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日僚敬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部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微有以相盡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之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龍珠崖儼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已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官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則

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夫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
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
可成禮讓可興也

戒妃匹勸豐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宴弋射之宴
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
復加聖心焉詩云寤寐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
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
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
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
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

廣文選卷三十六

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
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
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
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太基采有德戒聲色
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
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
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
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
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
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

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
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
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
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
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
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禮迺歸故萬國
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
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
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論治性正家疏

廣文選卷三十六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
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
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
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
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
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
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不揚先帝之
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
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
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
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好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

廣文選卷三十六

十三

論甘延壽等疏

劉向二首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更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撫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擒欽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郅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叔吉甫為宣王謀猷猷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輝輝如雷顯允方叔征彼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其醜言其言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雲南之折首詩之雷建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細微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屢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

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
鄧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
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
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徙其衆土受爵故言威武
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
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
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諫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有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
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
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

漢文選卷二十六

五

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
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
民明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
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
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
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
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
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
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懷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
以此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
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

雖無石椁又何憾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
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悟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
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
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
葬齊陰丘舜葬小葬其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
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
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榑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
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
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
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其微孔子葬母於防穉
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可不識也為四

廣文選卷二十六

六

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
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通齊而反其子死
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
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
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
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
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
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
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
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
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其足悲

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在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墓未有感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于之詩是也上意適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園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遠離以千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不衆度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

慈仁篤美其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宗劉氏之災光昭五帝三王而顧祖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正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擇里張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廣文選卷第二十六

廣文選卷第二十六